

曾國藩書札

一

856.27
982-9
:1



3 0475 2762 1

晉國藩書札類鈔新序

許嘯天



我們做讀書人的，最給人瞧不起的地方，便是在多空談，少實事；多玄想，少實驗；祇能坐而談不能起而行。所以世人罵我們道：「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們試看歷史上，我們的同類，像晉人的清談，明人的講學，到頭來，他的效果，便是聚室而閑，蹉跎白日！他的罪案，便是坐失時機，誤盡蒼生！像這一類廢物，你應該挨罵不該挨罵？

雖然，讀書人是思想界的創造者，是事實的先導。思想常佔據在第一程；與事實相去，常在三四程之間。在讀書人空談的時候，和影響到政治，教育，風俗的時候，總在三四個時代以後。譬如達爾文的「人種進化論」，在他發明的時候，也難保人不嘲笑他是空談；但是到現在，却人人視為固然。推想到民主政治的思想家，科學的發明家，都是從空想而臻實現。日本桑木巖翼說得好：

文藝的進步，非常迅速；在文藝上看得已經過去的思潮，在學術，道德，習慣等上面，依然有勢力。不論那個時代，思想常有理想主義 Idealismus 和實證主義 Positivismus 兩個部分對立，在現代亦呈對立之觀。但我覺得可以看做現代思潮的，是實證主義。這個實證主義，在文

晉國藩書札類鈔 新序

A 211001

001077

藝上，早已算不得現代思潮；然而在學術界，教育界，其他一般的道德，習慣，思想（？）等上面，實證主義以及被實證主義誘發的諸思想，依然是有勢力。——見南庶熙譯現代思潮。

文藝，便是思想的表現；待到他的思想可以表現在學術，政治，道德，教育，習慣，等上面，他的思想早已不成爲思想而成爲事實。所以讀書人是製造思想的，思想是不能立刻表現在事實上的，而事實却又非思想不能成功的；所以思想是不可少的，讀書人的理想主義也是無可咒詛的。但是，我們要知道，他們咒詛我們的地方，不是在我們的理想主義；是在我們不能實證的空想主義。——空想不是理想，理想有理可尋，也有實可證，空想徒快談論託諸幻夢而已。——樋口秀雄說。

哲學者之理論，儘令如何高遠，其學說不能支配時代之精神。支配時代之思想，大抵爲受哲學思想陶鑄之其他思想，即實生活之思想也。——見近代思想解剖。

因此，我們所需要的，便是實生活之思想。無論他理論如何玄妙，思想如何高遠；總之，我們先要問，是否合於實生活的思想？實生活的思想，便是西洋哲學的「實驗主義」[Experimentalism]。實驗主義的始祖皮耳士 C. S. Peirce 說：

實驗主義哲學，不是別的，就是科學試驗室的態度。The Laboratory attitude of mind.

我們要把我們的思想，拿到試驗室裏去分析化驗，看他有多少實質。這實質裏面有多少成分，是合於實生活的，沒有實質的思想，固然不要，不合於實生活的思想也不要。胡適的實驗方法：

實驗方法，至少注意三件事：

- 一，從具體的事實與境地下手；
- 二，一切學說理想，一切知識，都只是待證的假設，並非天經地義；
- 三，一切學說與理想，都須用實行來試驗過。

實驗真是唯一的試金石！

第一條——注意具體的境地——使我們免去許多無謂的假問題，省去許多無意義的爭論；

第二條——一切學理都看作假設——可以解放許多古人的奴隸；

第三條——實驗——可以稍稍限制那上天下地的妄想冥思。

實驗主義，只承認那一點一滴做到的地步——步步有智慧的指導，步步有自動的實驗——才是真進化。

所謂具體事實與境地，所謂待證，所謂實行試驗，所謂做到，都是科學家在試驗室裏的方法，都是一一可以拿去實證的理想，不是祇能坐談不能起行的幻想，也不是朱晦翁那種書獃子式的實證方法。朱子說：『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這句話，固然有些意思，但他又說：『其精蘊則已具於聖賢之書，故必由是以求之。』這句話却說遠了！明明是個物，明明是個物理，便當即物窮理，不當在聖賢之事書中去找尋。要知道已知之理，是一個理想，即物窮理，是一個求實證的方法。倘然我們把已知之理，到聖賢書中去求實證，那依舊是理想，依舊不是實驗方法。王陽明反對朱子的實證方法，他說：

衆人只說格物要依晦翁，何曾把他的說去用？我着實會用來。初年，與錢友同論做聖賢要格天下之物，因指亭前竹子，令去格看。錢子早夜去窮格竹子的道理，竭其心思，至於三日，便致勞神成疾。當初說他是精力不足，某固自去窮格，早夜不得其理，到七日，亦以勞思致疾。遂因與嘆聖賢是做不得的，無他大力量去格物了！

這是嘲笑朱子用書獃子式的方法去實驗物理，不用說三天，你便是對竹子呆看三十年，也格不出他的道理來！所以實驗主義，完全在一點一滴的做到，不是一旦豁然的誤到，是一半在做事求

理，不全在讀書窮理。我們中國從前做讀書人的，祇知道養長指爪，踱方步；講他的氣力，捉一隻雞便要臉紅，講他的實驗工夫，還趕不上一個窻下婢。現在做讀書人的，祇知道戴方帽子，販賣外國主義，爭薪水，考究西洋精緻的穿衣吃飯方法，在講演臺上拍桌子罵人，講到他的實驗工夫，還趕不上火車上的一個火夫，鑽洞裏的一個苦力。

因為這種種叫人灰心的現狀，所以明朝出了一個顏習齋——名元，字渾然，直隸博野縣人。明崇禎八年生，清康熙四十三年死——他竭力提倡實驗工夫，又竭力反對讀書和著書。我如今再把他幾句精要的話寫在下面：

讀書人便慳，多讀更愚；但書生必自智，其愚却益深！

讀書愈多愈惑，審事機愈無識，辦經濟愈無力。

讀書人率習如婦人女子，以識則戶隙窺人，以力則不能勝一匹雛也！

率古今之文字，食天下之神智！

人之歲月精神有限，誦說中瘦一日，便習行中錯一日；紙墨上多一分，便身世少一分。宋儒如得一路程本，觀一處又觀一處，自喜爲通天下路程，人人亦以曉路稱之，其實一步

未行，一處未到，周行蕪樸矣！

今乃不走路，只效聖賢言以當走路；每代引路之言，增而愈多。卒至蕩蕩周道上，鮮見人也。專說話的人，便說許多堯舜話終無用；即如說精粕無救於飢渴，說稻梁魚肉亦無救於飢饉也。

終日兀坐書房中，萎惰人精神，使筋骨皆疲軟；以至天下無不弱之書人，無不病之書生。民之禍，未有甚於此者也！

——上面這幾條是我偶然記得把他寫出來，要看稍詳細的，當看我編的清初五大師思想第四類習齋思想——

這是何等咒詛讀書人的口吻？讀書人啊！你再不要終日躲在書房裏了，你再不要抬着頭講那上天下地的空話了！你也得走出書房來活動活動；講究些實驗工夫，實驗你的理想。先改造你的個人，再改造你的社會。須知道人儘你如何高尚，總逃不了人情世俗；你便是改造，也須閱歷閱歷人情世俗，先從人情世俗改起。桑木巖翼說得好：理想主義和實驗主義兩個部分是對立的。我們一方面理想，一方面要實驗我們的理想。講到實驗工夫，是要先從我們個人做起；所以修養我們的人格，勞

勵我們的身體，是很重要的。

會國藩的言論，是處處從修養人格身體力行入手；他痛恨空談荒日的書獃子。我覺得我們現在中了思想 *dogma* 的毒，獸得利害；今天鼓吹什麼主義，明天宣講什麼學說，到頭來依舊是犯了一個「三年不成」的病！我們還不如揀那平易的方法，做些實驗的工夫罷。這部會國藩書札類鈔，他書札裏的話，却是一味對症的良藥。——我另外又編了一部會國藩名言類鈔，也是修養人格的好書。

我句讀了這書以後，便發生了以上的感想；你們要實證我的感想，須看下面的正文。

十三，五，七，在星期文會。

序

自來尺牘之選，不過通情愫，代喉舌，往來投報木桃瓊瑤而已矣；儕而上之，亦不過修詞令，別儷散，宋啟梁牋，參軍記室而已矣。尺素雙紅，無關典要，一任秋水軒爲應酬之冠，有正味居駢儷之魁；而獮祭蟲雕，終無當於宏篇之列，詎足儕諸經世之文哉？即在昔碩彥，或亦有金簡玉札之傳；然而商權論文，詞或贍正，縱談掌故，識每舛疏。佗若王陽明亦偏於理學，張江陵則竟類公體；雖作者如林，而名言實罕。湘鄉曾文正公爲有清一代偉人，以一身而兼道德文章經術事功諸長；故其生平著述，皆本諸學問及經驗所得。博通淹貫，最足爲世楷模。是編識精理粹，於論學談兵理財從政以及吾人立身處世大節，無不博綜兼貫；固非徒以詞采見長者，豈僅僅尋常尺牘云乎哉？世其咸奉此爲圭臬也可。歲在著雍敦牂涂月左孝楨謹序。

85627
981
/

(一)

會國藩書札類鈔

會國藩書札類鈔

目錄

學問

- 與劉孟容
- 與洪琴西
- 答歐陽功甫
- 與劉霞仙
- 與羅少村
- 與彭雪琴
- 與吳翔岡
- 覆葛學山
- 覆鄧寅階

- 覆葛學山
- 與許仙屏
- 覆李申夫
- 覆吳南屏
- 覆吳子序
- 與何廉昉
- 覆張廉卿
- 與李申夫
- 覆李雨亭

覆夏馥甫
覆許仙屏
覆胡宮保
覆鄧寅階
覆陳右銘太守
覆陳舫仙廉訪
覆周縵雲侍郎
覆汪梅村孝廉
覆吳南屏
覆劉霞仙中丞
致陳舫仙
與李眉生
覆郭筠仙中丞

與朱仲我
與李眉生
覆李眉生
覆穎州府夏教授書
答劉孟容書
與王叶庭書
覆陳虎臣書
與諸弟
與諸弟
與澄叔季弟
與諸弟
與諸弟
與諸弟

(三)

會國藩書札類鈔

與諸弟

與沅弟

諭紀澤子

與諸弟

諭紀鴻子

諭紀澤子十六首

與澄弟

諭紀澤子四首

諭紀澤紀鴻子

諭紀澤子

與沅季弟

諭紀澤子四首

與沅弟

諭紀澤子

與沅弟三首

諭紀澤紀鴻子二首

諭紀澤子

諭紀鴻子

諭紀澤紀鴻子

諭紀澤子

事理

與郭雨三

覆黃恕皆侍郎書

與陳岱雲

覆李希庵中丞

覆李少荃中丞三首
覆李希庵中丞
覆郭筠仙二首
唁王瑞巨
覆李希庵中丞
與程尙齋
致惲次山中丞
覆劉印渠制軍
覆郭筠仙中丞二首
覆馮魯川
覆郭筠仙中丞
覆陳舫仙
覆陳松生

致李宮保
致王叶亭
覆郭筠仙中丞
致陳碧颿
致王少鶴
答高生
覆楊芋庵
與徐石泉
與張絨瓶
與夏憩亭
與李次青
與吳子序
覆胡宮保

與李中夫

覆李希庵

覆李筱泉

覆胡宮保

覆郭筠仙

覆毛寄雲中丞

覆陳作梅

覆馬穀山

與陳舫仙

覆劉霞仙中丞

覆郭意城

覆李瀾堂方伯

覆史士良觀察

覆吳竹如侍郎

致李小湖大理

覆劉子恕太守

覆方存之大令

覆劉子恕太守

覆尹杏農觀察

覆應敏齋觀察

覆蔣蕙卿觀察

覆吳竹莊廉訪

覆丁雨生方伯

覆李宮保

覆李眉生廉訪

覆寶佩荷尚書

覆恭親王二首

覆張友山漕帥

覆郭筠仙中丞

覆袁小午講學

答黃麓溪

覆胡蓮航

覆嚴仙舫

與劉星房都轉書

覆彭麗生

與江岷樵左季高

覆歐陽曉岑

與朱石翹

與劉孟容

與王璞山

覆龍翰臣

覆黃子春

與胡詠芝

與劉霞仙

與羅伯宜

致胡潤芝中丞

致李迪庵中丞

致胡潤之中丞

覆李希庵

與鮑春霽

與左季高

與李希庵

覆李少荃
覆莊衛生
覆易芝生
覆劉霞仙
覆胡宮保
與左季高
覆歐陽曉岑
致吳竹如
覆李申夫
覆胡宮保
覆郭意城
致沈幼丹
覆彭雪琴

覆胡宮保
覆李希庵
覆李筱泉
覆胡宮保
致李黼堂
覆方子白
致沈幼丹
覆李黼堂
覆胡宮保二首
覆李筱泉
覆胡宮保三首
覆郭意城
覆胡宮保

-
- 覆左季高
覆方子白
覆胡宮保二首
覆李希庵中丞
覆左季高
覆李黼堂
覆毛寄雲中丞二首
覆姚秋浦
覆丁雨生方伯
與沈幼丹
與諸弟二首
與溫弟
與諸弟

-
- 與六九弟
與諸弟四首
與四五弟
與澄侯溫甫子植季洪七首
與沅弟
與澄溫沅季弟
與諸弟二首
與澄弟二首
諭紀澤子胡二等
與澄弟
與沅弟二首
與諸弟
與沅弟九首

與諸弟

與澄沅季弟二首

諭紀澤子

與澄弟二首

與沅季弟

與季弟

與沅季弟二首

與沅弟二首

與沅季弟二首

諭紀澤子二首

與澄弟二首

諭釋洪子

覆丹閣十叔

與澄弟

諭紀澤子二首

與沅弟

諭紀澤子

與沅弟二首

與沅季弟

與沅弟

與沅季弟

與澄弟

諭紀澤子

與沅弟六首

寄紀瑞姪

與澄弟

與沅弟二首
與澄沅弟
與沅弟
與澄沅弟
與沅弟
諭紀鴻子
諭紀釋子
與沅弟
與澄沅弟二首
諭釋洪子
與澄弟三首
諭紀鴻子

與澄弟二首
與沅弟
諭紀鴻子
諭釋鴻子
諭紀釋子
與沅弟
與澄弟
與沅弟
與澄弟
與沅弟三首
與澄弟
與沅弟
諭紀釋子

與歸陽夫人

諭釋鴻子

與澄沅弟

家政

致父

致祖父二首

致父母八首

致祖父

致父母

致祖父二首

致弟

致父母

致六弟

致澄叔季弟

致父母四首

致祖

致父母二首

致祖二首

致諸弟

致弟

致父母三首

致叔二首

致父母

致弟

致父母三首

致弟四首



致叔

致弟二首

致父母

致弟九首

寄澤兒三首

致弟五首

寄澤兒

致九弟四首

致弟三首

致澄沅弟

致四弟

致弟

致四弟四首



致丹叔

致沅季弟

致沅弟

致澄弟

致沅弟四首

致澄沅弟

致澄弟

致沅弟二首

致澄弟

致弟

軍事

與駱簫門中丞

與王璞山

覆恭親王桂中堂

與鮑春霆

覆李申夫

覆毛寄雲制軍

與李幼泉

覆李眉生

致李宮保

與李次青二首

與羅伯宜

覆胡宮保五首

覆李次青

與吳桐雲

覆李申夫

覆尹杏農

覆李宮保

覆李中堂

與王璞山

與張石卿制軍

與彭筱房會香海

覆劉霞仙

與王璞山

覆江岷樵中丞

覆夏憩亭

覆王璞山

覆朱石樵

覆賂中丞

覆褚一帆

與羅羅山劉霞仙

致羅羅山

與李次青二首

與羅伯宜二首

覆左季高

與胡宮保

覆胡宮保三首

致胡宮保

覆李申夫

覆黃莘農中丞

覆胡宮保二首

覆多禮堂都諱

與李申夫

覆李希庵

覆胡宮保

覆李次青二首

覆張凱章

覆李希庵

覆胡宮保

致宋滋九二首

覆左季高二首

覆胡宮保二首

覆劉馨室

覆左季高太常

(五一)

管國器卷札類抄

與朱雲巖

與唐桂生

覆李少荃二首

與沅弟五首

與澄弟

諭紀澤子

與沅季弟

與沅弟三首

與沅季弟

與沅弟

與沅季弟

諭紀澤子

與沅弟十一首

曾國藩書札類鈔

◎曾國藩傳

曾公國藩，號伯涵，字濂生，湖南湘鄉人。家世方農，祖玉屏，始齋學。父麟，書老儒，縣學生員。至公乃大。公初名子城，中道光甲午科舉人，戊戌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易今名。散館授檢討，二十三年充四川鄉試正考官，再遇大考，累遷侍講學士，內閣學士，補授禮部右侍郎，兼充兵部左侍郎。公在京時，日立課程，從太常卿唐確、慎公鑑講理義學，疾門戶家言，將合漢宋而治之。亦宗尙攷據，治古文辭，與蒙古文端公倭仁、亦安吳先生廷棟、昆明何文貞公桂珍、仁和邵先生懿宸、漢陽劉先生傳堂相友善，常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

文宗即位，廣西兵起，洪秀全、楊秀清等，據桂平、金田，官兵進剿無功，詔臣工極言得失。公奏：『今日所當講求，尤在用人一端。人才有轉移之道，有培養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廢一。』上嘉納之，詔保舉人才。公薦李棠階、吳廷棟、王慶雲、滕正基、江忠源五人。咸豐元年，粵寇益棘，公奏曰：『臣竊惟天下之大患，蓋有二端：一曰國用不足，二曰兵伍不精。兵伍之情狀，各省不一，漳泉悍卒以千百械』

國爲常貽蜀冗兵，以勾結盜賊爲業。其他吸食鴉片，聚開賭場，各省皆然。大抵無事則游手恣睢，有事則僱無賴之人代充；見賊則望風奔潰，賊去則殺人以邀功。章奏屢陳，諭旨屢飭，不能稍變其錮習。至於財用不足，內外臣工，人人憂慮。自庚子年以至甲辰，五年之間，一耗於夷務，再耗於庫案，三耗於河決，固已不勝其浩繁矣。乙巳以後，秦豫兩年之旱，東南六省之水，計每歲歉收，恆在千萬以外。又發帑百萬以外賑救之，天下財產安得不絀？戴宗成皇帝每諭臣下開捐一事，未嘗不咨嗟太息，憾宦途之激濫雜，悔取財之非計也！臣嘗卽國家歲入之數，與歲出之數，而通籌之，一歲本可餘二三百萬，然水旱偏災，堯湯不免，以去年之豐稔而江浙以大風而災，廣西以兵事而饑，計額內之歉收，已不下百餘萬。設更有額外之浮出，其將何以待之？今雖捐例暫停，而不別籌一久遠之策，恐將來仍不免於開捐。以天下之大，而無三年之蓄，汲汲乎惟朝夕之圖，而貽君父之憂，此亦爲臣子者所深恥也。當此之時，欲於歲入常額之外，別求生財之道，則搜括一分，民受一分之害，誠不可以妄議矣。至於歲出之數，兵餉爲一大宗，日嘗考本朝綠營兵制，竊見乾隆四十七年增兵之案，實爲兵餉贏絀一大轉關。謹爲我皇上陳之。自康熙以來，武官卽有空名坐糧，雍正八年，因定爲例。提督空名糧八十分，總兵六十分，副將而下以次而減，至千總五分，把總四分，各有名糧，又修製軍械，有所謂「公費銀」者，紅白各事，有所

謂「賞卹銀」者，亦皆取給於名糧。故自雍正至乾隆四十五年以前，綠營兵數雖名爲六十四萬，而其實缺額常六七萬。至四十六年，增兵之議起，武職坐糧，另行添設養廉公費賞卹，另行開銷正項。向之所謂空名者，悉令挑補實額，一舉而添兵六萬有奇。於是費銀每年二百餘萬。此臣所謂餉項贏絀一大轉關者也。是時海內殷實，兵革不作，普免天下錢糧，已經四次，而戶部尙餘銀七千八百萬。高宗規模宏遠，不惜散財以增兵力。其時大學士阿桂，卽上疏陳論，以爲「國家經費，驟加不覺其多，歲支則難爲計。此項新添兵餉，歲近三百萬，統計二十餘年，卽須用七千萬，請毋庸概增。」旋以廷臣議駁，卒從增設。至嘉慶十九年，仁宗親帑藏之大絀，思阿桂之遠慮，慨增兵之仍無實效，特詔裁汰。於是各省裁兵一萬四千有奇。宣宗卽位，又詔抽裁冗兵，於是又裁二千有奇。乾隆之增兵一舉，而加六萬五千。嘉慶道光之減兵兩次，僅一萬六千。國家之經費，耗之如彼，其多且易也；節之如此，其少且難也。臣今冒昧之見，欲請汰兵五萬，仍復乾隆四十六年以前之舊。驟而裁之，或恐生變，惟缺出而不募補，則可徐徐除之，而萬無一失。醫者之治瘡癰，甚者則必剷其腐肉，今日之劣弁羸兵，蓋亦當爲簡汰，以剷其腐者，痛加訓練，以生其新者，不循此二道，則武備之弛，殆不知所底止。自古開國之初，恆兵少而國強；其後兵愈多，則力愈弱，餉愈多，則國愈貧。北宋中葉，兵常百二十五萬，南渡以後，養兵百六十萬，而

軍益不競，明代養兵至百三十萬，末年又加練兵十八萬，而孱弱日甚。我朝神武開國，本不藉綠營之力。康熙以後，綠營屢立戰功。然如三藩、準部之大勳，西疆、金川之殊烈，皆在四十六年以前。至四十七年，增兵以後，如川楚之師、英夷之役，兵力反遠遜於前。則兵貴精而不貴多，尤爲明效大驗也。八旗勁旅，亘古無敵，然其額收常不過二十五萬，以強半翊衛京師，以少半防駐天下，而山海要隘，往往布滿國初至今，未嘗增加。今卽汰綠營五萬，尙存漢兵五十餘萬，視八旗且將兩倍，權衡乎本末，較量乎古今，誠不知其可也。近者廣西軍興，紛紛徵調外兵，該省額兵二萬三千，士兵一萬四千，竟無一人足用者。粵省如此，他省可知。言念及此，可勝長慮！又上疏陳聖德三端，預防流弊，言過切直，上怒，捧其摺於地，立召軍機大臣欲罪之。祁雋藻叩頭稱「主聖臣直」者再。李芸昌公會試房師也，亦爲請曰：「此臣門生，素愚戇，惟皇上寬而宥之。」於是上意解，優詔褒答。

公自爲侍從臣十餘年，歷兼工部、兵部、刑部、吏部侍郎，雖嘗以直諫忤旨，上益察其忠。二年命典江西鄉試，七月丁母憂歸。是時粵賊以犯長沙，掠民船，夜渡洞庭，陷岳州，又陷漢陽、武昌。三年正月，沿江東下，陷九江、安慶，破江甯，據僞爲都。秀全自稱天王，建號太平天國，分黨北犯河南，直隸，陷鎮江、揚州，擄之海內震動，而公已奉旨辦團練於長沙。初，公欲具疏請終制，郭嵩燾謂曰：「公有澄清志，今不

樂時而出，拘守古禮，何益於君父？且「墨經從戎。」古之制也。」公於是投袂而起，募農夫倡勇敢，用書生爲營官，「湘軍」之名自此始。時土寇蜂起，人心惶惑，一日數驚，縣令每畏，意養癰，及公之出，先清內訌，不經有司，捕置重典，十旬中戮二百餘人。謗譟四起，公與人言，有「不要錢，不怕死」之語。一時誦之。又手書告勸鄉人士，雖幼賤與鈞禮，山野材智之士，感其誠，莫不往見，人人皆樂會公。可與言事。其求才也，薦忠武公塔齊布於戎行，識羅忠節公澤南於諸生，拔楊勇懋公載福於卒伍，延彭剛直公玉麟於筦庫，保胡文忠公林翼可大用，湖南泄沓之風，由公一變。與郭侍郎嵩燾、江忠烈公忠源，論東南形勢多阻水，欲勦賊非水師不可，乃奏請在衡州造戰艦，匠卒不辦，公研精覃思，博採衆議，成大戰艦二百四十，募水陸萬人。水軍以楊彭兩公及褚汝航領之，陸軍以塔羅兩公領之。賊自江西上甯，再陷九江、安慶、黃州、漢陽等郡，武昌戒嚴，朝廷屢詔出兵策應，初不責以數省軍務，而公獨毅然以討賊自任，將水陸東征。舟初出湖，遇大風，損數十艘，陸師至岳州，前隊潰退，引還長沙，賊陷湘潭，邀擊靖江，又敗。公憤投水，左右援救得不溺。後數日，塔軍大破賊於湘潭，軍心始定。公營長沙、高峯寺，重鑿軍實，或請增兵，公曰：「吾水陸萬人，非不多，而遇賊卽潰，岳州之敗，水師拒賊者，楊載瀾一營，湘潭之戰，陸軍塔齊布兩營，水師楊載瀾兩營，以此益知兵貴精不貴多，故諸葛祁山之敗，且謀減兵省食，勤

求已過古人切實體驗，非虛言也。且吾人用兵，先明功罪賞罰，今時事艱難，賢人君子，大半潛伏。吾以義聲倡導，同履危亡，諸公之從我，非以利動也。故於法難施，致敗實由於此。諸將皆服。

既克湘潭，公引兵趨岳州，連戰下城陵磯。水軍徧師性復振，會師金口，謀攻武昌。公率水師中流直下，盡燬關漢關，魚套賊舟，令羅攻花園，塔攻洪山，公親策應。武昌漢陽賊皆遁，遂復二郡。文宗大悅，詔公署湖北巡撫，又招督軍，解署任。以前已奪官，賞兵部侍郎銜，旋賜黃馬褂。當是時，水軍銳甚，順流而下，大破賊田家鎮。至九江，節鋒薄湖口，攻梅家洲賊壘不下，駛入鄱陽湖，賊斷其後，不得出。於是外江內湖水師隔絕。外江戰船無小艇，賊乘舫艦夜襲營，擲火燒數十艘。水師大潰，公憤欲自剄，羅澤南止之。公上疏請罪，詔旨寬慰。

水師既挫，賊復西上，再陷武漢，擾荆襄，蹂崇通，破義甯。公遣胡文忠督軍，周授湖北，塔忠武攻九江，公身至南昌，撫定水師之困內湖者。羅公從征江西，復弋陽，拔贛信，克義甯，而塔忠武卒於軍。公復至九江，忠節自義甯上書言：「東南大勢在武昌，得武昌，乃可控制江皖大局，乃有轉旋之望。請率所部援武昌，取建甌之勢。此時湖口諸軍，但當主守，不宜數數進攻，必俟湖北克復，大軍全注九江，乃可嚴戰。」公從之。幕府劉蓉諫曰：「公所以賴轉戰者，塔羅兩軍，今塔已亡，諸將可恃，獨羅公。令遠行，賊

有急，誰堪使者？」公曰：「吾極知其然。然計東南大局宜如是，今俱困於此，無益。此軍幸克武昌，天下大勢可爲，吾雖困猶榮也。」羅軍遂行。郭嵩濂送之曰：「會公兵單弱，君遠去奈何？」忠節歎曰：「天苟不忘本朝，會公必不死，諸君無憂。」

五年九月，公補授兵部侍郎。其冬，僞翼王石達開由崇陽通城竄入江西，連陷八府一州。湖南會問不通，公困南昌，從衆議，復調羅軍。會忠節攻武昌，中砲亡。公弟國華、國葆聞江西急，走湖北，乞師於胡文忠，將五千人行，攻瑞州。湖南巡撫駱文忠、秉章亦資公弟國荃兵，援吉安。兄弟皆會行間。公前所遣回援湖北諸軍，久之再克武漢，直下九江。忠、李武八千人軍城東，楊勇怒戰，船四百號泊江岸。江甯將軍都興阿馬隊，佐以鮑超步隊，駐小池口，凡數萬人。公自南昌迎勞，望見則大喜，兵勢復振。

是時下游事棘，江南大營陷，督師向榮退守丹陽。卒朝廷以和春爲欽差大臣，張國梁爲總領，復進攻金陵。賊內亂，僞東王楊秀清，僞北王韋昌輝，俱死。七年二月，公丁父憂回籍，請守制，得假三月。治喪，再疏陳情，具言辦事艱難狀。上雅知公拘謹，先開兵部侍郎缺，令守禮廬候旨。

胡文忠既定湖北，進圍九江，破湖口，內泝水師復合。拔彭澤，揚帆過安慶，克銅陵。泥議與江南水軍通。於是湘軍水師名天下。林翼以此軍本公建立，請起公統水師。會九江克，石達開自江西竄

浙、滬及福建。上卽家召公，出辦浙江軍務。公至江西，未幾又詔援閩。時僞英王陳玉成再破廬州，李忠武赴援，至三河，覆歿。駱公請舍江圖皖，公亦奉旨統籌全局者屢矣。九年正月，上奏曰：『就數省軍務而論，安徽最重，江西次之，福建又次之。計惟大江兩岸，各置重兵，水陸三路，鼓行東下，勦皖南則可以分金陵之賊勢，勦皖北則可以分廬州之賊勢。北岸須添足馬步三萬人，都興、阿李續宜鮑超等任之；南岸須添足馬步二萬人，臣率、蕭啟江、張運蘭任之。中流水師萬餘人，楊載福、彭玉麟任之。至江西軍務，亦分二路，臣與撫臣耆齡任之，臣任北路，耆齡任南路。粵賊勾結捻匪，嘗以馬隊衝鋒，擬調察哈爾戰馬三千匹，募勇三千，擇平曠之地，馳騁操習。臣願竭數月之力，訓練成熟，以備攻勦。』上深然其策。後數月，石達開入湖南，攻永州，圍寶慶，上慮四川且有變，令公防蜀。行至巴河，聞賊竄廣西，上游兵事解，胡林翼建議圖皖，與公合謀攻安慶，使公弟國荃督諸軍在前圍之。多隆阿軍桐城，李續軍青草隔，公次宿松，經營江北，而皖南賊陷廣德州，遽入浙，襲破杭州，回竄建平、東壩、溧陽，分道救金陵。江南大營再陷，官軍潰，常蘇相繼失。——咸豐十年閏二月也。——左文襄公聞而歎曰：『天意其轉乎？』或問其故，曰：『江南大營將蹙，兵罷萬不足討賊，得此洩瀉，後來者可以措手。』問：『誰可當之？』胡公曰：『朝廷以江南事付曾公，天下不足平也。』於是天子加公兵部尚書，銜署理兩江總督，卽令

左公襄辦軍務，未幾，公補授欽差大臣。或言當撤安慶，先所急，公曰：「安慶一軍，關係淮南全局，即爲克復金陵，張本不可以動搖也。」遂南渡江，趨祁門。

時江浙賊氣熾，官紳告急書，日十至。援蘇，援滬，援浙，援皖，援鎮江，詔書疊下。公至祁門，未十日，賊陷甯國，又數日，陷徽州。中國方因兵革，而西洋英吉利寇天津，科爾沁玉僧格林沁與戰敗績，京師戒嚴，文宗狩熱河，恭親王留守。公請提兵北上，會和議，成乃止。

其冬，賊大至，東陷婺源，西陷景德鎮，圍攻羊棧嶺。吏士皆有憂色，固請移營。江干公曰：「無故退軍，兵家所忌。」率不從，使人間行檄鮑超、張運蘭來，援身在軍中，意氣自若，以詩古文爲娛，其堅定不搖，率此類也。

文襄至江西，大破賊樂平浮梁間，公薦其大可用。十一年八月，公弟克安慶，捷未聞，而文宗崩。穆宗立，年少，兩宮太后訓政，以公先帝重臣，委任益至。命節制江蘇安徽江西浙江四省軍務，朝廷每有軍國大議，咨而後行。國荃既克安慶，益令召募，付以江甯事。杭州再陷，公舉文襄付以浙江事。蘇州之陷，賊追上海，官紳來乞師，公舉幕僚李文忠、鴻章，付以江蘇事。令至淮募八千人，公爲定營制，選將官，名「四淮軍」。

同治元年，公協辦大學士，當是時，公駐安慶，居中調度。公弟忠襄公國荃，有直搗金陵之師；李文忠公鴻章，有援勦蘇滬之師；楊勇毅戴福彭剛直玉麟，有肅清下游之師；大江以北，多隆阿，有圍攻廬州之師；李續宜，有派援潁州之師；大江以南，有鮑超進攻甯國之師；張運蘭防勦徽州之師；左文襄規復全浙之師，十道並出，皆受成於公。此外袁甲三及李世忠淮上之師，都與阿防江北之師，馮子材守鎮江之師，並奉旨統籌兼顧。軍書旁午，日不暇給。其秋，皖南金陵軍病疫死亡山積，公懼大局決裂，憂甚，請簡親信大臣，分任重責。上不許，且慰勞有加。

洪秀全被圍久，召李秀成、李世賢悉衆來援，號六十萬，圍國荃雨花臺，拒戰四十六日，解去。明年五月，水師克九荻洲，長江肅清。江甯城圍合，十月，李文忠克蘇州。又明年二月，左文襄克杭州。國荃克江甯，天子褒功，加公太子太保，封一等毅勇侯，世襲罔替，賞戴雙眼花翎。穆宗初立，屢詔保薦督撫大員。公奏：『封疆將帥，天子舉錯之，疆臣既有征伐之權，不當更分黜陟之柄。不特臣爲然，凡爲督撫者，辨之不可不早。宜防內重外輕之漸，兼杜樹私植黨之端。』太后稱善。

初，官軍習氣深，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公練湘軍，謂必萬衆一心，萬人一氣，方可辦賊。又以淮上風氣強悍，宜別立一軍。湘軍利在山徑險阻，馳騁平原非其長，用武十年，氣亦稍衰，故練淮勇以爲繼。

至是東南大定，裁湘軍，進淮軍，而勦捻事起。捻匪者，始於山東，游民相聚，其後河南之光固、安徽之穎毫、江蘇之淮徐，羣盜剽掠，脅從愈衆，有馬數萬，蹂躪數千里。捻首四人曰：張總愚、任柱、牛洪、賴文光，皆善戰，勝保、袁甲三不能禦。僧王移師攻討，亦不能大創之。四年四月，公聞王輕騎追賊，步兵弗能從，曰：『兵法忌之，必蹶上將軍。』將密陳於上，止之，而王已敗歿曹州。上聞，立召公引兵起山東，直隸三省綠旗各營地方文武，節制如僧王。公覆陳：『目下情形，萬難迅速。一、楚勇歲撤殆盡，僅存三千，調劉松山及劉銘傳各軍，尙不敢勦辦，當另募徐州勇，期以數月訓練成軍。一、捻匪馬極多，步兵不能當，擬赴古北口購馬，添練馬隊。一、陝北竄，全恃黃河天險，擬辦黃河水師。一、直隸另籌防兵，分守河岸，不宜令河南之兵兼顧河北。如以徐州爲老營，則山東祇宜辦兗沂曹濟四郡，河南祇能辦歸陳兩郡，江蘇祇能辦徐淮海三郡，安徽祇能辦廬鳳穎泗四郡；此十三府州者，責臣督辦，其餘責成本省督撫，則汎地各有專屬，軍務漸有歸宿。』

又奏：『定阨要駐軍，不事馳逐，軍餉器械由水轉運，以江南爲根本，以清江浦爲樞紐。溯淮、潁而上者，達於臨淮、湖運河而上者，達於徐州、濟甯、安徽，以臨淮爲老營，河南以周家口爲老營，江蘇以徐州爲老營，山東以濟甯爲老營，各駐重兵，多儲器械，一處有急，三處往援，徐圖功效。』又言：『賊已成

流寇，若賊流而官兵與之俱流，則節節尾追，着着落後；臣議以有定之兵，制無定之寇，專重近勦，不事尾追。』公督師年餘，賊馳突如故，將士皆曰：『不苦戰而苦奔走。』公乃起張秋，抵清江，築長牆，憑運河禦之，未成而賊竄襄鄧間，公移而西，更修沙河，賈魯河，開濠置守，分地甫定，賊衝河南，汎地復東，時麟督公迂闊，公在軍久，益慎用兵，初立駐兵四鎮之議，次設扼守運黃之策，皆得其要。在臨淮，搜除蒙亳匪黨，以絕其根株；在徐州，辦結湖團巨案，以杜其勾引。大小數十戰，力遏凶鋒，捻勢實因此而衰。是時言論數劾公，公亦以河防無成，奏請李文忠以江督出駐徐州，與東撫會辦東路；國荃以鄂撫出駐襄陽，與豫撫會辦西路，自駐周家口策應。或又劾公驕妄，公憂讒畏譏，乃請病假數月，繼請開缺，以散員留營效力，另簡大臣接辦軍務；又奏勦捻無功，請將封爵暫行註銷，以明自貶之義。上皆不許。

五年冬，奉旨回兩江總督本任，李文忠代督軍時，牛洪死，張總愚入奏，任柱、賴文光入鄂，捻分京西，自是不復合。六年六月，公補授大學士，仍治兩江，任柱、賴文光再餉，甯山東渡運河，擾登萊。李文忠建議，集四省兵力，會堵運河，英翰請合兵守膠萊河，圍賊海隅，皆主發防河初議。賊復引而西，越濰河入海州，官軍陣斬任柱，再破之。壽先瀾河，文光走死揚州，東捻平。詔加公雲騎尉世職，張總愚

後爲劉松山所敗，乘水渡河，竄山西，入直隸，犯保定。天津河間，京師戒嚴。劉松山繞出賊前，破之以獻。丁文誠公寶楨入援，駐固安。左文襄駐天津，李文忠駐大名，英翰李鶴年防河南北岸，賊越運河竄東昌武定，文忠移師德州，時河北漲，官軍扼河困之。公命黃翼升歐陽利見領水師協勦，合諸軍大破於在平，張總愚赴水死，西捻平。凡防河之策，皆公本謀也。

是年，公授武英殿大學士，秋調補直隸總督。公奏：「直隸最要之政，在練兵飭吏，次則河工，請練萬人，使成勁旅，則畿輔不患空虛。民間疾苦，由於積獄太多，差徭太重，官吏虐民，當盡法懲之。永定滹沱二河爲民患，宜大加疏濬。」皆與辦如言。期年百廢俱舉，無何，天津民焚法教堂，殺傷教民數十人，天津大擾，公在病假中，奉命查辦。以粵捻初平，宜堅保局，不宜與洋人構衅，於是辦理稍柔，津民大怨。然府議縣抵之說，究賴公力拒之。崇厚懼事決裂，奏公病勢甚重，請另簡重臣來津。時文忠方督軍入陝西，急召令馳赴天津會辦。會江督缺出，仍以公調補，而文忠爲直隸總督。臨月事定，公與人書云：「內疚神明，外慙清議，深自引咎而已！」

時日病疏辭兩江，詔曰：「兩江該大臣舊治，其勿辭，第坐鎮其間，諸事自能就理。」公三至江南，百姓聞公來，扶老攜幼，焚香以迎。公之治江南也，尙儒，喜引經決事，後頗採黃老術，以清靜化民。居官

齊常度，多謀能斷；應事若流水然，幕府左右竊識之，從容而已。素廉，俸入悉以養士，軍所經用，每慮千萬，家無改觀者。用人持重，其汎愛樂士，天性也。諸將羣吏，皆子弟畜之，得類之和；尤知人善任，使所成就，薦拔人才，不可勝數。而李左相繼極用，遂匡國家。以故出入將相，訖二十年，爲盟主，海內壓服。同治十一年二月四日薨，春秋六十有二。江南士民巷哭，江甯將軍以聞，穆宗皇帝震悼，輟朝三日。進贈太傅，賞銀三千兩治喪，賜祭一壇。謚曰文正，入祀京師昭忠賢良祠，各省建立專祠，勳績宣付史館。

和議初成，公陰有爭雄海上之志，設位軍械所於安慶，仿造輪船。驗年，成小輪一號，試之江，可用。乃使同知容闈往美利堅採辦機器洋鐵，時李鴻章亦自購機器設局上海，用西法製造鎗礮，中國機器之興，歲益增盛，自此始。後公益奏請派選聰穎子弟，前赴泰西各國肄習技藝，期十五年還，仍以容闈往，其遠略如此。

公學究天人，於書無所不讀；治軍行政，務求踏實。或籌議稍迂，成功轉奇，發端主難，取效甚遠。凡規畫天下事，無不效者，故當時咸稱聖相。文章奏議尤美，有集百餘卷行世。

曾國藩書札類鈔

學問

與劉孟容

去歲辱惠書，所以講明經術者甚正且詳；而於僕多寬假之詞，意欲誘而進之，且使其述爲學大指。良厚良厚！蓋僕早不自立，自庚子以來，稍事學問，涉獵於前朝本朝諸大儒之詩，而不克辨其得失；聞此間有工爲古文詩者，就而審之，乃桐城姚郎中鼐之緒論，其言誠有可取。於是取司馬遷班固杜甫韓愈歐陽修曾鞏王安石及方苞之作，悉心而讀之；其他五代之能詩者，及李白蘇軾黃庭堅之徒，亦皆泛其流而究其歸。然後知古之知道者，未有不明於文字者也。能文而不能知道者，或有矣；烏有知道而不能文者乎？古聖觀天地之文，獸蹏鳥迹，而作書契，於是乎有文；文與文相生而爲字，字與字相續而成句，句與句相續而成篇。口所不能達者，文字能曲傳之；故文字者所以代口而傳之千百世壽也。

伏義既深知經緯三才之道，而畫卦以著之；文王周公恐人之不能明也，於是立文字以彰之，孔

子又作十翼訂諸經以闡顯之，而道之散布於萬事萬物者，亦略盡於文字中矣。所貴乎聖人者，謂其立行與萬事萬物相交錯，而曲當乎道，其文字可以教後世也。吾人所賴以學聖賢者，亦藉此文字以考古聖之行，以究其用心之所在。然則此句與句續字與字續者，古聖之精神語笑，胥寓於此。差若毫厘，謬以千里，詞氣之緩急，韻味之厚薄，屬文者一不慎，則規模立變，讀書者一不慎，則鹵莽無知。

故國藩竊謂今日欲明先王之道，不得不以研究文字爲要務。上古盛時，聖君賢相，承繼熙洽，道德之精，淪於骨髓，而問學之意，達於閭巷，是以其時，雖置兔之野人，漢陽之游女，皆含性貞，嫻吟詠。若伊萊周召凡伯仲山甫之倫，其道足文工，又不待言。降及春秋，王澤衰竭，道固將廢，文亦殆殊也。

故孔子嘆獲麟曰：『吾道窮矣！』畏匡曰：『斯文將喪！』於是憮然發憤，修訂六籍，昭百王之法戒，垂千世而不刊，心至苦，事至盛也。仲尼既沒，徒人分布，轉相流衍，厥後聰明魁杰之士，或有識解誤，箸大抵孔氏之苗裔，其文之醇駁，一視乎見道之多寡以爲差，是道尤多者，文尤醇焉。孟軻是也。次多者，醇次焉；見少者，文駁焉。自荀揚莊列屈賈而下，次第等差，可指數焉。

夫所謂見道之多少分數何也？曰深也，博也。昔者孔子贊助以明天道，作春秋以衷人事之正當，可謂深矣。孔子之門有四科，子路知兵，冉求富國，問禮於柱史，論樂於魯伶，九流之說，皆悉其源，可謂

博矣。深則能研萬事微芒之幾，博則能究萬物之情狀，而不窮於用。後之見道不及孔子者，其深有差焉，其博有差焉。能深且博而屬文，復不失古聖之誼者，孟氏而下，惟周子之通書、張子之正蒙、醇厚正大，邊焉寡儔。許鄭亦能深博，而訓詁之文，或失則碎。程朱亦且深博，而指示之語，或失則隘。其他若杜佑、鄭樵、馬貴與王應麟之徒，能博而不能深，則文流於蔓矣。能深而不能博，則文傷於易矣。由是有一「漢學」一「宋學」之分，斷斷相角，非一朝矣。

僕竊不自揆，謬欲兼取二者之長；見道既深且博，而爲文復臻於無益。區區之心，不勝奢望。譬若以蚊而負山，盲人而行萬里也。亦可哂已。蓋上者仰企於通書、正蒙，其次則篤嗜司馬遷、韓愈之書，謂二子誠亦深博，而頗窺古人屬文之法。今論者不究二子之識解，輒謂「遷之書憤懣不平，愈之書傲兀自喜」，而足下或不深察，亦偶同於世人之說。是猶觀盤詰之聾牙，而謂尙書不可讀，觀鄭「衛之淫亂，而謂全詩可刪；其毋乃漫於世人之說。是猶觀盤詰之聾牙，而謂尙書不可讀，觀鄭「衛之淫亂，而謂全詩可刪；其毋乃漫於世人之說。是猶觀盤詰之聾牙，而謂尙書不可讀，觀鄭「衛之不損焉。」僕則謂君子所性，雖破萬卷不加焉，雖一字不識無損焉。雖書籍而言道，則仁義忠信，反躬皆備；堯舜孔孟，非有餘。愚夫愚婦非不足，初不關乎文字也。即書籍而言道，則道猶人心所載之理也。文字猶人身之血氣也。血氣誠不可以名理矣，然舍血氣則性情亦胡以附麗乎？今世雖盡小夫，既溺

於聲律績藻之末，而稍知道者，又謂讀聖賢書，當明其道，不當究其文字，是猶論觀人者，當觀其心，所載之理，不常觀其耳目言動血氣之末也，不亦謬乎？知舍血氣無以見心理，則知舍文字無以窺聖人之道矣。周濂溪氏稱文以載道，而以虛車儀俗，儒夫虛車誠不可，無車又可以行遠乎？孔孟沒而道至今存者，賴有此行遠之車也。吾輩今日苟有所見，而爲行遠之計，又可不早具堅車乎哉？

故凡僕之鄙願，苟於道有所見，不特見之，必實體行之，不特身行之，必求以文字傳之後世，雖曰不逮，志則如斯。其於百家之著述，皆就其文字以校其見道之多寡，剖其銖兩而殿最焉。於漢宋二家，搆訟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闕，於諸儒崇道貶文之說，尤不敢雷同而苟隨，極知狂謬，爲有道君子所深屏，然默而不言，其文過彌甚，聊因足下之引誘，而一陳涯略，伏惟憫其愚而繼其愆，幸甚！幸甚！

與洪琴西

乖隔聲容，遂更時月，多思少置，想同之也。足下年少而志宏，氣清而行峻，自初相遇時，劉君素雲蓋數數爲我言之，其後相見益熟，而察其所蘄，皆古人所臯臯，而僕日夜自愛不逮者甚矣。足下僕之畏友也，是以別後相望彌劇，所而思焉，宵而慮焉。思足下閱遠之識，道德文章，何施而不成？慮者，慮足下歸處窮鄉，孤學無助，進而無與尉，退而無與敕，有歧而莫之辨，有疑而無書籍可證。足下之爲

學，其不浪費心力，而能油然而上達者，蓋可必不可必之數矣！是以每憶足下，忽不知其相愛而相勉也。

今者，劉君將以明春南歸，再四挽留，屬與足下同居而共學，劉君亦既許之矣。足下可即負笈而從之游。劉君之爲學，遠師朱子，近法顧氏，以義理爲歸，而考之實事，不尚口辨，不馳聲譽，並世輩流，殆罕其匹。今此之歸，將讀書田間，事親從兄，以式家而型鄉，甚盛情也。翻載書策二三十篋，百家之言，靡所不備。足下卽欲博覽周觀，無事他求矣。思之思之！勿疑勿疑！昔石徂徠師事孫泰山，湯文正師事孫夏峯，皆以宏名碩學，宦成之後，退然自居於弟子之列，賢者之意，量度越尋常萬萬也。僕之鄙意，匪惟厚有望於足下，亦將俾劉君收駁學相長之益，區區之忱，惟同志者深鑒之。

答歐陽功甫

春間辱惠書，並詩一首，荷意良厚，而陳義甚高，有非淺鄙所敢當者。然於足下教我之厚意，不敢不敬承也。蓋僕寡昧之資，不自振厲，恆資輔車以自強，故生平於友誼兢兢焉，嘗自慮執德不宏，量既隘而不足以求天下之善，故不敢執一律求之。雖偏長薄善，苟其有裨於吾，未嘗不博取焉。以自資益，其有以謔言諍論，陳於前者，卽不必有當於吾，未嘗不深感其意，以爲彼之所以愛我者，異於衆人泛

然相遇之情也。

昨秋與二陳兄弟相見，辨論之間，不合者十六七矣；然心雅重其人，以爲實今日豪傑之士。所見雖不盡衷於道，而要其所以自得者，非俗儒口耳之學所及；持論雖不必軌於醇，而其所譏切，實足以匡吾之不逮。至於性情氣詣之相感，又別有默契焉。別後，獨時時念之，以爲如斯人者，實友朋中之不可少者，而不敢以門戶之見參之也。蓋平日區區所以自勵，而差堪自信者如此。

今觀來書，操主宰而不分畛域之言，乃適有會於予心焉。故特述此懷以答雅意。抑足下方少年，而所見及此，其識解有大過人者。故樂舉爲足下告也。凡人材高下，視其志趣；卑者安流俗庸鄙之規，而日趨污下；高者慕往哲盛隆之軌，而日卽高明。賢否智愚，所由區矣。足下慨然病俗學之陋，且知務調話詞章，以取名者之不足貴；志趣所存，有足尚者。誠於審趨，向循繩尺以求之，所造豈有量哉？

秋闈伊邇，計當專意舉業，但循其程度，而勿置得失於意中，亦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也。

與劉霞仙

尊惠養積丸，近十日服之，尙無成效。大著游記二首，以義理言，則多精當；以文字言，終少強勁之氣。自孔孟以後，惟濂溪通書橫渠正蒙道與文可謂兼至矣。其次如昌黎原道子固學記朱子大學

序寥寥數篇而已。此外，則道與文不能不離而爲二。

鄙意欲發明義理，則當法經說理窟，及各語錄劄記；欲學爲文，則當掃蕩一副舊習，赤地新立，將前此所業，蕩然若喪其所有，乃始別有一番文境。望溪所以不得入古人之閫與者，正爲兩下兼顧，以致無可怡悅。輒妄思批點，極知無高深之萬一，然各有本師，未敢自誣其家法以從人也。

論文記說當錄出以污尊冊，然決無百葉之多，得四十葉爲幸耳。李雨蒼雲麟卽去冬上萬言書者，企仰令問，特往趨叩，予以一函爲進謁之資，乞進而裁成之。

與羅少村

足下俊邁之骨，深邃之識，方今四方多虞，計必不能久處囊中，竊以先哲經世之書，莫善於司馬文正公資治通鑑，其論古皆折衷至當，開拓心胸。如因三家分晉而論名分，因曹衛移祚而論風俗，因蜀漢而論正閏，因樊英而論名實，皆能窮物之理，執聖之權。又好敍兵事，所以得失之由，脈絡分明；又好詳名公巨卿，所以興家敗家之故，使士大夫惕然知戒。實六經以外，不刊之典也！閣下若能熟讀此書，而參稽三通兩衍義諸書，將來出而任事，自有所持循，而不致失墜。叨在知愛，輒忘其愚陋，妄貢區區。

與彭雪琴

僕觀作文者，例有傲骨；惟歐陽公較平和，此外皆剛直倔強，與世齟齬。足下傲骨嶙峋，所以爲文之質，恰與古人相合；惟病在貪多，動致冗長。可取國朝二十四家古文讀之，參之侯朝宗、魏叔子，以寫胸中磊落不平之氣；參之方望溪、汪鈍翁，以藥平生浮冗之失。兩者共進，所論自當日深，易以有成也。

與吳翹岡

前此面論「高明」「平實」二義，張楊園先生嘗言之矣。大抵蒞事以「明」字爲第一要義。明有二：曰高明，曰精明。同一境，而登山者獨見其遠，乘城者獨覺其曠，此高明之說也；同一物，而臆度不如權衡之審，目巧者不如尺度之確，此精明之說也。凡高明者欲降心抑志，以遽趨於平實，願不易；若能事事求精，輕重長短，一絲不差，則漸實矣。能實則漸平矣。輒貢區區，以備采擇。

覆葛學山

溫甫舍弟，雖不幸早世，而得附忠義之林，詔書褒異，上邀封誥，下蔭遺孤，差稱完節。惟家叔病體未復，弟婦哀痛過情，尚望尼下設法勸慰，日企平善。庶幾近方來之福，而釋征人之念，足下至性純厚。

明德之後定卜遠到。

吾輩讀書，惟「敬」字「恆」字二端，是徹始徹終工夫。去歲揖別時，曾以敬字相勗，今年致芝牛書，亦以有恆爲告。蓋鄙人生平欠此二字工夫，至今老而無成，深自悔憾。故凡友人有下問者，輒以己之所悔爲言，勸人及時自勉。尊府祖德，爲一鄉之望，言坊行表，實克修敬字之全體，足下紹衣發聞，於進德則持之以敬，於修業則貞之以恆。卽時文一事，亦不可稍有間斷，久之自然精進，猶長日加益而人不覺也。

覆鄭寅階

小兒紀澤頗事看書，不好制藝。吾謂學者於看、寫、作，缺一不可。看者涉獵宜多，宜速；讀者調咏宜熟，宜專。看者「日知其所亡」，讀者「月無忘其所能」。看者如商賈趨利，聞風卽往，但求其多；讀者如富人積錢，日事摩挲，但求其久。看者如攻城拓地，讀者如守土防隘。二者截然兩事，不可闕，亦不可混。至寫字，不多則不熟，不熟則不速；無論何事，均不能敏以圖功。至作文，則所以淪此心之靈樞也。心常用則活，不用則窒。如泉在地，不擊汲則不得甘泉，如玉在璞，不切磋則不成利器。今古名人，雖韓歐之文章，范韓之事業，程朱之道術，斷無久不作文之理。張子云：「心有所聞，卽便札記；不思，則還塞。」

之矣。」小兒於每三八課期，敬求先生督令作文，約以五百字爲率；或作制藝，或作賦，或作論，或作經解，札記斷不可一字不作。或逢三作制藝，逢八作賦論經解，亦尙妥善；未有無一字之常課，而可幾於成者也。囑爲族譜弁言，誼不容辭，惟此時尙未暇也。二姓合修，在閣下本仁至義盡之心，體先世權宜合好之意，稱情起例，未爲不可。惟欲永遠聯稱，如諸葛歐陽之例，則微有不侔；如近世嘉興之陸費湘澗之郭汪差近之耳。

覆葛翠山

國藩生平，坐「不敬」「無恆」二事，行年五十，百無一成，深自愧恨。故近於知交門徒及姻戚子弟，必以此二者相告。敬字惟「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三語，最爲切當。君之祖與吾之祖，於此三語，皆能體行幾分。僕待人處事，向來多失之慢；今老矣，始改前失，望足下及早勉之。

至於「有恆」二字，尤不易言。大抵看書與讀書，須畫然分爲兩事；前寄寅階先生書，已詳言之矣。看書宜多宜速，不速則不能看畢，是無恆也；讀書宜精宜熟，能熟而不能完，是亦無恆也。足下現閱八家文選，即須將全部看完，如其中最好歐陽公之文，即將歐文抄讀幾篇。切不可將看與讀混爲一事，尤不可因看之無味，遂不看完，致蹈無恆之弊。家叔性情，最與家祖相似；家祖晚年，適意事多，家叔

則不適意之事多，望閣下細心勸慰爲感。

與許仙屏

來示「趨時者博無識之喜，損有道之真，」謹當書紳銘佩。吾齒已老，乃欲佞仰一效桔槔，所謂「未得國能徒失故步」者也。自宜仍守吾拙，妄說人以副同志期待之厚。年伯大人，近日愁緒，當已漸解；足下及時養志，正不必汲汲科名。高堂康勝復常，卽求專緘示及。

覆李申夫

驕氣憤氣等語，却不宜與人說及；宜默察之，而默救之可耳。凡與諸將語，理不宜深，令不宜煩，愈易愈簡愈妙也。不特與諸將爲然，卽吾輩治心治身，理亦不可太多，知亦不可太雜；切身日日用得着的，不過一兩句，所謂「守約」也。

覆吳南屏

去歲辱惠書，久未奉報。尊書以弟所作歐陽生集序中，稱引并世文家，妄將大名臚于謔君子之次，見謂不倫。李耳與韓非同傳，誠爲失當；然贊末一語曰：「而老子深遠矣，」子長胸中，固非全無濼濼，今之屬辭連類，或亦同科。至姚惜抱氏，雖不可遽語於古之作，尊見至比之呂居仁，則亦未爲明

允惜抱於劉才甫不無阿私，而辨文章之源流，識古書之正僞，亦實有突過歸方之處。尊兄鄙其宗派之說，而并沒其篤古之功；揆之事理，甯可謂平？至尊絨有曰：『果以宗桐城爲派，則侍郎之心，殊未必然。』斯實搔着癢處。往在京師，雅不欲溷入梅郎中之後塵；私怪閣下幽人貞介，何必追逐名譽，不自閔惜？昔睹醜蔑之面，今知君子之心。吾鄉富人，畏爲命案所污累，至糜錢五百千，摘除其名；尊兄畏拙文將來援爲案據，何不捐輸巨資，摘除大名？亦一法也。

見示詩文諸作，實雅勁健，不盜襲前人字句，良可誦愛。中如書西銘講義後鄙見約略相同，然此等處頗難於著文，雖以退之著論，日光玉潔，後賢猶不免有微詞。故僕嘗稱古人之道，無施不可，但不宜說理耳。送人序，退之爲之，最多且善，然不應宇宙間乃有此一種文體；後世生日有壽序，遷官有賀序，上樑有序，字號有序，皆此體濫觴，至於不可究詰。昔年作書歸熙甫文集，後曾持此論，譏世人不能糾正退之之謬，而逐其波，而拾其藩。異時當就尊兄暢發斯旨。往歲見寄之書，似尙不逮，今秋惠書暨復筱岑書之雅深。

國藩自癸丑以來，久荒文字，去歲及今，茲作得十餘首，都不稱意。茲鈔五六首，奉呈教正。平生好雄奇瑰璋之文，近乃平淺無可驚喜；一則精神耗竭，不克窮探幽險；一則軍中卒卒，少閑適之味，惟希

屢繼而詳究之。詩則八年不作，今歲僅作次韻七律十六首，不中尺度。尊兄詩骨勁拔，迥越時賢；姚惜抱氏謂詩文宜從聲音證入，嘗有取於大歷及明七子之風。尊兄脾睨姚氏，亦頗欲參用其說否？弟約束文武，略似塾師之待弟子，不至縱弛。去夏惠書箴規二事，研生父子之在敵營，弟相待之意，始終本末，尚不至失之過薄；至卑官失禮一節，甲辰秋有此事，外間以爲口實，至今亦尙親愛，視世之口不言而心啣之者有間。近來儀文彌加檢點，而其意反遜於前；將求一中之道而從事，又不可以遽幾，蓋儼然也。

覆吳子序

接惠書，揭君遺書序讀過，清勁爲尊兄本色，所短者乃在聲色之間。弟嘗勸人讀漢書文選，以日漸於腴潤。姚惜抱論詩文，每稱當從聲音證入，尊兄或可以此二義參證得失。弟夙昔好揚雄韓愈瑰璋奇偏之文，而近時所作，率傷平直，不稱鄙意，亦緣軍中日接俗務，不克精心營度耳。

與何廉昉

閣下此次次韻大篇，似較上年三疊，尤爲卓絕。「秋長消人四發端」句，何減「後有千年自此開」也。「愈唱愈高，幾欲去天三尺」，其謂是乎？

承詢及欲購書目，鄙人嘗以爲四部之書，浩如淵海；而其中自爲之書，有源之水，不過數十部耳。經則十三經是已，史則廿四史暨通鑑是已，子則五子暨韓非管晏淮南呂覽等十餘種是已，集則漢魏六朝百三家之外，唐宋以來廿餘家而已；此外入子集部之書，皆賸作也，皆勳襲也。入經史部之書，皆類書也，不特太平御覽藝文類聚等爲類書，卽三通亦類書也。小學近思錄衍義補亦類書也。故嘗謬論修藝文志四庫書目者，當以古人自爲之書，有源之川瀆，另行編列，別向而定一尊；其分門別類，雜纂古人成書，別爲一編，則蕩除廓清，而書之可存者日少矣。敵處現無多書，江西如有殿板初印十三經廿四史無論或全部，或零種均乞代買，非初印者則不必買；此外嘉道以來所刻諸書，宋本書，亦祈購覓，不惜重價，瑣瀆精神，不安之至！

覆張廉卿

前敵各軍，久應進兵。前以浙警，繼以兩阻，未得遽赴；頃始分偏安慶桐城兩路，猶未能直薄城下。地大人衆，都未能應弦赴節。讀來示所稱「先事熟籌，乘機迅發」云云，爲之愧赧！

援鴉堂筆記，倘閱一二卷，殊不愜意。凡讀書筆記，貴於得間，戴東原謂閱百詩善看書，以其能蹈瑕抵隙，能環攻古人之短也。近世如高郵王氏，凡讀一書，於正文注文，一一求其至是，其疑者非者，不

敬苟同，以亂古人之真，而欺方寸之知。若專校異同，某字某本作某，則謂之考異，謂之校對，不得與精覈大義，參稽疑誤者同日而語。今觀援鶴堂所記幽通思元二賦，多云「何云某字後漢書作某」，是義門校對之字，而蕘塢鈔謄之也。閒觀它卷，亦多謄義門語，而已無所質正於其間。當時批寫書目，本不以爲箸述之事，後人概以編入筆記之內，殆非蕘塢及惜抱之意。若得有識君子，披沙揀金，非無可采，然非大爲淘汰，恐無益耳。

尊作古文，著句俱有筋骨，日進無疆，至爲欣慰！輒就鄙見，評隲一二，以資考證。僕近亦作得文數首，都不稱意；年老目眇，但思多讀古書，以補昔日之闕。人事紛紜，不得如意，茲可慰耳！

與李申夫

用兵久則驕惰自生，驕惰則未有不敗者。勤字所以醫惰，慎字所以醫驕；此二字之先，須有一誠字以立之本。立志要將此事知得透，辨得穿，精誠所至，金石亦開，鬼神亦避，此在己之誠也。

人之生也直，與武員相交，接尤貴乎直。文員之心多曲多歪，多不坦白，往往與武員不相水乳。必盡去歪曲私衷，事事推心置腹，使武人粗人坦然無疑，此接物之誠也。以誠字爲之本，以勤字慎字爲之用，庶幾免於大戾，免於大敗，願與足下共勉之。

覆李雨亭

接惠函，得悉尊體，尙未痊愈，至以爲念。凡沈疴在身，而人力可以自爲主持者，約有三端：一曰，以志帥氣；一曰，以靜制動。人之疲弊不振，由於氣弱，而志之強者，氣亦爲之稍變。如貪早睡，則強起以興之，無聊賴，則端坐以凝之，此以志帥氣之說也。久病虛怯，時時有一畏死之見，憧擾於胸中，卽夢魂亦甚不安恬，須將生前之名，身後之事，與一切妄念，剷除淨盡，自然有一種恬淡意味，而寂定之餘，真陽自生，此以靜制動之法也。願閣下於藥物調養之外，更將此兩法體驗一番，久之必有小效。僕精力日蹙，權位日崇，墮越之虞，深爲可慮！但以「勤勞」二字自勵，冀稍補於鈍拙。寄雲同年，擬請其來此一行，不知渠尙願北上否？

覆夏弢甫

頃接惠書，并送到大箬，具見研精就道，學有本原。軍中稍暇，不及悉心細繹，但翻閱一二檀弓辨經，發千古之覆，成一家之言，足與閻氏古文尙書疏證同爲不刊之典。轉注說與鄙人所見不甚符合，而述朱質疑中所論朱子之學，得之艱苦，則國藩生平之宗旨治軍之微尙，有如桴鼓之相應。自以秉質愚柔，舍「困勉」二字別無入手，而不意閣下尙論大賢，亦以艱苦二字發其微也。

乾嘉以來，士大夫爲訓詁之學者，薄宋儒爲空疏；爲性理之學者，又薄漢儒爲支離。意由博乃能返約，格物乃能正心，必從事於禮經，考覈於三千三百之詳，博稽乎一名一事之細，然後本末兼顧，源流畢貫。雖極之軍旅戰爭，食貨凌雜，皆禮家所應討論之事。故嘗謂江氏禮書綱目、秦氏五禮通考，可以通漢宋二家之結，而息頓漸諸說之爭。

足下講學有年，多士矜式，如能惠然肯來，啓牖愚蒙，實所忻望。婺源大賢故里，有江汪諸儒之遺風；又得足下薰陶教育，想復英彥朋興。所有經義，既經采訪詳確，造成冊結，卽照蘇常之例，一體辦理，並請攜二三學者，同來敝處，卽入忠義局，月致修金，分任采訪，不勝跂望！

覆許仙屏

接奉惠書，久未裁復，又辱手簡，伏審纂著日精，至以爲慰。此間軍事，自徽甯失後，局勢過促；地小無舞袖之方，夢中無伸足之處。十一日，普軍敗挫，建東都、鄱浮彭、六邑同失，祁門、老營、孤懸被困。幸左鮑將黃逆一股擊退，方慶更生；而僞侍王李世賢一股，又陷樂平、景鎮，斷我後路，塞我糧源。現以左鮑兩軍，夾擊景鎮，而老營抽兵力攻徽州。若二者能一處得手，庶米糧可通，不使二萬軍士，盡陷重險之中。福建股匪，深入腹地，本擬檄鮑公由省城援勦，因景鎮之變，不能不先援老營。聞樟樹已失，不知瑞

臨得保無恙否？珂鄉罹水火久矣。劫數猶未滿耶？

來示詢及古文之法，僕本無所解，近更荒淺，不復厝意。古文者，韓退之、氏厥乘、魏晉六朝併儷之文，而反之於六經兩漢，從而名焉者也。名號雖殊，而其積字而爲句，積句而爲段，積段而爲篇，則天下之凡名爲文者一也。國藩以爲欲著字之古，宜研究爾雅、說文、小學、訓詁之書；故嘗好親近人王氏段氏之說。欲造句之古，宜仿效漢書文選，而後可砭俗而裁僞。欲分段之古，宜熟讀班馬韓歐之作，審其行氣之短長，自然之節奏。欲謀篇之古，則羣經諸子以至近世名家，莫不各有匠心，以成章法；如人之有肢體，室之有結構，衣之有要領。大抵以力去，陳言，戛戛獨造爲始事；以聲調鏗鏘包蘊不盡爲終事。僕學無師承，冥行臆斷，所辛苦而僅得之者，如是而已。自頃羣賊逼處，無日不在危機駭浪之中，偶一展卷，都無意緒，不足仰報故人。勉惜分陰，以光絕業，瞻企不盡！

覆胡宮保

接惠書，知玉體稍痊，夜能成寐，此最好消息。慶慰無已！觀所致希庵、逸亭信，切當事理，誠非必累不可破，而事機往往差錯，如鮑公由下閘坂至鄱陽不滿二百里，而乃坐船赴湖口迂繞三四百里，遂令祁景軍心震恐，乞公爲我催之。

侍近惡聞高言深論，但好庸言庸行，雖以作梅之模實，亦嫌其立論失之高深。其論公之病，侍亦虞其過於幽渺，願公從庸處淺處着想。聖人言「不逆詐不億不信」，吾輩且當不逆死不億不起，以爲養生之法，不逆敗不億不振，以爲行軍之法。公爲莞爾否耶？

覆鄧寅階

斯文精萃亦係古文中最善之本，尚不如文選之盡善。文選縱不能全讀，其中詩數本，則須全卷熟讀，不可刪減一字，餘文亦以多讀爲妙。蓋京都田獵江海諸賦，雖難於成誦，而造字形聲訓詁之學，卽已不待他求。此外各文，則并無難成誦者也。

復陳右銘太守

四月二十七日接到惠書，並附寄大文一册，知台從去歲北行，以途中染疾，就醫歷下，至正月之杪，乃達京師。是時鄙人適已出都，未及相見，爲悵閣下志節嶙峋，器識宏遠，又能虛懷取善，兼攬衆長，來書所稱自吳侍郎以下，若涂君、張君、方君，皆時賢之卓然能自立者。惟鄙人器能氣薄，謬蒙崇獎，非所敢承前。以久玷高位，頗思避位讓賢，保全晚節，赴闕以後，欲布斯懷，而未得其方，亦遂不復陳請。來書又盛引古義，力言不可遽萌退志，今已承乏此間，進止殊不自由。第恐精力日頹，無補艱危，祇速請

耳！

大箸粗讀一過，駿快激昂，有陳同甫葉水心諸人之風。僕昔備官朝列，亦嘗好觀古人之文章，竊以自唐以後，善學韓公者莫如王介甫氏，而近世知言君子，惟桐城方氏姚氏所得尤多。因就數家之作，而考其風旨，私立禁約，以爲有必不可犯者，而後其法嚴而道始尊。大抵剽竊前言，句摹字擬，是爲戒律之首；稱人之善，依於庸德，不宜褒揚溢量，動稱奇行異徵，鄰於小說誕妄者之所爲。貶人之惡，又加慎焉。一篇之內，端緒不宜繁多，譬如萬山旁薄，必有主峯，龍衰九章但挈一領，否則首尾衝決，陳義蕪雜，茲足戒也。識度會不異人，或乃競爲僻字澀句，以駭庸衆，斷自然之元氣，斯又才士之所同蔽，戒律之所必嚴。以茲數者，持守勿失，然後下筆，造次皆有法度，乃可專精以理吾之氣，深求韓公所謂「與相如子雲同工」者，熟讀而強探，長吟而反覆，使其氣若翔翥於虛無之表，其辭跌宕俊邁，而不可以方物。蓋論其本，則循戒律之說，詞愈簡而道愈進，論其末，則抗吾氣，以與古人之氣相翕。有欲求太簡而不得者，兼營乎本末，斟酌乎繁簡，此自昔志士之所爲，畢生矻矻，而吾輩所當勉焉者也。

國藩粗識塗徑，所求絕少。在軍日久，舊業益荒，忽忽衰老，百無一成。既承切問，略舉所見，以資參證。別示種煙之弊，及季編修書膏腴地畝，舍五稼而種罌粟，不惟民病難食，亦人心風俗之憂。直隸士

壤礪薄，聞種此者尙少；若果漸染此習，自應通飭嚴禁。但非年豐民樂，生聚教訓，亦未易以文告等耳。

復陳舫仙廉訪

閣下受無妄之災，中丞鑿及苦衷，許爲光復故物。令弟稟案亦昭雪。貴州之行，當可免於遠涉，深以爲慰。惟古人患難憂虞之際，正是德業長進之時；其功在於胸懷坦夷，其效在於身體康健。聖賢之所以爲聖佛家之所以成佛，所爭皆在大難磨折之日，將此心放得寬養得靈，有活潑潑之胸襟，有坦蕩蕩之意境，則身體雖有外感，必不至於內傷。今來函稱「外感內傷，同時舉發」，竊恐心境不能開廣，俗見不能擺脫，非豪傑遠觀之道，亦非孝子愛身之術。望以此事爲第一義，而以防務置諸第二。但使九月霜降以前，冰橋未結之先，交卸防務，必無他虞。何以鬱鬱縈慮，使心先病而身受其咎乎？

復周縵雲侍御

江南人文淵藪，夙多樸學之士；亂離以後，流風遂沫。自尊經鍾山兩開講堂，始有絃歌之聲。今又復啓惜陰精舍專試經古，賢者振興而教育之，自可月異而歲不同。唐時試士，分別大中小經，任人占習一經，或二三經，卽史記前後漢三國志說文等書，或專科試之，或兼試之。是以唐時得士最盛。鄙意惜陰諸生，亦可令其占習專經，又於經外擇史漢三國通鑑說文文選等書，令以治經之法治之，每人

專習一書。似於前世試士，及於我朝房官分經之例，均相符合；而於楷陰立法之本意，亦不相違。

閣下聞與小湖兄，課士固極精勤，自課尤不少懈。鄙人志業荒淺，而所處之位，所值之時，與有提倡之責，特進芻蕘，以備采擇。方今盜賊縱橫，竭天下謀臣武夫之力，以與無根之寇爭勝負，而迄未有定；及其既定，則又盡強弩之末，而拊背者，方且持短長以尋干戈，有不堪設想之處。此則求三年之艾，又不僅在八比八韻之中，樹十年之木，要不出於九經廿三史之外耳。國藩勤捻，歷年略無成效；率捻股分而勢合，併力竄擾，淮徐百計求渡，運河以東。我軍亦注重齊蘇，力遏東渡；總因馬隊太少，敵騎過多，愈擊愈悍，日集日衆。窮民圩破，從之如歸，久成流寇之症，爲患方長。鄙人精力日頹，恐不足了此一段；中夜以思，焦灼何極！

復汪梅村孝廉

弟前奉兼轄浙江之命，自惟名太盛，位太高，權太重，才太短，不欲溢量以速官謗，已恭疏辭謝矣。猥蒙見賀，悚惕曷任？

文章之可傳者，惟道政事，較有實際；董江都春秋斷獄，胡安定經義治事，皆不尚詞華。淺儒謂案牘之文爲不古，見有登諸集者，輒鄙俗視之，不知經傳固多簡牘之文。近人會稽章氏嘗謂：『古無私

門著述，六經皆官守之書；官先其職而後書，師弟子傳之以爲學業。論者趨之。左傳於叔魚讞獄仲幾受牒，漢書如楊惲戴長樂之說，薛宣申咸之爭，皆今世例案本文。不特張江陵王陽明也。卽以張王二公而論，江陵盛有文藻，而其不朽者，乃在鑿邊論事諸牘，陽明精於性理，而其不刊者，實在告示條約諸篇。今足下拳拳於益陽胡公蒐輯遺文，誼古情深，甚盛甚盛。惟胡公近箸批牘，感人最深，尺牘次之，奏疏又次之；若刻其遺文批牘，自可貽則方來，何得擯之不登？若欲改選言爲紀，此法頗佳。然昔賢作表之義，在於省文辭而存事實，作譜之道，在於蒐幽遠而討佚亡。願閣年譜之可貴者，亦以二先生事蹟不顯，賴旁搜遺集以證之耳。今胡公聞見既近，勳施爛然，幾於走卒皆知。日月若揭，似不必更爲年譜，求顯反晦。細檢檔案，考覈往還諸人筆劄，排比成書，亦殊不易。聞貴同年朱君榮實熟於答書體例，或邀之入省，與閣下商榷編輯，刻日成書，亦不過於矜慎也。

覆吳南屏

三月初旬奉復一函，想已達覽。旋接上年臘月惠書，并大箸詩文全集各五十部。就審履祺康，勝無任企仰。大集古文，敬讀一過，視昔年僅見零篇斷幅者，尤爲卓絕。大抵節節頓挫，不矜奇辭與句，而字字若履危石而下，落紙乃遲重絕倫。其中閒適之文，清曠自怡，蕭然物外，如說釣磯，說程日新，傳履

馮句序之類，若翺翔於雲表，俯視而有至樂。國藩嘗好讀陶公及韋白蘇陸閒適之詩，觀其博覽物態，逸趣橫生，栩栩焉神愉而體輕，令人欲棄百事而從之游，而惜古文家少此恬適之一種，獨柳子厚山水記破空而遊，并物我而納諸大適之域，非他家所可及。今乃於尊集數數遺之，故篇中雖兼衆長，而僕視此等尤高也。

與歐陽筱岑書中論及桐城文派，不右劉姚，至比姚氏於呂居仁，譏評得無少過？劉氏誠非有過絕輩流之謂，姚氏則深造自得，詢旨淵雅，其文爲世所稱誦者，如莊子章義序禮箋序復張君書復蔣松如書與孔攜約論禘祭書贈攜約假歸序贈錢獻之序朱竹君傳儀鄭堂記南園詩存序綿莊文集序……等篇，皆義精而詞俊，覓絕塵表。其不厭人意者，惜少雄直之氣，驅邁之勢。姚氏固有偏於陰柔之說，又嘗自謝爲才弱矣。其論文亦多詣極之語。國史稱其「有古人所未嘗言，獨扶其微而發其蘊」。惟亟稱海峯不免阿於私好要之。方氏以後惜抱固當爲百年正宗，未可與海峯同類而并薄之也。淺鄙之見，惟希裁正。

覆劉霞仙中丞

十二月初接八月二十六日惠書，及繹禮堂記敬悉。與居康勝，勤學不倦，所居疑在蓬島之間，置

身者在周秦以前，非泊然冥營，觀物深竊，翫希聲而友前哲，殆未足語於此研究「三禮」洞澈先王經世宰物之本，達於義理之原，遂欲有所撰述，以覺後世之昏昏。甚盛甚盛！欣企何窮？

國藩於禮經，亦嘗粗涉其籬，官事繁冗，莫竟其業。所以沮滯而不達者，約有數端。蓋禮莫大於祭，祭莫大於郊廟，而郊祀裸獻之節，宗廟時享之儀，久失傳。雖經後儒殷勤修補，而疏漏不完，較之特牲少牢饋食兩篇，詳略迥殊，無由窺見天子諸侯大祭致嚴之典。軍禮既居五禮之一，吾意必有專篇細目，如賊元敬氏所紀各號令者，使伍兩卒旅，有等而不干，坐作進退，率循而不越。今十七篇獨無軍禮，而江氏永泰氏輩出所輯，乃僅以兵制，田獵，車戰，舟師，馬政等類當之，使先王行軍之禮，無繇尋。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而古禮殘闕若此，則其他雖可詳考，又奚足以經綸萬物，前哲化民成俗之道，禮樂並重，而國子之教，樂乃專精，樂之至者，能使鳳儀獸舞，後聖千載，聞之忘味，欲窺聖神制作，豈能置樂於不講？國藩於律呂樂舞，茫無所解，而歷算之學，有關於製僮審音者，亦終身不得問津。老鈍無聞，用爲深恥！夫不明古樂，終不能研究古禮，國藩之私憾也。郊廟祭儀及軍禮等，殘闕無徵，千古之公憾也。是皆用以自沮而不達者也。所貴乎賢豪者，亦直博稽成憲而已，亦將因以所值之時，所居之俗，而創立規制，化裁通變，使不失乎三代制禮之意。來書所謂「苟協於中，何必古人」是也。然時俗亦右

未易變者；古者祭祀必有主婦，聘饗亦及夫人，誠以在宮雍雍，斯在廟肅肅。妃匹有篤恭之德，乃足以奉神靈而理萬化。所謂「有闕雖麟趾之精意，而後可行周官之法度」也。自陽侯殺繆侯，而大饗廢。夫人之禮，後世若以主婦承祭，則驚世駭俗，譏爲異域。然全行變革，則又與采繁采蘋諸詩之精義相悖。古之宮室，與後世異，議禮之家，必欲強後代之儀節，就古人之室制。——如明史載品官冠禮，幾與儀禮悉合，——不知曰「東房西牖」，曰「房內戶東」，曰「玷」，明世已無此宮室也。然稍師儀禮之法，則宮庭淺狹，必有齟齬而難行者。誠得好學深思之士，不泥古制，亦不輕徇俗好，索之幽深，而成之易簡，將必犖犖有當於人心。國藩於婚祭喪三禮，亦頗思損益涑水書儀紫陽家禮纂訂一編，以爲宗族鄉黨行習之本。守官少暇，不克斟酌禮俗之中，卒未能從容爲之，斯亦自沮而不達之一端也。閣下山居靜篤，將爲禮經發微及或問等書，何不先取此三禮，撰著鴻篇，使品官士庶，可以通行。用今日冠服拜跪之常，卽悉符古昔仁義等殺之精，倘亦淑世者所有事乎？

來書又以文章欲追歐陽公輩而與之，並而志願莫有大於此者，將決然而棄去，抑兩利而俱存？「就鄙人而卜取舍，國藩竊維道與文之輕重，紛紜無有定說久矣。朱子讀唐志謂「歐陽公但知政專與禮樂，不可不合而爲一」，而不知道德與文章，尤不可分而爲二。其譏韓歐裂道與文以爲兩物，

措詞甚酸，而歐陽公送徐無黨序亦以「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分爲三途。夫其云修之身者，卽叔孫豹所謂立德也；施之事，見之於言者，卽豹所謂立功立言也。歐公之意，蓋深慕立德之徒，而鄙功與言爲不足貴，且謂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者皆爲可悲，與朱子譏韓公先文後道，譏永嘉之學偏重事功，蓋未嘗不先後相符。朱子作讀唐志時，豈忘歐公送徐無黨之說？奚病之若是哉！國藩之愚，以爲事功之成否，人力居其三，天命居其七；苟爲無命，雖大聖畢生，皇皇而無濟於世。文章之成否，學問居其三，天質居其七；秉質之清濁厚薄，亦命也。前世好文之士，不可億計；成者百一傳者千，彼各有命焉。孔子以斯文之將喪未喪，歸之天命；又因公伯寮而謂道之行廢由命，孟子亦以聖人之於天道，歸之於命。然則文之興衰，道之能行能明，若有命焉，存乎其間。命也者，彼蒼尸之，吾之所無如何者也；學也者，人心主之，吾之所能自勉者也。自周公而下，惟孔孟道與文俱至；吾輩欲法孔孟，固將取其道與文而並學之。其或體道而文不昌，或能文而道不凝，則各視乎性之所近，苟秉質誠不足，與言文則已闕，下既自度可躋古人，又何爲舍此而他求哉？若謂「專務道德，文將不期而自工」，斯或上哲有然，恐亦未必果爲篤論也。僕昔亦有意於作者之林，悠悠歲月，從不操筆爲文；去年偶作羅忠節李忠武兄弟諸碑，則心如廢井，充蔓無似。乃知暮年衰退，才益不足，副其所見矣。少壯真當努力，光陰邁往，悔

其可追？

致陳舫仙

閣下此時所處，極人世艱苦之境；然古人所謂「素患難行乎患難」，亦君子居易中之一端。易需二爻處險之道，曰衍，晉二爻處險之道，曰裕，衍與裕，皆訓寬也。閣下宜以寬字自養，能勉宅其心於寬泰之域，俾身體不致孱弱，志氣不至摧頽，而後從容以求出險之方。

近來成新疆者，大約皆在甘肅，不知甘省停留尚有幾員？部中催令出關者，不知各案寬嚴何如？令弟續查之件，不至獲戾否？系念殊深，便中示及。

與李眉生

申夫在鄂，尉吏樂其擺脫官場習氣，同僚亦敬其清操；到湘後，譽望更勝於鄂，固早知其必能如此。但不知果能勤理公牘，絲絲入扣否？東捻之平，省三實著奇功，而賞未愜意，李帥或不能無介。乃頃接渠書，夷然不以置懷，胸次廣博，亦近日之進境也。

尊病雖深，斷非竟不能痊者；治之不可服藥過多，靜坐調息，所謂內功外功者，試行一二，徐當有效。閣下向好為詩，時中有一種閒適之境，專從胸襟着工夫，讀之但覺天機與百物，相弄相玩，天宇奇

寬日月奇聞。如陶淵明之五古，杜工部之五律，陸放翁之七絕，往往得開中之真樂。白香山之閒適，古調東坡過嶺後之五古，亦能將胸中坦蕩之懷，曲曲寫出。僕自問胸次洗滌，不甚後於古人，而束縛塵埃，會不得宴處觀物，作爲詩章，一寫吾心之所謂浩然者。私居深念，常用不怡，閣下襟度豁朗，度越流輩，及此謝病閉關之時，正好習靜尋樂，以爲進德之方，卽是長生之訣。異日或仕或否，皆將受用無窮。若偶作詩篇，抒寫胸臆，則更補鄙人之闕憾矣！

覆郭筠仙中丞

前得惠書，猥以老年抱孫見賀，稍稽裁答。頃舍沉弟鈔寄尊函，痛陳自宋以來，言路之蔽，讀之乃正搔着癢處。船山先生宋論如宰執條列時政，臺諫論宰相過失，及元祐諸君子等篇，譏之特甚，答之特深，實多見道之言。尊論自宋以來，多以言亂天下，南渡至今，言路持兵事之短長，乃較之王氏之說，尤爲深美。僕更參一解云：「性理之說，愈推愈密，苛責君子，愈無容身之地，縱容小人，愈得寬然無忌。如虎飛而鯨漏，談性理者，熟視而莫敢誰何，獨於一二樸訥之君子，攻擊慘毒而已！」

與朱仲我

來函具悉。所論轉注，謂「戴氏專以訓詁解轉注，義有未盡」，誠爲確論！至謂會意之老，形聲之

考煒煒然已知，而疑許氏合此二字爲轉注者爲失之費，則竊以爲不可許。君固非絕無可議者，惟指考者爲轉注，則在不可議之列。尊意履本訓踐，其所爲踐之具者爲轉注，是以虛用者爲本訓，實用者爲轉注。凡古今文字，何字不有虛實兩用？如履字以實用者爲本訓，而羽獵賦之履般首則虛用矣。鳥字以實用者爲本訓，而魯頌之松栢有鳥則虛用矣。推之衣巾冠帶皆實字也，而孟子之衣褐，周禮之巾車，史記之冠玉，月令之帶弓，則虛用矣。宮室門戶皆實字也，而爾雅之大山宮小山，左傳之復室其子，公羊之無人門焉者，漢書之王嘉戶殿門，則虛用矣。將循履字之例，概以虛字爲本義，實者爲轉注乎？抑有時以虛者命爲轉注乎？曩嘗譏戴段二家，以一部爾雅全目爲轉注，以五百四十部首全目爲轉注，以爲何必六書祇此一書足矣。今來函所述庭訓，其病殆亦近之。不佞竊不自揆，謬立一說，篤守許氏考老之指，以爲老者會意字也，考者轉注字也，部首之可指數者，如聲部，爨部，畫部，畫部，韋部，筋部，稽部，歛部，禱部，重部，老部，履部，囊部，鹽部，弦部，酉部，皆轉注之部也。凡形聲之字，大抵以左體爲母，以右體之得聲者爲子，而母子從無省畫者。凡轉注之字，大抵以會意之字爲母，亦以得聲者爲子，而母子從無不省畫者。省畫則母子之形不全，何以知子之所自來？惟好學深思，精心研究，則形雖不全，而意可相受，如老字雖省去匕字，而可知考蓋等字之意，從老而來；履字雖省去舟文，而可知履履等字。

之意，從屨而來；𦍋字雖省去豕字，而可知囊囊等字之意，從囊而來；𦍋字雖省去夢字，而可知寤寐等字之意，從寤而來。推之箴鬘畫眉等部，莫不皆然，其曰「建類一首」者，母字之形模尙具也；其曰「同意相受」者，母字之畫省而意存也。

抑又有進者，轉注之字，其部首固多會意者矣，亦有不盡然者：如鹽，從鹵監聲，形聲字也，而所屬鹽鹵等字，仍不害其爲轉注之字。飲從欠俞聲，形聲字也，而所屬之飲，仍不害其爲轉注之字。至於酉者，象形字也，本不得目爲轉注之部；特以酉字之才，不足以統所屬之字，似應別立酒部。而於醴釀醕醕醇醖等字，增曰「從酒省」，聲從酒省，義從酒省，聲義皆聲享，聲義皆聲「云云，乃與全書義例相合。蓋此等字，奉不僅胚胎於酉字，實由酒字貫注而來；斯又許君所未指爲轉注，而不害其爲轉注者也。此說蓄諸鄙心，歷有歲年，間語朋輩，疑信參半；以生平於小學致力甚淺，不敢有所造述。因來函陳義頗堅，輒復貢其膚末，以相質證，惟希雅鑒。

與李眉生

申夫新刻之聰訓齋語與吳潛帥所刻之庭訓格言不特可以進德，可以居業，亦並可以惜福，可以養身卻病。閣下重聽之恙，已全愈否？如尙未愈，除酌服補劑外，似宜常常看此二書，以資靜攝。昔年

曾與閣下道及「逆億命數，是一薄德。」大約讀書人犯此弊者最多，聰明而運蹇者，厥弊尤深，富貴得志之人，亦未嘗不擾擾焉，沈溺於逆命億數之中。惟熟讀聰訓齋語，可祛此弊。凡病在根本者，貴於內外交養，養內之道，第一將此心放在太平地方，久久自有功效。近將張公書告舍沉弟及兒姪輩，茲并以奉勗。

覆李眉生

接手書，承詢虛實譬喻，異詁等門，囑以「破格相告。」若鄙人有所祕惜也者，僕雖無狀，亦何敢稍懷吝心？特以年近六十，學問之事，一無所成，未言而先自愧赧。昔在京師，讀王懷祖段茂堂諸書，亦嘗研究古文家用字之法；來函所詢三門虛實者，實字而虛用，虛字而實用也。何以謂之實字虛用？如「春風風人，夏雨雨人。」上風雨，實字也；下風雨，則當作養字解，是虛用矣。「解衣衣我，推食食我。」上衣食實字也；下衣食則當作惠字解，是虛用矣。「春朝朝日，秋夕夕月。」上朝夕實字也；下朝夕則當作祭字解，是虛用矣。「入其門，無人門焉者；入其閭，無人閭焉者。」上門閭實字也；下門閭則當作守字解，是虛用矣。後人或以實者作本音讀，虛者破作他音讀；若風讀如韻，雨讀如韻，衣讀如齋，食讀如詞之類，古人曾無是也。何以謂之虛字實用？如步行也，虛字也。然管子之「六尺爲步」，韓文之「

步有新船，「與地之」瓜步邀笛步，「詩經之」國步，「天步」則實用矣。薄，迫也。虛字也。然因其蓋密，而林曰林薄，因其不厚，而籛曰韓薄，以及爾雅之「屋上薄」，莊子之「高門懸薄」，則實用矣。覆，敗也。虛字也。然左傳設伏以敗人之兵，其伏兵即名曰覆，如「鄭突爲三覆以待之」，「韓穿帥七覆於敖前」，是虛字而實用矣。從，順也。虛字也。然左傳於位次有定者，其次序即名曰從，如「荀伯不復從」，「豎牛亂大從」，是虛字而實用矣。然此猶據虛字之本義而引伸之也，亦有與本義全不相涉，而借此字以名彼物者，如收，斂也。虛字也。而車之輪名曰收，賢，長也。虛字也。而車轂之大穿名曰賢。畏，懼也。虛字也。而弓之濶名曰畏，峻，高也。虛字也。而弓之挂弦處名曰峻。此又器物命名，虛字實用之別爲一類也。

至用字有譬喻之法，後世須數句而喻意始明，古人祇一字而喻意已明。如駿，良馬也。因其良而美之，故爾雅駿訓爲大馬，行必疾，故駿又訓爲速。商頌之「下國駿虜」，周頌之「駿發爾私」，是取大之義爲喻也。武成之「侯衛駿奔」，管子之「弟子駿作」，是取速之義爲喻也。膾，牛百葉也。或作臙，或作毗，音義並同。牛百葉重疊而體厚，故爾雅毛傳皆訓爲厚。節南山之「天子是毗」，采芣之「瀟瀟膾之」，是取厚之義爲喻也。宿，夜止也。止則有留義，又有久意。子路之「無宿諾」，孟子之「不

宿怨，是取留之義爲喻也。史記之「宿將宿儒」，是取久之義爲喻也。渴欲飲也，欲之則有切望之義，又有急就之義。鄭箋雲漢詩曰：「渴雨之甚，」石苞檄吳書曰：「渴賞之士」，是取切望之義爲喻也。公羊傳曰：「渴葬」，是取急就之義爲喻也。

至於異語者，則無論何書，處處有之。「大抵人所共知，則爲常語，人所罕聞，則爲異語。昔郭景純註爾雅近世王伯申箸經傳釋詞於衆所易曉者，皆喜爲常語，而不甚置論，惟難曉者，則深究而詳辨之。如淫訓爲淫亂，此常語人所共知也，然而詩之「既有淫威」，則淫訓爲大，左傳之「淫刑以逞」，則淫訓爲濫，書之「淫舍楛牛馬」，左之「淫芻蕘者」，則淫當訓爲縱，莊子之「淫文章，淫於性」，則淫字又當訓爲贅，皆異語也。黨，訓鄉黨，此常語人所共知也。然說文云：「黨，不鮮也。」黨字從黑，則色不鮮，乃是本義。方言又云：「黨，智也。」郭注以爲解寤之貌。鄉射禮「侯黨」，鄭注以爲黨旁也。左傳「何黨之乎？」杜注以爲黨所也。皆異語也。展，訓爲舒展，此常語也。卽說文訓展爲轉，爾雅訓展爲誠，亦常語，人所共知也。然儀禮有「司展羣幣」，則展訓爲陳，周禮「展其功緒」，則展訓爲錄。旅葵「時庸展親」，則展當訓爲存省，周禮之「展犧牲展鍾展樂器」，則展又當訓爲察驗，皆異語也。此國藩講求故訓，分立三門之微意也。古人用字，不主故常，初無定例，要之各有精意運乎其間。

且如高平曰阜，大道曰路，士之高者曰冢，曰墳，皆實字也；然以其有高廣之意，故爾雅毛傳於此四字均訓爲大。「四牡孔阜」、「爾雅既阜」、「火烈具阜」、「阜成兆民」，其用阜字，均有盛大之意。王者之門曰路門，寢曰路寢，車曰路車，馬曰路馬，其用路字，俱有正大之意。長子曰冢子，長婦曰冢婦，天官曰冢宰，友邦曰冢君，其用冢字，俱有重大之意。小雅之「群羊墳首」、「司烜之「共墳燭」，其用墳字，俱有肥大之意。至三墳五典，則高大矣。凡此等類，謂之實字虛用也可，謂之譬喻也可，卽謂之異話也可。

閣下現讀通鑑司馬公本精於小學，胡身之亦博極羣書，卽就通鑑異話之學，偶一鈔記，或他人視爲常語，而已心以爲異，則且鈔之；或明日視爲常語，而今日以爲異，亦姑鈔之。久之多識雅訓，不特譬喻虛實二門可適，卽其他各門，亦可觸類而貫澈矣。聊述鄙見，以答盛意。

覆穎州府夏教授書

昨奉手書，備荷心注，並惠寄大箸四函，羽書偶暇，時一維誦。尊意在於宗紫陽救時弊，不沈溺於功利，不汜濫於記問，不參錯於二氏。於此道中，切實折肱，直欲造古人第一等地位，敬服無量。承示「黃南雷、孫蘇門、顧亭林、李盞屋諸先生學稍偏，而毛西河、紀河間、阮儀徵、戴東垣、程棉莊諸君，放言高

論，集矢落閩陸清獻謂明季學術足以致寇，禍實非苛論。云云。具見日月矢，衛道苦心，闕落干城，毫當益壯！

漢書申公云：『爲政不在多言。』爲學亦然，孔孟之道，至宋大明，然諸儒互有異同，不能屏絕門戶之見。朱子五十九歲，與陸子論無極不合，遂成冰炭，詆陸子爲頓悟，陸子亦詆朱子爲支離。其實無極矛盾，在字句毫釐之間，可以勿辨。兩先生全書具在，朱子主道問學，何嘗不洞達本原，陸子主尊德性，何嘗不實徵踐履。姚江宗陸，當湖宗朱，而當湖排擊姚江，不遺餘力，凡涇陽景逸、梨洲、蘇門諸先生，近姚江者，皆徧撫其疵病，無完肌，獨心折於湯隴州、隴州嘗稱姚江致良知，猶孟子道性善，苦心厲世，正學始明。特其門徒龍谿狂談，良齋邪說，沈洋放肆，殃及師門，而羅近溪、周海門踵之。然孔門有子夏，子夏之後，田子方，子方之後，莊周，說近荒唐，此不足以病子夏，况莊子外篇多後人僞託，內篇文字，看似放蕩無拘檢，細察內行，岌岌若天地不可瞬息。錢珩石給諫曰：『堯舜巢許皆治亂之聖人，有堯舜而後能養天下之欲，有巢許而後能息天下之求。』誠至論也。姚江門人，勲業如徐文貞、李襄敏、魏莊、韓郭、青螺諸公，風節如陳明水、舒文節、劉晴川、趙忠毅、周恭節、鄒忠介諸公，清修如鄧文潔、張陽和、楊復所、鄧潛谷、萬思默諸公，皆由「致良知」三字成德發名者。隴州致書稼書，亦徵規攻擊姚江之過。

而於上孫徵君鍾元先生書及墓誌銘，則中心悅服於姚江者至矣。蓋蘇門學姚江，睢州又學蘇門者也。當溯學派極正而象山姚江亦江河不廢之流，蘇門則慎獨爲功。睢州接其傳，二曲則反身爲學，鄆縣存其錄，皆有合於尼山贊易損益之指。

明儒之不善學姚江而禍人者，莫如以「懲忿窒欲爲下乘」以「改過遷善爲妄萌」二語人之放心，豈有底止乎？乾嘉間經學昌熾，千載一時，阮儀徵王高郵錢嘉定朱大興諸公倡於上，戴東原程瑤田段玉裁焦理堂十餘公和於下，羣賢輻輳，經明行修。國藩嘗謂性命之學，五子爲宗，經濟之學，諸史咸備，而淵源全在六經。李斯一炬，學者不復覩六經之全，至秦漢之際，又厲禁挾書，舉世溺於功利，抱經諸儒，視爲性命，身與存燬，非信道之篤不能。天下相尚以僞久矣！陳建之學，蕪通辦阿私執政，張烈之王學，質疑附和大儒，反不如東原玉裁輩卓然自立，不失爲儒林傳中人物。惟東原孟子字義疏證一書，排斥先賢，獨伸己學，誠不可以不辨。姚惜抱嘗論毛大可李剛主戴東原程楠莊泰皆詆毀程朱身滅嗣絕，持論似又太過。無程朱之文章道德，騰其口舌，欲與爭名，誠學者大病。若博核考辨，大儒或不暇及，苟有糾正，羽翼傳注，當亦程朱所心許。若西河駁斥謾罵，則直說經中洪水猛獸矣！國藩一宗宋儒，不廢漢學，足下著作等身，性命道德，與政事幹濟，相輔而成。名山萬仞，歲寒共勉，無謙言一

草茅咕嚕」也！

答劉孟容書

孟容足下，二年三辱書，一不報答；雖稿木之無情，亦不認置若此。惟本懶怠，然或施於人人，豈謂施諸吾子，每一伸紙，以爲足下意中欲聞不肖之言，不當如是已也，輒復置焉。日月在上，惟足下鑑之。伏承信道力學，又能明辨王氏之非，甚盛甚盛！

蓋天下之道非兩不立，是以立天之道，曰陰曰陽；立地之道，曰柔曰剛；立人之道，曰仁曰義。乾坤毀則無以見易，仁義不明，則亦無所謂道者。傳曰：「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斯二氣者，自其後而言之，因仁以重物，則慶賞之事起，因義以重物，則刑罰之事起。中則治，偏則亂。自其初而言之，太和綱繆，流行而不息，人也物也聖人也，常人也，始所得者鈞耳；人得其全，物得其偏。聖人者既得其全，而其氣質又最清且厚，而其習又無毫髮累，於是曲踐乎所謂仁義者，夫是之謂盡性也；推而放之，凡民而準，推而放之，庶物而準，夫是之謂盡人性，盡物性也。常人者，雖得其全，而氣質拘之，習染蔽之，好不當，則賊仁，惡不當，則賊義。賊者日盛，本性日微。蓋學問之學，自此興也。

學者何復性而已矣。所以學者何格物誠意而已矣。格物，則剖仁義之等差，而縷晰之；誠意，則舉好惡之當於仁義者，而力卒之。茲其所以難也。吾之身與萬物之生，其理卒同一源，乃若其分，則紛然而殊矣。親親與民殊，仁民與物殊，鄉鄰與同室殊，親有殺，賢有等，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如此其不齊也。不知其分，而妄施焉，過乎仁，其流爲墨；過乎義，其流爲楊。生於心，害於政，其極皆可以亂天下，不至率獸食人不止。故凡格物之事，所爲委曲繁重者，剖判其不齊之分焉爾。朱子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此言好惡之良知也。曰：『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此言吾心之知有限，萬物之分無窮，不究乎至殊之分，無以洞乎至一之理也。今王氏之說曰：『致良知而已。』則是任心之明，而遂曲當乎萬物之分，果可信乎？冠履不同位，鳳凰鷓鴣不同棲，物所自具之分殊也；醫腹殺人，臯陶執之，舜負之，鯀墮洪水，舜殛之，禹郊之，物與我相際之分殊也；仁義之異施，卽物而區之也。今乃以卽物窮理爲支離，則是吾心虛懸一成之知於此，與凡物了不相涉，而謂皆當乎物之分，又可信乎？朱子曰：『知爲善以去惡，則當實因其力，務決去而求必得之。』此言仁義之分旣明，則當舉吾好惡以旣其事也。今王氏之說曰：『卽知卽行，格致卽誠意工夫。』則是任心之明，別無所謂實行心苟明矣，不必屑屑於外之迹，而迹雖不仁不義，亦無損於心之明，是何其簡捷而易從也？循是說而

不辨，幾何不齊天下而浮屠之趨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學，豈有他與？卽物求道而已；物無窮，則分殊無極，而格焉者無已時。一息而不格，則仁有所不熟，而義有所不精。彼數聖人者，惟息息格物，而又以好色惡臭者，竟之乃其所以聖也；不如是，吾未見其聖也。自大賢以下，知有精粗，行有實不實，而賢否以次區焉。

國藩不肖，亦謬欲從事於此；凡倫類之酬酢，庶務之磨礱，雖不克衷之於仁，將必求所謂藹然者焉，雖不克裁之於義，將必求所謂秩然者焉。日往月來，業不加修，意言意行，尤悔叢集，求付一物之當其分，而不可得，蓋陷溺者深矣！自維此生，縱能窮萬一之理，亦不過窺鑽奇零，無由底於逢原之域；然終不敢棄此而他求捷徑，謂「靈心一覺，立地成聖」也。下愚之人，甘守下愚已耳。智有所不照，行有所不慊，故當鍛焉，不敢取彼說者，廓清而力排之。愚者多柔，理有固然，今足下嘯起僻壤，適能求先王之道，開學術之部，甚盛甚盛！此真國藩所禱祀以求者也。此間有太常唐先生，博聞而約守，矜嚴而樂易，近著國朝學案一書，崇陸二張之歸，闢「陽儒」「陰釋」之說，可謂深切著明，狂瀾砥柱！又有比部六安吳君廷尉，蒙古倭君皆實求朱子之指而力踐之。國藩既從諸君子後，與聞末論，而淺鄙之資，兼嗜華藻，篤好司馬遷班固杜甫韓愈王安石之文章，日夜以誦之不厭也。故凡僕之所志，其大者，

蓋欲行仁義於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則箠寡過於身，行道於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於宗族鄉黨。其有所成，與以此舉吾生焉；其無所成，與以此舉吾生焉。辱知最厚，輒一吐不作之言，非敢執途人而斷斷不休如此也。賤軀比薄，弱不勝思，然無恙，閣室無恙，郭大棧吾舍，又有溥君卓懷，謀吾兒，都無恙，且好學國藩再拜。

與王叶庭

甥初入京，總以「勤儉敬信」四字爲本，而以擇交爲用，無四字，則凡事皆無根柢，縱有才華，亦浮雲耳！不擇交，則無觀摩規勸之益，故須物色賢者，明以爲友，暗奉爲師，乃借以約束身心之資也。

復陳虎臣書

閣下閒居杜門，應酬稀簡，時從竹如先生考道問業，想兄切磋之樂。竹翁恪守程朱，因閣下好靜，而豫防其流弊，持論自爲精當。尊意以生平得方於「靜」之一字，以爲非此無以爲窮理之本，不可懲陽明之偏，而因噎廢食，亦係甘苦有得之言。自濂溪揭「主靜」之旨，程朱亦常以靜字垂教。苟其遺棄倫物，而於靜中別求所謂端倪者，或不免誤入歧途。若習靜以涵養此心，則即大學所云「定靜安慮」者，又何歧趨之有？朱子注中庸首章有云：「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

守不失。』此數語者，謂之定靜也可，謂之居敬也亦可。蓋不善言靜，恐入坐照之門；善言靜，猶是存養之道。言豈一端夫各有所當也。聖賢之言德行，名類甚多，苟以一兩字，切己反求，皆有終身可行之益。但未流之弊不可不防，故虞廷教育及皋陶九德，皆各有反之字，以矯其偏，而成其善。閣下自守所長，而兼采竹翁之言，時加惕勵，則釋回憎美，而所謂愈難限量矣！

國藩量移幾旬，已及周期，地瘠民貧，無可設施。重以自夏徂冬，終年亢旱，千里嗷嗷，拯救無術。署內醫藥相等，殊少佳趣。幸二小兒於元旦舉一子，少助權倖。年甫六十，精力已極衰憊，兩目近益蒙翳，雖於老花之上，又復加光，而著字仍如隔霧。衰年無意學殖，而披閱文牘，均未究心，久處劇任，殊以不能舉職爲愧！

與諸弟

觀四弟來信甚詳，其發奮自勵之志，溢於行間；然必欲找館出外，此何意也？不過謂家塾離家太近，容易耽擱，不如出外較清淨耳。然出外從師，則無甚耽擱，若出外教書，其耽擱更甚於家塾矣！且苟能發奮自立，則家塾可讀書，即曠野之地，熱鬧之場，亦可讀書，負薪牧豕，皆可讀書，苟不能發奮自立，則家塾不宜讀書，即清淨之鄉，神仙之境，皆不能讀書。何必擇地，何必擇時？但自問立志之真不真耳！

六弟自怨數奇，余亦深以爲然；然屈於小試，輒發牢騷，吾竊笑其志之小，而所憂之不大也。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與」之量，有「內聖外王」之業；而後不忝於父母之所生，不愧爲天地之完人。故其爲憂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爲憂也；以德不修，學不講爲憂也。是故頑民梗化，則憂之；蠻夷猾夏，則憂之；小人在位，賢才否閉，則憂之；匹夫匹婦，不被己澤，則憂之；所謂「悲天命而憫人窮」，此君子之所憂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飢飽，世俗之榮辱得失，貴賤毀譽，君子固不暇憂及此也。

六弟屈於小試，自稱數奇，余竊笑其所憂之不大也。蓋人不讀書則已，亦既自名曰讀書人，則必從事於大學。大學之綱領有三：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內事也。若讀書不能體貼到身上去，謂此三項與我身了不相涉，則讀書何用？雖使能文能詩，博雅自翊，亦只算得識字之牧豬奴耳！豈得謂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朝廷以制藝取士，亦謂其能代聖賢立言，必能明聖賢之理，行聖賢之行，可以居官蒞民，整躬率物也；若以明德新民爲分外事，則雖能文能詩，而於修己治人之道，實茫然不講。朝廷用此等人作官，與用牧豬奴作官，何以異哉！然則既自名爲讀書人，則大學之綱領，皆已身切要之事項矣。

其條目有八，自我觀之，其致功之處，則僅二者而已：曰「格物」，曰「誠意」。格物，致知之事也。

誠意，力行之事也。物者何？即所謂「本末」之物也，身心意知家國天下，皆物也。天地萬物皆物也，日用常行之事皆物也。格者，即物而窮其理也。如事親定省，物也；究其所以當定省之理，即格物也。事兄隨行物也；究其所以當隨行之理，即格物也。吾心，物也；究其存心之理，又博究其省察涵養以存心之理，即格物也。吾身，物也；究其敬身之理，又博究其立齊坐尸以敬身之理，即格物也。每日所看之書，句句皆物也；切已體察，窮究其理，即格物也。——此致知之事也。

所謂誠意者，「即其所知而力行之」，是不欺也；知一句便行一句，此力行之事也。此二者並進，下學在此，上達亦在此。吾友吳竹如格物工夫頗深，一事一物，皆求其理；倭良峯先生，則誠意工夫極嚴，每日有日課冊，一日之中，一念之差，一事之失，一言一默，皆筆之於書，書皆楷字，三月則訂一本，自乙未年起今三十本矣。蓋其慎獨之嚴，雖妄念偶動，必即時克治，而著之於書；故所讀之書，句句皆切身之要藥。茲將良峯先生日課鈔三葉，付歸與諸弟看，余自十月初一日起，亦照良峯樣，每日一念一事，皆寫之於冊，以便觸目克治，亦寫楷書。馮樹堂與余同日記起，亦有日課冊，樹堂極為虛心，愛我如兄，敬我如師，將來必有所成。余向來有無恆之弊，自此次寫日課本子起，可保終身有恆矣。蓋明師益友，重重夾持，能進不能退也。本欲鈔余日課冊付諸弟閱，因今日鏡海先生來，要將本子帶回去，故不

及鈔；十一月有摺差，准鈔幾葉付回也。

余之益友，如倭良峯之瑟憫，令人對之肅然；吳竹如資蘭泉之精義，一言一事，必求至是；吳子序邵蕙西之談經，深思明辨；何子貞之談字，其精妙處，無一不合，其談詩尤最符契。子貞深喜吾詩，故吾自十月來，已作詩十八首，茲鈔二葉付回，與諸弟閱。馮樹堂陳岱雲之立志，汲汲不遑，亦良友也。鏡海先生，吾雖未嘗執贄請業，而心已師之矣。吾每作書與諸弟，不覺其言之長，想諸弟或厭煩難看矣。然諸弟苟有長信與我，我實樂之，如獲至寶。人固各有性情也。

與諸弟

正月十五日，接到四弟六弟九弟十二月初五日所發家信；四弟之信三葉，語語平實，責我待人，不怒，甚爲切當。謂「月月書信，徒以空言責弟輩，却又不能實有好消息；令堂上闕兄之信，疑弟輩粗俗庸碌，使弟輩無地可容」云云。此數語兄讀之，不覺汗下！我去年曾與九弟閒談云：「爲人子者，若使父母見得我好些，謂諸兄弟俱不及我，這便是不孝；若使族黨稱道我好些，謂諸兄弟俱不如我，這便是不弟。」何也？蓋使父母心中有賢愚之分，使族黨口中有賢愚之分，則必其平日有討好意思，暗用機計，使自己得好名聲，而使其兄弟得壞名聲；必其後日之嫌隙，由此而生也。劉大爺劉三爺兄弟，

皆想做好人，卒至視如仇讎；因劉三爺得好名聲於父母族黨之間，而劉大爺得壞名聲故也。今四弟之所責我者，正是此道理，我所以讀之汗下；但願兄弟五人，各各明白這道理，彼此互相原諒，兄以弟得壞名爲憂，弟以兄得好名爲快。兄不能使弟盡道得令名，是兄之罪；弟不能使兄盡道得令名，是弟之罪。若各各如此存心，則億萬年無纖芥之嫌矣。

至於家塾讀書之說，我亦知其甚難，曾與九弟面談及數十次矣；但四弟前次來書，言欲找館出外教書；兄意教館之荒功誤事，較之家塾爲尤甚，與其出而教館，不如靜坐家塾。若云一出家塾，便有明師益友，則我境之所謂明師益友者，我皆知之，且已夙夜熟籌之矣。惟汪覺庵師及陽滄溟先生，是兄意中所信可爲師者；然衡陽風俗，只有冬學要緊，自五月以後，師弟皆奉行故事而已。同學之人類皆庸鄙無志者，又最好訕笑人，其笑法不一，總之不離乎輕薄而已。四弟若到衡陽去，必以翰林之弟相笑，薄俗可惡，鄉間無朋友，實是第一恨事。不惟無益，且大有損習俗染人，所謂「與鮑魚處，亦與之俱化」也。兄嘗與九弟道及，謂衡陽不可以讀書，澧濱不可以讀書，爲損友太多故也。今四弟意必從覺庵師遊，則千萬聽兄囑咐；但取明師之益，無受損友之損也。

接到此信，立即率厚二到覺庵師處受業；其束修今年謹具錢十挂，兄於八月准付回，不至累及

家中。非不欲從豐，實不能耳。兄所最慮者，同學之人，每志嬉遊，端節以後，放散不事事，恐弟與厚二效尤耳。切戒切戒！凡從師必久而後可以獲益；四弟與季弟，今年從覺庵師，若地方相安，則明年仍可從遊。若一年換一處，是即無恆者；見異思遷也，欲求長進難矣！——此以上答四弟信之大略也。

六弟之信，乃一箴絕妙古文，排摹似昌黎，拗很似半山，予論古文，總須有倔強不馴之氣，愈拗愈深之意。故於太史公外，獨取昌黎半山兩家，論詩亦取傲兀不羣者，論字亦然。每蓄此意而不輕談，近得何子貞意見極相合，偶談一二句，兩人相視而笑。不知六弟乃生成有此一枝妙筆，往時見弟文，亦無大奇特者；今觀此信，然後知吾弟真不羈才也。歡喜無極！歡喜無極！凡兄所有志而力不能爲者，吾弟皆可爲之矣。信中言兄與諸君子講學，恐其漸成朋黨，所見極是。然弟儘可放心，兄最怕標榜，常存「閤然尙綱」之意，斷不至有所謂門戶自表者也。信中言四弟浮躁不虛心，亦切中四弟之病，四弟當視爲良友藥石之言。信中又有「荒蕪已久，甚無紀律」二語，此甚不是；臣子於君親，但當稱揚善美，不可道及過錯，但當諭親於道，不可疵議細節。兄從前常犯此大惡，但尙是腹誹，未曾形之筆墨；如今思之，不孝孰大乎？是常與陽牧雲并九弟言及之，以後願與諸弟痛懲此大罪。六弟接到此信，立即至父親前磕頭，并代我磕頭請罪。

信中又言「弟之牢騷，非小人之熱中，乃志士之惜陰。」讀至此，不勝惘然，恨不得生兩翅，忽飛到家，將老弟勸慰一番，縱談數日，乃快。然向使諸弟已入學，則謠言必謂學院傲情，衆口鑠金，何從辨起？所謂「塞翁失馬，安知非福」，科名遲早，實有前定，雖惜陰念切，正不必以虛名繫懷耳。來信言「看禮記疏」一本半，浩浩茫茫，苦無所得，今已盡棄，不敢復閱，現讀朱子綱目，目十餘葉。云云。說到此處，兄不勝悔恨！恨早歲不會用功，如今雖欲教弟，譬盲者而欲導人之迷途也，求其不誤難矣！

然兄最好苦思，又得諸益友相質證，於讀書之道，有必不可易者數端：窮經必專一經，不可泛濫；讀經以研尋義理爲本，考據名物爲末。讀經有一「耐」字訣，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讀，今年不精，明年再讀，此所謂耐也。讀史之法，莫妙於設身處地，每看一處，如我便與當時之人酬酢笑語於其間，不必人人皆能記也，但記一人，則恍如接其人，不必事事皆能記也，但記一事，則恍如親其事。經以窮理，史以考事，舍此二者，更別無學矣。蓋自西漢以至於今，識字之儒，約有三途：曰「義理之學」，曰「考據之學」，曰「詞章之學」。各執一途，互相詆毀。兄之私意，以爲義理之學最大，義理明則躬行有要，而經濟有本。詞章之學，亦所以發揮義理者也。考據之學，吾無取焉矣！此三途者，皆從事經史，各有門徑。吾以爲欲讀經史，但當研究義理，則心一而不紛，是故經則專守一經，史則專熟一

代。讀經史則專主義理，此皆守約之道，確乎不可易者也。若夫經史而外，諸子百家，汗牛充棟，或欲閱之，但當讀一人之專集，不當東翻西閱。如讀昌黎集，則目之所見，耳之所聞，無非昌黎以爲天地間除昌黎集而外，更別無書也。此一集未讀完，斷斷不換他集，亦專字訣也。六弟謹記之。讀經，讀史，讀專集，講義理之學，此有志者萬不可易者也。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然此亦僅爲有太志者言之，若夫爲科名之學，則要讀四書文，讀試帖，律賦，頭緒甚多；四弟九弟厚二弟天質較低，必須爲科名之學，六弟既有大志，雖不科名可也，但當守一耐字訣耳。觀來信言禮記，疏似不能耐者，勉之勉之！兄少時天分不甚低，厥後日與庸鄙者處，全無所聞，簾被茅塞久矣！及乙未到京後，始有志學詩古文并作字之法，亦泊無良友；近年得一二良友，知有所謂經學者，經濟者，有所謂躬行實踐者，始知范韓可學而至也，馬遷韓愈亦可學而至也，程朱亦可學而至也。慨然思盡滌前日之污，以爲更生之人，以爲父母之肖子，以爲諸弟之先導；無如體氣本弱，耳鳴不止，稍稍用心，便覺勞頓。每自思念，天既限我以不能苦思，是天不欲成我之學問也，故近日以來，意頗疏散。計今年若可得一差，能還一切舊債，則將歸田養親，不復戀戀於利祿矣！粗識幾字，不敢爲非，以蹈大戾，已耳，不復有志於先哲矣！

吾人第一以保身爲要，我所以無大志願者，恐用心太過，足以疲神也。諸弟亦須時時以保身爲念，毋忽毋忽！來信又駁我前書，謂「必須博雅有才，而後可明理有用。」所見極是。兄前書之意，蓋以躬行爲重，卽子夏「賢賢易色」章之意，以爲博雅者不足貴，惟明理者乃有用，特其立論過激耳。六弟信中之意，以爲不博雅多聞，安能明理有用，立論極精。但弟須力行之，不可徒與兄辯駁見長耳。

與澄叔季弟

五月底連接三月一日四月十八兩次所發家信，四弟之信，具見真性情，有苦心衡慮，鬱極思通之象。此事斷不可求速效，求速效必助長，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祇要日積月累，如愚公之移山，終久必有豁然貫通之候，愈欲速則愈錮蔽矣。來書往往詞不達意，我能深諒其苦。今人都將學字看錯了，若細讀「賢賢易色」一章，則絕大學問，卽在家庭日用之間；於孝弟兩字上盡一分便是一分學，盡十分便是十分學。今人讀書，皆爲科名起見，於孝弟倫紀之大，反似與書不相關，殊不知書上所載的，作文時所代聖賢說的，無非要明白這個道理。若果事事做得，卽筆下說不出何妨！若事事不能做，並有虧於倫紀之大，卽文章說得好，亦祇算個名教中之罪人。賢弟性情真摯，而短於詩文，何不日日用在孝弟兩字上用功？禮內則所說的，句句依他做出，務使祖父母父母叔父母，無一時不安樂，無一時不

順適；下而兄弟妻子，皆藹然有恩，秩然有序，此真大學問也。若詩文不好，此小學不足計，卽好極亦不值一錢！不知賢弟肯聽此語否？

科名之所以可貴者，謂其足以承堂上之歡也，謂祿仕可以養親也；今吾已得之矣，卽使諸弟不得，亦可以承歡，可以養親，何必兄弟盡得哉？賢弟若細思此理，但於孝弟上用功，不於詩文上用功，則詩文不期進而自進矣。

凡作字總須得勢，務使一筆可以走千里。三弟之字，筆筆無勢，是以局促不能遠縱；去年曾與九弟說及，想近來已忘之矣。至於紡棉花之說，如直隸之三河縣、靈壽縣，無論貧富男婦，人人紡布爲生，如我境之耕田爲生也；江南之婦人耕田，猶三河之男人紡布也；湖南如瀏陽之夏布，祁陽之葛布，宜昌之棉布，皆無論貧富男婦，人人依以爲業，此并不足爲駭異也。第風俗難以遽變，必至駭人聽聞，不如刪去一段爲妙，書不盡言。兄國藩手草。

與諸弟

昨廿七日接信，快暢之至；以信多而處處詳明也。四弟七夕詩甚佳，已詳批詩後，從此多作詩亦甚好，但須有志有恆，乃有成就耳。余於詩亦有工夫，恨當世無韓昌黎及蘇黃一輩人，可與發吾狂言。

者；但人事太多，故不常作詩，用心思索，則無時敢忘之耳。吾人只有「進德」、「修業」兩事靠得住；進德，則孝弟仁義是也；修業，則詩文作字是也。此二者由我作主，得尺則我之尺也，得寸則我之寸也；今日進一分德，便算積了一升穀，明日修一分業，又算餘了一文錢。德業並增，則家私日起。至於功名富貴，悉由命定，絲毫不能自主。昔某官有一門生，爲本省學政，託以兩孫，當面拜爲門生；後其兩孫歲考臨場大病，科考丁艱，竟不入學。數年後兩孫乃皆入學，其長者仍得兩榜。此可見早遲之際，時刻皆有前定，盡其在我，聽其在天，萬不可稍生妄想！

與諸弟

吾人爲學，最要虛心。嘗見友朋中有美材者，往往恃才傲物，動謂人不如己；見鄉墨，則罵鄉墨不通，見會墨，則罵會墨不通，既罵房官，又罵主考，未入學者，則罵學院。平心而論，己之所爲詩文，實亦無勝人之處；不特無勝人之處，而且有不堪對人之處，只爲不肯反求諸己，便都見得人家不是；既罵考官，又罵同考，而先得者，傲氣既長，終不進功，所以潦倒一生而無寸進也。余平生科名，極爲顯遂，惟小考七次始售，然每次不進，未嘗敢出一怨言，但深愧自己試場之詩文太醜而已。至今思之，如芒在背，當時之不敢怨言，諸弟問父親叔父及朱堯階，便知蓋揚屋之中，只有文醜而僥倖者，斷無文佳而埋

沒者，此一定之理也。三房十四叔，非不勤讀，只爲傲氣太勝，自滿自足，遂不能有所成。京城之中，亦多有自滿之人，識者見之，發一冷笑而已。又有當名士者，鄙科名爲糞土，或好作詩古，或好講考據，或好談理學，囂囂然自以爲壓倒一切矣，自識者觀之，彼其所造，會無幾何，亦足發一冷笑而已。故吾人用功，力除傲氣，力戒自滿，毋爲人所冷笑，乃有進步也。

與諸弟

前月寄信，想已接到。余蒙祖宗遺澤，祖父教訓，幸得科名，內顧無所愛，外遇無不如意，一無所缺矣。所望者，再得諸弟強立，同心一力，何患令名之不顯？何患家運之不興？欲別立課程，多講規條，使諸弟遵而行之，又恐諸弟習見而生厭心，欲默默而不言，又非長兄督責之道。是以往年常示諸弟以課程，近來則只教以「有恆」二字，所望於諸弟者，但將諸弟每月功課，寫明告我，則我心大慰矣。乃諸弟每次寫信，從不將自己之業寫明，乃好言家事及京中諸事，此時家中重慶，外事又有我料理，諸弟一概不管可也。以後寫信，但將每月作詩幾首，作文幾首，看書幾卷，詳細告我，則我歡喜無量。諸弟或能爲科名中人，或能爲學問中人，其爲父母之令子一也，我之歡喜一也，慎弗以科名稍遲，而遂謂無可自力也。如霞仙今日之身分，則比等閒之秀才高矣；若學問愈進，身分愈高，而等閒之舉人進士，又

不足論矣。

學問之道無窮，而總以有恆爲主。兄往年極無恆，近年略好而猶未純熟。自七月初一起至今，則無一日間斷，每日臨帖百字，鈔書百字，看書少亦須滿二十頁，多則不論。自七月起，至今已看過王荆公文集百卷，歸震川文集四十卷，詩經大全二十卷，後漢書百卷，皆硃筆加圈批，雖極忙，亦須了本日功課，不以昨日耽擱，而今日補做，不以明日有事，而今日預做。諸弟若能有恆如此，則雖四弟中等之資，亦當有所成就。况六弟九弟上等之資乎？明年肄業之所，不知已有定否？或在家，或在外，無不可者。謂在家不可用功，此巧於卸責者也。吾今在京日日事務紛冗，而猶可以不間斷，况家中萬萬不及此間之紛冗乎？

與諸弟

送王五詩第二首，弟不能解，數千里致書來問，此極虛心，余得信甚喜。若事事勤思善問，何患不一日千里？茲另紙寫明寄回。家塾讀書，余明知非諸弟所甚願，然近處實無名師可從，省城如陳堯農、羅羅山皆可謂明師，而六弟九弟又不善求益。且住省二年，詩文與字，皆無大長進，如今我雖欲再言，室上大人亦必不肯聽，不如安分耐煩，寂處里間，無師無友，挺然特立，作第一等人物，此則我之所期。

於諸弟者也。昔婺源汪雙池先生，一貧如洗；三十以前，在鑿上爲人傭工畫碗，三十以後，讀書訓蒙，到老終身，不應科舉。卒著書百餘卷，爲本朝有數名儒。彼何嘗有師友哉？又何嘗出里閭哉？余所望於諸弟者，如是而已。——然總不出乎「立志有恆」四字之外也。

與沉弟

沉弟買得方姚集，近已閱否？體氣多病，得名人文集，靜心讀之，亦自足以養病。凡讀書有難解者，不必遽求甚解；有一字不能記者，不必苦求強記；只須從容涵泳，今日看幾篇，明日看幾篇，久久自然有益。但於已閱過者，自作暗號，略批幾字，否則歷久忘其爲已閱未閱矣。

諭紀澤子

接爾安稟，字畫略長進；近日看漢書，余生平好讀史記、漢書、莊子、韓文、四書，爾能看漢書，是余所欣慰之一端也。看漢書有兩種難處：必先通於小學訓詁之書，而後能識其假借奇字；必先習於古文詞章之學，而後能讀其奇篇奧句。爾於小學古文兩者，皆未曾入門，則漢書中不能識之字，不能解之句多矣。欲通小學，須先看段氏說文經籍纂詁二書；王懷祖先生有讀書雜誌，中於漢書之訓詁，極爲精博，爲魏晉以來，釋漢書者所不能及。欲明古文，須略看文選及姚姬傳之古文辭類纂二書。班孟堅

最好文章，故於賈誼、董仲舒、司馬相如、東方朔、司馬遷、楊雄、劉向、匡衡、谷永諸傳，皆全錄其著作，即不以文章名家者。如賈山、鄒陽等四人傳，嚴助、朱買臣等九人傳，趙充國屯田之奏，韋元成議禮之疏，以及禹貢之章，陳湯之奏，皆以好文之故，悉載鉅篇。如賈生之文，既著於本傳，復載於陳涉、傅食、貨志等篇；子雲之文，既著於本傳，復載於匈奴傳、王貢傳等篇。極之充國、贊酒、箴，亦皆錄入各傳。蓋孟堅於典雅瓌璋之文，無一字不甄采。爾將十二帝紀閱畢後，且先讀列傳，凡文之爲昭明、暨姚氏所選者，則細心讀之，即不爲二家所選，則另行標識之。若小學古文二端，略得徑塗，其於讀漢書之道，思過半矣。

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傲」字，不必錦衣玉食而後謂之奢也。但使皮袍呢褂，俯拾即是，與馬僕從，習慣爲常，此卽日趨於奢矣。見鄉人則嗤其樸陋，見雇工則頤指氣使，此卽日習於傲矣。書稱「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傳稱「驕奢淫佚，寵祿過也」。京師子弟之壞，未有不由於「驕奢」二字者。爾與諸弟其戒之！

與弟

人生適意之時，不可多得。弟現在上下交譽，軍民咸服，頗稱適意，不可錯過時會，當盡心竭力，做成一個局面。聖門教人，不外「敬恕」二字。天德王道，徹始徹終，性功事功，俱可包括。余生平於敬字

無工夫是以五十而無所成；至於恕字，在京時亦曾講求及之。近歲在外，惡人以白眼藐視京官，又因本性倔強，漸近於復，不知不覺做出許多不恕之事，說出許多不恕之語。至今愧恥無已。

弟於恕字頗有工夫，天資勝於阿兄一籌。至於敬字，則亦未嘗用力。宜從此日致其功，於論語之九思，玉藻之九容，勉強行之，隨之以莊，則下自加敬。習慣自然，久久遂成德器，庶不至徒做一場話說，四十五十，而無聞也。

識紀鴻子

家中人來營者，多稱爾舉止大方，余爲少慰。凡人多望子孫爲大官，余不願爲大官，但願爲讀書明理之君子，勤儉自持，習勞習苦，可以處樂，可以處約，此君子也。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氣習，飲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風。極儉也可，略豐也可，太豐則我不敢也。凡仕宦之家，由儉入奢易，由奢返儉難。爾年尚幼，切不可貪愛奢華，不可惜習懶惰。無論大家小家，士農工商，勤苦儉約，未有不興，驕奢倦怠未有不敗。

爾讀書寫字，不可間斷。早晨要早起，莫墜高曾祖考以來相傳之家風。吾父吾叔皆黎明即起，爾之所知也。凡富貴功名，皆有命定，半由人力，半由天事，惟學作聖賢，全由自己作主，不與天命相干涉。

吾有志學爲聖賢，少時欠居敬工夫。至今猶不免偶有戲言戲動，爾宜舉止端莊，言不妄發，則入德之基也。

識紀澤子

余此次出門，略載日記；卽將日記，封每次家信中。聞林文忠家書，卽係如此辦法。爾在省僅至丁左兩家，餘不輟出，足慰遠懷。讀書之法，看、讀、寫、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看者，如爾去年看史記、漢書、韓文、近思錄，今年看周易、折中之類是也；讀者，如四書、詩經、易經、左傳、諸經、昭明文選、李杜韓蘇之詩，韓歐曾王之文，非高聲朗誦，則不能得其雄偉之概；非密詠恬吟，則不能探其深遠之韻。譬之富家居積，看書則在外貿易，獲利三倍者也；讀書則在家慎守，不輕花費者也；譬之兵家戰爭，看書則攻城略地，開拓土宇者也；讀書則深溝堅壘，得地能守者也。看書如子夏之「日知所亡」相近，讀書與「無忘所能」相近，二者不可偏廢。至於寫字，真行篆隸，爾願好之，切不可間斷一日。旣要求好，又要求快。余生平因作字遲鈍，吃虧不少；爾須力求敏捷，每日能作楷書一萬，則幾矣。至於作諸文，亦宜在二三十歲，立定規模；過三十後，則長進極難。作四書文，作試帖詩，作律賦，作古今體詩，作駢體文，數者不可不一講求，一一試爲之。少年不可怕醜，須有狂者進取之趣；過時不試爲之，則後此彌不肯爲矣。

至於作人之道，聖賢千言萬語，大抵不外「敬恕」二字；仲弓問「仁」一章，言敬恕最爲親切。自此外，如「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與則見其倚於衡也」，「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爲泰而不驕，正其衣冠，儼然人望而畏，斯爲威而不猛」，是皆言敬之最好下手者。孔言「欲立立人，欲達達人」，孟言「行有不得，反求諸己」，「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是皆言恕之最好下手者。爾心境明白，於「恕」字或易著功，敬字則宜勉強行之。此立德之基，不可不謹。

論紀澤子

八月一日，劉會撰來營，接爾第二號信，并辭曉帆信，得悉家中四宅平安，至以爲慰。汝讀四書，無甚心得，由不能「虛心涵泳，切己體察」。朱子教人讀書之法，此二語最爲精當。爾現讀離婁，卽如離婁首章，「上無道揆，下無法守」，我往年讀之，亦無甚警惕。近歲在外辦事，乃知上之人必揆諸道，下之人必守乎法；若人人以道揆自許，從心而不從法，則下凌上矣。愛人不親，章往卒讀之，不甚親切；近歲閱歷日久，乃知治人不治者，智不足也，此切己體察之一端也。

「涵泳」二字，最不易識，余嘗以意測之曰：涵者如春雨之潤花，如清渠之溉稻；雨之潤花，過小則難透，過大則離披，適中則涵濡而滋液，清渠之溉稻，過小則枯槁，過多則傷澇，適中則涵養而淳醜。

泳者如魚之游水，如人之濯足。程子謂「魚躍於淵，活潑潑地。」莊子言「濠梁觀魚，安知非樂。」此魚水之快也。左太冲有「濯足萬里流」之句，蘇子瞻有夜臥濯足詩，有浴罷詩，亦人性樂水者之一快也。善談書者，須視書如水，而視此心如花，如稻如魚如濯足，則「涵泳」二字，庶可得之於意言之表。爾讀書易於解說文義，却不甚能深入，可就朱子「涵泳」「體察」二語，悉心求之。

諭紀澤子

十九日會六來營，接爾初七日第五號家信，并詩一首，具悉次日入關，考具皆齊矣。此時計已出關還家。余於初八日至河口，本擬由鉛山入關，進擣崇安，已拜疏矣。光澤之賊，竄擾江西，連陷瀘溪、金溪、安仁三縣，即在安仁屯踞。十四日派張凱章往剿，十五日余亦回駐弋陽，待安仁破滅後，余乃由瀘溪雲際關入關也。

爾七古詩氣清而詞亦穩，余閱之忻慰。凡作詩最宜講究聲調，余所選鈔五古九家，七古六家，聲調皆極鏗鏘，耐人百讀不厭。余所未鈔者，如左太冲江文通陳子昂柳子厚之五古，鮑明遠高適夫王際詒陸放翁之七古，聲調亦清越異常。爾欲作五古七古，須熟讀五古七古各數十篇，先之以高聲朗誦，以昌其氣，繼之以密詠恬吟，以玩其味。二者并進，使古人之聲調，拂拂然若與我之喉舌相習，則下

筆爲詩時，必有句譎淩赴腕下，詩成自讀之，亦自覺琅琅可誦，引出一種與會來。古人云：『新詩改罷自長吟。』又云：『煨詩未就且長吟。』可見古人慘淡經營之時，亦純在聲調上下工夫。蓋有字句之詩，人籟也，無字句之詩，天籟也。解此者，能使天籟人籟，湊拍而成，則於詩之道，思過半矣。

爾好寫字，是一好氣習。近日墨色不甚光潤，較去年春夏已稍退矣。以後作字，須講究墨色，古來書家，無不善使墨者，能令一種神光活色，浮於紙上。固由臨池之勤，染翰之多所致，亦緣於墨之新舊澹淡，用墨之輕重疾徐，皆有精意運乎其間，故能使光氣常新也。余生平有三恥：學問各塗，皆略涉其涯涘；獨天文算學，毫無所知，雖恆星五緯，亦不識認，一恥也。每作一事，治一業，輒有始無終，二恥也。少時作字，不能臨摹一家之體，遂致屢變而無所成，遲鈍而不適於用；近歲在軍，因作字太鈍，廢閣殊多，三恥也。爾若爲克家之子，當思雪此三恥：推步算學，縱難通曉，恆星五緯，觀認尙易，家中言天文之書，有十七史中各天文志及五禮通考中所輯觀象授時一種，每夜認明恆星二三座，不過數月，可畢識矣。凡作一事，無論大小難易，皆宜有始有終，作字時先求圓勻，次求敏捷。若一日能作楷書一萬，少或七八千，愈多愈熟，則手腕毫不費力，將來以之爲學，則手鈔羣書，以之從政，則案無留牘，無窮受用，皆自寫字之勻而且捷生出。三者皆足彌吾之缺憾矣。

吟七初次下場，或中或不中，無甚關係；榜後即當看詩經注疏，以後窮經讀史，二者迭進，國朝大儒如顧闈、江戴段王數先生之書，亦不可不熟讀而深思之。光陰難得，一刻千金，以後寫安稟來營，不妨將胸中所見，簡編所得，馳聘議論，俾余得以考察爾之進步，不宜太寥寥。此諭。

諭紀澤子

十月十一日，接爾安稟，內附隸字一冊，廿四日接澄叔信，內附爾臨元教碑一冊，王五及各長夫來，具述家中瑣事甚詳。爾信內言讀詩經注疏之法，比之前一信，已有長進。凡漢人傳注唐人之疏，其異處，在確守故訓，失之穿鑿；其好處，在確守故訓，不參私見。釋謂爲勤，尙不數見；釋言爲我，處處皆然。蓋亦十口相傳之話，而不復顯文氣之不安，如伐木爲文王，與友人入山，鴛鴦爲明王，交於萬物，與爾所疑，螽斯章解，同一穿鑿。朱子集傳，一掃舊障，專在涵泳神味，虛而與之委蛇。然如鄭風諸什，注疏以爲皆剽忽者，固非朱子以爲皆淫奔者，亦未必是。爾治經之時，無論看注疏，看朱傳，總宜虛心求之，其愜意者，則以破筆識出，其懷疑者，則以另冊寫一小條，或多爲辨論，或僅著數字，將來疑者漸晰，又記於此條之下，久久漸成卷帙，則自然日進。高郵王懷祖先生，父子經學，爲本朝之冠，皆守割記得，雖不及懷祖先生，而望爾爲伯申氏，甚切也。

爾問「時藝可否暫置，抑或它有所學？」余惟文章之可以道古，可以適今者，莫如作賦。漢魏六朝之賦，各篇鉅製，具載於文選。余嘗以西征蕪城及憾別等賦示爾矣。其小品賦，則有古賦識小錄律賦，則有本朝之吳縣人顧耕石陳秋舫諸家。爾若學賦，可於每三、八日作一篇，大賦或數千字，小賦或僅數十字，或對或不對，均無不可。此事比之八股文，略有趣，不知爾性與之相近否？爾所臨隸書，孔宙碑筆太拘束，不甚鬆活，想係執筆太近毫之故，以後須執於管頂。余以執筆太低，終身吃虧，故教爾趁早改之。

諭紀譯子

二十五日寄一信，言讀詩經注疏之法；二十七日縣城二勇至，接爾十一日安稟，具悉一切。爾看天文，認得恆星數十座，甚慰甚慰！前信言五禮通考中觀象授時二十卷內恆星圖最爲明晰，曾繙閱否？國朝大儒於天文歷數之學，講求精熟，度越前古。自梅定九王寅旭以至江戴諸老，皆稱絕學。然皆不講占驗，但講推步。占驗者觀星象雲氣以下吉凶，更記天官書漢書天文志是也；推步者測七政行度以定授時，史記律書漢書律歷志是也。秦味經先生之觀象授時，簡而得要，心靈既肯究心此事，可借此書與之閱看。五禮通考內有之，皇清經解內亦有之。若爾與心靈二人，能略窺二者之端緒，則足

以補余之闕憾矣！

諭紀譯子

日來接爾兩稟，知爾左傳注疏將次看完，三禮注疏非將江慎修禮書綱目識得大段，則注疏亦恐難領會，爾可暫緩，即公穀亦可緩看。爾明春將胡刻文選細看一遍，一則含英咀華，可醫爾筆下枯澀之弊，一則吾熟讀此書，可常常教爾也。

寫字之中鋒者，用筆尖著紙，古人謂之蹲鋒，如獅蹲虎蹲犬蹲之象。偏鋒者，用筆毫之腹著紙，不側於左，則側於右；當將倒未倒之際，一提筆則爲蹲鋒。是用偏鋒者，亦有中鋒時也。

諭紀譯子

聞爾至長沙已逾月餘，而無稟來營，何也？少庚計信百餘件，聞皆爾親筆寫之，何不發刻？或請人代寫？非謂爾宜自惜精力，蓋以少庚年未三十，情有等差，禮有隆殺，則精力亦不宜過竭耳。近想已歸還度歲，今年家中因濫甫叔之變，氣象較之往年迥不相同，余因去年在家爭辨細事，與鄉里鄙人無異，望今深抱悔憾，故雖在外，亦惻然寡愾，爾當體我此意，於叔祖各叔父母前，盡些愛敬之心，常存休戚一體之念，無懷彼此歧視之見。則老輩內外，必器愛爾，後輩兄弟姊妹，必以爾爲榜樣，日處日親，愈

久愈敬。若使宗族鄉黨，皆曰：「紀澤之量，大於其父之量。」則余欣然矣！

余前有信教爾學作賦，爾復稟並未提及；又有信言「涵養」二字，爾復稟亦未之及。嗣後我信中所論之事，爾宜一一稟復。余於本朝大儒，自顧亭林之外，最好高郵王氏之學；王安國以鼎甲官尚書，諡文肅，正色立朝，生懷祖先生，念孫經學精卓，生王引之，復以鼎甲官尚書，諡文簡，三代皆好學，深思，有漢韋氏、唐顏氏之風。余自憾學問無成，有魏王、文肅公遠甚，而望爾輩爲懷祖先生爲伯申氏，則夢寐之間，未嘗須臾忘也。懷祖先生所著廣雅疏證、讀經證、雜志，家中無之；伯申氏所著經義述聞、經傳釋詞、皇清經解，內有之，爾可試取一閱。其不知者，寫信來問。本朝窮經者，皆精小學，大約不出段王兩家之範圍耳。

諭紀澤子

三月初二日，接爾二月廿日安稟，得知一切。內有賀丹麓先生墓志，字勢流美，天骨開張，覽之忻慰。惟間架間有太鬆之處，尙當加功。大抵寫字，只有用筆結體兩端；學用筆須多看古人墨蹟，學結體須用油紙摹古帖，此二者皆決不可易之理。小兒寫影本，肯用心者，不過數月，必與其摹本字相肖。吾自三十時，已解古人用筆之意，只爲欠却間架工夫，便爾作字不成體段。生平欲將柳誠懸、趙子昂兩

家，合爲一鑑，亦爲間架欠工夫，有志莫遂。爾以後當從間架用一番苦功，每日用油紙摹帖，或百字，或二百字，不過數月，間架與古人逼肖，而不自覺。能合柳超爲一，此吾之素願也；不能，則隨爾自擇一家，但不可見異思遷耳。

不特寫字宜摹仿古人間架，卽作文亦宜摹仿古人間架。詩經造句之法，無一句無所本；左傳之文，多現成句調。楊子雲爲漢代文宗，而其太玄摹易法言摹論語方言摹爾雅十二篇摹虞箴長楊賦摹蜀難父老解嘲摹客難甘泉賦摹大人賦劇秦美新摹封禪文諫不許單于朝書摹國策信陵君諫伐韓幾於無篇不摹。卽韓歐曾蘇諸巨公之文，亦皆有所摹擬，以成體段。爾以後作文作詩賦，均宜心有摹仿，而後間架可立。其收效較速，其取徑較便。前信教爾暫不必看經義述聞，今爾此信言業看三本，如看得有些滋味，卽一直看下去，不爲或作或輟，亦是好事。惟周禮儀禮大戴禮公穀爾雅三語太歲考等卷，爾向來未讀過正文者，則王氏述聞亦暫可不觀也。

爾思來營省觀甚好，余亦思爾來一見。昏期既定五月廿六日，三四月間自不能來，或七月進省鄉試，八月底來營省觀，亦可。身體雖弱，處多難之世，若能風霜磨鍊，苦心勞神，亦自足堅筋骨，而長識見。沉甫叔向最羸弱，近日從軍，反得壯健，亦其證也。贈伍崧生之君臣畫像，乃俗本，不可爲典。要奏摺

稿賞鈔一目錄付歸。餘詳諸叔信中。

論紀澤子

廿二日接爾稟並書譜敘以示少荃次青許仙屏諸公皆極贊美云爾「鈎聯頓挫純用孫過庭草法而間架純用趙法柔中寓剛綿裏藏鍼動合自然」余謂趙文敏集古今之大成於初唐四家內師虞永興而參以鍾紹京因此以上窺二王下法山谷此一徑也於中唐師李北海而參以顏魯公徐季海之沈著此一徑也於晚唐師蘇靈芝此又一徑也由虞永興以溯二王及晉六朝諸賢世所稱南派者也由李北海以溯歐褚及魏北齊諸賢世所稱北派者也爾欲學書須窺尋此兩派之所以分南派以神韻勝北派以魄力勝宋四家黃蘇近於南派米蔡進於北派趙子昂欲合二派而匯爲一爾從趙法入門將來或趨南派或趨北派皆可不迷於所往。

論紀澤子

前次於諸叔父信中復示爾所問各書帖之目鄉間苦於無書然爾生今日吾家之書業已百倍於道光中年矣買書不可不多而看書不可不知所擇以韓退之爲千古大儒而自述其所服膺之書不過數種曰易曰書曰詩曰春秋左傳曰莊子曰離騷曰史記曰相如子雲柳子厚自述其所得正者

曰易曰書曰詩曰禮曰春秋旁考，曰穀梁曰孟荀曰莊老曰國語曰離騷曰史記二公所讀之書，皆不甚多。本朝善讀古書者，余最好高郵王氏父子，曾爲爾虞言之矣。今觀懷祖先生讀書雜誌中，所考訂之書，曰逸周書曰戰國策曰史記曰漢書曰管子曰晏子曰墨子曰荀子曰淮南子曰後漢書曰老莊曰呂氏春秋曰韓非子曰楊子曰楚詞曰文選凡十六種。又別箸廣雅疏證一種。伯申先生經義述聞中，所考訂之書，曰易曰書曰詩曰周官曰儀禮曰大戴禮曰禮記曰左傳曰國語曰公羊曰穀梁曰爾雅凡十二種。王氏父子之博，古今所罕，然亦不滿三十種也。余於「四書」「五經」之外，最好史記漢書莊子韓文四種，好之十餘年，惜不能熟讀精考。又好通鑑文選及姚惜抱所選古文辭類纂，余所選十八家詩鈔四種，共不過十餘種。早歲篤志爲學，恆思將此十餘書，貫串精通，略作劄記，仿顧亭林王懷祖之法。今年齒衰老，時事日艱，所志不克成就。中夜思之，每用媿悔。澤兒若能成吾之志，將「四書」「五經」及余所好之八種，一一熟讀而深思之，略作劄記，以志所得，以箸所疑，則余歡欣快慰，夜得甘寢，此外別無所求矣。至王氏父子所考訂之書，二十八種，凡家中所無者，爾可開一單來，余當一一購得寄回。

學問之途，自漢至唐風氣略同，自宋至明風氣略同，國朝又自成一種風氣。其尤著者，不過顧閔

百詩——戴——東原——江——慎修——錢——辛楣——秦——味經——段——懋堂
 王——懷祖——數人而風會所扇，羣彥雲興，爾有志讀書，不必別標。「漢學」之名目，而不可不
 窺數君子之門徑，凡有所見所聞，隨時稟知，余隨時諭答，較之當面問答，更易長進也。

諭紀澤子

爾作時文宜先諱詞藻，欲求詞藻富麗，不可不分類鈔撮體面話頭。近世文人如袁簡齋趙甌北
 吳穀人皆有手鈔詞藻小本，此衆人所共知者。阮文達公爲學政時，搜出生童夾帶，必自加細閱，如係
 親手所鈔，略有條理者，卽予進學，如係請人所鈔，概錄陳文者，照例罪斥。阮公一代閎儒，則知文人不
 可無手鈔夾帶小本矣。昌黎之記事提要纂言鈎元亦係分類手鈔小冊也。爾去年鄉試之文，太無詞
 藻，幾不能敷衍成篇，此時下手工夫，以分類手鈔詞藻爲第一義。爾此次復信，卽將所分之類，開列目
 錄，附稟寄來。分大綱子目，如「倫紀類」爲大綱，則君臣，父子，兄弟，爲子目；「王道類」爲大綱，則井
 田，學校，爲子目。此外各門，可以類推。爾曾看過說文經義述聞二書中可鈔者多，此外如江慎修之類
 腋及子史精華淵鑑類函則可鈔者尤多矣。爾試爲之，此科名之要道，亦卽學問之捷徑也。此諭。

諭紀澤子

接二十九三十號兩稟，得悉書經注疏看商書已畢，書經注疏頗庸陋，不如詩經之該博。我朝儒者，如閻百詩姚姬傳諸公，皆辨別古文尙書之僞，孔安國之傳，亦僞作也。蓋秦燬書後，漢代伏生所傳歐陽及大小夏候所習，皆僅二十八篇。——所謂今文尙書者也。——厥後孔安國家有古文尙書多十餘篇，遭巫蠱之事，未得立於學官，不傳於世。厥後張霸有尙書百兩篇，亦不傳於世。後漢賈逵馬鄭作古文尙書注，解亦不傳於世。至東晉梅賾始獻古文尙書并孔安國傳自六朝唐宋以來承之。——即今通行之本也。——自吳才老及朱子梅鼎祚歸震川皆疑其爲僞，至閻百詩遂專著一書以痛辨之，名曰疏證，自是辨之者數十家，人人皆稱「僞古文」、「僞孔氏」也。日知錄中略著其原委，王西莊孫淵如江艮庭三家，皆詳言之。——皇清經解中有江書不足載。——此亦六經中一大案，不可不知也。

爾讀書記性平常，此不足慮；所慮者第一怕無恆，第二怕隨筆點過一遍，并未看得明白，此却是大病。若實看明白了，久之必得些滋味，寸心若有怡悅之境，則自略記得矣。爾不必求記，却宜求簡明。

接爾七月十三廿七日兩稟并賦一篇，尙有氣勢，茲批出發遺。『凡作文，末數句要吉祥，凡作字墨色要光潤。』此先大夫竹亭公常以教余與諸叔父者，爾謹記之，無忘祖訓。

爾問各條，分列示知：爾問五箴末句，「敢告馬走。」凡箴以虞箴爲最古，其末曰：「獸臣司原，敢告僕夫。」意以獸臣有司郊原之責，吾不敢直告之，但告其僕耳。揚子雲仿之作州箴冀州曰：「牧臣司冀，敢告在階。」揚州曰：「牧臣司揚，敢告執籌。」荊州曰：「牧臣司荆，敢告執御。」青州曰：「牧臣司青，敢告執矩。」徐州曰：「牧臣司徐，敢告僕夫。」余之「敢告馬走」，卽此類也。走，猶僕也。朱子作敬箴曰：「敢告靈台。」則非僕御之類，於古人微有歧誤矣。凡箴以官箴爲本，如韓公五箴，程子四箴，朱子各箴，范浚心箴之屬，皆失本義，余亦相沿失之。

爾問看注疏之法：『書經文義與衍，注疏勉強牽合。』二語甚有所見，左疏淺近，亦頗不免國朝如王西莊——鳴盛——孫淵如——星衍——江良庭——聲——皆注尙書顧亭林——炎武——惠定——字棟——王伯申——引之——皆注左傳皆刻皇清經解中書經則孫注較勝，王江不甚足取，左傳則顧惠王三家俱精，王亦有書經述聞爾曾看過一次矣。大抵十三經注疏以三禮爲最善，詩疏次之，此外皆有醇有駁，爾旣已看動數經，卽須立志全看一過，以期作事有恆，不可半途。

而廢。

爾問作字換筆之法。凡轉折之處，如丁丁乚乚之類，必須換筆，不待言矣；至並無轉折形迹，亦須換筆者，如以一橫言之，須有三換筆；以一直言之，須有兩換筆。捺與橫相似，特末筆磔處更顯耳；撇與直相似，特末筆更撇向外耳。凡換筆皆以小圈識之，可以類推。凡用筆須略帶欹斜之勢，如本斜向左，一換筆則向右矣；本斜向右，一換筆則向左矣。舉一反三，爾自悟取可也。

諭紀澤子

昔吾祖星崗公，最講求治家之法：第一，起早；第二，打掃潔淨；第三，誠修祭祀；第四，善待親族鄰里。——凡親族鄰里來家，無不恭敬款接，有急必周濟之，有訟必排解之，有喜必慶賀之，有疾必問有喪必弔。——此四事之外，於讀書種菜等事，尤爲刻刻留心，故余近寫家信，常常提及書蔬魚豬，四端者，蓋祖父相傳之家法也。爾現讀書，無暇此八事，縱不能一一親自經理，而不可不識得此意。請朱蓮四先生細心經理，八者缺一不可。其誠修祭祀一端，則必須爾母隨時留心，凡器皿第一等好者，略作祭祀之用，飲食第一等好者，亦備祭祀之需。凡人家不講究祭祀，縱然興旺，亦不久長，至要至要！

爾所論看文選之法，不爲無見。吾觀漢魏文人，有二端最不可及：一曰訓詁精確，二曰聲調鏗鏘。

說文訓詁之學，自中唐以後人多不講，宋以後說經尤不明故訓；及至我朝巨儒，始通小學。段茂堂、王懷祖兩家，遂精研乎古人文字聲音之本，乃知文選中古賦所用之字，無不典雅精當。爾若能熟讀段王兩家之書，則知眼前常見之字，凡唐宋文人誤用者，惟六經不誤，文選中漢賦亦不誤也。即以爾稟中所論三都賦言之，如「蔚若相如，嚼若君平」，以一「蔚」字該括相如之文章，以一「嚼」字該括君平之道德，此雖不盡關乎訓詁，亦足見其下字之不苟矣。至聲調之鏗鏘，如「開高軒以臨山，列綺窗而瞰江」，「碧出萋宏之血，烏生杜宇之魂」，「洗兵海島，刷馬江洲」，「數軍實乎桂林之苑，饗戎旅乎落星之樓」等句，音響節奏，皆後世所不能及。爾看文選，能從此二者用心，則漸有入理處矣。

諡紀譯子

十六日接爾初二日稟，并賦二篇。近日大有長進，甚！無論古今何等文人，其下筆造句，總以「珠圓玉潤」四字爲主，無論古今何等書家，其落筆結體，亦以「珠圓玉潤」四字爲主。故吾前示爾書，專以一重字救爾之短，一圓字望爾之成也。世人論文家之語圓而藻麗者，莫如徐陵、庾信、而不知江淹、鮑照、則更圓進之。沈約、任昉、則亦

闔，進之潘——岳——陸——機——則亦圓，又進而溯之東漢之班——固——張——衡——崔
 駟——蔡——邕——則亦圓，又進而溯之西漢之賈——誼——鼂——錯——匡——衡——
 劉——向——則亦圓。至於馬遷相如子雲三人，可謂力趨險奧，不求圓適矣；而細讀之，亦未始不
 圓。至於昌黎其志意直欲陵駕子長卿雲三人，憂憂獨造，力避圓熟矣；而久讀之，實無一字不圓，無一
 句不圓。爾於古人之文，若能從江鮑徐庾四人之圓，步步上溯，直窺卿雲馬韓四人之圓，則無不可讀
 之古文矣。——即無不可通之經史矣。爾其勉之！余於古人之文，用功甚深，惜未能一一達之腕下，每
 歎然不怡耳！

江浙賊勢大亂，江西不久亦當震動。兩湖亦難安枕；余寸心坦蕩，毫無疑怖。爾稟告爾母，儘
 可放心。人誰不死？只求臨終心無愧悔耳！家中暫不必添起雜屋，總以安靜不動為妙。

論紀澤子

爾問「文中雄奇之道」。雄奇以行氣為上，造句次之，選字又次之。然未有字不古雅而句能古
 雅，句不古雅而氣能古雅者；亦未有字不雄奇而句能雄奇，句不雄奇而氣能雄奇者。是文章之雄奇，其
 精處在行氣，其嚴處全在造句選字也。余好古人雄奇之文，以昌黎為第一，楊子雲次之。二公之行氣，

本之天授；至於人事之精能，昌黎則造句之工夫居多，子雲則選字之工夫居多。

爾問「敘事誌傳之文，難於行氣」是殊不然。如昌黎曹成王碑、韓許公碑、固屬千奇萬變，不可方物；即盧夫人之銘、女孥之誌，寥寥短篇，亦復雄奇颯強。爾試將此四篇熟看，則知二大二小，各極其妙矣。爾所作雪賦，詞意頗古雅，惟氣勢不暢，對仗不工。兩漢不尙對仗，潘陸則對矣；江鮑庾徐則對矣。爾宜從對仗上用工夫。此囑！

與澄弟

臘底由九弟處寄到弟信，具悉一切。弟於世事閱歷漸深，而信中不免有一種驕氣。天地間惟謙謹是載福之道，驕則滿，滿則傾矣。凡動口動筆，厭人之俗，嫌人之鄙，議人之短，發人之覆，皆驕也；無論所指，未必果當，即使一切當，已爲天道所不許。吾家子弟，滿腔驕傲之氣，開口便道人短長，笑人鄙陋，均非好氣象。賢弟欲戒子弟之驕，先須將自己好議人短，好發人覆之習氣，痛改一番，然後令後輩事事警戒。欲去「驕」字，總以不輕非笑人爲第一義；欲去「惰」字，總以不晏起爲第一義。弟若能謹守星岡公之八字——（考）（寶）（早）（掃）（書）（蔬）（魚）（猪）——三不信——（不信僧巫）（不信醫藥）（不信地仙）——又謹記愚兄之「去驕去惰」，則家中子弟

日趨於恭謹而不自覺矣。

諭紀澤子

前接來稟，知爾鈔說文閱通鑑，均尙有恆，能耐久坐，至以爲慰！去年在營，余教以看讀寫作四者，闕一不可。爾能閱通鑑，算看字工夫，鈔說文，算讀字工夫，尙能臨帖否？或臨書譜，或用油紙摹歐柳楷書，以藥爾柔弱之體，此寫字工夫，必不可少者也。爾去年曾將文選中零字碎錦，分類纂鈔，以爲屬文之材料，今尙照常摘鈔否？已卒業否？或分類鈔文選之詞藻，或分類鈔說文之訓詁。爾生平作文太少，卽以此代作字工夫，亦不可少者也。

爾十餘歲至二十歲，虛度光陰，及今將「看讀寫作」四字逐日無間，尙可有成。爾語言太快，舉止太輕，逆能力行「遲重」二字，以改救否？此間軍事平安，捻賊於十九廿廿一日撲安慶後濠，均經擊退，廿二日自己刻起至五更止，猛撲十一次，亦竭力擊退。從此當可化險爲夷，安慶可望克復矣。

諭紀澤子

接爾八月十四日稟，并日課一單，分類目錄一紙，日課單批明發還，目錄分類，非一言可盡。大抵有一種學問，卽有一種分類之法；有一人嗜好，卽有一人摘鈔之法。若從本原論之，當以爾雅爲分類

之最古者：天之星辰，地之山川，鳥獸草木，皆古聖賢入辨其品彙，命之以名。書所稱「大禹主名山川」，禮所稱「黃帝正名百物」是也。物必先有名而後有是字，故必知命名之原，乃知文字之原。舟車弓矢，俎豆鐘鼓日用之具，皆先王制器以利民用，必先有器而後有是字，故又必知制器之原。乃知文字之原，君臣上下，禮樂兵刑賞罰之法，皆先王立事以經綸天下，或先有事而後有字，或先有字而後有事，故又必知萬事之本，而後知文字之原。此三者物最初，器次之，事又次之，三者既具，而後有文詞。爾雅一書，如釋天釋地釋山釋水釋草木釋鳥獸蟲魚物之屬也，釋器釋宮釋樂器之屬也，釋親事之屬也，釋詁釋訓釋言文詞之屬也。爾雅之分類，惟屬事者最略，後世之分類，惟屬事者最詳。事之中又判爲兩端焉：曰虛事，曰實事。虛事者，如經之「三禮」，「馬」之「八書」，「班」之「十志」，「及三通」之區別，門類是也。實事者，就史鑑中已往之事蹟，分類纂記，如事文類聚，白孔六帖，太平御覽，及我朝淵鑑類函，子史精華，等書是也。爾所呈之目錄，亦是鈔摘實事之象，而不知子史精華中目錄之精，當余在京，藏子史精華溫叔於廿八年帶回，想尙在白玉堂，爾可取出核對，將子目略爲減少。後世人事日多，史冊日繁，摘類書者，事多而器物少，乃勢所必然，爾即可照此鈔去，但期與子史精華規模相仿，卽爲善本。其末附古語鄙諺，雖未必無用，而不如徑摘鈔說文訓詁，庶與爾雅首三篇相近也。余亦思仿爾雅

之例，鈔纂類書，以記「日知月無忘」之效；特患年齒已衰，軍務少暇，終不能有所成。或余少引其端，爾將來繼成之可耳。

余身體尙好，惟瘡久不愈。沉叔已拔營赴廬江，無爲州一切平安。胡宮保仙逝，是東南大不幸事。可傷之至！

諭紀澤子

爾詩一首，閱過發回；爾詩筆遠勝於文筆，以後宜常常爲之。余久不作詩，而好讀詩，每夜分輒取古人名篇，高聲朗誦，用以自娛，今年亦當間作二三首，與爾曹相和答。——仿蘇氏父子之例。——爾之才思，能古雅而不能雄駿，大約宜作五言，而不宜作七言；余所選十八家詩，凡十厚冊，在家中，此次可交來丁帶至營中。

爾要讀古詩漢魏六朝，取余所選曹沅陶謝鮑謝六家，專心讀之，必與爾性質相近。至於開拓心胸，擴充氣魄，窮極變態，則非唐之李杜韓白，宋金之蘇黃陸元八家，不足以盡天下古今之奇觀。爾之質性雖與八家者不相近，而要不可不將此八人之集，悉心研究一番；實亦經外之鉅製，文字中之尤物也。

諭紀澤子

連接爾十四廿二日在省城所發稟，知二女在陳家門庭雍睦，衣食有資。不勝欣慰。爾累月奔馳，踴躍猶能不失常課，當可日進無已。人生惟有常是第一美德，余早年於作字一道，亦嘗苦思力索，終無所成；近日朝朝摹寫，久不間斷，遂覺月異而歲不同。可見年無分老少，事無分難易，但行之有恆，自如種樹畜養，日見其元而不覺耳。爾之短處，在言語欠純訥，舉止欠端重；看書能深入，而作文不能崢嶸。若能從此三事上下一番苦工，進之以猛，持之以恆，不過一二年，自爾精進而不覺。言語遲鈍，舉止端重，則德進矣；作文有崢嶸雄快之氣，則業進矣。

爾前作詩，差有端緒，近亦常作否？李杜韓蘇四家之七古，驚心動魄，曾涉獵及之否？

此間軍事，近日極得手。鮑軍連克青陽石埭太平涇縣四城，沉叔連克巢縣和州含山三城，暨銅城關雍家鎮裕溪口西梁山四隘，滿叔連克繁昌南陵二城，暨魯港一隘。現仍穩慎圖之，不敢驕矜。

諭紀澤子

爾近來寫字，總失之薄弱；骨力不堅勁，墨氣不豐腴，與爾身體向來輕字之弊，正是一路毛病。爾當用油紙摹顏字之郭家廟柳字之琅琊碑元祕塔以藥其病，日日留心，專從厚重二字上用功。否則

字質太薄，即體質亦因之更輕矣。

人之氣質，由於天生，本難改變，惟讀書則可變化氣質。古之精相法，并言「讀書可以變換骨相」。欲求變之之法，總須先立堅卓之志。即以余生平言之：三十歲前最好吃煙，片刻不離，至道光壬寅十一月廿一日，立志戒煙，至今不再吃。四十六歲以前，作事無恆；近五年深以爲戒，現在大小事均尙有恆。即此二端，可見無事不可變也。爾於「厚重」二字，須立志變改；古稱「金丹換骨」，余謂立志即丹也。此囑。

諭紀譯子

余觀漢人詞章，未有不精於小學訓詁者。如相如、子雲、孟堅於小學皆專著一書；文選於此三人之文，箸錄最多。余於古文，志在效法此三人，并司馬遷、韓愈、五家，以此五家之文，精於小學訓詁，不妄下一字也。爾於小學，既粗有所見，正好從詞章上用功，說文看畢之後，可將文選細讀一過，一面細讀，一面鈔記，一面作文，以仿效之。凡奇僻之字，雅故之訓，不手鈔則不能記，不摹仿則不慣用。自宋以後，能文章者，不通小學；國朝諸儒，通小學者，又不能文章。余早歲窺此門徑，因人事太繁，又久歷戎行，不克卒業；至今用爲疾憾。爾之天分，長於看書，短於作文；此道太短，則於古書之用意行氣，必不能看得

謂當目下宜從短處下工夫，專肆力於文選、手鈔及摹仿，二者皆不可少。待文筆稍有長進，則以後詩經讀史，事事易於著手矣。

與沉季弟

沉於人概天概之說，不甚措意；而言及勢利之天下，強凌弱之天下，此豈自今日始哉？蓋從古以然矣！從古帝王將相，無人不由自立自強做出，卽爲聖賢者，亦各有自立自強之道。故能獨立不懼，確乎不拔。昔余往年在京，好與諸有大名大位者爲仇，亦未始無挺然特立，不畏強禦之意；近來見得天地之道，剛柔互用，不可偏廢，太柔則靡，太剛則折。剛非暴虐之謂也，強矯而已；柔非卑弱之謂也，謙退而已。趨事赴公，則當強矯；爭名逐利，則當謙退。開創家業，則當強矯；守成安樂，則當謙退。出與人物應接，則當強矯；入與妻孥享受，則當謙退。若一面建功立業，外享大名；一面求田問舍，內圖厚實。二者皆有盈滿之象，全無謙退之意，則斷不能久。此余所深信，而弟宜默默體驗者也。

諭紀澤子

接爾二十日廿六日兩稟，具悉五宅平安。和張邑侯詩，音節近古，可慰可感。五言詩，若能學到陶潛謝眺一種冲淡之味和諧之音，亦天下之至樂，人間之奇福也。爾旣無志於科名祿位，但能多讀古

書時時哦詩作字，以陶寫性情，則一生受用不盡。第宜束身圭璧，法王羲之陶淵明之襟韻，蕭灑則可，法嵇阮之放蕩名教則不可耳。

諭紀澤子

此間軍事金陵日就平穩，不久當可解圍。沅叔另有二信，余不贅告。鮑軍日內甚為危急，賊於灣沚渡過河西，梗塞靈營糧路。靈軍當士卒大病之後，布置散漫，衆心頗怨，深以為慮。鮑若不支，則張凱章困於甯國郡城之內，亦極可危。如天之福，甯國亦如金陵之轉危為安，則大幸也。

爾從事小學說文，行之不倦，極感極慰。小學凡三大宗：言字形者，以說文為宗；古書為大小徐二本，至本朝而段氏特開生面，而錢坫王筠桂馥之作，亦可參觀。言訓詁者，以爾雅為宗；古書惟郭注那疏，至本朝而邵二雲之爾雅正義，王懷祖之廣雅疏證，郝蘭皋之爾雅義疏，皆稱不朽之作。言音韻者，以唐韻為宗；古書惟廣韻集韻至本朝而顧氏音學五書，乃為不刊之典，而江慎修作

戴——東原——段——茂堂——王——懷祖——孔——異軒——江——晉三——

諸作亦可參觀。爾欲於小學鑽研古義，則三宗如顧江段邵郝王六家之書，均不可不涉獵而探討之。

余近日心緒極亂，心血極虧，其慌忙無措之象，有似咸豐八年春在家之時，而憂灼過之甚。思爾兄弟來此一見，不知爾何日可來營省視，仰觀天時，默察人事，此誠竟無能平之理，但求全局不遽決裂，余能速死，而不爲萬世所痛罵，則幸矣！

論紀澤子

爾詩胎息近古，用字亦皆的當，惟四言詩最難有聲響，有光芒。雖文選、章孟以後諸作，亦復爾雅有餘，精光不足。揚子雲之州箴、百官箴、諸四言，刻意摹古，亦乏作作之光，淵淵之聲。余生平於古人四言，最好韓公之作——如祭柳子厚文、祭張畧文、進學解、送窮文、諸四言——固皆光如皎日，響若春霆，即其他凡墓志之銘詞，及集中如淮西碑、元和聖德各四言詩，亦皆於奇崛之中，迸出聲光。其要不外意義層出，筆仗雄拔而已。自韓公而外，則班孟堅、漢書、敘傳一篇，亦四言中之最雋雅者。爾將此數篇熟讀成誦，則於四言之道，自有悟境。

鏡和詩雅潔清潤，實爲吾鄉罕見之作，但亦少奇矯之致。凡詩文欲求雄奇矯變，總須用意，有超羣離俗之想，乃能脫去恆蹊。爾前信讀馬沅督詩，謂其「沈鬱似史記」，極是極是！余往年亦篤好斯篇，爾若於斯篇，及蕪城賦、哀江南賦、七辨、祭張畧文等篇，吟翫不已，則聲情自茂，文思汨汨矣。

此間軍事，危迫異常，九洲洲之賊，紛竄江北，巢縣和州，含山俱有失守之信。余日夜憂灼，智盡能索；一息尚存，憂勞不懈，它非所知耳！

諭紀澤子

韓公五言詩，本難領會，爾且先於怪奇可駭處，談諧可笑處，細心領會。可駭處如詠落葉，則曰：『謂是夜氣滅，望舒實其圓。』詠作文，則曰：『蛟龍弄角牙，造次欲手攬。』可笑處如詠登科，則曰：『儂輩妬且熱，喘如竹筒吹。』詠苦寒，則曰：『羲和送日出，恆法頻窺覘。』爾從此等處用心，可以長才力，亦可添風趣。

與沅弟

沅弟左右：肝氣發時，不惟不和平，并不恐懼，確有此癘，不特弟之盛年爲然，卽余漸衰老，亦常有勃不可遏之候。但強自禁制，降伏此心，釋氏所謂降龍伏虎，龍卽相火也，虎卽肝氣也。多少英雄豪傑，打此兩關不過，亦不僅余與弟爲然，要在稍稍遏抑，不令過熾。降龍以養水，伏虎以養火。古聖所謂窒慾卽降龍也，所謂懲忿卽伏虎也。釋儒之道不同，而其節制血氣，未嘗不同。總不使吾之嗜欲，戕害吾之軀命而已。至於「倔強」二字，却不可少，功業文章，皆須有此二字貫注其中。否則柔靡不能成一

事。孟子所謂「至剛」孔子所謂「貞固」皆從倔強二字做出。吾兄弟皆稟母德居多，其好處亦正在倔強；若能去忿慾以養體，存倔強以勵志，則日進無疆矣。

諭紀澤子

爾於小學訓話，頗識古人源流，而文章又窺見漢魏六朝之門徑，欣慰而已！余嘗怪國朝大儒，如戴東原、錢辛楣、段懋堂、王懷祖諸老，其小學訓話，實能超越近古，直逼漢唐，而文章不能追尋古人深處，遂於本而闕於末，知其一而昧其二，頗覺不解。私竊有志，欲以戴、錢、段、王之訓話，發爲班、張、左、郭之文章；久事戎行，斯願莫遂。若爾曹能成我未竟之志，則至樂莫大乎是。即日當付歸，爾旣得此津筏，以後更當專心一志，以精確之訓話，作古茂之文章。由班、張、左、郭上而揚、馬、而莊、騷，而六經，靡不息息相通。下而潘、陸、而任、沈、而江、鮑、徐、庾，則詞愈雜，氣愈薄，而訓話之道衰矣！至韓、昌黎出，乃由班、馬、揚、張而上躋六經，其訓話亦甚精當，爾試觀南海神廟碑、送鄭尚書序諸篇，則知韓文實與漢賦相近。又觀祭張畧文、平淮西碑諸篇，則知韓文實與詩經相近。近世學韓文者，皆不知其與揚、馬、班、張一鼻孔出氣，爾能參透此中消息，則幾矣。爾閱看書籍頗多，然成誦者太少，亦是一短。嗣後宜將文選最愜意者熟讀，以能背誦爲斷。如兩都賦、西征賦、燕城賦及九辯、解嘲之類，皆宜熟讀，選後之文，如與楊遵彥書。

徐——哀江南賦——庾——亦宜熟讀。又經世之文，如馬賁與文獻通考序二十四首，天文如丹元子之步天歌——文獻通考載之五禮通考載之——地理如顧祖禹之州域形勢錄——見方輿紀要首數卷，低一格者不必讀，高一格者可讀，其排列某州某郡無文氣者亦不必讀——以上所選文七篇三種，爾與紀鴻兒，皆當手鈔熟讀，互相背誦，將來父子相見，余亦諫爾等背誦也。

與沅弟

弟讀邵子詩，領得恬淡冲融之趣，此是襟懷長進處。自古聖賢豪傑文人才士，其志事不同，而其豁達光明之胸大略相同。以詩言之，必先有豁達光明之識，而後有恬淡冲融之趣。如李白韓退之杜牧之，則豁達處多，陶淵明孟浩然白香山，則冲淡處多。杜蘇二公無美不備，而杜之五律最冲淡，蘇之七古最豁達。邵堯夫雖非詩之正宗，而豁達冲淡，二者兼全。吾好讀莊子，以其豁達，足益人胸襟也。去年所講「一生而美者，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一段，最為豁達。推之即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亦同此襟懷也。吾輩現辦軍務，係處功利場中，宜刻刻勤勞如農之力穡，如賈之趨利，如篙工之上灘，早作夜思，以求有濟。而治事之外，此中却須有一段豁達冲融氣象。二者并進，則勤勞而以恬淡

出之，最有意味。余所以令刻「勞謙君子」印章與弟者此也。少荃已克復太倉州，若再克崑山，則蘇州可圖矣。吾但能保沿江最要之城隘，則大局必日振也。

與沅弟

接弟信，具悉一切。弟謂命運作主，余素所深信；謂自強者每勝一籌，則余不甚深信。凡國之強，必須多得賢臣士；家之強，必須多出賢子弟。此亦關乎天命，不盡由於人謀。至一身之強，則不外乎北宮黝、孟施舍、曾子三種。孟子之集義而慊，即曾子之自反而縮也。惟曾孟與孔子告仲由之強，略爲可久可常；此外關智鬪力之強，則有因強而大興，亦有因強而大敗。古來如李斯、曹操、董卓、楊素，其智力皆橫絕一世，而其禍敗亦迥異尋常；近世如陸何、蕭陳，亦皆予知自雄，而俱不保其終。故吾輩在自修處求強，則可在勝人處求強，則不可。若專在勝人處求強，其能強到底與否，尙未可知；即使終身強橫安穩，亦君子所不屑道也。

與沅弟

古文四象目錄鈔竹查收，所謂「四象」者，識度即太陰之屬，氣勢即太陽之屬，情韻少陰之屬，趣味少陽之屬。其中所選之文，頗失之過於高古，弟若依此四門而另選稍低者，平日所嗜者鈔讀之。

必有進益。但趣味一門，除我所鈔者外，難再多選耳。

諭紀釋紀鴻子

爾寫信太短。近日所看之書，及領略古人文字意趣，儘可自搵所見，隨時質正。前所示有氣則有勢，有識則有度，有情則有韻，有趣則有味，古人絕好文字，大約於此四者之中，必有一長。爾所閱古文，何篇於何者爲近，可放論而詳問焉。鴻兒亦宜常常具稟，自述近日工夫。此示。

諭紀釋紀鴻子

紀澤於陶詩之識度，不能領會，試取飲酒二十首，擬古九首，歸田園五首，詠貧士七首等篇，反覆讀之，若能窺其胸襟之廣大，寄託之遙深，則知此公於聖賢豪傑，皆已升堂入室。爾能尋其用意深處，下次試解說一二首寄來。又問「有一專長，是否須兼三者，乃爲合作？」此則斷斷不能。韓無陰柔之美，歐無陽剛之美，况於他人而能兼之，凡言兼衆長者，皆其一無所長者也。橫兒言此表範圍曲成，橫豎相合，足見善於領會。至於純熟文字，極力揣摩，固屬切實工夫。然少年文字，總貴氣象嶢嶢，東坡所謂「蓬蓬勃勃如釜上氣」。古文如賈誼治安策，賈山至言，太史公報任安書，韓退之原道，柳子厚封建，蘇東坡上神宗書，時文如黃陶庵呂晚村袁簡齋曹寅谷墨卷如墨選觀止鄉墨精銳中，所選兩

排三疊之文皆有最盛之氣勢。爾當兼在氣勢上用功，無徒在揣摩上用功。大約偶句多，單句少，段落多，分股少，莫拘場屋之格式。短或五、五、百字，長或八、九、百字，千餘字，皆無不可。雖係四書題，或用後世之史事，或論目今之時務，亦無不可。總須將氣勢展得開，筆仗使得強，乃不至於束縛拘滯，愈緊愈呆。嗣後爾每月作五課揣摩之文，作一課氣勢之文，講揣摩者送師閱，改講氣勢者寄余閱，改四象表中，惟氣勢之屬太陽者，最難能而可貴。古來文人，雖偏於彼三者，而無不在氣勢上痛下工夫。兩兒均宜勉之。此囑。

諭紀釋子

爾十一日患病，十六日尙神倦頭眩，不知近已全愈否？吾於凡事皆守「盡其在我，聽其在天」二語，卽養生之道亦然。體強者如富人，因戒奢而益富；體弱者如貧人，因節蓄而自全。節蓄非獨食色之性也，卽讀書用心，亦宜檢約，不使太過。余入本篇中，言「養生以少惱怒爲本」，又嘗教爾胸中不宜太苦，須活潑潑地，惹得一段生機，亦去惱怒之道也。既戒惱怒，又知節蓄養生之道，已盡其在我者矣。此外壽之長短，病之有無，一概聽其在天，不必多生妄想，去計較他。凡多服藥餌，求禱神祇，皆妄想也。吾於醫藥禱祀等事，皆記星岡公之遺訓，而稍加推闡，教爾後輩，爾可常常與家中內外言之。

諭紀鴻子

爾學柳帖琅瑯碑效其骨力，則失其結構；有其開張，則無其抗擗。古帖本不易學，然爾學之，尚不過旬日，焉能衆美畢備，收效如此神速？余昔學顏柳帖，臨摹動輒數百紙，猶且一無所似。余四十以前在京所作之字，骨力間架，皆無可觀，余自媿而自惡之。四十八歲以後，習李北海嶽麓寺碑，略有進境。然業歷八年之久，臨摹已過千紙。今爾用功未滿一月，遂欲遽躋神妙耶？余於凡事皆用困知勉行工夫，爾不可求名太驟，求效太捷也。以後每日習柳字百箇，單日以生紙臨之，雙日以油紙摹之。臨帖宜徐，摹帖宜疾，專學其開張處。數月之後，手愈拙，字愈醜，意興愈低，所謂困也。困時切莫間斷，熬過此關，便可少進。再進再困，再熬再奮，自有亨通精進之日。不特習字，凡事皆有極困極難之時，打得通的便是好漢。余所責爾之功課，并無多事，每日習字一百箇，通鑑五葉，誦熟書一千字，三、八日作一文一詩。此課極簡，每日不過兩箇時辰，即可完畢。而看讀寫作四者俱全，餘則聽爾自爲主張可也。

諭紀澤紀鴻子

唐文李孫二家，係指李翱、孫樵八家始於唐荆川之文編，至茅鹿門而其名大定。至儲欣同人而孫孫李二家，御選唐宋文醇亦從儲而增爲十家，以全唐皆駢儷之文，故韓柳李孫四人之不駢者，爲

可貴耳。湘鄉修縣志，舉爾纂修；爾學未成就，文甚遲鈍。自不宜承認。然亦不可全辭。一則通縣公事，吾家爲物望所歸，不得不竭力贊助；二則爾憚於作文，正可借此逼出幾篇。天下事無所爲而成者極少，有所爲，有所利而成者，居其半，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其半。爾篆韻鈔畢，宜從古用上用功，余不能文而微有文名，深以爲恥，爾文更淺，而亦獲虛名，尤不可也。吾友有山陽魯一同通父所撰邳州志，清河縣志卽爲近日志書之最善者；此外再取有名之志爲式，議定體例，俟余核過乃可動手。

諭紀譯子

爾讀李義山詩，於情韻既有所得，則將來於六朝文人詩文，亦必易於契合。凡大家名家之作，必有一種面貌，一種神態，與他人迥不相同。譬之善家，羲獻歐虞褚李顏柳一點一畫，其面貌既截然不同，其神氣亦全無似處。本朝張得天何義門雖稱書家，而未能盡變古人之貌，故必如劉石庵之貌異神異，乃可推爲大家。詩文亦然，若非其貌其神，迥絕羣倫，不足以當大家之目；渠既迥絕羣倫矣，而後人讀之，不能辨識其貌，領取其神，是讀者之見解未到，非作者之咎也。爾以後讀古文古詩，惟當先認其貌，後觀其神，久之自能分別蹊徑。今人動指某人學某家，大抵多道聽塗說，扣槃捫燭之類，不足信也。君子貴於自知，不必隨衆口附和也。

管國藩書札類鈔

學問

卷三

曾國藩書札類鈔

◎事理

與郭雨三

兩奉手示，闕爾不報，非至篤好，能無督責？寸心之私，固無日不依密侍從之旁，想亦荷曲原也。幼章方伯來，備述光儀警效，且言從事河間，講求宣房上考成案，近覈全局，實能不囿於一時一隅之計，前賜函中已略見一斑矣。頃者兵三堡之災，猝不及防，遘此閔凶。

河帥原摺以爲：「河水經微湖一過，出而漸清，運道仍爾進行無滯。」弟思黃河初決，經微湖之渙滌，自當稍清；若灌湖既久，則湖波不足以資刷滌，恐全黃入運，運道不免終受其淤。且原摺稱：「黃水入微湖，而後挾運道而下，東趨駱馬湖，由六塘河入海。」而於駱馬湖以下之運道若何，則未嘗分晰言之，但云「必不誤回漕」而已。弟思水不兩行，溜不兩盛，假使全黃大溜，盡注駱馬湖，則運河之小溜，亦恐將掣動而從其大者，自漉口以下，中河口以上，恐運道不免有斷流之患。蓋自微湖以至清口，運道五六里，上游爲黃溜所經，則虞其淤塞，中游爲黃溜所不經，則虞其斷流。二者弟之私憂過計，

竊兄將目下形勢詳悉示我。粵匪未靖，而河事復棘；天子蒿目焦慮，而書生束手無策，虛糜厚祿，以是慙愧不可名狀。前者老兄來書，以謂「全河關鍵，在先修山圩之六墳壩，次濬清口之引河。」此與弟夙昔鄙見，若合符節。自嘉慶年間，有「減黃抬清」之說，往往啓上游峯山詳符五瑞等閘，灌入洪湖，於是乎全湖之底，北常高而南常窪。至前年啓放吳堡，而湖底之北邊愈高，惟北底苦高，故水少則運道有淤塞之患；惟南底苦窪，故風大則石隄有掣損之患。有識之士，多謂修六壩以洩全湖之異漲，挑引河并挖濬湖之北底，以疏引湖入運之路；復王營減壩，以掣低黃河之面；此三者，皆不可緩之工也。翼使洪澤巨浸，仍復七分入黃，三分濟運之舊，然後可以少安；不然，以全淮而迂道下江，以漕艘而灌塘出黃，此皆逆天而任巧，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淺見懸空，老兄躬歷周勤，無惜隨時一示我，至感至要！

弟身體如常，癘疾雖不盛發，亦不全愈；公私忙冗，無暇讀書，日就頹廢，頗用爲恨。然來示有云：「用心太過，不惟生疾，寢至廢事。」仁人藥石之言，敢不敬佩。夏間一疏，以未發不敢寄呈。狂愚之性，學道未深，曾蒙於田敬堂書中示我弦章，然舉世默默，而時事多艱，又似未宜苟隨。老兄其更爲詹尹之卜乎？

復黃恕皆侍郎

承來示述及佩荷兄言，敬處儘可施展，勿爲人言所撓。仰荷關垂，感甚感甚。竊觀古來臣道，凡臣工皆可匡扶主德，直言極諫，惟將帥不可直言極諫，以其近於鬻拳也。凡臣工皆可壹意孤行，不恤人言，惟將帥不可不恤人言，以其近於諸葛恪也。握兵權者，犯此三忌，類皆害於爾國，凶於爾家。故弟自庚申忝縮兵符以來，夙夜祗懼，最畏人言，迥非昔年直情徑行之故態。

近有朱盧穆等，文章彈劾，其未奉發閱者，又復不知凡幾。尤覺夢魂悚惕，懼羅不測之咎。蓋公論之是非，朝廷之賞罰，例隨人言爲轉移，雖方寸不盡爲所撓，然亦未敢忽視也。國朝由翰林起家而謚無文者五人，敬求兄示鏡。丈行述，偶爾失之，頃寄信至長沙尋求，明春當可擬稿。特學術荒陋，不足表章有道耳。

與陳岱雲

二月之杪，郭筠仙到京，蒙惠賜夏布諸琛感謝。一切政事內行，纖悉畢知，甚慰甚慰！大抵丰裁甚峻，而涯量稍褊，仍不異往時在京相處氣象。外吏之難，蓋十倍於京輦，大約佩章多休，佩弦多咎，而閣

平尤爲要務。語曰：「察見淵中魚者不祥。」願閣下爲璞玉之渾含，不爲水晶之光明，則有以自全，而亦不失己。閣下以爲然焉否也？去歲所寄冊頁，多半冗褻之語，尤願時時置之溼隅，以當穢腹之箴。鄙忱所貢，只此而已。

覆李希庵中丞

尊恙微發，殊不解其病源所在。日內係服何藥？養身之道，以「君逸臣勞」四字爲要。省思慮，除煩惱，二者皆所以清心。「君逸」之謂也；行步常動，筋骨常動，「臣勞」之謂也。閣下雖自命爲癩人，實則癩於臣，而不甚癩於君，蓋早歲徧激之處，至今尙未盡化，故思慮煩惱二者，不能悉蠲。以後望全儆屏絕，不輕服藥，尙可漸漸奏効。

覆李少荃中丞

正在懸盼疑慮之際，得聞虹橋之捷，喜慰何極！從此上海穩固，湘淮各勇，可望練成勁旅。洋人近付氣象如何？我軍足以自立，固可使遠人警服；然渠自嘉定青浦敗退，而吾能轉危爲安，亦恐其惱羞成怒，生出嫌隙。古人言：「戰勝以喪禮處之。」又言：「登科者須有一段謙光。」願閣下謙懷抑抑，以待洋人，並徧囑全軍勇夫，切勿自誇兵精。吾輩心中有一分矜氣，勇夫口中便有十分囂張。不可不察。

覆李少荃中丞

韓正國銳志自立，方冀其多統數營，漸立聲績，不料遽爾淪沒，實可憫惜！二月以來，張勝祿沒於金陵，張運桂逝於太平，皆於軍務甚有關係。「咸林密」「吧吡」二船，即日當扎華爾副將經營，聽候督撫調遣。華爾既爲外國所推重，又爲吳楊所倚恃，自當牢籠，使爲我有。惟鄙意用兵之道，最重自立，不貴求人。馭將之道，最貴推誠，不貴權術。我湘淮各軍，若果紀律嚴明，節概凜然，華爾亦必陰相許。可凡附強不附弱，人與萬物之性一也。中國與外夷之情一也。立爲體，以推誠爲用，當可漸爲我用。縱不能傾情倒意，爲我効死，亦必無先親後疏之弊。若無自立推誠二者爲本，而徒以權術籠絡，卽駕馭同里將弁，且不能久，况異國之人乎？區區愚慮，尙希參酌用之。

覆李少荃中丞

惠書敬悉，常勝軍不來金陵，亦自爲害，來亦未必果有裨益。九洑洲下關各賊壘，似非輪舟炸礮所能遽破。鄙人嘗疑用兵之道，在人而不在器。忠逆之攻金陵，官營亦有炸礮，亦雇洋人在內，官軍不因此而震駭，舍弟亦遂以炸礮禦之，彼亦不因此而動。左帥以四十餘斤之炸彈，打入龍游城內，賊亦不甚慌亂。頃水師在金柱關搶賊船百餘號，內有洋人，一律乞降免死，然則洋人洋器，亦曾有見慣不

驚之一日也。赫德過此，國藩因恭邸兩次來緘，囑令優待，遂答拜以示稍優；來示以爲過謙，自必講求體制，確有定程。但以內地例之，如此省之州縣，謁彼省之督撫，不回候自其常例，偶一回候，亦未必大乖於禮。然則施之洋人，亦未必因此納侮。鄙意求勝於洋，在中國官不要錢，兵不兒戲，不僅在稅餉之盈納，尤不在體制之崇卑，卓見以爲何如？

覆李希庵中丞

大疏稿讀過，不特不讀，且須評責。此次賊犯江北，連陷和含巢三屬，亦繫軍務之大變，閣下百日假滿，萬不可不速出赴營。以私情言之，則鄙人懸望迫切，實難再拜；以公義言之，則皇上之待台端，至矣極矣，無以復加。若再遲不出，則於忠字有虧。吾輩位高望重，他人不敢指摘，惟當奉方寸如嚴師，畏天理如刑罰，庶幾刻刻敬憚。鄙人今歲憂灼過甚，雖亦近於怔忡，然較之八年情形則異；八年所以丙疚者，以忠孝之地而用意氣，以樸拙之人而講權術，是所以且愧且憾，無地自容；今則憂勞過甚，漸致心疾，而大節無忝，方寸無悔，未嘗不坦然也。

覆郭筠仙

來示：『以憂勤當賊之驕逸，以和輯當賊之猜忌，以嚴整當賊之浮教，卜弭亂之有日。』誠爲正

論容春浦上年曾來安慶鄙意以其久處泰西，深得要領，欲借以招致智巧洋人，來爲我用；果其招徠漸多，則開廠不於浦東，不於湘潭，凡兩湖近水偏僻之縣，均可開廠。如湘之常德，鄂之荊襄，濱江不乏善地；此間如華若汀、徐雪村、龔春海輩，內地不乏良工，曷與容君熟商，請其出洋廣爲羅致。如須費多金以往，請即謀之少荃，雖數萬金不吝也。其善造洋火銅帽者，尤以多募爲要。

覆郭筠仙

來示所論，深爲精當；鄙人減江西浮收，爲數極少。州縣窮苦異常，而民仍征輸不前，大抵風俗既成，如江河之不可使之逆流，雖堯舜生今，不能舉斯世，且而還之唐虞，賢者舉事，貴在因俗而立制，所謂「治去泰甚者」耳。鄙意裁減浮收，不必縷奏，不必由督撫出示，各屬之收數，不必畫一，大戶之名目，不可不除，而輸價之參差，不必盡禁。每縣各立一案，不期永遠遵行，而却有可久之理。不知閣下與諸君子以爲何如？

唁王瑞臣

二月間在金陵聞伯姊之訃，哀悼實深；茹苦含辛三十餘年，不獲稍享子舍之祿養。近歲處境略豐，憂患略減，而遽一病不起；天之阨吾伯姊，理不可測。以吾之悲痛莫釋，知甥昆弟之抱恨無窮期也。

然人生境遇，早豐而晚嗇者，則暮年難堪；早嗇而晚豐者，則如倒啖蔗，漸漸回甘，將死尚有餘適。伯姊最苦之境，在道光年間，至咸豐中，即漸漸回甘，臨沒當無遺恨。甥亦不必過於哀慟，或致以毀危身，謹遵遺命，不復入營。

居家之道，以「黎明即起」為第一要義，吾家自元吉以下，至今六代百餘年，並無一日晏起，甥家可奉以為法。「勤儉」二字，無論居家居官，皆不可少；待兄弟和而不流，財產衣服飲食，皆推多而讓寡，獨至禮節所在，則兄先弟後，秩然有序，不可紊亂。課農蒔蔬，一一親自檢點，不可寬縱。勝則家有忌憚，勤則事有功効。治家有暇，常常讀書習字，以養其靜氣。至囑至囑！

覆李希庵中丞

接六月十九日惠書，知己返旆旋里，從此安心調養，當可日有起色。楊樸庵言：其戚友蘇姓者，道光初患癆病，羣醫束手告退，蘇姓乃移居山寺，親屬概謝不見，僅帶一雇工在旁，目不開口不言，日用百物，開載一水牌之上，有所需則向牌上指點，而令雇工取辦，然不服藥餌，不食腥葷，每日所需之物，亦極少矣。後二年餘，癆病已愈，妻子入山迎之，猶不肯歸，壽至七十有奇。不知閣下可仿照行之否？

與程尚齋

凡辦一事，必有許多艱難波折；如鹽務緝私，尙未動手，而建昌已有毆斃委員之案，將來棘手之處，恐尙不少。吾輩總以誠心求之，虛心處之，心誠則志專而氣足，千磨百折，而不改其常度，終有順理成章之一日；心虛則不動客氣，不挾私見，終可爲人共諒。閣下秉質平和，自可虛心徐入，委蛇以求，其有當，更望於誠心二字，加之磨練，則無窒不通矣。辦鹽究竟易於辦釐，然釐務亦不外虛心誠心二法。國藩自問，頗有愛民之心，而江西釐務近於虐民之行，則卡員虛心誠心二者皆虧耳！所以欲閣下常常寫信，蓋廬系實深也。

致惲次山中丞

大抵任事之人，斷不能有譽而無毀，有恩而無怨；自修者，但求大閑不蹶，不可因議議而餒沈毅之氣。衡人者，但求一長可取，不可因微瑕，而棄有用之材；苟於曉曉者，過事苛求，則庸庸者，反得倖全。鄙見如此，不知台端以爲何如？

覆劉印渠制軍

自蘇垣克復，苗逆伏誅，議者輒謂金陵指日可以蕪事，實則洪逆老奸巨滑，牢固不搖，僞城米糶，少者久已粥，多者尙支年餘。鄙人之愚，深慮洪逆堅持不下，而忠輔侍堵諸酋，冒死上竄江皖，又成不

了之局。此間少葦常州圍師，屢獲大捷，不日可期克復，而嘉興逆首窮蹙，有願獻杭嘉湖五城之說。左帥攻杭之師，亦疊次克壘，如彼四府並下，金陵亦必無久抗之理。只望江皖各軍，力扼四竄之賊，當不致別生波折。

兩廣及畿輔各員，來示所開，亦已瓌寶溢目，不宜更有乏材之嘆。豫省責成河北鎮道，直省責成大名鎮道，東省責成曹濟鎮道，自是直截了當。惟此六人之中，是否勝此重任？是否各有素練之兵，久戰之將？如託之非人，則緩急仍不可恃。練兵大疏，較之薛公原奏實爲識高，而當於事理，惟將領實不易得，餉需亦無把握。魯疏奏撥之十一省，必難如期如數。直隸雖無大河要津，然如衛河直沽及陸路繁盛市鎮，是否可抽辦釐金？大抵軍政吏治，非財用充足，竟無下手之處。自王介甫以言利爲正人所詬病，後之君子則避理財之名，以不言有無，不言多寡爲高。實則補救時艱，斷非貧窮坐困，所能爲力。葉水心嘗謂「仁人君子，不應置理財於不講。」良爲通論。國藩素無理財之能，故撫有三省，不克游刃有餘；閣下精細和厚，卽理財一節，想亦能批郤導窾，本末兼賅。第處多懼之地，值多口之際，未審因與利而更增譏議否耳。至於講求吏治，卽可裕餉息兵，雖屬正論，究不切於事理，只可姑存其說以備參核。

覆郭筠仙中丞

蘇杭克後，左軍又克德清、康石門等城，李君又克嘉興、宜興、荆溪、溧陽等城，鮑軍亦克句容、金壇二城，事機不爲不順。惟金陵逆首，堅忍異常，城中雖無糧，新種麥禾，繞郭如雲，足以自活，殆無了期。而浙賊數十萬，已由徽州悉竄江西，欽依、祁野四城，岌岌難保，江西亦蹂躪將徧。又適值釐金爭訟兩院不知之時，又值下游吃緊，敵處無兵可撫援江西之際，江西官紳士商，向之謳歌幼丹，而怨詈鄙人者，今宜日熾而不知屆事會相薄，變化乘除，吾常舉功業之成敗，名譽之優劣，文章之工拙，概以付之運氣一壘之中，久而彌自信其說之不可易也。然吾輩自盡之道，則當與彼賭乾坤於俄頃，校殿最於鏖鏖，終不令囊獨勝而吾獨敗。近來體察物情，大抵以鄙人用事太久，兵柄過重，利權過廣，遠者震驚，近者疑忌，揆之消息，盈虛之常，卽令藏熱收聲，引嫌謝事，擬於近日毅然行之，未審遂如人願否？羣賊旣集江西，則閩粵亦皆不得安枕，到江西後，未必歸并一路。廣東儘有凱章一軍，自難應敵，然賊未近而遽號召數萬，不特無將無餉，抑亦無此辦法。計惟先講省垣城守事宜，而令凱軍北防南韶一帶，粗爲之備而已。

覆郭筠仙中丞

曾國藩書札類鈔

等題

承示別紙所詢，此古今難判昏曉之事。鄙人半生與世斷斷，所爭大率在是。蓋大非易辨，似是之非難辨。竊謂居高位者以「知人」、「曉事」二者爲職。知人誠不易學，曉事則可以閱歷勉得之。曉事則無論同己異己，均可徐徐開悟，以冀和衷；不曉事則挾私固謬，秉公亦謬，小人固謬，君子亦謬。鄉原固謬，狂狷亦謬。重以不知人，則終古相背而馳，決非和協之理。故悔言皆以分別，君子小人爲要，而鄙論則謂天下無一成不變之君子，無一成不變之小人。今日能知人，能曉事，則爲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曉事，即爲小人。寅刻公正光明，則爲君子，卯刻偏私陰險，即爲小人。故羣譽羣毀之所在，下走常穆然深念，不敢附和。閣下之於某公，亦不隨曹奸爲推移，後毋有類於此乎。

覆馮魯川

承惠書，以鄙人與浩翁相提並論，此何敢當。宋代人文，如歐蘇曾黃諸公，皆以大儒之學術，兼名世之襟度，豈區區所能攀躋。若謂下走遭逢際會，得與平寇之役，則彼數君子者，特未遇其時，得一藉手耳。假令秉斧鉞之任，成李郭之勳，在數君子視之，固當如蚊虻鶴雀之過乎。前曾不置有無於胸中，弟無數君子之學識，而頗願師其襟懷。所憾久託兵間，終不得宴處靜觀，媿我幽獨。而昨者東來金陵，目覩萬寶焚燒，白骨山積，益復慘不成歡。自五季以來，生靈塗炭，殆無逾今日。國藩忝竊兵柄，又竊虛

名，乃一籌之莫展，如何如何！梅言翁及各世家寶廬蕩然，而貢院幸存，亦可異也。

覆郭筠仙中丞

金陵克復，曾寄兩緘，而來示均未之見，頗不可解。此間鄉試，切疑趕辦不及，後亦無他聞。墨聲光並茂，不似喪亂後氣象。前奉派赴楚皖之旨，旋以湖北安徽一律肅清，諭飭無庸西上，仍回本任。惟因循邸在鄂挫敗，令劉連捷劉銘傳等赴豫，概歸邸帥節制調度。諸軍素以邸部左右，氣餒逼人。本有望而卻步之意，又因鄂將常星阿姜玉順兩提督，上年在黃州，曾受邸帥鞭擊棍責之辱，彌覺凜凜難近。劉連捷病係內傷，勢難久履戎行，擬即裁遣該軍。劉銘傳等以淮勇勦捻，人地相宜，義無可辭，擬由淮類多運糧仗遣之赴豫，一淨捻氣，頃有復奏一疏，鈔呈尊覽。

尊處意緒怫鬱，此間亦有所聞。凡名之成毀，雖曰人事，亦有天機湊泊其間。如近日移獎子弟一案，胡張查辦毛帥一案，皆係巧於湊泊，推波助瀾，增人懊惱。退之所謂「變化明嚼，有鬼有神」者也。國藩昔在湖南江西幾於通國不能相容，六七年間，浩然不欲復問世事。然造端過大，本以不顧生死自命，甯當更問毀譽，以拙進而以巧退，以忠義勸人，而以苟且自全，即魂魄猶有餘羞。是以戊午復出，誓不返願閣下之進退，視鄙人昔年，雖稍綽綽，然既蒙詬毀，則宜俛默精勤，以冀吾志之大白，不宜草

草賦歸也。金陵儲蓄之奏，措詞誠多未善；然言之見信與否，皆在言外。奏豈足道哉？

覆陳劬仙

京師物議，與樞密消息，隨時變遷。每有上下交推，衆望所歸者，轉瞬爲人所唾棄；亦有羣疑衆謗，浮議沸騰者，轉瞬又風平浪靜。惟卓然自立之士，歷常變紅黑，而終不改其度。閣下此次進京，時日無幾，而天眷物論，似均優許；望閣下弗引之，以自喜，將來設有訾議吹求，恩眷少替，望閣下弗因之以自沮。蚤夜孜孜，專求自立之道；私事則行己與讀書二者并進，公事則吏治與防務二者兼營。以勤爲本，而以誠字輔之；勤則雖柔必強，雖愚必明，誠則金石可穿，鬼神可格。鄙陋之譏，若傾黃河以滌，凝汗豈待辨哉？

覆陳松生

慕徐子晉同居，互相切磋，甚好。爾三人均係忠良之後，皆爲賢哲；而不獲爲善之報，天理當不如是。若能發憤立品立學，當不至於終窮。三人體俱弱，尤須好爲調養。紀澤身體亦弱，吾教以專從眠食二字上用功，眠所以養陰也，食所以養陽也。養眠貴有一定時刻，而戒其多思；養食亦貴有一定時刻，而戒其過飽。爾現將功課登諸日記，尤以起居有恆爲主。養生與力學，皆從有恆做出，故古人以有恆，

爲作聖之基。余近十年來亦力守「恆」字。明年正科，爾三人皆須下場；墨卷非揣摩不能熟，請師選名墨中之氣盛詞圓者手鈔口誦，試帖經文，亦須常作，免致揚屋。因此二者而有礙於中式，三十以前，不宜仕宦，專修舉業可也。

致李宮保

捻竄運東，大局日壞；恐言路不僅剝彈丁公，亦或波及閣下。尙望忍辱負重，徐徐圖之。僕前歲受任未滿三月，廷旨有「因循疲玩」之責，亦由言路而發；彼時頗懷鬱鬱，只此不耐煩之一念，遂至久無成效。至今歉然閣下若遇棘手之際，請從「耐煩」二字痛下工夫；鑒僕之失，或可了僕所不能了也。省三有過人之聰明，所慮者亦恐其棘手之際，或不耐煩，望公常以此二字勗之。講求紀律，禁止騷擾，卽耐煩中之第一義，亦湘淮二軍之令望也。

致王叶亭

賀勝臣回，接到覆書；近想三場完畢，諸事愜意爲慰。捻匪自膠萊河竄出以後，蹂躪淮海一帶；衆意不欲倒守運河，李少帥探省三之說，堅欲仿運，而職之於東路。蓋放之運河之西，亦茫無把握。承寄送葭枝，服之甚好；百換八十換者，余意不欲多購，嘗謂督撫等貴人，無不好服葭茸珍奇之藥，而卻病

長年者殊不多見；無不好收蘇黃趙董之書，米倪唐仇之畫，而真賞實蹟者殊不多見。故余於此二事，不甚篤好；不欲假充內行，亦稍變富貴人之積習耳。

覆郭筠仙中丞

來示謂拙疏不應襲「億萬小民與彼爲仇」之俗說，誠爲卓識。鄙人嘗論與洋人交際，首先貴「信」字；信者，不僞不誇之謂也。明知小民隨勢利爲轉移，不足深恃，而猶藉之以仇強敵，是已自涉於誇僞，適爲彼所笑耳。時名之不足好，公論之不足憑；來示反覆闡發，深切著明，鄙人亦頗究悉此指。而又因王介甫之闕深精確，卒以持之太堅，論議百世，用是徘徊其間，僅默默以自保。願與閣下一證此義。

致陳碧颿

伏奉手書，益增思想；闊離以來，時從令兄處一問消息，尊恙較在京時，云已大愈。嫂夫人乃復不適，匪惟令兄懸念，弟亦惓惓。斯行也，外境之迂，未可滯慮；置而遣之，終履夷塗。弟去秋避疾，幾不自勝，旣就痊復，仍此頑健；以我之懸，卜君之吉，兼以視尊嫂之祺，必符必符，善禱善禱。弟供職惟常，亦鮮佳趣；時頗涉覽史編，間有述造，不恆其繇，無如我何。來示甚以拋棄詩書爲慮，殊非所宜；將藉此以博取

奇紫，則未得之時，仰若神仙，既得之後，睨如敗履。身外浮名，何足加損？若謂積軸在胸，烈芬在後，則傳人之目，談何容易？見有握粟懷鉛，窮老盡氣，當時自誇沒亦汶汶，凡若此者，不勝數也。家居之樂，味之無盡；足下遠客乍歸，別有氣象。令妻壽母，伯璫仲篋，樂可言乎？惟冀深耽此娛，盡遣他慮，厚自調攝，幸甚幸甚！

致王少鶴

頃奉讓書，辭甚勁拔，稱物細而取類大，世有凡鄙之事，無謂之節文，自王公大人以至庸夫僕豎，皆謂無足措意，而有道君子，乃不得不動色相爭者，此類是也。蓋君子之自處，常嚴重而不可干，其待人也，以敬其身者敬之，道勝己者，抑志事之。僕雖蠢頑，亦頗識輕重之分。聞者陳君之妻之喪，而僕足下爲之市棺，此何等事，豈惟不足以辱賢者，即僕不肖，豈以此市德也？特以死喪之故，將不擇人而求之，適會其時，有以足下爲張某營後事告者，又有稱其助呂某之父喪者，而僕於足下，又辱有杯酒阿諛之歡，乃遂倉黃造請，惟足下亦以爲不擇人而拯之，而濟之，當是時，足下不過履匍匐救之之義，而謝不謝固不論也；及其往弔之日，亦不過率世俗酬酢之恆，非必因舊德而往也。而事有適乖者，門者既不刺通，陳君又夙未識面，僕又未及上其手而指示之，遂無片語致謝。僕失之疏，陳君

坐不知耳；何足道哉？何足道哉？陳君方爲僕言：「王某今世所謂讀書行古義者也！以我故而躬賤役，吾其安焉。出喪後，當敬闕三拜，虛文不足稱謝，惟感激永祝其壽考而已。」而足下遽責其慢人，非狂易喪心，則孰敢慢德我者乎？詩曰：「既其女遷。」夫使陳君而敢於慢足下，則既亦將及僕矣；僕何所利而阿之耶？且緩急之求，無貴賤賢否，皆有之者也；求人而甘言謝之，夫人而能也，德於人而責報，亦夫人而能也。至知道者有進焉。其受人賜，中心藏之，不以口舌云報也。其忠於謀人，過輒忘之；彼德我吾安焉，彼不德我，吾安焉，徐以觀其他。他行合義，友之如故，他行不義，而後絕之，終不相督責也。所謂「道濟萬物，而不自居；施及後世而不伐。」皆自於此。竊見足下抗志獨往，蹈道無窮，遂敢以淺見相質證，非敢反脣相稽，自囿於衆人，而以深文難賢，募之士也。抑又聞君子有高世獨立之志，而不予人以易闕，有馳萬乘卻三軍之氣，而未嘗輕於一發。僕觀足下，亦庶幾者。而今日乃一發之，而茲事者，似不足以撼足下之氣而動之，則意其別有所因也。市有虎，會參殺人，迫之信也；吾烏知足下，不有迫之信者，而假此而一發之也。道之未光，忠信之未孚，而欲人之坦坦以相諒，蓋其難矣！雖然，來日正長，相知方始，將有不辨而大白者，吾何必戚戚乎？至於陳君之感慕，彼相見自能陳之，更不足論，惟足下益自重，充類以爲萬夫之望，而僕亦且思所以見絕於有道，必有在茲事之外者，省之勉之，冀不終棄而

已。

答高生

高生足下。省君書辭，岸然有以自立，頽波浩浩，而金石不流，氣節之不振久矣。得此於朋知，可謂
寔然者也。若所以測僕，則或有未盡者。僕雖淺鄙，亦嘗私聆君子之風，以爲國家政體，當持其六端，不
且區區頻施周罔，遮人於過。卽清釐籍貫事，亦謂宜崇寬大，未可操之一切，使人欲歸不得，欲留不許，
進退獲尤，非盛朝宏采庶士之誼。僕持此議，蓋非一日，適會朱君出僕門下，外人見僕持之頗堅，以爲
是固私有所徇，非天下之公義也。僕懷不能白，因足下之及此，遂盡與披傾。以爲僕不欲操之一切，乃
大體宜爾，非護門生而勤私屬也。中有所激，則詞色稍厲，而足下乃遂謂語意見侵，無乃以凡近之言
相律，而不深察所以立言之意乎？若謂曹司主義，堂上嘯諾，則今日風氣，滔滔已久，僕之不能隱而挽
之，蓋亦慨然內傷。足下幸未置身其中，天下事履之而後艱耳。書不能一二，它日相見，當盛加賚敬，以
崇節概，且敦雅故。

覆楊芋庵

此絀出於至誠，當不復相強以遂其志。凡道理不可說得太高，太高則近於矯，近於僞。吾與僚友

相勉，但求其不晏起，不撒謊，二事雖最淺近而已，大有益於身心矣。

與徐石泉

奉讀手示，仰見扶樹風規，力挽頹俗，桑梓干戈之後，自縉紳先生下逮廝役走卒，皆宜有懔惕創痛之意，以懲前而毖後；若仍酣歌恆舞，事過忘憂，漫無悔禍之意，而各逞亡等之欲，則此間之亂萌，尙恐未能遽息。弟當如命爲示諭一紙，若省垣並無舉行之意，則不必出示；苟有利於毫末，則毀譽訛言，蓋有不能盡卸者。

與張絨瓶

在京同署數月，而相知未深。雖國藩之疏，不克留心時髦，而閣下之品誼，亦卽此可想其大凡矣。嘗謂君子欲有所樹立，必自不妄求人知始；平昔每以此測量士友，又於左右幸一遊之。

與夏憩亭

石卿制軍，岷樵中丞，試爲當今人傑；囑弟與駱張陳諸公會銜入告，請以兵權歸之。張江兩君，似亦無難仰邀俞允。惟弟竊有慮者：向琦在南，訥恩在北，懸雷勝托之儔，聯翩四布；張江再出，亦不過於十數人外，添此二座。若別北而定一尊，抑此諸將，獨以張帥經略南服，則朝廷大權，非臣下所得專請。

且目前事理不在大權之不屬；而在兵勇之習氣太壞。以石翁之布置，而不能保田鎮之破，以岷樵之勳名，而不能禁楚勇之潰，蓋習氣太壞，染之已深，無可用之兵勇故也。兵勇既無一隊可用，而又無舟師以決水戰，無餉項以練新卒，雖張帥爲之，弟亦不敢必其有濟。中夜以思，徒用浩歎！

閣下不欲赴鄂，亦因事無把握，未肯輕出。鄙意此時急務，總宜先籌水師。自六月以來，五省皆議此事，屢奉寄諭，亦以爲最切之圖，而至今未有所成，弟欲於此稍盡寸心，乃與辦木籩，則苦雨半月，無從下手。改造民船，則經費支絀，買船無資。兀坐氣短，閣下將何以教我？

與李次青

初五小挫，亦由浪戰之過。撫州大軍雖有九千餘人，而可靠者實不甚多；又加屢次受傷，精銳暗損，全賴足下心細眼明，靜以察之，自撫來者，皆言城內之賊，不過二千餘人，老長髮不過數百。前後書牘所報殺斃受傷之賊，殆以萬計，而賊饒轉張，頗不可解。國藩自去歲以來，屢誠足下息心靜觀，不宜專務體面，而足下亦常以爲己謹，獨下十成工夫爲言。抵撫月餘，仍似以求功之心過銳，不免失於浮淺。鄙懷時用焦慮。我輩辦事，成敗聽之於天，毀譽聽之於人，惟在己之規模氣象，則我有可以自主者。亦曰不隨衆人之喜懼爲喜懼耳。

與吳子序

去歲相會，戲語日久，不見賈生，自謂過之，今不及也。頃讀大箸釋愛篇，彌覺不及，遠甚！莊生之恢詭恣睢，自以爲羊裘，我所獨嗜；不意老兄又竊嘗禁齋，茲可妒耳！弟亦久思作自序一首，見此尤用技癢，少遲當勉成奉和。揚爲解嘲，而斑擬之；斑作幽通，而張學之。感閣下之反唇相嘲，固不可以無報也。

覆胡宮保

兩絨敬悉。檄鮑唐歸多節制，卻大不可。鮑之戰功頗偉，其高亢亦自有挾而然，卽令出迪庵下，尙非所願。况多公乎？強之使歸，愈激之撓貳也。只如昨日尊處婉勸之絨，便到恰好地位，不必再發公牘。國藩今日覆鮑各一絨，亦勸其「凡事推多都護主持，委蛇聽從，同進同退」等語。侍與多向不識面，又無書信往還，鮑唐當無所疑耳。

與李申夫

馬隊私設，公款分攤，是一良法，請卽試行。派人買草料，每日分散各哨勇，閣下去年所定亦一良法也；至今總未行得出，立法不難，行法爲難。以後總求實實行之，且常常行之，請從「公攤」及「發料」二事始。應專接物時，須從人情物理中之極粗極淺處著眼，莫從深處細處看。

覆李希庵

得惠緘，知台旌已至集賢關外；日內想與舍弟會晤，同入關看定營基矣。雲崖打仗，出則向前，入則殿後；此一端，已有可爲統領之質。又有血性而不忘本，有誠意而不擾民；若加意培養磨鍊，將來或可成大器也。此時若遽撤委，猶樹木方長，而伐其枝葉，雖未必傷根，而將來重培則更難矣。故鄙意欲仍而不改。

覆李筱泉

一來緘云，「應行增設裁併之處，俟各路稟報到日，參核再詳。」甚爲妥洽。蔡少彭云：「矯弊更防其過驟。」此語極可佩也！大抵欲革弊者，必新章十分妥善，遠甚舊章，然後下手，否則不可輕動。

一、「官紳參用」四字，西湖業有成效，江西亦宜仿照行之，無疑義矣。惟探訪宜多，委用宜慎，平日以薪水養之，留於省城，札派時則必再三叮囑，庶得用紳之利，而去其弊。

一、公事知而不言，坐視成敗，自非所宜。閣下今補贛南實缺，尤不必過涉客氣。凡正話實話，多說幾句，久之人自能諒其心，卽直話亦不妨多說，但不可以評爲直，尤不可背後攻人之短。除此二戒外，概宜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覆胡宮保

接兩次惠緘，怪郵驛之遲也。頃自祁門至東流三百里，已改設步撥矣。留駱帥暫不入蜀之奏，侍向極謹慎，本不敢爲此冒昧之請。無奈浙江危在旦夕，江西皖南亦危在數月，不得不留駱帥兼留湖南防兵，竭湘人之力，以謀江西。皖皖謀蘇，非敢因甫當大任而遽放肆也。公意以爲然否？默觀天下大局，萬難挽回，侍與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培養幾個好官，以爲種子——卽咸豐四年，寄公緘中「種火」之說也。

覆郭筠仙

近日軍務捷書頻仍，本屬數年所未有；無如甫遭國恤，旋值胡帥淪謝之耗，可欣可慰之事，皆變爲可悲可憫之端。往年謂劉菽雲於學問有大志，近見潤帥於經濟有大志，菽之精力不足副其願。潤之才德，足以發其志。中道棄捐，豈獨吾黨之不幸？希庵接綰鄂篆，疆事有賴；惟下游太廣，決非孱薄所能獨支。舍弟現進廬江，無爲一路，多公當進舒城廬部；惟六安一路，尙覺空虛。南岸調度，另有公牘鈔呈，是否有當，乞裁示。

覆毛寄雲中丞

惠書並疏稿二件，摧落豪強，維持綱紀，令人肅然起敬。今年春夏，胡潤帥兩次詔書，責弟嫉惡不廢，漸趨圓熟之風，無復剛方之氣。今觀閣下侃侃正言，毫無顧忌，使弟彌慚對潤帥於地下矣！

覆陳作梅

承囑鄙人以全力經略淮揚，大處著筆，誠爲名言至論，惟先哲稱引，利不什不變法，國藩則謂人不什不易舊，都吳馮喬諸公，固亦不厭人望，然環觀目前人材，求所以易之者，其材德果能什於諸公乎？楊彭之意，皆欲終老水鄉，不復請觀它樂，即臨之以朝命，強之以樂所不欲，而位置何席，亦未敢必其遠勝前人。此外則黃茅白葦，彌望皆然，雖楚而未必有材，鄒而已覺無識。在皖已多，苟且遷就，安能更謀淮揚毛羽不豐，固不足以語高飛也。

頃略整頓鹽務，試行西岸，擬由西岸而推及楚岸，由鹽務而推及釐務，次第更張，盈科後進。至於汰驕惰而實以樸勇，懲貪劣而易以悃愾，刻尙未遑及此。敬聞高論，銘感不忘。

覆馬穀山

釐卡委員，賢者本不易得，然州縣掣卡員之肘，則卡員尤易見過。雖優者亦謗議繁興，而劣者尤無論已。從前略公在湖南，胡公在湖北，其餘釐務，皆抑收令而庇卡員，每有印委抵牾之案，輒將州縣

撤委。其時駱胡所用皆湖南之紳士，故湖南有「紳大於官」之語，胡帥有袒護同鄉之議；然兩省蓋金之旺，實由於此。蓋印官掣卡員之肘，則萬不能一也。江西歷用佐雜爲卡員，其勢不敵印遠甚；去年弟欲稍變此風，從皖派去卡員若干人。其後吉安饒州萍鄉等處，印官皆與卡員不和，每稱卡員苛索商民，抽釐太重；上告撫藩，下告紳董，以致卡員動多怨讟，而商民遂大長刁風，鬧卡之案迭出，而弟與沈中丞之隙亦自此深矣。皖省向無風氣，今年正月，望江周令面稟該縣坐釐太重，請弟札飭會議核減，弟如所請行之。厥後詢之高守，則去年本與周令面商辦定者，周令又思見好商民耳。章委員應暫緩撤，如速則須并撤易令。謹將弟所閱歷及辦釐機宜附陳一二。

與陳舫仙

出處之道，亦不可苟；司道位高而無權，處易交三四之地，縱不多凶，亦頗多懼。本難時措成宜，惟遽行引疾求去，恐柳惠有難枉之道，陳文無可適之邦，似宜姑忍以待時，反求以自責。卽不甚礙乎上，但能見信於僚屬，亦足展布一二。晉省守令中，賞識幾人，可否開單見示？

覆劉霞仙中丞

魏璿先來營，接惠書並荷開成石經之賜，感愧無涯。自台旆重留關輔，西事日棘，頃聞蘭州兵變，

殘殺湘人頗多；並云「督署受害尤慘。」不知貞階果與於難否？厚庵自慶陽回省，盡法懲治否？

筠老不爲粵人所悅，又與同事相搆，久慮難安其位，亦卒無恙。今之忽然以去，關係左帥兩疏保薦蔣劉宜撫羊城。不有廢者，彼何以興？筠公纒綿排側，而心懷頗嫌弦緊；自入粵後，無一適意之事。今戈矛起自同里，不知能自遣否？國藩接辦捻匪，已閱一年，賊騎逾萬，裹脅日多，專好避兵而行，不輕與官兵接仗。而偶爾接仗，亦復凶悍異常。三月初間，淮軍即兩次小挫，自後雖屢獲勝仗，洎未能損其精銳；殆與北魏之末，暨元末明末各流寇相近。

破敵之方，毫無把握。鄙人精力日頹，目齒疼不耐煩劇，自度不足了此一役；曾有一函，請少帥來此接辦，渠深以不兼地方，餉項無著爲慮。聞洋人在京要挾百端，勢將棄好稱兵；計「洋」「捻」「甘」「回」共四大患，殊不知所屆也！

陳蔡之陋來書所指，敬處亦略有所聞；大約講理義之學，而居崇高之位，則「讀書」「知人」「曉事」三者闕一不可。某公讀書本儉，而又不知人不曉事，流弊一至於此；吾輩亦頗負清望，尤不能不於此三者，猛省而精求之。

復郭意城

曾國藩書札類鈔

奪理

國藩不肯回江督之任，實因告病在先，回任之命在後。君子不恃千萬人之諛頌，而畏一二有識之竊笑，且方寸先不自許，是以屢疏辭之。又自揣精力日衰，實不能多閱文牘，多見賓客，是以但求解要職以輕責任，不求離營以圖安逸。乃疏上後，外間紛紛揣擬，匪夷所思。不知長沙桑梓置議何如？世人蹈常習故，偶見有稍異者，便爾驚怪，以謂天下必不應有如此。豈人人之出處語默，必稽查成案而出之耶？

復李黼堂方伯

承以釐務利弊，反覆詳示，謂商弊卡弊，均屬無法可除，而致慨得人之難。思深慮遠，皆甘苦閱歷之言。竊謂商弊雖難盡除，稍存寬大，未始非惠及小民之道；其行單數目，微有隱匿，蓋各省自來皆然。非今日江省始有此弊也。卡弊不除，則爲害甚鉅；理財之道，莫患乎上不歸官，下不歸民，而於中飽之竇，漏卮日洩，餉源日虧。來書歷歷指摘，自係確有所見；若慮防弊反以作弊，遂謂無可信之人，無可行之法，則是因噎而廢食，豈能變通而盡利？江西釐務立法不爲不密，祇因各卡之賢員過少，遂覺前此之成法皆虛。大抵卡員摺報，患在條例太繁，不知愈簡愈妙；總局冊報，患在前後牽搭，不能月清月款。茲因三子堅請示冊報之式，輒以鄙意刊發指單二式；又因萬永熙應行查辦之案，遂將前此懷疑之

與應改之章，趁此時逐一清查，臚列十條，另牘奉達，尙希亮察。至用人一節，實爲萬事根本，爲德爲才，得一己難，兩者兼全，更不敵觀。必欲概選賢員，分布各卡，是豈咄嗟能辦？且先求一二誠實人員，姑解欺飾之習，徐圖整頓之方。

復史士良觀察

蘇省減漕一案，初次疏稿滲漏原多，比來斟酌減賦分數，蘇松太三屬，似應於三分減一之外，再減一成半成。使最重之則，不過半倍於常州，再倍於鎮江，應於部議不甚相懸之義爲近。正在往返籌議，尙未上陳，至浮收應減，亦擬於初次附奏。緣發端之初，先舉大綱，未遑剖析條目，今尊指謂減浮收重於減賦，示以民折官辦變通之法，並溯錄傳中丞摺片三件，原委詳明洞達，瞭如指掌，欽佩無似。惟減浮收一事，亦殊不易言。說帖中第二善謂米價僅二千元，如本年五六月間，滬皖及裏下河，每米一石，均六七千文不等。目下新穀登場，亦尙需錢三千數百文，並非大災奇貴之年，此處一差，則所謂蘇松太五串，常鎮四串者，均難遵定爲永遠遵行之例。鄙意減額賦，則一經奏准之後，亦無異議。減浮收則參差不齊，莫能畫一，不特此縣與彼縣不同，卽一縣之中，此鄉與彼鄉亦或不同，必須因該縣該鄉之俗，而爲之立制，不必詳晰具奏，亦不能籠統出示，但令每縣官督紳議章程，議定後，於藩署立一案

據有民折宜辦者，亦有聽民自納本邑者；有定價五千四百者，亦有多於五千之外，減於四千之內者；有將大小戶各全行禁革者，亦有雖禁大戶，實仍含糊遷就者；有盡收銀洋者，亦有兼收制錢者；蓋濫額賦，則爲百世不刊之點，減浮收則無十年不敝之法。不如就該縣因俗立制，反可垂久。

弟辦江西減輕浮收一案，十一年定爲三千一石，元年定爲一兩九錢，其錯處在定價太少，告示又大畫一，出示則同也。惟傅中丞原奏所云：『欲減浮費，必先減幫費；欲減幫費，必先減運費。』此則頗撲不破之論，至人復起，莫之能易。浮費減法，弟所擬每縣各立一案，不知果有當否？幫費減法，將來著往海運，不修漕船，全裁旗丁，自不至復有幫額名目；惟運費竟不易減，須合江松之衆官衆紳，以全力謀之。閣下旣以函告少荃，更求密告珂鄉中外諸君子，示我機要，助我不逮，仰承指南，不勝感禱。

復吳竹如侍郎

接誦惠書，具聆讜論。陰消陽長，是傾否交泰之機；閣下與諸君子穆穆在朝，經綸密勿，挽回氣運，仍當自京師始。人才不振，各處皆然，捐例保舉兩途，有積重難返之勢。然明知其弊，而無從禁止，譬之醫者，知病難矣，而制方更難，或有方而無藥，或病重而藥輕。故嘗謂錯枉無益，舉直而能使枉者變化，則益矣；去邪無益，用賢而能使邪者懲改，則益矣。國藩在外數載，吏治毫無起色，皆坐不能得良吏以

風示衆僚之咎，用爲大愧。皖省用兵太久，蹂躪不堪，人人視爲畏途；通省實缺守令，不過四五人。弟向江都等省商調數員來皖，亦乏滿意之選。兩科進士即用及本屆拔貢朝考，并大挑教習等班。現在到省者，不過二員，每缺出，時有乏才之歎。而地方之苦，百物蕩然，公私赤立，民固無以自活，官亦幾難自存；又或到任未久，寇氣踵至，縱有賢員，莫能措手。卽行軍所過，亦往往百里不見炊煙，竟日不逢行人，忝司兵權，又爲民牧，環顧遺黎，但深內疚。而鄙部人逾十萬，又兼轄希庵中丞全部，各軍積欠已多至十五六個月不等；又頌月協隨淮二萬，李軍門一萬，自丁憂再出，歷今六年，終未辦捐，除發金而外，別無籌餉之法。日執此垂盡之商民，而與之剝膚吸髓，奉示所云，「寬一分則受一分福」者，夙昔亦嘗服膺斯言，事勢所迫，大負初心。古人謂兵者不祥之器，良有味乎其言之也。幸邇來軍事頗順，皖南連克七城，五陰、金陵、合圍、蘇州克復，苗逆授省，壽州投誠，意者天心厭亂，東南蕩平，卽當奉身而退，避賢者路，不敢久竊高位，重蹈魯尤相知有素，聊布一二。

致李小湖大理

涼華、盍哉、曾觀、光儀，近歲展轉兵間，無緣瞻對。伏審乘軺闔嶺，彩節、吳門，爲國儲材，矩司空之家法，明刑、阿教，踐大理之世官。方資禮樂之風，以靖于戈之氣；而適文成誓墓，錄就歸田。迴宦海之征帆，

王師山之講席，仙雲彌好，卿月自高。逖聽之餘，傾企曷已！

國藩夙乘疏庸，謬膺艱鉅。際中興之景運，值元惡之貫盈。幸收建業之城，稍雪敷天之憤。思欲蕩滌瑕穢，潤色山川，爰開甲子之科，冀采東南之美。牛斗之英光依舊，龍雲之際會方新。既占二八之升，於斯爲盛；更思九兩之繫，以道得民。登彼鍾山，問誰鼓篋？周彥倫之際廬何在？雷次宗之精室焉存？瞻首顧之，可勝浩歎！將投戈而論道，擬置蕙而習儀。載葺講堂，重開學舍。議擇大宗師而從事，乃集都人士而共謀。僉以爲閣下天人通貫，望實並隆；正直剛柔之德三，文行忠信之教四，早已施於有政，可以爲師。不揣愚蒙，敢爲禮請，聆羣倫之陳說，識衆志之歸依，試述一二，略塵清聽。

或謂地以人傳，文與年進。昔使星之戾止，猶猷星之方張。金陵適陷於黃巾，玉節莫游於白下。鐘阜之烟雲，蔣山之香火，無緣。今則虎踞龍蟠，江山如故。鴛飛蠶振，旂鼓一新。培此邦之英華，補當年之闕憾。咨詢碑碣，憑弔滄桑。扶杖而吟，皆成詩料；攜朋而出，亦有勝游。躡惜抱之前塵，定卜伏生壽永；沿隨園之舊例，何嫌崔慎兒遲。——茲一說也。

或謂古學凌夷，今文曼衍。江南之顧惠秦錢，孫洪張段，江北之閻賈王任，劉阮焦汪，并皆吳會儒宗，熙朝耆碩。似流風之漸沫，懼墜緒之將淪。閣下則疇古得載，接人用繼；沈潤荪孔包贏，越劉催儻之

卷五千支公之籤三百，未足喻其宏通。自合資之提倡，集中經解策問諸目；小游學海，即是津梁。茲一說也。

又謂士鼓不能噬九成，椎輪不能禁五路；徇俗之藝，羔雁藉以先資，大慚之文，螭蟬豈能速化？或非丹而是素，遂愛古而薄今。技縱屠龍，骨誰市駿？閣下則以鄭許之學，淵雲之才，濂洛之傳，正嘉之格，合之於一手，沛之於寸心。洗滌庸者，追軌前賢；談藝必衷於古，教人必盡其才。下至試帖小詩，律賦末節，亦復力排佻巧，崇尚清真。餘技足了乎十人，端饒合光於四國。——茲又一說也。

或謂儒生貴在識時，經術原以致用；倘使千言落紙，詞盡空虛，遂致一策莫籌，儒爲詬病。閣下則親編堯典，總答蕃書；摹天日之昭垂，紀海沙之漸被。中更潢池之傲，屢陳軌里之條。天人治安，遠喻夫董賈；經義治事，定繼夫蘇胡。此間百度維新，五咨并用；廣說中衢之酌，樂聞鄉校之言。咨政乃魏之客卿，議兵卽齊之祭酒；通名鄭里，應仲遠之譽望；彌隆折節陸生，周孝侯之風裁益峻。——茲一說也。

綜是羣言，敢祈一諾；輒令僚從，祇逆高軒。毋金玉爾音，願廣繁維之雅；如松柏之茂，共培梁棟之材。區區寸忱，伏維垂察。

復劉子恕太守

曾國藩書札類鈔

事理

三三三

使至接展惠書，承寄豫省全圖，及河南江北漢東海西之圖，黃河南岸險工之圖，相需正殷，脫我良多。另摺六事，多閱歷有得之言，文筆亦足達其所見，佩仰實深！

河防可慮一條，似不必預爲過計。黃河之決，關係億萬生靈，蓋有天意，不盡關乎人事。此城本無深謀，就令出此，強秦引河灌大梁，而魏破，智伯引汾灌晉陽，而趙不破，成敗亦尙有數存焉。若在如此過慮，則畏首畏尾，天下殆無可辦事矣。

地險當設一條，閣下前言由息縣至漢水之濱，經營此三百里之地。查該處東西四百餘里，憑濬以守，阻山以守，皆須有勁旅，乃足遏之。果有此項勁旅，則可以近勦，可以跟追，何必守此極寬極散之險？

後段言「上自朱仙鎮下至周家口，憑河戍守，循賊全歸潁水以西。」查劉省三前來徐州，卽力陳扼守沙河之說，使賊不得東竄，與尊指略同，並稱袁小午亦主此意。鄙意聞河蓄水，費財甚鉅，難以成功；梁武帝築浮山堰，卽是前車之鑒。敵處圍安慶時，曾築堰堵縱陽河，久亦卽潰決，連河鬧場，每次動費數萬金，尙須節節置閘，時時啓閉，乃能行船。若置閘太稀，則下游業已漫溢，而上游尙有枯渴，豈有周家口僅築一堰，卽可蓄水使滿至朱仙鎮之理？周口以上，河雖淺窄，然汝潁賈魯等河，皆係經

流較之縱陽運河，其工程之難，不啻十倍。鄙意此事用力多而裨益少，茲略陳拙見，俟過歸德時再約閣下同至周家口，詳細察勘，斟酌定議。

第三條言民寨可用，關係極大。豫中巨患，在於兵民相仇，其初在兵之擾民，作踐太久，其後在民之怨兵，報復太過，必須彼此稍有悔心，而後有善機，有善機，而後民寨可用，民寨與官兵通為一氣，而後可以辦賊。敵處行軍，向以禁止騷擾為主，惟所部太多，相距太遠，亦不免有擾民之事。聞此次入豫，諸軍，劉軍最好，周軍次之，張鎮樹字一筆，已為民所疾視，色副都統馬隊，則騷擾頗甚。不知閣下所聞亦相同否？即日李幼泉全軍萬人，又將赴豫，國藩當備發告示，聯絡民寨，敬求閣下代為出示，言「敵部如有擾民，准民寨赴鄙人前控告，輕則賠錢，重則正法。」總須將一信字做出，庶幾挽回民心。

第四條外國可樂，第六條地圖宜求，俟到宋與閣下相見，再行分別出示下札。第五條脅從宜宥，殊不易辦，昔年曾刊解散歌，而散者甚少。固由官兵鄉團，搶奪銀錢衣物，致賊不敢逃出，亦由無食無衣之民太多，混身賊中，聊為偷生旦夕之計。故從者流賊難滅，非他故也。寨無生業，而聖民耐者多也。復方存之犬令。

所示各條，既我良多，駐札之處，周曰陳州，俱覺入寨。本可移駐陳州，袁小午新居膏朗，願讓與鄙

人小住，惟既來周口，并未見有危險之象，又定議防河，不得不就近調度。搜求人才，採納衆議，鄙人亦頗留心。惟於廣爲延覽之中，略存崇實黜華之意。若不分真僞，博收雜進，則深識之士，不願牛驥同皁，陽矯得意，而賢者反掉頭去矣。閣下若開果有真賢而敬處疏之，有嘉謨而敬處忽之，不妨直言惠示。至條陳不必駁斥，即當敬如尊指，繩齋擬批，亦省却工夫矣。

復劉子恕太守

路濠一事，獻此策者頗多。然此事若地方各州縣官，立意欲行，則無不可；若督撫大吏，出一示，下一札，則斷難興辦。何也？州縣與民相近，轄地亦少，心思耳目，皆易周到；督撫大吏，則不過畫率州縣。州縣不能人人皆賢，其不賢者，或懶惰而以便於民爲辭，其害猶淺；或派丁役四出，名爲督率興工，實需索擾民，其害更深。大凡出財出力之事，民間願者十之二三，不願者十之六七，故非果得賢令，不過是通飭之文。從來保甲社倉，及一切勸課農桑，穿井諸政，自大吏諭行，罕見著有成效者。卽如豫中王荊公，行保甲於一邑而效，行之天下而不效。任令行路濠於一邑而效，下其法於各屬而不效。其明證也。鄙人入豫，勦捻，并無地方督撫之權，故聽聞此策，而不肯輕試。惟鑒而亮之。趙君所作釋文，於小學家從聲得義之說，已能貫徹；惟文辭稍失之繁碎，講「漢學」者，多坐此病，能出以簡當爲妙。

復尹杏農觀察

國藩以衰病相尋，憚見賓客，難閱公牘；自同治二年以來，蓋以次具奏，不欲以病軀久佔高位。初非因辦捻無功，而後託辭於病，以自解免；又恐驟然失位，或乖古人盡瘁之義，故不遽求離營，以塞清議而表歉衷，亦非欲於他人接辦之後，攘臂代庖味於「舟不兩舵馬不兩馭」之說也。來書謂「維繫軍心之言，與平日權爲權臣之意，自相矛盾」，亦誠有所難解。鄙意所惡乎權臣得人心者，謂魏晉以後，都督中外諸軍，覬覦非常；及唐末五代方鎮，爲衆人心所屬者，動移神器，故可懼也。宋世鑒於陳橋之變，於將帥得軍心者，猜忌特甚；北宋狄王武恭如武襄，均爲正人所糾劾，不獲大用。南宋秦氏，亦以軍心歸附，急謀解張韓劉岳之兵權。自是以來，聞有宿將大獲軍心，傾動一國者，亦未聞有因此負疚而引嫌者。我朝寬大誠明，度越前古。國藩與左李輩，動輒募勇數萬，保荐提鎮，以千百員計。朝廷毫無猜疑，而僕輩亦不知有嫌可避，坦然如魚之忘於江湖，如足適而忘履，腰適而忘帶。國藩前所謂權爲權臣者，不過恐居心行事，稍有陵駕鄰省之處；後所謂留營照料，維繫軍心者，亦不過默運潛移，使「涇兩軍，與少泉水乳交融」而後安。絕非挾軍心以自重，此夢寐所差堪自信，亦知必爲閣下所深亮也。然江督一席，實繁且重；鄙人說話逾二十句，舌端蹇滯，難於接見僚屬。旣不能爲星使，豈復能爲江

督。頃奉二十三日寄諭，仍當具疏固辭。來書引溫公之言相勸，竊意宋世如韓富文諸公皆嘗力求致仕，溫公爲翰林學士，亦嘗力求罷去。不才何敢遠方古賢，特自度精神，不能了一身之公牘，此則飲水飲湯，冷煖自知，不得因未合於古，而強以所不能也。

復應敏齋觀察

自古善馭外國，或稱恩信，或稱威信，總不出一「信」字，非必顯違條約，輕棄前諾，而後爲失信也。卽織悉之事，嘯笑之間，亦須有真意載之以出。心中待他只有七分，外面不必假裝十分。旣已通好，講和，凡事公平照拂，不使遠人吃虧，此恩信也；至於令人敬畏，全在自立自強，不在裝模做樣，臨難有不可屈撓之節，臨財有不可點染之廉，此威信也。周易正家之道，尙以有孚之威，歸諸本身；况立威於外域，求孚於異族，而可不反求諸己哉？斯二者，看似迂遠而不切於事情，實則實直而消息於未萌。閣下閱歷極深，以爲有當一二否？

覆蔣蕙卿觀察

僞託米商以查釐卡，辦理最爲得訣。委員積欠懈惰，一任該司役通同舞弊，虧短實課，填塞漏卮，官民交病，自應認籌整理。惟閣下泄事伊始，其察之也不嫌過多，其發之也不宜過驟，務求平心靜氣。

考核精詳。視委員之尤不職者，撤參一二員；將司役之尤無良者，痛懲一二輩。袁簡齋云：「多其察，少其發。」僕更加一語云：「酷其罰。」三者並至，自然人知儆懼，可望振興。

復吳竹莊廉訪

繩卿銳意整頓，蓋下實因一路訪察各該委員未能認真起見；至於閣下用心之苦，渠亦慨乎言之，非與敬處有所同異也。「不可操之太急」一語，自是沈幾妙用。頃者鄙人亦囑以「多其察少其發，酷其罰」三言，守此而行，釐務當有起色。張方伯深沈厚重，得閣下和衷共濟，使鄙人無西顧之憂，至以爲慰。楊牧月前來此，謁見赴任，易令已另札委軍戒所矣。

省垣造謠揭貼，當中外交涉之際，此風尤當禁止；但平時亦當傳集紳耆，委曲開導，庶不至激成事端。鄙意辦理洋務，小事不妨放鬆，大事之必不可從者，乃可出死力與之苦爭。當康熙全盛之時，而天主教已盛行中國；自京師至外省各城，幾於無處無天主堂。以今日比之康熙時，則傳教一事，猶爲患之小者；故鄙意不欲過於糾纏，正欲留全力以爭持大事耳。閣下以爲何如？

復丁雨生方伯

考官將過，有賞無罰；與江西昔年之勳輒甄別休致者，迥不相同。如此則陶成之意多，操切之意

少；有才者樂於見長，無文者亦不至望而生畏。雖常考亦自無妨，此間擬停期滿甄別之考，因其事大無根據，非博寬大之名也。

聽訟催征，嚴立程限，逐一稽核，自有實效；王雪軒雖長於催科，然好用輕銳少年，拜認師生，亦壞蘇省風氣。閣下當法周湯諸老，何必取法乎下？清疆墾荒，誠爲要務。然下手實不易，能就二百餘則中，定爲簡明章程，祇留三則五則，使愚民一望即知，庶幾易於遵守。墾荒委員，分肥朦混亦應撤參一二，以儆其餘。此等處未可稍事姑息，將來另定勸獎章程，仍須先遴賢員，徐議良法。僕在安慶，議清丈田畝，造魚鱗冊，以未得賢員，卒未辦成，至於抱愧。石芾南旣於尊憲應手，可卽令赴蘇就官醫局，渠亦欣然願應嘉命。

沙船興廢，言之慨然！頃接郭中丞來函，亦以加價一層，勢不可止；免扣一節，力有未能爲言。查扣項下，統計不逾三萬金，而使商有怨言，非所以示體卹。鄙見則以加價之一錢五分，全行免扣，其原價之四錢，亦免扣三分，而以扣出之一分，仍留爲海運局之公用，不必提歸司庫。頃接總理衙門信，似以全數免扣爲是，請卽照此議詳可也。昔劉晏不減漕船經費，以爲使下有餘利，則官物慎重，而事可永行；厥後減費太多，而漕船遂廢。今沙船之行於異日者，誠不知其何如；然在我輩留其有餘，則在後人

不至遽廢是亦前事之堪師也。承餽生荔枝一饌，色香雖減，而真味未變，敬以志謝。二兒體氣漸完，擬令緩歸，以副雅囑。

復李宮保

黃運兩防，我軍分段防守，雖不能如上年幼良之同心，而地段較短，局勢較緊，比之上年，似更有把握。所率健飛諸軍，不知近日已由張秋北上，直抵德州否？伏汎盛漲，黃水當無不漫至臨清之理，某昔年六七月間，經過德州至東平一帶，見滄州減河以南如德州臨清東昌等，均有滾水壩。——在古昔爲九河故道，在今爲運河，——所滾出之水，直流入海，亦有寬至數丈，深至丈餘者，儘足限隔戎馬。不知今日滄州減河以南，黃河以北，尙有此數道滾壩之河，限隔賊騎否？若此數道水勢果深，則張捻自投絕地，斷無不滅之理，卽此數道不深，而圈內究不甚廣也。都公臨事而懼，當不至大有異同，惟所撥陳宋諸軍，未必果服其控馭而得其死力。省三於十六日起行，在清江小住三日，計刻下已過濟甯，聞渠於閣下不滿處在「權術」二字，昔年希庵不滿於胡文忠，亦在此二字。僕嘗告人曰：「文忠非全無權術者，而待迪希兄弟，則一片至誠，實無私毫權術。」惜無人以此言轉告省三也。

復李眉生廉訪

邗江握別，悵惘不可爲懷。接到手書，如獲瞻對。黎純齋趙惠甫到此，皆言閣下杜門謝客，惟以文史自娛，手鈔范書，夜分不倦。來春文采深美，而楷法愈益勁整，真乃有功翰墨者。去年曹阮陶謝鮑李杜蘇黃諸集，取次黃丹，今年又致力子史，莊子業已畢功，日來後漢想亦卒業。閣下盛年投綬，所業益勤，天或者故以微疾昌其所學，追扳古人，奮於宦途，而豐於此邪？至於炎涼世態，自古爲然，雖豪傑之士，能遺外世故，獨立千載，而不能禁止當世之擲擯。杜老所作，亦畧行真相，疑行，蓋亦爲兒曹所困辱，無可如何，聊爲長歌以自壯耳。

申夫傲岸不羈，卒乃以此被謗，米捐固其借端，然辦捐而必曰著重上戶，使大紳巨室，與中大小家平等捐輸，此其勢固有所不能。王介甫使品官形勢之家，均出免役錢文，衆論愈譁。巨室之不可得罪也久矣，僕從任用非人，此等乃所謂世法者，違犯不隨，萬口同譏，誰能一之？聞其多方彌縫，使書關不知獲咎之事，而出署之後，囊橐蕭然，歸途費用，亦且不給。此足令人起敬，而謗議亦或當少減乎？

劉樹堂在候補各員中，獨覺書味盎然。三月中委辦海運，頃間回省，呈出手記各務，事理亦尙通達，將來或可陶成令器。此間士風稍陋，鄙人欲廣加延訪，略分三科，令州縣舉報送省，其佳者，以時接見，殷勤誘獎，庶冀漸挽薄俗，一宏雅道。此人困於差徭，亦欲稍予平減。若大加整頓，卽恐州縣無以自

給；刻覈太至，必有不肖之心，應之緣民困太深，而官貪亦迥異尋常；若愛其赤子，而餓其乳母，則是爾斃之道。地方瘠苦過甚，即寬大之令，亦不能遽下也。

復寶佩衛尙書

接讀十九日惠示，具叙愛注勸拳，至爲感勸，即維尊候綏愉，盡厘彌篤，跂頌無涯。津案現辦情形，公函業經備述，現經兩月之久，辦理尙未就緒，致令閣下及總署諸老，多費唇舌。弟奉命來津，專辦此案，遲延之咎，實無可辭。查拿正凶，敵處初次覆奏，便以爲最要關鍵；府縣迭要諭旨，飭解津郡，本爲力持正論，設法保全，豈可遲延不辦？謂津民義憤，不可查拿，無府縣無辜，不應訊究者，皆局外無識之浮議。稍達事理，無不深悉其謬。弟雖志慮短淺，斷不至爲浮言所搖。拿犯之難，訊供之難，皆經歷函土達議者不察，或謂弟意存推諉，輕聽人言，瞻顧清議，不肯切實速辦，非閣下深知此中委曲，鮮有鑒諒鄙心者。

竊謂中國與外國交接，可偶結一國之小怨，而斷不可激各國之衆怒。挖眼剖心等語，外國疑中國藐視太甚，引爲大恥，此足激衆怒者也。枉殺多命，外國疑天津可殺二十，他日即可殺四十，今日可殺二十，異日即可殺二百；洋人在中華，幾無容身之地，引爲大慮，此足激衆怒者也。目下中國海上船

敵全無預備。陸兵則綠營固不足恃，勇丁亦鮮勁旅。若激動衆怒，使彼協以謀我，處處宜防，年年議戰，實屬毫無把握。此等情勢，弟籌之至熟。故奏牘信函，屢持此論。若謂無端變易，妄信局外之言，不從委曲求和處切實辦事，以此邀功，功固難必，以此避謗，謗已難辭。不且進退無據耶？惟府縣於初撤任時，本無治罪之說，聽其回省。厥後該員等出省他往，則弟所不及料，以致久不到案，疑鄙人有故縱之象。而天津民情，囂張如故，將打殺洋人畫圖，刻板刷印，斗方扇面，以鳴得意。其已獲者，人人狡供，其未獲者，家家匿藏。而弟不能速擒而立梟之，亦疑鄙人有故縱之迹。雖貴署亦不免疑弟任意遲延。實則弟之欲拿真犯，以全和局，未嘗須臾忘也。此時業已專弁飛提，當不致過稽時日。要犯雖無確供，斷不能因難自阻。再拿數人，約成二十一名之數，足與相抵。狡供堅不承認，則鄙意早經慮及者。將來或當從權辦理，不盡憑供定案。此後有卓見所到，爲愚慮未通之處，尙望隨時賜示，俾免失機債事。貽同譖蓋，是爲切禱。

覆恭親王

尊處前函謂：「辦凶一層，若將中國人之不違國法，和盤托出，恐令若輩齒冷。」自屬卓見。惟案無旁證，對質之人，各犯不肯自認死罪，亦人之常情。即泰西各國，亦未必無此梗化之百姓。若洋人能

派人在津訪察此間辦法，則知中國於囚犯一層，絕無寬縱，並非無故遲延，有心推託，果能見諒，或不
至另生枝節，至垂詢兵連禍結，督將誰歸？竊料彼族所言「目下卽將津郡作爲焦土」等語，或係旁
敲之筆，若正面文章，則前在津所言羅公使德、繙譯等，當一怒出京，回國回滬，開仗似須明年，未必一
朝猝發。彼若專重在囚犯，指定必須抵償若干名，再竭一兩月之力，亦必可如數交卷，不待搆兵之際，
而終能如願相償，則明年兵船雖集，尙可中止。彼若決意稱兵，則雖立交囚犯多名，而或嫌其少，或嫌
其假，或另挑他事，欲開畔端，何患無辭？是兵連與否，仍是洋人之本計，不僅在拿犯之多少也。國藩自
六月二十一日至七月中旬，病勢本重，近丁中丞及天津丁道病亦不輕，成廷尉病尙未痊，毛司空又
已回京，惟望李協揆速到，再當竭力會辦，以速補遲，總求此心可以服洋人，乃可以對朝廷耳。

復恭親王

國藩辦事遲緩，使多方絮聒，尊處舌敝唇焦，深負委任，踧踖難安。來書不加督責，反辱慰勞，惶悚
何極？府縣業已在津取具親供，奉旨敦促解部，本無可再事延緩。惟尙有齟齬過慮，恐中外用意偶有
未符，轉致陰差陽錯，不敢不備陳於左右。

府縣下獄一事，當時乍接羅使請以三員抵償之照會，只求和局之成，倉卒定議，辦理過柔，事後

思之，深用自憾。以爲萃六州之餼，不能鑄此一錯。六月二十一日，摺片及上尊處各書，亦曾略明抱愧之忱；迨奉改解津郡之旨，設法斡旋，渾然無迹。國藩且服且慚，私幸大力挽回，竟得解我神明之坎。自是議抵之說，一心拒絕。此時該員等即到部中，原無他慮；惟洋人堅執異常，諸營糜聚都下，深懼府縣入京，尊處力持正論，彼或仍執抵償之議，妄肆要求，百折不回；則魚肉在邇，刀俎在旁，勢逼處此，始有不措設想者。該革府革令，前聞改解津郡之命，正如金雞放赦，仰誦聖明，重觀天日；近聞仍解刑部之命，不覺魂飛魄散，怯對獄吏，顧影自弔。以爲總署力爲救全，而洋人仍持疆臣之原奏，欲得而甘心也。國藩竊意前與赫德詳論，赫德曾言「拿犯切實，府縣事自易了」。倘威羅二使並無此意，該稅司必不遽爲此言。近日中國切實拿犯，當亦聞知；縱不能漸將府縣放鬆，豈其索之尤緊。而比奉尊處賜示，亦未言及津人逼索府縣到部一層，究竟曾否催逼敬乞惠示。

與洋人交，凡事皆有步驟，必應多留餘地。國藩前此過聽交部，以後輕重尙可自由之說，未嘗自留地步。非尊處以解津一議，委曲彌縫，則步步逼緊，無可轉身。國藩既已一誤於前，深願尊處慎重於後；與其臨時窘步，不如先事展寬。該府縣可否免其解部，卽據親供定案之處，伏候鴻裁。

國藩平日辦事拙滯，舉措失機，實所不免；至如專挾私見，顧惜一己之毀譽，不問大局之成敗，則

素所不爲，况府縣交部一節，事前既由歐處誤奏，事後又欲見好取名，國藩雖愚，決不爲此，所以長慮卻顧者，實恐洋人詭譎多端，催逼送部，後患不測，故思求急脈緩受之法，尊憲如以爲可行，即乞示知，以便遵循。國藩具奏乞恩，如卓見決以爲不可，日內即當迅速起解，決不敢稍有羈留。昨經附片具奏，尙未接到批旨，信函往返，亦不過多二日耳。愚昧之見，敬以奉商。

復張友山漕帥

承示蔣汪政條陳河運事宜四策，其漕運立湖一策，頗有窒礙，費多利少，現可無庸置議。規復黃河故道一策，八年馬制軍會奏，將蘭儀以東故道，設法疏濬，銅瓦廂決口，酌議堵塞，業經部中議定。惟工程繁重，計挑河修堤塞決，三項需費至二三千萬之多，閱時又非三四年不可，而東趨之溜，能否挽之使南，蘭儀決口，能否堵合，仍無把握。來示所慮，洵係不易之論。查規復河道一事，內外持此議，而鄙人竊有所疑，未敢隨聲附和。蓋河道自古以來，無數百年而不徙之理，歐陽公有言「河本泥沙，下流淤高，水行不快，上流乃決」。故河流已棄之道，自古難復，強復之，則每決於上流者，由故道淤高，水不能行也。河之南徙，自金明昌中會淮入海，已閱七百餘年，至咸豐初年，而有銅瓦廂之決，蓋亦日久淤澱，河身高而流行不快也。今欲挽河而南，使復故道，無論鉅款難於驟集，河內建置田廬，難於遷徙，自

清口以下至雲梯關，河身節節高仰，難於浚深。即使專事竭力爲之，而河之北徙南徙，似亦有天意主之，而非盡人事所可爭。即果南復故道，而於運漕亦尙無把握。蓋自道光七年以來，河高而淮低，淮水不能匯河而入海，於是絕淮與河，使不相通。淮之故道，爲全黃所佔，而淮則避讓而入於江矣。每年漕船過清江後，卽爲「倒塘灌運」之法。其法堅築兩塘，始以漕船放入近淮之南塘內，將南之南壩堵閉，然後決開塘之北壩，使兩塘灌水相平，乃以漕船放入近黃之北塘內，將北塘之南壩堵閉，然後決開黃河之南堤，使黃流與塘灌水相平，乃以漕船放入黃河，北渡而入中河口。如是者爲一批。則又再堵堤再灌塘而放第二批，則又再堵堤再灌塘而放第三批，第四批。當時無論有識無識，皆以此爲極難之事，極鉅之款，極拙之謀，中外欲思所以變計。今若仍復故道，則清口黃運午貫之處，仍用倒塘之下策乎？抑另有良謀乎？如仍用倒塘之策，則南黃雖徙，而漕尙不通暢，又何必復故道乎？鄙意以爲河既北行，卽當順水之性，就泛溢之處，築堤約束，其妥流順軌者，姑且聽之。待軍餉稍鬆，再大治之，不必遽議南遷也。

至導衛濟運之法，前此運河北流，張秋本屬上游，臨清本屬下游，則南高於北，一定之理。惟衛在元城冠縣一帶，尙在臨清之上游，或者稍高於運，或與運相平，自須詳細測量，再行酌定。如於元城緡

上開河導衛以達張秋，在平日縱不能高於運，在黃河稍落時，必可高於黃矣。衛水分爲兩支：一支循舊，由元城至臨清，一支親開，由元城至張秋。運漕分爲兩法，伏秋盛漲，則舟順黃河之溢流，由東昌以抵臨清；黃水消落，泝上水以達元城，又沿下水以抵臨清。雖衛水微弱，未必兩支皆可行舟，然尙可以人力圖之。倘履勘惟形，果皆符合，似可酌度興辦。來示又以僅於沙灣左近築堤，而上下游沿河各州縣，仍虞昏墊，擬就現在河道，一律築堤，束之入海，俾免潰缺。蓋籌確不可易，苟中外不主挽河南遷之說，則堤工亦何可緩？自銅瓦廂至利津海口，雖云地段甚長，工費亦鉅，然較之規復故道，當尙可從減省。借黃濟運一策，疏濬漕渠，使之寬深，先事設順流刷沙之船，隨時行閉閘撈沙之法，更爲南糧定候訊渡黃之期，亦可救敵補偏。然盛漲一消，卽屬無益；再加以導衛濟運，修倉遞運兩法，差足以濟時勢之窮，辱承垂詢，聊布一二，仍希詳細見示，以備互證而資商榷。

復郭筠仙中丞

接誦二月初十二兩次惠書，具聆一一。猥以鄙人添孫致慶，并授稚兒洗口卻疾之方，就諗履候康愉，攝身多術，企慰無量。承示天道循環，人事興廢之故，消長盈虛，洞若觀火。未有壞亂天下，而楚人私享其富貴，此層外間亦多能言之；至於士去職而習爲游說，農去耜而相與嬉遊，習爲偷薄，驕飲

音樂歌舞日夜，則未聞有慮及之者。又稱「種機之變，莫辨於猜忌」。此古今之通病，壞國喪家亡人，皆猜忌之所致。詩稱「不伐不求，何用不滅」。僕近來自省生平，魯魯，不出「伐求」二字，今猶衰耄，且夕入地，猶自憾拔除不盡。因環觀當世之士大夫，及高位者長，果能剷盡「伐求」二字者，亦殊不多得也。「伐求」二端，蓋妾婦穿窬，乘而有之。自反既不能免，此亦遂無愧懼，不復敢道人之短。若著一書，以詆訶達官，則伎之尤者，無所畏懼，其品概亦可想見，無足深較。

意城昔辦釐務，受人荐引，亦頗有物議傳播，然門包之進，虧累之多，則一無所聞。今大變前轍，而收數日減，豈無一二明者，校長舉短，歎新之不如故乎？僕生平屢遭譏謗，上年天津一案，謗議尤不忍聞，殆有甚於永州某守所云，即意城之偶被諷刺，又不足道矣。

復袁小午講學

接三月二十三日惠函，詳論鑒拔賢才之義，纏綿千餘言，其聆深意，所示諸賢，及另單開列者，共十四人，疏其梗概。大抵才德并收，體用兼重，品評允當，殷殷以一士不遺，引爲子辜，一言不揚，引爲己責，心存匡濟，識量宏深，良以爲佩。又謂「東南底定以來，老成凋謝，繼起無人，三有緩急，無足倚恃」。深以前此之得人爲盛，而嗟近今之寂寂。此由鄙人聞於知人，志氣衰耗，古稱積神折衝，不克及引人。

才，亦由精神懈弛，不足感召英傑，翕聚風雲也。邇來軍務漸平，時局之艱難，迥非咸豐年間可比。人才非困阨，則不能激，非危心深慮，則不能達。而在上者，亦不欲屢屢破格，以開倖門，仍須授資按序，各循常調，即昔之勳望赫奕者，今祇亦能循分供職，無盤根錯節，則利器未由顯著。近之賢才，所以寂寂者，殆由於此。然內庸雖平，外憂未艾，彼狡焉者，雖隔數萬里，而不奮近逼臥榻，非得後起英俊，宏濟時艱，世變正未可知。來示以少年盛氣，蹈厲無前者，不宜以猛浪繩之，昔在道光之季，國藩飲聞此等議論，蓋嘗深惡而痛懲。今雖衰老無似，決不欲效此模稜意態，銷磨舉世之英氣，特狂狷兩途，及所謂蹈厲無前者，亦殊不數數見。而來函所稱心事如青天白日，忠愛誠懇，出於天性，尤爲罕覯，是則似有數焉存乎其間，而自愧引針拾芥之無具也。此後如更聞有佳士，無惜續行見告，至禱至禱！

國藩回任江表，節序頻更，諸務叢積，目光昏蒙日甚，無術挽回。一切軍政吏治，均未悉經理。江海各防，雖擬及時整飭，而事體重大，亦且茫無端緒。大懼曠官取戾，貽羞知好，曷勝兢兢。此間近狀如恆，前日有李世忠、陳國瑞搆毀之事，陳、李二人，前在江北帶兵，素不相下，陳之聲名較優於李，如淮、河春鹽船，壽州殺部將，頻有欺侮，李積不能平。近在揚州，李與陳貌和好，實則隱圖報復。四月十四日，李世忠忽率其徒黨，馳入陳寓，掩執陳、國瑞上船，揚帆南下，捆縛辱罵，適有鉛船及湖北各船，在彼聞

陳國瑞被執，一呼而集者數千人，追圍李世忠之船，劫其眷屬。有妾一人赴水以死，李世忠乘間逃走，與陳國瑞先後來甯。互訐，二人均桀驁性成，不循理法。邇來住居揚州，百姓既不甚相安，洋人復每滋瑕釁。昨派篤臣及瓜州吳鎮，查明原委，據實參奏。李擬革職，陳以都司降補，勒令各回原籍，未知此後能否安帖。閣下於二人素知其底蘊，並以附告。

答黃麓溪

兩接手書，闕然未報；疏懶之咎，靡所於辭。夙邀德鑒，亮獲寬宥。比想道履清娛，政祉佳暢，甚善甚善。蘇垣爲仕宦鱗萃之場，以弟所聞，大抵揮霍者蒙卓聲，謹守者沈散秩；生辣者鵠起，和厚者蟻伏。標榜者互相援引，務實者獨守岑寂。揆斯三者，於吾兄俱未爲諧叶。然君子之道，不汲汲於名望；要在案牘律例之中，誠能三折肱而九折臂，則閱時稍久，亦終爲僚友所推，上官所許。

弟有一言奉勸吾兄，於數年之內行之者，其曰耐乎？不爲大府所器重，則耐冷爲要；薪米或時迫窘，則耐苦爲要；聽鼓不勝其煩，酬應不勝其擾，則耐勞爲要；與我輩者，或以聲氣得利，在我後者，或以干請得榮，則耐閒爲要；安分竭力，泊然如一無所求者，不過二年，則必爲上官僚友所欽屬矣。此二年中，悉力講求捕盜之法，催科之方，此兩事爲江南尤急之務，一旦蒞任，則措之裕如。人見其耐也如此，

不見其有爲如彼，雖欲不彪炳，其可得乎？來書過自抑退，所屬望於弟者甚深，故特以迂腐之辭，上貢左右。閣下以爲然耶？否耶？弟居官依舊，殊無佳狀；去避癘疾，比已十愈，其九根株未拔，終恐復萌。翰林不得外差，其清况蓋甚於外吏；然弟一毫不敢萌妄念。目前所處，既已忝居非分多多矣，而况敢再覬乎？

覆胡蓮航

去臘奉到手書，懇懇數千言，昔觀讓麈之面，今知故人之心。別紙所陳數事，空山憂感之中，乃能靈傷民瘼，遂欲拯桑梓於水火，起瘡痍而沐浴之，其爲惻怛，豈勝欽摯。以世風之滔滔，長民者之狡險酷烈，而吾子伏處閭巷，內度身世，郎暑浮沉，既茫乎未有畔岸，外觀鄉里，飢溺滿眼，又汲汲乎有生涯日蹙之勢。進不能以自効，退不能以自存，則吾子之迫切，而思以籲於九闈者，實仁人君子之至不得已也。

然事願有難者，自客春求言以來，在廷獻納，不下數百餘章，其中豈無嘉謨至計，或下所司核議，輒以「無庸議」三字了之；或通諭直省，則奉行一文之後，已復高閣束置。若風馬牛之不相與，如足下所條數事，蓋亦不能出乎交議通諭之外，其究亦歸於簿書塵積堆中，而書生之血誠，徒以供胥吏

唾棄之具。每念及茲，可爲憤激！故初奉尊書，本思投匭，徑獻。繼念身處山中，而屬他人上書闕下，近世已無此風。且足下詳情未盡，反授人以口實。故與可、亭同年熟商，若其託名他氏，無難縷晰入告。若以尊名特達，則恐無益於民，先損於身，固未可率爾以嘗也。

中如林周二公，仿漢氏繡衣直指之說，良足以割劇賊而懲墨吏。國藩將據以上請，會林公遽歸道山，周公奉命撫粵，而粵西盜賊亦日熾，而不可嚮邇。於是事有尊重，而治盜之使，不復能旁及矣。今春以來，粵盜益復猖獗，西盡泗鎮，東極平梧，二十里中，幾無一尺淨土。推尋本源，何嘗不以有司虐用其民，魚肉日久，激而不復反顧。蓋大吏之泄泄於上，而一切廢置不問者，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國藩嘗私慮以爲天下有三大患：一曰人才，二曰財用，三曰兵力。人才之不振，曾於去歲具疏略陳大指，財用兵力二者，昨又具疏言之。茲錄一通，敬塵清覽，未審足下以爲有補萬一否？如以爲可行，則他日仍當演請也。

國藩學識短淺，自以躋躋高位，不敢不悚切講求。奈疾病相尋，心血虧損，夜不善寐，稍一構思，心動手顫。年方壯歲，境亦安樂，而脆耗如此，理不可解。蒲葦之質，勢難堅強，以讓附於松柏，辱足下知愛，合傾誠相告耳。至於簪紱之榮，驕人之態，雖在不肖，猶能滌此腥穢，足下乃以鏡版覓授，毋乃細人

視我而鄙爲不足深語，今亦不復相壁，但求捐此陋俗，而時以德言箴我，幸甚無量。書不詳盡，伏惟察，並乞多謝王君子壽。倘有藥石，幸祝故人，瞻望雲天，企佇焉已！

覆嚴仙舫

三月之末，奉到賜書，辱惠續行水金鑑及他珍物，嘉貺盛懷，感喟不旣！比想大旆遂已南征，粵西小軌，不謂猖獗如此，天子以供億浩穰，倚仗賢明，故以屬之台端。而姚公運籌，鄒公建節，皆與閣下素號知交，如驂之靳，宜克有濟，不似往者趙辛乖分，意見歧出也。

嘗考乾隆西師之役，用兵五載，轉輸萬里，而以肅州糧台爲中外之樞紐，以大學總督黃公廷桂任之。其時羽檄星馳，士馬糧械，倥偬萬端，黃公令藩臬道府州縣承辦軍需者，皆同館一所。公亦竟日危坐日中，每郵騎至，直入館院，啓視符牒，應附何司者，立予分派，目擊其錄，稽鈐印畢，卽以密覆重門洞開，毫無隔閡，一切神速，了無留滯。夫是以鮮中飽之人，而少浮銷之費也。閣下以他省官員，寄寄粵中，地望未極優崇，僚屬未甚愜洽，不審遂能遠法黃公，得以惟所欲爲，否如其上不見疑，下不見忌，則所益於國帑者爲已多矣。

與劉星房都轉書——論鹽務

頃得讀閣下所寄鹽法節略一紙，仰見壁畫精到，籌謀深遠，敬佩無已！去歲變法之初，規模粗具，亦容有未盡善者；今茲復欲小有變更，以期保此大局，此「密益求密」之道也。第試行未久，謗餘未熄，忽又自改其前說，適足以快讒匿之口。此次小議改轍，要須周浹詳慎，不復少留滲漏；以期十年廿年永不再改，而後有以自立。弟等雖未諳鹽政，亦欲勉強管蠡，以相佐助，搜尋罅漏，以相詰難；謹就節略中所載及其所不載，悉心研究，竊以爲不足慮者有二，未深晰者有四，宜熟計者有三焉，伏惟分別而詳示之：

辛丑五綱之殘課，及清查扣留部府各款，從前奏案，每引加帶課銀五錢有奇；此舊商之殘欠，本與新版無涉。戶部不能執甲所負之債，而取償於乙；執網商之脹而追呼於票商。且去年初改新章之時，此項欠課業已奏明停緩，豈甫經年餘，忽從而追索之？此其不足慮者一也。

活支外款，本無成數。撥節一萬，即報一萬以候部撥；撥節十萬，即報十萬以候部撥。假使外間動用已盡，無分毫可供指撥，戶部亦不能持籌以相問，執籥以相責；此項銀兩，係兩淮額外樂輸，或多或少，或有或無，其權操在尊處，戶部不得爲政。此其不足慮者二也。

節略中言「此時鹽課，皆當復還舊額，方爲正辦」，不知所謂復額者，復一百三十九萬餘引，每

引四百斤之額乎抑鹽筋復一百三十九萬餘引之舊，而仍照新章，併爲六百筋，大引僅存九十三萬引乎？由前之說，則由六百筋而仍改還四百筋，是成本驟加，課額驟增，辦理將大抵踴躍，想智者必不爲此矣。由後之說，則較戊申綱之八十九萬引，僅多行四萬引，雖筋數暗與會典定額相符，而引數究嫌短絀，此弟等之未深晰者一也。節略中又稱「俱復舊額，照科則卽每引須加徵五錢有零」，不知尊意此項以爲宜加乎，不宜加乎？以爲宜加，則二年以來，每引止費六兩一錢有奇，衆商已慣見而慣聞矣，忽增五錢，亦恐其因而裹足，以爲不宜加，則國家課額自有定數，去年議增二十萬引，業已攤課而之輕，今年議減十六萬引，亦宜攤課而之重。倘徑裁課額，則人言藉藉，豈不可畏？此其未深晰者二也。岸價之長跌，非官吏所能爲力，場價之貴賤，則院司可以裁制，去年陸公奏定新章云：「官定場價，不得過二兩四錢，不許抬價居奇。」今節略云：「場鹽每引加貴七八錢。」何以官不能制？此其未深晰者三也。去年奏定新章云：「祇行一百九萬餘引，滿額卽止，以防壅積。」乃節略中云：「改票以來，已遵正引三百餘萬。」是兩年而行三綱之引矣。其果壅滯耶？則於百九萬引額滿之時，卽應停止，不應自背前奏，溢出額外，自誇銷引之多，而受壅積之害；其果疏暢耶？則此時不應忽有改圖減引之議。此其未深晰者四也。乙未綱之鹽，陶文毅奏案本請分年帶運，鹽旣分十年帶運，課亦分十年帶徵聞。此綱

聖今，鹽未運畢，課亦未徵完。去年陸公奏章，乃稱爲乙未綱已納錢續米運之鹽，實與陶公前奏不合，弟等已蓄疑於心矣。惟力籌卸商輕本之法，不得不思加勛，既思加勛，不能不指此項乙鹽爲名，以爲所加之勛，初非無課之鹽，有識君子，亦皆深諒任事之苦心，弟每引配帶二百勛，兩年以來，行引至三百萬之多，則乙鹽全綱，配帶已畢，且溢出乙鹽之外矣。此後每引仍加二百勛，又將指何項鹽爲名？將來淮南票引，永以六百勛爲定例乎？抑仍有改爲四百勛之時乎？若不奏明，必爲言者所藉口。此其宜熟計者一也。去年陸公奏定章程云：『自百引起至千引止。』厥後議徵設棧，乃改爲自十引起，以便小販；從此淮北試票，所以從十引起者，以其引地甚隘，道里甚近，民販甚小，耳淮南則縱橫萬里，交錯七省，與淮北迥不侔矣。近聞江廣各岸，小販充斥，規趨微利，爭先跌價，大販守候不利，則折本賤售，一輸既覆，相戒不復再舉。蓋大販之受擠於小販，亦猶官鹽之受擠於私鹽，以應禁革小販，仍從百引起，否則巨商長縮，實於大局有妨。此其宜熟計者二也。去年奏定新章云：『被災舊商，凡請運新鹽子引者，准其配帶補運免課之鹽二百引，如舊商無力，情願自紹新商代運者，亦准配補二百引。』弟等竊以爲此條過矣。每引六百勛內，既有二百勛無課之鹽，以千引計之，因加勛而無課者，三之一，因配帶而無課者，五之一，是無課者占五百三十餘引也。無課之鹽太多，成本太輕，岸價焉得而不賤？新商

焉得而不腐。場產焉得而不絀。往者網商取巧之術。有所謂「淹銷補運」者。有所謂「加帶」。「融楚」者。淹銷云何。船被水淹之鹽。准其免課補運。奸商則罄洗無鹽之船。而希圖報淹。融楚者云何。食岸輕課之鹽。通融行於楚岸。奸商則懸閣應運之引。而贊營融楚。二者之免課輕課。其害較私鹽而更甚。今日之配補無課。其害較二者而更甚。若不裁革此項。則新商行票。既受擠於小販。又受擠於配補。跌價賠本。職是之由。此其宜熟計者三也。凡此數者。弟等未經身履。或莫悉其機要。十年以來。國家大政。惟此事足挽回元氣。閣下與陸公之忠藎。士林所共仰也。然裁抑滋多。謗譟亦鉅。其初規有未善者。此次小議變史。不可不詳盡周密。務使目前無遺議。日後無流弊。庶足宏濟於艱難耳。

復彭廳生

前承惠書。存唁不孝。頃又蒙手書。所以期勸故人。甚篤且勤。國藩積愆叢蠹。無實行而盜虛聲。爲神明所不容。乃不顧滅我躬。而起禍於吾母。椎心悔憾。蓋不得自比於人數。其又何經濟之足言。願如足下所稱「今日不可救藥之端。惟在人心陷溺。絕無廉恥」云云。則國藩之私見。實與賢者相照合。竊嘗以爲無兵不足深憂。無餉不足痛哭。舉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義恐後。忠憤耿耿者。不可必得。或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鬱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貪饕退宿者。果驥首而土騰。而富貴。

而名譽，而老健不死。此其可爲浩歎者也！足下與某公書，言之至爲深痛，積年摩挐，爲君一擡，憂患除，生得少快慰。

國藩來此，蓋以鄂中失守，恐其回竄，不得不出，以自別於畏死者之徒；至於求有補濟，則骯髒之性，將以方柄周旋於圓鑿之中，亦知其鉏鍤而鮮當矣。刻下見志，惟在「鍊兵」「除暴」二字。鍊兵，則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除暴，則「借一方之良，鋤一方之莠」。故急急訪求各州縣公正紳耆，佐我不及，先與以一書，然後剴切示諭之。

年來飽更世故，又經憂患，齒髮稍侵，精神頹敗；幸故人一來顧我，相對敘論，收招散亡之魂魄，駭濯如山之塵垢，庶生新機而還舊職，卽整時艱於萬一，亦未可知。郭筠仙、劉霞仙、羅羅山，及平日豪傑，都來此間，尙望足下惠然命駕，無任佇企！

與江岷樵左季高

王子壽、林天直、張廉卿，俱到；衆賢彙進，竊亂噓枯，必有厭人心志之政。今日百廢莫舉，千瘡並潰，無可收拾，獨賴此精忠耿耿之寸衷，與斯民相對於骨嶽血淵之中，冀其塞絕橫流之人，欲以挽回厭亂之天心，庶幾萬有一補。不然，但就局勢而論之，則滔滔者，吾不知其所底也！

岷樵爲向軍門所奏，俾充翼長，義似不可以辭，非區區計較於己身之利害而已。彼既翻然而引，與同袍，則岷樵之夙抱，與所熟睹於軍中之利弊短長，或者得盡展布，而唯命是從，亦未可知。卽不然而言，不吾聽謀，不吾用，亦且優容其間，益得盡究軍情得失，而一喙不置，彼誠復矣！其又能久居此席乎？將來奉身而退，亦易爲計。若預備其不足有爲，而悍然不顧，則非有心人援溺迫切之心也。若謂某子不足共事，則又岷樵之度之不足容納衆流也。二君尙細思之。

復歐陽曉岑

頃奉賜書，不特識解超越吾輩，卽文氣之深厚，亦似夫張子厚之理窟，張太岳之書牘。尊兄宏量精思，近日遂爾臻此。莊生所謂：「聞任氏之風俗，殆未可與幹才諷說之徒，簡髮而道一二也。」

所論數事，國藩蓋亦粗識指歸，謹以復於左右。書院之說，誠爲進退失據；接來教之次日，卽將關聘卻去，今仍以屬陳水部。未陽常甯一帶，頃有土匪竊發，已調楚勇五百，湘勇三百，前往進剿。撲滅稍遲，則國藩當移駐衡州，藉令無事，而東南如衡永各郡，西南如寶慶各屬，實爲匪徒淵藪，亦宜逕駐彼處，搜求洞穴，與草薶而禽獮之。未可講學會垣，轉荒職事。

保甲之法，誠爲善政，然刊定科條，散布鄉愚，求能行法之人，不苛斂於民間，蓋或百里而不得一

賢焉。世教既衰，人人各逞其無厭之欲，魚肉羸民而力七之，官司布一令甲，徒以供若輩橫索暴斂之名目。故團練保甲，皆今日之要務，而鄙人妄謂皆不可齒莽以行，滅裂以舉。人心陷溺，固已抵此，獨嚴縛匪黨，動輒磔死，差令鄉里善良，得以伸彼之氣，而應吾之令耳。

梅里之兄子，頃攜尊兄書來，欲教洵勇以技藝，已收畜在此。武弁中有塔齊布，頗曉軍事，僕頗欲與之誘掖，又周金城在府署教技，亦有師法，將來操練，即倚此三人。

文案不立，不足與事，誠如尊諭。頃已在公館立審案局，派短州一人，照磨一人，承審。匪類解到，重則立決，輕則斃之杖下，又輕則鞭之千百，敵處所爲，正此三科。巨案則自行彙奏，小者則惟吾專之，期於立辦，無所罣礙，牽掣於其間。案至即時訊供，即時正法，亦無所期待遷延。昨城內捆獻土匪，本交善化縣，敵處聞信即提來，已立梟二人矣。

至於「集思廣益」，本非易事，而施之於會城之內，尤易爲人欺蔽。日之抵吾門者，或上書獻策，或面陳機宜，大抵不出尊書三端之外，抑所謂「陽鱉」者也。然因此而盡廢吐握之風，則又不可要。當內持定見，而六轡在手，外廣延納，而萬流赴壑，乃爲盡善。我思古人，殆應如此，而區區則未逮矣。

潮勇淫掠，極爲毒害，近有他處潰兵逃勇，假託於潮，以張其莫敢誰何之威，亦有並非兵勇，游

四出，而國人相爲呼以爲潮勇者。抗之則力有不能，遣之則資有不繼，招之則患且無休。今方謀擇其桀悍者，日穢幾人，然後再謀遞解之法。若云拒孤城以壑鄰國，則初意原不如是也。捐輸之例，百無一良；若以屬之鄙人，惟當敬謝不敏。暑中丞君，明白曉事，近與僕謀事意見多合。第相响相濡，尙未能忘足忘要，或稍久更當融叶。

此八事者，尊兄之所慮，亦僕所日夜籌維者也。謹一一銓覆，卽有不當，幸無惜更迭辨論，以示榜槩。企望企望！或乘輿扁舟，又復翩然來過，彌慰私懷！禱祀求之——不敢必也。

與朱石翹

自去歲以來，搶劫之案，各縣多有，惟吾邑無之，亦無以他事冤抑持片詞來控訴者；仁人之所被，豈淺鮮哉？現在設法購拿各劫案首要諸犯，至則立予磔死，不復拘守常例；持之稍久，巨案或可少息。方今民窮財困，吾輩勢不能別有嗅咻生息之術；計惟力去害民之人，以聽吾民之自孳自活而已矣。去冬之出，奉命以團練爲名，近來不談此二字，每告人曰：「鄉村宜團，而不宜練，城廂宜練，而不宜多。」如此立說，明知有日就解散之弊，然解散之弊尙少，若一意操切行之，則新進生事者，持札四出，詭索備勒，無所不至。功無尺寸，加弊重邱山，亦良可深慮也。

與劉孟容

伯母已得安葬，甚善；四方多故，早爲封樹，則亦無復它慮。岷筠兩君，國藩日日系念，今辰得筠仙書，知己自黃陂與岷樵分手，遂得南旋，想已安抵梓木洞矣。惟民老之師，尚在漢陽德安一帶，未得渡江，退保武昌，茲以爲系耳。璞山在衡與國藩約共招勇六營，往江南殺賊，將報湘人七月之仇，兼助岷樵一臂之力；其餉銀軍裝，皆由勸捐自籌，不欲取之省局，所以別於官軍，自成一枝義旅也。厥後畿山歸湘，卽往省城請餉，蓋與初議異矣。適會下游警急，中丞囑璞山帶勇晉省防堵；此則局勢與在衡之議大變，自有格例，未可意爲伸縮。而璞山請餉請器物，多不中程，以是省局上下，大滋物議；而璞山語言意氣，又多不檢，以是訾議其短者，評譏日入於吾之耳，書函日入於吾之目。國藩昨爲一書規璞山，未知其能細味而曲從否？僕蓋愛之深而思之甚，非以文吏常譚，挫其銳氣也。

鄂省事棘，萬不可發兵往援；自璞山外，殆罕有請纓自行者。而此老雖銳以自任，左右無能輔夾之人，以助其義氣，而彌其闕失，是用隱憂。老弟當亦同此懸懸也。樹堂九月已歸去，吾弟能來此一存視否？吾不願聞弟譚宿腐之義理，不願聽弟論膚泛之軍政；但願朝挹容暉，暮親臭味，吾心自適，吾魂自安。筠老雖深藏洞中，亦當強之一行；天下紛紛，鳥亂於上，魚亂於下，而容筠獨得晏然乎？閱吾弟與

岷樵書稿，抑所謂膚泛者也。岷在江西，與鄧厚甫大不協，張中丞常以此等議論勸岷老，尊書之旨，蓋相去不遠，獨文詞深美，遂躋古人。國藩入世已深，厭聞一種寬厚論說，模稜氣象，養成不黑不白不痛不癢之世界，誤人國家，已非一日！偶有所觸，則輪囷肝膽，可與掀振一番，非吾弟亦無以發吾之狂言。

與王璞山

接到手書，改過光於日星，真氣塞於戶牖，聽慰無極！前者足下過衡，意氣盈溢，視天下事若無足爲，僕竊憂其乏惕厲戰兢之象；以其握別匆匆，待再來衡城時，乃相與密語規箴，以求砥於古人，敬慎自克之道。自足下去後，而毀言日至，或責賢而求全，或積疑而成謗，僕亦未甚深慮。逮英竹莊書來，而投梭之起，乃大不懌，於是有初八奉規一函，僕函既發以後，又接家嚴手諭，道及足下忠勇勃發，宜大蘊蓄，不宜襮露。然後知足下，又不理於梓里之口，向非大智慧轉圜神速，痛自懲艾，幾何不流於矜善伐能之途。古人謂齊桓葵邱之會，微有振矜，而叛者九國，元盈悔吝之際，不可以不慎也。

此間足下率勇三千，赴援鄂涪，僕既幸吾黨男子，有擊楫聞雞之風，又懇旁無夾輔之人，譬如孤竹干霄，不畏嚴霜之摧，而畏烈風之搖，終虞足下無以荷重任。頃朱石樵書來，渠自鄂省十一二即可起行，大約日內可到長沙，觀其書詞，則逆賊全數下竄，武昌業已解嚴，僕昨奉諭旨，今帶勇即日援鄂。

今不特僕不必去，卽足下亦可免此一行。僕另有書致中丞，商湘勇停止援鄂之舉，不知意見合否？祈足下面稟中丞，細決行止。

至足下之初志，欲興義旅，徑赴下游殺賊，則須計出萬全，不可倉皇一行。蓋舟師必須兼備，操練必須兩月，麥糧必儲半年，三者闕一，皆有坐困之道，而無成功之理。朱石翁殺賊之志，甚銳且堅；此次歸來，必且大有與舉。若中丞能從僕言，停止援鄂之行，則望足下與朱石兄同來衛城，就僕熟計講求水戰之道，精晰練勇之法；僕雖不才，亦當隨諸君子杖劍東下，討此凶逆。如足下鄂中之行，勢不能止，猶望示我一書，苦雨多愁，所悞千端，諸惟心照不盡。

覆龍翰臣

頃奉惠函，伏審勳止康勝，德業益懋，至以爲慰。諡及陳告民瘼一節，實有萬不得已，具徵仁人君子之用心。二三十年來，士大夫習於優容苟安，揄修袂而養媯步，倡爲一種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風，見有慷慨感激以鳴不平者，則相與議其後，以爲是不更事輕淺而好自見。國藩昔廁六曹，目擊此等風味，蓋已痛恨刺骨！今年承乏園務，見一二當軸者，自藩彌善，深閉固拒，若惟恐人之攘臂而與其鬥也者，欲固執謙飽，則於事無濟，而於心亦多不耐。於是攘臂越俎，誅斬匪徒，處分重案，不復以相關

白。方今主憂國弱，僕以近臣而與聞四方之事；苟利民人，卽先部治而後上聞，蓋爲一己自專威福，所以尊朝廷也。

覆黃子春

劉君霞仙來衡，盛道閣下。鶴骨松心，通曉治體，不復踐踏尋常士宦町畦；郭筠仙亦稱道不容口，此又得復觀察書，尤以推轂津津。三君子者皆與鄙人金石至交，許與不妄。用知閣下之風格，不似世間枯槁故態，隨人俯仰者也。

國藩從官有年，飽閱京洛風塵，達官貴人，優容養望；與在下者，輒熟和同之象，蓋已稔知之而慣嘗之，積不能平，乃變而爲慷慨激烈，軒爽飭辭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来，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習，而矯枉過正，或不免流於意氣之偏。以是屢蹈愆尤，讜議取戾，而仁人君子固不當責以中庸之道，且當憐其有所激而矯之之苦衷也。

頃聞奉到寄諭，命國藩赴皖援勦，自維才智短淺，無能爲役，而興辦船隻，選練義勇，擬以水陸萬數千人，夾江而下，規模亦已粗備。但求宏才偉識，共濟時艱，閣下若不棄鄙人爲不足與謀，尙祈岸續掉舟，翩然過我，其有不逮，面爲指陳，至幸至幸！

又聞貴邑有江鼎臣孝廉，尤豪俠堪倚任，亦望閣下以尺一致之，囑其在鄱陽宮亭之間，招集漁戶，早爲部勒，以待湖南北兩省之師，過湖口時，一相會合。其所須經費，卽乞與憩亭兄熟商，必有方略，可資集用。若能於漁舟之外，更謀雇買民船，改修戰艦，可置礮位，尤足以壯聲勢。若二者俱不能，則陰求血性男子，召集義旅五百人，與此間陸路之兵，聯爲一氣，亦足以別開生面，飛揚旌旆。國藩智小謀大，不無見哂方家，然大局糜爛至此，志士仁人，又豈晏然袖視，坐聽狂賊之屠戮生靈，而不一省顧耶？

與胡詠芝

閣下治軍鄂渚，爲甄師喜，爲兩湖喜；藩同時又接廬州失陷岷樵殉難之信，爲天下憂，爲吾黨憂。國藩自九月來，募練諸勇，造備戰艦，擬與甄師岷老輔之。不謂斯材遽成名以去，而甄師又被羣言誘勗，孤立無助，對此茫茫，止堪痛哭！侍先後招用陸勇六千人，訓練可用者略近三千，水勇五千人，皆新築之船工水手，不知軍火爲何物，戰鬪爲何事。調集之官，招聘之紳，亦無敢以舟師自任，願與此賊相搏於風濤浩渺之中者。以是毫無把握，日夜焦思。計自衡至鄂，舟行當逾二旬，可以逆風之暇，操演數次，船隻仿粵東之式，有所謂「快蟹」、「長龍」者，人多見謂可用，礮則不滿六百，稍與分配，卽行成軍以出。鄂中望助孔亟，亦不復可延候矣。計二月之杪，當與旌從相遇，寄翁堅臥不起，郭筠仙亦無意

再出，蕭可卿以年逾六十，不願卽戎，譚湘溪老母在堂，家無昆弟，歐赤城新有母喪，王元圃去秋沒矣，此外聘求之士，尚有數人，相見伊邇，當一一爲閣下道之。

方今世變孔棘，而宦場泄沓之風，曾無少爲振作；有識者，以是深懼，皆懷入山恐不深，入林恐不密之志。故侍之不克，羅致英彥，固由素行淺薄，不足以引鍼拾芥；亦實因有道之往往潛藏，不肯輕予人以一知也。尊書所披演，黔各材，想甄師必以入告，不知曾會賤銜否？所須軍械，到黃卽可分用；此行水次爲糧台，一切軍裝米鹽，皆儲舟中，較之陸路糧台稍便耳。

與劉霞仙

近日友朋致書規我，多擬我近於妒功嫉能，伎薄險狠者之所爲，遂使我憤恨無已。虹貫荆卿之心，而見者以爲淫氛而薄之，碧化袁宏之血，而覽者以爲頑石而棄之；古今同慨，我豈伊殊？屈纍之所，以一沈而萬世不復返顧者，良有以也！僕之不能推誠與人，蓋有歲年；今欲矯揉而向人，是再僞耳！相見匪遙，訂與痛宣。

與羅伯宣

時衡招勇，僕燭其緩三月再辦；僕於時衡欲其先精而後大，先鬱而後暢。往年余愛敬塔羅二公，

遂人輒稱頌其智勇。雖聲名布滿天下，而究惜大功未竟，至今頗用悔歎！足下愛敬時銜，當代爲蘊之蓄之，不必逢人頌揚，使其實常浮於名，則所以愛之者更大也。

致胡潤芝中丞

接手函，敬悉榮晉官銜，殊勳懋賞，尤愜人心，慰幸曷已？厚迪優賞，亦其功實足以置之。厚庵聞已東下，不知率水師幾千前往？琴果駐何處？亦願東行否？安慶之賊，想已無多，從此略蕩平矣。浙中賊數雖多，亦或強弩之末。饒廷選健者，衢州必可無虞；卽有得失，杭城亦自可保。所慮渡浙而東，甯台紹等府，或被蹂躪耳。

迪公留鄂極是爲天下計，爲湖北計，均須先清皖豫；如天年荒歉，尙恐變爲流賊，西趨襄陽北趨南陽，並可擾及關洛，今豐熟如此，決當無慮。敝處報銷，似宜設於水次，若設局鄂垣，痕迹太重。着中丞去歲請國藩赴江，其辭甚摯；又請霞仙代渠草奏，其意甚誠。因僕固守不出，始變而惱怒；余自有歎於彼，彼固無歎於余也。能設於武穴等處，痕迹較爲渾融。總攬大綱之人，擬請伯符連舫篠泉二人；篠泉精細圓適，其從國藩也極久，其爲國藩謀也極忠。往年余擬專摺保之，曾爲羅忠節兩次言之，忠節亦極力贊成，厥後因循不果行；國藩之保舉稍吝，不過局度較隘，至於次青篠泉之不得優保，畢金科之

不成功名，則國藩實有蔽賢之咎；中夜以思，如何可贖？今舉金科則長已矣，次青篠泉二人，萬乞閣下大力設法優保，或留鄂補用，以私言之，則國藩內有補於歉衷，外有益於報銷，以公言之，則二子存心愛民，必有裨於吏治，必有贊於高深，務乞留意承允，敬處部費，代為設法。

致李迪庵中丞

得胡伯母仙逝之信，不獨僕與賢昆仲厚，數人者，失所依倚，實關係東南數省大局安危，開鄂省衆議，欲官帥奏請潤帥於百日後強起視事，不知潤帥肯為蒼生行此權宜否？此事殊難協宜。古來視此關係絕大之人，亦不多也。潤公聰明，本可移入霸術一路；近來一味講求平實樸實，從日行俗事，中看出至理來，開口便是正大的話，舉筆便是正大之文，不意朋輩中進德之猛，有如此者。其於朋友，純用獎借，而箴規即寓乎其中；一旦以愛去位，不特公事棘手，而吾輩亦少切磋警惕之益。國藩至湖口，暑後傷風，病中聞胡伯母噩耗，愴然不復能為懷，想賢昆仲必有同情也。

致胡潤之中丞

十四日恩恩奉唁數行，亮登荃照，頃得次山壽山信，知秀帥出奏時，付陳閣下一身關係安危甚重，不知出自何人手筆，想尚得體。年來新造江漢，皆閣下心手厝注，知人之明，用人之專，所致恐中朝

宋蓋周知。若從大處一爲抒寫，使衆人知時流中，有如此襟懷氣局，不與倉卒成功名，權宜就時會者相等，庶與閣下力求淳樸平實之指相合。此次摺稿，侍亟思一見也。

覆李希庵

接周壽珊信，得讀諭旨，及官帥綿將軍前日奏章。以朝野官紳軍民倚望之殷，潤帥實以不逮去位，所全較大。然潤帥近日扶持善類，力挽頹風，於人之邪正，事之是非，剖判入微，不少假借。有權術而不屑用，有才智而不自用，皆大過人之處。兩奏皆悉能道著一二。潤公之識，不肯輕言奪情，吾輩愛之深者，亦何能輕以相強也。吾鄉數人，均有薄名，尙在中年，正可聖可狂之際。惟當兢兢業業，互相箴規，不特不宜自是，並不宜過於獎許。長友朋自是之心，彼此恆以過相砭，以善相養，千里同心，庶不終爲小人之歸。足下用心甚深，進德甚猛，亮以鄙言爲不謬也。

與鮑春霆

足下數年以來，水陸數百戰，開府作鎮，國家酬獎之典，亦可謂至優極渥。指日榮晉提軍，勳位並隆。務宜敬以持躬，恕以待人。敬則小心翼翼，事無巨細皆不敢忽；恕則凡事留餘地以處人。功不獨居，過不推諉。常常記此二字，則長履大任，福祚無量矣。

與左季高

夷務果有翻局，不悉聽其所要，是極好機會。然國家之強，以得人爲強。所謂「無競維人」也。若不得其人，則毛羽未滿，亦似難以高飛。昔在宣宗皇帝，亦嘗切齒發憤，屢悔和而主戰守，卒以無良將帥，不獲大雲國恥。今欲罷和主戰，亦必得三數引重致遠，折衝禦侮之人以擬之。若僅恃區區楚材，目下知名之數人，則干將莫邪，恐未必終不剗折。且取數太少，亦不足以分布海隅。閣下以爲何如？官帥之意，以唐義渠率三千人，赴臨淮助袁午師，以普鎮寶勇，劉牧湘後營，循大江南岸以下達蕪湖。實則普劉難以獨當一路，而唐公亦尙不辦此。鄂兵日增，而餉源日減，非潤帥雖起，恐終不濟也。住署與否，非接篆與否，均不甚關緊要，所爭在勇簡新撫否耳。然以潤公之威望才氣，羽翼旣成，亦他人所能牽掣；造寶塔者合其尖，或者少從權宜，終濟巨川乎？

與李希庵

令兄迪庵軍事，僕前囑其環繞巢湖擊剿，傍湖各屬，不必兼及淮北。頃又囑其不必北及定遠。又於舍弟書中言「不宜遠離水師，以固根本，不宜徇人情面，而分兵力。」二語是迪軍要訣，不知閣下以爲何如？迪公近日聲望鼎隆，閣下名譽亦日增赫奕，舍九弟比亦薄有聲望，鄙人在外毀譽互見，然

究係毀者少，而譽者多。清夜自思，尙覺名浮於實十倍百倍也。吾輩互相砥礪，要當以聲聞過情爲切戒。意城此次在敵幕，深資其力，公牘私械，一代辦，識見論議，多與相合。故雖精力耗竭，而目下尙無廢聞之事，足慰廑注。

覆李少荃

閣下此行，其著意在察看楚軍各營氣象，其得處安在？將領中果有任重致遠者否？規模法制，尙有須更改者否？一一悉心體察。在閣下旣可量而後入，在敵處可度德而處。閣下閱才遠志，自是匡濟令器；然大易之道，重時與位，二者皆有大力者冥冥主持，毫不得以人力與其間。昨揖別時，以此相箴，蓋亦近歲閱歷之餘，見得一二，非譚龍鳳，以自持也。

覆莊衛生

接奉惠書，獎借溢量，向歲湘人援鄂，無藝之供，有求必應，萬衆誦德，至今弗緩。比復雄藩懋建，內以善民外而盪寇，風猷峻邁，跂想何窮！承詢選將一節，猥以湖湘俊彥朋興，推求汲引之原，鄙人瞽瞍，奚足以言衡鑒？風雲際遇，時或使之，生當是邦，會逢其適，於鄙鈍初無與也。抑又竊疑古人論將，神明變幻，不可方物，幾於百長并集，一短難容，恐亦史冊追崇之辭，初非當日預定之品，要以衡才不拘一

格論事不求苛細，無因寸朽而棄連抱，無施數罟以失巨鱗。斯先哲之恆言，雖愚而可勉；更願南鍼導鑿，證此不逮。

覆易芝生

接到手書，流慰無量。國藩昔年銳意討賊，思慮頗專；而事機未順，援助過少，拂亂之餘，百務俱廢。接人應事，恆多怠慢。公牘私書，或未酬答。坐是與時乖舛，動多齟齬。此次再赴軍中，銷除事求可功，求成之宿見，虛與委蛇；絕去叮咛，無不復之臧否，無不批之稟牘。小物克勤，酬應少周，藉以消息浮言；而精力日耗，目光膠昏。

平生於古文辭，鑽研頗久，差有敵帚之饒；而眼之所鶻，手不能應，心所欲爲，日不暇給。自去冬至今，曾作文七八篇，罕稱意者。羅忠節墓銘，久思一答尊矚；因意興少佳，亦姑置之。卽先祖先考妣神道碑，尙未能敬謹從事，終夜疚心。因念文章之事，究以精力盛時，易於進功；足下年力方強，志趣拔俗，宜趁此時併日而學，絕塵而奔。雖未必遽躋作者，而看讀寫作四者，兼營并進，亦自有一番之功效。翠山亦有志之士，小兒舍姪輩得以步趨後塵，爭相濯磨，則寒門之幸也！足下倘有意乎？

覆劉霞仙

國藩於六月初奉防蜀之命，以景鎮未復，難遽撤動，而所部將才太少，難期高飛，作疏直陳。後以江西肅清，不得不移師西上，行至武穴，接官帥咨，已奏請會勦皖賊。頃奉諭旨，以川境可保無虞，即行遣勦皖省，如尙未免有入蜀之虞，只可從緩酌量云云。是聖心并無成見，仍聽外間裁酌。蜀中本大有爲之邦，惟國藩倦游已久，深憚作客之難，作客於無賊之區，周旋於素不相知之主人，則尤難。以是裹衷中立，未敢望劍南而西笑也。

自黃州至武昌，僅百餘里，而阻風以逾四日；俟與官帥商，恐仍當從胡李多饒，譖公之後，共圖皖中。更事日多，斯不敢爲天下先耳；趨時之效，茫如捕風，亦稍稍倦矣。歷年疚心之端，逐一補救，十已得其七八。如曷恤林秀三之家，而纂文刊碑於撫州殉節之處，亦近日一稱心事。目光眇昏，老境日增，所學無成，不無感喟！

覆胡宮保

手示敬悉。「安樂棄子」，世態之常。侍去年過此，與今年情形迥異，所示「莫危於漸」，誠爲篤論。然此時只當用老僧不見不聞法，天下惟忘機可以消衆機，惟懵懂可以滅不祥也。「萬事無成一四字，是鄙人一生考語，公安得擬而有之？」一入鄂鏡，軍事庶政，井井有法；官紳印委，多用正人，優劣得

所此豈無成者之所爲？糜爛江漢，整成一個斬新日月，太和世界，是多大事，在公只算一筆外銷帳。固美德，太謙又占卻他人地位，特我輩指目者多，須保得此後不大錯認爲佳耳。

與左季高

蜀中之行，思之至熟。凡治事，公則權勢，私則情誼，二者必須居一於此。前見蜀師覆陳一疏，未有云：「必不專俟曾某來，此致誤事機。」而鄂中自潤帥外，皆不以西行爲然。且云師至荆宜以上，則商旅疑阻，鹽釐減色。蜀既不肯爲百兩入轡之迎，鄂又不願爲路車乘黃之送，權勢如此，情誼如彼，雖欲獨辦一事難矣。弟老境侵尋，精力日絀，所部又無一統將之才，假令賊果入蜀，亦決非敵處兵所能禦。是以依倚潤帥，聊相啣濡。潤帥近亦不甚適意，苦心孤詣，未果見亮於人人，而軍事吏事二者亦殊叢雜。弟若與共圖皖中軍事，可少商酌也。日內初操馬隊，湘人不耐辛苦，難期練成。然東三省擾民積習，當借此以風止之。

覆歐陽小岑

得惠書，并南屏一緘，敬悉一切。南屏不願在桐城，諸君子籠下討生活，真吾鄉豪傑之士也。而直以姚氏爲呂居仁之比，則貶之已甚。姚氏爲知言君子，特才力薄弱，不足以發之耳。其古文辭類纂

一書，雖闌入劉海峯氏，稍涉私好；而大體固是有倫。其序跋類，淵源於易繫、詞賦類，仿劉歆七略，則不刊之典也。國藩之爲是敍，不過於伯宜處略聞功甫生平之言論風指而縱筆及之，非謂時流諸君子者，果足以名於世，而垂於後，不特不和之，且私獨薄之。南兄識得鄙意曰：「侍郎之心，殊未必然。」所謂搔著痒處，固當相視而笑，莫逆於心也。

致吳竹如

九月初，接奉惠書，得悉夏秋兩緘，均塵台覽。敬諗德業闕富，學道不厭，欽企曷既。閱耶鈔知復陳臬畿輔，未審左遷果緣何案？圓鑿方柄，齟齬乃分，所應爾幸。聖明在上，猶覺直道得行耳。

桐城方君，援儒入釋，閣下辯緇田巴，角摧五鹿，竟能引異爲同，範圍不過。此黃魯直所謂「能就心地收汗馬之功」者也。近年軍中閱歷有年，益知天下事，當於大處著眼，小處下手。陸氏但稱先立乎其大者，若不輔以朱子銖積寸累，工夫則下梢全無把握，故國藩治軍，屏去一切高深神奇之說，專就粗淺纖悉處致力，雖坐是不克大有功效，然爲鈍拙計，則猶守約之方也。所最難者，近日調兵撥餉，察吏選將，皆以應酬人情之道行之，不問事勢之緩急，諭旨之寬嚴，苟無人情，百求罔應。卽舉劾賞罰，無人情，則雖大賢莫薦，有人情，則雖巨惡亦釋，故賊饒難已漸衰，而人心殊未厭亂。每獨居深念，憾不

得與閣下促膝密語一據積懷。

國藩自景鎮克復，即率師西上，會湖南巨股，盡竄廣西，蜀可無虞。諭旨飭令會剿皖賊，現擬四路進兵：沿江兩路，一由石牌以規安慶，一由潛太以取桐城，傍山兩路，一由英霍以搗舒城，一由商固以規廬州。弟與胡中丞分任其事，聲勢頗盛，惟羣盜如毛，我軍尙單，未知能否得手。珂鄉數百里內，友朋死於此者至多，如江岷樵、陳岱雲、鄒叔積在廬州，呂鶴田、朱臥雲在舒城，何丹畦在英山，郭雨山在定遠，戴存莊在桐城，舍弟及迪庵等在三河，思之至痛。若能廓清一方，爲親友少雪此積憤，亦一快也。

覆李申夫

前曾語閣下以「取人爲善，與人爲善。」閣下默記近數日內，取諸人者若干事？與人者若干事？大抵取諸人者，當在小處實處，與人者當在大處空處。號手悠揚可聽，親兵驅使愈喜，或亦取諸人者乎？抑有獨得於心者乎？以後望將取諸人者何事，與人者何事，隨時開一清單見示，每月彙總帳銷算一次，或卽卜氏所云「日知月無忘」者乎？

覆胡宮保

取利多而民怨，參劾多而官誹，有以此見告者，非不當自省，但不宜以鬱蓄心中耳。吾輩所慎之

又慎者，只在「用人」二字上，此外竟無可著力之處。古人云：「若從流俗毀譽上討消息，必至站脚不牢。」侍平日短處，亦只是在毀譽上討消息，近則思在用人當否上討消息耳。揆帥欲以義渠一軍，繞赴淮北，似尙妥叶，侍已允諾。鮑超思歸甚迫，已來此間，當面爲慰勸也。

覆郭意城

今日閱邸鈔，篤公業已奏請回籍就醫，奉旨允准矣。聞本有意南旋，因山東尙有餘波未平，稍稍滯忍未決；得潤帥勸歸之書，遂爾浩然具疏。鄙意卻嫌其太速，既已入直，卽宜迴翔一半年，再行引退；庶山左之風波大定，而一身之進退有餘。今如此毅然，恐又非了局。

季公被潤帥勾留，齟齬淋漓，至今未來啟處；前此自領一隊之說，余復信勸其不必添此蛇足，今亦作罷論矣。渠若能流連皖楚之交，或在敬處，或在潤希厚雪諸處，均有大益。特恐歸思易萌耳。

尊書隸字似不如草篆少陵「瘦硬通神」專爲隸字言之。東坡欲泛及於眞草諸體，以爲未公不慊，非至論也。僕不解作字，昔年治說文，曾廣購漢魏各碑，討尋源流，如禮器碑結體方雅，要爲隸家正範；張猛龍碑，將隸楷融成一氣，尤足津逮來學；唐隸稍肥，有乖大雅，敢爲閣下陳一戒律。近姚伯昂先生專師曹全碑，相沿成風，亦旁門也。是否諸祈證示。

致沈幼丹

四月之季，胡潤帥左季高俱來宿松，與國藩及次青筱荃少荃諸人嚶談累日，咸以爲大局日蹙，吾輩不可不竭力支持，做一分算一分，在一日撐一日，庶冀挽回於一萬。因屈指海內賢者，朋輩志士，惟閣下高隴林泉，置身事外，因定計堅請台從出山，一奏再奏，以至三五奏，數十繕請，總以出而握手之日爲止。

次青體氣羸弱，德於戎事，本不欲更以介冑之事苦之；因弟初膺艱鉅，逆氛日熾，不得不挽其復出禦侮，爲弟干城腹心之助，閣下若能慷慨投袂，助鄙人卽助次青也。且計賊蹤若由浙省而躉及衢，信卽珂鄉亦萬無獨全之理；而閣下菽水之資，稻粱之謀，固當不足於三年之蓄，早遲終不免於一出。不如趁此時機，猶是賢者衆志交孚之時，伏冀上念國家，下念桑梓，中念友朋，翻然遽起，以慰嗚呼之望。翹企何旣！

覆彭雪琴

國藩至黃石磯，僅帶幕客二李及親丁數人，巡捕文案數人而已；欲與閣下及厚庵及舍弟靜談二三日，千乞無迎接，無辦席，無令營哨官并紛紛請安。禁吹手，禁爆竹，禁排礮。各營在黃石磯者，令稟

見一次；餘在上游下游者，一概不許來見。斷不可做八九年湖口之樣，多費錢文。連日與希庵暢談，楚軍水陸之好處，全在無官氣而有血性；若官氣增一分，則血性必減一分。八九兩年，余過湖口時，彼此皆不免有官氣；此次余與厚庵及閣下，皆當力戒以挽風氣。

覆胡宮保

接兩緘，並涓春方伯文若司馬等件，敬悉一切。季公之事，已具緘奉復，茲將摺稿鈔呈，一二日即可拜發。淮鹽之五利三慮，誠爲切當；惟陸師僅二千人，則嫌其太少。侍初六日復緘，謂須陸兵三千人，亦尙太少。三河尖爲羣捻出沒之區，大約陸師須五千勁旅，得三名將統之，庶臻穩固。該處陸兵能站得住，則不特鹽利可興，且鄂之北防亦堅，而永無捻患矣。

五利中惟第三條似不甚確，所指額引，在盛世尙不能銷售如額，况兵燹十年，巨商裹足，僅恃零商小販，又兼陸運數百里之遠，安能行至九十餘萬引之多？侍辦浙鹽，行之江西，人人樂從；僅陸運玉山八十里，行之五年，至今尙未滿十萬引。文若兄原議，到楚淮鹽，尙有五十餘萬引，以鄙見策之，到楚不過數萬引耳。如原議則爲利甚鉅，如鄙見則爲利甚微，應請卓斷。然爲利雖微，而此事要不可不辦，待既有辦淮揚水師之奏，則造船於淮安，與造船於三河尖，上下一也。公既有設北路防兵之議，則鄙

防於商固，與設防於三河尖，遠近一也。應請以侍認辦水師，而公認辦陸師，兩軍成後，先辦官運之鹽，如果有利可圖，則商販或亦源源而至；若其無利，商販不至，則水師以衛淮揚兩郡，陸師以防鄂之第四路，本不爲鹽釐而設，亦無損也。

覆李希庵

鈔寄潤帥函，所論「營頭歸人，猶女子許家」，精確之至。凡事皆須識得此意，訟卦之作事謀始，進賢之如不得已，皆此義也。又精益求精，帶數百人亦甚不易一節，國藩於乙卯年，曾將此義屢次致書於次青，亦引羅李岳州之千人爲證；六年冬，又以此義勸戒時衡，惜俱未能領會入微。潤帥處書詞莊重，敝處卻無函相告，當由彼此真意相孚，漸見枝辭之少。如尙有一半分未孚人處，鄙人亦惟以至誠專責閣下而已。

覆李筱泉

牙釐事件，公牘所陳十四條，經黼堂兄與閣下推究，至爲妥善。間有一二未叶，業經批明。往於道光十九年，在漢口長沙會館，見抽船釐收者，皆賣買微賤之人，坦然交易，無詐無虞。今雖以官抽濟餉，仍須帶幾分賣買交易氣象，不宜多涉官氣；牙帖尤賣買場中鄙瑣之事，尤不可經衙門人手。

誠冗員裁浮費，二語似迂，而關係極鉅；此中所謂坐支者少，即去浮費也。閩中蠶源，爲數無幾，前在建昌時已深知之。

覆胡宮保

手教並批牘二册不特當世無兩，亦恐爲百年來所僅見。即如昨者霍山張組一票，國藩亦歎其賢，不過以一語批准；今錄大查錄批聲聲打入心坎，不獨激發張令之志氣，亦可免他人之蹂踐。此公家之至寶，宇宙之至文也。甯國關困日甚，餘杭失守，賊蹤去浙省不過百里，徽帥與浙帥皆望極生怨，微色發聲，行且彈射叢集矣。擬守條侯之法以梁委吳，未審果有當於事理否？敬求詳明指示。當四月初定大計之時，已知必有此衆怨交集之日；今臨事而不能無所搖惑，尙祈訓定。

致李瀚堂

牙麓各務，仰蒙肇畫周詳，綜理密微，曷勝佩仰。此事究係倡始於生意場中，故鄙意注重於除官氣裁浮費二語，頃意城寄函潤帥，亦以專駐省垣，恐耳目不能周徧，勸令參用紳士，互相查察。國藩於江西紳士，熟識無多，聞見亦不甚廣；即於湖南紳士，亦不似潤帥之博採廣詢，左右逢源。仍求閣下就近悉心搜羅，或函商意城，於湖南釐卡最得力之員，借用一二人，將來即可保作江西之官；如尙未在

齋局當差者，亦可做湖北之例，楚材晉用。但當禮羅江西賢紳，兼進並收，不宜過示偏重，使豫章才俊，有向隅之感。其自湘來者，先給薪水，優加禮貌，不必據授以事，收之欲其廣，用之欲其慎。大約有操守而無官氣，多條理而少大言，本此四者以衡人，則於抽釐之道，思過半矣。務祈及時羅致，鄙人亦當幫同採訪。樟樹三江口等處，筱泉可親往經理一番否？

覆方子白

國藩才智淺薄，精力極疲，忽膺艱鉅，大懼寬越。惟當廣引直諒之友，啟牖忠益，匡其不逮。承薦令弟及武舉張君，請即束裝來啟營，量才位置，以後閣下鑒衡所及，如有文可爲牧令，武可爲將領者，望無惜時時汲引，冀收拔茅連茹之效。若無實在出色之處，介乎有用無用之間，則可不必多荐，以不收則空勞往返，收之則漸成冗員也。大抵觀人之道，以樸實廉介爲實，更傳以他長斯爲可貴，無其實，則長處亦不足恃。一甘受和，白受采，古人所謂無本不立，義或在此。閣下以爲何如？

致沈幼丹

次青擅長過人之處極多，惟弟與閣下知之最深，而短處，則患在無知人之明。於在高位者，猶或留心察看分別貞邪，至於位卑職小，出己之下者，則一概援善善從長之義，無復覺有奸邪情偽。凡有

請託，無不曲從；卽有詭狀發露，亦必多方徇容。此次青之短，將來位望愈高，終不免爲其所累。閣下知人之明，遠勝儕輩。務求台駕迅出，且先在信州小駐，將次青所用文武各員，一一經法眼甄別，位置得宜，優劣得所，次青去此一短則衆長畢露。幸甚！

敬處用人間有不當，亦望閣下時時惠錫箴言，以資實證。至禱。謹啟！

覆李黼堂

前寄一緘，道及求人之法，須有操守而無官氣，多條理而少大言；日來以此廣告各處，求薦才以輔我不逮，尙無應者。兩君物色得人否？求人之道，須如白圭之治生，如應舉之擊物，不得不休；又如蚨之有母，雉之有媒，以類相求，以氣相引，庶幾得一而可及其餘。大抵人才約有兩種：一種官氣較多，一種鄉氣較多。官氣多者好講資格，好問樣子，辦事無驚世駭俗之象，語言無此防彼礙之弊，其失也奄奄無氣，凡遇一事，但憑書辦家人之口說出，憑文書寫出，不能身到心到，尤不能善下身段，去事上體察一番。鄉氣多者，好逞才能，好出新樣，行事則知己不知人，語言則顧前不顧後，其失也一事未成，物議先騰。兩者之失，厥罪維均，人非大賢，亦斷難出此兩失之外。吾欲以「勞苦忍辱」四字教人，故且戒官氣，而姑用鄉氣之人，必取遇事體察，身到心到，到眼到者。趙廣漢好用新進少年劉

晏好用人理財，竊願師之。

覆胡宮保

惠緘杜潤生實不勝民社，己用公贖奢復，請公另委賢員，不必顧忌許多。州縣賂好一分，百姓隣安一分，即吾輩清夜自思，可自慰一分。公之功在天下，以吏治大改面目，并變風氣爲第一，蕩平疆土二千里，猶爲次著。侍師公之爲，亦當以吏治人心爲第一義。皖北州縣一一皆請公以夾袋中人才換之，侍當附片奏之。翁公雖膠固於成例，束縛於屬吏，然畏公而有所不敢發，亦德公而有所不忍負。公以王者之心，行伯耆之政，不久必爲世所共亮。其夾袋私囊中尙有餘才，則請波及皖南，侍如物色得人，亦必保爲湖北州縣，交易而退，以報大德。廣德州又已退出，州境已報肅清，甯國賊勢日鬆，意者秋涼馬肥，賊將以全力救安慶乎？去冬英霍諸山，運米糧等物赴金，余軍中夫役，如何給錢？如何押運？求詳示。

覆胡宮保

惠緘敬悉，天津之事，決裂至此，驚心動魄，可爲痛哭！幸近日接奉硃批，皆七月初五以後所發，聖人似尙不改常度，侍昨寄希庵信云：『方今天下大亂，人人懷苟且之心，出範圍之外，無過而問焉者，吾輩

當自立準繩，自爲守之，并約同志者共守之，無使吾心之賊，破吾心之牆子。」云云。此後侍與老前輩當謹守準繩，互相規勸，不可互相獎飾，互相包荒。卽昨留路帥等度外之舉，嗣後均不敢爲矣。

次青已到祁門，浙事危急，患不在賊多，而在兵勇太雜太亂，實覺無藥可醫。桐城援賊果到否？久修之壘易守，似不宜因援賊到而另移新壘。

覆李篠泉

來示所陳各情，實爲切中要害，鄙人無以易之。大抵人才約有兩種：高明者好顧體面，恥居人後；獎之以忠，則勉而爲忠，許之以廉，則勉而爲廉。若是者，當以吾前信之法行之，卽薪水稍優，誇許稍過，翼有一二人才出乎其間，不妨略示假借。卑瑣者本無遠志，但計錮銖，馭之以嚴則生憚，防之稍寬則日肆。若是者，當以來示之法行之，俾得循循於規矩之中，以官階論，州縣以上，類多自愛，佐雜以下，類多算細；以溢務論，大卡總局，必求自愛之士，宜用鄙信之說，小卡分局，不乏算細之員，宜用來信之說。位西之意，亦與兩君相同，而鄙說要不可盡廢，祈參用之。

覆胡宮保

連接惠書鈔寄探報，及六君子公緘，具悉。此間侍與諸君各有一議，鈔呈台覽，祈閣下兼綜衆說，

樽夏一。是至西巡之說，則萬萬不可。木蘭秋，國家之憲章，嘉慶年間，無歲不舉。宣宗因抱鼎湖攀號之慟，不忍更蒞其地，非棄而弗有也。距京城及東西陵，皆不甚遠，即去盛京暨科爾沁部，亦不過數百里。左右前後，無非四十九都之臣民。以鄙見觀之，權宜避狄之計，無如熱河之妥善者。若秦晉，則物產兵力，人心無一足恃，不知何見而以爲愈於灤陽。大抵天下有理有勢，北援理也，保江西兩湖三省，勢也。吾輩但就目前之職位，求不違乎勢，而亦不甚悖乎理，此外出位之思，非常之策，吾輩尙可不必邊議，閣下以爲然否？

覆胡宮保

西遷之策，侍連日思之，未得端緒。仲遠兄陳灤陽之不可久駐，內六盟之未足深恃，誠爲切當。必謂關中遂可建不拔之基，似亦無據。朝廷草創略修宮禁，暨壇廟官寺之類，養禁旅衛卒二萬人，非二百萬金不辦，倉卒間何從得此？萬一粵匪捻匪分道西犯，秦中兵勇豈足禦之？又遷都大事，官府須二三非常之才，經緯萬端，三輔須熊罷不二心之臣，捍禦外侮，將仍求之滿蒙宗藩勳舊之中，則舊科難改，若求之漢人，卿相督撫之中，則亦殊乏妙選。蓋有人則可，灤均足自立，無人則灤失而秦亦未必得，斯鄙見所未敢遽決者也。

覆胡宮保

鄧兵至，奉賜書並錫匣惠件，又梅村兄與廉卿鴻文，讀之愧悚難任！公有賜物，無一敢卻；此次則實不敢當，而又不致逕璧。謀之少荃，以爲令誕不遠，可還以此致祝，而賸之以他物，姑存其說，先以鳴謝。梅公之古藻聯翩，廉卿之真氣流轉，獎許之過，期待之厚，諸無以副之。少遲再行肅函奉謝。專丁歸，又奉環章西遷之說，幸與日前寄復勝張信，不謀而合；至云「斬陳元振，出之柳伉」，則爲忠直，出之郭李，則爲跋扈，尤爲至論。嘗熟思袁紹之誅除宦豎，陳元禮之迫脅馬嵬，雖一時快心之舉，然豈稍有儒生氣象者，所能爲哉？又豈有儒生氣象者所應爲哉？靈營新軍苦甚，主將又惛忿不解，俱非佳象，侍心竊憂之。宋國永似尙曉事，然亦怯於積威，難遽挽回。公辛苦教練數年，成此一枝勁旅，恐一調南岸，而檣淮變枳，尤以爲疚。

覆郭意城

兩次惠書，不及以時報；蓋十一月以來，軍事棘手，自普鎮建德失陷，於是軒然大波，懾赫千里，連破東流、建德、彭澤、都昌、鄱陽、浮梁六縣，其同時并舉者，東路則破上溪、江灣兩營盤，婺源一城，現復破浙之常山、開江西之玉山，北路則破羊棧、禾成各嶺，撲漁亭、小溪各營，實覺危險迭至，應接不遑。幸此

路一支，經鮑張屢次大捷，始得安枕。西路一支，得季翁保守景德鎮、雪琴保守湖口，所全甚大。惟東路無兵往援，不知信玉兩城能堅守否？若李秀成自廣信而南，朱衣點等自南贛而北趨，則江西腹地殆不可支矣！湘省借行粵鹽之舉，以虞民食淡言之，則當由湘撫主稿入奏，以鹽釐濟餉言之，則當由敵處主稿入奏。本食淡立言，淮引不到，而借蜀鹽，蜀亂不通，而借粵鹽，皆爲民食起見，其詞公而順。以濟餉立言，吳餉無措，而設法於湘，湘餉無措，而設法於粵，皆爲己軍起見，其詞私而逆。國藩既患廣東督撫之互相鉅錮，必難集事；又惡夫奏疏措詞之不公不順，是以遲久未奏，且遲久未批，良以此也。然以諸君子殷殷然爲我代謀，而我乃先掣其肘，先關其口，天下其謂我何？是以終不能不奏，終不能不批准，以答諸君子相愛相助之意。其事則未必果成，恐與四年之奏勸捐於四川，六年之奏抽釐於上海，同一轍也。吳退庵募二千五百人之局，聞台端大不謂然，以不成人惡爲義，僕既有三次札批於前，又當面要約於後，此時斷難失信。渠以扁舟千餘里來祁請示，僕無異詞，今豈可忽變乎？

覆胡宮保

得惠臧承獎，贊借夷助勦一疏，係左季翁捉刀爲之，鄙人不辦此也。至於大敗之後，力不能拒，和好之初，情不宜拒，此則鄙見與季公相同。此時以甘言誘我，我乃峻辭拒之；異時以惡言加我，我反哀辭。

求之。不亦晚乎？似宜虛與委蛇，與之爲嬰兒，與之爲無町畦，猶爲少足自立之道。比聞僞忠王圍玉山，實挾有黑夷諸人同行，江浙千里，不免辛有之歎。左鮑二公，因連日雨雪，致阻師期，黃文金在石門一帶，殊無退意。鮑公由祁門回勦景鎮，蓋欲收夾擊之效，摹仿閣下令金余萬人出水吼之法，尊慈全愈否？已移至太湖否？以公之謀，輔以希之斷，北岸軍事，宜可萬全，令人讀書端坐聽之，此顧氏之法，而閣下效之，國藩久不開卷，近日苦雨無慘，略一緜閱，都無意緒，不足仰報。

覆左季高

接惠書，戰事稍順，驛遞亦速矣。胡宮保之病，連接數信，知其病源頗重，且語氣亦過於慈祥。此公年來進德之猛，用心之苦，建功之大，不特爲塔羅所不及，亦遠出江李之上；至其推賢揚善，惟恐失之，則古來名臣，殆不是過，數十年所未見也。弟勸其請假兩三月，回武昌醫調，北岸軍事，多李猶可勉強支持，吏事餉事，潤帥一日不理，則敗壞將不可問。每思此事，寸心懸懸！但求天祚聖朝，佑此勞臣，速就康復耳。魏質齊深勇，弟批准添足二千，乃敢尊處調遣，景鎮峒卡，務求速辦。請公留于人守之，以爲重鎮也。

覆方子白

接上年十月惠函力主遷都長安之議。此事京中具奏者甚多，鄂省司道諸公亦衆口同聲，以爲目下第一良策。山陝河南各疆臣亦皆先後陳奏。鄙意以爲中興在乎得人，不在乎得地。漢遷許都而亡晉遷金陵而存，拓跋遷雲中而興，遷洛陽而衰。唐明皇德宗再遷而皆振，僖宗昭宗再遷而遂滅。宋遷臨安而盛，昌金遷蔡州而淪胥。大抵有愛勤之君，賢勞之臣，遷亦可保，不遷亦可保；無其君，無其臣，遷亦可危，不遷亦可危。鄙人閱歷世變，但覺除得人以外，無一事可恃。張仲遠觀察持遷秦之說，甚力與鄙見微若漸斷。因閣下垂詢，略報一二，伏維采擇，仍賜辨正爲荷。

覆胡宮保

奉惠書，得知狗黨尙在黃州上巴河一帶，爲之大懣。前聞黃州不守，意狗逆長驅，上犯已幾漢口矣；今既徘徊黃州，希師當已追及，北岸必可無虞。公之病可不因此而增加，至幸至幸！

貴體雖弱，而醫家所稱「心肺脈模糊」者不可盡信；公生平好用心，尤好用心於無可如何之地。莊子有言：「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可奈何。」假如目下武漢江西，倏有大變，是雖知之而無可奈何者也；假如吾輩三日不汗，溘先朝露，是雖知之而無可奈何者也。願公於人力所能爲者，則略加思慮；於天命之無可奈何者，則冥然不顧。尊恙其漸有瘳乎？鮑軍若不動，侍移駐江濱當走謁也。

覆胡宮保

大抵亂世之所以彌亂者，第一在黑白混淆；第二在君子愈讓，小人愈妄。侍如往年風力之勁，正坐好讓；公之稍遜昔年，亦坐此耳。

覆李希庵中丞

鄂之南岸，一律肅清；北岸得金劉圍攻於上，成蔣剿勦於下，應可漸殄逆氛。潤帥病勢未愈，至爲系念。江楚皖豫諸將帥，惟潤帥能調和一氣，聯合一家；鄙人雖有聯絡之志，苦於才短性懶，書問大疏，遂不能合衆志以勤王事，合羣力以貫金石。至於察吏理財拙才更遜百倍矣。萬一有它，四省大局，實虞其散。

箴言書院記，昨已勉爲纂就，交潤帥來丁帶去。本欲將胡氏父子育材肫肫之意寫出，奈久疎文字，機軸太生，不足以副潤帥之望。

覆左季高

大喪典禮，軍中僅大員素服三日，尙須於營外設次；其弁勇則照常辦事，不素服，不蓋印，不蓄髮。弟因現住省城，與學使府縣等官相處，故參用地方官儀制；公則以九卿治軍於外，宜全用軍營儀制。

也。餉軍掃清湖坊河口一帶，解廣信之圍，江西腹地肅清；此後餉源，當稍寬裕。浙賊太多，同竄江西，均意中之事，必至之勢。廣信河口一帶，不得不煩閣下鎮駐其間。霆軍紀律不嚴，若久駐腹地，恐商賈不願出其途，反於釐餉有損，故惟費軍最宜耳。弋陽距鉛山貴溪新安，皆在數十里之內；距雙港河口湖坊港口，亦不出數十里，與廣信呼吸相通，似是適中之地。大譚是否應駐弋陽？乞裁示。

蕪泉到後，尊處即可分兵援浙矣。目下且保全江西善地，壹意與民休息；俾丁漕釐務三者，皆大有起色。次第清償欠餉，庶收士馬飽騰羽毛豐滿之效。黃州克復，隨州亦必速下；湖北肅清後，亦宜息民裕餉，以清積欠。潤帥久無信來，不知迭聞捷音，病可少減否？

覆李瀚堂

接八月十五日密緘，并二册三單；丁漕減收一案，敬悉條理之精密，斤斧之宏豁，深合戡亂更始之道。鄙人去歲建議初，願不到此，佩仰無既。札稿悉依原本，示稿略爲刪改，期於簡明。惟此事利於民而不利於官；民有停捐之樂，又得減價之惠，或可踴躍輸將；官不以停攤款爲德，而但以減丁漕爲怨，必且多方撓阻，請閣下於灘捐節籌漕規等項，嚴行禁止，俾大利歸於州縣，而敵處於抗違新章，征解不力者，參劾一二員，則事不勞而自集矣。先此密復，容日再有公械，奉達左右也。

覆毛寄雲中丞

此間自克復安慶後，連克池州、銅陵、桐城、舒城、廬江等郡縣，而湖北、江西兩省除隨州一城外，一律肅清，可謂至幸。而乃避鼎湖弓劍之悲，又值潤帥入琴之感，近事之可欣可慰者，不足爲喜，而反足以增無窮之愴痛。念我大行皇帝，臨御寰宇十有二年，無日不在艱難危懼之中，今事機甫轉，而安慶捷音，不能早達甘泉，博天顏之一喜。此先皇之隱憾，亦臣子之至慟。胡帥用一糜爛衆棄之鄂，締造支持，變爲富強可宗之鄂，卽謀皖之舉，亦自胡帥出謀發慮。今皖事稍有基緒，而斯人云亡，羣臣苦心，不盡白。撫今追昔，能不但傷現請文任吾荆壽山兩君，送回益陽，料理一切，仍求閣下飭屬沿途照料。其箴言書院未竟之事，弟當與希庵二人代爲主持。

潤帥之整飭吏治，全在「破除情面，著誠去僞」八字。側聞閣下新政，不動聲色，移宮換羽，力量不減潤帥，而關繫尤爲重大。來示「浮僞便佞名實兼收」二語，蓋亦鄙人夙昔所深惡，曾於作林秀山殉難碑中，微露其端；今幸千里合轍，其符契又不止如鄧席兩營，未雨綢繆之說也。揮方伯曾辦東征局務，茲已備札寄去，并寄達冰案。

接部文知閣下已真除湘撫，爲敵愾幸，爲同譜慶，卽爲東南大局稱賀。舍弟於初二日進兵，先紫

廬江，以固安慶藩籬，其無爲州三河等處，該遵守禦已固，恐難猝得待多軍進攻廬郡，或須另辦船隻，先清馬湖水面，乃可克傍湖三城耳。

覆毛寄雲中丞

接展華函，並錄大奏，屬爲推敲疑義，國藩愚陋，於夷務無所通曉，卽各國通商條約，亦未嘗悉心研究。——淺之如起貨、落貨、驗貨、剝貨、船單、稅單、紅單、保單之類，均不能縷晰其名，確指其地。——說者或謂內江水道淺狹，與外洋迥異，洋貨一抵中國五口，必須加裝細紮，大船換小，重載改輕，乃能駛赴內江。起貨是初抵五口之名，剝貨是換船入江之名，亦未知其果否？未敢執是與閣下相辨詰也。

惟就鄙人平日所知，與來示疏稿所指，則亦有不合者，請獻其所疑一二端，仰祈反覆開示，冀破此皆臻渙然豁然之境。來示謂：「由江出洋，不必從上海經過。」且言：「內洋只寧海一口。」以弟臆聞，則殊不然。長江之入海，猶徹省湘水之入江也；江右有孤懸之崇明，猶湘口有孤懸之君山，江初出口，循右而下之有吳淞江，猶湘初出口循右而下之有旋湖港也。吳淞江內六十里爲上海縣，該監督與領事官，雖能住上海城廂，而關卡則設於吳淞出海之黃浦口，亦猶旋湖港內之人，設卡於該港出江之擂鼓台。洋人由海入江，不能不由黃浦口經過，亦猶之鄂人由江入湖，不能不由擂鼓台經過也。

滬上紳士來此請援者，攜有上海地圖，附呈一閱，閱畢另摹存查，請以原圖擲還敵處。

至疏稿謂「夷船入內洋，必先經過粵海，而後可達崇明。」尤非事實。西人由印度海而來，一過蘇門答臘，即可粵可閩可浙可蘇，不必定由粵省經過，如必過粵，則繞越當在五千里以外，而閣下以與黃浦入滬僅繞六十里者相比，亦太不倫矣。此國藩之獻疑者一也。大疏謂「內江各口無權稅之權，欲其呈驗報單，且不可得，遑問稽查。」第亦嘗以此層爲慮。惟檢閱長江章程，在上海有總領事官赴道署領江照之法，又有領軍器執照之法，又有派員役同駕送往鎮江之法，又有海關紅單之法，又有商客人名數單之法，到鎮江後，又有呈驗單照四件之法，又有稟遞艙口單載明貨件斤兩價值之法，又有給鎮江紅單之法。至九江漢口，又有呈驗單照五件之法，均有稟遞艙口單注明貨件斤兩價值之法。其歸也，有鎮江派員役送回上海之法，其運油麻銅鐵等物也，有請漢關濶關執照之法，又有呈具保單之法。計洋船由滬至鄂，往返不過十日，而爲文憑者八事，爲法禁者十三事，種種關防，層層稽查，網亦密矣。而大疏乃云「長江數千里，防維盡失，往來貿易不受稽查。」豈篤論乎？自古聖王以禮讓爲國，法制寬簡，用能息兵安民；至秦用商鞅，以「耕戰」二字爲國，法令如毛，國祚不永。今之西洋「商戰」二字爲國，法令更密於牛毛，斷無能久之理。然彼自橫其征，而亦不禁中國之權稅；

後自審其法而亦不禁中國之稽查，則猶有怨道焉。咸豐三年，劉麗川攻上海，至五年元旦克復，洋人代收海關之稅，猶交還七十餘萬，與監督吳道國藩嘗歎彼雖商賈之國，頗有君子之行，即今滬鎮蕩漢，凡有領事官之處，皆令我國管關者一體稽查，一體呈驗輪船口單，正稅子稅，較我釐金科則業已倍之三。在彼固自謂仁至義盡矣，而關下與揆帥，必欲令其改赴漢口輸納，滬與鄂同一中國也。朝三暮四，旋令旋改，在滬關必怨楚人之攘利，在西人且笑晉政之多門。此國藩之獻疑者二也。長江通商章程十二條，據總理衙門咨，係恭親王與英國卜公使議定，又洋貨稅單，土貨運照三聯報單，亦據總理衙門咨，係恭親王所定。而大疏稿中，指劾薛中丞貪婪蒙蔽，極辭醜詆，且云與恭親王前奏絕不相符。不知閣下因恭邸親賢柄政，不敢指斥，故矜其咎於薛公乎？抑別有確據，知此章爲薛公所定乎？薛公之於夷務，往歲事不可知，自庚申冬以來，大事秉承恭邸，小事一委吳道，似無所短長於其間。恭邸先以長江有賊，不准通商，旋因英國固請，乃始允許。其不賣軍器及油麻等保單各條，皆辛酉七月以後所定，尊疏盡以詆詆薛公，似不足以服其心。此國藩之獻疑者三也。方今髮捻交熾，苗禍日深，中國實自治之不安，苟可與洋人相安，無事似不必別尋弊端。漢口納稅之說，發之於滬稅未定之先，則可爭之於滬議既成之後，則不可。大疏發此難端，英法諸國不從，將默爾而避息乎？則是壯顏而啓侮，將

爭辨而不休乎？則且廢好而興戎，二者必居一於此。區區之愚，願閣下與銜仙親家熟商審處，幸甚如鄙言全不常理，則請詳晰剖示，以資質證。

覆姚秋浦

來示推獎溢量，讀之懷汗。然此等過情之語，出之於尋常朋知之贈答，察屬之慶賀，亦自見慣不驚；出之於閣下，則殊乖夙昔之望。閣下素以古誼自處，亦宜以古誼處人，德不稱位，實不稱名，前世之自善其末路者，幾人？近世此席，覆轍相尋，尤可惕懼。閣下相知日深，當代鄙人憂危之不暇，而暇附會諛詞，增長客氣，揚湯而助沸耶？羅承勳一員，國藩思之已熟，將領之浮滑者，一遇危險之際，其神情之飛動，足以搖惑軍心，其言語之圓滑，足以淆亂是非，故楚軍歷不喜用善說話之將，非僅第一人然也。羅承勳於庚申六月，不肯竭力送糧入甯國，貽誤全局，厥罪甚重，其開復處分，非我所願。江軍門又假之事權，用爲諸將之領袖，風氣一壞，萬難挽回。故決意屏斥，請閣下與江軍門熟商，專從危難之際，默察樸拙之人，則幾矣。

復丁雨生方伯

頃接惠書，遠荷垂詢周摯，感綴曷任。前月本擬令二小兒附輪船回家，俾大小兒來金陵隨侍因

二兒感出天花，在署調治。年已二十，花極稠密，誤服諸藥，危險異常。幸而遇老痘科，化險爲夷。現已滿月脫痂，可慰錦望。惟體氣素弱，驟難復元。應俟調理一兩月，方能放心就道。

承示十條，新政之美，志量之遠，心術之厚，均堪佩服。茲就鄙意略加商酌，諸惟卓鑒。

一、裁革平餘，並裁填衙之常規，節壽之門包，舉各省數百年之積習，一掃而空。名爲州縣之供億，實則闔閭之脂膏，惠所及者遠矣。又不詳奏立案，以炫已長而形人短，彌見德量之宏，精進不已。蔣中丞奏，裁詔闕陋規，已嫌奏疏過於誇炫。聞每月提藩庫運庫二千五百金，並不奏咨，尤不足貴矣。惟尊暑月入僅四百餘兩，斷不敷用，自應倣照兩亭之例，另籌津貼之款，俟酌定數目，再行飭知。刑錢書啓，階幕俱不可少，騰出精神，以圖虛靜，而謀大事。

一、被擾較深之州縣，仍准議免議緩。其元氣漸復之區，不準減徵。此亦察吏最要關鍵。州縣陋習，以不催正供爲市恩之地，卽以多徵少解爲中飽之謀。胡文忠昔年痛憾此風，故專以催科課州縣之賢否，且爲陽城二語，爲不肖州縣之護身符。又謂：「後世正賦，比三代之什一，輕減倍蓰；催徵則導民覲上急公之忱，不催徵則長民犯上作亂之機。」等語。國藩亦深以胡文忠之論爲然，但須力禁浮收地丁每兩，一正一耗，收錢二千，實不爲少。請閣下查有溢收分文者，立予撤任。旣革浮收之弊，則催徵

乃州縣之本分，民間之大義，不可放鬆。

一、考試各官，近年惟江西最爲認真，參革甚多，國藩頗不以爲然。自唐宋以來，考士屬之禮部，考官屬之吏部，文獻通考中，亦分立兩門。前明及國初選官，一皆考判，今雖不考判，亦尙進月官卷。是考官乃六部之權，非外省所得爲政也。鄙人任皖，每日接見三員，但令書履歷數行，觀其字蹟而已；閣下本有綜核之名，屬員畏者較多，愛者較少，於考字尤不相宜。以後接見寮屬，請專教以善言，不必考以文理，略有師生懇勸氣象，使屬員樂於親近，則閣下無孤立無與之歎，而德量益宏矣。

一、整頓釐卡，「不望興利，但期除弊」二語，最爲扼要。州縣以民爲民，而卡員卽以商爲民；卡員不知恤商，猶州縣不知愛民。州縣無不作惡之差役，卡員無不作弊之司事。閣下耳目之長，心思之密，冠絕時賢；嗣後整飭釐務，請以「勤教卡員，嚴查司事」二語爲主。至商民照章完釐，梗令者少，可寬者宜稍崇寬。大僕頃奏撥二成洋稅，亦爲釐務難再加搜括起見，雖未經說出，而立意與尊處之不望興利，但期除弊相符。

以上各條，均就尊見微加參酌；此外如禁佐雜之擅受，懲司書之需索，皆極有關係。閣下志邁識正，不難力追古人，但願於衆醉獨醒之際，仍以「渾」字出之，於效驗遲緩之時，更以「耐」字貞之，

則人皆感其樂育，而於己之養德養身，兩有裨益。

與沈幼丹

新任建昌王太守，正派而英明，似是有爲之才，尊兄德卜有鄰矣。竊觀自古大亂之世，必先變亂是非，而後政治顛倒，災害從之。屈平之所以憤激洗身而不悔者，亦以當日是非淆亂爲至痛，故曰：『蘭芷變而不芳，荃蕙化而爲茅。』又曰：『固時俗之從流，又孰能無變化？』傷是非之日移日滑，而幾不能自主也。後世如漢晉唐宋之末造，亦由朝廷之是非先紊，而後小人得志，君子有皇皇無依之象。推而至於一省之中，一軍之內，亦必其是非不軌於正，而後其政迹少有可觀，賞罰之任，視乎權位有得行有不得行。至於維持是非之公，則吾輩皆有不可辭之任。顧亭林先生所稱「匹夫與有責焉」者也。國藩若有江北之行，則相去日遠，音書日稀，凡文武人士，如閣下所見以爲是者，望無惜時時開示。如鄙人所見以爲是者，亦當疏記奉告。或先見爲是後見爲非，亦可隨時互聞。此間去信州尙近，不審能設法一來相見否。彼中事如繁重，則亦不欲奉挽也。

與諸弟

讀後漢書，現已丹筆點過八本，雖全不記憶，而較之去年讀前漢書，領會較深。九月十一日起，同

課人議每課一文一詩，卽於本日申刻，用白摺寫。予文詩極爲同課人所贊賞。然余於八股，絕無實學，雖感諸君獎許之慙，實則自愧愈深也。待下次摺差來，可付課文數篇回家。予居家懶做考差功夫，卽借此課以摩厲考具，或亦不至臨場窘迫耳。

吳作如近日往來極密，來則作竟日之談，所言皆身心國家大道理。渠言有竇蘭泉者，（培雲南人）見道極精，當平實，竇亦深知予者，彼知現尙未拜往。竹如必要予搬進城住，蓋城內鏡海先生，可以師事；倭良峯先生，竇蘭泉，可以友事。師友夾持，雖懦夫亦有立志。子思朱子言：「爲學譬如熬肉，先須用猛火煮，然後用漫火溫。」予生平工夫，全未用猛火煮過，雖略有見識，乃是從悟境得來，偶用功亦不過優游玩索已耳。如未沸之湯，遑用漫火溫之，將愈煮愈不熟矣！以是急思搬進城內，屏除一切，從事於克己之學。鏡海良峯兩先生，亦勸我急搬，而城外朋友，予亦有思常見者數人，如邵蕙西、吳子序、何子貞、陳岱雲是也。蕙西嘗言：「與周公瑾交，如飲醇醪。」我兩人頗有此風味，故每見輒長談，不捨子序之爲人，予至今不能定其品，然識見最大且精，嘗教我云：「用功譬如掘井，與其多掘數井而皆不及泉，何若老守一井，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乎？」此語正與予病相合，蓋予所謂掘井多而皆不及泉者也。何子貞與予講字極相合，謂我「真知大源，斷不可暴棄。」予嘗謂天下萬事萬理，皆出於

乾坤二卦。卽以作字論之。純以神行。大氣鼓盪。脈絡周通。潛心內轉。此乾道也。結構精巧。向背有法。修短合度。此坤道也。凡乾以神氣言。凡坤以形質言。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卽此道也。樂本於乾。禮本於坤。作字而優游自得。真力彌滿者。卽樂之意也。絲絲入扣。轉折合法。卽禮之意也。偶與子貞言及此。子貞深以爲然。謂渠生平得力。盡於此矣。陳岱雲與吾處痛癢相關。此九弟所知者也。

寫至此。接得家書。知四弟六弟未得入學。悵悵然。科名有無遲早。總由前定。絲毫不能勉強。吾輩讀書。只有兩事。一者。進德之事。講求乎誠正修齊之道。以圖無忝所生。一者。修業之事。操習乎記誦詞章之術。以圖自衛其身。進德之事。難以盡言。至於修業以衛身。吾請言之。衛身莫大於謀食。農工商。勞力以求食者也。士勞心以求食者也。故或食祿於朝。教授於鄉。或爲傳食之客。或爲入幕之賓。皆須計其所業。足以得食而無愧。科名者。食祿之階也。亦須記吾所業。將來不至尸位素餐。而後得科名而無愧。食之得不得。窮通由天作主。予奪由人作主。業之精不精。則由我作主。然吾未見業果精而終不得食者也。農果力耕。雖有饑饉。必有豐年。商果積貨。雖有壅滯。必有通時。士果能精其業。安見其終不得科名哉。卽終不得科名。又豈無他途。可以求食者哉。然則特患業之不精耳。

求業之精。別無他法。曰專而已矣。諺曰：『藝多不養身。』謂不專也。吾掘井多而無泉可飲。不專

之咎也。諸弟總須力圖專業，如九弟志在習字，亦不必盡廢他業；但每日習字工夫，斷不可不提，起精神，隨時隨事，皆可觸悟。四弟六弟，吾不知其心有專嗜否；若志在窮經，則須專守一經，志在作制義，則須專看一家文稿，志在作古文，則須專看一家文集。作各體詩亦然，則試帖亦然，萬不可以兼營並蓄，兼營則必一無所能矣。切切！

此後寫信來，諸弟各有專守之業，務須寫明，且須詳問極言，長篇累牘，使我讀其手書，即可知其志向。識見。凡專一業之人，必有心得，亦必有疑義。諸弟有心得可以告我共賞之，有疑義可以問我共析之。且書信既詳，則四千里外之兄弟，不啻晤言一室，樂何如乎？予生平於倫常中，惟兄弟一倫，抱愧尤深。蓋父親以其所知者，盡以教我，而我不能以吾所知者，盡教諸弟，是不孝之大者也。九弟在京年餘，進益無多，每一念及，無地自容！嗣後我寫諸弟信，總用此格紙，弟宜存留，每年裝釘成冊，其中好處，萬不可忽略看過。諸弟寫信寄我，亦須用一色格紙，以便裝釘。謝果堂先生出京後，來信并詩二首，先生年已六十餘，名望甚重，與予見面，輒彼此傾心，別後又拳拳不忘，想見老輩愛才之篤。茲將詩並予送詩附閱傳播里中，使共知此老為大君子也。

與諸弟

九弟在京年半，余懶散不努力；九弟去後，余乃稍能立志。蓋余實負九弟矣！余嘗語岱雲曰：『余欲盡孝道，更無他事，我能教諸弟進德業一分，則我之孝有一分，能教諸弟進十分，則我孝有十分。若全不能教弟成名，則我大不孝矣！』九弟之無所進，是我之大不孝也；惟願諸弟發奮立志，念念有恆，以補我不孝之罪，幸甚幸甚！

岱雲與易五，近亦有日課冊，惜其識不甚超越，余雖日日與之談論，渠究不能悉心領會，頗疑我言太夸。然岱雲近極勤奮，將來必有所成。何子敬近待我甚好，常彼此作詩唱和，蓋因其兄欽佩我詩，且談字最相合，故子敬亦改容加禮。子真現臨隸字，每日臨七八葉，今年已千葉矣。近又考訂漢書之譌，每日手不釋卷。蓋子貞之學，長於五事：一曰儀禮精，二曰漢書熟，三曰說文精，四曰各體詩好，五曰字好。此五事者，渠意皆欲有所傳於後，以余觀之，此三者余不甚精，不知淺深究竟何如？若字，則必傳千古無疑矣，詩亦遠出時手之上，能卓然成家。近日京城詩家頗少，故余亦欲多做幾首。

金竺虔在小珊家住，頗有面善心非之隙。唐詩甫亦與小珊有隙，余現仍與小珊來往，泯然無嫌，但心中不甚愜洽耳。曹西垣與鄒雲陔十月十六起程，現尙未到，湯海秋久與之處，其人誕言太多，十句之中，僅一二句可信。今冬嫁女二次，一係杜蘭溪之子，一係李石梧之子，入贅黎樾翁亦有次女，

贊其壻雖未讀書，遠勝於馮舅矣。李筆峯尙館海秋處，因代考供事，得銀數十，衣服煥然一新。王翰城捐知州，去大錢八千串，何子敬捐知縣，去大錢七千串，皆於明年可選實缺。黃子壽處本日去看他，工夫甚長進，古文有才華，好買書，東翻西閱，涉獵頗多，心中已有許多古董。何世兄亦甚好，沈潛之至，天分不高，將來必有所成。吳竹如近日未出城，余亦未去，蓋每見則耽開一天也。其世兄亦極沈潛，言動中禮，現在亦學倭良峯先生。吾觀何吳兩世兄之姿質，與諸弟相等，遠不及周受珊黃子壽，而將來成就，何吳必更著實。此其故諸弟能看書自知之，願諸第勉之而已。此數人者皆後起不凡之人才也，安得諸弟與之聯鑣並駕，則余之大幸也！

季仙九先生到京服闋，待我甚好，有青眼相看之意。同年會課，近皆癩散，而十日一會如故。余今年過年，尙須借銀百五十金，以五十還杜家，以百金用。李石梧到京，交出長郡館公費，即在公項借，免出外開口更好，不然則尙須張羅也。門上陣升，一言不合而去，故余作傲奴詩，現換一周升，作門上願好。余讀易旅卦，『喪其童僕。』象曰：『以旅與下，其義喪也。』解之者曰：以旅與下者，謂視童僕如旅人，刻薄寡恩，漠然無情，則童僕亦將視主上如逆旅矣。余待下雖不刻薄，而頗有視如逆旅之意，故人不盡忠，以後余當視之如家人手足也。分雖嚴明，而情貴周適，賢弟待人，亦宜知之。

與諸弟

九弟到家，備告各親戚家，必有一番景况，何不詳以告我？四妹小產，以後生育頗難，然此事最大，斷不可以人力勉強，勸渠家只須聽其自然，不可過於矜持。又聞四妹起最晏，往往其姑反復事他，此反常之事，最足折福。天下未有不孝之婦，而可得好處者，諸弟必須時勸導之，曉之以大義。

諸弟在家讀書，不審每日如何用功？余自十月初一，立志自新以來，雖懶惰如故，而每日楷書寫日記，每日讀史十頁，每日記茶餘偶談一則，此三事，未嘗一日間斷。十月廿一日，立誓永戒喫水煙，洎今已兩月不喫煙，已習慣成自然矣。予自立課程甚多，惟記茶餘偶談，讀史十頁，寫日記楷本，此三事者，誓終身不間斷也。諸弟每人，自立課程，必須有日日不斷之功，雖行船走路，俱須帶在身邊。予除此三事外，他課程不必能有成，而此三事者，將終身以之。

前立志作曾氏家訓一部，曾與九弟詳細道及，後因採擇經史，若非經史爛熟胸中，則割裂零碎，毫無線索。至於採擇諸子各家之言，尤爲浩繁，雖鈔數百卷，猶不能盡收。然後知古人作大學衍義，義補諸書，乃胸中自有條例，自有議論，而隨便引書以證明之，非翻書而徧鈔之也，然後知著書之難，故暫且不作曾氏家訓。若將來胸中道理愈多，議論愈貫串，仍當爲之。

現在朋友愈多，講躬行心得者，則有鏡海先生、良峯前輩、吳竹如、贊蘭、泉馮樹堂，窮經知道者，則有吳子序、邵蕙西，講詩文字而藝通於道者，則有何子貞，才氣奔放，則有湯海秋，英氣逼人，志大神靜，則有黃子壽。又有辛步鶴，名錫振，廣西主事，年廿七歲，張筱甫之妹夫，朱廉甫名琦，廣西乙未翰林，吳莘翁名尙志，廣東人，吳撫臺之世兄，龐作人名文壽，浙江人，此四君者，皆聞余名而先來拜，雖所造有淺深，要皆有志之士，不甘居於庸碌者也。

京師爲人文淵藪，不求則無之，愈求則愈出；近來聞好友甚多，予不欲先去拜別人，恐徒標榜虛聲；蓋求友以匡己之不逮，此大益也，標榜以盜虛名，是大損也。天下有益之事，即有足損者，寓乎其中，不可不辨。黃子壽近作選將論一篇，其六千餘字，真奇才也。子壽戊戌始作破題，而六年之中，遂成大學問，此天分獨絕，萬不可學而至，諸弟不必震而驚之。予不願諸弟學他，但願諸弟學吳世兄、何世兄、吳竹如之世兄。現亦學良峯寫日記，言有矩，動有法，其靜氣實實可愛。何子貞之世兄，每日自朝至夕，總是溫書，三百六十日，除作詩文時，無一刻不溫書，真可謂有恆者矣。故予從前限功課教諸弟，近來寫信寄弟，從不另開程課，但教諸弟有恆而已。蓋士人讀書，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識，第三要有恆，有志則斷不甘爲下流，有識則知學問無盡，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觀海，如井蛙之窺天，皆無

識者也——有恆，則斷無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諸弟此時惟有識不可以驟幾，至於有志有恆，則諸弟勉之而已。

與溫弟

接弟信有云，「於兄弟直達其隱，父子祖孫間，不得不曲致其情。」此數語，有大道理。余之行事，每自以爲至誠可質天地，何妨直情徑行？昨接四弟信，始知家人天親之地，亦有時須委曲以行之者。吾過矣，吾過矣！香海爲人最好，吾雖未與久居，而相知頗深，爾以兄事之可也。丁秩臣、王衡臣兩君，吾皆未見，大約可爲爾之師，或師之，或友之，在弟自爲審擇。若果威儀可則，淳實宏通，師之可也；若僅博雅能文，友之可也。或師或友，皆宜常存敬畏之心，不宜視爲等夷，漸至慢褻，則不復能受其益矣。

爾三月之信，所定功課太多，多則必不能專。萬萬不可！後信言已向陳季牧借史記，此不可不熟看之書，爾既看史記，則斷不可看他書。功課無一定呆法，但須專耳。余從前教諸弟，常限以功課，近來覺限人以課程，往往強人以所難，苟其不願，雖日日遵照限程，亦復無益。故近來教弟，但有一專字耳。專字之外，又有數語教弟，茲特將冷金箋寫出，弟可貼之座右，時時省覽，并抄一付寄家中三弟。香海言：「時文須學東萊博議」甚是。爾先須過筆圈點一遍，然後自選幾篇讀熟，卽不讀亦可。無論何書，總須

從首至尾，通看一遍，不然亂繙幾頁，摘抄幾篇，而此書之大局精處，茫然不知也。學詩從中州集入亦好，然吾意讀總集，不如讀專集。此事人人意見各殊，嗜好不同，吾之嗜好，於五古則喜讀文選，於七古則喜讀昌黎集，於五律則喜讀杜集，七律亦最喜杜詩，而苦不能步趨，故兼讀元遺山集。吾作詩最短於七律，他體皆有心得，惜京都無人可與暢語者，爾要學詩，先須看一家集，不要東繙西閱，先須學一體，不可各體同學，蓋明一體則皆明也。

與諸弟

六弟九弟，今年仍讀書省城羅山兄處，附課甚好。既在此附課，則不必送詩文與他處看，以明有所專主也。凡事皆貴專，求師不專，則受益也不入；求友不專，則博愛而不親。心有所專宗，而博觀他塗以擴其識，亦無不可；無所專宗而見異思遷，此眩彼奪，則大不可。羅山兄甚爲劉霞仙歐曉岑所推服，有楊生在光者，亦能道其梗概，則其可爲師表明矣。惜吾不得常與居游也。

與六九弟

所寄銀兩，以四百爲餽贈族戚之用。來書云：『非有未經審量之處，卽似稍有近名之心。』此語推勘入微，兄不能不內省者也。又云：『所識窮乏，得我而爲之，抑逆知家中必不爲此慷慨，而姑爲』

是言？」斯二語者，毋亦擬阿兄不倫乎？兄雖不肖，亦何至鄙且奸至於如此之甚。所以爲此者，蓋族感中有斷不可不一援手之人，而其餘則牽連而及兄。己亥年至外家，見大舅陶穴而居，種菜而食，爲惻然者久之。通十舅送我，謂曰：「外甥做外官，則阿舅來做燒火夫也。」南五舅送至長沙，握手曰：「明年送外甥婦來京。」余曰：「京城苦，舅勿來。」舅曰：「然，吾終尋汝任所也。」言已泣下。兄念母舅皆已年高，飢寒之况可想，而十舅且死矣；及今不一援手，則大舅五舅者，又能沾我輩之餘潤乎？十舅雖死，兄意猶當卹其妻子，且從俗爲之延僧，——如所謂道場者，——以慰死者之魂，而盡吾不忍死其舅之心。我弟！我弟！以爲可乎？

與諸弟

九弟前信有意與劉霞仙同伴讀書，此意甚佳；霞仙近來讀朱子書，大有所見，不知其言語容止規模氣象何如？若果言動有禮，威儀可則，則直以爲師可也，豈特友之哉！然與之同居，亦須真能取益乃佳，無徒浮慕虛名。人苟能自立志，則聖賢豪傑，何事不可爲，何必借助於人？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爲孔孟，則日夜孜孜，惟孔孟之是學。人誰得而禦我哉？若自己不立志，則雖日與堯舜禹湯同住，亦彼自彼，我自我矣！何與於我哉？

與諸弟

常家欲與我結婚，我所以不願者，因聞常世兄最好侍父勢作威福，衣服鮮明，僕從烜赫，恐其家女子有宦家驕奢習氣，亂我家規，誘我子弟好佚耳。今渠再三要結婚，發甲五八字去，恐渠家是要與我爲親家，非欲與弟爲親家，此語不可不明告之。賢弟婚事，我不敢作主，但親家爲人如何，亦須向汪三處查明。若吃鴉片烟，則萬不可對。若無此事，則聽堂上各大人與弟自主之可也。

六弟九月之信，於自己近來弊病，頗能自知，正好用功自醫，而猶曰終日泄泄，此則我所不解者也。家中之事，弟不必管，天破了自有女媧管，洪水大了自有禹王管，家事有堂上大人管，外事有我管。弟只安心自管功課而已，何必問其他哉？至於宗族姻黨，無論他與我家，有隙無隙，在弟輩只宜一概愛之敬之。孔子曰：『汎愛衆，而親仁。』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禮人不答，反其敬。』此刻未理家事，若便多生嫌怨，將來當家立業，豈不箇箇都是仇人？古來無與宗族鄉黨爲仇之聖賢，弟輩萬不可專責他人也。十一月信言，「現看莊子並史記」甚善，但作事必須有板，不可謂考試在即，便將未看完之書丟下，必須自首至尾，句句看完。若能明年將史記看完，則以後看書，不可限量，不必問進學與否也。賢弟論袁詩，論作字，亦皆有所見，然空言無益，須多做詩，多臨帖，乃可談耳。譬如人欲進京，一步

不行，而在家空言進京程途，亦何益哉？卽言之津津，人誰得而信之哉？九弟之信，所以規勸我者甚切，余覽之不覺毛骨悚然，然我用功實腳踏實地，不敢一毫欺人。若如此做去，不作外觀，將來道德文章，必粗有成就，上不敢欺天地祖父，下不敢欺諸弟與兒子也。而省城之間望日隆，卽我亦不知其所自來。我在京師，惟恐名浮於實，故不先拜一人，不自詡一言，深以過情之聞爲恥耳。

來書寫大場題及榜信，此間九月早已知之，惟縣考案首前列及進學之人，則至今不知。諸弟以後寫信，於此等小事，及近處族戚家光景，務必一一詳載。季弟信亦謙虛可愛，然徒謙亦不好，總要努力前進，此全在爲兄者倡率之。余他無可取，惟近日日有恆，可爲諸弟倡率。四弟六弟，縱不欲以有恆自立，獨不怕壞季弟之樣子乎？昨十六日卓秉恬拜大學士，陳官俊得協辦大學士，自王中堂死後，隔三年大學士始放人，亦一奇也。

與諸弟

季五想已到家，渠是好體面之人，不必時時責備他，惟以體面待他，渠亦自然學好。蘭姊買田，可喜之至，惟與人同居，小事要看鬆些，不可在在討人惱。歐陽牧雲，要與我重訂婚姻，我非不願，但渠與樊妹，是同胞所生，兄妹之子女，猶然骨肉也。古者婚姻之道，所以厚別也，故同姓不婚，中表爲婚，此俗

蘭之大失。譬如嫁女而號泣，奠禮而三獻，喪事而用樂，此皆俗禮之失，我輩不可不力辨之。

與諸弟

諸弟遠隔數千里外，必須匡我之不逮，時時寄書規我之過，務使累世積德，不自我一人而墮，庶幾持盈保泰，得免速致顛危。諸弟能常進箴規，則弟即吾之良師益友也。而諸弟亦宜常存敬畏，勿謂家有人作官，而遂敢於侮人，勿謂已有文學，而遂敢於恃才傲人。常存此心，則是載福之道也。

與四五弟

家中五種遺規，四弟須日日看之，句句學之，我所望於四弟者，惟此而已。家中蒙祖父厚德餘蔭，我得忝列卿貳，若使兄弟妯娌不和睦，後輩子女無法則，則驕奢淫佚，立見消敗，雖貴爲宰相，何足取哉？我家祖父親叔父三位大人，規矩極嚴，榜樣極好，我輩踵而行之，極易爲力。別家無好榜樣者，亦須自立門戶，自立規條，况我家祖父現樣，豈可不遵行之，而忍令墮落之乎？現在我不在家，一切望四弟作主。兄弟不和，四弟之罪也；妯娌不睦，四弟之罪也；後輩驕恣不法，四弟之罪也。我有三事奉勸四弟：一曰勤，二曰早起，三曰看五種遺規。四弟能信此三語，便是愛兄敬兄；若不信此三語，便是弃髦老兄。我家將來氣象之興衰，全係乎四弟一人之身。六弟近來氣性極和平，今年以來，未曾動氣，自是我

家好氣象；惟兄弟俱懶，我有事而懶，六弟無事而亦懶，是我不甚滿意處。若二人俱勤，則氣象更與旺矣。

與澄侯溫甫子植季洪

溫弟在省所發書，因開澄弟之計，而不爲揭破，一時氣忿，故語多激切不平之詞；而正月復溫弟一書，將前後所開溫弟之行，不得已稟告堂上。及澄弟植弟不敢稟告，而誤用詭計之故，一概揭破。溫弟驟看此書，未免恨我；然兄弟之間，一言欺詐，終不可久，盡行揭破，雖目前嫌其太直，而日久終能相諒。現在澄弟書來，言「溫弟鼎力辦事，甚至一夜不寐，又不辭勞，又耐得煩」云云。我聞之歡喜之至，感激之至。溫弟天分本高，若能改去蕩佚一路，歸入勤儉一邊，則兄弟之幸也，合家之福也。

我待溫弟，似乎近於嚴刻，然我自問此心，尚覺無愧於兄弟者。蓋有說焉：大凡做官的人，往往厚於妻子而薄於兄弟，私肥於一家，而刻薄於親戚族黨。予自三十歲以來，卽以做官發財爲可恥，以宦囊積金遺子孫爲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總不靠做官發財以遺後人。神明鑒臨，予不食言！此時侍奉高堂，每年僅寄些須，以爲甘旨之佐；族戚中之窮者，亦卽每年各分少許，以盡吾區區之意。蓋卽多寄家中，而堂上所食所衣，亦不能因而加豐；與其獨肥一家，使戚族因怨我而並恨堂上，何如分潤戚族。

使戚族戴我堂上之德，而更加一番欽敬乎？將來若作外官，祿金較豐，自誓除廉俸之外，不取一錢；廉俸若日多，則周濟親戚族黨者日廣，斷不蓄積銀錢，爲兒子衣食之需。蠢兒子若賢，則不靠宦囊，亦能自覓衣飯；兒子若不肖，則多積一錢，渠將多造一孽，後來淫佚作惡，必且太玷家聲。故立定此志，決不肯以做官發財，決不肯留銀錢與後人；若祿入較豐，除堂上甘旨之外，盡以周濟親戚族黨之窮者，此我之素志也。至於兄弟之際，吾亦惟愛之以德，不欲愛之以姑息；教之以勤儉，勸之以習勞守樸，愛兄弟以德也；豐衣美食，俯仰如意，愛兄弟以姑息也。姑息之愛，使兄弟惰肢體，長驕氣，將來喪德虧行，是卽我率兄弟以不孝也，吾不敢也。我仕宦十餘年，現在京寓所有，惟書籍衣服二者；衣服則當差者必不可少，書籍則我生平嗜好在此，是以二物略多。將來我罷官歸家，我夫婦所有之衣服，則與五兄弟拈圖均分。我所辦之書籍，則存貯利見齋中，兄弟及後輩，皆不得私取一本。除此二者，予斷不別存一物，以爲宦囊一絲一粟，不以自私，此又我待兄弟之素志也。恐溫弟不能深諒我之心，故將我終身大規模告與諸弟，惟諸弟體察而深思焉。

與澄侯溫甫子植季洪

我在京寓，食膏粱而衣錦繡，竟不能效半點孫子之職；妻子皆安坐享用，不能分母親之勞。每

念及，不覺汗下。吾細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盡；其子孫始而驕佚，繼而流蕩，終而溝壑，能慶延一二代者鮮矣。商賈之家，勤儉者能延三四代，耕讀之家，謹樸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則可以縣延十代八代。我今願祖宗之積累，少年早達，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盡，故教諸弟及兒輩，但願其爲耕讀孝友之家，不願其爲仕宦之家。諸弟讀書不可不多，用功不可不勤，切不可時時爲科第仕宦起見；若不能看透此層道理，則雖巍科顯宦，終算不得祖父之賢肖我家之功臣。若能看透此道理，則我欽佩之至，澄弟每以我升官得差，便謂我是肖子賢孫，殊不知此非賢肖也。如以此爲賢肖，則李林甫盧懷慎輩，何嘗不位極人臣，烏奔一時，詎得謂之賢肖哉？予自問學淺識薄，謬膺高位，然所刻刻留心者，此時雖在宦海之中，卻時作上岸之計。要令罷官家居之日，己身可以淡泊，妻子可以服勞，可以對祖父兄弟，可以對宗族鄉黨，如是而已。諸弟見我之立心制行，與我所言有不符處，望時時切實箴規，至要至要。

與澄侯溫甫子植季洪

鄉里凶年賑助之說，予曾與澄弟言之；若逢荒歉之年，爲我辦二十石穀，專周濟本境數廟貧乏之人，自澄弟出京之後，予又思得一法，如朱子社倉之制，若能做而行之，則更爲可久。朱子之制，先捐

穀數十石或數百石，貯一公倉內，青黃不接之月，借貸與飢民，冬月取息二分收還（每石加二斗）——若遇小歉，則蠲其息之半（每石加一斗）大凶年則全蠲之——（借一石還一石）但取耗穀三升而已。朱子此法，行之福建，其後天下法之，後世效之，今各縣所謂社倉穀者是也。其實名存實亡，每遇凶年，小民會不得借貸顆粒，且並社倉而無之，僅有常平倉穀，前後任尙算交代，小民亦不得過而問焉。蓋事經官吏，則良法美政，後皆歸於子虛烏有。

國藩今欲取社倉之法，而私行之我境，我家先捐穀二十石，附近各富家，亦勸其最爲捐穀。夏月借與貧戶，秋冬月取一分息收還（每石加一斗）豐年不增，凶年不減。凡貧戶來借者，須於四月初間，告知經管社倉之人，經管量穀之多少，分布於各借戶，令每人書券一紙，冬月還穀銷券，如有不還者，同社皆理斥議罰加倍。以後每年，我家量力添捐幾石，或有地方爭訟，理曲者罰令量捐社穀少許，每年增加不過十年，可積至數百石，則我境可無飢民矣。

蓋夏月穀價昂貴，秋冬價漸平落，數月之內，一轉移之間，而貧民已大占便宜，受惠無量矣。吾鄉昔年有食雙穀者，此風近想未息，若行此法，則雙穀之風可息。前與澄弟面商之，說我家每年備穀救地方貧戶，細細思之，施之既不能及遠，行之又不可以久，且其法止能濟下貧乞食之家，而不能濟中

貧體面之家不若社倉之法，既以及於遠，又可以貞於久；施者不甚傷惠，取者又不傷廉，卽中貧體面之家，亦可以大享其利。本家如任尊、楚善叔、寬五、厚一，各家親戚，如寶田、騰七、宮九、荆四，各家每年得借社倉之穀，或亦不無小補。澄弟務細細告之，父大人、叔父大人，將此事於一二年內辦成，實吾鄉莫大之福也。

與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弟

二十六日，余又進一諫疏，敬陳聖德三端，預防流弊。其言頗過激切，而聖量如海，尙能容納，豈漢唐以下之英主所可及哉？現在人才不振，皆謹小而忽於大，人人皆習脂韋唯阿之風，欲以此疏稍挽風氣，冀在廷皆趨於骨鯁，而遇事不敢退縮，此余區區之愚意也。

與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弟

社倉之法，有借無還！今日風俗誠然如此，澄弟所見，良爲洞悉。時變之言，此事竟不可議舉行；王介甫「青苗」之法，所以病民者，亦以其輕於借而難於還也。季弟書中言「每思留心於言行之差錯，以時時儆惕」，余觀此語，欣慰之志。凡人一身，只有「遷善改過」四字可靠；凡人一家，只有「修德讀書」四字可靠。此八字者，能盡一分必有一分之慶；不盡一分必有一分之殃。其或休咎相反，必

其中有不誠；而所謂改過修德者，不足以質諸鬼神也。吾與諸弟勉之又勉，務求有爲善之實，不使我家高曾祖父之積累，自我兄弟而剝喪，此則余家之幸也。

與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弟

公議糧餉一事，果出通邑之願，則造福無量；至於幫錢墊官之虧空，則我家萬不可出力。蓋虧空萬六千兩，須大錢三萬餘千，每都幾須派千串；現在爲此說者，不過數大紳士，一時豪氣，爲此急公好義之言。將來各處分派，仍是巧者強者少出，而討好於官之前，拙者弱者多出，而不免受人之勒，窮鄉殷實小戶，必有怨聲載道者。且此風一開，則下次他官來此，既引師令之借錢辦公爲證，又引朱令之民幫墊虧爲證，或亦分派民間出錢幫他，反覺無辭以謝。若相援爲例，來一官，幫一官，吾邑自此無安息之日。凡行公事，須深謀遠慮；此事若各紳有意，吾家不必攔阻。若吾家倡議，萬萬不可。且官之補缺，皆有呆法；何缺出，輪何班補，雖撫藩不能稍爲變動。澄弟在外多年，豈此等亦未知耶？朱公若不輪到班，則雖幫墊虧空，通邑挽留，而格於成例，亦不可行；若已輪到班，則雖不墊虧空，亦自不能不補。此缺間有特爲變通者，督撫專摺奏請，亦不敢大違成例。季弟來書，若以朱公之實授與否，全視乎虧空之能墊與否，恐亦不盡然也。

季弟有志於道義身心之學，余閱其書，不勝欣喜。凡人無不可爲聖賢，絕不係乎讀書之多寡。吾弟誠有志於此，須熟讀小學及五種遺規二書；此外各書，能讀固佳，不讀亦初無所損。可以爲天地之完人，可以爲父母之肖子，不必因讀書而後，有所加於毫末也。匪但四六古詩，可以不看；卽古文爲吾弟所願學者，不看亦自無妨。但守小學遺規二書，行一句，算一句，行十句，算十句，實於記誦詞章之學，萬萬矣。

與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弟

吾嘗見友朋中牢騷太甚者，其後必多抑塞。如吳樞臺凌荻舟之流，指不勝屈，蓋無故而怨天，則天必不許，無故而尤人，則人必不服。感應之理，自然隨之。溫弟所處，乃讀書人中最順之境；乃動則怨尤滿腹，百不如意，實我之所不解。以後務宜力除此病，以吳樞臺凌荻舟爲眼前之大戒。凡遇牢騷欲發之時，則反躬自思：吾果有何不足，而蓄此不平之氣？猛然內省，決然去之；不惟平心謙抑，可以早得科名，亦且養此和氣，可以消滅病患。萬望溫弟再三細想，勿以吾言爲老生常談，不直一哂也。

與沅弟

沅弟言我仁愛有餘，威猛不足，澄弟在此時亦常說及；近日友人愛我者，人人說及，無奈性已生

定，竟不能威猛；所以不能威猛，由於不能精明，事事被人欺侮，故人得而翫易之也。

與澄溫沅季弟

凡諭旨章奏等件付至家中者，務宜好爲藏弄。我兄弟五人，無一人肯整齊收拾者，亦不是勤儉人家氣象。以後宜收拾完整，可珍之物，固應愛惜；即尋常器件，亦當彙集品分，有條有理。竹頭木屑，皆爲有用，則隨處皆取攜不窮也。

與諸弟

余居母喪，並未在家守制，清夜自思，踟躕不安。若仗皇上天威，江面漸次肅清，即當奏明回籍，專父祭母，稍盡人子之心。諸弟及兒姪輩，務宜體我寸心，於父親飲食起居，十分檢點，毋稍疎忽；於母親祭品禮儀，必潔必誠；於叔父處敬愛兼至，無稍隔閡；兄弟娣姒，總不可有半點不和之氣。凡一家之中，「勤敬」二字，能守得幾分，未有不興；若全無一分，未有不敗。和字能守得幾分，未有不興，不和未有不敗者。諸弟試在鄉間將此三字，於族戚人家歷歷驗之，必以吾言爲不謬也。諸弟不好收拾潔淨，比我尤甚，此是敗家氣象；嗣後務宜細心收拾，即一紙一縷，竹頭木屑，皆宜檢拾伶俐，以爲兒姪之榜樣。一代疎懶，二代淫佚，則必有晝睡夜坐吸食鴉片之漸矣。四弟九弟較勤，六弟季弟較懶，以後勤者愈

勤，懶者痛改，莫使子姪學得意惰樣子。至要至要！子姪除讀書外，教之掃屋抹桌，收糞鋤草，是極好之事，切不可爲有損架子而不爲也。

與諸弟

廿五日著胡二等送家信，報收復武漢之喜。廿七日，具摺奏捷。初一日，制臺楊慰農需到鄂相會。是日又奏廿四夜焚襄河賊舟之捷。初七日，奏三路進兵之摺。其日酉刻楊載勳、彭玉麟等率水師六十餘艘，前往下游剿賊。初九日，前次謝恩摺奉硃批回鄂。初十日，彭、劉四等來營進收武漢三路進剿之摺，奉硃批到鄂。十一日，武漢克復之摺，奉硃批廷寄諭旨等件。兄署湖北巡撫，並賞戴花翎。兄意母喪未除，斷不敢受官職。若一經受職，則二年來之苦心孤詣，似全爲博取高官美職。何以對吾母於地下？何以對宗族鄉黨？方寸之地，何以自安？是以決計具摺辭謝，懇請弟亦必以爲然也。

功名之地，自古難居。况以在籍之官，募勇造船，成此一番事業，名震一時。人之好名，誰不如我？我有美名，則人必有受不美之名者。相形之際，豈難爲情？死惟謹慎謙虛，時時省惕而已。若仗聖主之威福，能速將江面肅清，蕩平此賊，兄決意奏請回籍奉事吾父，改葬吾母。久或二年，暫或一年，亦足稍慰區區之心。但未知聖意果能俯從否？諸弟在家，總宜教子姪守勤敬，吾在外既有積勞，則家中子姪，最

易流於驕流於佚，二字皆敗家之道也，萬望諸弟刻刻留心，勿使後輩近於此二字。至要至要！

與澄弟

甲三甲五等兄弟，總以習勞苦爲第一要義；生當亂世，居家之道，不可有餘財，多則終爲患害，又不可過於安逸偷惰。如由新宅至老宅，必宜常常走路，不可坐轎騎馬；又常常登山，亦可以練習筋骸。仕宦之家，不蓄積銀錢，使子弟自覺一無可恃，一日不勤，則將有飢寒之患，則子弟漸漸勤勞，知謀所以自立矣。

與澄弟

頃接來械，又得所寄吉安一械，具悉一切。朱太守來我縣，王劉蔣唐往陪，而弟不往，宜其見怪；弱於弟於縣城省城，均不宜多去。處茲大亂未平之際，惟當藏身匿迹，不可稍露圭角於外。至要至要！吾年來飽閱世態，實畏宦途風波之險，常思及早抽身，以免咎戾。家中一切有關係衙門者，以不與聞爲妙。

諭紀澤子胡二等

接爾安稟，字畫尙未長進；爾今年十八歲，齒已漸長，而學業未見其益。陳信雲姻伯之子號杏生

著今年入學學院批其詩冠通場；渠係戊戌二月所生，比爾僅長一歲，以其無父無母，家漸清貧，遂爾勤苦好學，少年成名。爾幸託祖父餘蔭，衣食豐適，寬然無慮，遂爾酣饜佚樂，不復以讀書立身爲事。古人云：『勞則善心生，佚則淫心生。』孟子云：『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吾慮爾之過於佚也。

新婦初來，宜教之入廚作羹，勤於紡績，不宜因其爲富貴子女，不事操作。大二三諸女，已能做大鞋否？三姑一嫂，每年做鞋一雙寄余，各表孝敬之忱，各爭鍼黹之工，所織之布，做成衣襪寄來，余亦得察閨門以內之勤惰也。余在軍中，不廢學問，讀書寫字，未甚間斷。惜年老眼蒙，無甚長進。爾今未弱冠，一刻千金，切不可浪擲光陰。四年所買衡陽之田，可覓人售出，以銀寄營，爲歸還李家款。『父母存，不有私財；』士庶人且然，况余身爲卿大夫乎？

與澄弟

六弟在瑞州辦理一應事宜，尙屬妥善；識見本好，氣質近亦和平。九弟治軍嚴明，名望極振，吾得兩弟爲幫手，大局或有轉機。次青在貴溪尙平安，惟久缺口糧，又敗挫之後，至今尙未克整頓完好。雪琴在吳城，名聲尙好，惟水淺不宜舟戰，時時可慮。余身體平安，瘴疾雖發，較之往在京師，則已大減。幕府乏好幫手，凡奏摺書信批稟，均須親手爲之，以是未免有延擱耳。余性喜讀書，每日仍看數十卷，亦

不免拋荒軍務，然非此則更無以自怡也。紀澤看漢書須以勤敏行之，每日至少亦須看二十頁，不必感於「在精不在多」之說。今日半頁，明日數頁，又明日就擱間斷，或數年而不能畢一部，如煮飯然，歇火則冷，小火則不熟，須用大柴大火，乃易成也。

與沅弟

用紳士不比用官。彼本無任事之責，又有避嫌之念，誰肯挺身出力以急公者？貴在獎之以好言，優之以廩給，見一善者則痛譽之，見一不善者則渾藏而不露一字，久久善者勸而不善者亦潛移而默轉矣。吾弟初出辦事，而遂揚紳士之短，且以周榕岡之闕歷精明爲可佩，是大失用紳士之道也。戒之慎之！

與沅弟

古之成大事者，規模遠大，與綜理密微，二者關一不可。弟之綜理密微，精力較勝於我，軍中器械其略精者，宜另立一簿，親自記注，擇人而授之。古人以鑑使鮮明，爲威敵之要務，恆以取勝。劉峙衡於火器亦勤於修整，刀矛則全不講究，余曾派潘景昌赴河南，采買白蠟桿子，又辦腰刀，分賞各將弁，人頗愛重。弟試留心此事，亦綜理之一端也。至規模宜大，弟亦講求及之，但講闊大者最易混入散漫一

路遇羶頭，毫無條理，雖大亦奚足貴？等差不察，行之可久，斯則器局宏大，無有流弊者耳。

與諸弟

左季高待弟極關切，弟即宜以真心相向，不可常懷智術以相迎距。凡人以偽來，我以誠往，久之則偽者亦共趨於誠矣。存迪庵，新放蕩，中方伯，此亦軍興以來一僅見之事。渠用兵得「一暇」字訣，不特其平日從容整理，卸其臨陣，亦回翔審慎，定靜安慮。弟理繁之才，勝於迪庵，惟臨敵不能如其鎮靜。至於與官場交接，吾兄弟患在略識世態，而又懷一肚皮不合時宜；既不能硬，又不能軟，所以到處寡合。迪庵妙在全不識世態，其腹中雖也懷些不合時宜，卻一味渾合，永不發露；我兄弟則時時發露，終非載福之道。雪琴與我兄弟最相似，亦折如寡合也。弟當以我爲戒，一味渾厚，絕不發露，將來養得純熟，身體也健旺，子孫也受用，無怪習機械變詐，恐愈久而愈薄耳。

李雲麟尚在吉安營否？其上我書，才識實超流輩，亦不免朱之濤元，其弊與我略同。長沙官場，弟亦通信否？此等酬應，自不可少，當力矯我之失，而另立途轍。余生平制行，有似蕭望之，蓋寬饒一流人，常恐終蹈禍機，故教弟輩制行，早蹈中和一路，勿效我之漏激也。

與沅弟

凡人作一事，便須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見異思遷，做這樣想那樣，坐這山望那山，人而無恆，終身一無所成；我生平坐犯無恆的弊病，實在受害不小。當翰林時，應留心詩字，則好涉獵它書以分其志；讀性理書時，則雜以詩文各集，以歧其趨。在六部時，又不甚實力講求公事，在外帶兵，又不能竭力專治軍事，或讀書寫字以亂其志意。坐是垂老而百無一成。即水軍一事，亦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弟當以爲鑒戒。現在帶勇，即埋頭盡力以求帶勇之法；早夜孳孳，日所思，夜所夢，舍帶勇以外，則一概不管。不可又想讀書，又想中舉，又想作州縣，紛紛擾擾，千頭萬緒，將來又蹈我之覆轍。百無一成，悔之晚矣！

帶勇之法，以體察人才爲第一；整頓營規，講求戰守次之。身體雖弱，卻不宜過於愛惜；精神愈用，則愈出，陽氣愈提，則愈盛。每日作事愈多，則夜間臨睡愈快活。若存一愛惜精神的意思，將前將卻，奄奄無氣，決難成事。凡此皆因弟與會索然之言而切戒之者也。

與沅弟

十九日亮一等歸，接展來函，具悉一切；臨江克復，從此吉安當易爲力。弟勉爲之，大約明春可復吉郡，明夏可克撫建；凡兄所未了之事，弟能爲我了之，則余之愧憾，可稍減矣。余前在江西，所以營

鬱不得意者，第一不能干預民事，有剝民之權，無澤民之位，滿腹誠心，無處施展；第二不能接見官員，凡省中文武官僚，管接有稽，語言有察；第三不能聯絡紳士，凡紳士與我營款愜，則或因而獲咎，坐是數者，方寸鬱鬱，無以自伸。然此只坐不應，駐紮省垣，故生出許多煩惱耳。弟今不駐省城，除接見官員一事無庸議外，至「愛民」「聯紳」二端，皆可實心求之。現在餉項頗充，凡抽釐勸捐，決計停之，兵勇擾民，嚴行禁之，則吾夙昔愛民之誠心，弟可爲我宣達一二。吾在江西，各紳士爲我勸捐八九十萬，未能爲江西除賊安民，今年丁憂，奔喪太快，若忽然棄去，置紳士於不顧者，此余之所悔也！

與沅弟

弟書自謂是篤實一路人，吾自信亦篤實人，只爲閱歷世途，飽更事變，略參些機權作用，把自家學壞了。實則作用萬不如人，徒惹人笑，教人懷憾，何益之有？近日憂居猛省，一味向平實處用心，將自家篤實的本質，還我真面，復我固有。賢弟此刻在外，亦急須將篤實復還，萬不可走入機巧一路，日趨日下也。縱人以巧詐來，我仍以渾含應之，以誠愚應之，久之則人之意也消，若鉤心鬪角，相迎相距，則報復無已時耳。至於強毅之氣，決不可無，然強毅與剛愎有別，古語云：「自勝之謂強。」曰「強制」，曰「強恕」，曰「強爲善」，皆自勝之義也。如不憤早起，而強之未明即起，不憤莊敬，而強之坐尸立

齋；不慣勞苦，而強之與士卒同甘苦，強之勤勞不倦，是卽強也。不慣有恆，而強之真恆，卽毅也。舍此而衆，以客氣勝人，是剛愎而已矣。二者相似，而其流相去霄壤。不可不察，不可不謹。

再帶勇總，以能打仗爲第一義。現在久頓堅城之下，無仗可打，亦是閑事。如可移紮水東，當有一二大仗開。第弟營之勇，銳氣有餘，沈毅不足，氣浮而不效，兵家之所忌也。尙祈細察，偶作一對聯。弟云：「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穩當，次求變化，辦事無聲無臭，既要精到，又要簡捷。」賢弟若能行此數語，則爲阿兄爭氣多矣。

與沅弟

初七初八，連接弟兩信，具悉一切。亮一去時，信中記封有擬銷摺稿，來信未經提及，或未得見耶？廿六早地孔濼倒城垣數丈，而未克成功，此亦如人之生死早遲，時刻自有一定，不可強也。總理既已接札，則凡承上起下之公文，自不得不照申照行，切不可有我疎懶置之不理也。余生平之失，在志大而才疎，有實心而乏實力，坐是百無一。李雲麟之長短，亦頗與我相似。如將赴湖北，可先至余家一敘再往。潤公近頗綜核名實，恐亦未必投洽無間也。

近日身體略好，惟回思歷年在外辦事，愆咎甚多，內省增疚。飲食起居，一切如常，無勞塵慮。今年

若能爲母親大人另覓一善地，教子姪略有長進，則此中豁然暢適矣。弟年紀較輕，精力略勝於我，此際正宜提起全力，早夜振刷。昔賢謂「宜用猛火煮，漫火溫」。弟今正用猛火之時也。李次青之才，實不可及；吾在外數年，獨覺慚對此人，弟可與之常通書信。一則少表余之歡忱，一則凡事可以請益。余寮中書籍，承漱六專人取出，帶至江蘇松江府署中，此後或易搬回。書雖不可不看，弟此時以營務爲重，則不宜常看書；凡人爲一事，以專而精，以紛而散。荀子稱「耳不兩聽而聰，目不兩視而明」。莊子稱「用志不紛，乃凝於神」，皆至言也。

與沅弟

治軍總須腳踏實地，克勤小物，乃可日起而有功；凡與人管接周旋，若無真意，則不足以感人，然徒有真意，而無文飾以將之，則真意亦無所託之以出。禮所稱「無文不行」也。余生平不講文飾，到臨行不動，近來大悟前非，弟在外辦事，宜隨時斟酌也。

與沅弟

民宜愛，而刁民不必愛；紳宜敬，而劣紳不必敬。弟在外能如此調理分明，則凡兄之缺憾，弟可一爲我彌縫而匡救之矣。昨信言「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大抵與兵勇及百姓交際，只要此心真實。

愛之，即可見亮於下。余之所以頗得民心，勇心者此也。與官員及紳士交際，則心雖有等差，而外之儀文，不可不稍隆。余之所以不獲與官場者此也。去年與弟握別之時，諄諄囑弟以效我之長，戒我之短，數月以來，觀弟一切施行，果能體此二語，欣慰之至！惟作事貴於有恆，精力難於持久，必須日新又新，慎而加慎，庶常葆令名，益崇德業。

與沅弟

次青非常之才，帶勇雖非所長，然亦有百折不回之氣，其在兄處，尤爲肝膽照人，始終可感。兄在外數年，獨慚無以對渠。去臘遣韓升至李家，省視其家，賂送儀物，又與次青約成婚媾，以申永好。目下兩家兒女無相當者，將來渠或三索得男，弟之次女三女可與訂婚，兄信已許之矣。在吉安望常常與之通信，專人往返，想十餘日可歸也。但得次青生還，與兄相見，則同甘苦患難諸人中，尙不至留莫大之愧疚耳。昔耿恭簡公謂：「居官以耐煩爲第一要義。」帶勇亦然。兄之短處在此，屢次諄諄教弟亦在此。

二十七日來書有云：「仰鼻息於傀儡羶腥之輩，又豈吾心之所樂。」此已露出不耐煩之端倪，將來恐不免於齟齬去歲握別時，曾以懲余之短相箴，乞無忘也。

與沅弟

古來言凶德致敗者，約有二端：曰長傲，曰多言。丹朱之不肖，曰傲，曰歸訟，即多言也。歷觀名公巨卿，多以此二端敗家喪身。余生平頗病執拗，德之傲也，不甚多言，而筆下亦略近乎歸訟。靜中默省，益尤，我之處處慙戾，其源不外此二者。溫弟性格，略與我相似，而發言尤爲尖刻，凡傲之凌物，不必定以言語加人，有以神氣凌之者矣，有以面色凌之者矣。溫弟之神氣，稍有英發之姿，面色間有鬱很之象，最易凌人；凡中心不可有所恃，心有所恃，則達於面貌，以門地言，我之物望大減，方且恐爲子弟之望，以才識言，近今軍中練出人才頗多，弟等亦無過人之處，皆不可恃。只宜抑然自下，一味言忠信，行篤敬，庶幾可以遮護舊失，整頓新氣。否則人將厭薄之矣！

與沅弟

溫弟丰神較峻，與兄之伉直簡澹，雖微有不同，而其難於諧世，則殊途而同歸。余常用爲慮。大抵胸多抑鬱，怨天尤人，不特不可以涉世，亦非所以養德——不特無以養德，亦非所以保身。中年以後，則肝腎交受其病，蓋鬱而不暢，則傷木，心火上燔，則傷水。余今日之目疾，及夜不成寐，其由來不外乎此。故於兩弟時，以平和二字相勗，幸勿視爲老生常談。至要至囑！

親族往營營者，人數不少，廣廈萬間，本弟素志，第善視國者，親賢者在位，則卜其將興，見冗員浮
濫，則知其將替。善視軍者亦然，似宜略爲分別，其極無用者，或厚給途費，遣之歸里，或酌賃民房，令住
營外，不使軍中有惰漫喧雜之象，庶爲得宜。至頓兵城下，爲日太久，恐軍氣漸懈，如雨後已弛之弓，三
日已厲之候，而主者晏然不知其不可用，此宜深察者也。附近百姓，果有騷擾情事否？此亦宜深察者
也。

與諸弟

再次青一軍，次餉二十萬，斷難彌補，次青乃設一法，捐十萬兩，請增廣平江縣文武學額各十名，
又捐五萬兩，請增廣岳州府文武學額各五名。咸豐三年新例，捐銀萬兩者，除各該捐生家給予應得
儀敘外，其本縣准加文武學額各一名；去年今春湖南辦捐輸加額一案，長善陰瀏潭醴六屬，各加學
額十名，（捐銀至十萬以上者加額亦以十名爲止）湘鄉加三名，平江加一名，蓋湘鄉僅捐三萬，平
江僅捐一萬，爲數甚少也。次青以此項應得之口糧銀出捐，加縣學十名，府學五名，真可「俎豆泮宮，
流芳百世」！各勇團可刊碑勒名於學宮，亦皆欣然樂從，此事若成，誠爲美舉。

前此咸豐三年，平江以圍防出力，加文武學額各三名，係次青所辦，五年湘鄉援平江之例，亦加

三名。弟營現在欠餉若干。若欠至七八萬以上，則與各哨弁勇熟商，令其捐出，捐得七萬，可增文武學額各七名，合之今春新填之三名，亦爲十名。與長善陰澗潭六邑相等。合之五年特奏增額之三名，則共爲十三名矣。弟若辦成此事，亦可俎豆泮宮，流芳無既。若弟營不能捐出許多，則或倡捐二三萬，余再勸迪希濬凱玉班諸君子，各捐若干萬兩，湊成七萬之數，亦可辦成此事，不讓次青專美於平江也。

與澄沉季弟

三河敗挫之信，初五日家中尙無確耗，且縣城之內，毫無所聞，亦極奇矣。九弟於廿二日在湖口發信，至今未再接信，實深懸系。幸接希庵信言九弟至漢口後，有書與渠，且專人至桐城三河訪尋下落。余始知沉浦弟安抵漢口，而久無來信，則不解何故。豈余近日別有遺失，沉弟心不以爲然耶。嘗謂亂，亂初到卽判曰：『賊得假武修文，得聞字。』（字疑敗字）余友諤敗字不之何，指此判曰：『爲九江言之也，不可喜也。』余又訝九江初克，氣機正盛，不知何所爲而云然。亂又判曰：『爲天下卽爲會宅言之。』由今觀之，三河之挫六弟之變，正與不可喜也四字相應，豈非數皆前定耶。然禍福由天主之，善惡由人主之，由天主者無可如何，只得聽之；由人主者，盡得一分算一分，揀得一日算一日。

吾兄弟斷不可不洗心滌慮，以求力挽家運。第一，貴兄弟和睦；去年兄弟不和，以致今冬三河之變，嗣後兄弟當以去年爲戒。凡吾有過失，澄、沉、洪三弟各進箴規之言，余必力爲懲改；三弟有過，亦互相箴規，而懲改之。第二，貴體孝道，推祖父母之愛，以愛叔父，推父母之愛，以愛溫弟之妻妾兒女，及蘭蕙二家。又父母墳域，必須改葬，請沉弟作主，澄弟不可過執。第三，要實行「勤儉」二字，內間妯娌，不可多寫鋪張，後輩諸兒，須走路，不可坐轎騎馬。諸女莫太嫻，宜學燒茶煮菜，書蔬魚豬，一家之生氣，少睡多做，一人之生氣，勤者，生動之氣，儉者，收斂之氣。有此二字，家運斷無不興之理。余去年在家，未將此二字切實做工夫，至今愧感，是以諄諄言之。

與澄沉季弟

起屋起祠堂，沉弟言外間營議，沉自任之。余則謂外間之營議不足畏，而亂世之兵燹，不可不慮。如江西近歲，凡富貴大屋，無一不焚，可爲殷鑒；吾鄉僻陋，眼界甚淺，稍有修造，已駭聽聞，若太闕麗，則傳播尤遠。苟爲一方首屈一指，則亂世恐難倖免，望弟再斟酌於豐儉之間，妥善行之。改葬先人之事，須將求富求貴之念，消除淨盡，但求免水蠱，以妥先靈，免凶煞，以安後嗣而已。若存一絲求富求貴之念，則必爲造物鬼神所忌，以吾所見所聞，凡已發之家，未有續尋得大地者。沉弟主持此事，務望將此

意拿得穩，把得定。至要至要！

識紀澤子

十九二十九日雨稟，知喜事完畢，新婦能得爾母之歡，是卽家庭之福。我朝列聖相承，總是真正即起，至今二百年不改；我家高曾祖考相傳早起，吾得見竟希公星岡公，皆未明即起，冬寒起坐約一個時辰始見天亮。吾父竹亭公，亦甫黎明即起，有事則不待黎明，每夜必起看一二次不等，此爾所及見者也。余遊亦黎明即起，思有以紹先人之家風。爾旣冠授室，當以早起爲第一先務，自力行之，亦率新婦力行之。余生平坐無恆之弊，萬事無成，德無成，業無成，已可深恥矣！速辦理軍事，自矢靡他，中間本志變化，尤無恆之大者，用爲內恥。爾欲稍有成就，須從「有恆」二字下手。余嘗細觀星岡公儀表，絕人全在「重字」；余行路容止，亦頗重厚，蓋取法於星岡公。爾之容止甚輕，是一大病。以後宜時時留心，無論行坐，均須重厚。早起也，有恆也，重也，三者皆爾最要之務。早起是先人之家法，無恆是吾身之大恥，不重，是爾身之短處。故特諄諄戒之！

與澄弟

余與沅弟論治家之道，一切以星岡公爲法，大約有八字訣：其四字卽上年所稱書蔬，魚豬也；又

四字，賦曰：早掃考寶。早者，早起也；掃者，掃屋也；考者，祖先祭禱，敬奉顯考至考會祖考，言考而妣可諱也；寶者，親族鄰里，時時周旋，賀喜弔喪，問疾濟急。星岡公常曰：「人待人，無價之寶也。」星岡公生平於此數端，最爲認真，故余戲述爲八字訣曰：「書蔬魚豬，早掃考寶」也。此言雖涉諧體，而擬卽寫屏上，以祝賢弟夫婦壽辰，使後世子孫，知吾兄弟家教，亦知吾兄弟風趣也。弟以爲然否？

與澗弟

五月四日接弟緘「書蔬魚豬，早掃考寶」，橫寫八字，下用小字注出，此法最好，余必遵辦。其次，敘則改爲「卷寶早掃，書蔬魚豬」。目下因拔營南渡，諸務叢集，蘇州之賊已破，嘉興、淳安之賊，已至續溪，徽州、徽州十分危急，江西亦可危之至。余赴江南，先駐徽郡之祿門，內顧江西之饒州，催張凱章，遠來饒州會合，又札王、梅村，募三千人，進駐撫州，保江西，卽所以保湖南也。札王、梅村，仍來辦營務處，不知七月均可趕到否？若此次能保全江西、兩湖，則將來仍可克復蘇常，大局安危，所爭只在六七八九數月。澤兒不知已起行來營否？弟爲余照料家書，總以「儉」字爲主，積蓄宜厚，用度宜儉，此居鄉之要訣也。

與沅季弟

出隊以護百姓收穫，甚好；與吉安散耕牛籽種用意相似。吾輩不幸生當亂世，又不幸而帶兵，日以殺人爲事，可爲寒心！惟時時存一愛民之念，庶幾留心田，以飯子孫耳。

與季弟

頃接沉弟信，知弟接行知，以訓導加國子監學正銜，不勝欣慰。官階初晉，雖不足爲吾季榮，惟弟此次出山，行事則不激不隨，處位則可高可卑，上下大小，無人不翕然悅服。因而凡事皆不拂意，而官階亦由之而晉。或者前數年抑塞之氣，至是將暢然大舒乎？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我弟若常常履信思順如此，名位豈可限量？吾湖南近日風氣，蒸蒸日上；凡在行間，人人講求將略，講求品行，並講求學術。弟與沉弟既在行間，望以講求將略爲第一義，點名看操等粗淺之事，必躬親之；練膽料敵等精微之事，必苦思之。品學二者，亦宜以餘力自勵。目前能做到湖南出色之人，後世卽推爲天下罕見之人矣。大哥豈不欣然哉？

與沉季弟

輔卿而外，又薦意卿柳南二人，甚好。柳南之篤慎，余深知之；意卿亮亦不凡。余告筱輔，觀人之法，以有操守而無官氣，多條理而少大言爲主；又囑其求潤帥左郭及沉薦人以後，兩弟如有所見，隨時

推薦，將其人長處短處，一一告知阿兄，或告彼輩。尤以習勞苦爲辦事之本，引用一班能耐勞苦之正人，日久自有大效。季弟言「出色之人，斷非有心所能做得。」此語確不可易。名位大小，萬般由命不由人；特父兄之教家，將帥之訓士，不能如此立言耳。季弟天分絕高，見道甚早，可喜可愛。然辦理營中小事，教訓弁勇，仍宜以勤字作主，不宜以命字諭衆。

與沅季弟

兄膺此鉅任，深以爲懼，若如陸何二公之前轍，則貽我父母羞辱，卽兄弟子姪，亦將爲人所侮。禍福倚伏之機，竟不知何者爲可喜也。默觀近日之吏治人心，及各省之督撫將帥，天下似無戡定之理；吾惟以一勤字報吾君，以愛民二字報吾親，才識平常，斷難立功，但守一勤字，終日勞苦，以少分胥胥之憂。行軍本擾民之事，但刻刻存愛民之心，不使先人之積累，自我一人耗盡；此兄之所自矢者，不知兩弟以爲然否？願我兩弟亦常常存此念也。

與沅弟

浮橋辦齊，長濠已有八九分工程，甚好甚慰；從此援賊雖至，吾弟必足以禦之。馮世兄處辦法，與潤帥不謀而合，茲將一批一告示，鈔付弟覽。翁中丞處復信甚妥，弟意疏疏落落，亦極是。弟總認定是

湖北之委員，以官胡兩帥爲上司，諸事稟命而行。此外一概疏疏落落，希庵於此等處，界限極清，入頗嫌其疏略；然不輕進入，即異日不輕退入之本；不妄親人，即異日不妄疏入之本。處弟之位，行希之法，似尙妥叶。與翁稿與毓稿均好，近日修辭工夫亦進，懇喜慰喜！焦君譜序，八九月必報命，書院圖須弟起稿而兄改之，弟切莫答兄之吝也。

與沅弟

接僞文二件，知安慶之賊，望援孔切，只要桐城青草塢少能堅定，自有可破之理。次青十六日回那，僅與余相見一次，聞其精神尙好，志氣尙壯，將來或可有爲。然實非帶勇之才。弟軍中諸將，有驕氣否？弟日內默省，傲氣今少，平得幾分否？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敗；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敗。吾因軍事而推之，凡事皆然，願與諸弟交勉之。此次徽賊竄浙，若浙中失守，則不能免於吳越之痛罵，然吾但從「傲惰」二字痛下工夫，不問人之罵與否也。

與沅季弟

沅弟以我切責之絨，痛自引咎，懼蹈危機，而思自進於謹言慎行之路。能如是，是弟終身載福之道，而吾家之幸也。季弟信亦平和溫雅，遠勝往年傲岸氣象；吾於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初二日進京，

館十月二十八早侍祖父星岡公於階前請曰：「此次進京，求公教訓。」星岡公曰：「爾的官是做不盡的，爾的才是好的，但不可傲；滿招損，謙受益，爾若不傲，更好全了。」遺訓不遠，至今尚如耳提面命。今吾謹述此語，誥誡兩弟，總以除傲字爲第一義。唐虞之惡人曰：「丹朱傲，曰象傲。」桀紂之無道曰：「強足以鉅諷，辨足以飾非。」曰：「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皆傲也。吾自八年六月再出，卽力戒惰字，以儆無恆之弊；近來又力戒傲字，昨日徽州未敗之前，次青心中不免有自是之見，旣敗之後，余益加益省。大約軍事之敗，非傲卽惰，二者必居其一；巨室之敗，非傲卽惰，二者必居其一。余於六日所發之摺，十月初可奉諭旨，余若奉旨派出，十日卽須成行。兄弟遠別，未知相見何日；惟願兩弟戒此二字，並戒各後輩常守家規，則余心大慰耳！

與沉季弟

沉弟季弟左右：接信知北岸日內尙未開仗，此間鮑張於十五日獲勝，破萬安街賊巢，十七獲勝，破休甯東門外二壘，鮑軍亦受傷百餘人。正在攻剿得手之際，不料十九日未刻石埭之賊，破羊棧嶺而入，新嶺桐林嶺同時被破，張軍前後受敵，全局大震，比之徽州之人更有甚焉。余於十一日親登羊棧嶺，爲大霧所迷，目無所睹；十二日登桐林嶺，爲大雪所阻。今失事恰在此二嶺，豈果有天意哉？目下

張軍最可危慮。其次則祁門老營，距賊僅八十里，朝發夕至，毫無遮阻。現講求守壘之法，賊來則堅守，以待援師。倘有疏虞，則志有素定，斷不臨難苟免。回首生年五十，除學問未成，尚有遺憾外，餘差可免於大戾。賢弟教訓後輩子弟，總以勤苦爲體，謙遜爲用，以藥伏驕之積習。餘無他囑。

諭紀澤子

爾體甚弱，咳吐鹹痰，吾尤以爲慮。然總不宜服藥，藥能活人，亦能害人。良醫則活人者十之七，害人者十之三；庸醫則害人者十之七，活人者十之三。余在鄉在外，凡目所見者，皆庸醫也。余深恐其害人，故近三年來，決計不服醫生所開之方藥，亦不令爾服鄉醫所開之方藥。見理極明，故言之極切。爾其敬聽而遵行之。每日飯後，走數千步，是養生家第一祕訣。爾每殮食畢，可至唐家鋪一行，或至澄叔家一行，歸來大約可三千餘步。三個月後，必有大效矣。

諭紀澤子

正月十四發第二號家信，亮已收到。日內祁門尙屬平安，鮑春霆自初九日在洋塘獲勝後，卽追賊至彭澤。官軍駐牯牛嶺，賊匪踞下隅坂，與之相持，尙未開仗。日內雨零泥濘，寒風凜冽，氣象殊不適人意。僞忠王李秀成一股，正月初五日圍玉山縣，初八日圍廣豐縣，初十日圍廣信府，均經官軍竭力

堅守，解圍以去。現鄧鉛山之吳坊陳坊等處，或由金溪以竄撫建，或徑由東鄉以撲江西省城，皆意中之事。余囑劉養素等堅守撫建，而省城亦預籌防守事宜。祇西李逆一股，不甚擾江西腹地，黃逆一股，不再犯景德鎮等。三四月間，安慶克復，江北可分兵來助南岸，則大局必有轉機矣。目下春季必尚有危險迭見，余嘗謹慎圖之，泰然處之。

余身體平安，惟齒痛時發。所選古文，已鈔目錄寄歸，其中有未注明名氏者，爾可查出補注，大約不出百二三名家全集，及文選古文辭類纂三書之外。爾問左傳解詩書易與今解不合，古人解經有內傳有外傳，內傳者本義也，外傳者旁推曲衍，以盡其餘義也。孔子繫易，小象則本義爲多，大象則餘義爲多，孟子說詩，亦本子貢之因貧富而悟坳礎，子夏之因素絢而悟禮後，亦證餘義處爲多。韓詩外傳，盡餘義也。左傳說經，亦以餘義立言者多。袁與生之二百金，余去年曾借松江二百金，送李仙九先生，此項祇算還袁宅可也。

與澄弟

弟言家中子弟無不謙者，此確未必然。凡畏人不敢妄議論者，謙謹者也。凡好譏評人短者，驕傲者也。諺云：『富家子弟多驕，貴家子弟多傲。』非必鍾衣玉食，動手打人，而後謂之驕傲也，但使志得意

滯，毫無畏忌，開口譏人短長，卽是極驕極傲耳。余正月初四信中言：「戒驕字，以不輕非笑人爲第義；戒惰字，以不晏起爲第一義。」望弟常常猛省，並戒子姪也。

興澄弟

自十二日克復休甯後，左軍分出八營，在於甲路地方小挫，退紮景鎮，賊幸未跟蹤追犯，左公得以整頓數日，銳氣尙未大減。目下左軍進勦樂平、鄱陽之賊，鮑公一軍，因撫建喫緊，本調渠赴江西省，先顧根本，次撥撫建，因近日鄱陽有警，景鎮可危，又暫留鮑軍不遽赴省。胡宮保恐狗遶由黃州下犯安慶，沉弟之軍，又調鮑軍救援北岸，其祁門附近各嶺，廿三日又被賊破兩處。

數月以來，實屬應接不暇，危險迭見，而洋鬼又縱橫出入於安慶、海口、湖北、江西等處，奔奔欲來祁門之說，看此光景，今年殆萬難支持。然余自咸豐三年冬以來，久已以身許國，願死疆場，不願死牖下，本其素志；近年在軍辦事，盡心竭力，毫無愧怍。死卽瞑目，毫無悔憾！家中兄弟子姪，惟常記祖父之八個字，曰：「考，寶，早，掃，書，蔬，魚，齋。」又謹記祖父之三不信，曰：「不信繼仙，不信醫藥，不信僧巫。」余日記冊中又有八本之說，曰：「讀書，以訓誥爲本，作詩文，以聲調爲本，事親，以得歡心爲本，養生，以戒惱怒爲本，立身，以不妄語爲本，居家，以不晏起爲本，作官，以不要錢爲本，行軍，以不擾民爲本。」此八

本者，皆余閱歷而確有把握之論，弟亦當教諸子姪謹記之。無論世之治亂，家之貧富，但能守星岡公之八字，與余之八本，總不失爲上等人家。余每次寫家信，必諄諄囑咐，蓋因軍事危急，故預告一切也。余身體平安，營中雖欠餉四月，而軍心不甚渙散，或尙能支持，亦未可知。家中不必懸念。

諭澤洪子

余以初三日至休甯縣，即聞景德鎮失守之信；初四日寫家書託九叔處寄湘，即言此間局勢危急，恐難支持。然猶意力攻徽州，或可得手，即是一條生路。初五日進攻強中湘前等營，在西門挫敗一次，十二日再行進攻，未能誘賊出仗。是夜二更賊匪偷營，劫村強中湘前等營，大潰，凡去廿二營，其挫敗者八營，（強中三營老湘三營湘前一營字一）其幸而完全無恙者十四營，（老湘六楚三禮二親兵一峯二）與咸豐四年十二月十二夜，賊徹湖口水營，情形相仿。此次未挫之營較多，以尋常兵事言之，此尙爲小挫，不甚傷元氣；目下值局勢萬緊之際，四面梗塞，接濟已斷，如此一挫，軍心尤大震動。所盼望者，左軍能破景德鎮樂平之賊，鮑軍能從湖口迅速來援，事或略有轉機，否則不堪設想矣！

余自從軍以來，卽懷「見危授命」之志；丁戊年在家抱病，常恐溘逝，下渝我初志，失信於世，兵起復再出，意尤堅定。此次若遂不測，毫無牽戀；自念貧窶無知，官至一品，壽逾五十，薄有浮名，兼乘

權，悉竊萬分，夫復何憾？惟古文與詩二者，用力頗深，探索頗苦，而未能介然用之，獨闢康莊，古文尤確有依據，若遶先朝露，則寸心所得，遂成廣隲之散。作字用功最淺，而近年亦略有入處；三者一無所成，不無耿耿。至行軍本非余所長，兵貴奇而余太平，兵貴詐而余太直，豈能辦此滔天之戰？卽前此屢有克捷，已爲僥倖出於非望矣。

爾等長大之後，切不可涉歷兵間，此事難於見功，易於造孽——尤易於詒萬世口實。余久處行間，日日如坐鍼氈，所差不負吾心，不負所學者，未嘗須臾忘愛民之意耳。近來閱歷愈多，深諳督師之苦，爾曹惟當一意讀書，不可從軍，亦不必作官。吾教子弟，不離八本三致祥。八者曰：『讀古書，以訓誥爲本；作詩文，以聲調爲本；養親，以得歡心爲本；養生，以少惱怒爲本；立身，以不妄語爲本；治家，以不晏起爲本；居官，以不要錢爲本；行軍，以不擾民爲本。』三者曰：『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吾父竹亭公之教人，則專重孝字；其少壯敬親，暮年愛親，出於至誠。故吾纂墓誌，僅叙一事。吾祖星岡公之教人，則有八字，三不信，八者曰：『考，寶，早，掃，書，蔬，魚，豬。』三者曰：『僧，巫。』曰：『地仙。』曰：『醫藥。』皆不信也。處茲亂世，銀錢愈少，則愈可免禍；用度愈省，則愈可養福。爾兄弟奉母，除勞字儉字之外，別無安身之法。吾當軍事極危，輒將此二字叮囑一徧，此外亦別無遺訓之語，爾可稟告諸叔及爾母無忘。

覆丹閣十叔

去歲接奉手緘，久稽裁復。國藩淺材薄植，上承先世餘蔭，驟躋高位，並竊浮名，撫衷內省，久懷禱
濡不稱之愧。來示勗勉有加，而又引杜陵「厚祿書斷」之句，以相諷諭，益增悚仄。惟近世所稱羨督
撫之榮，不外宮室衣服安富尊榮等，而姪則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所居僅營中茅屋三
間，瓦屋一間，所服較往歲在京尤爲減省。自去冬至三月，常有賊黨十餘萬，環繞於祁門之左右前後，
幾無一日不戰，無一路不梗，晝無甘食，宵有警夢。軍士欠餉至五月六月之久，姪亦不忍獨處富饒，故
年來不敢多寄銀錢回家，並不敢分潤宗族鄉黨者，非矯情也。一耻，且擊軍士窮窘異常，不忍彼苦而
我獨甘，一則，上念高曾以來，屢代寒素，國藩雖忝食舊德，不欲享受太過，爲一己存惜福之心，爲闔族
留不蕪之澤，此姪之微意。十叔如訪得營中家中有與此論不相符合之處，卽請賜書詰責，姪當猛省
懲改。安慶一城，費盡氣力，本有克復之望，近因洋船暗通接濟，城賊又有生機。天意茫茫，未識大局何
日轉旋！

與澄弟

舅母棄世，紀澤往弔後，弟亦往弔唁否？此等處，吾兄弟弟中有親往者爲姪，從前星圃公之於彭家，

並無厚禮厚物，而意甚懇勸，親去之時甚多，我兄弟宜取以爲法。大抵富貴人家氣習，禮物厚而情薄，使人多而親到少，吾兄弟若能彼此常常互相規誡，必有裨益。

諭紀澤子

吾現在營課勇夫種菜，每塊土約三丈長，五尺寬，窄者四尺餘，寬務使去草及摘蔬之時，人足行兩邊溝內，不踐菜土之內。溝寬一尺六寸，足容便桶，大小橫直，有溝有澆，下雨則水有所歸，不使積潦傷菜。四川菜園極大，溝澆終歲引水長流，頗得古人耕田遺法。吾鄉一家園土有限，斷無橫溝，而直溝斷不可少。吾鄉老農雖不甚精，猶頗認真，老圃則全不講究。我家開此風氣，將來荒山曠土，盡可開墾，種百穀雜蔬之類，如種茶亦獲利極大，吾鄉無人試行，吾家若有山地，可試種之。

爾前問說文中逸字，今將貴州鄭子尹所著二卷，寄爾一閱，渠所補一百六十五文，皆許書本有之字，而後世脫失者也。其子知同又附考三百字，則許書本無之字，而他書引說文有之，知同辨爲不當有者也。爾將鄭氏父子書細閱一徧，則知叔重原有之字，被傳寫逸脫者，實已不少。

諭紀澤子

居家之道，惟崇儉可以長久。處亂世尤以戒奢侈爲要義，衣服不宜多製，尤不宜大鑲大緣，過於

絢爛。爾教導諸妹，敬聽父訓，自有可久之理。

與沅弟

望溪先生之事，公私均不甚愜。公牘中須有一事實冊，將生平履歷，某年中舉中進士，某年升官降官，某年得罪，某年昭雪，及生平所著書名，與列祖褒贊其學問品行之語，一一臚列，不作影嚮約略之詞，乃合定例。望溪兩次獲罪，一爲戴名世南山集序，入刑部獄；一爲其族人方某呈名逆案，將方氏通族編入旗籍，雍正間始准赦宥，免隸旗籍。望溪文中所云「因臣而宥及合族」者也。今欲請從祀孔廟，須將兩案歷奉諭旨，一一查出，尤須將國史本傳查出，恐有嚴旨礙眼者，易于駁詰。從前入祀兩廡之案，數十年而不一見，近年層見疊出，幾於無歲無之。去年大學士九卿等議覆陸秀夫從祀之案，聲明以後外間不得率請從祀，茲甫及一年，若遽違新例而入奏，必駁無疑——右三者公事之不甚愜者也。

望溪經學，勇於自信，而國朝鉅儒，多不甚推服。四庫書目中，於望溪每有貶詞。皇清經解中，並未收其一册。一節。姬傳先生最推崇方氏，亦不稱其經說。其古文號爲一代正宗，國藩少年好之，近十餘年，亦別有宗尚矣。國藩於本朝大儒，學問則宗顧亭林，王懷祖，兩先生，經濟則宗陳文恭公，若奏請從

親須自三公始，李厚庵與望溪，不得不置之後圖——右私志之不甚愜者也。

諭紀譯子

昨見爾所作說文分韻解字凡例，喜爾今年甚有長進，固請莫君指示錯處。莫君名友芝，字子偲，號侶亭，貴州辛卯舉人，學問淹雅，丁未年在琉璃廠，與余相見，心敬其人。七月來營，復得晤談。其學於考据詞章二者皆有本原，義理亦踐修不苟。茲將渠批訂爾所作之凡例寄去，余亦批示數處。又寄銀百五十兩，合前寄之百金，均爲大女兒子歸之用；以二百金辦奩具，以五十金爲程儀，家中切不可另籌銀錢，過於奢侈。遭此亂世，雖大富大貴，亦靠不住，惟勤儉二字，可以持久。又寄丸藥二小瓶，與爾母服食。爾在家常能早起否？諸弟妹早起否？說話遲鈍，行路厚重否？宜時時省記也。

與沅弟

凡與人交際，當求其誠信之素孚，求其協助，當亮其力量所能爲。弟每求人，好開大口，尙不脫官場陋習；余本不敢開大口，而人亦不能一一應付，但略亮我之誠實耳。古今文人，事人莫不有家常瑣事之勞其身，莫不有世態冷煖之撻其心。爾現當家門鼎盛之時，炎涼之狀，不接於目，衣食之謀，不繫於懷；雖奔走煩勞，猶遠勝於寒士困苦之境也。

與沅弟

李世忠窮困如此，既呼籲於弟處，當有以應之。三千石米，五千斤火藥，余即日設法分兩次解弟處，由弟轉交李世忠手。此輩暴戾險詐，最難馴馭，投誠六年，官至一品，而其黨衆尙不脫盜賊行動。吾輩待之之法，有應寬者二，有應嚴者二。應寬者，一則銀錢慷慨大方，絕不計較；當充裕時，則數十百萬，擲如糞土，當窮窘時，則解囊分潤，自甘困苦。一則不與爭功，遇有勝仗，以全功歸之；遇有保案，以優獎籠之。應嚴者，一則禮文疏淡，往還宜稀，書牘宜簡，話不可多，情不可密；一則剖明是非，凡渠部弁勇，有與百姓爭訟，而適在吾輩轄境，及來訴告者，必當剖決曲直，毫不徇情，請其嚴加懲治。應寬者，利也，名也；應嚴者，禮也，義也。四者兼全，而手下又有強兵，則無不可相處之悍將矣。

與沅季弟

雪琴與沅弟，嫌隙已深，難遽期其冰乳。沅弟所批雪信稿，有是處亦有未當處。弟謂雪聲色俱厲，凡目能見千里，而不能自見其睫；聲音笑貌之拒人，每苦於不自見，苦於不自知。雪之厲，雪不自知；沅之聲色，恐亦未始不厲，特不自知耳。曾記咸豐七年冬，余答駱文耆待我之薄，溫甫則曰：『兄之面色，每予人以難堪。』又記十一年春，樹堂深答張仲山簡傲不敬，余則謂樹堂面色，亦拒人於千里之

外。觀此二者，則沅弟面色之厲，得毋似余與樹堂之不自覺乎？

余家目下鼎盛之際，余忝竊將相，沅所統近二萬人，季所統四五千。近世似此者，曾有幾家？沅第半年以來，七拜君恩，近世似弟者，曾有幾人？「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吾家亦盈時矣。管子云：「斗筭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余謂天之概無形，仍假手於人以概之。霍氏盈滿，魏相概之，宣帝概之；葛恪盈滿，孫峻概之，吳主概之。待他人之來概，而後悔之，則已晚矣。吾家方豐盈之際，不待天之來概，人之來概，吾與諸弟當設法先自概之。自概之道云何，亦不外「清」、「慎」、「勤」三字而已。吾近將清字改爲廉字，慎字改爲謙字，勤字改爲勞字，尤爲明淺，確有可下手之處。沅弟昔年於銀錢取與之際，不甚斟酌，朋輩之譏議菲薄，其根實在於此。去冬之買犁頭醬，栗子山余亦大不謂然，以後宜不妄取分毫，不寄銀回家，不多贈親族，此廉字工夫也。謙之存諸中者，不可知其著於外者，約有四端：曰面色，曰言語，曰書函，曰僕從屬員。沅弟第一次添招六千人，季弟並本稟明，徑招三千人，此在他統領所斷做不到者，在弟尙能集事，亦算順手。而弟等每次來信，索取帳棚子藥等件，常多譏諷之詞，不平之語，在兄處書函如此，則與別處書函更可知矣。沅弟之僕從隨員，頗有氣餒，面色言語，與人酬接時，吾未及見，而申夫曾述及，往年對渠之詞氣，至今飲憾。以後宜於此四端，痛加克治。此謙字工夫。

也。每日臨睡之時，默數本日勞心者幾件，勞力者幾件；則知宣勤王事之處無多，更竭誠以圖之。此勞字工夫也。余以名位太隆，常恐祖宗留貽之福，自我一人享盡，故將「勞」「謙」「廉」三字，時時自惕，亦願兩賢弟之用以自惕，且即以自概耳。

與沅弟

吾因近日辦事名望關係不淺，以鄂中疑季之言相告；弟則謂我不應述及外間指摘吾家昆弟過惡。吾有所聞，自當一一告弟，明責婉勸，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豈可祕而不宣？鄂之於季，自係有意與之爲難；名望所在，是非於是乎出，賞罰於是乎分，卽餉之有無，亦於是乎判。去冬金眉生被數人參劾後，至鈔沒其家，妻孥中夜露立，豈果有萬分罪惡哉？亦因名望所在，賞罰隨之也。衆口悠悠，初不知其所自起，亦不知其所由止；有才者忿疑謗之無因，而悍然不顧，則謗且日騰；有德者畏疑謗之無因，而抑然自修，則謗亦日熄。吾願弟等之抑然，不願弟等之悍然；願弟等敬聽吾言，手足式好，同禦外侮，不願弟等各逞己見於門內，計較雌雄，反忘外患。至阿兄忝竊高位，又竊虛名，時有顛墜之虞，吾通問古今人物，似此名位權勢，能保全善終者極少。深恐吾全盛之時，不克庇蔭弟等；吾顛墜之際，或致連累弟等。惟於無事時，常以危詞苦語，互相勸誡，庶幾免於大戾。酷熱不能治事，深以爲苦。

與沅季弟

季弟病似瘧疾，近已全愈否？吾不以季病之易變爲慮，而以季好輕下藥爲慮。吾在外日久，閱事日多，每勸人以不服藥爲上策。吳彤雲近病極重，水米不進，已十四日矣。十六夜四更已將後事料理，手函託我，余一概應允，而始終勸其不服藥。自初十日起，至今不服藥，十一天，昨夜竟大有轉機。瘧疾減去十之四，呃逆各症，減去十之七八，大約保無它變。希庵五月之季，病勢極重，余臧告之云：「治心以廣大二字爲藥，治身以不藥二字爲藥。」并言作梅醫道不可恃，希乃斷藥月餘，近日病已全愈，咳嗽亦止。是二人者皆不服藥之明效大驗。季弟信藥太深，故余所慮不在於病，而在於服藥。茲諄諄以不服藥爲戒，望季曲從之，沅力勸之，至要至要。

與澄弟

沅靈兩軍病疫，迄未稍愈。甯國各屬軍民死亡相繼，道殣相望，河中積尸生蟲，往往緣船而上，河水及井水，皆不可食。其有力者，用舟載水於數百里之外，臭穢之氣中人，十病八九。誠宇宙之大劫，軍行之奇苦也。洪容海投誠後，其黨黃朱等日復叛，廣德州既得復失，金柱關常有賊窺伺，近聞增至三四萬人，深可危慮。余心所懸念者，惟此二處。

余體氣平安，惟不能多說話，稍多則氣竭神乏；公事積閣，恐不免於貽誤。弟體亦不甚旺，總宜好靜養，莫買田產，莫管公事，吾所囑者二語而已。盛時常作衰時想，上場當念下場時，「富貴人家，不可不牢記此二語。」

諭紀澤子

此間軍事，金柱關、蕪湖及水師各營，已有九分穩固可靠；金陵、沅叔一軍，已有七分可靠。甯國、鮑張各軍，尚不過五分可靠。此次風波之險，迥異尋常。余憂懼太過，似有怔忡之象。每日無論有信與無信，寸心常若皇皇無主。前此專慮金陵、沅季大營，或有疎失；近日金陵已穩，而憂皇戰慄之象，不爲少減。自是老年心血虧損之症，欲爾再來營中省視，父子團聚一次，一則或可少解怔忡病症，二則爾之爭問，亦可稍進。或今冬起行，或明年正月起行，稟明爾母及澄叔行之。

與沅弟

疏辭兩廣一節，弟所說甚有道理；然處大位大權，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幾人？能善其末路者，總須設法將權位二字推讓少許，減去幾成，則晚節漸漸可以收場耳。

與沅弟

「拂意之事，接於耳目。」不知果指何事？若與阿兄間有不合，則儘可不必拂鬱；弟有大功於家，有大功於國，余豈有不感激不愛護之理？余待希厚雪靈諸君，頗自覺仁讓兼至，豈有待弟反薄之理？惟有時與弟意趣不合，弟之志事，頗近春夏發舒之氣，余之志事，頗近秋冬收蓄之氣，弟意以發舒而生機乃生，余意以收蓄而生機乃厚。平日最好昔人「花未全開月未圓」七字，以為惜福之道，保泰之法，莫精於此。曾屢次以此七字教誡春靈，不知與弟道及否？星岡公昔年待人，無論貴賤老少，純是一團和氣，獨對子孫諸姪，則嚴肅異常。遇佳時令節，尤為凜凜不可犯。蓋亦具一種收蓄之氣，不使家中歡樂過節，流於放肆也。余於弟營保舉銀錢軍械等事，每每稍示節制，亦猶「花未全開月未圓」之義；至危迫之際，則救焚拯溺，不復稍有所吝矣。弟意有不滿處，皆在此等關頭，故將余之襟懷揭出，俾弟釋其疑而豁其鬱。此關一破，則余兄弟絲毫皆合矣。

與沅弟

來信，「亂世功名之際，尤為難處，」十字實獲我心！本日余有一片，亦請將欽篆督篆二者，分出一席，另簡大員；吾兄弟常存此兢兢業業之心，將來遇有機緣，即便抽身引退，庶幾善始善終，免蹈大戾乎。至於擔當大事，全在「明強」二字，中庸學問思辨行五者，其要歸於愚必明，柔必強，弟向來樞

強之氣，卻不可因位高而頡改；凡事非氣不舉，非剛不濟，即修身齊家，亦須以明強爲本。巢縣既克，和舍必可得手，以後進攻二浦，望弟主持一切，余相隔太遠，不遙制也。

與沅弟

強字原是美德，余前寄信，亦謂「明強」二字，斷不可少；第強字須從明字做出，然後始終不屈撓，若全不明白，一味橫蠻，待他折之以至理，證之以後效，又復俯首輸服，則前強而後弱，京師所謂「瞎鬧」者也。余亦并非不要強之人，特以耳目太短，見事不能明透，故不肯輕於一發耳。又吾輩方鼎盛之時，委員在外，氣餒薰灼，言語放肆，往往令人難近，吾輩若專尚強勁，不少斂抑，則委員僕從等，不鬧大禍不止。

與沅弟

凡辦大事，以識爲主，以才爲輔；凡成大事，人謀居半，天意居半。往年攻安慶時，余告弟「不必代天作主張」，牆濠之堅，軍心之固，嚴斷接濟，痛剿援賊，此可以人謀主張者也；克城之遲速，殺賊之多寡，我軍士卒之病否，良將之有無損折，或添他軍來助圍師，或減圍師分援他處，或功墮於垂成，或無心而奏捷，此皆由天意主張者也。營之場屋考試，文有理化才氣，詩亦錯平仄擡頭，此人謀主張者也。

主司之取舍，科名之遲早，此天意生張者也。若恐天意難憑，而廣許神願，若恐人謀未臧，而多方設法，皆無識者之所爲。弟現急欲克誠，頗有代天主張之意，願弟常存畏天之念，而慎靜以緩圖之，則善耳。弟於吾勸戒之信，每不肯虛心體驗，動輒辨論，此最不可；吾輩居此高位，萬目所瞻，凡督撫是已，非人，自滿自足者，千人一律。君子大過人處，只在虛心而已；不特吾之言當細心尋繹，凡外間有逆耳之言，皆當平心考究一番。故古人以居上位而不驕爲極難。

與沅弟

城上有墨氣灰氣，意者天欲殄此寇乎？然吾輩不恃天人之徵應，而恃吾心有一「端」事而懼，好謀而成之實。火藥銀兩接濟，尙可不斷；惟米糧極難，江西兩湖，皆買至三兩四五錢。且處處阻隔，退糶無米可賣，深堪憂灼！只要各軍有可食之米，吾兄弟有敬畏之心，此役嘗有了日耳。

寄紀瑞姪

前接吾姪來信，字跡端秀，知近日大有長進。紀鴻奉母來此，詢及一切，知姪身體業已長成，孝友體順，至以爲慰。吾家累世以來，孝弟勤儉，輔臣公以上，吾不及見，竟希公是岡公皆未明卽起，竟日無片刻暇逸。竟希公少時在陳氏宗祠讀書，正月士學，輔臣公給錢一百爲零用之需；五月歸時，僅用法

一文，尙餘九十九文還其父，其儉如此。星岡公當孫入翰林之後，猶親自種菜收糞，吾父竹亭公之勤儉，則爾等所及見也。今家中境地雖漸寬裕，姪與諸昆弟，切不可忘卻先世之艱難，有福不可享盡，有勢不可使盡。勤字工夫，第一貴早起，第二貴有恆，儉字工夫，第一莫著華麗衣服，第二莫多用僕婢雇工。凡將相無種，聖賢豪傑亦無種，只要人肯立志，都可做得到的。姪等處最順之境，當最富之年，明年又從最賢之師，但須立定志向，何事不可成？何人不可作？願吾姪早勉之也。

與澄弟

吾不欲多寄銀物至家，總恐老輩失之奢，後輩失之驕，未有錢多而子弟不驕者也。吾兄弟欲爲先人留遺澤，爲後人借餘福，除卻「勤儉」二字，別無做法。弟與沅弟皆能勤而不能儉，余微儉而不甚儉，子姪看大口，吃大口，後來恐難挽回，弟須時時留心。

與沅弟

城事果有可望，大慰大慰！此皆聖朝之福，絕非吾輩爲臣子者，所能爲力，不特余之持衆身臨前敵者，不敢涉一毫矜張之念，卽弟備嘗艱苦，亦須知「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勞績在臣，福祚在國」之義。刻刻存一有天下而不與之意，存一盛名難副，成功難居之意，蘊蓄於方寸者深，則僥倖克城之日，

自有一段謙光，見於面而蝨於背。至要至要！

與沅弟

天保城以無意得之，大慰大慰！與十一年安慶北門外兩小壘相似，若再得寶塔梁子，則火候到矣。弟近來氣象極好，胸襟必能自養其淡定之天，而後發於外者，有一段和平虛明之味。如去歲初奉不必專摺奏事之諭，毫無怫鬱之懷，近兩月信於請餉請藥，毫無激迫之詞。此次於莘田芝圃外家，渣滓悉化，皆由胸襟廣大之效驗，可喜可敬！如金陵果克於廣大中再加一段謙退工夫，則蕭然無與人神同欽矣。富貴功名，皆人世浮榮，惟胸次浩大，是真正學用。余近年專在此處下功夫，願與我弟交勉之。聞家中內外大小及姊妹親族，無一不和睦整齊，皆弟連年籌畫之功，願弟出以廣大之胸，再進以儉約之誠，則盡善矣。

與澄沅弟

金陵昭忠祠，紀將士勞苦之碑，沅不肯稍編節略，其名似謙，其實癩耳。弟以不能文爲深恥，無以怔忡體弱，過於自恕自逸；如元年八九月雨花臺之役，弟晝夜不眠至五十餘日之久，三年四五月，弟憂勞更甚，爲日更久。豈當時體氣，忽健異於生平哉？因衆人藐視沅，非能克金陵之人，發憤欲一

總其恥而伸其志，故忘其爲積弱之軀也。目下用力於奏議文章，亦當稍存青年拚命之意，不過一二年間，諒旨必屢催出山。一經歷任治事，諸務冗雜，欲再專力於文章，則不能矣。

與沅弟

內疾外症，果愈幾分；凡鬱怒最易傷人，余有錯處，弟儘可一一直說。人之忌我者，惟願弟做錯事，惟願弟之不恭；人之忌弟者，惟願兄做錯事，惟願兄之不友。弟看破此等物情，則知世路之艱險，而心愈抑畏，氣反愈平和矣。

與澄沅弟

紀瑞姪得取縣案首，喜慰無已。吾不望代代得富貴，但願代代有秀才；秀才者，讀書之種子也，世家之招牌也，禮義之旗幟也。諄囑瑞姪從此發奮加功，爲人與爲學并進，切戒「驕奢」二字；則家中風氣日厚，而諸子姪爭相濯磨矣。

與沅弟

蘇滬釐餉一事，勸警詳明，深識名論，可慰可敬！弟近年於阿兄忿激之時，輒以嘉言勸阻，卽弟自覺忿激之際，亦常有發有收，以此卜弟之德器，不可限量，後福當亦不可限量。大抵任天下之大事以

氣氣之鬱積於中者厚。故倔強之極，不能不流爲忿激；以後吾兄弟動氣之時，彼此互相勸誡，存其倔強，而去其忿激，斯可耳。

諭紀譯子

日內北風甚勁，未接包封，及爾稟，余亦未發信也。僞忠王自寫親供，多至五萬餘字，兩日內看該會親供，如梭對房本誤書，殊費目力。頃始具奏洪李二會處治之法，李會已於初六正法，供詞亦鈔送軍機處矣。沅叔擬於十一二等日演戲請客，余亦於十五前後起程回皖。日內因天熱事多，尙未將江西一案出奏，計非五日不能核定此稿。老年長熱，亦畏案牘之繁難，余將來到金陵，即在英王府寓居，頃已派人修理矣。此諭。

諭紀鴻子

余以廿五日至金陵，沅叔病已痊癒。廿八月襲洪秀全之尸，初六月將僞忠王正法。初八日接富將軍密，余蒙恩封侯，沅叔封伯。余所發之摺，此旨尙未接到，不知同事諸公，得何懋賞？然得五等者甚少。余借人之力以竊上賞，寸心不安之至。爾在外以「謙謹」二字爲主，世家子弟，門第過盛，萬目所屬，臨時時教以三戒之首末二條，及力去傲惰二弊，當已牢記之矣。

與沉弟

弟中懷抑鬱，余所深知；究竟弟所成就者，業已卓然不朽。古人稱立德立功立言，爲「三不朽」。立德最難，自周漢以後，罕見以德傳者；立功如蕭曹房杜，郭李韓岳，立言如馬班韓歐李杜蘇黃，古今曾有幾人？吾輩所可勉者，但求盡吾心力之所能及，而不必遽希千古萬難攀躋之人。弟每取立言中之萬難攀躋者，而將立功中之稍次者，一概抹殺。是孟子「鉤金與羽食」重禮輕利之說也，烏乎可哉？不若就現有之功，而加之以讀書養氣，小心大度，以求德日進，言日醇，譬如築室，弟之立功，已有絕大基址，絕好結構，以後但加裝修工夫，何必汲汲皇皇，茫若無主乎？

與澄弟

衡永寶三府，改食粵引，澄弟所陳，本係便民之舉，然鹽法不便民者極多，如瓜洲係淮鹽出產之區，然對岸之鎮江府，僅隔八里，例食浙引，不准食淮引，不便孰甚焉？蓋處處求便於民，則近者只食三四文之鹽，而遠者雖出錢一二百，而尚無鹽可買，故不能不畫配引地以銷貨，均勻貴賤以裕課也。吾今不爲江督，不復與聞鹽政，遂不言衡永寶之事矣。

與澄沉弟

沅弟出處大計，余前屢次言及，謂臘月乃有準信；近來熟思審處，勸弟出山，不過十分之三四，勸弟潛藏，竟居十分之六七。部中新例甚多，余處如金陵續保之案，皖南肅清保案全行議駁；其餘小事，動遭駁詰，而言路於任事有功之臣，責備甚苛，措詞甚厲，令人寒心。軍事一波未平，一波復起，頭緒繁多；西北各省，餉項固絀，轉運尤艱。處山西完善之區，則銀錢分文，皆須入奏，難以放手辦事；若改調涇陽之省，則行剝民歛怨之政，猶恐無濟於事。去年三四月間，吾兄弟正方萬分艱窘，戶部猶將江西釐金撥去。金陵圍師，幾將決裂，其事諸公易致齟齬，稍露聲色，羣議以爲恃功驕蹇。爲出山之計，實恐愾氣時多，適意時少；若爲潛藏之計，亦有須熟籌者。大凡才大之人，每不甘於岑寂；如孔翠灑屏，好自灑其文彩。林文忠晚年在家，好與大吏議論時政，以致與劉玉坡制軍不合，復思出山；近徐松齋中丞與地方官不合，復行出山；二人皆有過人之才，又爲本籍之官所擠，故不願久居林下。沅弟雖積勞已久，而才調實未能盡展其長，恐難久甘枯寂；目下李筱荃中丞相待甚好，將來設與地方官不能冰乳交融，難保不靜極思動。潛久思飛，以余飽閱世變，默察時局，則勸沅行者四分，勸沅藏者六分；以久藏之不易，則此事須由沅內斷於心，自爲主持，兄與澄不克全爲代謀也。余前所謂臘月再有確信者，大率如此，下二次更當申明之。

與澄沅弟

沅弟定於十七日接印，此時已履任數日矣。督撫本不易做，近則多事之秋，必須籌兵餉，籌兵則恐以敗挫而致謗，籌餉則恐以搜括而致怨，二者皆易壞聲名，而其物穢沸騰。被人參劾者，每在於用人之不當。沅弟愛博而面輒，向來用人，失之於率，失之於沉。以後宜慎選賢員，以救率字之弊，少用數員，以救沉字之弊。位高而資淺，貌貴而心謙，天下之事理人才，爲吾輩所不深知，不及料者多矣。切勿存一自是之見，用人不率，沉存心不自滿，二者本末俱到，必可免於咎戾，不墜令名。至囑至囑，幸勿以爲泛常之語，而忽視之。

諭澤洪子

爾等奉母在寓，總以「勤儉」二字自惕，而接物出以謙慎。凡世家之不勤不儉者，驗之於內眷而畢露。余在家深以婦女之奢逸爲慮，爾二人立志撐持門戶，亦宜自端內教始也。

與澄弟

余老境日逼，勉強支持一年半載，實不能久當大任矣。因思吾兄弟體氣皆不甚健，後輩子姪，尤多虛弱，宜於平日講求養生之法，不可於臨時亂投藥劑。養生之法，約有五事：一曰，眠食有恆；二曰，悠

怒三曰節慾四曰每夜臨睡洗脚五曰每日兩飯後各行三千步。懲忿卽余篇中所謂「養生以少惱怒爲本」也。眠食有恆及洗脚二事。星岡公行之四十年。余亦學行七年矣。飯後三千步。近日試行。自矢永不间断。弟從前勞苦太久。年近五十。願將此五事立志行之。并勸沉弟與諸子姪行之。

余與沉弟同時封爵開府門庭可謂極盛。然非可常恃之道。記得己亥正月星岡公訓竹亭公曰：「寬一雖點翰林。我家仍靠作田爲業。不可靠他吃飯。」此語最有道理。今亦當守此二語爲命脈。望吾弟專在作田上用些工夫。輔之以書蔬魚豬早掃考實八字。任憑家中如何貴盛。切莫全改道光初年之規模。凡家道所以可久者。不恃一時之官爵。而恃長遠之家規。不恃一二人之驟發。而恃大衆之維持。我若有福。罷官回家。當與弟竭力維持。老親舊眷。貧賤族黨。不可怠慢。待貧者亦與富者一般。當盛時預作衰時之想。自有深固之基矣。

與澄弟

久未接弟信。惟沉弟信言。哥會一事。粗知近况。吾鄉他無足慮。惟散勇回籍者太多。恐其無聊生事。不獨哥老會一端而已。又米糧酒肉食物昂貴。較之徐州濟甯等處數倍。人人難於度日。亦殊可慮。吾兄弟處此時世。居此重名。總以錢少產薄爲妙。一則率身免於覬覦。倉卒免於搶掠。二則子弟略

見窘狀，不致一味奢侈。紀澤母子八月即可回湘，一切請弟照料。早掃考寶書疏魚猪八字，是吾家歷代規模。吾自嘉慶末年至道光十三年，見王考星岡公，日日有常，不改此度。不信醫藥地仙和尚師巫騰視等事，亦弟所一一親見者。吾輩守得一分，則家道多保得幾年。望弟督率紀澤及諸姪，切實行之。富托木器不全，請弟爲我買木器，但求堅實，不尙雕鏤。漆水卻須略好，乃可經久。屋宇不尙華美，卻須多種竹柏，多留菜園，即占去田畝，亦自無妨。吾自濟甯起行至宿遷，奇熱不復可耐。登岸在廟住九日，今日始開船，行至桃源，計由洪澤湖沂淮至周家口，當在八月初矣。身體平安，惟目光益蒙，怕熱益甚，蓋老人之常態也。

與澄弟

哥老會之事，余意不必曲爲搜求；左帥疏稱要拿沈海滄，兄未見其原摺，便中鈔寄一閱。提鎮副將官階已大，苟非有叛逆之實蹟實據，似不必輕言正法。如王清泉係克復金陵有功之人，在湖北散營欠餉尙有數成未發，既打金陵，則欠餉不清，不能歸全咎於湖北，余亦與有過焉。因欠餉不清，則軍裝不能全繳，自是意中之事，卽實缺提鎮之最可信爲心腹者，如蕭孚泗朱南桂唐義訓熊克武等，若有意搜求，其家亦未必全無軍裝，亦難保別人不認之爲哥老會首。余意凡保至一二三品武職，總領

以禮貌待之，以誠意感之；如有犯事到官，弟在家常常緩頰而保全之。即明知其哥老會，喚至密室，懇切勸諭，令其首悔，而貸其一死。惟柔可以制剛，很之氣，惟誠可以化頑，梗之民，即以吾一家而論，兄與沉弟帶兵，皆以殺人爲業，以自強爲本。弟在家當以生人爲心，以柔弱爲用，庶相反而適以相成也。

諭紀鴻子

上次函示以節齋之道，用心宜約，爾曾體驗否？張文端公——英——所著聰訓齋語，皆教子之言；其中言養身擇友，觀玩山水花竹，純是一片太和生機，爾宜常常省覽。鴻兒體亦單弱，亦宜常常此書。吾教爾兄弟，不在多書，但以聖祖之庭訓格言（家中尙有數本）張公之聰訓齋語（莫宅有之）申夫又刻於安慶）二種爲教，句句皆吾神肺腑所欲言。以後在家則詩養花竹，出門則飽看山水，金陵百里內外，可以徧遊也。算學書切不可再看，讀他書亦以半日爲率；未刻以後，即宜歇息游觀。古人以懲忿窒慾爲養生要訣；懲忿，即吾前信所謂少惱怒也；窒慾，即吾前信所謂知節齋也。因好名好勝，而用心太過，亦慾之類也。藥雖有利，害亦隨之，不可輕服。

與澄弟

服藥之事，余閱歷極久，不特標病服表劑，最易錯誤，利害參半；即本病服參茸等味，亦鮮實效。如

胡文忠公李勇毅公以參茸燕菜作家常酒飯，亦終無所補救。余現在調養之法，飯必精鑿，蔬菜以肉湯煮之，雞鴨魚羊豕豕炖得極爛，又多辦醬菜醃菜之屬，以爲天下之至味，大補莫過於此。孟子及禮記所載養老之法，事親之道，皆不出乎此。豈古之聖賢皆愚，必如後世之好服參茸燕菜魚翅海參，而後爲智耶？星岡公之家法，後世當守者極多，而其不信巫醫地仙，吾兄弟尤當竭力守之。兄近自身體平安，軍事總無起色，西股已過洛陽，東股尙在山東，無術制之，實深焦灼！

與澄弟

前致弟處千金，爲數極少，自有兩江總督以來，無待胞弟如此之薄者。然處茲亂世，錢愈多則慮愈大，兄家與弟家，總不宜多存現銀現錢，每年足敷一年之用，便是天下之大富人間之大福。家中要得興旺，全靠出賢子弟，若子弟不賢不才，雖多積銀積錢積穀積積產積衣積書，總是枉然。子弟之賢否，六分本於天生，四分由於家教，吾家代代皆有世德明訓，惟星岡公之教，尤應謹守牢記。吾近將星岡公之家規編成八句云：『書蔬豬魚，早掃孝寶，常說常行，八者都好。地命醫理，僧巫祈禱，留客久住，六者俱惱。』蓋星岡公於地命醫理，巫五項人進門便惱，卽親友遠客久住亦惱，此八好六惱者，我家世世守之，永爲家訓，子孫雖愚，亦必瞭有範圍也。

與沅弟

弟之憂灼，想尤甚於前，然困心橫慮，正是磨鍊英雄，玉汝於成。李申夫嘗謂余恆氣從不說出，一味忍耐，徐圖自強。因引諺曰：『好漢打脫牙和血吞。』此二語，是余生平齧牙立志之訣。余庚戌辛亥間，爲京師權貴所唾罵，癸丑甲寅爲長沙所唾罵，乙卯丙辰爲江西所唾罵，以及岳州之敗，靖江之敗，湖口之敗，蓋打脫牙之時多矣，無一次不和血吞之。弟此次郭軍之敗，三縣之失，亦頗有打脫門牙之象，來信每怪運氣不好，便不似好漢聲口。惟有一字不說，齧定牙根，徐圖自強而已。

諭紀鴻子

接紀澤在清江浦金陵所發之信，舟行甚速，病亦大愈，爲慰。老年來，始知聖人教孟武伯問孝一節之真切。爾雖體弱多病，然只宜清靜調養，不宜妄施攻治。莊生云：『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東坡取此二語，以爲養生之法。爾熟於小學，試收『在宥』二字之訓話，體味一番，則知莊蘇皆有順其自然之意。養生亦然，治天下亦然，若服藥而日更數方，無故而終年峻補，疾輕而妄施攻伐，強求發汗，則如商君治秦，荆公治宋，全失自然之妙。柳子厚所謂『名爲愛之，其實害之。』陸務觀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皆此義也。東坡游羅浮詩云：『小兒少年有奇志，中宵起坐存黃庭。』下一

存字，正合莊子「在宥」二字之意；蓋蘇氏兄弟父子，皆講養生，竊取黃老微旨，故稱其子爲有奇志。以爾之聰明，豈不能窺透此旨？余教爾從眠食二端用功，看似粗淺，却得自然之妙，爾以後不輕服藥，自然日就壯健矣。

余以十九日至濟甯，卽開河南賊匪圖竄山東，暫駐此間，不遑赴豫，賊於廿二日已入山東曹縣境，余謂朱心檻三營來濟護衛，騰出潘軍赴曹攻剿，須俟賊出齊境，余乃移營西行也。爾侍母西行，宜作還里之計，不宜留連鄂中，仕宦之家，往往貪戀外省，輕棄其鄉。目前之快意甚少，將來之受累甚大。吾家宜力矯此弊。

諭澤鴻子

吾家門第鼎盛，而居家規模禮節，未能認真講求。歷觀古來世家久長者，男子須講求耕讀二事，婦女須講求紡績酒食二事。斯干之詩，言帝王居室之事，而女子重在酒食是議；家人卦以二爻爲主，重在中饋，內則一篇，言酒食者居半，故吾屢教兒婦諸女，親主中饋，後輩視之若不要緊，此後還鄉，居家婦女縱不能精於烹調，必須常到廚房，必須講求作酒作醃醢小菜之類，爾等必須留心於蒔蔬養魚。此一家與旺氣象，斷不可忽。紡績雖不能多，亦不可間斷；大房唱之，四房皆和之，家風自厚矣。至囑

至囑

諭紀澤子

余決計此後不復作官，亦不作回籍安逸之想；但在營中照料雜事，維繫軍心，不居大位，享大名，或可免於大禍大謗。若小小凶咎，則亦聽之而已。余近日身體頗健，鴻兒亦發胖，家中與旺，全係乎內政之整散。爾母率二婦諸女，於酒食紡績二事，自常常勤習。目下官雖無恙，須時時作罷官衰替之想。至囑至囑！

與沅弟

鄂署五福堂有回祿之災，辛人口無恙，上房無恙，受驚已不小矣。其屋係板壁紙糊，本易招火，凡遇此等事，只可說打雜人役失火，固不可疑會匪之毒謀，尤不可怪仇家之奸細。若大驚小怪，胡想亂猜，生出多少枝葉，仇家轉得傳播以爲快；惟有處處泰然行所無事。申甫所謂：『好漢打脫牙和血吞。』星岡公所謂：『有福之人善退財。』真處逆境者之良法也。弟求兄隨時訓示申徹。兄自問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訣；兄昔年自負本領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見得人家不是，自從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後，乃知自己全無本領，凡事都見得人家有幾分是處，故自戊午至今九載，與四十歲。

以前迥不相同。大約以能立能達爲體，以不怨不尤爲用。立者發奮自強，站得住也；達者辦事圓融，行得通也。吾九年以來，痛戒無恆之弊，看書寫字，從未間斷，選將練兵，亦常留心，此皆自強能立工夫。奏疏公牘，再三斟酌，無一過當之語，自誇之詞，此皆圓融能達工夫。至於怨天，本有所不敢，尤人則常不能免，亦皆隨時強制而克去之。弟若欲自傲揚，似可學阿兄丁戊二年之悔，然後痛下鍼砭，必有大進。「立達」二字，吾於己未年會寫於弟之手卷中，弟亦刻刻思自立自強，但於能達處尙欠體驗，於不怨尤處尙難強制。吾信中言皆隨時指點，勸弟強制也。趙廣漢，本漢之賢臣，因星變而劾魏相，後乃身當其災，可爲殷監。默存一「悔」字，無事不可挽回也。

與澄弟

軍事愈辦愈壞，郭松林十二月初六日大敗，淮軍在德安附近挫敗，統領張樹珊陣亡，此東路任額一股也。其西路張逆一股，十二月十八日，秦軍在鬪橋大敗，幾於全軍覆沒。擒匪凶悍如此，深可憂灼。余二十一日奏明正初暫回徐州，仍接督篆，正月初三接奉寄諭，現定於正月初六日，自周家口起行，節前後可到徐州，身體尙好。但在徐治軍，實不能兼顧總督地方事件，三月再懇切奏辭耳。

沉弟劾官相星使業已回京，而處分尙未見明文，胡公則已出軍機矣。吾家位高名重，不宜作此

發揮殆盡之事；米已成飯，木已成舟，只婦聽之而已。余作書架樣子，茲亦送回；家中可照樣多做數十箇，取其花錢不多，又結實，又精緻。寒士之家，亦可勉強做一二箇。吾家現雖鼎盛，不可忘寒士家風味；子弟力戒傲惰，戒傲以不大聲罵僕從爲首，戒惰以不晏起爲首。吾則不忘蔣市街賣菜籃情景，弟則不忘竹山埭拖碑車風景；昔日苦况，安知異日不再嘗之？自知謹慎矣。

與沅弟

嗣後奏事，宜請人細閱熟商，不可一意孤行，是己非人爲囑。弟克復兩省，勳業斷難磨滅，根基極爲深固；但患不能達，不患不能立，但患不穩適，不患不輝燦。此後總從波平浪靜處安身，莫從掀天揭地處著想。吾亦不甘爲庸庸者，近來閱歷萬變，一味向平實處用功，非委靡也；位太高，名太重，不如是皆危道也。

與澄弟

正月初六日起行，十五日抵徐州，十九接印，近又兩奉寄諭，令回金陵文武官紳，人人勸速赴江甯申夫自京歸，備述都中輿論，亦皆以回任爲善，辭官爲非。茲擬於二月移駐金陵，滿三箇月後，再行專疏奏請開缺。連上兩疏，情辭務極懇至，不肯作戀棧無恥之徒，然亦不爲悻悻小丈夫之態，允准與

否，事未可知。沉弟近日疊奉諭旨，譴責嚴切，令人難堪；固由劾官胡二人，激動衆怒，亦因軍務毫無起色，授人以口實。而沉所作奏章，有難免於訕笑者。計沉近日鬱抑之懷，如坐鍼氈之上。霞仙係告病引退之員，忽奉嚴旨革職，雲仙並無降調之案，忽以兩淮運使降補，二公皆不能無鬱鬱。大約凡作大官，處安榮之境，即時時有可危可辱之道；古人所謂「富貴常蹈危機」也。紀、臚月信言宜堅辭江督，余亦思之爛熟；平世辭榮避位，即爲安身良策，亂世僅辭榮避位，尙非良策也。

與沉弟

澄弟之孫元五，孺亡，愛系之至！家中人口不甚興旺，而後輩讀書，全未尋著門路；豈吾兄弟位高名大，遂將福分占盡耶？接吳竹莊信，檢似尙未入皖境，聞巴河武穴，焚掠一空；鄂餉日絀，軍事久不得手，弟之名望，必且日損，深以爲慮。吾所過之處，千里蕭條，民不聊生，當亂世處大位，而爲軍民之司命者，殆人生之不幸耳。弟信云：「英氣爲之一阻。」若兄則不特氣阻而已，直覺無處不疚心，無日不懼禍耳。

與沉弟

十八之敗，杏南表弟陣亡，營官亡者亦多；計親族鄉里中，或及於難。弟日內心緒之憂惱，萬難自

解；然事已如此，只好硬心狠腸，付之不問，而壹意料理軍務，補救一分，卽算一分。弟已立大功於前，卽使屢挫，識者猶當恕之；比之兄任岳州靖港，敗後棲身高峯寺，胡文忠在彥山敗後，舟居六溪口，氣象猶當略勝。高峯寺、六溪口尙可再振，而弟今不求再振乎？此時須將劾官相之案，聖眷之隆替，言路之彈劾，一概不管；衰了凡所謂：『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另起爐竈，重開世界。安知此兩番之大敗，非天之磨鍊英雄，使弟大有長進乎？諺云：『吃一塹，長一智。』吾生平長進，全在受挫受辱之時；務須敲牙厲志，蓄其氣而長其智，切不可恭然自餒也。

與沅弟

接李少帥信，知春蠶因弟覆奏之片，言省三係與任逆接仗，雲軍係與賴逆交鋒，大爲不平。自奏傷疾舉發，請開缺調理，又以書告少帥，謂弟自占地步，弟當此百端拂逆之時，又添此至交齟齬之事，想心緒益覺難堪，然事已如此，亦只有逆來順受之法，仍不外悔字訣、硬字訣而已。朱子嘗言：『悔字如春，萬物蘊蓄初發，吉字如夏，萬物茂盛已極，吝字如秋，萬物始落，凶字如冬，萬物枯凋。』又嘗以元字配春，亨字配夏，利字配秋，貞字配冬。兄憶貞字，卽硬字訣也。弟當此艱危之際，若能以硬字法冬藏之，藉以悔字啓春生之機，庶幾可挽回一二乎？聞左帥近日亦極謹慎，在漢口氣象何如？弟曾聞其語

否？申夫閱歷極深，若遇危難之際，與之深談；渠尙能於惡風駭浪之中，默識把舵之道。在詞道中，不可多得也。

與澄弟

沉弟治軍，甚不得手；二月十八之敗，杏南、葆吾而外，營官殉難者五人，哨勇死者更多。而春霆又與沉弟齟齬，運氣一壞，萬弩齊發。沉弟急欲引退，余意此時名望大損，斷無遽退之理；必須忍辱負重，齧牙做去，待軍務稍轉，人言稍息，再謀奉身而退。作函勸沉，不知弟肯聽否？處茲亂世，凡高位、大名、重權，三者皆在變危之中。余已於三月六日入金陵城，寸心惕惕，恆懼罹於大戾；弟來信勸我，「總宜遵旨辦理，萬不可自出主意。」余必依弟策而行，儘可放心。禍咎之來，本難逆料，然惟不貪財、不取巧、不沽名、不驕盈，四者，究可彌縫一二。

與沉弟

春霆之抑鬱不平，大約屢奉諭旨嚴責；雖上元之捷，亦無獎許之詞，用是快快者十之四。弟奏與渠奏報不符，用是快快者十之二。而少荃奏省三敗挫，由於霆軍爽約，其不服者亦十之二焉。余日內番事忙冗，尙未作信勸駕，向來於諸將有挾而驕者，從不肯十分低首懇求，亦硬字訣之一端。

予到金陵已六日，應酬紛繁，尙能勉強支持；惟畏禍之心，刻刻不忘。弟信以咸豐三年六月爲余窮困之時，余生平吃數大塹，而癸丑六月不與焉；第一次壬辰年發僧生，學臺懸牌責其文理之淺；第二次庚戌年上日講疏，內畫一圖甚陋，九卿中無人不冷笑而薄之；第三次甲寅年岳州靖港敗後，栖於高峯寺，爲通省官紳所鄙夷；第四乙卯年九江敗後，赧顏走入江西，又參撫臬丙辰被困南昌，官紳人人目笑存之。吃此四塹，無地自容，故近雖忝竊大名，而不敢自詡爲有本領，不敢自以爲是。俯畏人言，仰畏天命，皆從磨鍊後得來。弟今所吃之塹，與余甲寅岳州靖港敗後相等；雖難處各有不同，被人指摘稱快則一也。弟力守箴字硬字兩訣，以求挽回。弟自任鄂撫，不名一錢，整頓吏治，外間知者甚多，並非全無公道；從此反求諸己，切實做去，安知大塹之後，無大伸之日耶？

諭紀澤子

鴻兒出痘，余兩次詳信告知家中；此六日尤爲平順，全家放心。余憂患之餘，每聞危險之事，寸心如沸湯澆灼；鴻兒病痊後，又以鄂省賊久踞日口天門，春靈病勢甚重，焦慮之至。爾信中述左帥密勅次晉，又與鴻兒信，言閩中謠歌之事，恐均不確；余於左沈二公之以怨報德，此中誠不能無芥蒂，然老年篤畏天命，力求克去褻心，伎心，爾輩少年，尤不宜妄生意氣，著不得絲毫意見。切記切記！爾稟氣太

清，清則易柔，惟志趣高堅，則可變柔爲剛，清則易刻，惟襟懷閒遠，則可化刻爲厚。余字汝日，劬劬，恐其稍涉柔弱也，教汝讀書，須具大量，看陸詩以導閒適之抱，恐其稍涉刻薄也。爾天性淡於榮利，再從此二字用功，則終身受用不盡矣。

與歐陽夫人

自余回金陵後，諸事順遂，惟天氣亢旱，雖四月廿四、五月初三日兩次甘雨，稻田尙不能栽插，深以爲慮。夫人率兒婦輩在家，須事事立箇一定章程，居官不過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長久之計，能從勤儉耕讀上，做出好規模，雖一日罷官，尙不失爲興旺氣象；若貪圖衙門之熱鬧，不立家鄉之基業，則罷官之後，便覺氣象蕭索。凡有盛必有衰，不可不預爲之計。望夫人教訓兒孫婦女，常常作家中無官之想，時時有謙恭省儉之意，則福澤悠久，余心大慰矣。

諭澤鴻子

余即日前赴天津，查辦毆斃洋人焚毀教堂一案。外國性情凶悍，津民習氣浮囂，俱難和叶，將來擄怨與兵，恐致激成大變。余此行反覆籌思，殊無良策。余自咸豐三年募勇以來，卽自誓效命疆場，今老年病軀，危難之際，斷不肯吝於一死，以自負其初心。恐邂逅及難，而爾等諸事無所稟承。茲略示二

二、以備不虞。余若長逝，靈柩自以由運河搬回江南歸湖爲便；中間雖有臨清至張秋一節，須改陸路，較之全行陸路者差易。去年由海船送來之書籍木器等，過於繁重，斷不可全行帶回；須細心分別去留，可送者分送，可毀者焚毀。其必不可棄者，乃行帶歸，毋貪瑣物而花途費。其在保定自製之木器，全行分送，沿途謝絕一切，概不收禮。但水陸略求兵勇護送而已。

余歷年奏摺，令夏擇要鈔錄，今已鈔一多半，自須全行擇鈔；鈔畢後存之家中，留於子孫觀覽，不可發該送人，以其間可存者絕少也。余所作古文，黎蕤齋鈔錄頗多，頃渠已照鈔一分，寄余處存稿；此外黎所未鈔之文，寥寥無幾，尤不可發刻送人，不特篇幅太少，且少壯不克努力，志亢而才不足以副之，刻出適以彰其陋耳。如有知舊勸刻余集者，婉言謝之可也。至囑至囑！

余生平略涉儒先之書，見聖賢教人修身，于言萬語，而要以不可恃不求爲重。恃者，嫉賢害能，妒功爭寵，所謂「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之類也；求者，貪利貪名，懷土懷惠，所謂「未得患得，既得患失」之類也。恃不常見，每發露於名業相伴，勢位相埒之人；求不常見，每發露於貨財相接，仕進相妨之際。將欲造福，先去恃心，所謂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將欲立品，先去求心，所謂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恃不去，滿懷皆是荆棘；求不去，滿腔日即卑汗。余於此二者，常

加克治；恨尙未能掃除淨盡，爾等欲心地乾淨，宜於此二者痛下工夫，並願子孫世世戒之。

附作伎求詩二首錄右：

善莫大於恕，德莫凶於妒；妒者妾婦行，瑣瑣奚比數！已拙，忌人能，已塞，忌人遇；已若無事功，忌人得成務；已若無黨援，忌人多助；勢位苟相敵，畏備又相惡；已無好聞望，忌人文名著；已無賢子孫，忌人後嗣裕。爭名日夜奔，爭利東西驚；但期一身榮，不惜他人汗。聞災或欣幸，聞禍或悅豫；問渠何以然？不自知其故。爾室神來格，高明鬼所顧；天道常好還，嫉人還自誤；幽明叢詬忌，乖氣相迴互。重者裁汝躬，輕亦減汝祚。我今告後生，悚然大覺寤。終身讓人道，曾不失寸步；終身祝人善，曾不損尺布。消除嫉妒心，普天零甘露。家家獲吉祥，我亦無恐怖。——右不伎。

知足天地寬，貪得宇宙隘；豈無過人姿，多欲爲慮害。在約每思豐，居困常求泰；富求千乘車，貴求萬釘帶；未得求速償，既得求勿壞；芬馨比椒蘭，馨固方泰。俗求榮不知隱，志亢神愈快；歲燠有時寒，日明有時晦。時來多善緣，運去生災怪；諸福不可期，百殃紛來會。片言動招尤，舉足便有礙；戚戚抱殷憂，繃爽日凋瘵。矯首望八荒，乾坤一何大？安樂無遠欣，患難無遠愁。君看十人中，八九無倚賴；人窮多過我，我窮猶可耐；而况處夷塗，奚事生嗟憤？於世少所求，俯仰有餘快；揆命堪終古，曾不願乎外。——右

不求——

與澄沅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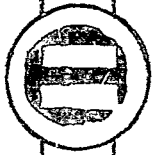
吾見家中後輩，體皆虛弱，讀書不甚長進，曾以養生六事勸兒輩：一曰，飯後千步；一曰，將睡洗脚；一曰，胸無惱怒；一曰，靜坐有常時；一曰，習射有常時；（射足以習威儀強筋力子弟宜多習）一曰，黎明吃白飯一碗，不沾點菜。此皆聞諸老人累試，毫無流弊者；今亦望家中諸姪試行之。又曾以爲學四字勸兒輩：一曰，看生書宜求速，不多閱則太陋；一曰，溫舊書宜求熟，不背誦則易忘；一曰，習字宜有恆，不善寫則如身之無衣，山之無木；一曰，作文宜苦思，不善作則如人之啞不能言，馬之跛不能行，四者缺一不可。蓋閱歷一生而深知之，深悔之者，今亦望家中諸姪力行之。養生與力學二者，兼營并進，則志強而身亦不弱，或是家中振興之象。兩弟如以爲然，望常以此教誡子姪爲要。

會國游書札類錄

書



曾國藩書札



856.27
982-9
=2



曾國藩書札類鈔

◎家政

致父

自閏三月十四日在都門拜送父親，嗣後共接家信五封；十五日接四弟在瀋濱所發信，——係第二號——始知正月信已失矣。廿二日接父親在甘里鋪發信，四月廿八已刻接在漢口寄曹穎生家信，申刻又接在汴梁寄信；五月十五接父親到長沙發信，內有四弟信，六弟文章五首。謹悉祖父母大人康強，家中老幼平安，諸弟讀書發奮，並喜父親出京，一路順暢。自京至省，僅三十餘日，真極神速。男於閏月十六發第五號家信，四月十一發六號十七發七號，不知家中均收到否？邇際男身體如常，每夜早眠起亦漸早，惟不耐久思，思多則頭昏，故常冥心於無用，優游涵養以謹守父親保身之訓。九弟功課有常，禮記九本已點完，鑑已看至三國，斯文精粹，詩文各已讀半本，詩略進功，文章未進功，男亦不求速效，觀其領悟，已有心得，大約手不從心耳。甲三於四月下旬能行走，不須扶持，尙未能言，無乳可食，每日一粥兩飯。家婦身體亦好，已有夢熊之喜。婢僕皆如故，今年新進士龍翰臣得狀元，係前

曾國藩書札類鈔 家政



A 211002

0107

任湘鄉知縣見田年伯之世兄，同鄉六人，得四庶常兩知縣。覆試單已於閏三月十六日付回，茲又付呈殿試剏考全單。同鄉京官如故鄭莘田給諫，服闋來京。梅霖生病勢沉重，深爲可慮。黎樾喬老前輩處，父親未去辭行，男已道達此意。廣東之事，四月十八日得捷音，茲將抄報付回。男等在京自知謹慎，堂上各老人，不必聖懷。家中事，關姊去年生育，是男是女，楚善事如何成就，伏望示知。

致祖父

五月十八日，孫在京發第八號家信，內有六弟文二篇，廣東事抄報一紙，本年殿試期考單一紙，寄四弟六弟新舊信二封，絹寫格言一幅，孫國荃寄呈文四篇詩十首字一紙，呈堂上稟三紙，寄四弟信一封，不審已收到否？六月初五日接家信一封，係四弟初十日在省城發得悉一切，不勝欣慰。孫國藩日內身體平安，國荃於廿三日微受暑熱，服藥一帖，次日即愈。初三日復患腹瀉，服藥二帖即愈。曾孫甲三，於廿三日腹瀉不止，比請鄭小珊診治，次日添請吳竹如，第三云：「係脾虛而兼受暑氣。」三日門服藥六帖，亦無大效。廿六日添請本京王醫，專服涼藥漸次平復。初二兩日未吃藥，刻下病已全好，惟脾元尙虧，體尙未復。孫等自知細心調理，觀其行走如常，飲食如常，不吃藥即可復體，堂上不必聖念。家孫婦身體亦好，婢僕如舊。

同鄉梅霖生病，於五月中旬旬日加重，十八日上床，廿五日子時仙逝。胡雲閣先生亦同日同時同刻仙逝。梅霖生身後一切事宜，係陳銜雲、黎月喬與孫三人料理。戊戌同年贖儀共五百兩，吳甄甫夫子總裁進京贖贈百兩，將來一概其可張羅千餘金。計京中用費及靈柩回南途費，不過用四百金，其餘尚可周恤遺孤。自五月下旬以至六月初，諸事殷繁，荃孫亦未得讀書。六弟前寄文來京，尙有三篇，孫未暇改。廣東已成功，由軍功陞官及戴花翎藍翎者共二百餘人，將上諭抄回前半節，其後半載陞官人名，未及全抄。昨接家信，始知楚善八叔竹山灣田已於去冬歸祖父大人承買，八叔之家稍安，而我家更窘迫，不知祖父如何調停？去冬今年如何說法？望於家信內詳示。孫等在京，別無生計，大約冬初即須借賑，不能備仰事之資寄回，不勝愧悚。吳春岡分發浙江，告假由江南回家，七月初起程。

致祖父

六月初七日發家信第九號，廿九日早接丹閣十叔信，係正月廿八日發。始知祖父大人於二月間體氣違和，三月已全愈，至今康健如常，家中老幼均吉，不勝欣幸。四弟於五月初九寄信物於彭山，處至今尙未到，大約七月可到。丹閣叔信內言去年楚善叔田業賣與我家承管，其中曲折甚多，添梓年借錢三百四十千，其實祇三百千，外四子千是丹閣叔兄弟代出。丹閣叔因我家景况艱窘，勉盡

代楚善叔解危，將來受累不淺，故所代出之四十千，自去冬至今，不敢向我家明言，不特不敢明告祖父，即父親叔父之前，渠亦不敢直說。蓋事前說出，則事必不成；不成則楚善叔逼迫無路，二伯祖母奉養必闕，而本房日見凋敗，終無安靜之日矣。事後說出，則我家既受其累，又受其欺，祖父大人必怒，渠更無辭可對，無地自容。故將此事寫信告知孫男，託孫原其不得已之故，轉稟告祖父大人，現在家中艱難，渠所代出之四十千，想無錢可以付渠。八月，心齋兄南旋，孫擬在京借銀數十兩付回家中歸楚。此項大約須臘底可到，因心齋兄走江南回故也。

孫此刻在京，光景漸窘，然當京官者，大半皆東扯西支，從無充裕之時，亦從無凍餓之時。家中不必繁懷，孫現經管長郡會館事，公項存件，亦已無幾，孫日內身體如恆，九弟亦好。甲三自五月廿三日起病，至今雖全愈，然十分之中，尚有一二分未盡復舊，刻下每日吃炒米粥二餐，泡凍米吃二次，乳已全無，而伊亦要吃。據醫云：『此等乳最不養人。』因其夜哭甚，不能遽斷乳，從前發熱煩燥，夜臥不安，食物不化，及一切諸患，此時皆已去盡。日日嬉笑好吃，現在尙服補脾之藥，大約再服四五帖，本體全復，即可不藥。孫婦亦感冒三天，鄒小珊云：『服涼藥後須略吃安胎藥。』目下亦健爽如常。甲三病時，孫婦曾五月廿五日跪許裝修家中觀世音菩薩金身，依病愈中今年酬願。又言西沖有壽佛神像，祖

母會叩許裝修，亦係爲甲三而許，亦求病癒，命無酬願。梅霖生身後事辦理頗如意，其子可於七月扶柩回南，同鄉各官如常，家中若有信來，望將王率五家光景寫明。

致父

五月十八日發家信第八號，知家中已經收到；六月初七日，發第九號，內有男呈祖父稟一件，國荃寄四弟信一件。七月初二日，發第十號，內有黃芽白菜子，不知俱已收到否？男等接得父親歸途三次信：一係河間廿里鋪發，一汴梁城發，一武昌發。又長沙發信亦收到，六月廿九，接丹閣叔信；七月初九，彭山配到京，接到四弟在省所寄經世文編一部，慎詒堂四書周易各一部，小皮箱三只，有布套龍鬚草蓆一牀，信一件；又叔父手書，得悉一切譜已修好，楚善叔事已有成局，彭山配處兌錢四十千文。外楚善叔信一件，岳父信一件。七月廿七日，接到家信兩件：一係五月十五在家寫，一係六月廿七日在省寫；外歐陽牧雲信一，曾香海信一，心齋家信二，荆七信一，俱收到。彭山配進京道上爲雨泥所苦，又值黃河水漲，渡河時大費力，行李衣服皆濕，惟男所寄書，渠收貯箱內，全無潮損，真可感也。到京又以臘肉蓮茶送男，渠於初九晚到，男於十三日請酒，十六日將四十千錢交楚善，於十八日賃住黑市。離城十八里，係武會試進場之地，男必去送考。

男在京身體平安，國奎亦如常；男婦於六月廿三四感冒，服藥數帖全愈，又服安胎藥數帖。紀澤自病全愈後，接又服補劑十餘帖，辰下體已復完，每日行走歡呼，雖不能言，已無所不知。食粥一大碗，不食零物，僕婢皆如常。周貴已薦隨陳雲心回南，其人蠢而負恩，蕭祥已跟別人。男見其老成，加錢呼之復來。男目下光景漸窘，恰有俸銀接續，冬下又望外官例寄炭資，今年尙可勉強支持，至明年則更難籌畫。借錢之難，京城與家鄉相仿，但不勒追強逼耳。前次寄信回家，言添梓坪借項，內松軒叔兄弟寶代出錢四十千，男可寄銀回家完清此項。近因完彭山岷項，又移徙房屋，用錢日多，恐難再付銀回家。

男現看定屋在繩匠胡同北頭路東，準於八月初六日遷居。初二日已搬一香案去，取吉日也。棉花六條胡同之屋，王翰城言冬間極不吉，且言重慶下者不宜住三面懸空之屋，故遂遷移。繩匠胡同房，每月大錢十千，收拾又須十餘千。心齋借男銀已全楚，渠家中付來銀五百五十兩，又有各項出息，渠言尙須借銀出京，不知信否？

廣東事前已平息，近又傳聞異辭。參贊大臣隆文已病死，楊芳已告病回湖南。七月間又奉旨派參贊大臣特依順往廣東查辦。八月初一日又奉旨派玉明往天津，哈嘜阿往山海關，黃河於六月十

四日開口，汴梁四面水圍，幸不淹城；七月十六日，奉旨派王鼎慧成往河南查辦，現聞泛溢千里，恐其直注洪澤湖，又聞將開捐名豫工例辦河南工程也。男已於七月留鬚，楚善叔有信寄男，係四月寫，備言其苦；近聞衡陽田已賣，應可勉強度日。戊戌冬所借十千二百，男曾言幫他，會稟告叔父，未稟祖父大人，是男之罪，非渠之過；其餘細微曲折，時成時否，時朋買，時獨買，叔父信不甚詳明，楚善叔信甚詳，男不敢盡信。總之，渠但免債主追逼，即是好處；第目前無屋可住，不知何處安身？若萬一老親幼子，棲託無所，則流離四徙，尤可憐憫！以男愚見，可仍使渠住近處，斷不可住衡陽；求祖父大人代渠謀一安居，若有餘費，則佃田耕作。又求父親寄信問朱堯階，備言楚善光景之苦，與男關注之切，問渠所營產業，可佃與楚善耕否？渠若允從，則男另有信求堯階租穀須格外從輕，但路太遠，至少亦須耕六十畝，方可了吃。

堯階壽屏託心齋帶回，嚴麗生在湘鄉不理公事，簞篋不飭，聲名狼籍；如查有真實劣蹟，或有上案，不妨抄錄付京，因有御史在男處查訪也，但須機密。

四弟六弟考試，不知如何得不足喜，失不足愛；總以發憤讀書為主，史宜日日看，不可閒斷。九弟閱易知錄，現已看至隋朝，溫經須先窮一經，一經通後，再治他經，切不可兼營並鶩，一無所得。厚二總

以書熟爲主每日讀詩一首。

致父

八月初三日，男發家信第十一號，信甚長，不審已收到否？十四日接家信，內有父親叔父並丹閣叔信各一件，得悉丹閣叔入泮，且堂上各大人康健，不勝欣幸！男於八月初六日，移寓繩匠胡同北頭路東，屋甚好，共十八間，每月房租京錢二十千文，前在棉花胡同房甚值仄，此時房屋爽塏，氣象軒敞。男與九弟言：「恨不能接堂上各大人來京住此。」男身體平安，九弟亦如常，前不過小恙，兩日即愈，未服補劑。甲三自病體復元後，日見肥胖，每日歡呼趨走，精神不倦。家婦亦如恆。九弟禮記讀完，現讀周禮。心齋兄於八月十六日，男向渠借錢四十千，付至家用。渠允於到湘鄉時送銀廿八兩交勤七處。轉交男家。且言萬不致誤。男訂待渠到京日償還，其銀若到家中不必還他。又男寄有冬菜一簍，朱堯階壽屏一付，在心齋處。冬菜託交勤七叔送至家，壽屏託交朱嘯山轉寄。香海處，月內準有信去。王睢園處，去冬有信去，至今無回信，殊不可解。顏字不宜寫白摺，男擬改臨褚柳。去年跪託叔父大人之事，承已代覓一具，感戴之至，泥首萬拜！若得再覓一具，卽於今冬明春辦就更妙。

致父

八月十四日，接家信三件，內係得父親信一，叔父信一，丹閣叔信一。十八日，男發家信第十二號，不知已收到否？男等在京，身體平安，甲三母子如常，惟九弟迫思南歸，不解何故？自九月初間，即欲言歸，男姑聞駭異，再四就詢，終不明言。不知男何處不友？遂爾開罪於弟，使弟不願同居。男勸其明白陳辭，萬不可蘊藏於心，稍生猜疑。如男有不是，弟宜正容責之，婉言導之，使男改過自贖。再三勸諭，弟終無一言。如男全無過愆，弟願歸侍定省，亦宜寫信先告知父親待回到時，家中諭令南歸，然後擇伴束裝，尚未爲晚。男因弟歸志已決，百計阻留，勸其多住四十天，而弟仍不願，欲與彭山吧同歸。彭會試罷，擬九月底南旋，現在尙少途費，待渠家寄銀來京，男目下告匱，九弟若歸，途費甚難措辦。

英夷在浙江，滋擾日甚，河南水災，豫楚一路飢民甚多，行旅大有戒心。胡詠芝前輩，扶輿南歸，行李家眷，雇一大船，頗挾重資，聞昨已被搶劫，言之可慘！九弟年少無知，又無大幫作伴，又無健僕，又無途費充裕，又值道上不甚恬謐之際，兼此數者，男所以大不放心，萬萬不令弟歸，即家中聞之，亦萬萬放心不下。男現在苦留九弟在此，弟若婉從，則讀書如故，半月內男又有稟呈，弟若執拗不從，則男當責以大義，必不令其獨行。自從閏三月以來，弟未嘗片語違忤，男亦從未加以詞色，兄弟極爲蕩樂，茲忽欲歸，男寢饋難安，展轉思維，不解何故。男萬難辭咎，父親寄諭來京，先責男教書不盡職，待弟不友。

愛之罪；後責弟年少無知之罪，弟當幡然改悟。男教訓不先，友愛不切，不勝戰慄待罪之至！伏望父母親俯賜懲責，俾知檢悔，遵守，斷不敢怙過飾非，致兄弟仍稍有嫌隙。家中望無使外人聞知，疑男兄弟不睦，九弟不過堅執，無絲毫怨男也。

致父

十月十七日，接纜在縣城所發手諭，知家中老幼安吉，各親戚家，並皆如常。七月廿五，由黃恕皆處寄信，八月十三日，由縣附信寄摺差，皆未收到；男於八月初三，發第十一號家信，十八發第十二號，九月十六日發第十三號，不知皆收到否？男在京身體平安，近因體氣日強，每天發奮用功，早起溫經，早飯後讀廿三史；下半日閱詩古文，每日共可看書八十頁，皆過筆圈點，若有耽擱，則止看一半。九弟體好如常，但不甚讀書；前八月下旬迫切思歸，男再四勸慰，詢其何故，九弟終不明言，惟不讀書，不肯在上房共飯。男因就弟房，二人同食，男婦獨在上房飯。九月一月皆如此。弟待男恭敬如常，待男婦和易如常，男夫婦相待亦如常，但不解其思歸之故。男告弟云：「凡兄弟有不是處，必須明言，萬不可蓄疑於心；如我有不是，弟當明爭婉諷，我若不聽，弟當寫信稟告堂上。今欲一人獨歸，浪用途費，錯過光陰，道路艱險，爾又年少無知，祖父母父母聞之，必且食不甘味，寢不安枕。我又安能放心？是萬不可也。」

「等語。又寫信一封，詳言不可歸之故，共二千餘字；又作詩一首示弟，弟微有悔意，而尙不讀書。十月初九，男及弟等，恭慶壽辰；十一日，男三十初度，弟具酒食，肅衣冠，爲男祝賀。嗣是復在上房，四人共飯，和好無猜。昨接父親手諭，中有示荃男一紙，言「境選難得，光陰不再」等語。弟始愧悔讀書，男教弟千萬言而弟不聽；父教弟數言，而弟遽憶恐改悟，是知非弟之咎，乃男之不能友愛，不克修德化導之罪也。伏求更賜手諭，責男之罪，俾男得率教改過，幸甚。

男婦身體如常，孫男日見結實，皮色較前稍黑，尙不解語。男自六月接管會館公項，每月收房租大錢十五千文；此項例聽經管支用，俟交卸時算出，不算利錢。男除用此項外，每月僅用銀十一二兩；若稍省儉，明年尙可不借錢；比家中用度較奢華，祖父母父母不必懸念。男本月可補國史館協修官，此輪次書局。

英彙之事，九月十七大勝，在福建台灣生擒夷人一百三十三名，斬首三十二名，大快人心。許吉齋師放甘肅知府，同鄉何宅盡室南歸，餘俱如故。同鄉京官，現僅十餘人。

致父

十一月十八，男有信寄呈，寫十五日生女事，不知到否？昨十二月十七日，奉到手諭，知家中百凡

順遂，不勝欣幸。男等在京，身體平安，孫男孫女皆好。現在共用四人，荆七專抱孫男，以春梅事多，不兼顧也。孫男每日清晨，與男同起，即送出外，夜始接歸上房。孫女滿月，有客一席。九弟讀書，近有李碧峯同居，較有樂趣。男精神不甚好，不能勤教，亦不督責。每日兄弟語笑歡娛，蕭然自樂，而九弟似有進境。茲將昨日課文原稿呈上。男今年過年，除用去會館房租六十千外，又借銀五十兩。前日冀望外間或有炭資之贈，今冬乃絕無此項。聞今年家中可盡完舊債，是男在外有負累而家無負累，此最可喜之事。岱雲則南北負累，時常憂貧；然其人忠信篤敬，見信於人，亦無窘迫之時。同鄉京官俞岱青先生，告假擬明年春初出京，男宿龍鹿肉，託渠帶回。杜蘭溪、周華甫皆擬送家眷出京，岱雲約男同送家眷，男不肯送，渠謀亦中止。彭山吧出京，男為代借五十金，昨已如數付來。心齋臨行時，約送銀廿八兩，至勸七叔處轉交我家，不知能踐言否。嗣後家中信來，四弟六弟各寫數行，能寫長信更好。

致父母

新正月初七日，男發第一號家信，並鹿脯一方，託俞岱青先生交彭山吧轉寄，不知到否？去年臘月十九日發家信，內共信十餘封，想已到矣。初七日信係男荃代書，初八日早，男兄弟率合寓上下焚香祝壽。下半日荃弟患病，發熱畏寒，遍身骨節痛，脇氣疼痛；次早，請小珊診，係時疫證，連日服藥，現已大

愈。小珊云：『凡南人體素陰虛者，入京多患此症。從前彭棣樓夫婦，皆患此症。羅蘇溪勞辛階鄭小珊周華甫亦曾有此病，男庚子年之病亦是此症。其治法不外滋陰祛邪，二者兼顧。』九弟此次之病，又兼肝家有鬱，胃家有滯，故病勢來得甚陡。自初八日至十三，脇氣疼痛呻吟之聲，震屋瓦，男等日夜惶懼。初九即請吳竹如醫治，連日共請四醫，總以竹如爲主，小珊爲輔。十四日脇痛已止，肝火亦平，十五日已能食粥，日減日退。現在徽有邪熱在胃。小珊云：『再過數日，邪熱祛盡，即可服補劑。本月盡當可復體還元。』男自己亥年進京，庚子年自身大病，辛丑年孫兒病，今年九弟病，仰託祖父母父母福蔭，皆保萬全，何幸如之？因此思丁酉春，祖父之病，男不獲在家伏侍，至今尙覺心悸，九弟意欲於病起復體後歸家，男不敢復留，待他全好時，當借途費擇良伴，令其南歸，大約在三月起行。英逆去秋在浙滋擾，冬間無甚動作，若今春不來天津，或來而我師全勝，使彼片帆不返，則社稷蒼生之福也。黃河決口，去歲動工，用錢五百餘萬，業已告竣，臘底又復決口。湖北崇陽民變，現在調兵剿辦，當易平息。

致父母

正月十七日，發第二號家信，不知已收到否？男身體平安，男婦亦如常。九弟之病，自正月十六日後，日見強旺，二月一日開葷，現已全復元矣。二月以來，日日習字，肆有長進，男亦常習小楷，以爲明年

考差之具。近來改臨智永千字文帖，不復臨顏柳二家帖，以不合時宜故也。孫男身體甚好，每日佻達歡呼，曾無歇息。孫女亦好。浙江之事，聞於正月底交戰，仍爾不勝，去歲所失甯波府城、定海鎮海二縣城，尚未收復。英夷滋擾以來，皆漢奸助之爲虐，此輩食毛踐土，喪盡天良，不知何日罪惡貫盈，始得聚而殲滅。湖北崇陽縣逆賊鍾人杰爲亂，攻占崇陽通城二縣，裕制軍即日撲滅，將鍾人杰及逆黨樞密京師正法，餘孽俱已搜盡。鍾逆倡亂，不及一月，黨羽姻屬，皆伏天誅。黃河去年決口，學已合龍，大功告成矣。九弟前病中思歸，近因難覓好伴，且聞道上有虞，是以不復作歸計。弟自病好後，亦安心不甚思家。李碧峯在寓住三月，現已找得館地，在唐同年李杜家教書，每月俸金二兩，月費一千。男於二月初配丸藥一料，重三斤，約計費錢六千文。男等在京謹慎，望父母親大人放心。

致父母

二月廿三日發家信第三號，不知已收到否。正月所寄鹿脯，想已到。三月初，奉大人正月十二日手諭，具悉一切。又知附有布匹臘肉等，在黃蕪卿處，第不知黃氏兄弟何日進京。又不知家中係專人送至省城，抑託人順帶也。男在京身體如常，男婦亦清吉。九弟體已復元，前二月間，因其初愈，每日只令寫字養神，三月以來，仍理舊業，依去年功課。未服補藥，男分丸藥六兩與他吃，因年少不敢峻補。

男女皆好，擬於三月間點牛痘，此間牛痘局，係廣東京官，請名醫設局，積德不索一錢，萬無一失，男近來每日習字，不多看書，同年邀爲試帖詩課，十日內作詩五首，用白摺寫好公評，以爲明年考差之具。艾煥子序同年，有兩弟在男處附課看文，又金台書院每月月課，男亦代人作文，因久荒制藝，不得不略爲溫習。此刻光景已窘，幸每月可收公項房錢十五千外，些微挪借，即可過度，京城銀錢，比外間究爲活動。家中去年澈底澄清，餘債無多，此真可喜！蕙妹僅存錢四百千，以二百在新饗食租，不知住何人屋？負薪汲水，又靠何人？率五又文弱，何能習勞？後有家信，望將蕙妹家事，瑣細詳書。

致祖父

三月十一日，發家信第四號，四月初十日廿三發第五號第六號，後兩號，皆寄省城陳家，因寄有銀錢筆帖等物，待諸弟晉省時，當面去接。四月廿一日接壬寅第二號家信，內祖父父親叔父手書各一，兩弟信並詩文，俱收。伏讀祖父手諭，字跡與早年相同，知精神較健，家中老幼平安，不勝欣幸。遊子在外，最重惟平安二字。承叔父代辦壽具，兄弟感恩，何以圖報？湘潭帶漆，必須多辦，此物難辨真假，不可邀人去同買，反有奸弊。在省考試時，與朋友問看漆之法，多問則必能知一二，若臨買時，向紙行邀人同去，則必吃虧。如不知看漆之法，則今年不必買太多，待明年講究熟習，再買不遲。今年漆新壽具

之時，祖父母壽具必須加漆；以後每年加添一次，四具同加，約計每年漆錢多少，寫信來京，孫付至省城甚易。此事萬不可從儉，子孫所藉報恩之處，惟此是爲切實，其餘皆虛文也。孫意總以厚漆爲主，由一層以加至數十層，愈厚愈堅，不必多用瓷灰夏布等物，恐其與漆不相膠黏，歷久而脫殼也。然此事孫未嘗經歷講究，不知如何而後盡善；家中如何辦法，望四弟詳細寫信告知，更望叔父教訓諸弟，經理家事。

心齋兄去年臨行時，言到縣卽送銀廿八兩至我家，孫因十叔所代之錢，恐家中年底難辦，故向心齋通挪，因渠會挪過孫的。今渠既未送來，則不必向渠借也。家中目下敷用不缺。此孫所第一放心者，孫在京已借銀二百兩，此地過挪甚易，故不甚窘迫，恐不能顧家耳。會孫姊妹二人體甚好，四月廿三日，已種牛痘，牛痘萬無一失，係廣東京官設局濟活貧家嬰兒，不取一錢。茲附回種法一張，敬呈慈覽。湘潭長沙，皆有牛痘公局，可惜鄉間無人知之。英夷去年攻占浙江甯波府，及定海鎮海兩縣，今年退出甯波，攻占乍浦，極可痛恨！京城人心妄靜如無事時，想不日可殄滅也。

致父母

六月廿八日，接到家書，係二月廿四日所發，知十九日四弟得生子，男等合室相慶。四妹生產雖

難，然血暈亦是常事；且此次既能保全，則下次較爲容易。男未得信時，常以爲慮；既得此信，如釋重負。六月底，我縣有人來京捐官，王道隆遷在甯鄉界住，言四月縣考時，渠在城內，並在彭曉、丁信、風、兩處面晤四弟六弟，知案首是吳定五。男十三年前，在陳氏宗祠讀書，定五纔發蒙，作起講，在楊畏齋處受業去年，聞吳春崗說定五甚爲發奮，今果得志，可謂成就甚速。其餘前十名，及每場題目，渠已忘記，後有信來，乞四弟寫出。

四弟六弟考運不好，不必望懷，俗語云：『不怕進得遲，只要中得快。』從前邵丹、哇前輩四十三歲入學，五十三歲作學政，現任廣西、潘台、汪朗、渠於道光十二年入學，十三年點狀元，阮芸台前輩，於乾隆五十三年縣府試，頭場皆未取，卽於是年入學中舉，五十四年點翰林，五十五年留館，五十六年大考，第一比放浙江學政，五十九年陞浙江巡撫。些小得失，不足患，特患業之不精耳。兩弟場中文若得意，可將原卷領出寄京，若不得意，不寄可也。男等在京平安，紀澤、兄妹二人體甚結實，皮色亦黑。逆夷在江蘇滋擾，於六月十一日攻陷鎮江，有大船數十隻，在大江遊弋，江甯、揚州二府，頗可危慮。然而天不降災，聖人在上，故京師人心鎮定。

同鄉王翰城告假出京，男與陳岱雲，亦擬送家眷南旋，與鄭幸田、王翰城四家同隊出京。鄭名世

任給事中，現放貴州貴西道。男與陳家本於六月底定計，後於七月初一請人扶舁，似可不必輕舉妄動，是以中止。現在男與陳家，仍不送家眷回南也。同縣謝棗堂先生與曉來京，爲其次子捐鹽大使，男已請至寓陪席，其世兄王道瀛尙未請，擬得便亦須請一次。正月間俞岱青先生出京，男寄有鹿脯一方，託找彭山配轉寄俞後，託謝吉人轉寄，不知到否？又四月託李昺岡寄銀筆，託曹西垣寄履，並交陳季牧處，不知到否？前父親教男養鬚之法，男僅留上唇鬚，不能用水浸透，色黃者多黑者少，下唇擬待三十六歲始留。男屢接家信，嫌其不詳，嗣後更願詳示。

致祖

七月初五日，發第九號信，內言六月廿四後孫與岱雲意欲送家眷回南，至七月初一謀之於神，乃決計不送，初五日發信後，至初八日，九弟仍思南歸，其意甚堅，不可挽回，與孫商量，卽不復勸阻。九弟自從去年四月父親歸時，卽有思歸之意，至九月間，則歸心似箭，孫苦苦細問，終不明言其所以然。年少無知，大抵厭常而喜新，未到京則想京，既到京則想家，在所不免。又家中奴婢，或對孫則恭敬，對弟則簡慢，亦在所不免。孫於去年決不許他歸，嚴責曲勸，千言萬語，弟亦深以爲然，幾及兩月，乃決計不歸。今年正月病中又思歸，孫卽不敢復留矣。三月復元後，弟又自言不歸，四五月讀書習字，一切

如常；至六月底，國藩有送家眷之說，而弟之歸興又發。孫見其意，是爲遠離膝下，思歸盡服事之勞；且逆夷滋擾，外間訛言可畏。雖明知臺灣螳臂，不足以當車轍，而九弟既非在外服官，卽宜在家承歡，非同有職位者聞警而告假，使人笑其無膽，罵其無義也。且歸心旣動，若強留在此，則心如懸旌，不能讀書，徒廢時日。兼此數層，故孫卽定計打發他回，不復禁阻。恰好鄭幸田先生將去貴州上任，迂道走湖南省城，定於十六日起程。孫卽將九弟託他結伴同行，此係初八九起議，十四始決計。卽於數日內將一切貨物辦齊，十五日雇車；鄭宅大車七輛，渠已於十三日雇定，九弟雇轎車一輛，價錢二十七千文。時價轎車本只要二十三千，孫見車店內有頂好官車一輛，牲口亦極好，其車較常車大二寸深一尺，坐者最舒服，故情願多出大錢四千，恐九弟在道上受熱生病。履底下人名向澤，其人新來，未知好歹，觀其光景，似尙有良心者。十六日未刻出京，孫送至城外廿里，見道上有積潦甚多，孫大不放心，恐車上有翻車陷車等事，深爲懊悔。廿三日接到弟在途中所發信，始稍放心。茲將九弟原信附呈。孫交九弟途費紋銀三十二兩整，先日交車行上脚大錢十三千五百文，及上車現大錢六千文兩項在。外買貨物及送人東西，另開一單。九弟帶回外封銀十兩，敬奉堂上六位老人吃肉之費。孫對九弟云：「萬一少途費，卽扯此銀亦可；若到家後，斷不可以他事借用此銀。」然途費亦斷不至少也。向澤訂費

大錢二千文，已在京交楚。鄭家與九弟在長沙分隊，孫燭其在省換小船到縣，向澤卽在縣城開館，他向澤意欲送至家，如果至家，留住幾日，打發求祖父隨時斟酌。

九弟自到京後，去年上半年用功甚好，六月因甲三病，耽擱半月餘，九月弟欲歸，不肯讀書，耽擱兩月，今春弟病，耽擱兩月，其餘工夫，或作或輟，雖多間斷，亦有長進。計此一年半之中，惟書法進功最大，此外則看綱鑑六本，讀禮記四本，讀周禮一本，讀斯文精萃兩本半——因周禮讀不熟，改換讀精萃——作文六十餘篇，讀文三十餘首。父親出京後，孫未嘗按期改文，未嘗講書，未能按期點詩文，此孫之過，無所逃罪者也。讀文作文，全不用心，凡事無恆，屢責不改，此九弟之過也。好與弟談論，常講品行，使之擴見識，立遠志，目前已頗識爲學之次第，將來有路可循，此孫堪對祖父者也。待兄甚恭，待姪輩甚慈，循規蹈矩，一切匪彝悖淫之事，毫不敢近，舉止大方，性情豐厚，此九弟之好處也。第有最壞之處，在於不知艱苦，年紀本輕，又未嘗辛苦，宜其不知，再過幾年，應該知道。九弟約計於九月半到家，孫恐家中駭異，疑兄弟或有嫌隙，致生憂慮，故將在京出京情形，述其梗概，至瑣細之故，九弟到家詳述，使堂上大人知孫兄弟絕無纖介之隙也。

孫身體如常，惟常耳鳴，不解何故。孫婦及曾孫兄妹二人皆好，丫鬢因其年已長，其人大蠢，已與

媒婆兌換一個，彼此不找一錢。此婢名雙喜，天津人，年十三歲，貌比春梅更陋而略聰明，寓中男僕皆如故。同縣謝果堂先生爲其子捐鹽大使，王道隆捐府經歷，黃鑑之子捐典史，以外無人。孫在京一切自宜謹慎，伏望堂上大人放心。

致祖

九月十三日接到家信，係七月父親在省所發，內有叔父及歐陽牧雲致函，知祖母於七月初三日因感冒致恙，不藥而愈，可勝欣幸。高麗參足以補氣，然身上稍有寒熱，服之便不相宜，以後務須斟酌用之；若微覺感冒，卽忌用此物。平日康強時和入丸藥內服最好，然此時家中想已無多，不知可供明年一單丸藥之用否？若其不足，須寫信來京，以便覓便寄回。四弟六弟考試又不得志，頗難爲懷，然大器晚成，堂上不必以此置慮。聞六弟有夢熊之喜，幸甚！近叔父爲婦母之病，勞苦憂鬱，有懷莫宣，今六弟一索得男，則叔父舍飴弄孫，瓜瓞日蕃，其樂何如！唐鏡海先生，德望爲京城第一，其令嗣極孝，亦係兄子承繼者，先生今年六十五歲，得生一子，人皆以爲盛德之報。

英夷在江南，撫局已定，蓋金陵爲南北咽喉，逆夷旣已扼吭而據要害，不得不權爲和戎之策，以安民而息兵。去年逆夷在廣東會經就撫，其費去六百萬兩，此次之費，外間有言二千一百萬者，又有

言此項皆紳民捐輸不動帑藏者，皆不知的否。現在夷船已全數出海，各處防海之兵陸續撤回，天津亦已撤退。議撫之使，係伊里布、耆英及兩江總督牛鑑三人。牛鑑有失地之罪，故撫局成後，卽革職拿問。伊里布去廣東，代奕山爲將軍者，英爲兩江總督。自英夷滋擾，已歷二年，將不知兵，兵不用命，於國威不無少損。然此次議撫，實出於不得已；但使夷人從此永不犯邊，四海晏然安堵，則以大事小，樂天之道，孰不以爲上策哉？

孫身體如常，孫婦及曾孫兄妹並皆平安。同縣黃曉潭渠薦一老嫗吳姓來，渠在湘鄉苦請他來，而其妻凌虐婢僕，百般慘酷，黃求孫代爲開脫。孫控至家住一月，轉薦至方夔卿太守處，託其帶回湖南。大約明春可到湘鄉。今年進學之人，孫見題名錄，僅認識彭惠田一人，不知廿三四都進人否。謝寬仁、吳光照取一等，皆少年可慕。一等第一題名錄刻黃生平，不知卽黃星平否。孫每接家信，常嫌其不詳，以後務求詳明。雖鄉間田宅婚嫁之事，不妨寫在，使遊子如仍出里門，各族戚家尤須一一示知。幸甚。

致弟

正月十五日，接到四弟六弟九弟十二月初五日所發家信；四弟之信三葉，語語平實，竊我待人

不怨，甚爲切當。嘗謂「月月書信，徒以空言責弟輩，却又不能實有好消息，令堂上聞兄之言，疑弟輩麤俗庸碌，使弟輩無地可容。」云云。此數語，兄讀之，不覺汗下。我去年曾與九弟閒談云：「爲人子者，若使父母見得我好些，謂諸兄弟俱不及我，這便是不孝；若使族黨稱道我好些，謂諸兄弟俱不如我，這便是不弟。」何也，蓋使父母心中有賢愚之分，使族黨口中有賢愚之分，則必其平日有討好底意思，暗用機計，使自己得好名聲，而使兄弟得壞名聲，必其後日之嫌隙由此而生也。劉大爺劉三爺兄弟，皆想做好人，卒至視如仇讎，因劉三爺得好名聲，於父母族黨之間，而劉大爺得壞名聲故也。今四弟之所責我者，正是此道理，我所以讀之汗下，但願兄弟五人，各各明白這道理，彼此互相原諒，兄以弟得壞名爲憂，弟以兄得好名爲快，兄不能使弟盡道得令名，是兄之罪；弟不能使兄盡道得令名，是弟之罪。若各各如此存心，則億萬年無纖芥之嫌矣。

至於家塾讀書之說，我亦知其甚難，曾與九弟面談及數十次矣。但四弟前次來書，言欲找館外教書，兄意教館之荒功誤事，較之家塾爲尤甚。與其出而教館，不如靜坐家塾，若云一出家塾，便有明師益友，則我境之所謂明師益友者，我皆知之，且已夙夜熟籌之矣。惟汪覺菴師，歐陽滄溟先生，是兄意中所信爲可師者，言衡陽風俗，只有冬學要緊。自五月以後，師弟皆奉行故事而已，同學之人，類

曾庸鄙無志者，又最好訕笑人。其笑法不一，總之不離乎輕薄而已。四弟若到衡陽去，必以翰林之弟相笑，薄俗可惡，鄙間無朋友，實是第一恨事。不惟無益，且大有損習俗染人，所謂與鮑魚處，亦與之俱化也。兄嘗與九弟道及，謂衡陽不可以讀書，澧濱不可以讀書，爲損友太多故也。今四弟意必從覺庵師遊，則千萬聽兄囑付，但取明師之益，無受損友之損也。接到此信，立即率厚二到覺庵師處受業，其束修今年謹具錢十挂，兄於八月准付回，不至累及家中，非不欲從豐，實不能耳。兄所最慮者，同學之人，無志嬉遊，端節以後，放散不事事，恐弟與厚二效尤耳。切戒切戒！

凡從師，必久而後可以獲益。四弟或季弟，今年從覺庵師，若地方相安，則明年仍可從遊。若一年換一處，是即無恆者見異思遷也，欲求長進難矣！——此以上答四弟信之大略也。

六弟之信，乃一篇絕妙古文，排纂似昌黎，拗很似半山。予論古文，總須有倔強不馴之氣，愈拗愈深之意，故於太史公外，獨取昌黎半山兩家。論詩亦取傲兀不羣者，論字亦然，每蓄此意而不輕談，近得何子貞意見極相合，偶談一二句，兩人相見而笑。不知六弟乃生成有此一枝妙筆，往時見弟文亦無大奇特者，今觀此信，然後知弟真不羈才也。歡喜無極，歡喜無極！凡兄所有志而力不能爲者，吾弟皆則爲之矣。信中言兄與諸君子講學，恐其漸成朋黨，所見甚是。然弟儘可放心，兄最怕標榜，常存

「關然尙綱」之意，斷不至有所謂門戶自表者也。信中言四弟浮躁，不虛心，亦切中四弟之病。四弟嘗視爲良友，藥石之言。信中又「荒蕪已久，甚無紀律」二語，此甚不是。臣子於君親，但當稱揚善美，不可道及過錯。但當諭親於道，不可疵論細節。兄從前常犯此大惡，但尙是腹誅，未曾形之筆墨。如今思之，不孝孰大乎？是常與陽牧雲并九弟言及之，以後願與諸弟痛懲此大罪。六弟接到此信，立即至父親前磕頭，並代我磕頭請罪。信中又言「弟之牢騷，非小人之熱中，乃志士之惜陰」。讀至此，不勝惘然，恨不得生兩翅，忽飛到家，將老弟勸慰一番，縱談數日乃快。然向使諸弟已入學，則謠言必謂學院做情，衆口鑠金，何從辨起？謂塞翁失馬安知非福，科名遲早，實有前定，雖惜陰念切，正不必以虛名索懷耳。

來信言「看禮記疏」一本半，浩浩茫茫，苦無所得，今已盡棄，不敢復閱。現讀朱子綱目，日十餘卷。云云。說到此處，兄不勝悔恨，恨早歲不會用功。如今雖欲教弟，督旨者而欲導人之迷途也，求其不誤難矣。然兄最好苦思，又得諸益友相質證，於讀書之道，有必不可易者數端：窮經必專一經，不可泛濫；讀經以研尋義理爲本，考據名物爲末；讀經有一耐字訣，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讀；今年不通，明年再讀，此所謂耐也。讀史之法，莫妙於設身處地，每看一處，如我與當時之人酬酢笑

語於其間。不必人人皆能記也，但記一人，則恍如接其人，不必事事皆能記也，但記一事，則恍如親其事。經以窮理，史以考事，舍此二者，更別無學矣。蓋自西漢以至於今，識字之儒，約有三途：曰義理之學，曰考據之學，曰詞章之學，各執一途，互相詆毀。兄之私意，以爲義理之學最大，義理明則躬行有要，而經濟有本，詞章之學，亦所以發揮義理者也。考據之學，吾無取焉矣。此三途者，皆從事經史，各有門徑。吾以爲欲讀經史，但當研究義理，則心一而不紛。是故經則專守一經，史則專熟一代，讀經史則專主義理，此皆守約之道，確乎不可易者也。若夫經史而外，諸子百家，汗牛充棟，或欲閱之，但當讀一人之專集，不當東翻西閱。如讀昌黎集，則目之所見，耳之所聞，無非昌黎，以爲天地間除昌黎集而外，更無別書也。此一集未讀完，斷斷不換他集，亦專字訣也。六弟謹記之。讀經，讀史，讀專集，講義理學，此有志者萬不可易者也，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然此亦僅爲有大志者言之，若夫爲科名之學，則要讀四書文，讀試律賦，頭緒甚多。四弟九弟厚，二弟天資較低，必須爲科名之學。六弟既有大志，雖不科名可也，但當守一「耐」字訣耳。觀來信言讀禮記疏似不能耐者，勉之勉之。兄少時天分不甚低微，厥後日與庸鄙者處，全無所聞，發被茅塞久矣；及乙未到京後，始有志學詩古文并作字之法，亦苦無良友。近年得一二良友，知有所謂經學者，經

濟者，有所謂躬行實踐者；始知范韓可學而至也，馬遷韓愈亦可學而至也；程朱亦可學而至也；慨然思蓋滌前日之污，以爲更生之人，以爲父母之肖子，以爲諸弟之先導。無如體氣本弱，耳鳴不止，稍稍用心，便覺勞頓。每自思念，天旣限我以不能苦思，是天不欲成我之學問也。故近日以來，意頗疏散，計今年若可得一差，能還一切舊債，則耕田養親，不復戀戀於利祿矣。蠶織幾字，不敢爲非以蹈大戾已耳；不復有志於先哲矣。吾人第一以保身爲要，我所以無大志願者，恐用心太過，足以疲神也。諸弟亦須時時以保身爲念，無忽無忽！

來信又駁我前書謂「必須博雅有才，而後可明理有用。」所見極是。兄前書之意，蓋以躬行爲重，卽子夏「賢賢易色」章之意；以爲博雅者不足貴，惟明理者乃有用，特其立論過激耳。六弟信中之意，以爲不博雅多聞，安能明理有用？立論極精，但弟須立行之，不可徒與兄辨駁見長耳。來信又言「四弟與季弟從遊覺菴師，六弟九弟仍來京中或肄業城南」云云。兄之欲得老弟共住京中也，其情如孤鴈之求曹也。自九弟辛丑秋思歸，兄百計挽留，九弟當言之，及至去秋，決計南歸，兄實無可如何，祇得聽其自便。若九弟今年復來，則一歲之內，忽去忽來，不特堂上諸大人不肯，卽旁觀亦且笑我兄弟輕舉妄動，且兩弟同來，途費須得八十金，此時實難措辦。弟云「能自爲計」，則兄竊不信。曹西

垣去冬已到京，郭筠仙明年始起程，目下亦無好伴，惟城南肄業之說，則甚爲得計，兄於二月間准付銀廿兩至金竺虔家，以爲六弟省城讀書之用。竺虔於二月起身南旋，其銀四月初可到，弟接到此信，立即至省肄業。省城中兄相好的，如郭筠仙、凌笛、孫芝房，皆在別處坐書院；賀蔗農、俞岱、青陳堯、農慶覃諸先生，皆官場中人，不能伏案用功矣。惟聞有丁君者，名敘忠，號秩臣，長沙蘆生，學問切實，踐履篤誠，兄雖未曾見面，而稔知其可師。凡與我相好者，皆極力稱道丁君，兩弟到省，先到城南住齋，立即去拜丁君，託陳季牧爲介紹，執贄受業。凡人必有師，若無師，則嚴憚之心不生，旣以丁君爲師，此外擇友，則慎之又慎。昌黎曰：『善不吾與，吾強與之附；不善不吾惡，吾強與之拒。』一生之成敗，皆關乎朋友之賢否，不可不慎也。

來信以進京爲上策，以肄業城南爲次策，兄非不欲從上策，因九弟去來太速，不好寫信稟堂上，不特九弟形迹矛盾，卽我稟堂上，亦必自相矛盾也。又目下實難辦途費，六弟言能自爲計，亦未歷甘苦之言耳；若我今年能得一差，則兩弟今冬與朱嘯山同來甚好，目前且從次策。如六弟不以爲然，則再寫信來商議可也。——此答六弟信之大略也。九弟之信，寫家事詳細，惜話說太短，兄則每每太長，以後截長補短爲妙。堯階若有大事，諸弟隨去一人，幫他幾天。牧雲接我長信，何以全無回信？毋乃嫌

我語太直乎？扶乩之事，全不足信；九弟總須立志讀書，不必想及此等事。弟一切皆須聽諸兄話，此次摺弁走甚急，不暇鈔日記本，餘容後告。馮樹堂聞弟將到省城，寫一荐條，荐兩朋友，弟留心訪之可也。

致父母

正月十七日，男發第一號家信，內呈堂上信三頁，覆諸弟信九頁；教四弟與厚二從汪覺庵，六弟九弟到省從丁秩臣，諒已收到。二月十六日接到家信第一號，係新正初三交彭山配者，敬悉一切。去年十二月十一日，祖父大人忽患腸風，賴神靈默佑，得以速痊；然遊子聞之，尙覺心悸。六弟生女，自是大喜。初八日恭逢壽筵，男不克在家慶祝，心犹依依。諸弟在家不聽教訓，不甚發奮，男觀諸來信，即已知之。蓋諸弟之意，總不願在家塾讀書；自己亥年男在家時，即有此意，牢不可破。六弟欲從男進京，男因散館去留未定，故比時未許；庚子年接家眷，即請弟等送，意欲弟等來京讀書也。特以祖父母父母在上，男不敢許，以故但寫諸弟，而不指定何人。迨九弟來京，其意頗遂，而四弟六弟之意尙未遂也。年年株守家園，時有耽擱，大人又不能常在家教之，近地又無良友，考試又不利，兼此數者，怫鬱難伸。故四弟六弟，不免怨男，其所以怨男者，有故。丁酉在家教弟，威克厥愛，可怨一矣；己亥在家，未嘗教弟一字，

可怨二矣；臨進京，不肯帶六弟，可怨三矣；不爲弟另擇外傳，僅延丹閣叔教之，拂厥本意，可怨四矣；明知兩弟不願家居，而屢次伺信勸弟寂守家塾，可怨五矣；惟男有可怨者五端，故四弟六弟難免內懷隱衷，前此含意不申，故從不寫信與男，去臘來信甚長，則盡情吐露矣。男接信時，又喜又懼，喜者，喜弟志氣勃勃，不可遏也；懼者，男再拂弟意，將傷和氣矣。兄弟和，雖窮氓小戶必與；兄弟不和，雖世家官族必敗。男深知此理，故稟堂上各位大人，俯從男等兄弟之請，實以和睦兄弟爲第一。九弟前年欲歸，男百般苦留，至去年則不復強留，亦恐拂弟意也。臨別時彼此戀戀，情深似海，故男自九弟去後，思之尤切，信之尤深。謂九弟縱不爲科目中人，亦當爲孝弟中人；兄弟人人如此，可以終身互相依倚，則雖不得祿位，亦何傷哉！恐堂上大人接到男正月信，必且驚而怪之；謂兩弟到衡陽，兩弟到省，何其不知艱苦，擅自專命，殊不知男爲兄弟和好起見，故復纒陳一切，並恐大人未見四弟六弟來信，故封還附呈總願堂上六位大人，俯從男等三人之請而已。伏讀手諭，謂「男教弟宜明言，責之不宜瑣瑣，告以闕歷工夫。」男自憶連年教弟之信，不下數萬字，或明責，或婉勸，或博稱，或約指，知無不言，總之，盡心竭力而已。男婦孫男女身體皆平安，伏乞放心。

致六弟

溫甫六弟左右：五月廿九，六月初一，連接幾三月初一，四月廿五，五月初一，三次所發之信，并四書文二首，筆仗實實可愛，信中有云：「於兄弟則直達其隱，父子祖孫間，不得不曲致其情。」此數語，有大道理，余之行事，每自以爲至誠可質天地，何妨直情徑行？昨接四弟信，始知家人天親之地，亦有時須委曲以行之者，吾過矣！吾過矣！香海爲人最好，吾雖未與久居，而相知頗深，爾以兄事之可也。丁秩臣王衡臣兩君，吾皆未見，大約可爲弟之師，或師之，或友之，在弟自爲審擇。若果威儀可則，淳實安適，師之可也；若僅博雅能文，友之可也。或師或友，皆宜常存敬畏之心，不宜視爲等夷，漸至慢褻，則不復能受其益矣。弟三月之信，所定功課太多，多則必不能專，萬萬不可。後信言已向陳季牧借史記，此不可不熟看之書，爾既看史記，則斷不可看他書。功課無一定呆法，但須專耳。余從前教諸弟，常限以功課，近來覺限人以課程，往往強人以所難，苟其不願，雖日日遵照限程，亦復無益。故近來教弟，但有一專字耳，專字之外，又有數語教弟，茲特將冷金箋寫出，弟可貼之座右，時時省覽，并抄一付寄家中。

三弟香海言：「時文須學東萊博議」甚是。弟先須用筆圈點一遍，然後自選幾篇讀熟，卽不讀亦可；無論何書，總須從首至尾通看一篇，不然，亂翻幾葉，摘抄幾篇，而此書之大局精處，茫然不知也。學時從中州集入亦好，然吾意讀總集不如讀專集，此事人人意見各殊，嗜好不同，吾之嗜好，於五古

則喜讀文選，於七古則喜讀昌黎集，於五律則喜讀杜集，七律亦最喜杜詩，而苦不能步趨，故兼讀元道山集。吾作詩最短於七律，他體皆有心得，惜京都無人可與暢語者。弟要學詩，先須看一家集，不要東翻西閱，先須學一體，不可各體同學。蓋明一體，則皆明也。凌笛舟最善爲緯緯，若在省，弟可就之求教。習字臨千字文亦可，但須有恆，每日臨帖一百字，萬萬無間斷，則數年必成書家矣。陳季牧最喜談字，且深思善悟，吾見其寄信，實能知寫字之法，可愛可畏。弟可從之切磋，此等好學之友，愈多愈好。來信要我寄詩回南，余今年身體不甚壯健，不能用心，故作詩絕少，僅作感春詩七古五章，慷慨悲歌，自謂不讓陳臥子，而語太激烈，不敢示人。餘則僅作應酬詩數首，了無可觀。頃作寄賢弟詩二首，弟觀之以爲何如？京筆現在無便可寄，總在秋間寄回，若無筆寫，暫向陳季牧借一枝，後日還他可也。

致澄叔季弟

五月底，連接三月初一、四月十八兩次所發家信，四弟之信，具見真性情，有困心橫慮，鬱積思通家之象。此事斷不可求速效，求速效，必助長，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祇要日積月累，如愚公之移山，終久必有豁然貫通之候，愈欲速則愈錮蔽矣。來書往往詞不達意，我能深諒其苦，今人都將學字看錯了，若細讀「賢賢易色」一章，則絕大學問，即在家庭日用之間，於孝弟兩字上盡一分，便是一分學，盡

十分，便是十分學。今人讀書，皆爲科名起見；於孝弟倫紀之大，反似與書不相關。殊不知書上所載的，作文時所代聖賢說的，無非要明白這個道理；若果事事做得，卽筆下說不出何妨？若事事不能做，並有虧於倫紀之大，卽文章說得好，亦祇算個名教中之罪人。賢弟性情真摯，而短於詩文，何不日日在孝弟兩字上用功？曲禮內則所說的，句句依他做出，務使祖父母叔父母無一時不安樂，無一時不順適；下而兄弟妻子，皆藹然有恩，秩然有序；此真大學問也。若詩文不好，此小事不足計；卽好極亦不值一錢，不知賢弟肯聽此語否？科名之所以可貴者，謂其足以承堂上之歡也，謂祿仕可以養親也；今吾已得之矣。卽使諸弟不得，亦可以承歡，亦可以養親，何必兄弟盡得哉？賢弟若細思此理，但於孝弟上用功，不於詩文上用功，則詩文不期進而自進矣。凡作字，總須得勢，務使一筆可以走千里；三弟之字，筆筆無勢，是以局促不能遠縱。去年曾與九弟說及，想近來已忘之矣。九弟欲看余白摺，余所寫摺子甚少，故不付；大銅尺已經尋得，付筆回南，目前實無妙便，俟秋間定當付還。去年所寄牧雲信未寄去，但其信前半勸牧雲用功，後半勸凌雲莫看地，實有道理。九弟可將其信鈔一遍，仍交與他，但將紡棉花一段刪去可也。地仙爲人主葬，害人一家，喪良心不少，未有不家敗人亡者，不可不力阻凌雲也。至於紡棉花之說，如直隸之三河縣、靈壽縣，無論貧富男婦，人人紡布爲生，如我境之耕田爲生也。

江南之婦人耕田，猶三河之男人紡布也。湖南如瀏陽之夏布，祁陽之葛布，宜昌之棉花，皆無論貧富，男婦人皆依以爲業，此并不足爲駭異也。第風俗難以遽變，必至駭人聽聞，不如刪去一段爲妙。書不盡言。

致父母

男在四川，於十一月廿日遼京，彼時無摺奔回南，至十二月十六日始發家信，十二月除夕又發一信，交會受恬處受恬名興仁，善化丙子舉人，任江西分宜縣知縣。十年進京引見，正月初四日出都，迂道由長沙回江西，男與心齋各借銀一百兩與渠作途費。男又託渠帶銀三百兩，係藍布密縫三包，鹿膠三斤半，阿膠二斤，共一包，高麗參半斤一包，荆七銀四十兩一包，又信一封，交陳宅，託其代爲收下，面交六弟。九弟大約二月下旬可到省，受恬所借之銀百兩，若在省能還更好，若不能還，亦不並急索，俟渠到江西必還，只訂定妥交陳宅，毋寄不可靠之人耳。若六月尙未收到，則寫信寄京，男作信至江西催取也。

陳岱雲之賢配，於正月八日仙逝，去年岱雲病時，曾經割臂療夫，十二月初二生一子，大小平安。至除夕得氣痛病，正月初三，卽服人參，初八長逝，岱雲哀傷異常，男代爲經理一切。廿三日開弔，男賻

銀十六兩，陳宅共收贖儀三百廿餘兩。

廿二夜男接家信，得悉一切，欣喜之至。蕙妹移寓竹山灣自好，但不知作何局面？待聘妹夫，恐不諧耕作事，不宜寫田作也。祖父大人七旬晉一大慶，不知家中開筵否？男在京僅一席，以去年慶壽故也。祖母大人小恙旋愈甚喜，以後斷不可上樓，不可理家事，叔父大人之病，不知究竟如何？下次求詳。警示知，男前次信回，言付銀千兩至家，以六百爲家中完債及零用之費，以四百爲餽贈戚族之用。昨由受恬處寄歸四百，卽分送各戚族可也。其餘六百，朱疇山處卽免錢百三十千，卽除去一百兩，四月間再付五百回家，與同鄉公車帶回。不同縣者亦可，男自有斟酌也。男自四川歸後，身體發胖，精神甚好，夜間不出門，雖未畜車，而每出必以車，無一處徒步，保養之法，大人儘可放心。男婦及孫男女皆平安，陳岳雲十二月所生之子，亦雇乳母在男宅撫養，其女在鄭小山家撫養，本家心齋男待他甚好，渠亦凡事必問男，所作詩賦，男知無不言。馮樹堂於正月十六來男寓住，目前渠自用功，男盡心與之講究一切，會試後卽命孫兒上學，每月修金四兩。郭鶴仙進京，亦在男處住，現尙未到四川，門生已到四人，二月間卽考國子監學。今年正月初三下詔，舉行恩科，明年皇太后萬壽，定有覃恩，可請誥封，此男所最爲切望者也。去年因科場舞弊，皇上命部議定，以後新舉人到京，皆於二月十五覆試，倘有文

理荒謬者，分別革職停科等罰，甚可懼也。在京一切，男自知領。

五箴

少不自立，往苒遂自今茲；蓋古人學成之年，而吾碌碌尙如斯也。不其感矣！繼是以往，人事日紛，德慧日損，下流之赴，抑又可知。夫疾所以益智，逸豫所以亡身。僕以中材而履安順，將欲刻苦而自振拔，諒哉其難之。因作五箴以自創云。

立志箴

煌煌先哲，彼不猶人。駿焉小子，亦父母之身。聰明福祿，予我者厚哉。棄天而佚，是及凶災。積悔累千，其終也已往者不可追。請從今始，荷道以躬，與之以言。一息尙活，永矢弗諼。

居敬箴

天地定位，二五胚胎。鼎馬作配，實曰三才。儼恪齋明，以凝女命。女之不莊，伐生戕性。誰人可慢？何寧可弛？弛事者無成，慢人者反爾。縱彼不反，亦長吾驕。人則下汝，天罰昭昭。

主敬箴

齋宿日觀，天雞一鳴。萬籟俱息，但聞鐘聲。後有毒蛇，前有猛虎。神定不懼，誰敢余侮。豈伊避人，日

對三軍，我虛則一，彼紛馳騫。半生曾不自主，今其老矣，始擾擾以終古。

謹言箴

巧語悅人，自擾其身。閒言送日，亦擾女神。解人不誇，誇者不解；道聽塗說，智笑愚駭。駭者終明，謂女實欺，笑者鄙女，雖矢猶疑。尤悔既叢，銘以自攻；銘而復蹈，嗟女既耄。

有恆箴

自吾識字，百歷消茲；二十有八載，則無一知。曩之所忻，閱時而鄙；故者既拋，新者旋從。德業之不富，曰爲物牽，爾之再食，曾未聞或愆。黍黍之增，久所盈斗；天君司命，敢若馬走。

養身要言——癸卯入蜀道中作——

一陽初動處，萬物始生時；不藏怒焉，不宿怨焉。

（右「仁」所以養肝也）

內而整齊思慮，外而敬慎威儀；泰而不驕，威而不猛。

（右「禮」所以養心也）

飲食有節，起居有常；作事有恆，容止有定。

曾國藩書札類鈔 家啟

(右「信」所以養脾也)

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裁之吾心而安，揆之天理而順。

(右「義」所以養肺也)

心欲其定，氣欲其定；神欲其定，體欲其定。

(右「智」所以養腎也)

致父母

五月十一，接到四月十三自省城所發信，具悉一切。母親齒痛，不知比從前略鬆否？現服何藥？下次望四弟寄方來看。叔父之病，至今未愈，想甚沉重，望將藥方病證書明寄京。劉東屏醫道甚精，然高雲亭猶嫌其過於胆大，知近日精進何如？務宜慎之又慎。王率五荒唐如此，何以善其後？若使到京，男當嚴以束之，婉以勸之。明年會試後，偕公車南歸，自然安置妥當，家中儘可放心，特恐其不到京耳。本家受恬之銀男當信去，權江西撫台，係男戊戌座師，男可寫信提及，亦不能言調劑之說。常南陔之世兄，聞其宦家習氣太重，孫男孫女尚幼，不必急於聯婚；且男之意，兒女聯姻，但求勤儉孝友之家，不願與宦家結契聯婚，不使子弟長奢惰之習。不知大人意見何如？望即日將常家女庚退去，託陽九婉

言以謝。這託買高麗參，因親事不成，亦不便買。本家道三兄弟託薦館，男代爲留心，然分發湖南者，即使在京答應，未必到省果去找他，此亦不可靠者也。常南陔處，卽由男寫信回覆。前男送各戚族家銀兩，不知祖父親叔父之意，云何男之淺見，不送則家家不送，要送則家家全送，要減則每家減去一半，不減則家家不減。不然口惠而實不至，親族之間，嫌怨叢生，將來覺生不測，反仇讎。伏乞堂上審慎施行。

致父母

五月十二日，男發第六號信，其信甚厚，內有寄歐陽小岑、黃仙垣、梁慕莊三處貨物單。此刻三人想俱到省，不審已照單查收否？男及男婦，身體清吉，孫兒亦好。六月十七日，三字經讀完，十八日起，讀爾雅。二孫女皆好。馮樹堂、郭筠仙皆在寓如常。

王率五妹夫，於五月二十三日到京，其從弟仕四同來，二人在湘潭支錢十千，在長沙搭船，四月十二日至漢口，在漢口杉牌廠內住十天，廿二在漢口起身，步行至京。道上備嘗辛苦，幸天氣最好，一路無雨無風，平安到京，在道上儘傷風兩日，服藥二帖而愈。到京又服涼藥二帖，補藥三帖，現在精神全好。初到京時，遍身衣褲鞋襪皆壞，件件臨時新製，而率五仍不知艱苦，京城實無位置他處，只得暫

留男寓，待有便即令他回家。男自調停妥當，家中不必挂心。蕙妹亦不必着急。至於仕四，目前尙在男寓吃飯，待一月既滿，如有朋友回南，則薦仕四作僕人帶歸，如無便可薦，則亦只得磨之出門，不能長留男寓也。湖北主考倉少平，係男同年相好，男託倉帶仕四到湖北倉，七月初一出京，男給仕四錢約六千，即可安樂到家。本不欲優待他，然不如此，則渠必流落京城，繆恐爲男之累，不如早打發他回爲妥。

祖父大人於四月鼻血多出，男聞不勝惶恐，聞率五說，祖父近日不吃酒，不甚健步，不知究竟如何。萬求一一詳示。叔父病勢似不輕，男尤望心，務求將病證開示。男教習庶吉士，五月十八日上學，門生六人，二十日蒙皇上御勤政殿召見，天語垂問及男奏對，約共六七十句，今年考差，只剩河南山東山西三省，大約男已無望。男今年甚怕放差，蓋因去年男婦生產，是踏花生，今年恐走舊路，出門難以放心。且去年途中之病，至今心悸。男日來應酬已少，讀書如故。寓中用度浩繁，共二十口吃飯，實爲可怕。居家保身一切，男自知謹慎，大人不必聖念。

致父母

六月二十三日，男發第七號信交摺差，七月初一日發第八號交王仕四手，不知已收到否。六月

廿日，接六弟五月十二書，七月十六，接四弟九弟五月廿九日書，皆言忙迫之至，寥寥數語，字跡潦草，卽縣試案首前列皆不寫出。同鄉有同日接信者，卽考古考老生皆已詳載，同一摺差也。各家發信遲十餘日而從容，諸弟發信早十餘日而忙迫，何也？且次次忙迫，無一次從容者，又何也？男等在京，大小平安，同鄉諸家皆好，惟湯海秋於七月八日得病，初九日未刻卽逝。六月二十八考教習，獨樹堂郭筠仙朱嶠山皆取湖南，今年考差，僅何子貞得差，餘皆未放。惟陳岱雲光景最苦。男因去年之病，反以不放爲樂。王仕四已善爲遣回，李五大約在蠶船回，現尙未定，渠身體平安，二妹不必畢心。叔父之病，男累求詳信直告，至今未得，實不放心。甲三韻爾雅，每日二十餘字，頗肯率教。六弟今年正月信，欲從羅羅山處附謬，男甚喜之；後來信絕不提及，不知何故？所付來京之文，殊不甚好。在省讀書二年，不見長進，男心甚愛之，而無如何，只恨男不善教誨而已。大抵第一要除驕傲氣習，中無所有而夜郎自大，此最壞事。四弟九弟雖不長進，亦不自滿，求大人教。六弟總期不自滿足爲要。餘俟續陳。

教祖

八月廿七日，接到七月十五廿五兩次所發之信；內祖父母各一信，父親母親叔父各一信，諸弟亦皆有信，欣慰一切，慰幸之至。叔父之病，得此次信，始可放心。祖父正月手書之信，孫比收他處，後偶

忘之，延尋出。孫七月二十發第九號信，不知到否？八月廿八日，陳岱雲之弟，送靈柩回南，坐糧船；孫以率五妹夫與之同伴南歸，船錢飯錢，陳宅皆不受。孫送至城外，率五揮淚而別，甚爲可憐。率五來意，本欲考供事，冀得一官以養家；孫以供事必須十餘年乃可得一典史，宦海風波，安危莫卜，卑官小吏，尤多危機。每見佐雜末秩，下場鮮有好者。孫在外已久，閱歷已多，故再三苦言勸率五居鄉，勤儉守舊，不必出外做官；勸之既久，率五亦以爲然。其打發行李諸物，孫一一辦妥，另開單呈覽。孫送率五歸家，卽於是日申刻生女，母女俱平安。前正月間，孫寄銀回南，有餽贈親族之意，理宜由堂上定數目，方合內則「不敢私與」之遵；孫此時糊塗，擅開一單，輕重之際，多不妥當；幸堂上各大人斟酌增減，方爲得宜。但岳家太多，他處相形見絀，孫稍有不安耳。率五至家，大約在春初可以到家；渠不告而出，心中懷慚，到家後望大人不加責，並戒家中及近處無相譏誚爲幸。

致父母

八月廿九日，男發第十號信，備載廿八生女及率五回南事，不知已收到否？男身體平安，家婦月內甚好，去年月裏有病，今年盡除去。孫兒女皆好。初十日順天鄉試，發榜湖南中三人，長沙周荇農中。南。率五之歸，本擬附家心齋處；因率五不願坐車，故附陳岱雲之弟處，同坐糧船。作岱雲自天津歸，

云：「勸不甚好，男頗不放心，幸綢上人多，應繼無慮。諸弟考試後，聞肄業小羅巷，不知勤惰若何。此時惟季弟較小，三弟俱年過二十，總以看書爲主。我境惟彭溥暨先生看書略多，自後無一人講究者，大抵爲考試文章所誤。殊不知看書與考試，全不相礙；彼不看書者，亦仍不利考如故也。我家諸弟，此時無論考試之利不利，無論文章之工不工，總以看書爲急；不然則年歲日長，科名無成，學問亦無一字可靠，將來求爲塾師而不可得，或經或史，或詩集文集，每日總宜看二十頁；男今年以來，無日不看書，雖萬事叢忙，亦不廢正業。聞九弟意欲與霞仙同伴讀書，霞仙近來見道甚有所得，九弟若去，應有進益，望大人斟酌行之，男不敢自主。此事在九弟自爲定計，若愧奮直前，有破釜沉舟之志，則遠遊不負，若徒悠悠因循，則近處儘可度日，何必遠行百里外哉？求大人察九弟之志而定計焉。餘容續陳。

致父母

九月廿日，男發十一號信，內有寄劉霞仙一封，想已收到。男身體平安，讀書日有常課，自六月底起至今未嘗間斷一天。男婦如常，漸漸有乳，孫男讀書有恆，已讀爾雅一本，共四本。大約明年下半年可讀完，此書太難，他書則易爲力矣。三孫女皆好，餘亦合室平安。男自七月起，寓中已養車馬，每年須費百金，因郭雨三奉諱出京，渠車馬借與男用，渠曾借男五十金，亦未見還。率五在東昌，有信來京，茲

附呈。渠在道上，船錢火食陳宅的所需用者，不過剃頭喫煙而已。故男僅給銀十兩，錢五千而已。諱錢已夠用，銀可剩下到家也。茲渠到東昌，已將錢用完，不知餘銀敷用否？若不敷用，陳處挪移自易，然男已不放心。鄒至堂來，望村茶葉一篋，大小剪刀各二把，其餘布匹臘肉之類，俱不必付。蓋家中極難辦，路上極難帶也。初九日父親大人壽辰，京寓客共三席；十一月初三日母親大人六十壽辰，男不獲在家慶祝，不勝瞻戀。男於壽辰後作壽屏一架，即留在京張掛，不必付回。諸弟讀書，不知明年定在何處？望於今冬寫信告知，不勝懸望。

致祖

十月廿一日發十二號家信，想已收到。孫在京平安，孫婦及曾孫男女四人皆好；曾孫最好寫字，散學後則在其母房中多寫至更初，猶不肯睡，罵亦不止。目下天寒墨凍，脫手寫多不成字；茲命之寫稟安帖寄呈，以堂上大人一歡笑而已。上半年所付黑狸皮褂料，不知祖父大人合身否？聞狸皮在南邊易於回潮，黑色變為黃色，不知信否？若果爾，則回潮天氣，須勤勤檢視。又凡收皮貨，須在省城買潮腦，其色白如淮鹽，微帶黃色，其色如樟木，用皮紙包好，每包約寸大，每衣內置三四包，收衣時，仍將此包置衣內。又每年曬皮貨，曬衣之日，不必折收，須過兩天，待熱氣退盡，乃收。江西家受恬明府昨有

信來云：「此銀今冬必付到。」不知近來接到否？如未接，則立即寫信來京，再去催取。免銀之難，往往如此。同鄉唐鏡海先生，三年以來，連生三子，而長者前以病殤，幼者昨又以痘殤，僅存次子，尙未周歲，良可悼歎！現在京官甚少，僅二十二二人，昨十月廿五日謝恩，赴宮門叩頭者，僅到三人，尤非盛時氣象。茲將謝摺付回呈覽。王率五到家，須即寄一信；仕四已於八月初到省，不知曾到我家否？母親生日，京中僅客一席，待明年，當付壽屏回家。家中有所需之物，須寫信來，明年會試後寄歸。

致祖

十一月二十二日發十三號信，廿九日祖母大人壽辰，孫等叩頭遙祝，寓中客一席，次日請同縣公車一席。初七日皇上御門，孫得轉補翰林院侍讀，所遺侍講缺，許乃劍補升。侍講轉侍讀，照例不謝恩，故孫未具摺謝恩。今冬京中未得厚雪，初九日設三壇求雪，四五六阿哥詣三壇行禮，皇上親詣大高殿行禮，十一日即得大雪，天心感召，呼吸相通，良可賀也。孫等在京平安，曾孫讀書有恆，惟好寫字，見閒紙則亂畫，請其母釘成本子。孫今年用度尙寬裕，明年上半年尙好，至五月後再作計。昨接曾興仁信，知渠銀尙未還，孫甚着急，已寫信催，不知家中今年可不窘迫否？同鄉京官皆如故，馮樹堂、郭筠仙在寓亦好。荆七自五月出去，至今未敢見孫面，在同鄉陳洪鐘家，光景亦好。若使流落失所，孫亦必

省而收恤之；特渠對人言，情願餓死不願回南，此實難處。孫則情願多給錢兩，使他回去，不願他在京再犯出事；望大人明示以計，俾孫遵行。四弟等自七月寄信來後，至今未再得信，孫甚切望。勝太爺在京引見，來拜一次，孫回拜一次，又請酒，渠未赴席。此人向有狂妄之名，孫已亥年在家，一切不與之計較，故相安於無事。大約明春可回湘鄉任。

致諸弟

十四日發十四號家信，因摺并行急，未作書與諸弟；十六早接到十一月十二所發信，內父親一信，四位老弟各一件，是日午刻，又接九月十二所發信，內父親及四六九弟各一件。具悉一切，不勝欣幸。曹石樵明府待我家甚為有禮，可感之至！茲寄一信去，西坤四位因送項太簡，致生嫌隙，今雖不復形之口角，而其心究不免有缺望，故特作信寄丹閣叔，使知我家光景亦非甚裕者。賢弟將此信呈堂上諸大人，以為開誠布公否？如堂上諸大人執意不肯送去，則不送亦可也。四弟之詩，又有長進；第命意不甚高超，聲調不甚響亮。命意之高，須要透過一層；如說考試，則須說科名是身外物，不足介懷，則詩意高矣。若說必以得科名為榮，則意淺矣。舉此一端，餘可類推。腔調則以多讀詩為主，熟則響矣。去年樹堂所寄之筆，亦我親手買者，春光醉目，前每支大錢五百文，實不能再寄，漢壁尙可寄，然必須明

年會試後，乃有使人回南，春間不能寄也。五十讀書固好，然不宜以此耽擱自己功課。『女子無才便是德』，此語不誣也。

常家欲與我結婚，我所以不願者，因開常世兄最好，恃父勢作威福，衣服鮮明，僕從烜赫，恐其家女子有宦家驕奢習氣，亂我家規，誘我子弟好淫耳。今渠再三要結婚，發甲五八字去，恐渠家是要與我爲親家，非欲與弟爲親家，此語不可不明告之。賢弟婚事，我不敢作主，但親家爲人何如，亦須向汪三處查明。若喫鴉片煙，則萬不可對，若無此事，則聽堂上各大人與弟自主之可也。所謂翰堂秀才者，其父子皆不宜親近；我曾見過，想衡陽人亦有知之者。若要對親，或另請媒人亦可。

六弟九月之信，於自己近來發病頗能自知，正好用功自醫，而猶曰終日泄泄，此則我所不解者也。家中之事，弟不必管；天破了，自有女婿管；洪水大了，自有禹王管；家事有堂上大人管，外事有我管。弟慧安，恣自管功課而已，何必問其他哉？至於宗族姻黨，無論他與我有隙無隙，在弟輩只宜一概愛之敬之。孔子曰：『汎愛衆而親仁。』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禮人不答，反其敬。』此刻未理家事，若便多生嫌怨，將來當家立業，豈不個個都是仇人？古來無與宗族鄉黨爲仇之聖賢，弟輩萬不可專責他人也。

十一月信言現看莊子並史記甚善，但作事必須有恆，不可謂考試在卽，便將未看完之書丟下，必須從首至尾，句句看完，若能明年將史記看完，則以後看書，不可限量，不必問進學與否也。賢弟論袁詩論作字，亦皆有所見，然空言無益，須多做詩，多臨帖，乃可談耳。譬如人欲進京，一步不行，而在家空言進京程途，亦何益哉？卽言之津津，人誰得而信之哉？九弟之信，所以規勸我者甚切，余覽之不覺毛骨悚然，然我用功實腳踏實地，不敢一毫欺人。若如此做去，不作外官，將來道德文章，必纔有成，就上不敢欺天地祖父，下不敢欺諸弟與兒子也。而省城之聞望日隆，卽我亦不知其所自來，我在京師，惟恐名浮於實，故不先拜一人，不自詡一言，深以過情之聞爲恥耳。來書寫大場題及榜信，此間九月早已知之，惟縣考案首前列及進學之人，則至今不知。諸弟以後寫信，於此等小事，及近處戚族家光景，務必一一詳載。季弟信亦謙虛可愛，然徒謙亦不好，總要努力前進，此全在爲兄者倡率之。余他無可取，惟近來日日有恆，可爲諸弟倡率。四弟六弟縱不欲以有恆自立，獨不怕壞季弟之樣子乎？昨十六日卓秉恬拜大學士，陳官俊得協辦大學士，自王中堂死後，隔三年大學士始放人，亦一奇也。

致弟

二月有摺到京，余因眼蒙，故未寫信；三月初三，接到正月廿四所發家信，無事不詳悉，忻喜之至。

此次眼尚微紅，不敢多作字，故未另稟堂上，一切詳此書中，煩弟等代稟告焉。去年所寄銀，余有分饋親族之意，厥後屢次信問，總未詳明示悉，頃奉父親示諭云：『皆已周到酌量減半。』然以余所聞，亦有過於半者，亦有不及一半者；下次信來，務求九弟闢一單告我爲幸，受恬之錢，既專使去取，余又有京信去，想必可以取回，則可以還江岷山東海之項矣。岷山東海之銀，本有利息，余擬送他高麗參共半斤，挂屏對聯各一付，或者可少減利錢；待公車歸時，帶回父親手諭，要寄百兩回家，亦待公車帶回。有此一項，則可以還率五之錢矣。率五想已到家，渠是好體面之人，不必時時責備他，惟以體面待他，渠亦自然學好。蘭姊買田，可喜之至，惟與人同居，小事要看鬆些，不可在在討人惱。

歐陽牧雲要與我重訂婚姻，我非不願，但渠與其妹是同胞所生，兄妹之子女，猶然骨肉也；古者婚姻之道，所以厚別也，故同姓不婚。中表爲婚，此俗禮之大失，譬如嫁女而號泣，奠禮而三獻，喪事面用樂，此皆俗禮之失，我輩不可不力辨之。四弟以此義告牧雲，吾徐當作信覆告也。

羅芸臯於二月十八日到京，路上備嘗辛苦，爲從來進京者所未有；於廿七日在圓明園正大光明殿補行覆試，湖南補覆試者四人，余在園送考，四人皆平安，感余之情。今年新科覆試，正場取一等三十七人，二三等人數甚多，四等十三人，副停會試二科補覆者一等人，二三等共百六十八人，四等

五人亦罰停二科立法之初，無華職者，可謂寬大。湘鄉共到十人，鄧徽松因病不能進場，渠吐血是考病，或者可憐無虞。芸臯所帶小菜布匹茶葉，俱已收到，但不知付物甚多，何以並無家信。四弟去年所寄詩，已圈批寄還，不知收到否？汪覺庵師壽文，大約在八月前付到，五十已納徵禮成，可賀。可賀朱家氣象甚好，但勸其少學官派，我家亦然。嘯山接到寄文，上有祖母已破字樣，甚爲哀痛，歸思極迫，余再三勸解，塲後即來余寓同住，我家共住三人。郭二於二月初八日到京，覆試二等第八，上下合家皆沾吉，余耳鳴無他恙，內人及子女皆平安。樹堂榜後要南歸，將來擇師尙未定。

六弟信中言：「功課在廉讓之間。」此語殊不可解。所需書籍，惟子史精華家中現有，准託公車帶歸。漢魏百三，京城甚貴，余已託人在揚州買，尙未接到。稗海及綏寇紀略亦貴，且寄此書與人，則必幫人車價，因此書尙非吾弟所宜急務者，故不買寄。元明名古文，尙無選本，近來邵蕙西已選元文，渠勸我選明文，我因無暇尙未選。古文選本，惟姚姬傳先生所選本最好，吾近來圈過一遍，可於公車帶回。六弟用墨筆加圈一徧可也。九弟詩大進，讀之爲之距離三百，卽和四章寄回。樹堂筇仙意城三君，皆各有和章，詩之爲道，各人門徑不同，難執一己之成見以概論。吾前教四弟學袁簡齋，以四弟筆蹟與袁相近也。今觀九弟筆情，則與元遺山相近。吾教諸弟學詩無別法，但須看一家之專集，不可讀

逾本以汨沒性靈，至要至要。吾於五七古學，柱韓五七律學，柱此二家無一字不細看；外此則古詩學蘇黃，律詩學義山，此三家亦無一字不看。五家之外，則用功淺矣。我之門徑如此，諸弟或從我行，或別尋門徑，隨人性之所近而爲之可耳。余近來事極繁，然無日不看書。今年已批韓詩一部，正月十八批畢。現在批史記三之二，大約四月可批完。諸弟所看書，望詳示，鄰里有事，亦望示知。

致父母

五月三十日，發第七號家信，內有升官謝恩摺，及四弟九弟季弟詩文，不知到否？男於五月中旬，染瘟疹，服藥卽效，已全愈矣。而餘熱未盡，近日頭上生癬，身上生熱毒，每日服銀花甘草等藥。醫云：「內熱未散，宜發不宜遏抑。身上之毒，至秋卽可全好。頭上之癬，亦不至蔓延。」又云：「恐家中祖塋上有不潔處，雖不宜挑動，亦不可不打掃。」男以皮膚之患不甚經意，仍讀書應酬如故。飲食起居一切如故。男婦服附片高麗參熟地白朮等藥，已五十餘日，飯量略加，尙未十分壯健。然行事起居亦復如常。孫男女四人，並皆平安。家中僕婢皆好。前有信言寄金，年伯高麗參二兩，共萬不可少。望如數分送。去年所送戚族銀，男至今未見全單。男年輕識淺，斷不敢自作主張。然家中諸事，男亦願聞其詳，求大入諭。四弟將全單開示爲要。諸弟考試，今年想必有所得。如得入學，但擇親屬拜客，不必遍拜，亦不必

請編，善惡親族難於應酬也。同鄉鄧鐵松之病略好，果擬替錢送他回家，但不知能望家否？寶慶公事，
鄒迦溪死，一切後事，皆男經理。謝吉人黃鸞西着，分發江蘇。周子佩夏階平皆分吏部主事。曾受恬去
年所借錢，不知已寄到否？若柔到，須專人去取，萬不可緩。如心齋亦專差，則兩家同去，如渠不專差，則
我家獨去。家中近日用度何如？男意有人做官，則待鄰里不可不略緩，而家用不可不守舊。不知是否？

致父母

六月廿一日，男發第八號家信，不審到否？所言頭上生癩，身上生熱毒云云，近日請醫細看，頭上
亦非癩也，皆熱毒耳。用生地煎水長洗，或用熬濃汗厚塗患處即愈。現在如法塗洗，大有效驗。蓋本因
血熱而起，適當鬱蒸天氣而發，生地涼血而滋潤，所以奏功。特此告知，望大人放心。寓中大小平安。陳
倍雲之妾，於廿二日到京，其幼子寄在男處養者，渠已於廿四日接歸自養。同鄉各家，並皆如舊。李雙
圃先生象鵬，由貴州藩台進京，奉旨以三品京堂候補，雖在渠爲左遷，而湖南多一京官，亦自可喜。

今年考試，想四位老弟中必有人中者，然世事正難逆料，萬一皆不得售，則諸弟必牢騷抑鬱，憤
懣不平，此亦人之情也。如果鬱鬱，則問西第六第九弟三人中，或有願進京者，不妨來京一遊，可以廣
耳目豁心胸，可以發兄弟之樂，亦男所甚望也。如諸弟不願來，則不必強，恐其到京而急於思歸也。如

有一位入學者，則不必，恐家中既辦印卷，又辦途費，銀錢艱窘也。如皆不進，而諸弟又甚願來，則望大人張羅途費，毋阻其發憤之志，而遏其抑鬱之氣，幸甚。如季弟願來，則須有一兄同來，乃妥。鄧鐵松病勢日危，恐不復能回南，屢勸之勿服藥，渠皆不聽。今之病皆藥誤之也。去年大人教男寫字，不宜斜脚，男近日已力除此弊，自去年六月起，無論行楷大小字，皆懸腕懸肘，是以力足而不精緻，伏求大人教訓。

致父母

六月廿一日發第八號家信，七月初二日發第九號信，想俱收到。十四日接到西弟在省發信，內有大人手諭，具悉一切，不勝欣慰。家鄉一切近事，及去年分贈之項，至是始昭然明白矣。男在京平順，惟身上熱毒，至今未好，其色白，約有大指頭大一顆，通身約有七八十顆，鼻子兩旁，有而不成堆，餘皆成堆，脫白皮癬，髮裏及頸上，約二十餘顆，兩脅及胸腹約五十餘顆。現以治癬之法治之，有效與否，尚不敢定。幸喜毫無他病，飲食起居如常，讀書習字應酬亦如常。男婦服補劑漸好，孫兒讀爾雅後，讀詩經已至凱風，朔望行禮，頗無失儀。孫女及合寓皆平安。荆七在陳宅光景尚好，男想叫他回來，不好安置，他亦覲顏不願回來，若男得主考學政或放外官，則一定叫他回來，帶他上任。京官毫無出息，陳宅

有小印結分，故荆七陳宅，比我家好些；男已將此意告荆七，乞家中並告渠兄弟也。前次寫升官信，未詳職守；詹事府本是東宮輔導太子之官，因本朝另設有上書房教阿哥，故詹事府諸官，毫無所事，不過如翰林院爲儲才養望之地。男居此職，仍日以讀書爲業。汪覺庵師壽文，准於八月褶差付回。溫甫弟生子不育，想不免傷感；然男三十始生子，六弟今年二十三耳，叔父母不必憂慮。四弟與常家對親甚好，男擬寄輓聯一副，常老太姻母，亦在下次寄回。同鄉諸家如舊，惟何子貞脚痛已久，恐倉卒難好。鄧鐵松病亦難好，餘俱平安。

致叔

八月廿二發十二號家信，想已收到。九月十五十七連到兩摺差，又無來信，想四弟六弟已經來京矣。若使未來，則在省還家時，必將書信寄京。姪身上熱毒，近日頭面大減，請一陳姓醫生，每早吃丸藥一錢，又小有法術。已請來三次，每次給車馬大錢一千二百文，自今年四月得此病，請醫甚多，服藥亦五十餘劑，皆無效驗。惟此人來，乃將面上治好，頭上已好十分之六，身上尙未好。渠云：『不過一月，即可全愈。』姪起居如常，應酬如故，讀書亦如故，惟不做詩文，少寫楷書而已。姪婦及姪孫兒女俱平安。陳俗雲現又有病，雖不似前年之甚，而其氣甚饒，亦難驟然復元。湘鄉鄧鐵松孝廉，於八月初五出

京竟於十一日卒於獻縣道中。幸有江岷樵忠源同行，一切附身附棺，必信必誠。此人義俠之士，與姪極好。今年新化孝廉鄒柳溪在京久病而死，一切皆江君料理，送其靈柩回南。今又挾鐵松之病而送其死，真俠士也。挾兩友之柩，行數千里，亦極難矣。姪曾作鄒君墓志銘，茲付兩張回家。今年七月，忘付黃芽白菜子，八月底寄出已無及矣。請封之典，要十月十五始可頒恩詔，大約明年秋間始可寄回。聞彭慶三爺令郎入學，此是我境後來之秀，不可不加意培植。望於家中賀禮之外，另封儀大錢一千，上書姪名，以示獎勵。

致叔

九月十八日發第十三號信，是呈叔父者。廿一日發十四號信，是寄九弟者，想俱收到。廿三日四弟六弟到京，體氣如常。廿四日皇上御門，姪得陞翰林院侍讀學士。每年御門不過四五次，在京各官罷餓，此時未經放人者，則候御門之日簡放，以示「爵人於朝，與衆共之」之意。姪三次升官，皆御門時特擢，天恩高厚，不知所報。姪合室平安，身上瘡癬，尙未盡淨，惟面上於半月內全好，故謝恩召見，不至隕越以貽羞，此尤大幸也。前次寫信回家，內有寄家毅然宗丈一封，言由長沙金年伯家寄去心齋之母奠儀三十金，此項本羅蘇溪寄者，託姪轉交。故姪代與周輯瑞用，由周家遞金家，頃聞四弟言，此

項已作途費矣，則毅然伯家奠分，必須家中趕緊辦出付去，萬不可失信。謝與岐曾借去銀三十兩，若還來甚好；若未還，求家中另行辦去。又黃麓西借姪銀二十兩，亦開家中已收。姪在京借銀與人頗多，姪不寫信告家中者，則家中亦不必收取。蓋在外與居鄉不同，居鄉者緊守銀錢，自可致富；在外者有緊有鬆，有發有收，所謂「大門無出，耳門亦無入」。全仗名聲好，乃扯得活；若名聲不好，專靠自己收錢之銀，則不過一年即用盡矣。以後外人借姪銀者，仍使送還京中，家中不必收取。去年蔡朝士曾借姪錢三十千，姪已應允作文昌閣捐項，家中亦不必收取。蓋姪言不信，則日後雖有求於人，人誰肯應哉？姪於銀錢之間，但求四處活動，望堂上大人諒之。又聞四弟六弟言，父親大人近來常到省城縣城，曾爲蔣市街會家說墳山事，長壽庵和尚說命案事，此雖積德之舉，然亦是干預公事。姪現在京四品外放，即是臬司，凡鄉紳管公事，地方官無不銜恨。無論有理無理，苟非已事，皆不宜與聞。地方官外面應酬，心實鄙薄，設或敢於侮慢，則姪靦顏爲官，而不能免親之受辱，其負疚當何如耶？以後無論何事，望勸父親總不到縣，總不管事，雖納稅正供，使人至縣，伏求堂上大人鑒此苦心，姪時時望念獨此耳。

致父母

乙巳十一月廿二日發家信十七號，其日同鄉彭楹樓放廣西思恩府知事，廿四日陳儉雲放江

西吉安府知府。岱雲年僅三十二歲，而以翰林出爲太守，亦近來所僅見者。人皆代渠慶幸，而渠深以未得主考學政爲恨，且近日外官情形，動多掣肘，不如京官清貴安穩。能得外差固爲幸事，卽不得差，亦可讀書養望，不染塵埃。岱雲雖以得郡爲榮，仍以失去玉堂爲悔。自放官後，摒擋月餘，已於十二月廿八出家。是夕，渠有家書到京，男拆開，接大人十一月廿四所示手諭，內叔父及九弟季弟各一信，彭鼎庵表叔一信，具悉家中一切事。前信言，冀管閒事，非恐夫人出入衙門，蓋以我邑書吏欺人肥己，黨邪嫉正，設有公正之鄉紳，取彼所魚肉之善良而扶植之，取彼所朋比之狐鼠而鋤抑之，則於彼大有不便。必且造作謠言，加我以不美之名，進進譏於官，代我構不解之怨，而官亦陰庇彼輩，外雖以好言待我，實則暗笑之而深斥之，甚且當面嘲諷。且此門一開，則求者踵至，必將日不暇給，不如一切謝絕。今大人手示，亦云：「杜門謝客。」此男所深爲慶幸者也。男身體平安，熱毒至今未好，塗藥則稍愈，總不能斷根。十二月十二蒙恩補菴日講起居注官，廿二日又得充文淵閣直閣事，兩次恭謝天恩，茲拜稽顙摺付回。講官共十八人，滿八缺，漢十缺，其職司則皇上所到之處，須輪四人侍立，直閣事四缺，不尙備，其職司則皇上臨御經筵之日，四人皆侍立而已。四弟六弟皆看進境，孫男讀書，已至陳風。男婦及孫女等皆好。歐陽牧雲有信來京，與男商請封及薦館事二事，男俱不能應允，故作書宛轉告之。

外辦江綢套料一件，高麗參二兩，鹿膠一斤，對聯一付，爲岳父慶祝之儀，恐省城寄家無便，故託彭楫樓帶至衡陽學署。朱堯階每年贈穀四十石，受惠太多，恐難爲報，今年必當辭却，小斗四十石，不過值錢四十千，男每年可付此數到家，不可再受他穀，望家中力辭之。毅然家之銀，想已送矣，若未送，須秤元銀三十二兩，以渠來係紋銀也。另有晚聯託岱雲交蕭辛五轉寄毅然家，想可無誤。岱雲歸，男寄有冬菜十斤，阿膠二斤，筆四支，彭楫樓歸，男寄有藍頂二個，四品補服四付，俱交蕭辛五家轉寄，伏乞查收。

致弟

四月十四日，接子植二月三月兩次手書，又接季洪信一函，子植何其詳，季洪何其略也。今年以來，京中已發信七號，不審俱收到否？第六號第七號，余皆有稟呈堂上，言今年恐不考差，彼時身體雖平安，而癱疥之疾未愈，頭上面上頸上并斑剝陸離，恐不便於陛見，故情願不考差。恐堂上諸大人不放心，故特作白摺楷信以安慰老親之念。三月初，有直隸張姓醫生，言最善治癱，貼膏藥於癱上，三日一換，貼三次即可拔出膿水，貼七次即全愈矣。初十日令於左脅試貼一處，果有效驗，廿日即令貼頭面頸上，至四月八日而七次皆已貼畢，將膏藥揭去，僅餘紅暈，向之厚皮頑癬，今已薄然平矣。十五六

卽貼遍身，計不過半月，卽可畢事；至五月初旬考差，而通身已全好矣。現在仍寫白摺，一定赴試；雖得不得自有一定，不敢妄想，而苟能赴考，亦可上慰高堂諸大人期望之心。

寓中大小安吉，惟溫甫前月底偶感冒風寒，遂痛左膝，服藥二三帖不效，請外科開一針而愈。溫弟去年習柳字，殊不足觀，今年改習趙字，而參以李北海雲煙碑之筆思，大爲長進。溫弟時文，已才華橫溢；長安諸友，多稱賞之。書法以命意太高，筆不足以赴其所見，故在溫弟自不稱意，而人亦無由稱之。故論文則溫高於澄，澄難爲弟；子植書法駕滌澄溢而上之，可愛之至也。難爲兄論書，則澄高於溫，可愛之至；但不知家中舊有徐浩書和尚碑及顏真卿書郭家廟否？若能參以二帖之沉著，則直追古人，不難矣。猿兼毫四枝，既不合用，可以二枝送莘田叔，以二枝送蕭廡表叔；正月間，曾在借雲處寄羊毫二枝，不知已收到否？五月，鍾子賓太守往湖南，可再寄二枝，以後兩弟需用之物，隨時寫信至京可也。祖父大人囑買四川漆，現在四川門生留京者僅二人，皆極寒之士；由京至渠家，有五千餘里，由西川至湖南，有四千餘里，彼此路皆太遠。此二人在京，常半年不能得家信，卽令彼寄信至渠家，渠家亦萬無便可附湖南。九弟須詳稟祖父大人，不知在省，以重價購頂上川漆爲便。做直牌匾，祖父大人係馳封中憲大夫，父親係誥封中憲大夫，祖母馳封恭人，母親誥封恭人，京官加一級請封，侍讀學士是

從四品，故堂上皆正四品也。監頂是禮堂，余正月已寄回二頂矣。書不宣盡，諸詳澄溫書中。今日身上
致懇，不及爲楷。堂上請大人兩弟代爲稟告可也。

致父母

四月十七日，男發第八號家信，言男一定考差，五月初二日，赴圓明園，初六日，在正大光明殿考
試，共二百七十人入場。——湖南凡十二人——首題無爲小人儒，次題任官惟賢才，一節，詩題靈雨
既零，得霑字，男兩文各七百字，全卷未錯落一字。惟久病之後，兩眼朦朧，場中寫前二開不甚得意，後
五開略好，今年考差，好手甚多，男卷難於出色。茲命四弟騰頭寫與詩一首寄回，伏乞大人賜觀，知男
在場中不敢潦草，則知男病後精神毫無傷損，可以放心。知男寫卷不得意，則求大人不必懸望得差
堂上大人不以男病爲憂，不以得差爲望，則男心安逸矣。男身上癩疾，經張醫調治，已愈十之七矣。若
從此漸漸好去，不過閏月，可奏全效。寓中太太平安，男婦有夢熊之喜。大約八九月當生。四弟書法，日
日長進，馮樹堂於五月十七日到京，以後紀澤仍請樹堂教，四弟可專心讀書。六弟捐監，擬於本月內上
卷，填寫三代履歷里鄉戶長，一切男自斟酌，大人儘可放心。紀澤書已讀至浩浩昊天，古詩已讀半本，
書皆熟，三孫女皆平安，同鄉各家皆如常。惟湘陰易爾——文濬——寸艱。湖南在京小考入學者

六人皆係好手。黃正齋小京官，六年報滿，三月已升主事，杜關溪四月升員外郎，今年亦與考差。景節今年久旱，屢次求雨，尙未優渥，皇上焦思，未知南省年歲如何也。

致父母

閏五月廿六日，男發家信第十一號，想已收到。鄒雲際出粵西差，男寄有高麗參半斤，鹿膠一斤，濟藥三十個，眼藥三包，張滙紋金頂一品，大約七月初可到省城，家中拜拜後可接到也。六弟六月初一日在國子監考到，題視其所以，經題聞善以相告也。二句，六弟取刻一百三名，廿五日錄科題濟之以禮，詩題荷珠得珠字，六弟亦取刻百餘名，兩次皆二百餘人入場。男等身體皆平安，男婦及孫男女皆安泰。今年誥封軸數甚多，開須八月始能辦完。發下男於八月領到，即懇湖南新學院帶至長沙，男另辦祖父母壽屏一架，華山石刻陳搏所書壽字一個，新刻誥封卷一百本，共四件，皆交新學院帶回，暫交陳岱雲家。求父親大人於八月廿六七赴省，鄒雲際由廣西過長沙，不過十月初旬，渠有還男銀八十兩，面訂交陳季牧手，父親或面會雲際，或不去會他，即在陳宅接銀亦可。十月下旬，新學院即可到省，渠有關防，父親萬不可去拜他，但在陳宅接誥軸可也。若新學院與男素不相識，則男男覓便寄向，亦在十月底可到省，最遲亦不過十一月初旬，父親接到帶歸縣城，寄放相好人家，戲店內。至世六

日令九弟下縣去接。廿八夜，九弟宿賀家均等處，廿九日祖母大人八十大壽，用吹手執事接請封數，畢接至家，於門外向北置一香案，案上暨聖旨牌位，將誥軸置於案上，祖父母率父母望北行三跪九叩首禮。壽屏請蕭史樓寫，史樓現未得差，若八月不放學政，則渠必告假回籍，誥軸託渠帶歸，亦可也。一切男自知裁酌，茲寄回黃芽白菓子一包，查收。餘俟續呈。

致父母

正月十五日，接到父親叔父十一月二十所發手書，敬悉一切，但摺弁於臘月念八在長沙起程，不知四弟何以尙未到省。祖母葬地，易敬臣之說甚是，男去冬已寫信與朱堯階，請渠尋地，茲又寄書與敬臣，堯階看妥之後，可請敬臣一看，以堯階爲主，而以敬臣爲輔。堯階看定後，若毫無疑義，不再請敬臣可也；若有疑義，則請渠二人商之。男書先寄去，若請他時，四弟再寫一信去。男有信稟祖父大人，不知祖父可允從否？若執意不聽，則遵命不敢違拘，求大人相機而行。大人念及京中恐無錢用，男在京事事省儉，偶值闕乏之時，尙有朋友可以通挪，去歲家中收各項，約共五百金，望收藏二百勿用，以備不時之需。丁戊二年不考差，恐男無錢寄回，男在京用度，自有打算，大人不必挂心。此間情形，四弟必能詳言之，家中辦喪事情，亦望四弟詳告。共發孝衣幾十件，饗祭幾堂，遠處來弔者幾人，一一細

載爲幸。男身體平安，一男四女，痘後俱好，男婦亦如常。聞母親想六弟回家，叔父信來，亦欲六弟隨公車南旋，此事須由六弟自家作主，男不勸之歸，亦不敢留。家中諸務浩繁，四弟可一人經理，九弟季弟必須讀書，萬不可耽擱他，九弟季弟亦萬不可懶散自棄。去年江西之行，已不免爲人所竊笑，以後切不可輕舉妄動，只要天不管地不管，伏案用功而已。男在京時時想望者，只望諸弟中有一發憤自立之人，雖不得科名，亦是男的大幫手，萬望家中勿以瑣事耽擱九弟季弟，亦望兩弟鑒我苦心結實用功也。男之癱疾，近又小發，但不似去春之甚耳。同鄉各家如常，劉月槎已於十五日到京，餘俟續呈。

致弟

二月十一，接到第一第二號來信，三月初十，接到第三四五六號來信，係正月二十八廿二及二月朔日所發，而一次收到，家中諸事瑣屑畢知，不勝歡慰。祖大人之病，竟以服沉香少愈，幸甚。然予終疑祖大人之體本好，因服補藥太多，致火壅於上焦，不能下降，雖服沉香而愈，尙恐非切中肯綮之劑，要須服清導之品，降火滋陰爲妙。予雖不知醫理，竊疑必須如此。上次家書亦曾寫及，不知曾與諸弟商酌否？丁酉年祖大人之病，亦誤服補劑，賴澤六爺投以涼藥而效，此次何以總不請澤六爺一診？澤六爺近年待我家甚好，卽不請他診病，亦須澄弟到他處常常來往，不可太疎。大小喜事，宜常送禮。

堯階既允爲我覓妥地，如其覺得，即聽聽買，買後或遷或否，仍由堂上大人作主，諸弟不必執見。上次信言予思歸甚切，屬弟探堂上大人意思如何？頃奉父親手書責我甚切，兄自是謹遵父命，不敢作歸計矣。郭筠仙兄弟於二月二十到京，筠仙與其叔及汪毓樞住張相公廟，去我家甚近，翌臣卽住我家，樹堂亦在我家入場，我家又添二人伏侍。李郭二君大約榜後退一人，只用一打雜人耳。筠仙自江西來，遜借雲母子之意，欲我將第二女許配梁第二子，求婚之意甚誠；前年借雲在京，亦曾託曹西垣說及，予答以緩幾年再議，今又託筠仙爲媒，情與勢皆不可却。借雲兄弟之爲人，與其居官治家之道，九弟在江西一一目擊，煩九弟細告父母，並告祖父，求堂上大人分付，或對或否，以便回江西之信。予夫婦現無成見，對之意有六分，不對之意亦有四分，但求堂上大人主張。九弟去年在江西，予前信稍有微詞，不過恐人看輕耳，仔細思之，亦無妨礙，且有莫之爲而爲者，九弟不必自悔艾也。碾兒胡同之屋東，四月要回京，予已看南橫街圓通觀東間壁房屋一所，大約三月尾可移寓。此房係汪醇卿之宅，比碾兒胡同狹一小半，取其不費方易搬，故暫移彼，若有好房，當再遷移。黃秋農之銀已付還，加利十兩，予乃退之。周子佩於三月三日喜事，正齋之子，竟尙忝歸。黃蕩卿周韓臣聞皆將告假回籍，蕩卿已定十七日起行。劉盛唐得瘋疾，不能入關，可憫之至。袁嶽六到京數日，卽下園子用功，其夫人生女，僅三

日即下船進京，可謂膽大。周若農散館，至今未到，其膽尤大。曾儀齋正月廿六在省起行，二月廿九日到京，凌笛舟正月廿八日起行，亦廿九到京，可謂快極。而澄弟出京，偏延七十餘天始到，人事之無定如此。新舉人覆試題，人而無恆三句，賦得倉庚鳴，得鳴字四等十一人，各罰俸會試二科。湖南無之。我身癱疾，春間略發而不甚爲害，有人說方將石灰澄積水，用水調桐油搽之，則白皮立去，如前年搽桐綠膏，予現二三日一搽，使之不起白皮，雍頭後不過微露紅影，雖召見亦無礙。除頭頂外，他處皆不搽，以其僅能濟一時，不能除根也。內人及子女皆平安，今年分房，同鄉僅慈皆，同年僅松泉與寄雲，大弟未免太少，余雖不得差，一切自有張羅，家中不必掛心。今日余寫信頗多，又係馮李諸君出場之日，竊無片刻暇，故予未作楷信票堂上，乞弟代爲我說明。澄弟理家事之間，須時時看五種遺規，植弟洪弟，須發憤讀書，不必管家事。

致弟

自四月廿七日得大考諭旨以後，廿九日發家信，五月十八又發一信，二十九又發一信，六月廿八又發一信，不審俱收到否？二十五日接到澄弟六月一日所發信，具悉一切，欣慰之至。發卷所走各家，一半係余舊友，惟屢次擾人，心殊不安。我自從己亥年在外把戲，至今以爲恨事，將來萬一作外窟，

或督撫或學政，從前施情於我者，或數百或數千，皆鈞餌也。渠若到任上來，不應則失之刻薄，應之則施一報千，尚不足以滿其欲。故兄自庚子到京以來，於今八年，不肯輕受人惠，情願人占我的便益，斷不肯我占人的便益。將來若作外官，京城以內，無責報於我者；澄弟在京年餘，亦得略見其概矣。此次澄弟所受各家之情，成事不說，以後凡事，不可占人半點便益，不可輕取人財，切記切記！彭十九家姻事，兄意彭家發洩將盡，不能久於蘊蓄，此時以女對渠家，亦若從前之以蕙妹定王家也。目前非不華麗，而十年之外，局面亦必一變。澄弟一男二女，不知何以急急定婚者？此豈稍緩須臾，卽恐無親家，耶？賢弟行事，多躁而少靜，以後尙期三思。兒女姻緣，前生注定，我不敢勸，但囑賢弟少安毋躁而已。成忍齋府學教授，係正七品封贈一代，勅命二軸，朱心泉縣學教諭，係正八品，僅封本身，父母則無封，心翁之父母，乃地封也。家中現有搢紳，何不一翻閱，牧雲一等，汪三入學，皆可爲喜。嘯山教習，容當託曹西垣一查。京寓中大小平安，紀澤讀書已至宗族稱孝焉；大女兒讀書已至吾十有五。前三月買驢子一頭，頃趙炳坤又送一頭；二品本應坐綠呢車，兄一劫向來簡樸，故仍坐藍呢車。寓中用度，比前較大，每年進項亦較多；其他外間進項，尙與從前相似。同鄉人皆如舊，李竹屋在蘇寄信來，立夫先生許以乾館，餘不一。

致弟

八月十六日，攬舟到京，係七月廿九日在省起行，維時植洪二弟正在省城，不解何無一字寄京。聞學院二十六日始考古，則二十九日我邑尙未院試也。京中大小平安，予之癖疾，七月底較六月稍差，然無礙召見之事，則亦聽之而已。六弟在國子監考課，各位堂官，頗加青眼，上次蔡司業課古學經文一篇，經解一篇，賦一篇，詩一篇。六弟取第一，獎勵頗重，帖一套，佳墨八條。內人近頗多病，不能健飯。現在服藥，當不緊要也。紀澤讀書，前四月間所讀之湖北魏先生，渠八月中即回家，我家已於八月初七日換請一宋先生，常德府丙午舉人，今年考取教習，係我門生。其人專嚴勤教，余有回人書札，亦交渠代寫。紀澤現已讀至梁惠王章句下，每日讀書，頗能領會。大女兒與袁家訂姻，已於八月初六日寫庚書過禮，郭筠仙爲媒，即須出都，後年始能復來，故趁其在京時，先行納采。袁家過禮來，真金簪一對，金耳環一對，鍍金手釧二鐲，金戒指二，紅綠湖縐各三丈，金花一對，我家回禮，袍褂料一套，靴一帽一，朝珠一，補子一，筆插一，扇插一，又女婿見面儀六兩。陳家姻事，前接四弟信，知家中堂上大人甚歡喜，現在俗雲丁艷，自不能定庚，只好待渠服滿後，諸弟若與陳家昆仲見面時，亦不必道及姻事。俗雲之喪事，余已送賻儀三十兩，交郭筠仙帶歸，又有輓聯一付，京官向例不送外官之銀，予送三十兩，則已。

爲重矣。諸弟若到省，只須辦香燭去行禮，不必再送情也。同鄉蕭史樓、郭筠仙、孫鰲舟、徐壽衡並出京，在八月底起行。郭孫走江南，徐走山西。鄧辛階尙在黃正齋家坐館，蔡貞齋在漱六家龍遊園就一同鄉任江南金山縣者之館，已出京矣。車鍾毓亦就金山館，金山縣之幕中人才，可謂極盛。王荆七現來要求再入我家，我家現在本用兩個跟班，目前有一個要去，擬仍叫荆七來，但不知高僧能久持行戒否？文小南之尊翁，亦於八月出京，黎樾喬亦欲出京，大約在冬間矣。書不詳盡，餘俟續寄。

致弟

九月重陽日，接到家信三封，內父親手諭二件，澄侯六月廿五在家信一件，七月十五日在省發信一件，十九又一件，八月十三又一件，子植七月十九發一件，八月十三又一件，季洪亦有七月十九一篇，子植府試文章在此包內，題名錄二紙，蓋至是始認九弟案首入學之信，前八月摺并到京，乃七月廿八九在省起行者，計是時九弟府首喜信已發交提塘矣，而渠不帶來，良可憾也！此外又有張湘紋曾季甫唐鏡文首班臣鄧荻仙歐陽滄溟文，各信亦俱收到，我與溫甫看一夜始完。兩次喜信，使祖大人病體大愈，此爲人子孫者之大幸也。呈請晉封，仍須覃恩之年，辛亥年是皇上七旬萬壽，大約可以請晉封祖父母，並可馳封叔父母，且可誥贈曾祖父母矣。然使身不加修，學不加進，而濫受天

恩徒覺愧悚。故兄自升官後時戰兢惕懼。近來身體甚好，耳又微聾。甲三讀書，先生極好，嚴而且勤，教書亦極得法。長女上諭將讀畢矣。溫甫國子監應課已經補班，寓中眷口俱平順。荆七現又收在我家，於門上跟班之外，多用一人以充買辦行走之用，即以荆七補缺，甚爲勝任。渠亦如士會還朝，蘇武返漢，欣幸之至。四弟可告知渠家也。袁漱六因其幼女已死，現搬住湘潭館，訂庚之事，前已寫信告掌上矣。陳家婚事，堂上大人既欣然允許，余豈復有不滿意者。惟証瑣瑣稍遲，或俟借雲起觀，亦未可知。至烟事，則確有成言矣。會心齋曾借銀八十與郭瑞田，渠現還百金，交余託轉寄毅然先生，目前尙無妥便，一入他人手，又恐化爲烏有，故不得不慎重。弟可先作書告毅然丈，說我所以慎重之故，亦總在今冬明春寄到也。朱嘯山託曹西垣查教習之期，西垣查得，言尙遙遙無期，弟亦可告嘯山也。劉福橋先生要挂屏四張，現亦無便可寄。蓋徐壽衡不回家，史樓鶴仙亦明年方可到省，故皆不敢寄。羅筠臯之銀，亦無便寄，弟可並告筠臯也。滄溟文以我言魏家訟事，回書頗有不豫之意。牧雲無筆寫字，弟可先將樹堂帶回之筆，分三枝送他；待彭大生歸，我再寄筆回。岳父寄貢卷至京，余擬送賀儀大錢二十千，亦交彭大生帶回。柳衙叔仙逝，余擬備奠儀大錢八千，亦交彭大生帶回。惟毅然先生及筠臯之項，不敢交彭，恐具難擔艱險。九弟印卷費，須出大錢百千，乃爲不豐不膏，不被人譏議；或三股均送，或兩

學較多，門斗較少亦可。但須今年內送去，不可捱至明年；教官最爲清苦，我輩仕宦之家，不可不有以體諒之也。家中今年想尙可支，持至明年上半年，余必寄銀至家應用。陳岱雲到省，四弟與郭三合辦呢幃，甚是妥協，余送渠窠銀三十金，已交筠仙帶去矣。別有輓聯，現尙未寄。梅劭生求我作書與鏡子寶，準在近日付去；唐書郊之信，屢次未回，則實以懶惰之故。渠託我代求各翰林法書，澄侯不在京而欲我爲此等事，毋乃強人以難乎？收到鄒芸陔所帶各件，屢次寫信道之，不知來信何以屢問添梓坪各件容當再寄物與他，四弟先爲我道謝可也。四弟以女許彭家，姻緣前定，斷不可因我前言而稍生疑心。九弟入學，家中材料可以做衣，若再久收，恐被蟲傷，做數套衣，兄弟易衣而出，最好。家中諸皮衣，年年須多買樟腦，好好收拾，否則必爲蟲傷矣。同鄉諸家如常，書不能盡，摺弁在京僅一日，故多草率。

致叔

六月十七，發第九號信，七月初三，發第十號信，想次第收到；十七日接家信二件，內父親一諭，四弟一書，九弟季弟在省各一書，歐陽牧雲一書，得悉一切。祖大人之病，不得少減，日夜勞心，父親叔父辛苦服事，而姪遠離膝下，竟不得效絲毫之力，終夜思維，刻不能安。江岷樵有信來，言渠已買得虎骨，七月當親送我家，以之熬膏，可醫痿痹云云。不知果送來否？聞叔父去年起公屋，勞心勞力，備極經營，

外面極堂皇；工作極堅固；費錢不過百千而見者擬爲三百千規模，焦勞太過，後至吐血，旋又以祖父復病，勤劬彌甚，而父親亦於奉事祖父之餘，撰理家政，刻不少休。姪竊伏思父親叔父二大人年壽日高，精力日邁，正宜保養神氣，稍稍休息，家中瑣細事務，可命四弟管理。至服事祖父，凡勞心細察之事，則父親叔父躬任之；凡勞力繁重之事，則另添用僱工一人，不夠則僱二人。姪近年以來，精力日差，偶用心略甚，癱疾即發，夜坐略久，次日即昏倦，是以力加保養，不甚用功，以求無病無痛，上慰堂上之遠懷。外間求作文求寫字者，求批改詩文者，往往歷久而莫償宿諾，是以時時抱疚，日日無心安神恬之時。前四弟在京，能爲我料理一切瑣事，六弟則毫不能管，故四弟歸去之後，姪於外間之回信，家鄉應留心之事，不免疏忽廢弛。姪等近日身體平安，合家大小皆順，六弟在京，姪苦勸其南歸，一則免告迴避，二則盡仰事俯畜之誠，三則六弟兩年未作文，必在家中父親叔父嚴責，方可用功鄉試。渠不肯歸，姪亦無如之何。叔父去年四十晉一，姪謹備袍套一付，叔母今年四十大壽，姪謹備棉外套一件，皆交曹西垣帶回，服滿後即可著。母親外褂，並漢綠布夾襖，亦一同付回。聞母親近思用一丫環，此亦易辦，在省城買不過三四十千，若有湖北逃荒者來鄉，則更爲便宜。望叔父命四弟留心速買，以供母親叔母之使令，其價姪即寄回。姪今年光景之窘，較甚於往年，然東支西扯，尙可敷衍。若明年能得外差，或

升侍郎，便可彌縫。家中今年季弟喜事，不知窘迫否？姪於八月接到俸銀，即當寄五十金回，即去年每歲百金之說也。在京一切張羅，姪自有調停，毫不費力，堂上大人，不必望念。

致弟

十一月十四發第十四號家信，不知收到否？十二月初九接到家中十月十二一信，十一月初一日一信，初十日一信，具悉一切。家中改屋，有與我意見相同之處，我於前次信內曾將全屋畫圖寄歸，想已收到；家中既已改妥，則不必依我之圖矣。但三角邱之路，必須改於檀山背下，而於三角邱密種竹木，此我畫圖之要囑，望諸弟稟告堂上，急急行之。家中改房，亦有不與我合意者，已成則不必再改；但六弟房改在爐子內，此係內外往來之屋，欲其通氣，不欲其闕塞，余意以爲必不可。不若以長橫屋上半節間斷作屋爲妥。內茅房在石柱屋後，亦嫌太遠，不如於季洪房外高欄打進去七八尺，既可起茅房澡堂，而移邊地面寬宏，家有喜事，碗盞菜貨，亦有地安置，不至局促，不知可否？家中高麗參已完，明春得便即寄；彭十九之壽屏，亦準明春寄到。此間事務甚多，我又多病，是以遲遲。澄弟辦賊，甚快人心；然必使其親房人等，知我家是圖地方安靜，不是爲一家逞勢張威，庶人人畏我之威，而不恨我之大惡。賊既辦後，不特面上不可露得意之聲色，即心中亦必存一番哀矜的意思，諸弟人人當留心也。

一表叔在我家教讀甚好，此次未寫信請安，諸弟爲我轉達。同鄉周荇農家之鮑石卿，前與六弟交遊，近因在妓家飲酒，提督府捉交刑部，革去供事，而荇農荻舟尚遊蕩不畏法，真可怪也。余近日常有目疾，餘俱康泰。內人及二兒四女皆平安，小兒甚胖，大西席龐公，擬十一回家，正月半來，將請李筆峯代館，宋薌賓在道上撲跌斷腿，五十餘天，始抵樊城，大可憫也。餘不一。

致弟

去臘初十日，發戊申第十八號家信，厥後廿六日接溫弟在湖北所發信，正月初八日，接諸弟臘月十五所發信，而溫弟在河南託鄒墨林轉寄一信，則至今未到。澄弟十一月十九所發一信，亦至今未到也。澄弟生子，慶賀慶賀，吾與澄弟，去年報最，今年輪應溫植洪三人報最矣。但植弟之婦，聞已有吉語，恐政成當在溫弟之前，植弟未免疾行先長耳。四位弟婦，聞皆率母親叔母之教，能勤能儉，予聞之不勝欣喜；已辦有材料，今春爲四弟婦各製一衣，竟便即行寄回。澄弟捐監執照，亦準於今年寄回。父親名書呈祥，取「麟趾呈祥」之義也；前年溫弟捐監，叔父名書呈材，取「天驥呈材」之義也。當時恐六弟尚須小試，故捐監填名略變，以爲通融地步；而今溫弟既一成不易，故用呈祥配呈材，暗寓麟字，鬪字於中，將來即分兩房，曰呈祥房，曰呈材房，亦免得直寫父叔官名耳。李子山曾希六族伯，託

我捐功名，其夥計陳體元亦託捐，我丁酉年在粟江煤壘，此二人待我不薄，若非煤壘之錢，則丁酉萬不能進京。渠來託我，不能不應，擬今歲爲之辦就，其銀錢囑渠送至我家，有便將執照付至家中，渠銀錢一到，卽發執照與渠可也，卽未收全，亦可發也。丁酉年辦進京費，如朱文八王燧三燧六等，皆分文不借，則會陳二人豈不可感也哉？現在喬心農放常德知府，二月出京，四弟監照與二人執照，大約可託渠帶至湖南也。去年年內各族戚之錢，不知如數散給否？若未給，望今春補給，免得我時時望心。考試者十千，及乞丐之十千，不審皆給否？務乞詳以示我。竹山灣我當價，不知比楚善叔一頭原價何如？乞明告我。既買竹山灣，又買廟臺上銀錢一空，似非所宜，以後望家中毋買田，須略積錢，以備不時之需。植弟詩才頗好，但須看古人專集一家，乃有把握，萬不可徒看選本。植弟則一無所看，故無把握也。季洪詩文，難於進功，須用心習字，將來卽學叔父之規模，亦有功於家庭。紀澤兒自去臘龐先生歸河間，請李筆毫來代館，日加獎贊，悟性大進。一日，忽有作四言詩一篇，命題曰舜征有苗篇，余始不信，次日余與黃蠡吾面試之，果能清順，或者得祖父德蔭，小有成就，亦未可知。茲命其騰出寄呈堂上，以博一笑。然記性不好，終不敢信其可造也。茲寄回正月初一至初十日上諭及宮門抄，以後按月寄歸。溫弟所於蕭幸五縉紳，當於喬心農處付渠。李竹屋思鹿膠高麗參，亦候喬公始寄。此次余欲寫信與

竹屋實無少暇矣。予身體平安，家中大小如常，二兒肥胖，餘不一。

梁儷裳兄弟到京，盛稱澄弟之才，且言廣東驅客帳以千萬計，從無一人取回一文者，澄弟可謂破天荒也。

致父母

四月十四日，接奉父親三月初九日手諭，並叔父大人賀喜手示，及四弟家書，敬悉祖父大人病體未好，且日加沉劇，父叔率諸兄弟服侍，已逾三年，無晝夜之間，無須臾之懶。獨男一人遠離膝下，未得一日盡孫子之職，罪責甚深。聞華弟荃弟文思大進，葆弟之文，得華弟講改，亦日馳千里。遠人聞此，歡慰無極。男近來身體不甚結實，稍一用心，卽癱發於面，醫者皆言心虧血熱，故不能養肝，熱極生風，陽氣上干，故見於頭面。男恐大發，則不能入見，故不敢用心，謹守大人保養身體之訓，隔日一至衙門辦公事，餘則在家不妄出門，現在衙門諸事，男俱已熟悉，各司官於男皆甚佩服，上下水乳交融，同寅亦極協和。男雖終身在禮部衙門，爲國家辦照例之事，不苟不懈，盡就條理，亦所深願也。英夷在廣東，今年復請入城，徐總督辦理有方，外夷折服，竟不入城，從此永無夷禍，聖心嘉悅之至。四月十五日上諭，甚嘉獎，茲村呈李石梧前輩告病，陸立夫總制兩江，亦極能勝任。術者每言皇上連年命運行劫財

地，去冬始交脫，皇上亦每爲臣工言之；今年氣象果爲昌泰，誠國家之福也。兒婦及孫女輩皆好，長孫紀澤，前因開蒙太早，教得太寬，頃讀畢書經，請先生再將詩經點讀一遍，夜間講綱鑑正史約，已講至梁商，缺開阡陌，李家親事，男因桂陽州往來太不便，已在媒人唐鶴九處回信不對，常家親事，男因其女係妾所生，已知其不諧矣。紀澤兒之姻事，屢次不就，男當年亦十五歲始定婚，則紀澤再緩一二年，亦無不可。或求大人即在鄉間選一耕讀人家之女，或男在京自定，繼以無富貴氣習者爲主。紀雲對鄒雨三之女，雖未訂盟，而彼此呼親家稱姻弟，往來親密，斷不改移。二孫女對岱雲之次子，亦不改移。謹此稟聞，餘詳與諸弟書中。

致弟

五月十五日發家信第八號，並京報一厚包，廿四日由廣西主考孫渠田太史處發第九號信，並澄弟監照戶部照二紙，又今年主考車順軌鄉試文一篇，徐元勳會試文三篇，共爲一包，不審何日到。太史於五月廿八在京起程，大約七月中旬可過長沙，待渠過去後，家中可至岱雲處接監照也。京寓近日平安，癯疾服鄒墨林丸藥方最爲有效，內人腹泄七八天，亦服鄒所開方而效。昨日摺到後，又索接信，澄弟近日寫信極勤且詳，而京中猶有望眼欲穿之時，蓋不住省城，則摺弁之或遲或早無從

由查問。正月十六第一號家信，至今尙未收到；予屢次以書告諸弟，又書告岱雲，託其向提塘並蕭辛五處確查。昨岱雲回信內，夾有蕭辛五回片，寫明正月十六之信，已於廿一日交提塘王二手收；又言四月十四周副爺到京，此信已交京提塘矣。予接辛五來片，比遣人去京提塘問明，據答云：「周維新到京，並無此信；若有，萬無不送之理。且既係正月廿一交省提塘，則二月廿三有韓摺弁到京，三月十八有張摺弁到京，何以兩人俱未帶，而必待四月十四之周維新哉？」今仍將辛五原片付回家中，望諸弟再到提塘細查；正月廿一辛五到時，提塘曾挂收信號簿否？並問辛五兄何以知二月之韓弁三月之張弁俱未帶此信，而直待周維新始帶？且辛五片稱四月十四信交京提塘門上收，係聞何人所言？何以至今杳然？一一查得水落石出，覆示爲要。予因正月十六之信，至爲詳細，且分爲兩封，故十分認真；若實查不出，則求澄弟再細寫一徧，並告鄧星階家會廚子家道前信已失落也。紀澤兒讀書如常，茲又付呈論數首，皆先生未改一字者；紀鴻兒體甚肥胖，前聞排行已列丙一，不知乙字一排十人，何以遞滿？乞下次示知，得毋以乙字不佳遂越而排丙乎？予意不必用甲乙丙丁爲排，可另取四字，曰「甲科鼎盛」，則音節響亮，便於呼喚；諸弟如以爲然，即可徧告諸再從兄弟。山西巡撫王兆琛、欽差審明各款，現奉旨革職拿問，將來不知作何究竟；此公名聲狼籍，得此番鑄示，亦足寒貪吏之膽。袁漱

六病尙未全好，同鄉各家如常。季仙九先生放山西巡撫，送我綠呢車，現尙未乘，擬待一二年後再換。凌荻舟徐芸渠並考取軍機，引見記名。黃正甫張潤農未記，餘不悉具。

致弟

八月十二日，發第十五號家信，九月廿二日，發第十六號家信，想次第收到。十月初二日，接到澄弟八月廿六一書，具悉一切。是日，又從雷雲書內，見南省題名錄，三弟皆不與選，爲之悵喟。吾家累世積德，祖父及父叔二人，皆孝友仁厚，食其報者宜不止我一人，此理之可信者。吾邑從前鄧羅諸家，官階較大，其昆季子孫，皆無相繼而起之人，此又事之不可必者。吾近於官場，願厭其繁俗而無補於國計民生，惟勢之所處，求退不能，但願得諸弟稍有進步，家中略有仰事之資，即思決志歸養，以行吾素。今諸弟科第略遇，而吾在此間公私萬事叢集，無人幫照，每一思之，未嘗不作茫無畔岸之想也。吾現已定計，於明年八月乞假歸省，後年二月還京，專待家中回信，詳明見示。今年父親六十大壽，吾竟不克在家叩祝，悚疚之至。十月初四日，奉旨派作較射大臣，順天武閣鄉試，於初五六馬箭，初七八步箭，初九十技勇，十一發榜，十二覆命，此八日皆入武闈，不克回寓，父親壽辰，並不能如往年辦麪席以宴客也。然予既定計明年還家慶壽，則今年在京卽不稱觴，猶與吾鄉重逢一不重晉十之例相合。家中

分贈親族之錢，吾恐銀到太遲，難於換錢，故前次爲書寄德六七叔祖並辦百摺裙送叔會祖母。現在廷芳字尙未起行，大約年底乃可到湖南；若會希六陳體元二家必待照到，乃送錢來，則我家今年緊矣。二家捐項，我在京共去京平足紋二百四十一兩六錢，若合南中曹平，則當二百三十六兩五錢；送錢若略少幾千，我家不必與之爭，蓋丁酉之冬，非渠煤壘，則萬不能進京也。明年春間，應寄家用之錢，乞暫以會陳捐項用之；我上半年只能寄鹿茸，下半年乃再寄銀耳。皇清經解一書，不知取回否？若未取回，可專人去取；蓋此等書，諸弟略一涉獵，即擴見識，不宜輕以贈人也。明年小考，須送十千，大場又須送十千；此等錢家中有人分領，便是一家之祥瑞。但澄弟須於在省城時張羅此項付各考者，乃爲及時。京寓大小平安，紀澤兒已病兩月，近日全愈，今日已上書館矣。紀鴻兒極結實，聲音洪亮異常。僕婢輩皆守舊，同鄉各家亦皆無恙。鄒墨林尙在我家，張雨農之子蘭藝甚佳，而不得售；近又已作文數首，其勇可畏愛也。書不詳盡，寫此畢即赴武闈，十二始歸寓，餘俟後報。

致弟

正月初六日，接到家信三函：一係十一月初三所發，有父親手諭，溫弟代書者；一係十一月十八所發，有父親手諭，植弟代書者；一係十二月初三澄弟在縣城所發一書，甚爲詳明，使遊子在外，鉅細

了。然爾山上金叔不知爲何事而可取騰七之數，若非道義可得者，則不可輕易受此。要做好人，第一要在此處下手；能令鬼服神欽，則自然識日進氣日剛，否則不覺墜入卑污一流，必有被人看不起之日，不可不慎。諸弟現處極好之時，家事有我一人擔當，正好做個光明磊落神欽鬼服之九，名聲既出，信義既著，隨便答言，無事不成，不必愛此小便宜也。父親兩次手諭，皆不欲予乞假歸家，而予之意，甚思日侍父母之側，不得不爲迎養之計；去冬曾以歸省迎養二事與諸弟相商，今父親手示，既不許歸省，則迎養之計，更不可緩。所難者，堂上有四位老人，若專迎父母而不迎叔父母，不特余心中不安，即父母心中亦必不安；若四位並迎，則叔母病未全好，遠道跋涉尤艱。予意欲於今年八月初旬迎父親，母親叔父三位老人來京，留叔母在家，諸弟婦細心伺候；明年正月元宵節後，即送叔父回南，我得與叔父相聚數月，則我之心安，父母得與叔父同行數千里到京，則父母之心安。叔母在家半年，專僱一人服侍，諸弟婦又細心奉養，則叔父亦可放心。叔父在家抑鬱數十年，今出外瀟灑半年，又得與姪兒姪婦姪孫團聚，則叔父亦可快暢。在家坐轎至湘潭，澄侯先至潭，履定好船，伺候老人開船後，澄弟即可回家。船至漢口，予遣荆七在漢口迎接，由漢口坐三乘轎子到京，行李婢僕，則用小車，甚爲易辦，求諸弟細商堂上老人，春間即賜回信。至要至要，李澤顯、李英燦進京，余必加意庇護。八斗冲地，望繪圖。

與我看。諸弟自侍病至葬事，十分勞苦，我不克幫，心甚歉愧。京師大小平安，皇太后大喪，已於正月七日二十七日滿，脫去孝衣；初八日係祖父冥誕，我作文致祭，卽於是日亦脫白孝。以後照常當差，心中萬緒，不及盡書，統容續布。

致弟

四月初三日發第五號家信，厥後摺差久不來，是以月餘無家信；五月十二摺弁來，接到家中四號信，乃四月一日所發者，具悉一切。植弟大愈，此最可喜；京寓一切平安，癘疾又大愈，比去年六月更無形迹。去年六月之愈，已爲五年來所未有，今又過之，或者從此日退不復能爲惡矣。皮毛之疾，究不甚足慮，久而彌可信也。四月十四日考差，題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經文題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賦得濼溪樂處得焉字。二十六日，余又進一諫疏，敬陳聖德三端，預防流弊，其言頗過激切，而聖量如海，尙能容納，豈漢唐以下之英主所可及哉？余之意，蓋以受恩深重，官至二品，不爲不尊，堂上則誥封三代，兒子則蔭任六品，不爲不榮。若於此時再不盡忠直言，更待何時乃可建言？而皇上聖德之美，出於天庥自然，滿廷臣工，遂不敢以片言逆耳。將來恐一念驕矜，遂至惡直痛好，諛則此日臣工，不得辭其咎。是以趁此元年新政，卽將此驕矜之機關說破，使聖心日就兢業，而絕自是之萌，此余區

區之本意也。現在人才不振，皆謹小而忽於大，人人皆習脂韋唯阿之風，欲以此疏稍挽風氣，冀在廷皆趨於骨鯁，而遇事不敢退縮，此余區區之餘意也。摺子初上之時，余意恐犯不測之威，業將得失禍福置之度外，不意聖慈含容，曲賜矜全。自是以後，余益當盡忠報國，不得復顧身家之私，然此後摺奏雖多，亦斷無有似此摺之激直者。此摺尙蒙優容，則以後奏摺，必不致或觸聖怒可知。諸弟可將吾意細告堂上大人，毋以余奏摺不愜，或以謫直干天威爲慮也。父親每次家書，皆教我盡忠圖報，不必緊念家母，余敬體吾父之教訓，是以公爾忘私，國爾忘家。計此後但略寄數百金償家中舊債，卽一心以國事爲主，一切升官得差之念，毫不挂於意中。故昨五月初七大京堂考差，余卽未往赴考，侍郎之得差不得差，原不關乎與考不與考。上年已酉科，侍郎考差而得者三人，瑞常、花沙納、張芾是也；未考而得者亦三人，靈桂、福濟、王廣蔭是也。今年侍郎考差者五人，不考者三人，是日題以義制專以禮制心論，詩題樓觀滄海日，得濤字。五月初一，放雲貴差，十二放兩廣福建，三省名見京報內，茲不另錄。袁漱六考差頗爲得意，詩亦工妥，應可一得以救積困，朱石翹明府初政甚好，自我邑之福，余下次當寫信與之。霞仙得縣首，亦見其猶能拔取真士，劉繼振既係水口近鄰，又送錢至我家，求請封典，義不可辭。但渠三十年四月選授訓導，已在正月廿六恩詔之後，不知尙可辦否，當再向東部查明，如不可辦。

則當俟明年四月升祔恩詔乃可呈請，若并升祔之時推恩不能及於外官，則當以錢退還家中，須於近日詳告劉家，言目前不克呈請，須待明年六月乃有的信耳。澄弟河南漢口之信，皆已接到，行路之難，乃至於此。自漢口以後，想一路戴福星矣。劉午峯張星垣陳穀堂之銀，皆可收，劉陳尤宜受之，不受反似拘泥。然交際之道，與其失之濫，不若失之隘，吾弟能如此，乃吾之所欣慰者也。西垣四月廿九到京，住余宅內，大約八月可出都，此次所寄摺底，如歐陽家汪家及諸親族，不妨鈔送共閱，見余忝竊高位，亦欲忠直圖報，不敢唯阿取容，懼其玷辱宗族，辜負期望也。餘不一。

致弟

五月十四日發第六號家信，內有四月廿六日具奏一疏稿，余雖不能法古人之忠直，而皇上聖度優容，則實有非漢唐以下之君所能及者。已將感激圖報之意，於前書內詳告諸弟矣。五月廿六日，又蒙皇上天恩，兼署刑部右侍郎，次日具摺謝恩，即將余感戴之忱寫出，茲將原摺付歸。日內京寓大小平安，癘疾大好，較去年澄弟在此時更好三倍，頭面毫無蹤影，兩腿雖未淨盡，不復足爲患也。同鄉周子佩之母，病體不輕，下身不仁，恐成偏枯，徐壽衛放四川主考，湖南放四川者，向極吉利。嘉慶辛酉之楊剛亭先生，庚午之陶文毅，道光甲午之李文恭，乙未之羅蘇溪，有成例矣。鄺鑑青陳俊臣兩人，皆

已來京，陳挈眷而鄙則否。鄙富而陳寒，所爲似相反，然究以挈眷爲是，鄙一二年亦必悔之耳。林鼠圖事，余爲寫知單，得百餘金，合之開弔共二百金，將來可以贍其七十四歲之老母也。漱六望差甚切，未知能如願否。現在已放一半，而實錄館當差人員，尙未放一人。唐鏡海於十八日到京，廿三日召見，垂詢一切，天顏有喜極耆儒晚遇之榮，現已召見五次，將來尙可入對十餘次。羅山前有信來，詞氣溫純，似有道者之言；余已回信一次，頃又有信來，言紀澤未定婚，欲爲賀耦庚先生之女作伐，年十二矣。余嫌其小一歲，且耦庚先生，究係長輩，從前左季高與陶文毅公爲婚，余嫌其輩行不倫，余今不欲仍蹈其轍，擬敬爲辭謝。現尙未作書覆羅山，諸弟若在省見羅山兄，可將余兩層意思先爲道破，余他日仍當回書告知一切。余近思爲紀澤定婚，其意頗急切，夏階平處一說本可相安，因其與黃子壽爲親家，余亦嫌輩行少屈，是以未就。黃蕭卿有女年十三，近託袁漱六往求婚，蕭卿言恐余升任總督，渠須迴避，不知渠是實意，抑係不願成婚而託辭以謝也。故現未說定，弟可一一稟告堂上大人。又余意鄉間若有孝友書香之家，不必問其貧富，亦可結親，澄弟盍爲我細細物色一徧，然余將同邑各家一想，亦宗聞有真孝友人家也。余至刑部，日日忙冗異常，迥不與禮部工部兵部相同，若長在此部，則不復能寫書矣。湖南副主考喬鶴儕在部，頗稱博雅，今年經策，必須講究古茂，曹西垣辦分發，本月可引見，七

月可出京。朱石翹明府，昨有信來，言澄弟四月底到縣，此次摺弁到澄，石翹有信而澄弟無信，殊不可解。茲有書覆朱家中，封好送去，諸惟心照。餘俟續布。

致弟

七月初九日發家信第八號，想已收到；八月初十，擇差來京，接張湘紋書，計摺弁當於七月廿外起行，諸弟正在省城，而無家書何也？諸弟發家書交提塘後，往往屢次不帶，或一次帶數封，摺弁頗爲可惡。諸弟須設法與提塘略一往還，當面諱託，或稍有濟，否則每次望信，甚悶損人也。京寓大小平安，前月內人病數日，近已全愈。曹西垣於八月四日出京之官，安徽張書齋於十一日出京之官貴州，今冬本欲寄銀到家，因前次澄弟書言公車來京，家中儘可分銀，是以前不另寄。除回裏田價外，尚須送賜族年例銀五十金，亦宜早早籌畫，共計若干，概向各處公車妥免，免致年底掣肘。如無處可免，即須闕八月寄信來京，以便另辦，然不如免之爲便也。語軸已經用寶，日內即可發下，九月即可到家。鄉試題刻於京報上，詩題得唐字，條條出高宗御製，是題詩中句云：「此供吟眺，奚煩事豁摩？」場中無人知之也。李子彥之文甚好，鏡雲文尙未見，宋湘寶教習已傳到，昨日專人告知，李石梧身後恩典甚厚，乃七月末翰林院撰祭文碑文進呈，硃批竟加嚴飭，謂其誇獎過當，詞藻太多，且貶其一調度乖方，

功過難掩，歷任封疆，尤不足稱。云云。節令翰林院另行改撰，其後復撰進呈，遂多貶詞；功名之際，難得終始完全也。耦庚先生家親事，予頗思成就；一則以耦翁能官，予亦內有愧心，思借此聯爲一家，以贖予隱微之愆；二則耦翁家教向好，賢而無子，或者其女子必賢，諸弟可爲我細訪羅山，下次信來，詳告。若女子果厚重，則兒子十七歲歸家，省祖妣叔祖父母時，即可成喜事也。前託在鄉間擇婚，細思吾邑讀書積德之家，如賀氏者，亦實無之，諸弟暫不必昌言耳。餘俟續布。

致弟

八月十四日，發第九號信；至十七日，接到家信第七第八二號，欣悉一切。左光八爲吾鄉巨盜，能除其根株，掃其巢穴，則我境長享其利，自是莫大陰功。第湖南會匪，所在勾結，往往牽一髮而全身皆動。現在制軍程公特至湖南，卽是奉旨查辦此事；蓋恐粵西匪徒竊竄，一入湖南境內，則楚之會匪，因而竊發也。左光八一起，想尙非巨夥入會者流；然我境辦之，不可過激而生變。現聞其請正紳保舉，改行爲良，且可捉賊自効；此是一好機會，萬一不然，亦須相機圖之，不可用力太猛，易發難收也。公議糧餉一事，果出通邑之願，則造福無量；至於幫錢墊官之虧空，則我家萬不可出力。蓋虧空萬六千兩，須大錢三萬餘千，每都畿須派千串；現在爲此說者，不過數大紳士一時豪氣爲此急公好義之言，將來

各處分派仍是巧者強者少出而討好於官之前，拙者弱者多出而不免受人之勒，窮鄉僻壤小戶，必有怨聲載道者。且此風一開，則下次他官來此，既引師令之借錢辦公爲證，又引朱令之民幫墊廳爲證，或亦分派民間出錢幫他，反覺無辭以謝。若相援爲例，來一官幫一官，吾邑自此無安息之日。凡行公事，須深謀遠慮，此事若各紳有意，吾家不必攔阻；若吾家倡議，萬萬不可。且官之補缺，皆有呆法，何缺出輪何班補，雖撫藩不能稍爲變動；澄弟在外多年，豈此等亦未知耶？朱公若不輪到班，則雖幫墊廳空，通邑挽留，而格於成例，亦不可行；若已輪到班，則雖不墊廳空，亦自不能不補此缺。間有特爲變通者，督撫專摺奏請，亦不敢大違成例。季弟來書，若以朱公之實授與否，全視乎廳空之能墊與否，恐亦不盡然也。曾儀齋若係革職，則不復能穿補子；若係大計休致，則尙可穿。季弟有志於道義身心之學，余閱其書，不勝欣喜，凡人無不可爲聖賢，絕不係乎讀書之多寡。吾弟誠有志於此，須熟讀小學及五種遺規二書，此外各書，能讀固佳，不讀亦初無所損。可以爲天地之完人，可以爲父母之肖子，不必因讀書而後有所加於毫末也。匪但四六古詩可以不看，卽古文爲吾弟所願學者而不看，亦是無妨。但守小學遺規二書，行一句算一句，行十句算十句，賢於記誦詞章之學萬萬矣。季弟又言：「願盡孝道，惟親命是聽。」此尤足補我之缺憾。我在京十餘年，定省有闕，色笑遠違，寸心之疚，無刻或釋。若諸

弟在家，能婉愉孝養，視無形，聽無聲，則余能盡忠，弟能盡孝，豈非一門之祥瑞哉？願諸弟堅持此志，且日勿忘，則兄之志可以稍釋，幸甚！幸甚！書不一，餘候續具。

致弟

九月二十六日，發家信第十三號，想已收到；十月初十日，接到家中閏月廿八所發信，及九月初二
九月十四所發各件；十二夜，又於陳伯符處接到父親大人閏八月初七所發之信，係交羅羅山手轉
寄者。陳伯符者，賀耦庚先生之妻舅也；故羅山託其親帶來京，得此家書四件，一切皆詳知矣。紀澤聘
賀家姻事，觀閏八月父親及澄弟信，已定於十月訂盟；觀九月十四澄弟一信，則又改於正月訂盟，而
此間却有一點挂礙，不得不詳告家中者。京師女流之輩，凡兒女定親，最講究嫡出庶出之分；內人聞
賀家姻事，即託打聽，是否庶出？余以其無從細詢，亦遂置之。昨初十日接家中正月訂盟之音，十一日
即內人親至徐家打聽，知賀女實係庶出，內人即甚不願，余比曉以大義，以爲嫡出庶出，何必區別？且
父親大人業已喜而聽允，豈可復有他議？內人之意以爲爲夫者，先有嫌妻庶出之意，則爲妻者，更有
踴躍難安之情。日後曲折情事，亦不可不早爲慮及。求諸弟宛轉稟明父母，尙須斟酌暫緩訂盟爲要。
陳伯符於十月十日到京，余因內人俗意甚堅，即於十二日夜請賀耦庚陳伯符二人至寓中，告以實

情求伯符先以書告賀家，將女庚不必遽送，俟再商定。伯符已應允，明日即發書，十月底可到賀家；但兄前有書回家信，親事求父親大人作主，今父親歡喜應允，而我乃以婦女俗見，從而撓惑，甚爲非禮。惟婚姻百年之舉，必先求姑媳夫婦相安，故不能不以此層上瀆；卽羅山處亦可將我此信鈔送一閱，我初無別見也。夏階平之女，內人見其容貌端莊，女工極精，甚思對之；又同鄉陳奉會一女，相貌極爲富厚福澤，內人亦思對之。若賀家果不成，則此二處必有一成，明春亦可訂盟，余注意尤在夏家也。京城及省城訂盟，男家必辦金鑲金環玉鐲之類，至少亦須花五千金；若父親大人決意欲與賀家成親，則此數者亦不可少。家中現無錢可辦，須我在京中明年交公車帶回；七月間諸弟鄉試晉省之便，再行訂盟，亦不爲晚。望澄弟下次信詳以告我。祖父佛會，旣於十月初辦過，則父母叔父母四位大人，現已卽吉；余恐尙未除服，故昨父親生日，外未宴客，僅內有女客二席。十一我四十晉一，則並女客而無之。朱石樵爲官，竟如此之好，實可佩服；至於銃砂傷其面，尙勇往前進，真不愧爲民父母。父親大人竭力幫助，洵大有造於我邑；諸弟苟可出力，亦必盡心相扶持。現在粵西未靖，萬一吾楚盜賊有乘間竊發者，得此好官，粗定章程，以後吾邑各鄉自爲團練，雖各縣盜賊四起，而吾邑自可安然無恙。如秦之桃花源，豈不安樂？須將此意告邑之正經紳耆，自爲守助。牧雲捕虜，煩弟爲我致意道喜。季弟往回寫

教書，不帶家眷最好；必須多有人在母親前，乃爲承歡之道。季洪十日一歸省，亦盡孝之道也。而來書所云「寡慾多男」之理，亦未始不寓乎其中。甲五讀書，總以背熟經書常講史鑑爲要；每夜講一刻足矣。季弟看書，不必求多，亦不必求記；但每日有常，自有進境；萬不可厭常喜新，此書未完，忽換彼書耳。

致弟

正月初八，接到十二月初旬父大人所發二信，皆係在縣城發者，不勝忻慰。紀澤兒定婚之事，守於十二月連發三信，皆言十月十二所發之信，言嫌賀女庶出之說，係一時謬誤，自知悔過，求諸弟爲我敬告父親大人，仍求作主，決意對成，以諧佳耦。不知此二書俱已到家否？細思賀家簪纓門第，恐聞有前一說，懼其女將來過門受氣，或因此不願對，亦未可知。果爾，則澄弟設法往省城，堅託羅羅山劉霞仙二君，將內人性情細告賀家，務祈成此親事，不敢陷我於不孝之咎。澄弟與朱堯階成親，余甚歡喜，我朋友最初之交，無過於堯階者，蓋今日姻緣，已定於二十年前矣。魏家亦我境第一詩書人家，魏棟尚未到京，容當照拂一切也。植弟買筆事，總在春間寄南，以備科考之用；若科考不在前三名，則不宜考優，無使學政笑我家太外行也。關帝覺世經刷五百張，須公車回南，乃可付歸陰隲文，感應篇。

亦須公車南去乃可帶澄弟戒烟。正與阿兄同年余以壬寅年戒煙三十二也，澄弟去年亦三十二也。戒酒似可不必，三兩杯以養血，未始不可，但不宜多耳。去年帶回父大人之干尖子皮褂，不知已做成否？若未做，可即做成。用月白緞子爲面。今年當更寄白風毛褂回家，敬送與叔父大人；若父叔二大人同日出門，則各穿一件，若不同出門，則薄寒穿干尖子，盛寒穿白風毛。予官至二品，而堂上大人衣服之少如此，於孝道則未盡，而彌足以彰堂上居家之儉德矣。京寓大小平安，癩疾未發，文任吾先生希范於正月六日上學，其人理學甚深，今年又得一賢師。植弟勸我教澤兒學八股，其言甚切至有理；但我意要五經讀完，始可動手，計明年即可完經書，做時文尚不過滿十四歲。京師教子弟十四歲開筆者甚多，若三年成篇，十七歲即可作佳文，現在本係蔭生，例不准赴小考，擬令照我之樣，廿四歲始行鄉試，實可學做八股者十年。若稍有聰明，豈有不通者哉？若十九二十即行鄉試，無論萬萬不中，即中得太早，又有何味？我所以決計命其明秋始學八股，廿四始鄉試也。九弟爲我稟告父大人，實不爲遲，不必聖慮。余近來常思歸家，今年秋間，實思挈眷南旋，諸弟爲我稟告堂上大人，春間即望一回信。九弟進京之說，暫時不必急急。同鄉諸家如故，餘容後日續寄。

寄澤兒

七月廿五日丑正二刻，余行抵安徽太湖縣之小池驛，慘聞吾母大故；余德不修，無實學而有虛名，自知當有禍變，懼之久矣。不謂天不隕滅我身，而反災及我母；回思吾平日隱隱大罪，不可勝數，一聞此信，無地自容。小池驛去大江之濱，尙有二百里，此兩日內雇一小轎，仍走旱路，至湖北黃梅縣臨江之處，即行雇船。計由黃梅至武昌不過六七百里，由武昌至長沙不過千里。大約八月中秋後，可望到家。一出家輒十四年，吾母音容不可再見，痛極痛極！不孝之罪，豈有稍減之處？茲念京寓眷口尙多，還家甚難，特寄信到京料理一切，開列於後：

一，我出京時，將一切家事，而託毛寄雲年伯，均蒙慨許；此時遭此大變，爾往叩求寄雲年伯，籌畫一切，必能俯允。現在京寓銀錢，分毫無出；家眷回南路費人口太多，計須四五百金，求寄雲年伯張羅，此外同鄉如黎樹喬黃恕皆是老伯，同年如王靜菴袁午橋年伯，平日皆有肝膽，待我甚厚，或可求其湊辦旅費。受人恩情，當爲將來報答之地，不可多求人也。袁漱六姻伯處，只可求其出力幫辦一切，不可令其張羅銀錢，渠甚苦也。

一，京寓所欠之帳，惟西順與最多，此外如楊臨川王靜庵李玉泉王吉雲陳伯鸞諸兄，皆多年未償；可求寄雲年伯，及黎黃王袁諸君內擇其尤相熟者，前往爲我展緩，我再有信致各處。外間若有奠金

來者，我當概存寄雲午橋爾處；有一兩卽以一兩還債，有一錢卽以一錢還債，若並無分文只得待我起程後再還。

一、家眷出京，行路最不易；樊城旱路既難，水路尤險。此外更無好路，不如仍走王家營爲妥；只有十八日早路，到清江卽王家營也。時有郭雨三親家在彼，到池州江邊有陳雲親家及樹堂在彼，到連口時吾當託人照料；江路雖險，沿途有人照顧，或略好些。聞揚州有紅船最穩，雖略貴，亦可雇。爾母最怕坐車，或雇一馱轎亦可，然馱轎最不好坐，爾母可先試之，如不能坐，則仍坐三套大車爲妥。

一、開弔散計不可太濫，除同年同鄉門生外，惟門簿上有來往者散之，此外不可散一分。其單請龐省三先生定，此係無途費不得已而爲之，不可濫也；卽不濫，我已愧恨極矣。

一、外間親友不能不計告寄信，然尤不可濫，大約不過二三十封。我到武昌時，當寄一單來，並寄信稿，此刻不可遽發信。

一、鋪店帳目宜一一清楚，今年端節已至楚矣，此外只有松竹齋新帳，可請省三先生往清，可少給他，不可全欠他。又有天元德皮貨店，請寄雲年伯往清，其新拾瀾獅皮褂卽退還他，若已做成，卽並緞面送贈寄雲可也。萬一無錢，皮局帳亦暫展限，但累寄雲年伯多矣。

一、西順與帳自丁未年夏起至辛亥年夏止，皆有摺子；可將摺子找出，請一明白人細算一遍，究竟用他多一錢，專算本錢，不必兼算利錢。待本錢還清，然後再還利錢。我到武昌時，當寫一信致蕭沛之三兄，待我信到後，然後請寄雲年伯去講明可也。總須將本錢利錢畫爲兩段，乃不至膠轕不清。六月所借之捐貢銀一百餘金，須設法還他，乃足以服人，此事須與寄雲年伯熟計。

一、高松年有銀百五十金，我經手借與曹西垣，每月利息京錢十千；今我家出京，高之利錢，已無着落。渠係苦人，我當寫信與西垣，囑其趕緊寄京。目前求黎繼喬老伯代西垣清幾個月利錢，至懇至懇，並請高與黎見面一次。

一、本器等類，我出京時已面許全交與寄雲；茲即一一交去，不可分散，概交寄雲年伯；蓋木器本少，若分則更少矣。送渠一人，猶成人情耳。錫器、瓷器，亦交與他。

一、書籍：我出京一點明與爾舅父看過，其要緊者，皆可帶回；此外我所不帶之書，惟皇清經解六十二函算一大部，我出京時已與爾舅說明，即贈送與寄雲年伯；又會典五十函，算一大部，可借與寄雲用。自此二部外，並無大部，亦無好板，可買打磨廠油木箱，一一請書店夥計裝好，交寄雲轉寄存一廟內，每月出賃錢可也。邊袖石借通典一函，田敬堂借地圖八幅，吳南屏借梅伯言詩冊，俱往取出。

帶回。

大廳書架之後，有油木箱三個，內皆法帖之類；其已裱好者可全帶回，其未裱者帶回亦可。送人家信及外來信黏在本子上者，皆宜帶回。地輿圖三副，皆宜帶回。又有十八省散圖，亦帶回。字畫對聯之類，擇好者帶回。上下木軸均撤去，以便捲成一摺；其不好者，太寬者，不必帶。做一寬箱，封鎖與書箱同寄一廟內。凡收書籍字畫之類，均請省三先生及子彥幫辦，而收雲一一過目；其不帶者，均用箱寄廟。

我本思在江西歸家，凡本家親友，皆以銀錢贈送，今既毫無可贈，爾母歸來，須略備接儀，但須輕巧，不累贅者，如氈帽挽袖之類，亦不可多費錢，如礪砂膏眼藥之屬，亦宜帶些，高麗參帶半斤。

紀澤宜做棉袍褂一付，靴帽各一，以便向祖父前叩頭承歡。

王雁汀先生寄書，有一單，我已點與子彥看，記得乾隆二集，係王世兄取去，五集係王太史向劉世兄借去，餘劉世兄取去者又一片，此外皆在架上，可送還他。

苗仙鹿寄賣之書，聲訂聲讀表共一種，毛詩韻訂一種，建首字讀本，想到江南消售幾部，今既不能，可將書架頂上三種，各四十餘部還他，交黎樾喬老伯轉交。

一、送家眷出京，求收雲總其事；如收雲已中舉，亦求於覆試後九月廿外起行，由王家營水路至漢口，或不還家，仍由漢口至京會試可也。下人中必須羅福盛，若沈祥能來更好，否則李長子亦可。大約男僕須四人，女僕須三人。九月廿前後必須起程，不可再遲，一定由王家營走，我當寫信託沿途親友照料。

寄澤兒

吾於七月念五日，在太湖縣途次，痛聞吾母大故；是日仍雇小轎行六十里，是夜未睡，寫京中家信，料理一切。命爾等眷口，於開弔後趕緊出京，念六夜發信，交湖北撫臺寄京，念七發信，交江西撫臺寄京。兩信是一樣說話，而江西信更詳，恐到得遲，故由兩處發耳。惟倉卒哀痛之中，有未盡想到者，茲又想出數條，隨示於後：

一、他人欠我帳目，算來亦將近千金。惟同年鄒勗齋當時聽其膚受之懇，而借與百金；其實此人並不足惜，今渠已參官，不復論已。此外更有借我錢者，皆光景甚窘之人；此時我雖窘迫，亦不必向人索取。如袁親家、黎樹齋、湯世元、周荇農、鄒雲陵，此時皆甚不寬裕；至留京公車，如復生、同年吳鏡雲、李子彥、裕軒、會受堂諸人，尤爲清苦異常，皆萬不可向其索取，即送來亦可退還。蓋我欠人之賬，既

不能還清出京人欠我之賬而欲其還是不想也。從前黎繼喬出京時亦極窘，而不肯索窮友之債，是可爲法。至於胡光伯之八十兩，劉仙石之二百千錢，渠差旋時自必交還。袁親家處此時亦不必告知渠家也。外間有借我者，亦極窘，我亦不寫信去問他。

一我於念八念九在九江耽擱兩日，江西省城公送來奠分銀一千兩，余以三百兩寄京還債；以西順與今年之代捐貢銀，及寄雲兄代買皮貨銀之類，皆甚緊急。其銀交湖北主考帶進京，想到京時，家眷已出京矣。即交寄雲兄擇其急者而還之；下剩七白金，以二百餘金在省城還賬，帶四百餘金至家辦葬事。

二，馱轎要雇，即須二乘；爾母帶紀鴻坐一乘，乳母帶六小姐五小姐坐一乘。若止一乘，則道上與衆車不同隊，極孤冷也。此外雇空太平車一乘，備爾母道上換用；又雇空轎車一乘，備爾與諸妹弱小者坐，其餘用三套頭大車。我之主見，大略如此；若不妥當，仍請袁姻伯及毛黎各老伯斟酌，不必以我言爲定準。

三，李子彥無論中否，皆須出京；可請其與我家眷同行幾天，行至雄縣，渠分路至保定去，亦不盤繞也。到清江浦登船，可請郭雨三姻伯雇，或雇湖廣划子二隻，亦可；或至揚州換雇紅船，或雇湘鄉釣鈎

子亦可沿途須發家信，至清江浦託郭姻伯寄信，至揚州託劉星房老伯寄信，至池州託陳姻伯，至九江亦可求九江知府寄，至湖北託常太姻伯寄，以慰家中懸望。信面寫法，另附一條。

一、小兒女等，須多做幾件棉衣，道上十月固冷，船上尤寒也。

一、御書詩匾，及戴醇士劉菽雲所寫匾，俱可請篋匠啓下，捲起帶回。王孝鳳借去天圖，其底本係郭筇仙送我的，暫存孝鳳處，將來請交筇仙。

一、我船上路阻風，十一日尙止走得三百餘里，極爲焦灼，幸馮樹堂由池州回家，來至船上，與我作伴，可一同到省，堪慰孤寂，京中可以放心。

一、江西送奠儀千金外，有門包百金，丁貴孫福等七人已分去六十，尙存四十金，將來羅福盛貴沈祥等到家，每人可分八九兩。渠等在京要支錢，亦可支與他，渠等亦極苦也。

一、我在九江時，知府陳景會，知縣李福，皆待我極好，家眷過九江時，我已託他照應。但討快不討關，爾等過時，渠若照應，但可討快，不可代船戶討免關。

一、船上最怕盜賊，我在九江時，德化縣派一差人護送，每夜安船後，差人喚塘兵打更，究竟好些。家眷過池州時，可求陳姻伯飭縣派一差人護送，沿途寫一溜信，一徑護送到湖南，或略好些。若陳姻伯

因係親戚避嫌不肯，則仍至九江求德化縣派差護送，每過一縣，換一差，不過賞大錢二百文。

寄澤兒

予自在太湖縣聞訃後，於廿六日書家信一號，託陳岱雲交安徽提塘寄京，念七日發二號家信，託常南陔交湖北提塘寄京，念八日發三號，交丁松亭轉交江西提塘寄京，此三次信，皆命家眷趕驛出京之說也。八月十三日，在湖北發家信第四號，十四日發第五號，念六日到家後發家信第六號，此三次信，皆言長沙被圍，家眷不必出京之說也。不知皆已收到否？余於念三日到家，家中一切清吉，父親大人及叔父母以下，皆平安。余癖疾自到家後，日見痊愈，地方團練，人人皆習武藝，土匪決可無虞。粵匪之氛雖惡，我境僻處萬山之中，不啻孔道，亦斷不受其蹂躪。現奉父親大人之命，於九月十三日權厝先妣於下腰裏屋後山內，俟明年尋有吉地，再行改葬，所有出殯之事，一切皆從儉約。丁貴自念七日，已打發他去了。我在家並未帶一僕人，蓋居鄉即全守鄉間舊樣子，不參半點官宦習氣。丁貴自回益陽至渠家住數日，仍回湖北，爲我搬取行李回家，與荆七二人同歸。孫福係山東人，至湖南聲音不通，即命渠由湖北回京，給渠盤川十六兩，想渠今冬可到京也。爾奉爾母及諸弟妹在京，一初皆宜謹慎，目前不必出京，待長沙賊退後，余有信來，再行收拾出京。茲寄去信稿一件，各省應發信單一件，

亦可將信稿求袁姻伯或龐師照寫一紙發刻；其各省應發信，仍求袁毛黎黃王袁諸位妥爲寄去。到家後，諸務叢集，各處不及再寫信，前在湖北所發各處信，想已到矣。十三日申刻，母親大人發引，戊刻下窆，十九日築墳可畢。現在地方安靜，聞長沙屢獲勝仗，想近日即可解圍。爾等回家，爲期亦近。羅劬農至我家，求我家中略爲分潤渠兄，我家若有錢，或十兩或八兩，可略分與芸皋用，不然恐同縣留京諸人，有斷炊之患也。書不能盡，餘俟續示。

致弟

廿五日，遣春二維五歸家，曾寄一函，並諭旨奏摺二冊。廿六日，水師在九江開仗，獲勝，陸路塔羅之軍，在江北蘄州之蓮花橋大獲勝仗，殺賊千餘人。廿八日，克復廣濟縣城。初一日，在大河埔大獲勝仗。初四日，在黃梅城外大獲勝仗。初五日，克復黃梅縣城。該匪數萬，現屯踞江岸之小池口，與九江府城相對。塔羅之軍，即日迫至江岸，即可水陸夾擊，能將北岸掃除，然後可渡江以剿九江府之賊。自至九江後，即可專夫由武甯以達平江長沙。茲由魏蔭亭親家遠鄉之便，付去銀一百兩，爲家中卒歲之資，以三分計之，新屋人多，取其二以供用，老屋人少，取其一以供用。外五十兩一封，以送親族各家，卽住年在京寄回之舊例也。以後我家光景略好，此項斷不可缺，家中却不可過於寬裕，處此亂世，愈窮

愈好。我現在軍中聲名極好，所過之處，百姓爆竹焚香跪迎，送錢米豬羊來犒軍者，絡繹不絕；以祖宗累世之厚德，使我一人食此隆報，享此榮名，寸心兢兢，且愧且慎。現在但願官階不再進，虛名不再張，帶葆此以無咎，卽是持家守身之道。至軍事之成敗利鈍，此關乎國家之福，吾惟力盡人事，不敢存絲毫微倖之心。諸弟稟告堂上大人，不必懸念。馮樹堂前有信來，要功牌百張，茲亦交蔭亭帶歸；望澄弟專差送至寶慶，交交樹堂爲要。衡州所捐之部照，已交朱峻明帶去，外帶照千張，交郭雲仙從原奏之所指也。朱於初二日起行，江隆三亦同歸，給渠錢已四十千，今年送親族者，不必送隆三可也。餘不一。

前信已封，而春二於廿五到營，接奉父大人手諭，及諸弟信，敬悉一切。會祖生以本境團練派費之事，而必求救於百里之外，以圖免出費資，其居心不甚良善。劉東屏先生接得父大人手書，此等小事，何難一笑釋之，而必展轉辨論，拂大人之意。在尋常人，尙不能無介於中；况大人兼三達尊而又重以世交，言不見信，焉能不介懷耶？望諸弟曲慰大人之意，大度含容，以頤天和，庶使遊子出外，得以安心治事。所有來往信件，謹遵父諭，卽行寄還。吾自服官及近年辦理軍務，中心常多鬱屈不平之端，每效母大人指腹示兒女曰：『此中蓄積多少閒氣，無處發洩。』其往年諸事，不及盡知，今年二月在

省城河下，凡我所帶之兵勇僕從，每次上城，必遭毒罵痛打，此四弟季弟所見者，謗怨沸騰，萬口嘲讖，此四弟季弟所親聞者。自四月後，兩弟不在此，景况更有令人難堪者，吾惟忍辱包羞，屈心抑志以求軍事之萬有一濟。現雖屢獲大勝，而愈辦愈難，動輒招尤，倘賴聖主如天之福，殲滅此賊，吾實不願久居官場，自取煩惱。四弟自去冬以來，亦屢遭求全之毀，蜚來之謗，幾於身無完膚，想宦途風味，亦深知之而深畏之矣。溫弟季弟來書，常以保舉一事疑我之有吝於四弟者，是亦不諒我之苦衷也。甲三從師一事，吾接九弟信，辭氣甚堅，即請研生兄以書聘之，今尚未接回信，然業令其世兄兩次以家信催之，斷不可更有變局。學堂以古老坪爲妥，研兄居馬托鋪鄉中，亦山林寒苦之士，決無官場習氣，至甲三天分本低，若再以全力學八股試帖，則他項學業必全荒廢，吾計決不令其學作八股也。

致弟

於十六日在南康府接父親手諭，及澄沅兩弟，紀澤兒之信，係劉一送來，二十日接澄弟一信，係林福秀由縣送來，具悉一切。余於十三日自吳城進紮南康水師右營，後營響導營於十三日進紮青山，十九日賊帶破船五六十號，小划船五六十號，前來撲營，鏖戰二時，未分勝負。該匪以小划二十餘艘，又自山後擠出，襲我老營，老營戰船業已全數出隊，僅坐船水手數人，及僱民船水手，皆逃上岸。各

戰船哨官見坐船已失，遂爾慌亂，以致敗挫。幸戰舟礮位毫無損傷，猶爲不幸中之大幸。且左營定湘營，尙在南康，中營尙在吳城，是日未與其事，士氣依然振作。現在六營三千人同泊南康，與陸勇平江營三千人相依護，或可速振軍威。現在余所統之陸軍，塔公帶五千人，在九江；羅山帶三千五百人在廣信一帶；次青帶平江營三千人在南康，業已成爲三枝，人數亦不少。趙玉班帶五百湘勇來此，若獨成一枝，則不足以自立；若依附塔軍，依附羅軍，則去我仍隔數百里之遠。若依附平江營，則氣類不合，且近來口糧實難接濟。玉班之勇，可不必來；玉班一人獨來，則營中需才孔亟，必有以位置之也。蔣益澧之事，唐公如此辦理甚好，密傳其家火，詳明開導，勒令繳出銀兩，足以允服人心，面面俱圓。請賴翁卽行速辦，但使探驪得珠，卽輕輕著筆，亦可以速辦矣。此間自水師小挫後，急須多辦小划以勝之；但乏能管帶小划之人，若有實能帶小划者，打仗時並不靠他衝陣，只要開仗時在江邊，撥出撥入，眩賊之眼，助我之勢，卽屬大有裨益。吾弟若見有此等人，或趙玉班能薦此等人，卽可招募善駕小划之水手一百餘人來營；馮玉珂所繳水勇之槍銀，及各銀應繳還者，可酌用爲途費也。余在營平安，精神不足，惟癱疾未愈，諸事未能一一照管，小心謹慎，冀盡人事，以聽天命，諸不詳盡，統俟續布。頃與魏蔭亭談及，招小划水勇一事，渠可回家，與蕭可卿商辦，大約每划五人，五划立一哨官，每百人四哨官，十餘

哨卽立一營官，此不難於招勇，而難於選求哨官營官。澄弟若見有可當哨官者，或薦其來營，或薦與
營，勇則不必招，聽蕭魏辦理可也。

致弟

劉朝相來營，得植弟手書，具悉一切。內湖水師自六月十五日開仗後，至今平安。本擬令李次青
帶平江勇渡鄱湖之東，與水師會攻湖口，奈自六月底至今十日大風不克東渡。初四日風力稍息，平
江勇登舟，甫經解纜，狂飈大作，旋即折回。弁勇衣被帳棚，寸縷皆濕，天意茫茫，正未可知。不知湖口之
賊運數不宜遽滅乎？抑此勇渡湖，宜致敗挫，故特阻其行以益此軍乎？現擬俟月半後請塔軍渡湖，會
剿羅山，進攻義甯，聞初四日可止界上，初五六日當可開仗。湖南三面用兵，駱中丞請羅山帶兵回湘，
業經入奏，如義甯能攻破，恐羅山須回湖南，保全桑梓，則此間又少一枝勁旅矣。內湖水師船廠俱精，
特少得力營官，現調彭雪琴來江，當有起色。鹽務充餉，是一大好事，惟浙中官商多思專利，邵拉西來
江會議，已有頭緒，不知渠回浙後，彼中在事人能允行否？舍此一籌，則餉源已竭，實有坐困之憂。東安
土匪，不知近日如何？若不犯邵陽界，則吾邑尚可不至震驚，帶兵之事，手難萬難。澄弟帶勇至衡陽，溫
弟帶勇至新橋，幸託平安，嗣後總以不帶勇爲妙。吾閱歷二年，知此中構怨之事，造孽之端，不一而足。

恨不得與諸弟當面一一縷述之也。諸弟在家，侍奉父親，和睦族黨，盡其力之所能爲；至於訓練帶勇，却不宜。澄弟在外已久，諒知吾言之具有苦衷也。寬二弟去年下世，未寄奠分，至今歉然於心。茲付回銀廿兩，爲寬二弟奠金，望送交任尊叔夫婦手收。植弟前信言身體不健，吾謂讀書不求強記，此亦養身之道；凡求強記之者，尙有好名心橫亘於方寸，故愈不能記，若全無名心，記亦可，不記亦可，此心寬然無累，反覺安舒，或反能記一二處，亦未可知，此余閱歷語也。植弟試一體驗行之，餘不一。

致弟

廿六日王如一朱梁七至營，接九月初二日家書；廿九日劉一彭四至營，又接十六日家書，具悉一切。沅弟優貢喜信，此間廿三日彭山圮接家信，卽已聞之。廿七日得左季高書，始知其實。廿九日得家書，乃詳也。沅弟在省寄信，來江西大營甚便，何以無一字報平安耶？十月初當可回家爲父親叩祝大喜，各省優貢朝考，向例在明年五月，沅弟可於明年春間進京，若由浙江一途，可便道由江西至大營，兄弟聚會。吾有書數十箱，在京無人照管，沅弟此去，可經理一番。自七月以來，吾得聞家中事，有數件可爲欣慰者：溫弟妻妾皆有夢熊之兆，足慰祖父母於九京；一也，家中婦女大小，皆紡紗織布，聞已成六七機，諸子姪讀書尙不懶惰，內外各有職業，二也，閩境豐收，遠近無警，此間兵事平順，足安堂上。

容人之心，三也。今又聞沅弟喜音，意吾家高曾以來，積澤甚長，後人食報，更當綿綿不盡；吾兄弟年富力強，尤宜時時內省，處處反躬自責，勤儉忠厚，以承先而啓後，互相勉勵可也。內湖水師，久未開仗，日操練，夜夜防守，頗爲認真。周鳳山統領九江陸軍，亦尙平安；李次青帶平江勇三千，在蘇垣渡去湖口縣十里，頗得該處士民之歡心。茶陵州土匪，聞竄擾江西之蓮花廳，永新縣境內，吉安人心震動，頃已調平江勇六百五十人，前往剿辦。又派水師千人，往吉防堵河道，或可保全。余辭疾迄未愈，幸精神尙可支持。王如一等來，二十四日始到；余怒其太遲，令其即歸，發途費九百六十文，家中不必加補，以爲懶惰者戒。寬十在營住一個月，打發銀六兩，途費四千，羅山於十四日克復崇陽後，尙無信來。羅研山兄於今日到營。紀澤紀梁登九峯山詩，文氣俱順，且無猥瑣之氣，將來或皆可冀有成立也。餘不一

致弟

正月十九日，發去家信，交王發、六劉照一送回，又派戈什哈、蕭玉振同送，想日內可到。正月三十日，二月一日，連接澄侯在長沙所發四信，具悉一切。唐四景三等正月所送之信，至今尙未到。營江西軍事日敗壞而不可收拾，周鳳山臘月四日攻克樟樹，不能乘勢進取，臨江失此機會，在新淦還延十

餘日，正月五日，復回樟鎮。因浮橋難成，未遽渡，則臨江吉安府城已於二十五日失守矣。周臬司陳太守等，堅守六十餘日，而外援不至，城破之日，殺戮甚慘。僞翼王石達開自臨江至吉安督戰，既破吉郡，自回臨江，而遣他賊分攻贛州，以通粵東之路；如使贛郡有失，則江西之西南五府盡爲賊有，北路之九南饒本係屢經殘破之區，九江早爲賊據，僅存東路數府耳。羅山觀察久攻武昌，亦不得手，現經飛函調其回江救援，但道途多梗，不知文報可達否？劉印渠一軍，聞湘省將籌兩月口糧，計二月初啓行，不知袁州等處，果能得手否？余在南康，身體平安，癘疾已好十之七。青山陸軍，正月十八日攻九江城一次，殺賊百餘人，水師於二十九日打敗仗一次，失去戰舟六號。湖口陸軍，於初一日一次，殺賊七八十人，省城官紳請余督省就近調度，余以南康水陸不放心，尙未定也。紀澤兒定三月廿一日成婚，七日即回湘鄉，尙不爲久，諸事總須節省，新婦入門之日，請客亦不宜多。何者宜豐，何者宜儉，總求父親大人酌定之。紀澤兒授室太早，經書尙未讀畢，上溯江太夫人來嬪之年，吾父亦係十八歲，然常就外傳讀書，未久就擱。紀澤兒上繩祖武，亦宜速就外傳，慎無虛度光陰。聞賀夫人博通經史，深明禮法，紀澤兒至岳家，須緘默寡言，循循規矩，其應行儀節，宜詳問諳習，無臨時忙亂，爲岳母所鄙笑。少庚處以兄禮事之，此外若見各家同輩，宜格外謙謹，如見尊長之禮。新婦始至吾家，教以勤儉，紡織以事縫。

叙下廚以議酒食，此二者，婦道之最要者也。孝敬以奉長上，溫和以待同輩，此二者，婦道之最要者也。但須教之以漸。渠係富貴子姪，未習勞苦，皆由漸而習，則日變月化，而遷善不知，若改之太驟，則難期有恆。凡此祈諸弟一一告之。江西各屬告罄，西路糜爛，子植若北上，宜走樊城，不宜走浙江，或暫不北上亦可。優貢例在禮部考試，隨時皆可補考，余昔在禮部閱卷數次，熟知之也。

寄澤兒

胡二等來，接爾安稟，字畫尙未長進，爾今年十八歲，齒已漸長，而學業未見其益。陳岱雲烟伯之子，號杏生者，今年入學，學院批其詩冠通場。渠係戊戌二月所生，比爾僅長一歲，以其無父無母，家漸清貧，遂爾勤苦好學，少年成名，爾幸託祖父餘蔭，衣食豐適，寬然無慮，遂爾酣豢佚樂，不復以讀書立身爲事。古人云：「勞則善心生，佚則淫心生。」孟子云：「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吾慮爾之過於佚也。漸婦初來，宜教之入廚作羹，勤於紡織，不因其爲富貴子女，不事操作。大二三諸女，已能做大鞋否？三姑一嫂，每年做鞋一雙寄余，各表孝敬之忱，各爭針黹之工，所織之布，做成衣襖寄來，余亦得察閨門以內之勤惰也。余在軍中，不廢學問，讀書寫字未甚間斷，惜年老眼蒙，無甚長進。爾今未弱冠，一刻千金，切不可浪擲光陰。四年所買衡陽之田，可覓人售出，以銀寄營，爲歸還李家款，父母存，不有私財，士

庶人且然，况余身為卿大夫乎？余癘疾復發，不似去秋之甚。李次青十七日在撫州敗挫，已詳寄沉甫函中。現在崇仁，加意整頓，三十日獲一勝仗，口糧缺乏，時有決裂之虞。深用焦灼，爾每次安稟，詳陳一切，不可草率。祖父大人起居，闔家之瑣事，學堂之工課，均須詳載。

致九弟

初七初八連接第二信，具悉一切。亮一去時，信中記封有報銷摺稿，來信未經提及，或未得見耶？廿六早地孔轟倒城垣數丈而未克成功，此亦如人之生死早遲，時刻自有一定，不可強也。總理既已接札，則凡承上起下之公文，自不得不照申照行，切不可似我疏懶置之不理也。余生平之失，在志大而才疏，有實心而乏實力，坐是百無一成。李雲麟之長短，亦頗與我相似，如將赴湖北，可先至余家一敘，再往潤公，近頗綜核名實，恐亦未必投洽無間也。近日身體略好，惟回思歷年在外辦事，愆咎甚多，內省增疚，飲食起居，一切如常，無勞塵念。今年若能為母親大人另覓一善地，教子姪略有長進，則此中豁然暢適矣。弟年紀較輕，精力略勝於我，此際正宜提起全力，早夜整刷。昔賢謂宜用猛火煮漫火溫，弟今正用猛火之時也。李次青之才，實不可及，吾在外數年，獨覺慚對此人，弟可與之常通書信，一則稍表余之歉忱，一則凡事可以請益。余京中書籍，承漱六專人取出，帶至江蘇松江府署中，此後或

易撥回；書雖不可不看，弟此時以營務爲重，則不宜常看書。凡人爲一事，以專而精，以紛而散。荀子稱「耳不兩聽而聰，目不兩視而明。」莊子稱「用志不紛，乃凝於神。」皆至言也。

致九弟

十七日接弟信，并廿二史七十二套，此書十七史係汲古閣本，宋遼金元係宏簡錄，明史係殿本，較之兄丙申年所購者，多明史一種，餘略相類，在吾鄉已極爲難得矣。吾前在京，亦未另買有全史，僅添買遼金元明四史，及史漢各佳本而已。宋史至今未辦，蓋闕典也。吉賊決志不竄，將來必與潯賊同一辦法，想非夏末秋初不能得手，弟當堅耐以待之。迪庵去歲在潯，於開潯守邇之外，閱亦讀書習字，弟處所掘長濠，如果十分可靠，將來亦有間隙可以偷看書籍，目前則須極力講求濠工巡邏也。周濟受害紳民，非泛愛博施之謂；但偶遇一家之中殺害數口者，流轉遷徙歸來無食者，房屋被焚，柩止靡定者，或與之數千金以周其急。先星岡公云：「濟人須濟急時無。」又云：「隨緣佈施，專以目之所觸爲主。」卽孟子所稱「是乃仁術也。」若目無所觸而泛求被害之家而濟之，與造冊發賑一例，則帶兵者專行沽名之事，必爲地方官所譏，且有掛一漏萬之慮。弟之所見，深爲切中事理，余係因昔年湖口紳士受害之慘，無力濟之，故推而及於吉安，非欲弟無故而爲沽名之舉也。

致九弟

十四日接弟初七夜信，得知一切；貴溪緊急之說確否？近日消息何如？次青非常之才，帶勇雖非所長，然亦有百折不回之氣；其在兄處，尤爲肝胆照人，始終可感。兄在外數年，獨慚無以對渠，去臘遵韓升至李家省視，其家略送儀物，又與次青約成婚姻，以申永好。目下兩家兒女無相當者，將來渠或三索得男，弟之次女三女，可與訂婚，兄信已許之矣。在吉安望常常與之通信，專人往返，想十餘日可歸也。但得次青生還，與兄相見，則同甘苦患難諸人中，尙不至留莫大之抱歎耳。昔耿恭簡公謂：「居官以耐煩爲第一要義。」帶勇亦然，兄之短處在此，屢次諄諄教弟亦在此。二十七日來書有云：「仰鼻息於傀儡羶腥之輩，又豈吾心之所樂？」此已露出不耐煩之端倪，將來恐不免於齟齬。去歲握別時，曾以懲余之短相箴，乞無忘也。李雨蒼於十七日起行赴鄂，渠長處在精力堅強，聰明過人，短處即在舉止輕佻，言語傷易，恐潤公亦未能十分垂青。溫甫弟於十一日起程，大約三月半可至吉安也。

致九弟

春二安五歸接手書，知營中一切平善，至爲欣慰。次青二月以後，無信寄我，其眷屬至江西，不知果得一面否？抄到第密胡中丞奏伊入浙之稿，未知是否成行？頃得耆中丞十三日書，言浙省江山隴

溪兩縣失守，次青前往會剿，是次青近日聲光，亦漸漸膾炙人口。廣信衢州兩府不失，似浙中終可無慮。未審近事究復如何？廣東探報，言逆夷有船至上海，亦恐其爲金陵餘孽所攀援，若無此等意外波折，則洪楊股匪，不患今歲不平耳。九江尙尙未克，林啓榮之堅忍，實不可及。聞麻城防兵，於三月十日小挫一次，未知確否？弟於次青迪庵雪琴等處，須多通音問，余亦略有見聞也。兄病體已愈，十之七八日內並未服藥，夜間亦能熟睡，至子丑以後則醒，是中年後之常態，不足異也。湘陰吳貞階司馬於廿六日來鄉，是厚菴囑其來一省視，次日歸去，余所奏報銷大概規模一摺，奉硃批該部議奏。戶部旋於二月初九日覆奏，言：「曾國藩所擬，尙屬妥協。」云云。至將來需用部費，不下數萬，聞楊彭在華陽鎮抽釐，每月可得二萬，係雪琴督同凌蔭廷劉國斌經紀其事，其銀歸水營楊彭兩大股分用。余偶言可從此項下設法籌出部費，貞階力贊其議，想楊彭亦必允從。此款有著，則余心又少一牽掛矣。溫弟丰神較峻，與兄之伉直簡澹，雖微有不同，而其難於諧世，則殊途而同歸。余常用爲慮。大抵胸中抑鬱，怨天尤人，不特不可以涉世，亦非所以養德，不特無以養德，亦非所以保身。中年以後，則肝腎交受其病，蓋鬱而不暢，則傷木，心火上熾，則傷水，余今日之目疾，及夜不成寐，其由來不外乎此。故於兩弟時時以「平和」二字相勗，幸勿視爲老生常談。至要至囑。親族往弟營者，人數不少，廣廈萬間，本弟素志

築善覘國類，觀賢哲在位，則卜其將興；見冗員浮雜，則知其將替。善覘軍者亦然，似宜略爲分別。其優無用者，或厚給途費，遣之歸里；或酌資民房，令住營外，不使軍中有惰慢喧嘩之象，庶爲得宜。至頓兵城下，爲日太久，恐軍氣漸懈，如雨後已弛之弓，三日已腐之饌；而主者冥然不知其不可用，此宜深察者也。附近百姓，果有騷擾情事否？此亦宜深察者也。

致弟

十七日接澄弟初二日信，十八日接澄弟初五日信，敬悉一切。三河敗挫之信，初五日因家中尚無確耗，且縣城之內，毫無所聞，亦極奇矣。九弟於廿二日在湖口發信，至今未再接信，實深懸系。幸接希庵信，言九弟至漢口後，有書與渠，且專人至桐城。三河訪尋下落，余始知沉寤已安抵漢口，而久無來信，則不解何故。豈余近日別有過失，沉弟心不以爲然耶？當初聞三河凶報，手足急難之際，卽有微失，亦當將院中各事詳細示我。今年四月，劉昌儲在我家請亂，亂初到卽轉口：「賊得僱武修文得聞字字謾敗字。」余方訝敗字不知何指，亂判曰：「爲九江言之也，不可喜也。」余又訝九江初克，氣極正盛，不知何所爲而云然。亂又判曰：「爲天下卽爲曾宅言之。」由今觀之，三河之挫，六弟之變，正與不可喜也四字相應，豈非數皆前定耶？然禍福由天主之，善惡由人主之，由天主者，無可如何，只得聽

之，由人主者，盡得一分算一分，擇得一日算一日，吾兄弟斷不可不洗心滌慮，以求力挽家運。第一，書兄弟和睦；去年兄弟不和，以致今冬三河之變。嗣後兄弟當以去年爲戒，凡吾有過失，澄沅洪三弟各進箴規之言，余必力爲懲改；三弟有過，亦當互相箴規而懲改之。第二，貴體孝道；推祖父母之愛以愛叔父，推父母之愛以愛溫弟之妻妾兒女，及蘭蕙二家。又父母墳域，必須改葬，請沅弟作主，澄弟不必過執。第三，要實行「勤儉」二字；內間妯娌，不可懈惡繼事，後輩諸兒，須走路不可坐轎騎馬，諸女莫太嫻，宜學燒茶煮飯。書蔬魚豬，一家之生氣，少睡多做，一人之生氣，勤者生動之氣，儉者收斂之氣。有此二字，家運斷無不興之理；余去年在家，未將此二字切實做工夫，至今愧憾，是以諄諄言之。

致弟

王四等來，得知叔父大人病勢稍加，得十三日優卹之旨，不知何如。頃又接十九日來函，知叔父病已略愈，欣慰欣慰。然溫弟靈柩到家之時，我家祖宗有靈，能保得叔父不添病，六弟婦不過激烈，猶爲不幸中之一幸耳。此間兵事，凱章在景德鎮相持如故，所添調之平江三營寶勇一營，均已到防，或可隱紮。浚川在南康之新城墟，打一勝仗，奪偽印四十三顆，僞旗五百餘面，皆解至建昌，甚爲快慰。惟石達開尙在南安一帶，悍賊亦多，不知究竟掃蕩否？吉中營以後常不離余左右，沅弟儘可放心。起屣

起祠堂。沉弟言外間訾議，沉弟自任之；余則謂外間之訾議不足畏，而亂世之兵變不可不慮。如江西近歲，凡富貴大屋，無一不焚，可爲股鑿。吾鄉僻陋，眼界甚淺，稍有修造，已駭聽聞；若太閼麗，則傳播招尤，苟爲一方首屈一指，則亂世恐難倖免。望弟再斟酌於豐儉之間，妥善行之。故葬先人之事，將求富求貴之念消除淨盡，但求免水蟻以妥先靈，免凶煞以安後嗣而已。若存一絲求富求貴之念，則必爲造物鬼神所忌，以吾所見所聞，凡已發之家，未有續尋得大地者。沉弟主持此事，務望將此意拿得穩把得定，至要至要。紀澤姻事，以古禮言之，則大祥後可以成婚；以吾鄉舊俗言之，則除靈道場後，可以成婚。吾因近日賊勢尙旺，時事難測，頗有早辦之意。紀澤前兩稟，請心壺抄奏摺，儘可行之。吾每月送修金二兩，應抄之奏，不知家中底稿否？抄一篇可寄目錄來一查，注明月日。紀澤之字，較之七年二三月間，遠不能逮；大約握筆宜高，能握至管頂者爲上，握至管頂之下寸許者次之，握至毫以上寸許者亦尙可習；若握近毫根，則雖寫好字亦不必退，且斷不能寫好字。吾驗之於己身，驗之於朋友，皆慙慙可驗。紀澤以後宜握管略高，縱低亦須隔毫根寸餘；又須用油紙摹帖，較之臨帖勝十倍。沉弟之字，不可拋荒；溫弟哀辭墓志及王考妣考妣神道碑之類，余作就後均須沉弟認真書寫。賓興堂記，首段未愜，待日內改好，亦須沉弟寫之。沉弟雖憂危忙亂之中，不可廢習字工夫；親戚中雖有漱六雲仙

善書，余因家中碑板，不擬倩外人書也。

致弟

曾恆五等來，接家書，應復之事，分列於後：一、夏家之地，既經買得，可卽於三月改葬，賊氛方盛，人事之變不可知，早改一日，卽可放一日之心。沅弟來營一次，能否如期告歸，尙未可必，且周壁冲之有凶煞，衆議僉同。自溫弟遭難後，余常以七年擇地不慎爲悔，故此時求改葬之意，尤形迫切。一、沅弟晉省，迎接溫弟忠糊，計日內已在省接到矣。溫弟讀書頗有識，而生前於科名之途太塞，死後又有闕憾，余擬作哀辭墓志家傳等文，沅弟亦宜作文以據其意，將來彙刻一本，俾紀壽長大有所考核。文成後，寄來營中，一爲訂定。一、南安之賊，竄入湖南，連陷桂陽、宜興、章甯三縣，吾鄉必大驚動。現派蕭浚川速赴吉安，如賊犯茶陵、安仁等處，卽由吉安橫出截剿，浚川穩而且悍，或者足資防禦。一、起祠堂之事，本係要務不可緩者，刻下湖南賊氛正盛，我家爲衆人所瞻仰，舉動不可不慎，目下不宜與正。一、紀澤稟中，問看書之法，經義、述聞、博洽精深，非初學所能看，目下不必看他，看注疏時，有不能解者，偶一緝查，則可耳，做賦亦可不必。

致澄、沅弟

寶慶解圍，闖勇當撤，賊竄祁衡，吾邑遂可弛防。予在湖口住十日，八月初一日至潯陽，號擺二日，因阻風不克成行，好在上游無事，賊不入蜀，余行雖遲滯，尚不誤事，日內守風。此間可游覽廬山，近處勝景，朱品隆等各營，已由陸路先至黃州。季弟奉胡中丞札，募勇千人，聞初四日自黃州起行歸湘。吉字中營之餉，到黃州再派人起解，如已開船前來，則不起解亦可。先考妣改葬之期已近，果辦得到否？須略置墓田，令守墓者耕之。凡墓下立雙石柱，方柱圓首，柱高而遠，不刻字者謂之華表。柱矮而刻字者，謂之闕。四柱平立，上有橫石二條，謂之坊。凡神道碑，有上覆以亭者，有左右及後面皆以磚石貼砌，上蓋圓銅瓦者，有露立全無覆蓋者，三者隨弟斟酌，要之上用螭首，下用龜趺，則一定之式，不可改易。公卿大夫之家有隆禮者，於墓門之南立墓表碑，又於極南處立神道碑，稍簡者僅立一牌，二者聽弟斟酌，要之宜立於墓門之外。江西立於墳堆之趾，湖南立於羅筐之頭，蓋非古法不可學也。至築墳結頂，上年周璧頂結冲最合古法，今京師王公貝勒及品官之家墳塋，多用此式，勿以其爲吾鄉所創見，驟聞而不用也。吾之所見如此，望弟細心詳酌。吾於祖父墳墓祠廟，皆未盡心，實懷隱疚，今沅弟能力辦之，澄弟能玉成之，爲先人之功臣，卽爲余彌此缺憾。且慰且感，余此次在外，專了從前未了之事，而彌縫過失，亦十得七八耳。

致四弟

前寄一緘，想已入覽；近日江浙軍事大變，自金陵大營潰敗，退守鎮江，旋退保丹陽。廿九日丹陽失守，張國樑陣亡。四月初五日，和雨亭將軍何根雲制軍退至蘇州，初十日無錫失守，十三日蘇州失守。目下浙江危急之至，孤城新復，無兵無餉，又無軍火器械。賊若再至，亦難固守。東南大局，一旦瓦解。皖北各軍，必有分援浙江之命，非胡潤帥移督兩江，即余往視師蘇州，二者苟有其一，則目下三路進兵，大局不能不變。抽兵以援江浙，又恐顧此而失彼；賊若得志於江浙，則江西之患，亦近在眉睫。晉意勸湖南將能辦之兵力，出至江西，助防江西之北岸，免致江西之糜爛。後湖南專防東南，則勞費多而無及矣。不知以吾言爲然否？左季高在余營住二十餘日，昨已歸去。渠尙肯顧大局，沉弟季弟新墮安慶，正得勢得機之際，不肯舍此而他適，余則聽天由命。或皖北或江南，無所不可；死生早已置之度外，但求臨死之際，寸心無愧憾，斯爲大幸。家中之事，望賢弟力爲主持，切不可日趨於奢華，子弟不可學大家口吻，動輒笑人之鄙陋，笑人之寒村，日習於驕縱而不自知。至戒至囑，余本思將「書蔬魚豬早掃考寶」八字作一壽屏，爲賢弟夫婦生日賀，因匆匆尙未作就。余目疾近日略好，有言早洗而水泡洗二刻即效，比試行之，諸請放心。

致弟

沉弟以我切責之緘，痛自引咎，懼蹈危機，而思自進於謹言慎行之路；能如是，是弟終身載福之道，而吾家之幸也。季弟信亦平和溫雅，遠勝往年傲岸氣象；吾于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初二日進京，傲館，十月二十八早侍祖父星岡公于階前，請曰：『此次進京，求公教訓。』星岡公曰：『爾的官，是做不盡的；爾的才，是好的。但不可傲滿招損，謙受益；爾若不做，更好全了。』遺訓不遠，至今尙如耳提面命。今吾謹述此語誥誡兩弟，總以除傲字爲第一義。唐虞之惡人，曰丹朱，傲曰象，桀紂之無道，曰強，足以拒諫，辯足以飾非，曰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皆傲也。吾自八年六月再出，卽力戒惰字以儆無恆之弊，近來又力戒傲字；昨日徽州未敗之前，次青心中不免有自是之見，旣敗之後，余益加猛省。大約軍事之敗，非傲卽惰，二者必居其一；巨室之敗，非傲卽惰，二者必居其一。余于初六所發之摺，十月初可奉諭旨；余若奉旨派出，十日卽須成行。兄弟遠別，未知相見何日；惟願兩弟戒此二字，並戒後輩常守家規，則余心大慰耳。

致四弟

八月廿四發去之信，至今未接覆信，不知弟在縣已回家否？余所改書院圖，已接到否？圖係就九

弟原稿改正，中間添一花園，以原圖係點文章，一個板板也。余所改規模太崇闊，當此大亂之世，興廢過于壯麗，殊非所宜，恐劫數或有他慮，弟與邑中諸位賢紳熟商。去年沅弟起屋太大，余至今以爲隱慮，此事又係沅弟與弟作主，不可不慎之於始。弟向來於盈虛消長之機，頗知留心，此事亦當三思，至囑至囑！鮑張廿六進兵，廿九日獲一勝仗，日內圍紮休甯城外，祁門老營安穩，余身體亦好。惟京城信息甚壞，皖南軍務無起色，且愧且憤，家事有弟照料，甚可放心。但恐黃金堂買田起屋，以重余之罪戾，則寸心大爲不安耳。

日內不知北岸賊情何如？至爲系念。季弟賜紀澤途費太多，余給以二百金，實爲不少；余在京十四年，從未得人二百金之贈，余亦未嘗以此數贈人。雖由余交游太寡，而物力艱難，亦可概見。余家後輩子弟，全未見過艱苦模樣，眼孔大，口氣大，呼奴喝婢，習慣自然，驕傲之氣，入于膏肓而不自覺，吾深爲慮。前函以傲字箴規兩弟，兩弟猶能自省惕，若以傲字誥誡子姪，則全然不解，蓋自出世來，祇做過大，並未做過小，故一切茫然，不似兩弟做過小吃過苦也。

致四弟

十六日接弟手書，具悉弟病日就痊癒，至慰至幸；惟弟服藥過多，又堅囑澤兒請醫調治，余頗不

以爲然。吾祖星岡公在時，不信醫藥，不信僧巫，不信地植；此三者，弟必能一一記憶。今我輩兄弟，亦宜略法此意，以紹家風。今年做道場二次，禱祝之事，聞亦常有；是不信僧巫一節，已失家風矣。買地至數千金之多，是不信地植一節，又與家風相背。至醫藥，則合家大小老幼，幾于無人不藥，無藥不貴，迨至補藥喫出毛病，則服涼藥攻伐之，陽藥喫出毛病，則服陰藥清潤之，輾轉差誤，非大病大弱不止。弟今年春間，多服補劑，夏末多服涼劑，冬間又多服清潤之劑。余意欲勸弟少停藥物，專用飲食調養。雖體弱，而保養之法，亦惟在慎飲食節嗜慾，斷不在多服藥也。洪家地契，洪秋浦未到場押字，將來恐仍有口舌。地植僧巫二者，弟向來不甚深信，近日亦不免爲習俗所移；以後尙祈卓議堅定，略存祖父家風爲要。天下信地信僧之人，曾見有家不敗者乎？北菓公屋，余無銀可捐；已亥冬，余登山踏勘，覺其渺茫也。

致四弟

臆底由九弟處寄到弟信，具悉一切；弟于世事，閱歷漸深，而信中不免有一種驕氣。天地間惟謙謹是載福之道，驕則滿，滿則傾矣。凡動口動筆，厭人之俗，嫌人之鄙，議人之短，發人之覆，皆驕也；無論所指未必果當，即使一切當，已爲天道所不許。吾家子弟，滿腔驕傲之氣，開口便道人短長，笑人鄙

爾均非好氣象。賢弟欲戒子弟之驕，先須將自己好議人短，好發人覆之習氣，痛改一番，然後令後輩專事警改，欲去驕字，總以不輕非笑人爲第一義，欲去惰字，總以不晏起爲第一義。第能謹守星岡公之八字，三不信，又謹記愚兄之去驕去惰，則家中子弟，日趨於恭謹而不自覺矣。

致四弟

上次送家信者，三十五日即到，此次專人四十日未到，蓋因樂平饒州一帶有賊，恐中途繞道也。自十二日克復休甯後，左軍分出八營，在于甲路地方小挫，退紮景鎮，賊幸未跟踪追犯，左公得以整頓數日，銳氣尙未大減。目下左軍進剿樂平鄱陽之賊，鮑公一軍，因撫建吃緊，本調渠赴江西省，先顧根本，次撥撫建。因近日鄱陽有警，景鎮可危，又暫留鮑軍，不遽赴省。胡宮保恐狗逆由黃州下犯安慶，沅弟之軍，又調鮑軍救援北岸，其祁門附近各嶺，廿三日又被賊破兩處。數月以來，實屬應接不暇，危險迭見，而洋人又縱橫出入于安慶湖口湖北江西等處，并有欲來祁門之說。看此光景，今年殆萬難支持，然余自咸豐三年冬以來，久已以身許國，願死疆場，不願死牖下，本其素志。近年在軍辦事，盡心竭力，毫無愧怍，死即瞑目，毫無悔憾。家中兄弟子姪，惟當記祖父之八個字，曰：『考寶早掃書蔬魚豬，』又謹記祖父之三不信，曰：『不信地面，不信醫藥，不信僧巫。』余日記冊中，又有八本之說，曰：『讀

書以訓誥爲本，作詩文以聲調爲本，事親以得歡心爲本，養身以戒惱怒爲本，立身以不妄語爲本，居家以不妄起爲本，作官以不要錢爲本，行軍以不擾民爲本。此八本者，皆余閱歷而確有把握之論，弟亦當教諸子姪謹記之，無論世之治亂，家之貧富，但能守星岡公之八字，與余之八本，總不失爲上等人家。余每次寫家信，必諄諄囑付，蓋因軍事危急，故預告一切也。余身體平安，營中雖欠餉四月，而軍心不甚渙散，或尙能支持，亦未可知，家中不必懸念。

余于初二日自祁門起行，至漁亭，初三日至休甯，初四日派各營進攻徽州，所有祁門漁亭之營，皆派七八成隊來此。老營空虛，聞景德鎮一軍潰散，左京堂亦被圍困，不知能守住營盤否？景鎮既失，祁門休甯三縣之米糧接濟已斷，若能打開徽州，尙可通浙江米糧之路，若不能打開徽州，則四面圍困，軍心必渙，殊恐難支。余近年在外，勤謹和平，差免愆尤，惟軍事總無起色，自去冬至今，無日不在危機駭浪之中。所欲常常誥諸弟與子姪者，惟星岡公之八字，三不信，及余之八本三致祥而已。八字曰：「考，實，早，掃，書，蔬，魚，豬」也，三不信，曰：「醫藥也，地狃也，僧巫也。」八本，曰：「讀書以訓誥爲本，作詩文以聲調爲本，事親以得歡心爲本，養身以少惱怒爲本，立身以不妄言爲本，居家以不要起爲本，做官以不愛錢爲本，行軍以不擾民爲本。」三致祥，曰：「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茲因軍事日危，且夕

不測；又與諸弟重言以申明之。家中無論老少男婦，總以習勤勞爲第一義，謙謹爲第二義，勞則不佚，謙則不做，萬事皆從此生矣。此次家信，專人送安慶後，再送家中，因景德鎮路梗故也。

致丹叔

去歲接奉手緘，久稽裁復。國藩淺材薄植，上承先世餘蔭，驟躋高位，並竊浮名，撫衷內省，久懷「鵝濡不稱」之愧。來示勛勉有加，而又引杜陵「厚祿書斷」之句以相諷諭，益增悚仄。惟近世所稱羨督撫之榮，不外宮室衣服安富尊榮等事，而姪則受任于敗軍之際，奉命於危艱之間，所居僅營中茅屋三間，瓦屋一間，所服較往歲在京尤爲減省。自去冬至三月，常有賊黨十餘萬環繞于祁門之左右前後，幾無一日不戰，無一路不梗，晝無甘食，宵有警夢。軍士欠餉至五月六月之久，姪亦不忍獨處富饒，故年來不敢多寄銀錢回家，並不敢分潤宗族鄉黨者，非矯情也。一則目擊軍士窮窘異常，不忍彼苦而我獨甘；一則上念高曾以來，屢代寒素，國藩雖忝食舊德，不欲享受太過，爲一己存惜福之心，爲閩族留不盡之澤。此姪之微意，十叔如訪得營中家中有與此論不相符合之處，卽請賜書詰責，姪當猛省懲改。安慶一城，費盡氣力，本有克復之望，近因洋船暗通接濟，城賊又有生機，天意茫茫，未識大局何日轉旋！

致沉季弟

帳棚即日趕辦，大約五月可解六營，六月再解六營，使新勇略得却暑也。小拾槍之藥，與大礮之藥，此間并無分別，亦未製造兩種藥，以後定每月解藥三萬斤至弟處，當不致更有缺乏。王可傑十四日回省，其老營十六可到，到即派往蕪湖，免致南岸中段空虛。雪琴與沉弟嫌隙已深，難遽期其水乳；沉弟所批雪信稿，有是處亦有未當處。弟謂雪聲色俱厲，凡目能見千里而不能自見其捷，聲音笑貌之拒人，每苦于不自見，苦于不自知。雪之厲，雪不自知；沉之聲色恐亦未始不厲，特不自知耳。曾記咸豐七年冬，余答駱文耆待我之薄，溫弟則曰：「兄之面色，每予人以難堪。」又記十一年春，樹堂深咎張仲山簡傲不敬，余則謂樹堂面色亦拒人于千里之外。觀此二者，則沉弟面色之厲，得毋似余與樹堂之不自覺乎？余家目下鼎盛之際，余忝竊將相，沉所統近二萬人，季所統四五千，近世似此者，會有幾家？沉弟半年以來，七拜君恩，近世似弟者，曾有幾人？「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吾家亦盈時矣。管子云：「斗斛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余謂天概之無形，仍假手於人以概之。霍氏盈滿，魏相概之，宣帝概之，諸葛恪盈滿，孫峻概之，吳主概之，待他人之來概而後悔之，則已晚矣。吾家方豐盈之際，不待天之來概人之來概，吾與諸弟當設法先自概之。自概之道云何？亦不外「清慎勤」三字而已。

吾近將清字改爲廉字，慎字改爲謙字，勤字改爲勞字，尤爲明淺，確有可下手之處。沅弟昔年于銀錢取與之際，不甚斟酌，朋輩之譏議非薄，其根實在于此。去冬之買犂頭嘴栗子山，余亦大不謂然，以後宜不妄取分毫，不寄銀回家，不多贈親族，此廉字工夫也。謙之存諸中者不可知，其着于外者，約有四端：曰面色，曰言語，曰書函，曰僕從屬員。沅弟一次添招六千人，季弟并未稟明，徑招三千人，此在他統領所斷做不到者，在弟尙能集事，亦算順手。而弟等每次來信，索取帳棚子藥等件，常多譏諷之詞，不平之語，在兄處書函如此，則與別處書函更可知已。沅弟之僕從隨員，頗有氣餒面色言語，與人酬接時，吾未及見，而申夫曾述及往年對渠之詞氣，至今餘憾。以後宜于此四端痛加克治，此謙字工夫也。每日臨睡之時，默數本日勞心者幾件，勞力者幾件，則知宜勤王事之處無多，更竭誠以圖之，此勞字工夫也。余以名位太隆，常恐祖宗留貽之福，自我一人享盡，故將「勞謙廉」三字，時時自惕，亦願兩賢弟之用，以自惕，且卽以自概耳。潮州于初三日失守，可憫可敬！

致沅弟

此次洋槍合用，前次解去之百支，果合用否？如有不合之處，一一指出，蓋前次亦大價買來，若過於喫虧，不能不一一與之申說也。吾因近日辦事，名望關係不淺，以鄂中疑季之言，弟則謂我不

應述及外間，指摘吾家昆弟過惡。吾有所聞，自當一一告弟；明責婉勸，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豈可祕而不宣？鄂之于季，自係有意與之爲難，名望所在，是非于是乎出，賞罰于是乎分，卽餉之有無，亦于是乎判。去冬金眉生被數人參劾後，至鈔沒其家，妻孥中夜露立。豈果有萬分罪惡哉？亦因名望所在，賞罰隨之也。衆口悠悠，初不知其所自起，亦不知其所由止；有才者忿疑謗之無因而悍然不顧，則謗且日騰，有德者畏疑謗之無因而抑然自脩，則謗亦日息。吾願弟等之抑然不顧弟等之悍然不顧，弟等敬聽吾言，手足式好，同禦外侮。不願弟等各逞己見，於門內計較其雌雄，反忘外患；至阿兄忝竊高位，又竊虛名，時時有顛墜之虞。吾通閱古今人物，似此名位權勢，能保全善終者極少，深恐吾全盛之時，不克庇蔭弟等，吾顛墜之際，或致連累弟等。惟于無事時，常以危詞苦語互相勸誡，庶幾免于大戾耳。

致澄弟

接弟來信，知已得季弟淪逝之信，將在荷葉宅內爲季治喪發引；季弟此次身後之事，沉在金陵，辦得十分整齊，余於初九日接進安慶，二十發引登舟，一切未敢稍忽，大致與七年先大夫之喪禮儀規模一一相似。亦係新製六十四人輦，新製高脚牌，輓聯稍少，祭幛則較七年更多。身後之虛榮，在季弟可稱全備。前沅弟意季到湘鄉後，不必更進紫田荷葉等屋，余意亦以爲然。望弟卽照此辦理，將季

櫛從北港徑至馬公塘山內，千妥萬妥。古人云：「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尚不可煩，况喪禮而可煩，復乎？余係一家之主，安慶係省會之地，又係季弟克復之城，一切禮儀，在此行之，即在此發引登山。想季弟之英靈，亦必默鑒，深以爲然。再季弟靈柩自金陵至安慶，七百里而走十六日，甚爲遲滯；此次二十日自安慶開船，計程至湘潭二千里，應須四十餘日乃可到潭，當在二月初十以後。然風信無定，或遇順風早到，亦未可知。自湘潭至北港，又須七八日，家中辦接柩事，總在二月初十以後。葬馬公塘則不進荷葉，不葬馬公塘則必進荷葉，二者聽弟一言決斷。余與沅相隔太遠，往返商酌，恐致誤事，不敢遙斷也。季弟升知府贈按察使，兩次諭旨寄回，李中丞又奏請照二品例議卹，請諡，請祠，恐更有後命，二十日業經題主，須改題耳。

致沅弟

左臂疼痛，不能伸縮，實深懸系；茲端人送膏藥三個，與弟，卽余去年貼手臂而立愈者，訂試貼之，有益無損也。「拂意之事，接於耳目。」不知果指何事？若與阿兄間有不合，則儘可不拂鬱；弟有大功於家，有大功於國，余豈有不感激不愛護之理？余待希厚雪靈諸君，頗自覺仁讓兼至，豈有待弟反齟之理？惟有時與弟意趣不合，弟之志事，頗近春夏發舒之氣，余之志事，頗近秋冬收蓄之氣。弟意以

發窮而生機乃旺余意以收奮而生機乃厚平日最好昔人「花未全開月未圓」七字以爲惜福之道保泰之法莫精於此會屢次以此七字教誡春霖不知與弟道及否星岡公昔年待人無論貴賤老少純是一團和氣獨對子孫諸姪則嚴肅異常遇佳時令節尤爲凜凜不可犯蓋亦具一種衮衮之氣不使家中歡樂過節流於放肆也。余於弟營保舉銀錢軍械等事每每稍示節制亦猶本「花未全開月未圓」之義至危迫之際則救焚拯溺不復稍有所吝矣。弟意有不滿處皆在此等關頭故將余之襟懷揭出俾弟釋其疑而豁其鬱。此關一破則余兄弟絲毫皆合矣。再余此次應得一品廕生已於去年八月咨部以紀瑞姪承廕因恐弟辭讓故當時僅告澄而未告弟也。將來瑞姪滿二十歲時紀澤已三十矣同去考廕同當部曹若能考取御史亦不失世家氣象以弟於祖父兄弟宗族之間竭力竭誠將來後輩必有可觀目下小恙斷不爲害但今年切不宜親自督隊耳。

致沅弟

鶴儕指留弟營委員至三個月之久宜弟悲怒不平何銑之事本擬俟鶴仙復後奮再行籌辦今鶴公有撫粵之行後來者不知爲鶴誰意欲嚴懲何銑竟不知如何下手乃爲恰如題分蓋譴罰有罪亦須切當事理乃服人心。近人摺稿弟處寄到者少余當飭鈔成本陸續寄去每月寄送二分古人奏

疏亦當鈔二三十篇，以備揣摩。強字原是美德，余前寄信，亦謂「明強」二字斷不可少；第強字須從明字做出，然後結總不可屈撓。若全不明白，一味橫蠻，待他折之以至理，證之以後效，又復俯首輸服，則前強而後弱，京師所謂瞎鬧者也。余亦并非不要強之人，特以耳目太短，見事不能明透，故不肯輕於一發耳。又吾輩方鼎盛之時，委員在外，氣態薰灼，言語放肆，往往令人難近；吾輩若專尚強勁，不少斂抑，則委員僕從等，不鬧大禍不止。

致沉弟

地道既難中止，聽弟加工再挖，余不復遙制。微依祁影俱無恙，賊已由蔡境橫竄，遂安華埠，將仍走玉山廣信，以犯撫建。聞荆頭者甚多，並不殺人放火，或有各自逃散之意，亦未可知。弟軍今年餉項之少，爲歷年所無，余豈忍更有挑剔，况近來外侮紛至迭乘，余日夜戰兢恐懼，若有大禍，卽臨眉睫者。卽兄弟同心禦侮，尙恐衆推牆倒，豈肯微生芥蒂，又豈肯因弟詞氣稍褻，藏諸胸臆？又豈肯受他人千言萬語，遂不容胞弟片語乎？老弟千萬放心，千萬保養。此時之兄弟，實患難風波之兄弟，惟有互勸互慰，互恭維而已。余日內所患者三端：一則恐弟過勞生病，弁勇因餉黜而散漫；二則恐霆營人心渙散，男生禍變；三則恐漢中大股東竄，廬巢和滌俱不能守，西梁山亦無兵可以撥防。此三事中，弟有法可

以補款一二否？

致沅弟

適聞常州克復，丹陽克復之信，正深欣慰；而弟信中有云：「肝病已深，痼疾已成，逢人輒怒，遇事輒憂」等語，讀之不勝焦慮。今年以來，蘇浙克城甚多，獨金陵遲遲尙無把握；又餉項奇絀，不如意之舉機，不入耳之言語，紛至迭乘，余尙慍鬱成疾，况弟之勞苦過甚，百賠阿兄，心血久虧，數倍於阿兄乎？余自春來，常恐弟發肝病，而弟信每含糊言之；此四句，乃露實情，此病非藥餌所能爲力，必須將萬事看空，毋惱毋怒，乃可漸漸減輕。蝮蛇螫臂，則壯士斷其手，所以全生也；吾兄弟欲全其生，亦當視惱怒如蝮蛇，去之不可不勇。至囑至囑，余年來愧對老弟之事，惟鑿鑿程學啓一名，將有損於阿弟；然有損於家，有益於國，弟不必過鬱，兄亦不必過悔。頃見少葢爲程學啓請卹一疏，立言公允，茲特寄弟一閱。李世忠事，十二日奏結，又餉絀情形一片，卽爲將來兄弟引退之張本。余病假於四月廿五日滿期，余意再請續假，幕友皆勸銷假，弟意以爲何如？淮北票鹽課釐兩項，每歲共得八十萬串，擬概供弟一軍，此亦鉅款，而弟尙嫌其無幾。余於咸豐四五六七八九等年，從無一年收過八十萬者，再籌此等鉅款，萬不可得矣。

致澄沅弟

近日賊情，張總憲一股尙在南陽，賴汝光任柱等股尙在光州固始一帶；開京師之東北山海關外奉天等處，馬賊猖獗，派文尙書福將軍勦辦，尙未得手。新授徐海道張樹聲爲直隸臬司，聖意蓋欲多調淮勇北衛畿輔局勢，又當少變矣。沅弟出處大計，余前屢次言及，謂臘月乃有準信。近來熟思審處，勸弟出山，不過十分之三四；勸弟潛藏，竟居十分之六七。部中新例甚多，余處如金陵續保之案，皖南肅清保案，全行議駁；其餘小事，動遭駁詰。而言路於任事有功之臣，責備甚苛，措辭甚厲，令人寒心。軍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頭緒繁多。西北各省，餉項固絀，轉運尤艱。處山西完善之區，則銀錢分文皆須入奏，難以放手辦事。若改調凋殘之省，則行剝民斂怨之政，猶恐無濟於事。去年三四月間，吾兄弟正當萬分艱窘，戶部猶將江西釐金撥去，金陵圍師幾將決裂，共事諸公，易致齟齬，稍露聲色，羣譏以爲恃功驕蹇。爲出山之計，實恐愜氣時多，適意時少；若爲潛藏之計，亦須有熟籌者。大凡才大之人，每不甘於岸寂，如孔翠瀝屏，好自耀其文彩。林文忠晚年在家，好與大吏議論時政，以致與劉玉坡制軍不合，復思出山，近徐松龕中丞，與地方官不合，復行出山。二人皆有過人之才，又爲本籍之官所擠，故不願久居林下。沅弟雖積勞已久，而才調實未能盡展其長，恐難久甘枯寂。目下李符丞中丞相待甚

厚，將來設與地方官不能水乳交融，難保不靜極思動，潛久思飛。以余飽閱世變，默察時局，則勸沉行者四分，勸沉藏者六分；以久藏之不易，則此事須由沉內斷於心，自爲主持，兄與澄不克全爲代謀也。余前所謂臘月再有確信者，大率如此，下二次更當申明之。

致澄弟

鄉間穀價日賤，禾豆暢茂，尤是昇平景象，極慰極慰！賊自三月下旬退出曹郡之境，幸保山東運河以東各屬，而仍蹂躪及曹宋徐泗鳳淮諸府；彼剿此竄，倏往忽來，直至五月下旬，張牛各股始竄至周家口以西，任賴各股始竄至太和以西。大約夏秋數月，山東江蘇可以高枕無憂，河南皖鄂又必手忙脚亂。余擬於數日內至宿遷桃源一帶察看隄牆，即沿水路上臨淮而至周家口，盛暑而坐小船，是一極苦之事。因陸路多被水淹，雇車又不甚易，不得不改由水程。余老境日逼，免強支持一年半載，實不能久當大任矣。因思吾兄弟體氣皆不甚健，後輩子姪尤多虛弱，宜於平日講求養生之法，不可於臨時亂投藥劑。養生之法，約有五事：一曰，眠食有恆；二曰，懲忿；三曰，節慾；四曰，每夜臨睡洗脚；五曰，每日兩飯後，各行三千步。懲忿，即余篇中所謂「養生以少惱怒爲本」也；眠食有恆，及洗脚二事，星聞公行之四十年，余亦學行七年矣。飯後三千步，近日試行，自矢永不間斷；弟從前勞苦太久，年近五十，

願將此五事立志行之，並勸沅弟與諸子姪行之。余與沅弟同時封爵開府，門庭可謂極盛，然非可常恃之道；記得已亥正月，星岡公訓竹亭公曰：『寬一雖點翰林，我家仍靠作田爲業，不可靠他吃飯。』此語最有道理。今亦當守此二語爲命脈，望吾弟專在作田上用工，輔之以書蔬魚豬早掃考寶八字，任憑家中如何貴盛，切莫全改道。光初年之規模，凡家道所以可久者，不恃一時之官爵，而恃長遠之家規；不恃一二人之驟發，而恃大衆之維持。我若有福，罷官回家，當與弟竭力維持；老親舊眷，貧賤族黨，不可怠慢。待貧者亦與富者一般，當盛時預作衰時之想，自有深固之基矣。

致沅弟

久未接弟信，惟沅弟言哥老會一事，雖知近况，吾鄉他無足慮，惟散勇回籍者太多，恐其無聊生事，不獨哥老會一端而已。又米糧酒肉，百物昂貴，較之徐州濟甯等處數倍，人人難於度日，亦殊可慮。吾兄弟處此時勢，居此重名，總以錢少產薄爲妙。一則平日免於覬覦，倉卒免於搶掠；二則子弟略見窳狀，不至一味奢侈。紀澤母子，八月即可回湘，一切請弟照料。早掃考寶蔬魚豬八字，是吾家歷代規模。吾自嘉慶末年，至道光十九年，見王考星岡公日日有常，不改此度，不信醫藥地仙和尙師巫禱祝等事，亦弟所一一親見者。吾輩守得一分，則家道多保得幾年，望弟督率紀澤及諸姪切實行之。

富埒木器不全，請弟爲我買；木器但求堅實，不尙雕鏤。漆水却須略好，乃可經久。屋宇不尙華美，却須多種竹柏，多留菜園，卽占去田畝，亦自無妨。吾自濟甯起行，至宿遷，奇熱不復可耐，登岸在廟住九日，今日始開船，行至桃源，計由洪澤湖沂淮至周家口，在八月初。身體平安，惟目光益蒙，怕熱益甚，蓋老人之常態也。

致沅弟

接弟信，具悉一劫。弟謂「命運作主」，余所深信，謂「自強者每勝一籌」，則余不甚深信。凡國之強，必須多得賢臣；凡家之強，必須多出賢子弟。此亦關乎天命，不盡由於人謀。至一身之強，則不外乎北宮黝、孟施舍、曾子三種。孟子之集義而慊，卽曾子之自反而縮也。惟曾孟與孔子皆仲由之強，略爲可久可常；此外關智關力之強，則有因強而大興，亦有因強而大敗。古來如李斯、曹操、董卓、楊素，其智力皆橫絕一世，而其禍敗亦迥異尋常。近世如陸何、蕭陳，皆予知自雄，而俱不保其終。故吾輩在自修處求強則可在，勝人處求強則不可；若專在勝人處求強，其能強到底與否，尙未可知。卽使終身強橫安穩，亦君子所不屑道也。賊匪此次東竄，東軍小勝二次，大勝一次；劉潘大勝一次，小勝數次，似已大受懲創，不似上半年之猖獗。但求不竄陝洛，卽竄鄂境，或可收夾擊之效。余定於明日請續假一月，

十月請開各缺，仍留軍營，刻一未戰，會辦中路剿匪事宜而已。

致澄弟

余於十月廿五，接入觀之旨，次日寫信，召紀澤來營，厥後又有三次信，止其勿來，不知均接到否？自十一月初六，接奉回江督任之旨，十七日已具疏恭辭，廿八日又奉旨令回本任，初三日又具疏懇辭，如再不獲命，尙當再四疏辭，但受恩深重，不敢遽求回籍，留營調理而已。余從此不復作官，同鄉京官，今冬炭敬，猶須照常餽送，昨令李嘉漢回湘，送羅家二百金，李家二百金，劉家百金，昔年曾共患難者也。前致弟處千金，爲數極少，自有兩江總督以來，無待胞弟如此之薄者。然處茲亂世，錢愈多則患愈大，兄家與弟家總不宜多存現銀現錢，每年足敷一年之用，便是天下之大富，人間之大福矣。家中要得興旺，全靠出賢子弟，若子弟不賢不才，雖多積銀積錢，積穀積積，積產積積，積衣，總是枉然。子弟之賢否，六分本於天生，四分由於家教，吾家世代皆有明德明訓，惟星岡公之教，尤應謹守牢記。吾近將星岡公之家規，編成八句云：『書疏，循，魚，考，早，掃，寶。』常說當行八者都好。地命，醫理，僧巫，禱祈，留客久住，六者俱惱，蓋星岡公於地命醫僧巫五項，入進門便惱，卽親友遠客久住亦惱。此八好六惱者，我家世世守之，永爲家訓，子孫雖愚，亦必使就範圍也。

致弟

屢接弟信，并閱弟給紀澤等諭帖，具悉一切。兄以八月十三出省，十月十五日歸署，在外匆匆，未得常寄函與弟，深以爲歉。小澄生子，岳松入學，是家中近日可慶之事。沉弟夫婦病而速痊，亦屬可慰。晉見家中後輩，體皆虛弱，讀書不甚長進。曾以養生六事勗兒輩：一曰，飯後千步；一曰，將睡洗足；一曰，胸無惱怒；一曰，靜坐有常時；一曰，習射有常時；一曰，黎明吃白飯一碗，不沾點菜。此皆聞諸老人，累試無流弊者。今亦望家中諸子姪試行之。又曾以爲學四字勗兒輩：一曰，看生書宜求速，不多讀則太陋；一曰，溫舊書宜求熟，不背誦則易忘；一曰，習字宜有恆，不善寫則如身之無衣，山之無木；一曰，作文宜苦思，不善作則如人之啞，不能言，馬之跛，不能行。四者缺一不可，蓋閱歷一生而深知之深悔之者。今亦望家中諸姪力行之。養生與力學二者，兼營並進，則志強而身亦不弱，或是家中振興之象。兩弟如以爲然，望常以此教誡子姪爲要。兄在外兩月有餘，應酬極繁，眩暈疝氣等症，幸未復發，腳腫亦愈，惟目蒙日甚，小便太多，衰老相逼，時勢當然，無足怪也。

晉國藩書札類鈔

軍事

與駱籥門中丞

吳甄甫先生來咨，令張潤農太守王璞山縣丞，帶勇前往鄂省救援；其文云：「武漢之咽喉不通，即南北之血脈不貫；北省如此，南省勢成痞症，不得不急思拯治。」自是至當不易之論，想尊處亦必有咨，兼有專函矣。侍日夜籌及撥鄂一層，一則以餉項無多，一則以水路無備，故屢與老前輩商而終不敢輕發；然細思武昌苟失，則西制荆襄之命，東固建業之根。長江三千里，遂使此賊封而有之；章奏無由上達，朝命莫能下逮，不數月間，吾輩遽恐隔離置化外，豈不痛哉？以是反復籌維，又不得不出於援鄂之策；蓋鄂省則賊雖分竄來南，長沙猶有倖存之理；鄂省亡則賊雖不分竄來南，長沙亦無獨存之勢，特少延數月耳。唇齒利害之間，此不待智者而知也。侍前所謂要務三端者，城內堅守，止須四千人，城外紮營，亦止須四千人，非謂四千遂足鏖戰也；但使有一路可通，不使賊兵合圍，則戰守皆有可恃，不必屯兵萬餘，以待賊之至也。其水路籌備一端，則聽侍在此與辦，老前輩不必分慮及之，斷不可又

深員別爲措置。如省城外內僅留兵勇八千，則此外兵勇，似可分三四千撥鄂。望鴻裁與提軍及司遠諸公熟商。王璞山之勇，止令其招三千，尊見極是。蓋多則難精，卽招至三千，已恐其不精矣。鄙意璞山本營及新招之勇，并康楊已回省之勇，與羅李鄒將回省之勇，數項湘勇，嚴汰慎選，祇須存四千人，斯爲適用。蓋信其可用者，惟羅羅山王璞山鄒岳屏三營；久經訓練，確有幾分可靠。此外則新集之卒，殊難深信；求老前輩傳羅王鄒三人到署，相與熟計。或留千餘守省，而令璞山率三千人援鄂，則面面俱到，尙覺安叶。若璞山新募至一萬，或少亦四五千人之多，則無論不盡精銳，口糧亦斷不能敷，器械亦斷不能齊，是不可冒昧也。侍另有書與璞山，已將鄙意告之。自湘勇而外，凡省城所招勇，皆宜嚴爲簡汰，意以八九千防南，以三千撥北足矣。侍非不知兵勇宜多，恐兩月後無餉可發也。恐拙之見，動輒呈紙瀆陳，惟冀鑒察。

與王璞山

荆襄扼長江之上游，控秦豫之要害，誠爲古來必爭之地。然以目前論之，則武昌更爲喫緊。蓋賊首既集金陵，近穴鎮揚二城，遠處所宜急爭者，莫要於武昌。昔人謂「江自出蜀以後，有三大鎮，荊州爲上鎮，武昌爲中鎮，九江次之之建業爲下鎮，京江次之。」今粵逆已得下鎮矣，其意固將由中鎮以漸

及上鎮聞九江安慶近已設立僞官，據爲四竄。若更陷鄂城上及荊州，則大江四千里，遂爲此賊專而有之。北兵不能渡江而南，兩湖兩廣三江閩浙之兵，不能渡江而北。章奏不克上達，朝命不能下宣，而湖南江西逼逐強寇，尤不能一朝安居。即使賊兵不遽渡湖南竄，而沅湘固時時有壘卵之危。然則鄂省之存亡，關係天下之全局固大。關係吾省之禍福尤切。鄂省存則賊雖南竄，長沙猶有待存之理；鄂省亡則賊雖不南竄，長沙斷無獨存之勢。然則今日之計，萬不可不以援鄂爲先籌。此不待智者而決也。

足下義氣薄雲霄，忠肝貫金石。望率湘勇三千，即日渡湖而北，與岷樵石樵之師相合，力保鄂城，以固全局。則不特湖南受其利，天下實有賴焉。惟近日省局支絀，處處皆須節省慎重，即以三千勇援鄂，一切用費，不宜過二萬金，乃爲妥善。國藩六月招楚勇一千，湘勇二千，赴援江西，共用去二萬二千有奇。在家初出之途費，起行月餘之口糧，及與辦各件之雜費，與朱石樵郭筠仙另支之儲款，皆在其內。此次湖北行程較近，天氣較好，足下辦理，若能少此更妙，至多亦不宜過二萬二千也。前者足下募勇二千，往報湘人七月之仇，國藩欲添勇數千，往助岷樵一臂之力，兩書往還，不謀而合。厥後足下聚衡面商大概規模，約定餉需不必支之藩庫，器械不必取之省局，足下自許勸捐餉銀一萬，可私辦

軍裝數項。蓋以爲此吾輩私與之義舉，非省垣應辦之官事也。嗣足下廿二書來，言廿四走省請餉一萬，僕已訝其與初議相刺謬矣。適會田家鎮之敗，鄂省大震，長沙戒嚴，中丞命足下帶勇，防守省城。倉卒興舉，一切皆取之於官。此則局勢與前議大變，止可謂之官勇，不得復謂之義師也。既爲官勇，則值此官項支絀之時，不得不通盤籌畫。目下兵勇萬餘，傾庫中所藏，僅敷兩月之需；而足下既來稟稿，乃云「須再發銀二萬，各勇須預支月半口糧，將來招足萬人」等語，是則足下未能統籌全局，不知措餉之艱難也。又云「帳房三百架，硝磺等項，委員暨縣」招勇本以援省，而多此一番周折，是亦足下閱歷太淺，不善省財省力之咎也。僕素敬足下取士有方，三次立功，近日忠勇奮發，尤見慷慨擊楫之風；心中愛重，恨不卽游揚其善，宣暴於衆，冀爲國家收澄清之用。見足下所行未善，不得不詳明規勸；又察足下志氣滿溢，語言誇大，恐持之不固，發之不愼，將來或至債事，天下反以激烈男子爲戒，尤不敢不忠告痛陳。伏冀足下細察詳玩，以改適於慎重深穩之途，斯則愛足下者，所禱祀求之者也。

刻下康楊帶回之勇千人，羅李與鄒將歸之勇亦有千餘，合足下之三千，計合城共有湘勇五千餘人。若足下能帶三千毅然援鄂，則省城所存之二千餘宜酌量裁汰，止存千餘爲妥。若足下不往援鄂，尤宜大加裁汰，止存二千餘爲妥。然以足下之志之識，諒必慨然以援鄂爲己任也。其存省之兵，

一概用坐糧之例，每日一錢。蓋行糧本過優，亦宜與往鄂者示有區別耳。古來名將得士卒之心，蓋有在於錢財之外者。後世將弁專恃糧重賞，爲牢籠兵心之具，其本爲已淺矣。是以金多則奮勇蟻附，利盡則冷落獸散。昔嘗與岷樵細論此層，茲更爲足下進一解焉。

覆恭親王桂中堂

洋兵會勦內地一節，關係甚重，來示所慮各情，簡要精細。國藩所慮者不在他事，而專在派出會勦之人，實難其選。大抵練選將材必智略深遠之人，又須號令嚴明，能耐勞苦，三者兼全，乃爲上選。今欲派與洋兵會勦之將，亦必擇三者兼全之人。環觀江楚諸軍武臣，惟多將軍，文臣惟左中丞，堪勝斯任。李中丞楊軍門與左相近而耐勞少遜，鮑軍門與多相近而智略不如。此數人者，各防勦數百里地面，勢不能抽出洋人會勦一處。至新赴上海之李鴻章一軍，慣戰者不過二千人，餘皆新集之卒，換未精，勝敗難料。故各將弁之心，情願獨戰而爲髮匪所敗，不願會戰而爲洋人所輕。情願敗而見罪於上司，不願敗而見笑於洋人。卽國藩之心，亦深恐該軍不整不嚴，爲外國所輕侮。聞洋人常至李鴻章處，催促進兵，約期會戰，聒聒不休。國藩屢函諄囑，以誠待之，以婉言謝之。會防上海則可，會勦他處則不可。待訓練稍久，隊伍整齊，我兵與洋人各勦一處，相距不遠，或洋人果見我兵之可用，不相嘲笑，然後

與之會勦。先疏而後親，先分而後合，亦無不可。前三月二十四日，敵處覆奏一摺，借考試鎗替爲喻，亦實因無人可派，恐見笑於洋人，貽羞於君國，故爲此引愧之辭。區區鄙忱，伏希鑒亮。敬請鈞安，無任屏營之至。

致鮑春霆

頃奉諭旨，知青陽之捷，閣下又蒙天恩，賞賜御用各物，閣下當威望極隆之際，沐朝廷稠疊之恩，務當小心謹慎，謙而又謙，方是載福之道。前此曾以「花未全開月未圓」七字相勗，務望牢記勿忘。至麾下營頭太多，營官哨官多係鎮將大員，管轄實屬不易；一人之精神，照管不到，莫如擇一二人分統之，而分管之。如宋國永、婁雲慶二員，其資格才識，皆可勝統領之任。霆字十五營中，儘可分五營與宋國永統帶，分五營與婁雲慶統帶，閣下僅親統五營。此外如仁字、禮字、峯字、春字及馬隊各營，或全歸閣下親統，或酌交宋婁分統，亦須早早派定。譬如大樹高幹無枝，則無葉無陰；必有大枝長條，乃有密葉濃陰，此一定之理也。

李希庵部下，現成大吉爲一枝，蕭慶衍爲一枝，金逸亭爲一枝，梁作楫、蔣凝學、毛有銘、歐陽崇如各爲一枝；多禮堂部下，現分雷正綰爲一枝，石濟吉爲一枝，楊朝林爲一枝，閣下亦宜趕緊分枝，庶幾

撥子漸輕，照料易周。即手下之有才者，亦宜使之獨當一面，俾得各顯手段，各建功業，庶無久居人下之怨。如近日陳由立余大勝，舍此而逃往別處，亦因久居人下，思另尋出頭之日也。又如近日梅仁富張遇春之在涇縣，同伴開仗，亦因該處并無統領，照管不到也。閣下若再不派分統之人，則將來之逃往別處者，恐不止於陳余同伴開仗者，恐不止於梅張可慮之至，望吾弟早計之。凡利之所在，當與人共分之名之所在，當與人共享之。貴軍營務處，用費浩繁，閣下不能與之同甘共苦，嗣後若派分統之人，須將銀錢公平派出，使分統者寬綽有餘，則人皆心服矣。

覆李申夫

凡兩軍相處，統將一分鉅餽，則營哨必有三分，勇夫必有六七分，故欲求和衷共濟，自統將先辦一副平恕之心。始人之好名，誰不如我；同打仗則不可譏人之退縮，同行路則不可疑人之騷擾。處處勝於治己，而薄於責人，則脣舌自省矣。

覆毛寄雲制軍

前聞峴旌渡嶺，晉秩兼圻，箋賀稍稽，頓奉惠書，瞻示周詳，佩慰無似。疏稿分肌擘理，洞若觀火，粵軍須從軍務下手，正與鄙見不謀而合。驪珠既得，鱗爪自不勞而理。拙見尤以水師爲要，西江發源雲

貴匯流兩廣，築潯萬里，論者謂江河以外第一巨川，卽東江北江，亦復歧港百出，浩瀚逶迤，助與海濱交錯。專恃陸師，斷難制勝。今之長龍舢板，其初式本出於廣東，惟楚軍立法較密，紀律特嚴，楊彭部下風氣素正，多出廉恥之將，遂爾遠勝粵東。水師之舊，竊謂兩廣軍事，高州之擾亂其偶，而南韶與潯羅肇羅之蠢動，乃其常也。陸兵其經，而水師卽其緯也。閣下旣從軍務入手，似宜併講水師，用楊彭之紀律，選湖南之將領，挈以俱南，一洗彼中水軍兵官影匪明護暗搶之陋習。何必一振聲威，潛移默轉。凱章持躬謹飭，馭下有法，不特戰守可靠，亦足少挽風氣。如其病體全愈，閣下儘可攜以赴粵，弟當作書勸從粵中爲凱章熟遊之地，或亦欣然南征。二年以下，閣下旣以憲助敵處，至多且大，借此一才，未足云報也。

與李幼泉

僕本力誠閣下可分兵分將，貴軍現作守局，卽稍分亦無妨。師行所至之處，總須多問多思，思之於己，問之於人，皆好謀之實迹也。昔王璞山帶兵有名將風，每與賊遇將接戰之前夕，傳各營官齊集，與之暢論賊情地勢，袖中出地圖十餘張，每人分給一張，令諸將各抒所見，如何進兵，如何分發，某營埋伏，某營並不接仗，待事畢後，專派追勦，諸將一一說畢，璞山乃將自己主意說出，每人發一傳單，

即議定之主意也。次日戰罷，有與初議不符者，雖有功亦必加罰。其平居無事，每三日必傳各營官熟論戰守之法。張凱章是王之幫辦，劉壽卿是王之部將，故二人守王之章程，將戰之先夕，必傳衆營官會議，至今不改。閣下於軍事，閱歷尙淺，如鮑之兩層大一字陣，打進步連環，李之不肯輕進，待賊先機，王之將戰，會諸將各獻計謀，皆宜深思而善學之。令兄與程學啓等，必有獨得之祕，不可及之處，亦宜博訪而師法之，堅其志，苦其心，勤其力，事無大小，必有所成也。

覆李眉生

軍事不厭辨說，既不能臨陣閱歷，又不能平日討論，則更無明了之時。凡不思索考核，信口談兵者，鄙人不樂與之盡言。遇有考究實事，多思多算者，未嘗不好與講明也。國藩所知者，軍中須得好統領營官，統領營官真心實腸是第一義，算路程之遠近，算糧仗之闕乏，算彼己之強弱，是第二義。二者微有把握，此外良法雖多，調度雖善，有效有無效，盡人事以聽天而已。

致李宮保

用兵之道最忌「勢窮力竭」四字力，則指將士之精力言之；勢，則指大計大局及糧餉之接續人才之可繼言之。目前可恃者，自以銘鼎兩軍爲最，然兩軍馳驅太久，又屢次修牆挖濠，皆認地段之

最難者，士卒之精力，蓋將竭矣。若再以該兩軍，割守達河，必不認地段之長者，難者，軍主之力太竭，恐以勁旅而變爲羸卒。若銘鼎兩軍不認防運之費，宅軍尤無可待，惟淮軍略留有餘不盡之力，必須設計罷防運之議，永不築牆修濠，除追勦之外，或有休息之日。縱不能爲淮軍保常新之氣，亦不至疲羸而不可振，願與閣下反覆圖之。至後路糧餉，僕與梅籌畫，今年尚可支持，明年斷難接續，須裁減步隊萬數千人，方可爲繼，而勢不終窮。請閣下默爲預籌，至以爲禱。

與李次青

此次平江勇東渡，僕極不放心，蓋以未經戰陣之卒，當狻猊百戰之賊，固爲主持者之不慎矣。而玉川之勇，漫無紀律，若此，又實出我意料之外，是以愈想而愈生危慮。茲特有數事諄囑，千萬牢記：

一曰，紮營宜深溝高壘，雖僅一宿，亦須爲堅不可拔之計。但使能守我營壘，安如泰山，縱不能進攻，亦無損於大局。

一曰，哨探勝明，離賊既近，時時作敵來撲營之想。敵來之路，應敵之路，埋伏之路，勝仗追賊之路；

一曰，稟呈詳實，足下專好吉祥說話，遇有小事不如意，輒諱言之。如蔣營之事，至今決裂不可收。

給，而後聲言固已晚矣。以後稟報軍情，務須至實至詳。

一曰，痛除客氣，未經戰陣之勇，每好言戰，帶兵者亦然。若稍有閱歷，但覺我軍處處環隙，無一可恃，不輕言戰矣。足下在軍年餘，毫不諳練，寶秋兄亦頗有輕敵之心，各哨官哨長，一味客氣用事，余所深慮，尤在於此。切宜痛戒！

以上四條，切望細心體察，勿涉大意。

與李次青

各勇進銳退速之弊，蜀山西去時曾囑及之，全賴營官哨官得力，故幸免於疎失。大抵他處兵勇情形，亦略相同；進則爭前，退則散亂。將三五人保住陣腳，即見勁旅；無此三五人者，則其初每成先勝後敗之局，其後遂爲屢北不振之師。此蓋軍旅之強弱之恆態，而麾下平江勇，與恆態微有不同者。他處營官哨官各有賞罰生殺之權，其所部士卒當危險之際，有愛而從之，有畏而從之，尊處大權，不在哨官而獨在足下一人。哨官欲責一勇，則恐不當尊意而不敢責；欲革一勇，則恐不當尊意而不敢革。營官欲去一哨，既有所憚，欲罰一哨，又有所忌，各勇心自之中，但知有足下，而不復知有營官哨官。觀錄之時，但取平江之人不用他籍之士，非奏者去，爲客者逐。營哨之權過輕，不得各行其志，危險之際，

愛而從之者，或有一二畏而從之者，則無其事也。此中之消息，望足下默察而默挽之。賞罰之權，不妨專囑哨官，收錄之時，不妨兼用他籍。哨官得人，此軍決可練成勁旅；但總攬則不無偏蔽，分寄則多所維繫，幸留意焉。胡應元果能戰者，則宜直授以營官，不宜復以資地限之。衛青人奴，拜將封侯，身尙貴主。此何等時，又可以尋常行墨，困備奇男子乎？

與羅伯宜

省中各營官，多有才，而顏作氣勢，不肯下人，亦將領之常態。足下當剴切勸導，持衡之短處，在所見間偏，其長處在雖偏而不私，持衡之令人怨處，在好當面罵人，其令人感處，在好救人之危急。此僕之中後營各勇而知，非僅聞之舍弟與足下也。足下將此數端，一一婉告省中諸將，略其短而服其長，自然互相敬愛矣。

覆胡宮保

手示敬悉，多飽不甚愜洽，唐蔣亦各立門戶，無長濠以困城賊之出，斷餉道以速援賊之至。內外受敵，軍無統一，此皆太湖可慮之端也。國藩去歲初出，本奉諭旨指撥蕭張二軍，歸此調度，今蕭張不察，各營皆雜湊勉合成軍，實難深恃。來教分別援賊包打勝仗等語，無乃期許過奢，鄙人教練之才，非

戰陣之才也。守黃梅守石牌，或可竭力任之；拒援賊，則敬謝不敏。人貴自知，不敢不確陳其短耳。

覆胡宮保

惠緘敬悉一切，多公事已詳於前兩緘矣。細察輿論，近年鮑之戰功，比多更偉，而多好理墳山爭門等訟事，又凌辱紳士，頗爲官民所憾。其才似宜將少，不宜過多。鮑二公，正以彼此爭勝爭強，故自力戰，不肯落人後。若鮑歸多，統則多之意滿，而鮑之興沮，彼此皆無爭勝之心，似非利也。鮑日內歸思極切，侍正苦心勸慰之際，尙祈無遽生波折爲荷。

至唐公一軍，卽日當爲淮北之行，蔣公一軍，卽日當調歸希庵。縱此時令歸多統，亦屬有名無實，仍祈鴻裁酌奪。多之精選在石牌飛虎開化營，在太湖渠欲調飛虎開化營至新倉，正係禦援賊之來路。且馬隊不宜於城根，似非欲敵軍赴石牌也。至天堂實係要害，不必後悔。近日見公調度處處合宜，但嫌身邊太單耳。此後但求不動不變，不疑不悔，與諸將書緘，不必過深，不必過謙，且待賊至潛山公率金逸亭軍再定進止。

覆胡宮保

惠緘接到，太湖萬五千人，一旦全行撤動，侍覺不甚妥協；縱使敵部分七千人圍太湖，僅能紮西

南一路，其東北正北三面城，仍可分出與援賊夾擊多餽之軍。若敵處實無統領，難以前往耶？經礙之愚，尙乞鑒亮。大抵能戰，雖失算亦勝；不能戰，雖勝算亦失。禦援賊於太湖城外，雖失算，然使能戰，而捷，則轉爲勝算矣；禦援賊於潛山，雖若勝算，然使不能戰而敗，則轉爲失算矣。平日千言萬語，千算萬計，而得失仍只爭臨陣須臾之頃，公以爲禦賊潛山，必操萬全之算，愚見亦未敢盡信也。

覆胡宮保

惠書敬悉一切，公自謙辱虛無，當以侍觀近來講度，實安時不可及。前日三緘調撥，亦自有精思，特於諸將人情，似尙有體察未盡之處。羽賊若於今冬來援，勝負之數，誠不敢必；若明春來援，則蕪軍已到，希公亦可來，夫局總可無礙。霍山求兵甚切，我公熱腸，必不忍怒置不顧，然以軍勢論之，尊處萬不宜深入。前此余際昌深入稍甚，已有伸縮不能自由之慮，公斷不可再深入也。軍無後繼，是古來一大忌，去年三河敗後，已覺無以善後，無以爲繼，厥後多鮑花源亭之捷，有大勳亦有天幸。此四路之中，不能不常存一後繼之想，願公率所部銜金會吳等軍，堅駐英左山，近勿復輕進。公處兵力既厚，營壘既堅，余丁處有急，固可就近馳援。

覆胡宮保

手教二恆二禮營撥歸敵處，公牘亦到。靈營不宜撥歸敵處，本自己詳復矣。揆帥情并另件閱悉，不忌不足以為驍將，不短不足以為美人，無足怪也。在下則謔翼之，等夷則排擠之為常態，亦無足怪也。止難為閣下調撥耳。

覆李次青

一吳近庵事，即照來札示飭募二千五百人，錄札奉達。軍事是極實之事，廿三史除班馬外，皆文人以意為之，不知甲仗為何物，戰陣為何事，浮詞僞語，隨意編造，斷不可信。僕於通鑑中之不可信者，皆用筆識出矣。退庵若以編輯廿三史成書，為治軍之藍本，則門徑已差，難與圖功。閣下與之至交，須勸之盡棄故紙，專從事於點名看操查臚子諸事也。

與吳桐雲

壽州不克解圍，於大局殊有關係。苗逆頗畏希部之威，今覓蔣毛之技，不邁如此，以後營更猶難。難於收拾。所幸臨淮軍業已立定脚根，餉項較前稍裕。頃聞河南亦解萬金，唐帥部卒，恩誼固結，但使不至斷炊，必可一戰。臨淮之根本既固，六安之要區無失，他處縱有疎失，尚可徐徐補救。臨淮章奏，是否全出鉅手，續請雨下一疏，風定肅清一疏，稍嫌浮誇失實。我楚軍之所以耐久者，亦由辦事結實，敦

樸之氣，未盡澆散。若摺奏過爾浮僞，不特畏遐邇之指摘，亦恐壞桑梓之風氣；可否與義帥蕩商，以後刪除誇飾一歸簡質。

覆李申夫

一行軍以渡水爲最難，不特渡長江闊河爲難，即偶渡漸車之水，丈二之溝，亦須再三審慎，恐其半濟而環，背水無歸，敗兵爭舟，人馬踉蹌，種種皆兵家所忌。此次渡水紮營，本係冒險之著，又不以全軍同往，而僅去兩營六百人，又不多帶子藥等物，致左營以鎗礮不齊，而先退登舟，右營以子藥不繼，而參用鍋鐵，此皆調度不善之咎。然閣下本意，欲急解城圍，冒險輕進，不暇細思，亦欲力挽過於持重之弊，鄙人不深究也。

復尹杏農

兩接惠書，援古證今，陳義甚高，細繹尊指大約，謂臨淮非扼要之區，分兵駐紮四省，不如駐於近賊之一路。尤於兵貴神速之義，再三致意，勤勤啓迪，所以惠我者良厚！惟其中有與愚見稍異者，略陳固陋，以資參究。

來書引亞夫委梁故事，吳楚反時，條侯知陳孝王足以抗賊，故聊委之以挫賊之銳，使委之而梁

破，則賊踞名城，兇餒驟長，盜糧頓富，天下事將來不可知，尙何破寇之有？雒河雖屬襄陽之區，而既有英部八千堅守其中，斷無不救之理。若謂餉道不可不通，而賊圍不必遽解，是猶醫瘟疫者，謂但吃飯之照常，却不欲壯熱之遽退，且須酌留此次之壯熱，借以政治多年之舊病，有是理乎？國藩久處兵間，雖薄立功績，而自問所辦皆極拙極鈍之事，於神速二字，幾乎相背。即於古人論兵成法，亦千百中而無什一之合，私心既深自愧歎，又因此頗疑古人之書，皆裝飾成文，而不可以全信。敵部如塔羅李鮑外，聞有文人，敘其戰績已與當時實事迥不相符，竊疑古書亦復爾爾。儒者記兵事以遷爲最善，遷史以淮陰傳爲最詳。其中如木罌渡河，沙囊壅灘，國藩頗疑其并無是事。今臨晉之黃河尙在，果木罌所能渡乎？沙囊堵水，溢漏如故，斷不頃刻而成堰，水大則不能忽堵忽決，水小則決之而無損於敵。以物理推之，遷書尙可疑如此，則此外諸史敘述兵事，其與當年實蹟相合者，蓋寡矣。因來示諄諄啓告，聊述近所抱愧與素所蓄疑者，以相實證，幸無惜反覆商論，匡我不逮。改駐臨淮，不過就近調度，屏蔽淮南，庶濬各屬，初無他意。閣下深以爲疑，則亦失之太拘。擒匪萬馬奔突，飄忽異常，雒河圍之後，分爲兩路，西竄，敵處擬以步隊分紮四處，規模相定。馬隊則尙未經畫就緒，無一騎可借追勦之用，良以爲歎。

復李宮保

曾國藩書札類鈔

軍事

幼仲赴沅，琴省跟追，自是日前一定之理，必然之勢。豫皖各軍，進紮開河以上，或可勉強調度。皖軍進紮灘上一帶，未知其恪恭遵令否？即能遵行，而紀律未必嚴明，與蘇軍未必聯絡，所更耐奮。軍事棘手之際，物議指摘之時，惟有數事，最宜把持得定：一曰，軍律不可騷擾；二曰，奏報不可諱飾；三曰，調度不可散亂。譬若舟行遇大風暴，只要把舵者，心明力定，則成敗雖謂未可知，要勝於他舟之慌者數倍。昨令兄筱泉書來，言左公函中，有「湘淮暗分氣類」之語，即從大帥分起云云。鄙意湘淮實無絲毫罅隙，渠前批霆軍之稟，頗似有意簸弄，尊處軍事者不得手，左公必從而齟齬之。僕前信言勸軍事，力戒諱飾，念七日之信，力戒騷擾，正恐閣下立脚不穩，被人摘發也。至於大處調度，危急之際，尤以全軍保士氣爲主，孤軍無助，糧械不繼，奔走疲憊，皆散亂必敗之道。請閣下常函省琴二君，數者加意體察，庶免非常之禍，誠能不騷擾，不諱飾，不散亂，三者問心無愧，則成敗一聽諸天，齟齬一聽諸人而已。

復李中堂

京畿營兵見弱，沿海各省，之任重致遠之人，名論自是精確。樞府意旨，蓋以船堅礮利，不逮洋人，不得不專恃和議，又兼毫無准備，萬一和局決裂，天下必歸咎執政諸公。故議留直隸練軍，欲用以開執清議，並非果有備豫，不虞深謀遠慮也。直督議應練兵，責無可貸，惟綠營廢壞已極，六軍章程過密，

文法大繁，卽渠當日，牽於衆議，爲此應酬世故之文。今欲釐革積弊，一新壁壘，殊乏良策。現因久旱不雨，二麥歉收，秋禾未種，恐須辦理荒政，不得不暫置練兵爲緩圖。目下所恃，惟銘字一軍，趙道鏡川帶八營來保定，似亦中等之材。劉子務久駐張秋，又分三營移駐臨清，聊資鎮攝，惟聞子務因省三不出，自以肩荷太重，焦灼怵懼。省三曾言，丁壽昌係一好手，但子務業已代統銘軍，丁到難於位置云云。今子務不特代統，已接統矣，應否調丁壽昌北來，分統幾營，稍輕子務之負擔，而令鏡川專管營務，不必帶隊，抑或卽用目下局勢，子務繼統，而鏡川分管，無須更張之處，二者孰爲妥善，請便中迅速示復。須調丁北來，并請尊處先行告丁也。

津防由崇帥兼制，春間崇公奏裁一千餘人，曾來省面商去留，僕因裁撤另換，亦未必遽能得力，敵處又無統將可當一路者，因囑其不可多裁，而不欲徒爲已甚之舉，仍以津防全局相屬。渠意亦深願如此，因是無復齟齬。現令陳濟清帶天津所留之兵，與銘軍分汛巡防，境內伏莽，當可無虞。至備豫外洋，則不惟畿甸屏軍，驟難及此，卽他省兵力數倍於直隸者，亦斷不足以敵洋人。鄙意北方數省，因循已久，無良將勁卒，足備任用，餉項又難籌措，設備之說，誠爲毫無把握。東南新造之區，事事別開生面，百戰將士，尙不乏有用之材，餉項足以濟之，製器造船各事，皆已辦有端緒，自強之策，應以東南爲

主。閣下雖不處海濱，尙可就近董率，購辦器械，選擇人材，本皆前所手創，仍宜引爲己任，不必以越俎爲嫌。鄙人則年老氣衰，自問不堪爲世用矣。

與王璞山

僕於十六日到家，身染小恙，比已全愈。每念天下大局，極可傷痛。桂東之役，三廳兵尋殺湘勇於市，足下所親見也。江西之行，鎮守兵殺湘勇於三江口，傷重者十餘人。七月十三、八月初六，省城兩次兵噪，執旗吹號，出隊開仗，皆以兵勇不和之故。七月二十四，臨莊諸君遇難，亦以鎮守雲貴兵見賊逃潰，危敗不救，遂致斯痛。蓋近世之兵，屢怯極矣，而偏善妒功忌能，懦於禦賊，而勇於擾民；仁心以媚殺己之逆賊，而狠心以仇勝己之兵勇。其仇勇也，又更勝於仇兵。曩者已酉，新甯李沅發之變，鄉勇一躍登城，將攻破矣；諸兵以烏鎗擊勇墜，遂不能入。近者兵丁殺害壯勇之案，尤層見疊出，且無論其公相仇殺，卽各勇與賊事殷之際，而各兵一不相救。此區區之勇，欲求成功，其可得耶？不特勇也，卽兵與兵相遇，豈聞有此營已敗，而彼營冒險行救者乎？豈聞有此軍餓死，而彼軍肯分一粒往哺者乎？僕之愚見，以爲今日將欲滅賊，必先諸將一心，萬衆一氣，而後可以言戰；而以今日營伍之習氣，與今日調遣之法，雖聖者不能使之一心一氣，自非別樹一幟，改絃更張，斷不能辦此賊也。鄙意欲練鄉勇

萬人概求吾黨質直，而曉軍事之君子將之，以忠氣之氣爲主，而輔之以訓練之勤。相激相勵以庶幾於所謂諸將一心，萬衆一氣者，或可馳驅中原，漸望澄清。

與張石卿制軍

奉惠書，未卽箋復。此間簡調山東，自以密邇畿輔，重資鴻籌，作鎮海岱，惟兩湖吏治未就整飭，軍政亦有起色，遽爾移節東征，不獨文武方振之綱，莫爲賡續，卽南北紳庶，若失所倚。

弟自今歲以來，所辦之事，強半皆冒侵官越俎之嫌。只以時事孔艱，苟利於國，或益於民，卽不惜攘臂爲之，冀以補瘡痍之萬一，而扶正氣於將歇。練勇之舉，亦非有他，只以近日官兵在鄉，不無騷擾，而去歲潮勇有姦淫擄掠之事，民間倡爲謠言，反謂兵勇不如賊匪之安靜。國藩痛恨斯言，恐民一去不可挽回，誓欲練成一旅，秋毫無犯，以挽民心而塞民口。每逢三八操演，集諸勇而教之，反復開說至千百語，但令其無擾百姓，自四月以後，聞令塔將傳喚營官一同操演，亦不過令弁委前來，聽我教語，每次與諸弁兵講說至一時數刻之久，雖不敢云說法點頑石之頭，亦誠欲以苦口滴杜鵑之血，練者其名，訓者其實，聽者甚逸，講者甚勞。今各弁固在，具有天良，可覆按而一一詢也。國藩之爲此，蓋欲感勵一二，冀其不擾百姓，以雪兵勇不如賊匪之恥，而稍變武弁漫無紀律之態。

迨六月初提軍到省，謂防堵不宜操兵，獲勝不宜過勞；遂切責塔將而右護清將，而中丞亦疑弟不宜干預兵事。會弟與老兄有舉塔、劉清之習，同時並發，而尊處又有札斥塔將何不操練；提軍遂疑兄與弟併力排之，皆挾私見而非公忠也。豈其然哉？嗣後兵勇相爭，弟雖常持正議，而每抑勇而伸兵；目謂寸心無私，可見諒於人。人速初六日兵譁之變出，論者或謂是有指嚇，或謂早伏陰機，何不預為之別？君子直道而行，豈肯以機械險巇與人相競禦哉？惟弟本以鄉紳，半涉官事，全恃虛聲以彈壓匪徒，一有挫損，則宵小得以窺伺，而初終恐難一律。是以抽掣轉移，暫駐衡州。蓋因二月一奏，曾言上四屬土匪極多，將來請駐衡州數月也。不到十日，而茶陵安仁相繼失守；去衡州較近，距長沙略遠。弟奏中亦慮及此，曾言「吉安土匪，恐江西勦急竄入安鄱一帶。」不幸言中。弟來衡似不為無益，現已命塔副將王同知之勇，自北往攻王縣丞及舍弟之勇，自西往攻東南兩路，令駐紮興甯之湘勇兜截，未審能即日撲滅否？然係為合，想無足深慮。至於粵賊大局，若以各處兵力勦之，恐終難了此。鄙意欲練勇萬人，概歸岷樵管帶，或猶能指揮如意。不審鴻裁果以為然否？粵賊竟據九江田家鎮之師，不審果足資塔禦否？如賊勢稍紓，大旆當即北發，相去益遠，會合無因，依依之情，筆不能罄。

與彭筱房曾香海

粵逆於一月二十二日退出江西過湖口後，即分竄上下游，一破安慶，一據九江，比聞北陷蘇梅南，總與國此時大局糜爛，即使三城克復，秦晉無驚，而流賊之勢固已成矣。岷樵勳望日隆，全握兵柄，是寇中事，鄙意欲練勇萬人，概交岷樵統帶，以爲掃蕩澄清之具。近時各營之兵，東調一百，西撥五十，將與將不和，卒與卒不協，勝則相忌，敗不相救，即有十萬衆在我麾下，亦且各懷搆毒，離心離德。居今之世，用今之兵，雖諸葛復起，未必能滅此賊也。鄙意必需萬衆一心，諸將一氣，而後改絃更張，或有成功之一日。昨已爲書告邑人王璞山，又有書告岷樵矣。璞山亦有書抵我，痛夫江西七月二十四之役，湘勇陣亡者八十餘人，又重以帶勇者四人。夫與義憤，思報友仇，而紓國難，茲將渠書並弟書二件，抄呈尊覽，兩人者起意不同，而指歸則一。現擬於衡州廣募新勇，大加訓練，前六月間，託魁太守所招之勇，邵陽各勇，較勝於新化，後弟自省歸，邵勇交塔副將帶往醴陵防堵，昨在安仁勦江西土匪，一戰奮卒者是也。新化勇則散遣歸農矣。弟來衡時，聞新勇並未散，且屢來具呈，稟請赴江殺賊，是以復行招集，現存二百餘人。鄙意欲再招百五十人，合成三百六十人，以符弟之營制。茲著新化勇數人回籍，令其自行招集，呼朋引類，或可得勁悍之卒，亦未可知。香海兄若素知新化健卒，何處最多，或見此數人，加以指蹤，無取浮滑之證，而求土作之類，是爲至要。其途費業經議定，來時不給一錢，到衡之日，每人

給錢三百文而已。此事各勇自能了之，兩兄不管亦可。自新化勇而外，弟又欲招魁太守曾經訓練之鄒陽勇一營，計三百六十人，以爲弟之親兵；煩兩兄與蔭翁商妥，須擇其精而又精者。蔭兄無留上駟自用，而以下駟應客，至禱至感！其口糧銀數，在衛操演，每日給予一錢；出征本省土匪，每日一錢四分；征外省粵匪，每日一錢五分；其爲隊長哨長，以次而加。養傷銀上等三十，中等二十，下等十兩；陣亡卹銀六十兩；征本省土匪減半。弟若不出外，或交岷樵作親兵亦如之，望兩兄與諸勇晰言之也。

此次初出，無所謂安家銀兩，在室亦不能先給幾日口糧，途費亦惟到衡之日，每人給三百文而已。抑又有請者，不難於勇，而難於帶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治民之才，不外「公明勤」三字，不公不明，則諸勇必不悅服；不勤則營務細鉅，皆廢弛不治。故第一要務，在此不怕死，則臨陣當先，士卒乃可效命。故次之爲名利而出者，保舉稍遲則怨，稍不如意則怨，與同輩爭薪水，與士卒爭毫釐，故又次之；身體羸弱者，過勞則病，精神乏短者，久用則散，故又次之。四者似過於求備，而苟闕其一，則萬不可以帶勇。故弟嘗謂帶勇，須智深勇洸之士，文經武緯之才，數月以來，夢想以求之，焚香以禱之，蓋無須臾或忘諸懷。大抵有忠義血性，則四者相從以俱，至無忠義血性，則貌似四者，終不可恃。兩兄平生物色，果有此等人否？如其有之，萬望道達鄙意，禮

請以出，非弟之私好也。爲天下出也。弟之汲汲尤在於此。

覆劉霞仙

璞山募勇之事，國藩蓋時時係念。前次爲赴鄂救援之行，不妨倉卒成軍。近日爲東下討賊之計，必須簡練慎出。若不教之卒，盜敗之械，則何地無之？而必遠求之湖南，等於遼東自詡之家，仍同霸王兒戲之軍哉？故此行不可不精選，不可不久練，無慮習者知之，豈以足下與璞山之賢，而反不知乎？選貴精，則璞山新招之卒，其可汰者必多；練貴久，則未出之前，成行之後，其口糧必須早爲計畫。現在江達川新招之千人，僕擬先發安徽助賑樵之急需矣；其餘五千，今冬須備兩月坐糧，明春須備兩月行糧，計其所費，良復不貲。此得選備十營，合長夫爲五千人，或可勉強支持；是以昨覆中丞一書，將各勇通盤核算，璞山新舊之勇，多不過留四營。茲將原書抄呈，足下與璞山覽之，可得其詳。湘勇佳處有二：一則性質尙馴，可以理喻情感；一則齊心相顧，不肯輕棄伴侶。其不佳處亦有二：一則鄉思極切，無長征久戰之志；一則體質薄弱，不耐勞苦，動多疾病。以此四者參觀，大抵在本省之土匪賄利，禦江南之粵寇則怯；朱石樵歸來，必有一番閱歷篤論也。至於練勇之道，必須營官晝夜從事，乃可漸幾於熟；如雞伏卵，如蠶練丹，未可須臾稍離。前與璞山面議，每營須有文武兼備之營官，始克照料一切；不知璞

山已覓有賢者幾人，果能當此一席否？僕極不放心。今年援江之舉，以營官未暇詳擇，至今懊悔。望足下與璞山將四營官伊誰，幫辦伊誰，即日飛示。至要至要！

與王璞山

近日在敵處聞足下之短者甚多，其來尊處言僕之輕信讒謗，棄君如遺者，亦必不少；要之兩心炯炯，各有深信之處，爲非毀所不能入，金石所不能穿此者，別自有在。今欲多言，則反以晦真至之情；古人所謂「窗櫺愈多，則愈蔽明」者也。特書與足下約，計必從鄙意而不可改者五條，不必從聽足下自爲屈伸主張者三條，僕自密辦而不遽以書告足下者二條，並具於左：

一、必從鄙意而不可改者五：

各勇宜操練兩個月，體弱者，藝低者，油滑者，陸續裁汰，明春始行遠出。每營必須擇一營官，必資然分出營數，此時即將全數交付與他，不必由足下一手經理，任人則逸，獨任則勞。此後必成流賊，股數甚多，吾須分投與之相逐。若平日由足下一人統帶，臨陣始分股逐賊，則差之毫釐，謬以千里矣。幫辦者，每營須四五人，必須博求賢俊，不盡取之湘鄉。萬一營官有病，則幫辦亦可統領，斷不可草率。足下現物色得幫辦者幾人，祈開單見示。器械必趕緊製辦，局中窳劣之件，概不可用；伯韓所造抬

鎗甚好，不知鳥鎗已成若干石樵言帳房宜用夾的，是否屬實祈復示。如必須改的，此時尙可趕辦。鄒岳屏所捐鎗桿亦不好，竟須另覓硬木圓身，未經鑄破者。如有一械未精，不可輕出。戰船能多更妙，縱使不能，亦當雇民船百餘號，與陸路之兵，同宿同行，夾江而下。凡米煤油鹽布疋乾肉錢項鐵船竹木之類，百物皆備，匠工皆全，凡兵勇製營，卽以船爲市，所發之餉，卽換吾船之錢，卽買吾船之貨。如此展轉灌輸，銀錢總不外散，而兵勇無米鹽斷缺之患，無數倍昂貴之慮。

一、不必從僕，聽足下自爲屈伸主張者三：

鄙意_三爲十營，合長夫計之，得五千人，非不知其太少，實恐口糧無出也。已由公牘札飭足下僅留四營，如足下能設法勸捐，多留一營亦可。鄙意欲足下來衡州合操，若憚往返，卽在省別操亦可。竹莊可帶一營，可囑其管帶來衡，石樵歸時，必來衡商議大局，足下如不同來，必須開一單與石樵粗定規模，再由敝處核定。陣法原無一定，然以一隊言之，則以「鴛鴦」「三才」二陣爲要，以一營言之，則「一正」「兩奇」「一接應」「一設伏」四者斷不可缺一。此外聽足下自爲變化，將多人以禦劇寇，斷不可無陣法也。

一、自爲密辦而不遽以書奉告者二：

有人願帶五百人，隨同遠征已許之矣。船戶已請多人去邀集，未知果有成否？足下亦有相契之船否？祈示。

覆江岷樞中丞

來示論兵勇短處，最爲切當。僕於二月間復魁太守書有云：「岳王復生，或可換孱兵之筋骨；孔子復生，難遽變營伍之習氣。」雖語涉諧謔，實痛切之言也。今欲圖謀大局，萬衆一心，自須別開生面，斬新日月，專用新招之勇，求忠義之士將之，不雜入營稍久之兵，不用守備以上之將。國藩之意，蓋與閣下若符契耳。

添勇六千之說，昨因令弟達川帶勇一千進省，卽令其先將此勇趕緊赴皖，以備閣下爪牙之需；其餘五千，須俟船廠辦齊，水陸並進，乃可有濟。省中諸友及璞山之意，皆欲急急成軍以出；國藩思此，次由楚省召勇東下，一以爲四省合防之計，一以助閣下澄清之用。必須選百練之卒，備精堅之械；舟師則船廠並富，陸軍則將卒並憤，作三年不歸之想，爲百戰艱難之行。豈可兒戲成軍，倉卒一出，人盡爲合器多苦窳；船不滿二百，礮不滿五百，如大海鏡立墨子着面，縱能迅速，皖省究竟於事何補？是以鄙人愚見，總須備戰艦二百號，又輔以民船載貨者七八百，大小礮千餘位，水勇四千，陸勇六千，夾江

而下，明年成行，與麾下相遇於九江孤山之間。方始略成氣候，否則名爲與義旅，實等矮人觀場，不直方家一嘔耳。明知閣下盼望此勇甚切，然速而無益，不如遲而有備。且閣下初到廬江，亦宜將吏治民事略爲整頓。卽陸路堵禦，本境勦匪，有隨身帶往之勇，有達川續往之勇，有李少荃舊練之勇，亦尙足資捍衛。想卓裁定以爲然也。閣下奏保辦理舟師之張觀察敬修，夙聞郴州北來，日內可抵衡州。此間辦法，有與制軍書與羅山書抄稿呈覽，可以得其大凡。羅山新自吉安到省，聞有不願長征之意，未卜能強之一出否。璞山以汰勇之故，頗致怨於國藩，尙可徐徐開譬。

叔續學術浩博，天下共知其宏識遠略，可謀大事；豈獨國藩與閣下知之。今年併力援江，實與伊定議也。安徽紳士國藩所知者，自呂德田、吳竹如、李少荃外，又有何慎修、子永、涂宗瀛、顧仙其、去安徽最近者，又有宿遷之臧牧庵、淮安之魯通甫，皆領學鴻才，城戴存莊，雖文學之士，而有血性。官場自岱雲外，袁午橋最爲結實，才氣亦足以包舉大事。國藩去年會過州縣，見宿州郭刺史尙淳實，有賢聲。此外問呂德翁、李少荃，當不差認。李高筠、仙僕寄書山中，屬其來衛練兵，遠赴皖中，助閣下一臂之力，現皆未來。僞仙諸君不知可出。佐閣下否？伯韓必宜送往幕府，但須船之後，與大隊偕行耳。承示致周敬修先生書，不特規畫大局，有陳同文一流人氣象，卽文辭之美，亦殊非近時所有。此老與國藩會晤，

澆結契頗深，實能脫去世俗仕宦町畦；近聞其途作古人，不知果否？其世兄亦是可用。

安徽利源，惟淮北鹽務，尙有可圖；洪湖以西，尙無阻滯。北可以侵漢東之引地，西可以侵淮南之引地；署運使者，爲舍親鄂雨三，閣下能與鶴翁謀在此間圖生活否？否則專恃捐輸，斷不可恃。此時設局開捐，足音杳然，涸轍之勢，卽在目前。奈何奈何！

覆夏愨亭

選將之道，誠爲至要；惟僕所用之人，如塔智亭、邵陽勇、林秀山、帶平江勇、周鳳山、帶道州勇，揚名聲，帶新化勇，卽舍弟輩之帶湘勇，均有各樹一幟之風。止可直隸鄙人麾下，未便又立總統之名，貌爲相轄，實不相降。江汝舟自回楚後，並未與弟通信；聞羅山到此，有不願長征之意。璞山之志，久不樂爲弟用；且觀其過自矜許，亦似宜於勦土匪，而不宜於當大寇。惟伯韓近日來衡，弟當與熟商一切耳。

戰艦之事，近已分局湘潭，均刻期燈節前後畢工；惟張觀察購辦之夷礮，廣礮，到楚尙無確耗。若不俟之以行，則彼此皆不成軍。弟北望君門，東望皖江，寸心焦灼，豈忘片刻安處？而籌辦各件，俱非倉卒所能遽就。且卽使成軍以出，亦當於黃州、巴河、九江等處，先謀收復，又不能遽赴吾岷。老之急，大局所在，止論地形之要害，不得顧友朋之私誼。卽君父諭旨所指示，亦有時而不敢盡泥也。弟以菲材，謬

與戎事，蚊虻負山，自知不勝。往在京師，頗好與勝已者往還，或有所圖，則招以共事。此次膺斯重責，豈不知博求豪俊，教我不逮？惟念兵凶戰危，以萬衆而託命於鄙人，苟非慨然相許，即亦不敢相強。閣下瑠網之訓，謹當感佩。然幾幾誠求，又幾幾不爲強求，此亦自有苦衷，閣下應能曲諒之也。

覆王璞山

方今友朋中，如足下之精心研求者，蓋不幾見。僕於此等處亦頗究心，茲將僕之營制，與所以位置諸賢人君子之助我者，逐條臚列。所飛書覆我，歸於一是。且以逆賊楊秀清不過閩里一儉兒，其羽翼亦烏合嘯聚，而其官職營制人數之多少，旗幟之分寸，號令之森嚴，尙判定章程，堅不可改。况吾黨享朝廷之命，與君子之師，而可參差錯亂，彼立一幟，此更一制，不克整齊，而畫一之哉？所定條款，務望遵從，即小處或有不當，亦當委曲商酌，不可遽爾違異。

一、舊制三百六十人爲一營，茲添爲五百人一營，每哨添火器二隊，刻有新營制一紙。足下之二千人，即可分爲四營。一、營官必須賢能之士，即幫辦亦須博求時彥，與其一手經理，或有不逮，不如求賢以自輔也。現在貴處各營官幫辦，中有朱鐵橋、鍾台州及桂東之某生，僕所倚信，亦在此三君子。此外則閱歷較淺，恐未足恃。僕意足下自將一營，以朱鐵橋輔之；朱石樵將一營，以鍾台州輔之；蔡蘭青

將一營，以桂東某生輔之。鄒伯韓將一營，以其本家元探等輔之。此三君者，皆足下平日深相契好，以之分帶足下之勇，存相成之益，無相妒之嫌。此區區佈置之苦心，想足下能鑑照也。

一、陸路十二營，須有一總提調，擬以朱石樞爲之。提調斷不可無兵，故令其自帶一營。蓋恐其不能斤斤於營中之瑣務也，故鍾台州請之。行軍必有智勇兼前者爲先鋒，茲特立嚮導處，擬以足下爲提調；又別立偵探處，擬以鄒伯韓爲提調者，皆極要事也。三君子皆自帶一營，而又兼管此三事，分之則各有專職，合之則聯爲一氣。一陣法初無定式，然總以握奇經之天地風雲龍虎鳥蛇爲極善。茲以五百人定爲四面相應陣，以爲凡各陣法之根本，各營均須遵照。茲附去一紙，其每隊之「鴛鴦陣」，「三才陣」，「前已刻式，茲亦附去一紙。

一、長沙丁氏兄弟，皆一時賢俊，比之新化之鄒湘陰之郭殆將過之。聞丁秩臣之弟，號選卿者，艱苦忠信，智勇深沈。足下若能求此人帶勇，則可師可友，望設法求之。足下忠銳絕倫，惜尙未能尊求勝已者耳。

覆朱石樞

帳櫓奏調台端，赴皖公義私情，俱不可以不往。弟擬舟楫起行，在省耽擱數日，花朝之前，可以赴

鄂陸徒或與偕行，亦未爲不可。特到鄂以後，弟雖水陸並進，與此賊決戰於黃州巴河之間，閣下則可由黃陂麻田間道赴處，弟須欲聽閣下之自往，則失吾千緩腹心之助。欲據閣下以偕行，又負喉樞救焚拯溺之望。以是展轉難遠，決爾假令天心厭亂，鄂湘三省之師，竟能克復黃州，驅逐巴河與嶽樵及閣下之師，會於湖口小孤之間，併力而攻安慶，則大局猶有可爲。查蒼者究竟未如何若？吾輩竭力爲之，成敗不復計耳。

此間所辦快蟹船，差強人意；長龍船濼脆不堪，連日鬱憤異常。弟前見成守備熟船事，推心置腹，委用極專，不謂遞失所恃。瑛山不願從吾營制，弟與臬司細商，亦嫌其帳下轉手過少，恐二千餘人者，非一二人所能馴御。且此時斷斷不合，將來進止參差，亦難得力。弟即決計不帶之東，方今世亂需材如瑛山者，弟即不能用，自存他人能用之者，勉於聚合，乃所以愈離也。

覆駱中丞

水師將不暇擇，實因將官不願下河，湖指亦同此患，而招水勇亦較陸勇迥不相侔。陸路應募者極多，而水路則久不能齊，是以有來即行收留，來示請非儼重周詳之道，極是。然急何能擇？始以充數，破架除辦四十餘箇外，再求多造百箇，廣收之，架無磨盤，不甚靈便，到省當提三分之一。瑛山之勇之

若歸我督帶，則須受我節制，此一定之理。待於去年箴規璞山一函，業抄稿呈閱矣。厥後璞山復書，但求乞放還山，而於侍書各條，並不一一答復。此其意豈願與侍同事者乎？既不能受節制，自難帶以同行。今日大局糜爛，侍豈復挾長恃勢，苛人小節，以自尊？又豈復妬才忌功，不挾健者以自衛？惟一將不受節制，則他將相效，又成離心離德之象，故遂決計不帶也。

昨閣下欲札飭璞山先黃州，不知比已下札否？札中所言，係令其歸甄師節制否？若歸甄師節制，則尊處宜速行咨明。若不歸甄師節制，聽璞山自成一軍，則尊處宜先行奏明，此亦一定之理。今世雖大亂，而此等處尚不可紊也。國藩性本褊隘，因有鑒於晚明君子，朝局敗壞，將盡而猶偏競意氣，爲可恥笑，是以時自省警。閣下若取侍與省中諸僚友往返書函，一一俯覽，而察我心緒，亦足以知區區之非盡無說矣。

覆褚一帆

湖南向無水師，此次開天闢地，披荆斬棘之世界，實屬萬難。陸路之勇，一入船上，則站立不穩，頭暈嘔吐者，往往有之，故鄙意欲招駕船水手，以免站立搖晃也。須俟喫口糧稍久，徐徐教導，徐徐簡汰，徐徐新添，乃可成事。衡郡六營，副右營楊將官於初點名時，即將如何往江南殺賊，如何號令嚴明，退

德者如何正法，一一問明，各勇紛道退，無一願者。正前營諸將官，正左營龍將官，起初並不與諸勇問明，但每日給之口糧，教之放礮，盪漿等事，不過廿日，諸勇欣然，今則躍躍欲戰。愚民無知，於素所未見聞之事，輒疑其難於上天，一人道退，百人附和，其實皆勇，心中亦並無真知灼見，假令有百餘人稱好，即千人聞聲稱好矣。咸南塘招勇之法，亦嘗詳及此層，其說極精。胡維峯昨來稟函，道及閣下與渠言招陸勇之說，弟甚善之，祈閣下飛告維峯，雜招陸勇，但須肯上船者耳。弟爲勇未招齊，極爲懸系，准于二十八日起行，抵潭時，與閣下商議，免致兩處牽掣。目前數日，廣爲招之，將來勝爲汰之，不過多費口糧耳。即有應行更改者，亦可更改。閣下與腐伯符一商，無庸盡行稟陳也。

與羅羅山劉霞仙

前復一函，由寶勇帶往，亮達觀聽。此間先接胡潤公十一日一函，而知陸軍敗挫之狀，旋接雪琴厚庵初五一函，而知水軍自十二至二十四，旬餘血戰，入險出危，奇功不世，爲之駭詫敬歎。有此偉績，而蒼蒼者不遂，令竟復武漢，其卒不復耶？抑留以有待耶？時事愈難，則挽回之道，自須先之以戒懼，惕厲，霞弟傲兀鬱積之氣，足以肩任艱鉅，然視事大易，亦是以一弊，鄙意此時不可分文，且以五千之衆，併爲一路，非必滕羅而薛霞也。姑試十餘戰，徐徐以養霞公之望，而堅軍士之信耳。寶勇尤不可獨分

一支，想羅元深知之。岳鄂地勢甚大，賊勝甚衆，必有爲分支之說者。故國藩兩書皆兢兢焉，伏惟詳管。郴州之賊，擾陷茶陵醴陵等處，不無警動，魯處亦不宜撥兵回救。古人所謂「絕利一源，用師十倍」者也。後泉刺史丁艱，國藩擬附片奏請留營辦事，此間水陸如舊，周副將濠城一軍，尙足自立。矣請在蘇官瀆師垂老矣，後韓三營，故乏起色，前幫四營，可與防守，難與進取。外江事勢如此，雪琴恐不能遽來章門，如決不能來者，則請於鮑超張營貴二人之中，飛調一人來南康，以振積疲之氣。天下滔滔，何處英傑，翩然來止，以輔不逮，而張屣慮乎？雪琴厚廬，處不別作書，鮑張二君亦不具公牘，求閣下爲我力致之，必分一人前來，而後有濟也。

致羅羅山

新正九日，接臘月十七日惠書，並公牘，具悉一切。水陸屢次大捷，似武漢不難克復。獻歲新社，聯驕想已踢破黃鶴，馳奏露布，勳福無量，至以爲頌。江右軍事，洎無善狀。周鳳山臘月初四，樟鎮犬捷之後，本應留賊之浮橋，星夜修補，濟師西岸，速勦臨江，正可一鼓而下。乃不知出此，而循海之東岸而上，以勦離樟鎮六十里之新淦。初十日收復縣城，於是疑議紛起，司道移文，請周軍就近南援，以解吉安之圍。而吉安城中周廉訪陳太守等，亦飛書請援於周副將，而新淦縣李令則稟請周軍留淦以防賊。

竄撫建之路。往返商確，遂耽擱十餘日。新撫文中丞批令由樟鎮仍勦臨江，而亦未堅主其議。國藩恐周將地形不熟，方略不明，遂飭雲琴觀察由南康馳赴臨江，與周將商辦一切。逮新正四日，始抵樟鎮。而陸軍已有初一夜之挫。蓋周將自駐新淦，分辰勇常勇八百人回駐樟鎮，護衛水師。賊匪覘知兵單，遂渡三、四千人於樟鎮，乘之攻陷營盤，傷亡二百餘勇。幸初三日，周將自新淦回援，中途大戰獲勝，斃賊數百，奪器械馬匹甚多。初二日，江軍水師戰勝，奪獲船隻破位。初七日，雲琴水師戰勝，搶奪浮橋木，軍威稍振。周將亦於初五回紮樟鎮，日內可回雲琴進剿，差慰廬念。

惟自彭周而外，江西無一軍可恃。吉安之圍，五旬未解。西路州縣陷至二十餘處，無人過問。餉項業以罄竭，臘月即發鈔票一半，辦理諸多棘手。國藩爲江省計之深，望閣下之來援，爲大局計之，又甚不願閣下之回援。何也？凡善弈者，每於棋危劫急之時，一面自救，一面破敵，往往因病成妍，轉敗爲勳。善用兵者亦然。今江西之勢，亦可謂棋危劫急矣。當此之時，若雄師能從北岸長驅，與水軍鼓行東下，直至小池口、八里江等處，則敵處青山湖口之師，忽如轍魚之得水。江西瑞州、臨江之賊，忽如釜底之去薪。以不援爲援，乃轉敗爲功之要著也。如閣下仍從通城、義甯回援江西，則武漢縱能克復，恐敗賊從而回竄北岸，既無重兵外江之水師，萬無東下之理。內湖之水師，終無出江之望。是回援而滿盤皆

滯，不挽而全局皆生，國藩所反覆思維，而確見其然者也。

軍接黃南坡兄來信，湖南擬以六千兵勇，救援江西，係黃與夏憩亭方伯朱石樵太守三人董其事。此舉果成，則由袁州建瓶而下，較之閣下從外兜勦而入，尤爲得勢。望探確湖中實情，如援師已成，閣下卽無庸回江。國藩細察目下局勢，閣下克復武漢後，由北迅速東下，湖南援師由袁州橫出，上策也。湖南援師不成，閣下克復武漢後，回勦瑞臨中策也。援師旣不成，武漢不復，閣下屯兵鄂渚，國藩親率青山湖口陸軍，馳援腹地，與周鳳山一軍夾勦。此則近於下策，而亦不能不出此者也。敢布區區，尚祈卓裁示復。水師近未開仗，青山蘇官渡尙屬平順，霞仙比已至尊營否？筠仙已赴浙中，軍事多虞，離案增感。

與李次青

賊匪每夜明火列炬，更鼓嚴明，正守城之下，乘林啟容之守九江，黃金之守湖口，乃以悄寂無聲爲貴。江岷樵守江西省城，亦禁止擊柝列炬，已無聲而後可以聽人之聲，已無形而後可以伺人之形。撫賊之備物太甚者，其中蓋有所不足也。願足下以精心察之，冷眼窺中，無乘以躁氣，無濬以衆論，自能覷出可破之隙。若急於求效，雜以浮情客氣，則或泰山當前而不克見，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

以黃金注者昏。外重而內輕，其爲蔽也久矣。僕之不欲再增撫州陸軍，實以金注太重爲慮。其水師助勦，已調新中親兵二營，以饒防稍鬆也。連日苦雨不息，風雷交作，憂懼百集，不知尊營能無被浸淹否？將士淋漓困乏之中，尙不至多病否？此等苦况，軍中所不數見，足下積年體弱，能勝此否？國藩比亦移居營帳之中，深宵聞喧，慙傾注之聲，念我撫郡征人，茫然不知天道人事之何所終極也！

各屬民未厭亂，從逆如歸，所出告示，嚴厲操切，正合此時辦法。但示中所能言者，手段須能行之，無惑於妄傷良民，恐損陰騭之說。斬刈草菅，使民之畏我，遠過於畏敵，大局或有轉機。四五月餉項竭蹶，每名每日只能給百文，待六月廣東餉到，再行逐一補足，外每日加賞米一升鹽三錢，將來不復扣還。此係萬不得已之計，望足下傳集各弁勇，將國藩苦衷，一一告明，卽日再會中丞銜，出一函並諄札各營也。豐城經劉養素水師克復，亦一快事，省城虎勇等營，將以日內駐紮瑞州等處，西爲湖南援師與隔嶺之雲，東爲撫州大軍抽釜底之薪，或者稍有裨益。捐功牌銀數，由足下更定，便宜行之，一面稟明可也。

與李次青

接惠書，知渡河截剿，援賊獲勝，欣慰欣慰！足下與秀三彌之圍攻之師，兵力頗厚，惟屢次爲鎗礮

傷我壯士逾數百人，銳氣暗損，最爲兵家所忌。夫戰，勇氣也，再而衰，三而竭。國藩於此數語，常常體驗。大約用兵無他妙巧，常存有餘不盡之氣而已。孫仲謀之攻合肥，受創於張遼，諸葛武侯之攻陳倉，受創於郝昭，皆初氣過銳，漸就衰竭之故。惟荀彧之拔偏陽，氣已竭而忽振，陸抗之拔西陵，預料城之不能遽下，而蓄養銳氣，先備外援，以待內之自敵，此善於用氣者也。足下忠勇內蘊，邁往無前，惟猛進有餘，婦謀不足。吾願足下學陸抗氣未用而預籌，不願學知營氣已竭而復振之，願算畢而後戰，不宜且戰而徐算。至囑至囑！

與羅伯宜

初四大仗之後，時銜連日出隊，不甚相宜。蓋瑞州一軍所持者，在湘寶兩營。到瑞數大戰以來，受傷者亦頗不少，似此精銳百戰之卒，當加意愛惜之，宜使賊來尋我，我不去尋賊。僕於用兵，深以「主客」二字爲重。撲營則以營盤爲主，撲者爲客；野戰則以先至戰地爲主，後至戰地者爲客。臨陣則以先吶喊，放鎗者爲客，後吶喊，放鎗爲主。前二十五日，有信與時銜囑其移營，囑言主客之義。今兩次大勝之後，正可趁此時移營。久頓城下，賊常主而我常客，不過兩月，銳氣暗損，懈心暗生，強兵將變爲疲兵。望與時銜切商，即日移營至要處。賊雖屢敗，而城中精銳老賊並未多損，切不可稍存輕敵之見。

千萬千萬

與羅伯宜

初一日接惠書，具悉種種。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故古詩「花未全開，月未圓」之句，君子以爲知。道自僕行軍以來，每介疑勝疑敗之際，戰兢恐懼，上下忱惕者，其後常得大勝。或當志得意滿之後，各路集，狃於屢勝，將卒矜慢，其後常有意外之失。臨州一軍，自初一初四大捷，各營漸有輕敵之態。頃聞黃澤遠添營已至，王吉昌虎勇亦來，周梧桐及舍九弟亦將畢集於此。鄙懷惴惴，輒有鑒於九江小池口往轍，或致意外之失。聞峙衡思深慮遠，乞足下與之精心默究，在已有少滿足之懷，則箴砭之。將士有矜慢之漸，則戒飭之。關係至大，千萬千萬！

覆左季高

惠械敬悉一切。迪庵之死何疑？即舍弟溫甫及篠石篁村龍臣懷軒諸人之死，亦又何疑？鄂中兩奏皆作不了語，亦閑事不多之故。戰敗而主將尚存，不過半日即喧傳，兵衆蟻附之矣。李續燾紮大營後面，歸路必經之地，不告而先退，趙克彰不救三河之難，楊得武敗回，不一詣希庵營次，此皆可惡。閣下爲我痛弟與迪爲不達，此次殲我湘人，殆六千焉得不痛，又焉得不惡彼背負者也。國藩定於正月

初旬移營饒州於彭澤湖口等處，擇地駐紮，意在保全湖口爲潯江兩岸聲援。如潤帥希庵之意，欲弟移駐北岸，亦甚易耳。徐州歸德曹縣失守確否？捻匪氣餒日壯，論者以爲禍烈於洪楊。山東河南兩省大吏，不講吏治，從亂之民日多。來示欲弟講求馬隊，誠爲要指，此事弟夙來究心。楚人柔脆不耐勞，恐終不濟，南馬亦弱小，遠不如河北口北。論人馬耐苦，終以內外札薩克爲優；東三省則以吉林黑龍江爲優。陪京人材，近稍浮滑好利，習俗易矣；吾楚水陸諸軍士卒，多不耐苦，大是短處。將帥亦皆煦煦愛人，少英斷肅毅之氣；來書謂羅李晚節，皆失之寬，正不獨羅李爲然也。乾鎮河溪等處，如有好兵，吾欲闕千人練之，不須統將，祇須千把數員分帶之。抬鎗烏鎗，操得快而有準，無論或南或北，或山或野，終是可靠。吳翊岡在金瓶嶺所操鎗手，現在存者無幾，皆已分投各軍；若操練千兵，則無分散之慮。陝德圖一起，係勝帥所調，終當索去，未便竭吾力操練此起耳。

與胡宮保

新正二日，展誦惠緘，知歲杪有二郎河之行，又承賜示祭迪庵中正文，字挾飛鳴之勢，而筆含哀憤之聲，讀之令人增友朋之慟，迪公真不死矣！不審他日鄙人能得此於先生否？此不可不預爲要約也。初十日又得元旦賜緘，並讀迪公優卹諭旨，可歌可泣，尙復何憾？三函所論各事，謹一一詳復如左：

閣下不居署中，與希庵相處，寸步不離；公義私情，兩爲曲盡。然希庵將來不能不率師入皖，不能不攻舒桐三河，以雪湘人之恥，而抒迪公之憤。閣下似宜久駐黃州，可伸可縮，可外圍皖省，可內保腹地；上游可籌餉，可察吏，下游可督潛，太進剿之師，可顧二蘄防守之兵，似覺面面俱到。若台旆一入皖境，則於籌餉察吏等事，不甚靈通。鄙意春夏間，希庵與閣下似可堅駐黃州，如新馬隊能練成，希庵進則皖中，閣下可一至下游視師，時往時返。仍開府黃州，長爲老營，常常添練新兵新勇，接濟前敵，更換淘汰，如齋相關中故事，則爲益極大。芻蕘之獻，不審有當否？

一多餉欲兩路進剿，自是正辦；我進則賊自守不暇，賊進則我自守不暇。一消一長，斷無中立之理；惟自毛羽不豐，兩路俱須馬隊，現僅馬千餘匹，不敷分布。且一入皖境，卽無歇手之時；希庵如須回湘一行，不如其假旋，再行進兵，氣更充足。

一湖口彭澤總須一支精兵，乃可保全；此不特爲侍鬱悒之所，亦塔羅李三君九泉所必爭。且楊彭及諸將士，亦不可再有此疏失也。守湖口之賊首黃文金，今尙在蕪太等處，必不能忘情於此；景德鎮若能克復，擬以凱章當此一路，庶足禦之。劉傑人李寶賢劉連捷黃澤遠皆好營官，惜無好手統領之；寶營則風氣日壞，難期得力矣。

一、季公似不宜赴鄂。目下湘中亦多事，東防南安之賊，南防廣西之賊，西防黔中之賊，必家鄉平安無事，而後湘勇之在江在鄂者，無內顧之憂。來示謂合軍而後能保楚，保楚而後能圖吳，吾謂固湘而後能合軍心也。印渠及其三將除江西北外，勦湘剿鄂，皆其所願，征皖北尤所甚願，但目下雖防寶永一帶，不知此軍能遠出否？侍已械詢季公矣。楚勇東伍太不諳，往會與岷樵言之，去冬又爲印渠言之。聞季公書來，已另立規模爲之編束。

一、來示留意統將才，此卻極難。前此所得諸名將，皆邂逅遇之，非求而得之也。近來長千八長五百人者，容可物色，或無其才，而徐徐操習以幾。獨統領，則必天生是才，非學所能。王枚存不知統一路否？希庵嘗稱之，頃亦械詢季高矣。李筱泉之弟少荃名鴻章，丁未編修，其才與氣，似可統一軍。擬令其招淮南之勇，操練馬隊。渠久客呂鶴翁處，福元翁處，閱世過多，不敢輕於任事，刻尙未相許也。意誠耿介而外圓和，論事觀人俱有識，却是吾鄉一把好手。幼丹與本省上下官多齟齬，深慮其憂悶致疾。建昌王太守，明決有才，此三人合之，夾青均濟時之良器，然皆不宜於統軍。名將難得，寤寐求之。

一、西丹似可不調，調千人亦太多，無益大局也。鹿角禦馬是古法，京營漢軍專有一項，犀鹿角兵，然亦似鄙人初講水師時，以魚網牛皮搗礮子耳。真能戰者，決不事此也。待決計另練新馬隊，更不講

求他法；雖岳公之「麻札刀」亦倖而偶勝耳。

以上各條，謹就重商處奉答，仍求詳示。

覆胡宮保

接兩次惠緘，并說帖一件，敬悉一切。所欲復者，條列於左：

一、水師操習陸戰，衝出下游，亟肄以疲賊，多方以誤賊，此自操算。七年閣下曾上一疏，與此亦大同小異；四年黃蘆西上一說帖在侍處，亦大同小異。國藩淺見，竊以爲吏治有常者也，可先立法而後求人；兵事無常者也，當先求人而後立法。求人以統領爲最難，營官亦頗不易得。厚庵自三河大變後，憤懷同志，度其情態，且如中鉤之魚，失配之鳥，勢難強其另闢門面，重立規漢。雪琴亦久疲思息，非復有朝氣可用；縱強之使爲統領，亦必不討好。若於楊彭二公外，別求統領之才，不知陳金鼇、劉國斌、李成謀三人，可統此席否？若水師營官中，不能挑出統陸兵之人，而另擇一人，納入水營，誠如尊慮，必不愜洽。此陸軍坐船，以求統領爲第一義之說也。至抽勇三分之一，以習陸戰，恐楊彭及各營官哨官皆不甚願。自廬州再陷，巢湖水師好船好礮，盡以資賊，計亦必出江與楊彭決戰。水師抽勇登岸，固亦不可不慎。鄙意抽撥水勇，操習陸戰，不過欲其熟舟楫，彼此聯絡耳；却須准其另募槳手，補足原額。其船

變則須另行打造，如極大舢板，如渡船，如長龍之無平盤者，與賊舟相似，而不用前此之師船，或者人樂從。此段議論，侍不寫信告楊彭，恐先淆亂各營之耳目也。

覆胡宮保

西丹得調千名甚好，大凌河捐馬，恐不可恃，將來仍須至北口采買，尙祈早去早來。鄙意猶思募淮南之勇，試北口之馬，蓋西丹有窮，練勇無盡，兵事未艾，早遲終須以南勇習北騎，不如早動手一日，多一日之閱歷也。若鄂中采馬到時，乞惠給敵處一二百匹，并乞都將軍惠撥官二三員，兵一二十人，先合此間弁勇，稍爲濡染。李朝斌曾充敵處戈什哈，有真性情，水師合軍，必有數次惡戰，又多分好手還湘，此後水營得力之人，不可令其登陸矣。劉傑人殉節，其爲人可敬可憫，本非統領之才，是所謂賊夫人之子也。軍事不可無悍鷲之氣，而驕氣卽與之相連，不可無祥和之氣，而惰氣卽與之相連。有二氣之利，而無其害，有道君子，尙難養得恰好，况弁勇乎？

覆胡宮保

得兩次惠緘，敬承一切。祁陽已於十八日解圍，新甯武岡亦先後解圍，羣賊萃於寶郡。官軍如田興、周寬、世趙、正班、王人樹亦會於寶郡，計不下二萬餘人，大局當可無礙。來示慮及賊出沅資修造

戰船，據洞庭之上游，鄙見以爲此不足爲慮。國藩初在衡州造船百六十號，規模極狹小，器用極草率，然已費盡千氣萬力，閣下於五六年間，恢廓水師以左右博大精至之才，又得湖南公私之助，然辦礮之難，需子藥之多，造船之委曲繁重，開亦費盡千氣萬力，乃得集事。今賊欲於資沅造船，何處得一清淨之所？兩月三月無官兵去擊者，何處購礮？何處得此大宗子藥？若自鑄土礮，則亦不足畏；若僅造民船，則徒供楊彭之一焚，尤不足畏矣。若果入蜀中，鄂省添出西邊防務，却自費手，然亦在陸而不在水。芻蕘之見，是否足供采擇？此賊鈍於浙，又鈍於閩，入楚後又鈍於永，鈍於祁，或竟不能入蜀，亦未可知。巢湖賊舟出江，下游必有幾次惡戰，黃石磯湖口各營，應請不再調開。李申甫尙未來營，蓋爲雪琴留談也。

致胡宮保

前日因循未及赴黃州，昨夕定今日成行，而又有風雨交作矣。自占英霍山險之路，而以沿江平易一路讓鄙人，此公之盛德，而鄙人所最難安者。而商之事，此爲第一。惟標各營，與希庵各營處處黏連一片，勢難析分，希庵既居商六一路，則大霧不能不居英霍一路，侍雖欲辭易而居險，而事理不甚切當。且細思賊所必爭苦戰不休者，乃在太湖桐城大關等處，此爲第二路，今多鮑所占者也。蕭浚川

來，亦擬調歸此路。今多鮑藩唐四人，萃於第二路，則兩人公轄之，且不時撥生力兵協助之。此路正兵
屹立不動，餘三路，皆當以奇兵論。不審靈籌以爲然否？希應否於十月來黃，如以爲可，待當便緘催
之。

覆李申夫

接來械，具悉營務處合嘉字營行住有法，驩慰之至。去黃梅日近，務宜勤發暗探；凡臨敵觀氣色，
有二可慮：驕氣則有浮淫之色，——淫溢也大也慢也——惰氣則有瞻滯之色，——瞻晦也闇也——
——望體察而補救之。何鏡海若能「克勤小物」四字上用功，應日有長進，望閣下虛己以待之，方不
隔膜。

覆黃莘農中丞

月前展誦惠書，會湧函佈復，諒登籤掌。頃手書以皖捻蟻屯蒙毫接軫中州滋蔓時虞，力圖防剿，
仰見靈懷肫篤，碩畫周詳，至爲欽佩！迺辱明誨，欲以湘衛舊旅，從事中原，且勸勉之殷，至三至再，回環
循誦，五中惶悚，夫天下太勢，北而畿輔，東而三齊，皆以豫州爲綰轂之區，來書指明，輕重緩急，無待贅
論。幽藩自再出視師，奔馳江楚，不敢告勞，果能勉竭駑駘，與大君子戮力同仇，肅清北路，獲收鉛刀一

割之用，良所至願。無如南北異勢，遷地弗良。前書未盡欲言，今復爲老前輩護陳之。

淮以北之民，賦性剛勁，耐寒習苦，囊裹乾餼，且行且食，以該處之兵，辦本地之賊，必可得力。若敵部皆衡湘之士，狃於南方風氣，不慣糲食，冬則皮帽皮衣，炭盤手盪，刻不能離。羅季名將，亦不免於冬烘氣象，昔閣下與二公爲至交，諒可隱知。至勇丁安靜不擾，甲於他處，而文弱不耐勞苦，又常常告假思歸，禁之不可刑之不聽。珂鄉貧民風氣，與敵縣人情，一一相同，其不可強之北征者，勢使然也。兗敵部蕭張兩軍調赴湘粵，兵力本形單薄，所賴楚北諸軍，互爲聲援。前兩次奉旨籌撥一軍，取道光固，潁州繞出懷蒙以北，籌維再四，至今無以應命。現下游援賊，聞有四眼狗、大股西來，太湖一路，最爲吃重。敵部進屯宿松，與太湖相爲犄角，兼顧後路餉道，似難臨敵撤調。方命之愆，實深悚歎！

抑似更有進者，自太行以東，至於曹鄆，皆自古百戰之場，如鄴下古之雄都，大名宋之北京，良將勁卒，尤當世不乏人，皆閣下按部必經之地，可否奏請直隸齊豫三省督撫中飭令一人，召募河北壯丁萬餘人，認真訓練，不過數月，其雄健必可遠勝於湘勇，較之調南勇而北征者，難易不啻霄壤。或三省各募各練，直隸則屯駐大名山東則屯駐東平河南則屯駐彰衛，有事易調撥，無事易遣散，實爲事半功倍，是否可行，惟祈籌畫熟商。

覆胡宮保

接浚川稟，冬月二十七日抵湘潭，索餉甚切；若湘中少有以濟之，臘月當至鄂矣。浚川來，則以八圍太湖，多餉蔣諸軍，可禦援賊於新倉等處，亦如閣下之初指矣。大約楚軍圖皖，須分兩宗：一曰堅扼之師；一曰游擊之師。侍部與公部，可爲堅扼之師；多餉希浚四軍，可爲游擊之師。唐則尚存堅扼之列，蔣則終歸併希軍者也。侍在第一路爲汎地，不必輕動；多餉蕭雖在第二路，萬一三四路，有非常之警，仍可借用。公目前切不宜深入，軍事如鎗法，門戶宜緊；如拳法，有伸有縮。若公入之太深，則有伸無縮矣。

覆胡宮保

金余內外會攻之說，實不易易。記得塔羅破半壁山時，楊彭紮釣魚台，東距陸營僅四千餘里，三日不能通一信，雪琴在吳城時，約厚庵同攻湖口，亦屢不能如期。此賊之多且悍，又遠過秦，網輩也。師意金余之師，請閣下囑其擇要駐紮，一出水吼嶺，賊必設法尋金余開仗。金余營盤果立於不敗之地，則山外各軍，自有可以破賊之理。以金余爲堅立營壘，致賊而不致於賊之師；以唐道爲幫鮑蔣，老營，防鈔後之師；以多餉蔣二軍爲進剿之師；三者各有專職，各足自立，不必約期會戰。如彼此開仗

恰值同日，則天緣湊泊幸也；若不值同日，亦自無礙。不約期則各自進止，毫無牽掣；約期則彼此牽制，反恐誤事。國藩擬以此意商之唐蔣二公，閣下若以爲然，則請告之金余，總以自立不敗爲主，不可靠山外之援應也。

覆多禮堂都護

手緘具悉，所示羅溪河係山僻小路，不能禁我軍追躡其後；陳德園二郎河該逆現無如許之衆等語，可謂知彼知己，確有卓見。該逆布散謠言，口稱上竄，無非欲我軍急於求戰，急於攻壘攻山，使我爲客而彼爲主，彼得占些便宜耳。胡宮保欲調朱雲崖七營赴馬齒嶺，弟欲調四營暫回太湖，蓋皆不免爲謠言所動也。

四眼狗之長技有二：一則善於日暮收隊時殺回馬鎗；一則播散謠言，誘人攻他，他得反客爲主。閣下昨日見賊不出，卽不進擊賊巢，不受狗賊誘，可謂有識。嗣後若能常守此法，山內山外，兩邊夾賊爲營，我勢日鬆，賊勢日偪，賊不能不尋我開仗，則我爲主而賊爲客，狗之二技，可破其一矣。金軍移紮陳家嶺等處，其後路有二：東爲水吼嶺，西爲羅溪河，皆有兵駐紮，當可無虞，足紓廩注。來示詢及太湖情形，日內援賊無進太城之信，尙不喫緊；雲崖四營，暫不必回太，應令仍住麾下，在右開仗時助前敵。

一臂之方也。

再狗賊二技，第向回已聞之，然聞其殺回馬鎗耳，此次乃必於日暮時始逞其技；但聞其好截紮官軍後路，備官軍尋他開仗，令官軍爲客而他常爲主耳。此次則不能截官軍之後路，而反置彼之後路於不顧，豈果另有他長哉？鄙意狗賊之計，仍不過誘官軍去攻他之堅壘，攻他之山險，他爲主而我爲客；上半日以匪黨拒我，下半日乘我疲乏，狗自出巢逞其猖獗耳。是此次狗以二技變爲一技也。閣下機智過人，有何妙法破此二技？祈熟思詳示爲荷。

與李申夫

昨日得張筱浦副憲咨來奏稿，浙江似已失守，鄙意浙江未失，則援浙爲重，以其膏腴也，蘇州金陵之後路也，京漕之所出也，浙江既失，則安慶爲重，以其爲武昌九江之門戶也。水師得此城，則有所依附，以爲根本也。以絕金陵賊糧之源，以殺江淮各賊犄角之勢也。是目下我軍，仍以進攻安慶分據桐城爲上策，所以遲疑不決者，懷桐兩支圍兵，青草壩一支援應兵，商固英霍兩支防守兵，五支均不可少。若於此五支之中，分出一二支去援浙江，則大局皆變；大股援賊來懷桐，兩支皆站不住。與其待戰不住而退，不如此時不輕進之爲愈也。候商之胡帥裁奪。

穆李希庵

接惠緘并賜名馬，感佩無似。凡受惠皆須即日申謝，惟受馬宜略緩再謝。近日風氣，馬之上駟，必自珍秘，而以下駟應客，恐賢者或不免爲習俗所移。今早試騎一次，誠有德驥之風，而無厭之求，更觀觀得一力驥也。

蘇常失守，杭州亦岌岌可危。東南大局，決裂至此，不知尙有何術可以挽回國藩？昨辦一書，咨兩湖江西各師，茲抄稿呈覽。應如何保全江楚三省，以爲恢復下游之根本，敬求閣下深思熟計，詳悉見示。此賊斷非能成果者，吾輩若同心竭力，早作夜思，未必不可挽回於萬一。大約「勤」字「誠」字「公」字「厚」字，皆吾輩之根本，刻不可忘，而目前規畫大局，禦賊匪秋間兩路大舉之狡謀，則尙有非此四字所能救急者。現奉寄諭，飭國藩往援蘇常，蓋不知蘇常已失也。鄙意楚軍刻不能救援下游，且當竭三省全力，禦賊匪秋間之大舉，如能於秋間兩路大捷，然後有餘力兼謀下游，目前實有不遠尊意以爲何如？

桐城鄉間，此時尙有書可買耶？鄙人當謂古今書籍，浩如煙海，而本根之書，不過數十種，經則十三經是已，史則二十四史暨通鑑是已，子則十子是已，——五子之外，管列韓非淮南鵬冠——集則

文選百三名家，暨唐宋以來專集數十家是已。自斯以外，皆剿襲前人之說以爲言，編集衆家之精以爲書，本根之書，猶山之幹龍也，編集者，猶枝龍護砂也。軍事匆匆，不暇細開書目，閣下如購書，望多買經史，少買後人編集之書爲要。

覆胡宮保

接二十七夜兩次手教，并丁汪兩信，當此大局震駭之際，讀二君信，爲之氣壯。應卽鈔一通於坐右，氣餒時一爲省覽。大絨未蒙詳示一切，茲將鄙見條上一二：

一、侍雖辦兩江之事，而前日資商三省合防之局，仍不可變，固上游以爲圖下游之根本，一定之理也。江北江南總求呼吸相關，侍駐南岸，求閣下移駐宿松，相距較近，以便隨時飛商一切。仍造渡船一百號，每號可載六七十人，置於東流安慶之間，南北兩岸有非常之警，則渡兵過江，互相救應。

一、南岸分兵三路：第一路在山外濱江，由池州以窺蕪湖；第二路在山內，由祁門至徽州甯國；第三路專守廣信貴溪戈陽，恐賊上竄江西。第二路之兵，應由國藩帶去，擬請次青招三千人，現有平江勇五千合，爲八千，概歸次青幼丹及饒廷選三人管轄。幼丹處卽日當專摺奏請出山。

一、侍所帶之兵，擬帶霆字全軍張凱章一軍，禮字二營，共萬一千人，分爲山內山外二路。本太單

薄；目下一二月內，靈凱二營不能遽到，必先帶萬人南渡，或帶希公一軍，或請希代圍安慶而待沉弟一軍皆可。待一二月後，靈凱皆到，或希或沉侍必仍令其渡回北岸。蓋侍以北岸爲根本，若有胞弟倚公在北岸，則侍之本固矣。

一、舍弟沉甫一軍，擬令再招二千人，足成萬數，於其中抽出朱唐二人，仍歸侍身邊護衛。待之，第望二路，得春靈凱章雲崖三人，在南岸差足自立。禮希沉皆在北岸，萬無一失。若希應能再以成大吉界我，則南岸亦漸壯盛。

一、侍之餉項，擬派李筱荃與李輔堂專辦江西牙釐，奏明江西全省錢漕，歸中丞收，牙釐歸侍收。其抽釐章程，及釐局用人之法，與具奏立言之法，均求指侍。

一、多公不肯分兵，都公如何赴揚州去調撥步隊，亦極不易。查淮揚下河七州縣，若就場征課，益以錢漕釐金，每年可得六七十萬，若得能辦吏事善理財用者，代都公此席，江北之事，非不可爲也。閣下心中如有其人，當會奏請都公免此一行，如其無人，却不敢奏。都公此行，大有損於鄂，却無益於淮揚，實爲難事。

覆李次青

彭大壽爲各營領袖，而不能遽歸尊處；縱不北走湖，南走越，亦慮吳楚之急遮劇孟也。此公在外多年，閱歷深透，頗近於滑軍營宜多用樸實少心竅之人，則風氣易於純正。彭公若尙未歸，祈另擇一誠實不佻者以爲領袖，藉資表率，以楚產之良，謂之樸實頭地之品，殆不其然，特物色未至耳。國家營兵五十餘萬，二百年來，所費何可勝計？今大難之起，無一兵足供一割之用，實以官氣太重，心竅太多。濶樸散醇，真意蕩然。湘勇之興，凡官氣重，心竅多者，在所必斥，歷歲稍久，亦未免沾染習氣，望閣下以爲首圖而切戒之。

覆李次青

一、皖南膏腴之地，大有可爲，頃已奏閣下調補斯缺；明年國藩有淮揚之行，此四府一州者，敬以相屬。大抵地方事閣下主之，軍務事季高主之，升遷舉劾，則兩公商辦，而僕與胡宮保亦可參酌。務須從吏治上，痛下工夫，斯民庶得少蘇。

一、前議閣下一軍，由廣信於潛昌化一帶，繞至廣德州，皆三路中之南一路，閣下所知也；今饒故臣已入杭不返，沈幼丹堅臥不出，彭鴻軒一敗不振，廣德又於四月初四日失守，賊勢彌張。貴部三千餘人，恐難當此一路；擬請貴軍全駐甯國，季翁新軍六千當廣德一路，凱章則游擊於廣德甯國之間。

春遂則由石埭進攻池州國藩則駐徽州此將來定局也。

一、目下急援甯國應派春霆全軍先攻石埭凱章由右平以攻涇縣貴部至廣信後，休息數日，即由華埠以達徽州閣下輕騎來祁門一行，再專人至廣信調隊，與貴部會於徽州由旌德以救甯此目下分路援甯國之局也。

一、鴻軒一軍既歸浙江調遣；凡來此相就者，閣下不宜招惹。整頓敗軍，實不易易。閣下新軍既有四千七八百人，益以屈劉之千六百人，則不甚單薄；特慮其中未盡訓練之實耳。閣下不赴浙履任，又不管鴻軒之軍，浙人難免怨閣下而兼怨不佞；然僕以貴部守甯國之名城，而以左張鮑三軍左右夾輔，則僕之爲閣下謀也甚忠；以左張剿廣德屏蔽浙西則僕之爲浙江謀也甚忠。此心可告皇天，可昭鬼神；雖千怨萬謗，亦不足惜。閣下不必瞻顧也。

一、吾輩均屬有志之士，亦忍辱耐苦之士；所差者咬文嚼字，習氣未除，一心想學戰，一心又想讀書，所謂梧蠶五枝而窮也。僕今痛改此弊，兩月以來，不開卷矣。閣下往年亦係看書時多，料理營務時少，其點名看操，查牆子等事，似俱未躬親。此後應請親任之。閣下贊吳退庵之賢，證以胡宮保所稱，似亦學問中人，非軍旅中人也。俟相見再議。

覆張凱章

守城極不易，城內雖有守塚之兵，城外亦須紮營，以護餉道。設道，閣下僅三千人，恐不敷分布。次青卽前車之鑒矣。鄙意仍以全紮城外爲要，祈酌之。如業已修城，心有把握，則由閣下定計，僕亦不爲遙制。總之，主守則專守，主戰則專戰，主城則專修城，主壘則專修壘，切不可脚踏兩邊橋。臨時張皇也。次青所以失者，力主守城之說，乃必待戰敗之後，始入城而分守之，分布未定，賊已來撲，士氣已餒，軍械已失，豈復能堅守哉？閣下若爲守城計，則當早早分布，早早約定，不準一人出戰，待賊來撲城，我軍在城上，悄悄靜靜，看得分明的，當然後出戰。若不度其必勝，尙不出仗也。

覆李希庵

青草壩各營進援六安州開州城解圍後，此舉業已停止，不知確否？胡中丞於久經謀定之局，每至臨事變其初計：如去年七月初破石牌之時，卽議定守石牌圍太湖矣；十一月援賊將到，忽變爲進禦小池驛之計。本年三四月初進安慶之時，卽議定遠攻桐城近守英霍矣；今九月援賊將到，忽變爲分救六安之計。大抵宮保德性之堅定，遠勝於往年，而主意不勝堅定，猶不免往年移游之見。左季翁謂其多謀少斷，良爲不誣；閣下當力持初議，以堅定二字，輔宮保之不逮。國藩亦當從容諷勸，勿爲人

言所動。此次救援六安，聞出自伍茨生之策；謂往返不過廿日，實則天下無此神速之兵也。歷口王彭二營已札飭速回北岸，次青已回祁門，季高紮東平未動；安慶賊已表，只要桐城青草塌兩軍，堅定不搖，安慶必可速克。此陰陽交爭之幾，南北兩岸士氣強之一振，長圍必不可撤，亦乞閣下審幾而力圖之。

覆胡宮保

惠書敬悉一切，「權不可預設，變不可先圖」自是至當之論。大抵平日非至穩之兵，必不可輕用險著；平日非至正之道，必不可輕用奇謀。然則穩也正也，人事之力行於平日者也；險也奇也，天機之湊泊於臨時者也。敢以質之左右，有當萬一否？桐城之捷，此間得見探報，粗知大概，戰事尚無所聞。左帥來祁已四日，其部下自安仁大捷後，至今尚無續報；若再不紮屯溪，此路賊必生心，可慮之至。九舍弟仰承明教，尚知欽感；我公實能以善養人，不僅以善服人，故才氣之士，易於服化。敬謝敬謝！

致宋滋九

浮梁疏失，鮑張退紮，致休歛難民，栖息無所，皆國藩調度乖方之咎，且疚且愧！貴部昨已抵盧村，賊匪連日犯嶺，留禮字二營駐防盧村，應請貴部移駐漁亭，與靈字之副左副右，老湘之右翼二旗，合

并駐紮。務祈深溝高壘，立於不敗之地。營之精悍，老湘之謹嚴，求閣下參仿行之，略變徽防氣習。治軍之道，以勤字爲先，身勤則強，佚則病，家勤則興，懶則衰，國勤則治，怠則亂，軍勤則勝，惰則敗。惰者，暮氣也；求閣下以身率之，常常提其朝氣爲要。

致宋滋九

惠緘具悉，目下抽出靈營，回勦浮梁景鎮，作爲游擊之師，自不能遽回。黔休境內，所有漁亭葉村盧村各營，及祁門老營，皆專以一守字爲主。祁門葉村地勢較好，所慮者漁亭及盧村耳。漁亭現有六營，當再加派靈字二營前往同紮，則兵力較厚。務祈閣下督率各營，深溝高壘，爲堅不可拔之基。千萬治軍以勤字爲先，實閱歷而知其不可易，未有平日不早起，而臨敵忽而早起者，未有平日不習勞，而臨敵忽能習勞者，未有平日不能忍飢寒，而臨敵忽能忍飢耐寒者。徽防挈眷擾民，習氣已深，實難挽回，吾輩當共習勤勞，先之以愧厲，繼之以痛懲。閣下若有志斯事，或另招一二哨，苦心訓練，繩以儆處營規，盡變徽防積習，如果可用，則逐漸增加，以是保衛珂鄉，卽以是共維大局。可否祈酌度辦理。

覆左季高

初五日奉復一緘，不知何時可到？是日各營進攻徽州，午刻薄城，忽值大雨，湘前強中等營敗挫，

傷亡近二百人，老湘、靈字等營，幸無損失，機勢殊覺不順。凱章之意，欲再舉猛攻一次，蓋各處皆死路，惟攻徽是一條生路。若能攻開，擬請貴軍進駐婺源，且堅守徽郡六縣，以爲吾輩根本；若不能克，再行熟計。然棄三縣而出嶺外東建，亦非足以自立之地；若舍皖南而全置不顧，盡縮入江西境內，或如尊指，挈師赴潯，則過於避難就易，亦未敢出此也。鮑軍本應由潯赴瑞臨，目下此間圍困若此，不能不請鮑公先勦景鎮，弟與江西文報久隔，竟不知腹地作何糜爛之狀？

接來書詢弟自定大計，弟自奉江督之命，奏明從皖南進兵入吳，旋奉督辦皖南之命，又奉江南大帥之命，是江南與皖南弟之訊地也，除堅守祁休黟三縣，力攻徽州外，惟東建尙可移駐。閣下欲弟赴潯，李少荃欲弟赴省，以固根本，似俱不可；至貴軍不可舍我而去，公義私情，尤其次也。惟弟與兄二人，愈合愈近，或可兩全；愈離愈遠，則必兩傷。鄙見敵處仍攻徽州，貴軍從樂平北攻景鎮，鮑軍從鄱陽上攻景鎮，徽州果克，則景鎮非我之咽喉，置之不問可也。徽州不克，祁門另出一支，由臧家灣以攻景鎮，方今鄂省糜爛，贛江以西又糜爛，斷無完策，斷無勝算，能打幾次好仗，便是勝算耳。祁休米糧，勉強可支兩月，任星元水師，張太守糧台各船，須在角山前一帶，遠亦在康上爲妙。若出湖至建德，則相去近九百里，呼吸不靈矣。

覆左季高

狗逆若不破衢州，必仍折回江境，或由雲關道閩境以竄建昌，或由何口港口等處，以據上清而達撫建，貴部能於鉛山弋陽境內截之，則不致尋偽忠故轍。否則渠奉偽詔以援江為救皖，必深入腹地，而後可免於咎責也。狗逆驅除之後，仍請大纛回至景鎮，一則來示所云華埠等處，雖辦米糧，仍須取道樂景以赴婺源；一則建德新失，恐賊由石門以窺景鎮饒信徽三府二十一屬皖江與浙交匯之區，賊所屢爭不一之地也。貴軍在此三郡，威德已著，專機尙順，請卽周旋於此二十一屬之中，不必攻堅，而自足制賊之死命，不必展轉馳驅，尋賊開仗，而賊自不能不奔突以投閣下之羅網。誠使陳楊麻劉官方李秀成等，凡有入二十一屬者，皆受創而去，則江西之北境日安，皖南之軍威大振，而貴軍嘗不攻堅之志，亦得遂矣。惟地段大廣，兵力太單，能遊擊則無人駐守，能駐守則無人游擊。不駐則師無根基，不遊則師無遠勢，皆非可久之道。應請閣下募足步隊萬人，以二千守婺源，以二千守景鎮，以六千為游擊之師，益以馬隊數百，卽可縱橫如意。婺源城極易守，茶鹽釐務所獲頗饒，景鎮為三府總匯之地，又係閣下苦守苦戰而得之者。若堅築石壘墩座，不特釐務可圖，且祁休各軍得所託命，弟自去冬以來，屢勸閣下駐守景婺兩處者，以兵勢餉源，皆不可不以此兩處為重也。

其深募一節，卽日另備公牘，奉達冰案，安慶軍事平穩，多公獲一勝仗，狗逆意欲先攻多公挂車河營盤，然後再授安慶，庶無後路之虞。今爲多所敗，又水大不能驟回，餉成各軍業已紮集賢關，狗回亦有以禦之，皖城或終可圖也。建德之賊，日內無他竄信息，李今賜被擒後，自安義逃回，已入省城矣。

覆胡宮保

專書內鈔省城公局一緘，希庵請自謀黃州一緘，多都護自請回勦上游一緘，聆悉一切，鄙意以成武臣軍還之希帥，令其進圖黃州或不近城下，專爲北岸游擊之師。餉軍南渡，援勦潯瑞武義，與治等處，專爲南岸游擊之師；上游有兩枝活兵，大局必有轉機。至狗會千方百計，無非爲安慶而設；其精銳之賊，必仍在懷桐兩處。現在江水漲，沉甫守內外濠，兵力尙敷分布；禮帥馬步之強，甲於諸軍。禮帥主勦援賊，沉甫主圍賊池；又有潛汰石牌三處堅守，以保糧路，必臻穩固。以鄂省言之，上段有劉金圍攻德隨之師，中段有希靈兩岸游擊之師，下段有禮沉援師，圍師似具有七八分把握。閣下如不以鄙見爲然，侍亦當於節後調餉軍至南岸，由潯趨瑞；蓋今春以來，敵處屢次調餉，公援省援撫，援潯厥後皆中途改議，失信於江西官紳多矣。四月瑞州郭李敗後，毓中丞迭次函咨調餉援瑞，侍皆咨復，應允斷不可再行失信。靈軍至南岸後，視僞忠王所在而勦之；或在江境，或在鄂境，決不敢稍分畛域。但須

從瑞州武義入手，庶有以對江西官紳，而靈營亦易於領餉耳。

覆胡宮保

手教敬悉，血證不止，懸系之至，急思趨晤，而勢不克赴太湖，惟望台旌由華陽鎮經過，敬俟起居。賊之精神全注懷桐，吾輩亦當以全副精神注之，成武臣調赴上游，侍當另調數營，以益鮑軍之力。有三事切陳於台端，必求俯從：一曰，蕪黃之間，斷無野仗可打，不過頓兵城下，壘下而已，不必帶兵赴蕪，親臨行間。二曰，希庵來謀黃州，兵力不可太薄，宜以成武臣七營還之，希與成不可分爲兩軍。胡鎮三營，須俟石牌有替人到，再行歸併希處。三曰，台旌宜選還省城養病，以慰衆心，籌餉以圖可繼，不宜徘徊中路，使各處人心懸懸。以上段省城自任，以中一庵蕪黃付之希段，以下一懷鄆桐付之一人與楊多諸公，仍請由華陽鎮行走，便得走送粵餉千萬千萬。

覆劉馨室

嶺賊新破，黟縣克復，欣慰之至。聞左軍已至景鎮，糧路不至梗塞，庶可慰鎮內軍民之心。江軍門專事驚慌，全無主意，書函不可盡信。若非賊圍柏溪營盤，朱軍不可輕易出隊。凡出隊有宜速者，有宜遲者，我去尋賊，先發制人者也，宜遲者，賊來尋我，以主待客者也，主氣常靜，客氣常動，客氣先勝，而後

衰，主氣先微而後壯。故善用兵者，最喜爲主，不喜作客；休邪黜諸軍，但知先發制人，一層不知主待客一層。加之探報不確，地勢不審，賊情不明，徒能先發而不能制人，鄙人深以爲慮。請閣下與諸公講明此兩層，或我尋賊先發制人，或賊尋我，以主待客，總須審定乃行，切不可於兩層一無所見，貿然一出也。

覆左季高太常

霆軍之騷擾，弟久以爲慮；方在盛名之際，雖再三誠飭，春霆即稍儆惕，弁勇皆驕矜，不知儆也。該軍無方略，不宜遠征，其患猶淺；惟無紀律，不宜腹地，其患至深。台廕將移駐廣玉之交，兼顧婺源，自必準乎地勢之至當。弟於他軍，尙不肯遙制，况閣下乎？擬即奏明，大纛開府於信州，凡江西之饒州、廣信、皖南之徽州、廣德各軍皆歸閣下節制，即由尊處奏報，庶調度較捷，呼應較靈。自度力可援浙，即由閣下就近派將往援；利則愈打愈遠，不利則收回信州，亦可伸縮自如。特此奉商，閣下如以爲可，覆信一到，敵處一面具奏，尊處一面調發。如昔年公居湖南之幕，勦江西之賊，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免致與弟函商於千里以外，動失機宜也。

貴軍餉項，鄙人刻刻不忘，前與少荃翻堂定丁漕減價章程，漕米每石完三千文，地丁每兩完二

千四百文。茲將札稿示稿，審達冰案，黼堂既竭力辦減價一案，期於必行，又以貴部欠餉太多，思在廣信設法清補。於是函商敵處，請於信漕新章三千之外，再將各縣向未實折之數，以錢易銀，加收若干；如上饒向來實折五兩九錢，今年則收五千九百文。雖較之各府新章增多二千九百，似有向隅之歎；而較之廣信舊例，已減四千餘文，仍不失曠蕩之恩。若果如此辦理，於貴軍餉項，應有裨益。弟與中丞會銜告示，業將三千定爲通例，徧貼各處，信州士民，豈無聞見？獨增二千九百，不知辦得動否？

閣下接黼堂信後，如何區畫？望賜詳示。此間合第一軍，由廬江進攻無爲州，閱已克復，多公尙未進兵。四眼狗現踞廬郡，分黨防守三河潤，帥靈樞聞於二十六日旋湘，此公憂國之誠，進德之猛，好賢之篤，馭將之仁，察吏之嚴，用兵之奇，理財之精，令人愈思愈慟，昨寄一聯，不能道其萬一也。

與朱雲崖

將各事細說一偏，使我一一如目睹，極好極好，以後望常常如此。勇夫極勤，至有突出賣，則平日安本分可知。總之吾輩帶兵勇，如父兄帶子弟一般，無銀錢，無保舉，尙是小事，切不可使他因擾民而壞品行，因嫖賭洋煙，而壞身體。個個學好，人人成材，則兵勇感恩，兵勇之父母妻子亦感恩矣。

與唐桂生

操技藝之外，須常常操練隊伍，湘勇小操技藝之時多；若多餉餉軍，則大操隊伍之時多。又多軍於大操時，不在校場平地，專擇翻山越嶺過溝跳澗之處；如隊伍不亂，則真不亂矣。閣下以後操練，宜學多公也。待勇不過太寬，平日規矩，宜更整嚴；庶臨陣時勇心知畏，不敢違令。至囑至囑！

覆李少荃

一、夷務本難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篤敬」四字：篤者，厚也；敬者，慎也；信，只不說假話耳；然却極難。吾輩當從此一字下手，今日說定之話，明日忽因小利害而變。如必推敵處主持，亦不敢辭禍福置之度外，但以不知夷情爲大慮。滙上若有深悉洋情，而又不過輒媚者，請邀之來皖一行。

一、上海所出之餉，先儘滙軍；其次則解濟鎮江，又次乃及敵處。壞營劣勇，不可不裁；民怨夷謗，俱可不顧。但須忖量撤去之勇，萬一滋事，吾力足以制之否耳。羽毛不豐，不可高飛；訓練不精，豈可征戰？縱或議論詰責，閣下可答以敵處堅囑不令出仗；二三月後，各營隊伍極整，營官躍躍欲試，然後出隊痛打幾仗。

一、閣下此次專以練兵學戰爲性命根本；吏治洋務，皆置後圖。吳公關道一席，目下斷不可換。筠公芬芳悃惻，然著述之才，非繁劇之才也。閣下與筠公別十六年，若但憑人言，冒昧一奏，將來多般棘

手既誤筠公，又誤公事，亦何及哉？

覆李少荃

兵勇訓練未熟，人數未齊，目下斷不宜出仗，儘可以鄙人堅拒不允，力却乘論。如賊果前來追撲，有不得不打之勢，則尊處自相機辦理，國藩不遙制也。愛民乃行軍第一義，須日日三令五申，視爲性命根本之事，毋視爲要結粉飾之文。洋兵會勦腹地，吾亦勉爲應允，但說明無人可派往會勦耳。

此間近事頗順，春霆克復青陽後，又克石埭、太平、頃，又克涇縣、沉浦、克勦舍後，又克和州、暨西梁山、裕溪口。季弟亦克復繁昌，只要廬郡速下，二浦、天、六無恙，則皖北一律肅清。淮揚水師僅衝過九淤，淵當不甚難，惟昌歧全軍至淞，滬斷不相宜。一則河小船多，恐與洋舟擁擠生事；一則宜駐揚鎮通泰一帶，乃得形勢。請先調二三營進滬，一二月後，再行細酌分內外之宜。湖州之急，此間准於十日內往援，分績溪、間道甯國、正道兩路前去，不知果有裨否？

正封緘間，又接惠書，洋人纏鬪，頗難處置。尊處只宜以兩言決之：曰，會防上海則可，會勦它處則不可；近而嘉定、金南、遠而蘇、常、金陵，皆他處也，皆腹地也。詞氣宜和婉，意思宜肅誠，切不可露傲惰之象。閣下向與敵以下交接，頗近傲慢，一居高位，則宜時時檢點。與外國人交際，尤宜和順，不可認認簡

傲爲風骨；風骨者，內足自立，外無所求之謂，非傲慢之謂也。薛公各營挑二三千人，隨同夷兵操練，駐紮一說，亦斷斷不可；明知薛營爲洋人所鄙棄，而以此愚弄之可乎？閣下只認定「會防不會勦」五字，自非賊匪偏撲滬城，我與英法可毫無交涉也。

與沅弟

十七日李觀察處遞到家信，係沅浦弟在省城所發者；黃南兄勸捐募勇，規復吉安，此豪傑之舉也。南路又出此一枝勁兵，則賊勢萬不能支；金田老賊，癸甲兩年北犯者，旣已隻輪不返，而曾天養羅大綱之流，亦頻遭誅殛。現存悍賊，惟石達開、韋俊、陳玉成數人，奔命於各處，實有日就衰落之勢。所患江西民風柔弱，見各屬並陷，遂靡然以爲天傾地圯，不復作反正之想；不待其迫脅以從，而甘心蓄髮助戰。希圖充當軍師旅帥，以訛索其鄉人，擄掠郡縣村鎮，以各肥其私囊。是以每戰動盈數萬人，我軍爲之震駭；若果能數道出師，禽斬以千萬計，始則江西從逆之民有悔心，繼則廣東新附之賊生疑貳，而江西之局勢必轉，粵賊之衰象亦愈見矣。

與沅弟

二十三日在九江接弟初八日一械，二十六日在隘口途次，又接弟十三日一械，具悉一切。改民

船爲戰船，是賊匪向來慣技；自前年水師舢板出，遂遠勝賊改之船。弟營若距水次太遠，似不必兼習礮船，恐用之不熟，或以資敵也。十一月擊太和援賊，尙爲得手。

與此賊戰，有兩難禦者：一則以多人張虛聲，紅衣黃旗，漫山彌谷，動輒二萬三四萬不等；季洪岳州之敗，梧桐樟樹之挫，皆爲人多所震眩也。一則以久戰伺瑕隙，我進則彼退，我退則彼又進，頑鈍詭詐，揉來揉去。若生手遇之，或有硬綻可伺，則彼必乘隙而入；次青在撫州諸戰是也。二者皆難於拒禦。所幸多則不悞，悞則不多；蓋賊多則中有褻脅之人，彼亦有生手，彼亦有破綻，吾轉得乘隙而入矣。

與沅弟

吉安紮營，不宜離城太近；蓋地太逼則賊匪偷營，難於防範，奸細混入，難於查察。節太短則我軍出隊，難於取勢；各營同戰，難於分股。一經紮近之後，再行退遠，則少餒士氣，不如先遠之爲愈也。率率出隊之弊，所以難於變革者，蓋此營出隊之時，未經知會彼營；一遇賊匪接仗，或小有差挫，即用令箭飛請，營前來接應。來則感其相援，不來則怨其不救；甚或並未差挫，並未接仗，亦以令箭報馬，預請他營速來接應。習慣爲常，視爲固然；既恐惹人之怨憾，又慮他日之報復，於是不敢不去，不忍不去。夫戰陣呼吸之際，其機甚微；若盡聽他營之令箭，率率出隊，一遇大敵，必致誤事。弟思力革此弊，必須與

各營委曲說明，三令五申，又必多發哨探，細偵賊情，耳目較各營爲確，則人暫信從，而前弊可除矣。

與沅弟

吉安此時兵勢頗盛，軍營雖以人多爲貴，而有時亦以人多爲累；凡軍氣宜聚不宜散，宜憂危不宜悅豫。人多則悅豫，而氣漸散矣。營雖多而可恃者，惟在一二營；人雖多而可恃者，惟在一二人。如木然，根好株好，而後枝葉有所託，如屋然，柱好梁好，而後椽瓦有所麗。今吉安各營，以余意揆之，自應以及中營及老湘胡朱等營爲根株，爲柱梁，此外如長和如湘後如三寶雖素稱勁旅，不能不備之於枝葉椽瓦之列；遇小敵時則枝葉之茂，椽瓦之美，儘可了事；遇大敵時，全靠根株培得穩，柱梁立得固，斷不可徒靠人數之多，氣勢之盛。倘使根株不穩，柱梁不固，則一枝折而衆葉隨之，一瓦落而衆椽隨之，致如山崩潰，如河決，人多而反以爲累矣。

史冊所載戰事，以人多而爲害者，不可勝數；近日如撫州萬餘人，卒致敗潰，次青本營不足以爲根株爲梁柱也。瑞州萬餘人，卒收成功，時衛一營足以爲根株爲梁柱也。弟對衆營立論，雖不必過於軒輊，而心中不可無一定之權衡。來書言弁目太少，此係極要關鍵；凡將才有四大端：一曰，知人善任；二曰，善處敵情；三曰，臨陣膽識；四曰，營務整齊。吾所見諸將，於三者略得梗概，至於善處敵情，則絕無

其人古之魄敵者，不特知賊首之性情技倆，而并知某賊與某賊不和，某賊與僞主不協；今則不見此等好手矣。賢弟當於此四大端下工夫，而即以四大端察同寮及麾下之人才。第一第二端，不可求之於弃目散勇中；第三第四端則未弃中亦未始無材也。

與沅弟

接弟初七夜信，具悉一切。初五日城賊猛撲，憑濠對擊，堅忍不出，最爲合法。凡撲人之牆撲人之濠，撲者客也，應者主也。我若越濠而應之，則是反主爲客，所謂致於人者也；我不越濠，則我常爲主，所謂致人而不致於人也。穩守穩打，彼自意與索然。時衡好越濠擊賊，吾常不以爲然；凡此等處，悉心推求，皆有一定之理，迪庵善戰，其得訣在「不輕進，不輕退」六字。弟以類求之可也。

與澄弟

前寄一緘，想已入覽；近日江浙軍事大變，自金陵大營潰敗，退守鎮江，旋保守丹陽，二十九日丹陽失守，張國樑陣亡；四月初五日，和雨亭將軍，何根雲制軍，退至蘇州，初十日無錫失守，十三日蘇州失守，目下浙江危急之至。孤城新復，無兵無餉，又無軍火器械，賊若再至，亦難固守。東南大局，一旦瓦解，皖北各軍，必有分援江浙之命；非胡潤帥移督兩江，卽余往視師蘇州，二者苟有其一，則目下三路

進兵之局不能不變；抽兵以援江浙，又恐顧此而失彼。賊者得志於江浙，則江西之患亦近在眉睫。吾意勸湖南將能辦之兵力，出至江西助防江西之北界，免致江西糜爛後，湖南專防東界，則勞費多而無及矣。不知以吾言爲然否？

左季高在余營住二十餘日，昨已歸去，渠尙肯顧大局，沅弟季弟新圍安慶，正得攸得勢之際，不可舍此而它適。余則聽天由命，或皖北或江南無所不可，死生早已置之度外，但求臨死之際，寸心無可悔憾，斯爲大幸。

家中之事，望賢弟力爲主持，切不可日趨於奢華，子弟不可學大家口吻，動輒笑人之鄙陋，笑人之寒村，日習於驕縱，而不自知，至戒至囑，余本思將書蔬魚豬早掃考寶八字，作一壽屏，爲賢弟夫婦賀生，日內匆匆尚未作就。余身疾近日略好，有言早洗面，水泡洗二刻，卽效，比試行之，諸請放心。

諭紀澤子

余於二十六日，自祁門拔營起行，初一日至東流縣，餉軍七千餘人，於二十五日自景德鎮起行，三十日自下隅坂，因風雨阻滯，初三日始渡江，卽日進援安慶，大約初八九可到。沅弟季弟在安慶穩守十餘日，極爲平安，朱雲巖帶五百人，二十四日自祁門起行，初二日已至安慶，助守營壕，家中儘可放

心。此次破吉安、安慶，取勢乃在千里以外。如湖北則破黃州、破德安、破孝感、破隨州、雲夢、黃梅、蘄州等屬；江西則破吉安、破瑞州、吉水、新淦、永豐等屬。皆所以分兵力，亟疑以疲我，多方以誤我。賊之善於用兵，似較昔年更狡更悍；吾但求力破安慶一關，此外皆不遽與之爭，得失轉旋之機，只在一二月可決耳。鄉間早起之家，蔬菜茂盛之家，類多與旺；晏起無蔬之家，類多衰弱。爾可於省城菜園中，用重價雇人至家種蔬，或二人亦可，其價若干，余由營中寄回。此囑！

與沉季弟

官相既已出城，則希庵由下巴、河南渡以救省城，甚是。希庵既已南渡，狗逆必回救安慶。風馳雨驟，經過黃梅、宿松均不停留，直由石牌以下集賢關。此意計中事也。凡軍行太速氣太銳，其中必有不整不齊之處，惟有一靜字可以勝之；不出隊，不吶喊，鎗礮不能命中者，不許亂放一聲。穩住一二日，則大局已定；然後函告春霆、渡江救援，并可約多軍三面夾擊。吾之不肯令鮑軍預先北渡者，一則南岸處處危急，賴鮑軍以少定人心；二則霆軍長處甚多，而短處，正在少一靜字。若狗賊初回集賢關，其情切於救城中之母妻眷屬，拚命死戰，鮑軍當之，勝負尙未可知。若鮑公未至，狗賊有輕視弟等之心；而弟等持以慎靜專一之氣，雖危險數日，而後來得收多鮑夾擊之效，卻有六七分把握。吾兄弟無功無

能，俱統領萬衆，主持劫運，生死之早遲，冥冥者早已安排妥貼，斷非人謀計較所能及。只要兩弟靜守數日，則數省之安危，胥賴之矣。至囑至要！

與沅弟

建德行次，得悉多公續勝之喜，黃文金於正月兩次大敗，丟棄軍械殆盡。此次頭仗又敗，應不能爲厲矣。多公初一日至集賢之說，雖未必果能如約如期，要之可來援懷也。分兵極難，若無得力統將，分之則兩損，鮑公素不肯分兵，余亦素不肯分兵，且屢囑鮑公不可分兵。又深知鮑部下僅宋國永一人，不可須臾離鮑左右；此外別無可當一踏者，卽決計不強之分兵。令其軍援懷九江，有吳竹莊丁義方萬泰二人，省城有張運桂劉勝祥二人，本有可守之理；如不能守，只可聽之天命耳。

與沅弟

凡看地勢察賊勢，只宜一人獨往，所帶極多不得過五人。如賊來追抄，則趕緊馳回；賊見人少，亦不追也。若帶人滿百，賊來包抄，戰則吃賊之虧，不戰而跑回，則長賊之餘，兩者俱不可。故近日名將看地勢者，相戒不帶隊伍也。

又兩相隔在五里以外，不可約期打仗；凡約期以統敵爲驗，以排鎗爲驗，以冲天火箭爲驗者，其

後每誤事。余所見帶隊百餘人，以看地勢，及約期打仗一事，致敗者屢矣。茲特告弟記之。近唐桂生初五徽州之敗，亦犯此二忌。弟如自度兵力實能勝賊，則出濠一戰，亦無不可。初不宜與多餽約期，或眼見多餽酣戰之際，弟率大隊一助則可，先與約定則不可。余此次派餽朱援安慶，先未約定而忽至，則有益希慮。先約定回援而不至，則有損也。楊鎮南之不足恃，余於其平日之說諺知之。渠說語最無條理，凡說話不中事理，不擔斤兩者，其下必不服。故說文君字后字從口，言在上位者，出口號令，足以服衆也。

與沅弟

萬里長濠，大衆公守，最易誤事。一蟻蠶堤，全河皆決。去歲之守安慶，後濠余至今思之。心忤。此次在金陵不可再守長濠，仍以各守各壘爲穩。地方雖寬，分別極衝次衝，究無多處。前圍城賊當衝者，不過數處；後拒援賊當衝者，亦不過數處。於極衝次衝之地，擇人守之；則他處雖有劣營，亦可將就支持。望弟將何營紮極衝，何營紮次衝，開單見告。

與沅季弟

專差至，接兩弟書。沅於二十五早大戰之後，尙能寫二十二葉之多，可謂強矯矣。所言俱能樹中。

專理。凡善將兵者，日日申誠將領訓練士卒；遇有戰陣小挫，則於其將領責之戒之，甚者或殺之，或且泣且教，終日絮聒不休。正所以愛其部曲，保其本營之門面聲名也。不善將兵者，不責本營之將弁，而妬他軍之勝已；不求部下之自強，而但恭維上司，應酬朋輩，以要求名譽，則計更左矣。余對兩弟絮聒不休，亦猶對將領且責且戒且泣且教也。良田美宅，來人指摘；弟當三思，不可自是。善位固高，弟位亦實不卑；吾名固大，弟名亦實不小。而猶沾沾培墳慕以永富貴，謀田廬以貽子孫，豈非過計哉？

與沅弟

初五早之捷，破賊十三壘，從此守局應可穩固，至以爲慰。縮營之說，我極以爲然；既不能圍城賊，又不能破援賊，專圖自深，自以氣歛局緊爲安。何必以多占數里爲美哉？及今縮權，少幾箇當衝的營盤，每日少用幾千斤火藥，每夜少幾百人露立，亦是便益。「氣歛局緊」四字，凡用兵處處皆然，不僅此次也。所需洋鎗洋藥銅帽等，即日當專長龍船解去；然制勝之道，實在人而不在器。鮑春霆并無洋鎗洋藥，然亦屢當大敵；前年十月去年六月，亦曾與忠會接仗，未聞以無洋人軍火爲憾。和張在金陵時，洋人軍器最多，而無救於十年三月之敗；弟若專從此等處用心，則風氣所趨，恐部下將士人人有務外取巧之習，無反已守拙之道。或流於和張之門徑，而不自覺，不可不深思，不可不猛省！真美人不

逐爭珠翠，真書家不甚筆墨；然則將士之真善戰者，豈必力爭洋鎗洋藥乎？聞靈軍營務處馮標說，靈營現以病者安置城內，盡挑好者紮營城外，亦是一法。弟處或可做而行之，將病者傷者，全送江北，令在西梁運漕等處養息，專留好者在營，將東頭太遠之營，縮於路中路西，又將病傷太多之營，縮而小之，或以二營併而一之，認真檢閱一番，實在精壯者，可得若干人？待王程到齊，再行出濠大戰。目下若不縮營蓄銳，恐久疲之後，亦難與言戰也。

與沅季弟

沅季弟左右：都將軍派兵四營來助守，固屬可喜，而亦未必可恃；凡危急之時，只有在己者靠得住，其在人者皆不可靠。恃之以守，恐其臨危而先亂；恃之以戰，恐其猛進而驟退。幸四營人數不多，或不致攪亂弟處全局，否則彼軍另有風氣，另有號令，恐非徒無益，而反有損，弟宜謹慎用之。去年春間，弟不要陳大富一軍，又不留成大吉一軍，余深喜弟之有識有志也。子藥銀米，余刻刻不忘，弟刻刻宜存節省之意，不必函函苦催。大約弟設身處地，所能辦到者，兄亦必能辦到；兄所束手不能辦者，雖弟設身處地，亦無如何也。

諭紀澤子

此間連日惡風驚浪，僞忠王在金陵苦攻十六晝夜，經沅叔多方堅守，得以保全。僞侍王初三四亦至，現在金陵之賊，數近二十萬，業經守二十日，或可化險爲夷。茲將沅叔初九十與我二信寄歸，外又有大夫第信，一慰家人之心。鮑春靈移紮距甯郡城二十里之高祖山，雖病弁太多，十分可危；然凱軍在城主守，春靈在外主戰，或足禦之。惟甯國縣城於初六日失守，恐賊猛撲徽州旌德祁門等城，又恐其由間道逕竄江西，殊可深慮。余近日憂灼迥異尋常，氣象與八年春間相類，蓋安危之機，關係太大，不僅爲一己之身名計也。但願沅靈兩處，俾保無恙，則他處尙可徐徐補救。此信送澄叔一閱不詳。

與沅弟

沅弟左右，接少荃雲仙信，知程學啓以守嘉定等處，不能上援金陵，彼間旣爲大局所關，而弟之初心，亦本不欲調程將西來，弱松滬之力，掣少荃之肘。惟少荃另調所謂「常勝軍」者，則殊非余之本意。常勝軍前爲華爾所帶，余已不願與之共事；今華爾已死，白齊文接統其衆，其能戰與否不可知，而其風氣迥別，不能與弟軍合處，則顯而易知。渠旣前來，則此間攔阻，亦趕不及，只好聽其自來；但斷不可令入弟軍長濠之內，只可令其先攻九洲洲下關等砦，冀稍掣賊之勢。如下游不能取勝，則令白齊文等由金柱關采石上游夾擊而下，雖未必大收其效，亦自無損於弟處，或亦善處之一道。白齊

【改部下名爲洋兵，實皆贛東雷波之人，騶修成俗，額餉極貴，弟軍斷不宜與之共處。凡長濠以內，總須主兵強於客兵，一切皆由弟作主，號令歸一，而後不至憤事。至囑至囑，弟若有信至滬，亦須先與說明，又接弟信，知兩處地道同穿，皆經堵住，欣慰之至。轉增憂悻，恐弟輕易出濠打仗，不敵賊之多且悍也。

與沅弟

【沅弟左右接弟二信，因余發言機勢，而弟及言此次審機之難，弟雖不言，而余已深知之。萃忠曾兩會極悍極多之賊，以求逞於弟軍。久病之後，居然堅守無恙，人力之瘁，天事之助，非二者兼至，不能。有今日也。當弟受傷血流，創忍痛騎馬，周巡各營，以安軍心，天地鬼神，實鑒此忱。以理勢論之，守局應可保全，然吾兄弟既誓拚命報國，無論如何勞苦，如何有功，約定終始不提一字，不誇一句，知不知一聽之人，順不順，一聽之天而已。審機審勢，猶在其後。第一，先貴審力，審力者，知己知彼之切實工夫也。弟當初以孤軍進雨花臺，於審力工夫微欠，自賊到後，壹意苦守，其好處又全在「審力」二字。更望將此二字，直做到底。古人云：「兵驕必敗。」老子云：「兩軍相對，衰者勝矣。」不審力則所謂驕也，審力而不自足，卽老子之所衰也。

與沅弟

排遞一絨，知守局平安如常，至以爲慰。大官圩等處之糧，多爲我軍所焚，則金陵援賊之糧必難久支。城賊之糧多寡，則不敢必耳。計忠侍引退之期，必不甚遠。吾前有信囑弟以追爲退，改由東壩進兵，先剿溧陽，以至宜興，先佔太湖之西岸。水師亦由東壩進兵，俾李朝斌先在太湖西岸立住脚跟，則戰船處處可到，而環湖之十四府州縣，處處震動。賊則防不勝防，我則後路極穩，較之株守金陵者，有死活之分，有險易之別，但無赫赫之名耳。凡行軍最忌有赫赫之名，爲天下所指目，爲賊匪所必爭。莫若從賊所不經意之處下手，既得之後，賊乃知其爲要隘，起而爭之，則我占先著矣。余今欲棄金陵而攻東壩，賊所經意之要隘也。若佔長興與太湖西岸，則賊所不經意之要隘也。願弟早定大計，趁勢圖之，莫爲浮言所惑。謂金陵指日可下，株守不動，貪赫赫之名，而昧於死活之勢，至囑至囑！

如弟之志，必欲圍攻金陵，亦不妨掀動一番；且去破東壩，溧陽取宜與佔住太湖西岸，然後折回，再圍金陵，亦不過數月間事，未爲晚也。吾兄弟誓拚命報國，然須常存避名之念，總須冷淡處著筆，積勞而使人不知其勞，則善矣。

與沉弟

昨日一絨言弟軍之進止，視總軍之利鈍以爲權衡，本日接春信來，信賊在西河，整、黎、牆、壘、軍

進勦，未能撲動。吾觀霆軍之布置散漫，主意慌亂，人心離怨，恐此次必難支持；而其病者死者，比他軍獨多，似亦冥冥中有主之者。鮑張果有挫失，則蕪湖三山等處，必十分吃緊，中段空虛；弟在下游，斷難久站。不如趁金陵賊退之時，鮑軍未敗之先，以進爲退；以東西梁山蕪湖金柱運漕無爲爲弟軍之基業，然後相機再進，庶爲可戰可守，可伸可縮之軍。

咸豐五年，余率水陸駐紮南康，志在攻破湖口一關；五六兩年，竟不能攻破。七年，余丁憂回籍，寸心以此爲大憾事。羅羅山於五年八月，至南康湖口一看，知其不足以圖功，卽決然舍我而去，另勦湖北。其時有識者，皆佩服羅山用兵，能識時務，能取遠勢。余雖私怨羅山之棄余而他往，而亦未嘗不服其行軍，有伸有縮，有開有合也。觀多公之決志不肯南渡，與各軍秋間之多病，寔營目下之難支；是天意不欲避克金陵，已可概見。吾輩當一面順天意，一面盡人事，改絃更張，另謀活養。古人用兵最重「變化不測」四字，弟行軍太少變化；此次余苦口言之，望弟與季弟審度行之。卽日退紮金柱蕪湖，分五千人至灣沚，西河助勦，所以救鮑；卽所以救張，卽所以保全局而救阿兄也。若弟堅執前議，果紮金陵，不肯挪動，鮑挫而張必隨之，在余之公局固壞，而弟以重兵屯宿該處，如余之株守南康和張之株守金陵，弟之私局亦必壞。望弟詳思之。凡行軍言退，萬衆不願；此次弟爲救鮑而退，與尋常之退，迥不

相同。可以告麾下將士，亮余苦心耳。弟若決不肯退，則請撥王可陞一助春靈可乎？

與沅弟

雨花臺石壘，與南門外各賊壘，均已攻克，至爲欣慰。我軍駐雨花臺，而石壘爲賊所占，殊爲礙眼。今旣得之，拔去眼中釘矣。惟調回彭杏南各營，守濠之呆兵愈多，游擊之活兵愈少；弟統三萬人，不籌出一枝結實可靠之活兵，在外縱橫馳擊，而專以合圍攻堅爲念，似非善計。咸豐三四年，向帥在金陵，兵不滿三萬，餉亦奇絀，向軍與金陵悍賊相持，而又分兵援廬州，援甯國，打鎮江，打蕪湖，中外皆稱向兵爲天下勁旅，而亦不甚以爲然者，以其不能從大處落墨，空處著筆也。弟用兵之規模，遠勝於和，而與向相等；杏雲甫成一枝活兵，而又急於調回，則空處全不著筆，專靠它軍，可盡恃乎？

與沅弟

初九日大獲勝仗，凡偪城開仗，向不能多殺賊；此次殺賊甚多，想是羣賊欲趁此猛戰，撲我營盤，解其城圍，故能得機得勢如此。然傍城而戰，例爲彼此殺傷相當之局；以後若非賊來撲營，似不必常尋賊開仗。蓋賊糧路將絕，除開仗別無生路；我軍則斷糧路爲要著，不在日日苦戰也。

與沅弟

日內未得弟信，不知身體安否？東壩深水既克，弟又進紮孝陵衛，城中接濟，似已可斷。其孝陵衛以北，不防空缺，不必合圍。蓋大致米糧難入，則城中強者可得，弱者難求，必有內變爭奪之事。若合圍太緊，水息不通，無分強弱，一律顆粒難通，則反足以固其心，而無爭奪內變投誠私逃之事矣。不知弟親歷其境，以余此說爲然否？

與沅弟

接初五夜地道轟陷賊城十餘丈，被該逆搶堵，我軍傷亡三百餘人，此蓋意中之事。城內多百戰之寇，閱歷極多，豈有不能搶堵缺口之理。蘇州先復，金陵尙遙，無期。弟切不必焦急，古來大戰爭，大事業，人謀僅占十分之三，天意恆居十分之七。往往積勞之人，非即成名之人。成名之人，非即享福之人。此次軍務，如克復武漢九江安慶積勞者，即是成名之人，在天意已算十分公道，然而不可恃也。吾兄弟但在「積勞」二字下著力，成名二字，則不必憚；及享福二字，則更不必問矣。

厚庵堅請回籍養親侍疾，只得允准，已於今日代奏。苗逆於二十六夜擒斬，其黨息行投誠，凡壽州正陽潁上下蔡等城，一律收復。長淮指日肅清，真堪慶幸。弟近日身體健否？吾所囑者二端：一曰天懷淡定，莫求速效；二曰謹防撥賊城賊內外猛撲，穩慎禦之。

與沅弟

大礮守壘，只可偶一用之，多用則實可不必。吾在水營多年，深知大礮之長短。凡礮火之利有二：曰及遠，曰命中。火礮之大子，可以及遠，而難以命中；謂其愈遠則行愈趨，且有聲可以迴避，又往往自上落下，不能橫穿也。其羣子可以命中，而難以及遠，包得合腔，築得極緊，可及二三箭之遠，否則僅及一箭而已。羣子所能及之處，先鋒包亦幾能及之。軍來日久，各弁勇爭事外行，徒慕大礮之名，見賊在二三里外，紛紛開大礮，大子擊之，喜其響之震，煙之濃而已。見賊不畏礮而排進如故，則以爲凶悍無匹，而不知大子實不傷人也。吾在水營時，教將弁專用羣子，「包得圓，築得緊，開四近」，三語著內湖各營，罕能做到。外江間有做到者，便是無敵之將。陸營善用大礮者，吾尚無所聞；弟營善用大礮者，共若干人？然大約不滿三百人，而營中之礮，都不止三百尊。弟去年請黃南翁解礮二尊，今年請下道鑄礮數尊，皆外行之舉動也。余恐火藥接濟不上，故於地洞大礮二事詳悉言之。

與沅弟

日來賊窺何處？由孝感而東南，則黃陂、新州及黃洲各屬，處處可慮。此賊故智，有時疾馳狂奔，日行百餘里，連數日不少停歇；有時盤於百餘里之內，如蟻旋磨，忽左忽右。賊中相傳祕訣曰：「多打幾

備圍，官兵之追者自疲矣。」僧王曹縣之敗，係賊以打圍之法疲之也。

吾觀捻之長技，約有四端：一曰，步賊長竿，於鎗子如雨之中，冒煙衝進；二曰，馬賊周圍包裹，速而且勻；三曰，善戰而不輕試其鋒，必待官兵找他，他不先找官兵；——得粵匪初起之訣；——四曰，行走剽疾，時而數日千里，時而旋磨打圈，捻之短處亦有三端：一曰，全無火器，不善攻堅，只要官吏能守城池，鄉民能守堡寨，賊即無糧可據；二曰，夜不紮營，散住村莊，若得善偷營者乘夜劫之，脅從者最易逃潰；三曰，輜重婦女騾驢極多，若善戰者與之相持，而別出奇兵襲其輜重，必大受創。此吾所閱歷而得之者。弟素有知兵之名，此次軍事甚不得手，名望必為減損，仍當在選將練兵，切實用功。一以維持大局，掃淨中原之氣，一以挽回令名，間執譏罵之口。吾覆奏摺昨日拜發，新正赴徐暫接督篆，三月必切實懇辭。辛苦半生，不肯於老年博一取巧之名，被人竊笑也。

與沅弟

今日至蒙城之太陽集，接弟兩信，并鈔與春霆來往信，具悉一切。余與少荃皆坐視賊太輕，以致日久無功，弟則視賊尤輕。莊子云：「兩軍相對，衰者勝矣。」咸豐二年前粵匪為衰者，咸豐十年以後，官軍為衰者。今捻匪屢勝，而其謹畏如故；官軍屢敗，而其驕蹇如故。是衰者尙在捻也，可虛執甚。

上海羣學書社

加新式標點符號分段並整理過的

舊小說

兒女英雄 精裝二册二元八角 平裝四册二元	今古奇觀 精裝一册一元一角 平裝二册七角	白話聊齋 精裝二册三元四角 平裝六册二元六角	列國志 精裝二册三元四角 平裝六册二元六角	儒林外史 精裝一册一元七角 平裝二册一元三角	水滸 精裝二册二元四角 平裝四册一元六角	三國志 精裝二册二元八角 平裝四册二元	紅樓夢 精裝三册四元 平裝六册二元八角
官場現形記 精裝二册三元二角 平裝四册二元四角	東西漢 精裝一册一元七角 平裝二册一元三角	說唐 精裝一册一元七角 平裝二册一元三角	隋唐 精裝二册二元四角 平裝四册一元六角	鏡花緣 精裝一册一元七角 平裝二册一元三角	封神傳 精裝二册二元六角 平裝四册一元八角	西遊記 精裝二册二元六角 平裝四册一元八角	岳傳 精裝二册二元四角 平裝四册一元六角

識舊小說
 不但可以
 以得文學
 的啓發且
 可以從他
 的背景中
 看出時代
 的精神來
 卷頭有許
 嘯天先生
 的長序說
 明每書的
 文學趣味
 及考證不
 但是消遣
 品簡直是
 良好課本

詩經



精裝二冊定價二元八角
平裝三冊定價二元

依社會性質分類 白話文對照加詳細註解與音解
解釋字義與舊時各項版本不同每篇題下註明本意
與漢宋各註家所見大有出入

詩經為中國最古的民間文學亦為最古的社會史料
許嘯天先生用銳利的眼
光說明當時民間的背景

上海四馬路中市
羣學書社出版



墨學考證

墨經在各子書中為最切於實理更與西洋思想家之主義相脗合但經文深晦次序紊亂現在經許嘯天先生重新整理改定篇次用最淺近的白話註解最奧妙的古義考證一書是集孫詒讓梁啟超胡適之許嘯天郎擎霄諸先生對於墨學作學理上的討論文章匯成一書是讀墨經者唯一的參考書

精裝二冊定價二元四角
平裝二冊定價一元六角

上海四馬路中市
羣學書社出版



平裝一冊定價 六角

有人說孔子的思想太中庸了祇有孟子的思想可以救濟他孟子說民貴說性善都是我們現在政治社會切要解決的問題王治心先生的研究孟子處處給我們思想生活上一點活力又切近又深摯

上海四馬路中市羣學書社出版



戰國策

▲每篇都有白話文的註解和考證全用新式標點分段

中國數千年的文化光明發源於戰國我

們做了中國人

對於戰國時實

狀不可不盡心

精裝一冊定價一元九角
平裝二冊定價一元五角

研究盡力探討
尤其是讀書人

上海四馬路中市
羣學書社出版

經史百家雜抄

曾國藩經史百家雜

鈔是吾人求國學的

津梁雜探經史百家

精要的文章有深奧

難懂的用白話解出

加新式標點分段

精裝三冊定價五元六角
平裝八冊定價四元四角



上海四馬路中市

羣學書社出版

上海四馬路中市羣學書社出版



羣學討論集

此書分總論 書

的討論 人的討

論 學的討論四

類對於國故學作完全而有統系的討論
是時下各學者的合作品

精裝三冊定價四元四角

平裝三冊定價三元一角



胡林翼書札

精裝一冊定價一元九角
平裝二冊定價一元五角

胡林翼給朋友家屬的書札都勸人克己務實的話他注重人格的修養學問的實行實在是一班青年初涉世途最切要的教科書此外他的軍事智識又是句句切實合用是軍人的隨營讀物



上海
四馬路
羣學書社出版

這是許嘯天先生平日讀書
的批評文章共有數十篇有
獨到的見解新穎的思想精
當的議論
有讀經史的批
評讀子書的批
評讀新文學的
批評讀小說的
批評

平裝 每部 定價 大洋 七角



曾國藩讀書日記

古來能讀書的人沒有一個不用一番
劊記工夫的尤其是曾國藩是一位善
讀書的人又是善寫札記的人這一部
讀書記分經史子集四部精要而敏銳
不但發明不少意義且是我們今日寫
札記的一種好範本此書外間不能多
見我們已將他標點整理出來

精裝一冊定價一元二角
平裝二冊定價八角

上海四馬路中市
羣學書社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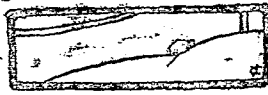


清儒學案

平裝一冊定價六角

中國學術人人知道發源在先秦而清儒實爲中國之文藝復興時代不明清儒統系實不能使中國學術應用於實際此書以清代大儒江藩師承記爲根據于清儒學術態度及統系十分明瞭

上海四馬路中市
羣學書社出版



哲學的學習

哲學理論高深頭緒紛繁又
是我們人生日用一刻不能
離的精神生活如何可不加
以研究這書指示我們研究
哲學最粗淺的門徑愛研究
哲學的須先讀這部書

精裝一冊定價 九角

平裝一冊定價 五角

上海四馬路中市
羣學書社出版

新式標點分段整理

精裝三冊定價四元六角

平裝七冊定價三元四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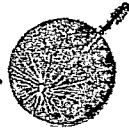
史記



幅及中西對照年
表 我們要研究
中國文化的來源
和一切制度學術
的沿革都要在這
部史記上去探討

有許嘯天先生的長序及
十五萬字以上的新考證
附三代戰國秦漢地圖八

上海四馬路中市
羣學書社出版



經傳釋詞

上海四馬路中市

定價

精裝一冊定價一元四角 平裝二冊定價一元

王氏考據學是清代學術界上的一個大
創造這經傳釋詞也是中國學術界上的
一個大功臣自有此書將古代經傳中的
虛字假借法每字說明以後中國經傳纔
覺可讀這是如何有價值的書現在將他
標點整理出來使我們更覺可讀

羣學書社出版



莊子及考證

精裝一冊定價二元四角 平裝二冊定價一元六角

莊子思想變幻不測但他的歸納點
是要說明自然的力量自然是我們

一刻也不能脫離的倘然我
們沒有對付的方法簡直不
能生活這書經王治心先生

以實用眼光說明莊子思想并解釋
字義另有莊子研究更使我們得到
莊子思想的統系與其現在的價值

上海四馬路中市
羣學書社出版

雪鴻軒尺牘

秋水軒尺牘



經許嘯天先生用白話註解又用語文
對譯加新式標點分段

合訂中紙一元二角 合訂洋紙八角

秋水軒尺牘單訂本中紙五角 洋紙三角

精裝一元二角 平裝九角

雪鴻軒尺牘單訂本中紙七角 洋紙五角

精裝一元九角 平裝一元五角



精裝一冊定價一元三角

平裝二冊定價九角

袁隨園的尺牘在文學上思想上都有一部
分的價值今用新式標點分段白話對註出

來你們千萬不要專拿他當尺牘書看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九月初版

曾國藩書札類鈔

定價

(精裝的) 二册 大洋一元四角
(平裝的) 二册 大洋一元



句讀者 許 嘯 天

校閱者 沈 繼 先

發行者 羣 學 社

代印者 新國民印刷所

上海新聞路福康路

不許
照樣
翻印

總發行所 上海 羣學社
中四馬路
分發行所 外埠 各大書局

